

微靈天職

JAIVA-DHARMA

聖巴克提維諾德·塔庫爾

目錄

序言	
介紹	
第一章	微靈的永恆和短暫職務
第二章	微靈的永恆天職既純粹又永恆
第三章	摒棄短暫職務
第四章	偉大奉獻宗是永恆天職
第五章	規範奉愛是永恆的，不是短暫職務
第六章	永恆天職、種族和階級
第七章	永恆天職和物質存在
第八章	永恆天職與奉獻者的行為
第九章	永恆天職、物質科學和文明
第十章	永恆天職和歷史
第十一章	永恆天職與偶像崇拜
第十二章	永恆天職、靈修和目標
第十三章	證據和基礎真理的開始
第十四章	基礎真理：能量真理
第十五章	基礎真理：微靈真理
第十六章	基礎真理：被假象擺佈的微靈
第十七章	基礎真理：擺脫假象的微靈
第十八章	基礎真理：同一而異的真理
第十九章	基礎真理：程序真理
第二十章	基礎真理：規範奉愛修習的程序
第二十一章	基礎真理：程序 - 滿懷自發愛意的奉愛修習
第二十二章	基礎真理：開始目標真理
第二十三章	基礎真理：聖名真理
第二十四章	基礎真理：對聖名的冒犯
第二十五章	基礎真理：聖名之影
第二十六章	極樂情感真理的簡介
第二十七章	極樂情感真理： 八種極樂情感之兆、三十三種極樂情感之兆和情感之影
第二十八章	極樂情感真理：主要情感
第二十九章	極樂情感真理：懷著中性、僕人和朋友情感的十三種極樂情感之兆
第三十章	極樂情感真理：父母和愛侶情感的十三種極樂情感之兆
第三十一章	愛侶情感：奎師那的超然形象、英雄和懷著婚姻戀的愛卿
第三十二章	愛侶情感：非婚戀的愛卿
第三十三章	愛侶情感：聖妲阿妲的超然形象、五種女朋友和信差
第三十四章	愛侶情感：不同種類的女朋友

第三十五章	愛侶情感：刺激因素
第三十六章	愛侶情感：永恆情感和依戀的各個階段
第三十七章	愛侶情感：愛侶情感的本質和分離
第三十八章	愛侶情感：主要的相聚和日常八重逍遙
第三十九章	進入逍遙時光
第四十章	獲得至尊財富—純粹愛意
附錄	詞匯表
	人名表
	地名表

序言

(為第三個印度語版所寫的)

聖施瑞曼.巴克提維丹塔.拿茹阿央那.瑪哈茹阿傑
(Sri Srimad Bhaktivedanta Narayana Maharaja)

我很高興，高迪亞.維丹塔修會(Gaudiya Vedanta Samiti)第三版的《微靈天職》印度語版現正面世。這出版滿足了我長久以來的願望，因為我以往非常擔心，這本書沒有以印度的國家語言—印度語—發行。

原本的《微靈天職》以孟加拉語寫成，是所有說孟加拉語的奉獻者的無價飾物。作者—聖巴克提維諾德.塔庫爾—是主采坦亞.瑪哈帕佈的機密同遊，並以第七位哥斯瓦米著稱。他在現代的奉獻者團體之中，重新啟動至尊人格首神.主采坦亞.瑪哈帕佈揭示的，純粹奉愛神聖恆河的強大洪流。塔庫爾.巴克提維諾德以幾種語言撰寫了逾百本奉愛書籍，而《微靈天職》在哲學和宗教的世界則開創了一個新時代。

這個印度語版是在我最崇敬的聖師，聖靈性導師的蓮花聖足，唵，主維施努足下，108，聖施瑞曼.巴克提帕爾甘.凱薩瓦.哥斯瓦米.瑪哈茹阿傑的指導下製作而成的。他是主布茹阿瑪-瑪鐸夫-高迪亞師徒傳系的守護者，也履行了聖巴克提維諾德.塔庫爾、聖高茹阿-葵首爾.達薩.巴巴君.瑪哈茹阿傑，以及聖巴克提希丹塔.薩茹阿斯瓦提.塔庫爾的心底夙願。他是承傳自主采坦亞.瑪哈帕佈的師徒傳系的典範師，也是聖高迪亞.維丹塔修會，及旗下遍及全印度的分會之創辦典範師。雖然我在各方面都不適合，又不能勝任，但透過他無緣的無盡恩慈、啟發和直接命令，我可以翻譯這本書，當中滿是精深的哲學，以及與崇拜至尊主有關的，深奧而機密的真理。

在這個譯本裡，我已盡量保留崇高的哲學，以及與極樂情感(rasa)分析有關的，非常細膩精微的情感。我竭盡所能地以顯淺易懂的語言表達這些要點。我這次嘗試有多成功，則有待讀者斷定。不論這次努力有什麼價值，全都是聖靈性導師蓮花足的功勞。

《微靈天職》的印度語譯本，最初是在《至尊聖主通訊(Sri Bhagavat-patrika)》月刊，以為時六年的一系列連載文章發表的。忠實讀者非常欣賞本書，一再懇求我以單行本出版。為了說印度語的忠實民眾的福祉，也為了令純粹奉獻者高興，我們的《微靈天職》第二版以書籍形式發行。這個版本迅速售罄，因此便呈獻了第三版，滿足讀者深摯的興趣和需求。

我最崇敬的聖師，典範聖師尊，在他的編序撰寫了詳盡的介紹，詳述了本書的獨特的特性、書的作者和其他重要題目。不過，我滿腔熱忱，不得不給這個主題加上我

自己的幾句話。我懇求讀者在閱讀本書之前，認真注意地研讀介紹部分，我堅信，他們這樣做會獲得清楚指引，知道關於怎樣領悟至尊真象的真理。

jaiva-dharma(微靈天職)一詞是指微靈的天職，即生物體的固有職務。從外表看來，按照國家、階級、種族比賽等等分類，人類似乎有不同宗教。人類、鳥獸、蟲子、昆蟲和其他生物體的固有天性，似乎也有不同的多樣性。但實際上，宇宙眾生都只有一種個永恆不變的天職。《微靈天職》對這個天職的描述令人欽佩而詳盡，這天職是永恆的，眾生隨時隨地通用。本書滿載《韋陀經》、《終極韋陀》、《奧義書》、《聖典博伽瓦譚》、《宇宙古史》、《布瑪阿瑪經》、《摩羅婆羅多》、《Itihasas》、《五訓》、《永恆形寶》、《永恆的主采坦亞經》、《奉愛的甘露》、《Ujjvala-nilama》和其他典範經典非常深奧機密的主題，極簡明扼要的精華。而且，它是以令人回味而有趣易懂的小說形式寫成的。

《微靈天職》對很多重要題目作出空前而精闢的分析，例如：至尊主真理(Bhagavata-tattva)、微靈真理(jiva-tattva)、至尊主能量的真理(sakti-tattva)、微靈受條件限制的和解脫的狀態、業報、非人格知識和奉愛本質的比較研究、對規範和自發奉愛服務截然不同的特性，所作的結論性而別具意義的討論，以及對聖名之靈性專注的至尊超卓性。這所有命題都是依據關係、程序和目標而討論的。

高迪亞·維丹塔修會在出版孟加拉語版的《微靈天職》之前，聖巴克提維諾德·塔庫爾、聖巴克提希丹塔·薩茹阿斯瓦提·帕佈帕及他們傳系內，隨後的高迪亞·偉大奉獻者典範師所出版的《微靈天職》，所有版本都包括了鑽研極樂情感的這個部分。不過，由於某些獨特的原因，我們最崇敬的聖師，聖靈性導師蓮花聖足出版了一個只包含本書的前兩個部分，分別涉及永恆和短暫的天職，以及關係、程序和目標的版本。他沒有發表本書涉及鑽研極樂情感(詳細思考機密超然的奉愛情感)的第三部分。

不過，後來當聖凱薩瓦·高迪亞廟在瑪圖茹阿發行印度語版的過程中，聖靈性導師蓮花聖足親自重看全書。在他為這個版本所寫的序言裡，他非常清楚地指導讀者先檢視他們的資格或匱乏，然後謹慎地繼續他們對第三部分的研習，它涉及鑽研極樂情感(rasa-vicara)。因此，當本書三個部分全都一併在再版出版時，我不覺得有必要進一步清楚說明。

在撰寫《永恆的主采坦亞經》時，聖奎師那·達薩·卡威茹阿傑·哥斯瓦米心有疑竇，他應否提出鑽研極樂情感的討論。他質疑該書是否要包括這個題目，沒資格的人也許會閱讀而對他們自己造成損害。最後他決定把極樂情感的鑽研包括在書裡，在《永恆的采坦亞經》初篇逍遙(4.231-235)用他自己的話表達這點：

e saba siddhanta gudha, kahite na yuyaya
na kahile, keha ihara anta nahi paya

牧牛姑娘是至高靈性情感的化身，極樂情感之王—主奎師那—和她們深奧機密的情愛逍遙的結論，不適宜向普羅大眾透露。

ataeva kahi kichu karina nigudha

bujhibe rasika bhakta, na bujhibe mudha

但如果不揭示這些結論，就沒有人能夠領悟這個命題。因此我會隱晦地描述這些命題，於是只有品嚐極樂情感的奉獻者才可以理解，沒資格的傻瓜則不會明白。

hrdaye dharaye ye caitanya-nityananda

e saba siddhante sei paibe ananda

聽到這些結論，把主采坦亞.瑪哈帕佈和主尼提安南達.帕佈確立於心的人，會獲得超然喜樂。

e saba siddhanta haya amrera pallava

bhakta-gana kokilera sarvada vallabha

這全部教義就像初抽的芒果嫩芽一樣甜美，只有好比杜鵑的奉獻者能夠品嚐。

abhakta-ustrera ithe na haya pravesa

tabe citte haya more ananda visesa

駱駝一樣的非奉獻者不可能獲准涉獵這些題目。因此，我心裡欣喜若狂，特別歡喜。

總是不適合在普羅大眾面前揭示機密的巴佳極樂情感命題。不過，如果沒有透徹地解釋，這個神聖奧祕很有可能會消失。雖然椴樹和芒果樹也許一同存在於同一個花園，但烏鴉只會坐在椴樹上品嘗它苦澀的果實，有辨別力的杜鵑則會坐在芒果樹上品嘗紅色的嫩芽和花蕾。因此呈獻鑽研極樂情感，相當適當。

印度語的文學世界迄今一直缺乏了，這種不同凡響而包羅萬有的優秀書籍，它透過比較分析使人認識最高的哲學結論及崇拜偉大奉獻宗的超卓方法。《微靈天職》滿足了這個需要。它會在哲學和宗教世界，特別是在奉獻宗的世界開創新紀元。

聖凱薩瓦君.高迪亞廟
瑪圖茹阿，U.P.，一九八九年

渴求聖靈性導師和偉大奉獻者恩慈的人
以身體、心意、言語、智慧皈依的棄絕僧

聖巴克提維丹塔.拿茹阿央那

介紹

(為印度語版再版而寫的)

聖施瑞曼.巴克提.帕爾甘.凱薩瓦.哥斯瓦米.瑪哈茹阿傑所寫的

世界上的多個宗教幾乎全都採納各式各樣的方法，傳揚它們各自的理想。有鑑於此，它們便以不同的語言出版典籍。普通的教育範疇有初級、中級和高級，以及較高較低的學術支流，這點不言而喻。同樣，那些博覽群書，並在宗教的比較研究方面極博學的人普遍都承認，截然不同的宗教傳統之哲學教導存在著知識的分級，這點不言而喻。在這一切宗教意識形態中，主采坦亞.瑪哈帕佈在純愛(prema)宗教方面所傳授的訓示，從所有觀點的角度來看都是最高的揭示。一旦接觸到這種崇高的理解，世界上不偏不倚的思想家肯定會一致同意這個事實。

每個人都想得到最高的理想和教導的激勵，但這個吉祥願望怎能得成正果？偉大的解脫人物和知識份子精英的翹楚——聖塔庫爾.巴克提維諾德，正是懷著這個想法以身作則，立下了靈性生命的頂尖典範，又以不同語言著述了多部偉大奉獻宗的書籍。這些書籍以顯淺的語言，詳盡地描述了主采坦亞.瑪哈帕佈的訓示。在作者的所有著作之中，世界的宗教思想家認為這本《微靈天職》是精華。

《韋陀經》是這個世界最古老的作品。它們所引伸的一系列典籍，包括《奧義書》和聖韋達維亞薩編輯的其他典籍(例如《終極韋陀》、《摩訶婆羅多》和《聖典博伽瓦譚》)，全都是完美的文學作品。隨著時間的推移，受到那些典籍的正文闡釋的理念激勵，其他人相繼著述了各式各樣的著作。它們流傳廣泛，從而一紙風行。在這些書籍之中，我們不僅看到思想的分級，截然不同的特性和相反意見，我們也看到互相排外，教義分化和思辯哲學。因此在宗教領域上一直都有騷亂和災害，為禍至今。

原始的至尊主，即至尊人格首神，祂是絕對真理，在這種不穩定的情況下，祂在五百年前左右顯現在七個聖地之中最重要的地方——納瓦島聖地的聖地瑪亞普爾，解救受條件限制的生物體。那時候，主特定地給祂的一些摯愛同遊賦予力量，編輯蘊含所有經典真正要旨和精華的巨著。透過這種文獻，主渴望把超然知識的根——奉愛，注入所有人心裡。除了其中三、四本之外，這些書籍全都是以前梵語寫成的。

聖茹帕和薩拿坦.哥斯瓦米都是主采坦亞.瑪哈帕佈最崇高而機密的同遊之一，聖基瓦.哥斯瓦米深得聖茹帕和薩拿坦鍾愛，他實際上是他們一模一樣的展現。抽取所有經典的精華，聖基瓦.哥斯瓦米著述了《永恆珍寶》和其他梵語書籍。透過這種努力，至尊人格首神展現了祂的機密願望，上演解救微靈的這段逍遙時光。

一些人無法確定經典的真正含意，迫於無奈根據他們相關的理解去解釋。在一些情況，這樣的人只接受經典的部分含意；在其他情況，他們的解釋則使真正含意模糊不清；此外，在其他情況，他們所採納的見解是完全違反原始意向的。聖基瓦.哥斯瓦米不屬於這任何一類，他筆下湧現的訓示是施瑞曼.瑪哈帕佈絕對而結論性的訓示，那是《韋陀經》、《奧義書》、《摩訶婆羅多》和《聖典博伽瓦譚》的訓示。在這些訓示無瑕完整的要旨支持下，令人嘆為觀止地編纂了《微靈天職》。於是讀者便能夠易於理解本書的效用和要義，我們現在會分析書名的意義。

作者把本書命名為《微靈天職》。由於我們所有人對天職(必要的職務或宗教)都抱持一些特別的概念，也由於篇幅所限，因此不必詳細說明這點。在梵語，當 jiva (生物體)一字加上次要的後綴詞 an 時，便加強了中間的元音，然後略去後綴詞 an 之中的 n，這樣我們便得到 jaiva (微靈)一字。jaiva 一字意指「與微靈有關的」。因此，《微靈天職》意指微靈的天職，即與微靈有關的特有職務。但文中的 java 一字，所指的是什麼？作者在本書詳盡地解答這個問題，但我仍然覺得必須簡略提出一、兩點。

jivana(生命)一字源自 jiva 一字，意指「有生命的」。換句話說，眾生都稱為生靈。因此，作者用「微靈天職」一詞，表示微靈的固有職務。主采坦亞.瑪哈帕佈透過祂專一地全情奉獻的追隨者，即以聖茹帕、薩拿坦和基瓦.哥斯瓦米為首的六哥斯瓦米，教導微靈應該接受和遵循哪種天職。大約四百年後，本書的作者—以第七位哥斯瓦米著稱的聖塔庫爾.巴克提維諾德，顯現在主高認格的出生地—聖地瑪亞普爾—的不遠處。極心軟又體會到微靈的困境，他以孟加拉語寫了《微靈天職》。

憑藉至尊主的願望，主高認格最心愛的一個同遊—聖奎師那.達薩.卡威茹阿傑.哥斯瓦米，在《永恆的主采坦亞經》掌握了至尊主高茹阿祭卓訓示的精華。以下詩節表達了這點：

jivera svarupa haya krsnera nitya dasa

krsnera tatastha-sakti bhedabheda prakasa

微靈的自然狀態是成為奎師那的僕人。微靈是奎師那的邊際能量，也是奎師那同一而異的展現。(《永恆的主采坦亞經》中篇 20.108)

作者把《微靈天職》建基於這個詩節，對高迪亞奉獻者來說，那是所有訓示的基礎格言(bija-mantra)。因此，本書對所有人類來說都是有利而合意的，超越於種族、階級、生命階段、時間、地方或人物的差別。不僅如此，它甚至惠及其他物種的微靈，不論是石頭、動物、鳥兒、昆蟲、水族，或是其他動與不動的實體。

除了接受微靈天職的人之外，有眾多值得一提的生物例子。阿哈爾亞(Ahalya)是在石頭身體的例子；雙胞胎銀杏樹(Yamalarjunas)和七棵羅望子(tala)是在樹身體的例子；國王拿爾嘎(Nrga)是在蜥蜴身體的例子；巴茹阿塔大君是在鹿身體的例子；蘇

茹阿比是在母牛身體的例子；嘎珍卓是在象身體的例子；佳瑪文塔(Jamavanta)是在熊身體的例子；阿嘎達(Angada)和蘇給爾瓦(Sugriva)則是在猴子身體的例子。全宇宙的導師—布茹阿瑪—向至尊人格首神主奎師那祈求，得以服務祂的蓮花足，那怕必須投生於草木鳥獸等等物種。《聖典博伽瓦譚》(10.14.30)陳述了這點：

tad astu me natha sa bhuri-bhago
bhava 'tra vanyatra tu va tirascam
yenaham eko 'pi bhavaj jananam
bhutva niseve tava pada-pallavam

我親愛的主，我祈禱你會賜我這樣的好運，讓我可以算是你的其中一個奉獻者，完全投入於服務你的蓮花足，不論是在今生作為布茹阿瑪，或是那怕來生我要投生於動物的物種。

奉獻者之王—帕爾拉達大君，更清楚地表達了渴望得到以服務至尊主為形式的微靈天職，即使那意味著要投生為動物，或數以千計的物種之中的任何形體：

natha yoni-sahasresu yesu yesu vrajamy aham
tesu tesv acala bhaktir acyutastu sada tvayi

不敗之主(Acyuta, 阿促達)啊，在我或會被迫徘徊的數以千計的物種之中，請讓我對你恆常都有果敢無懼的奉愛。

作者—聖巴克提維諾德·塔庫爾—在他名為《皈依(Saranagati)》的書也這樣祈求：

kita janma hau yatha tuya dasa
bahir-mukha brahma-janme nahi asa

讓我投生在你奉獻者所在的任何地方，那怕是生為昆蟲。我不希罕生為對你漠不關心的布茹阿瑪。(《皈依, Atma-nivedana 之歌》3)

因此對眾生來說，《微靈天職》的訓示都是值得表揚而值得接受的。把那些訓示藏於心底，眾生便可以輕易地從無法征服的假象束縛所造成的可怕折磨，以及瑣碎而虛假之樂的幻象得到永久的解脫。而且，這樣的靈魂會沉醉於服務至尊主之樂，從而適合於體驗至尊平安和終極的超然快樂。

之前表明了，世俗知識領域的訓示有較高和較低的等級。同樣，宗教真理領域的訓示也公認了有較高和較低的等級。只有資格出眾的人，才可以接受崇高教導所包含的典範。要旨就是人類比其他生命物種更高。除了人類之外，還有很多不同類型的生物體。prani(有生命的)一字，即微靈，是指有知覺的實體。我們在這裡所指的不是沒知覺的物體或無生氣的物質。有知覺實體天生的職務稱為天職，意指知覺的職務，或源於真實身份的本質。天職的概念與知覺密不可分。

本書的第十六章以符合現代科學的方法，詳細分析了知覺的系統化發展。受困於假象的有知覺生物體以五種狀態存在：(1) 被覆蓋的知覺(acchadita-cetana)、(2) 發展受障的知覺(sankucita-cetan)、(3) 剛發展的知覺(mukulita-cetana)、(4) 發展中的知覺(vikasita-cetana)和(5) 完全發展的知覺(purna-vikasita-cetana)。這些有知覺的生物稱為微靈或生命體。這五個階段的生物體分成兩類：不動的實體(sthavara)；以及活動的實體(jangama)。

據說樹木、蔓藤、灌木、石頭和其他不動生物的知覺都被覆蓋。其他四種有知覺生物體是活動的，這些實體卻不是，因為它們的知覺完全被覆蓋。鳥獸蟲魚的知覺有發展障礙。除了人類之外，生於其他物種的微靈都處於被覆蓋和有障礙的知覺狀態。人類物種的微靈處於剛發展的、發展中和完全發展的知覺狀態。雖然在實際外觀上，處於最後這三種意識狀態的有感知生物體全都是人類，但他們是根據他們的知覺發展而分等級的。由於這種等級，因此人類知覺是被視為處於初級、中級或高級的發展階段。不過，樹木、蔓藤、灌木、鳥獸和人類全都是微靈，他們唯一的天職是崇拜至尊主。雖然如此，在他們全體之中，人類憑他們已發展的知覺高人一等，他們特別的天職稱為微靈天職，那是對至尊主的崇拜所組成的。

知覺的功能是按照知識或意識被覆蓋的程度分成等級。人類無疑高於塵世間其他所有的生命形式，但必須理解這種優越性從何而來。從形象和外觀、力量和威力、美麗和魅力等等觀點來說，不能斷定人類是高於樹木、蔓藤、鳥獸蟲魚的。不過，人類在智力、智力發展和知覺擴展等等每一方面，都比其他物種全都更勝一籌。《微靈天職》所分析的正是這種特別的天職。雖然一般來說，微靈天職是眾生的天職，但應該明白它是人類的獨特天職，因為最高天職的特別資格只存在於那些意識知覺已高度發展微靈。

那麼可能會提出問題，這本書為什麼名為《微靈天職》，而不是《人類宗教(Manava-Dharma 或 Manusya-Dharma)》。當我們鑽研時，我們便得知人類的真正職務只存在於宗教天職之中；其他物種都沒有宗教。這是常規。樹木、蔓藤、石頭、蟲子、昆蟲、魚類、烏龜、動物、鳥兒、蛇和其他生物體都算是微靈，但牠們卻沒有顯示出，以渴求解脫(moksa)或崇拜至尊主為特點的宗教傾向。

一些哲學家認為，只展示愚蠢和殘忍等等獸性的生物體，其實是動物。可以看到一些具有這種獸性種類的微靈，與生俱來具有天生的直覺。在有限的程度上，這種天生的直覺是人性的表象。雖然它其實不是人性，因為只有在獸性與知識或理性混合時，才看到人性。那些具有這種人性的人，稱為人類。

我們的雅利安聖人描述過，獸性態度有四種不可抗拒的傾向：飲食(ahara)、睡眠(nidra)、恐懼(bhaya)和交配(maithuna)。只有克服這些獸性傾向，發展理性(dharma-vritti)，人性才會展現。西方哲學家也表明人是理性動物。不過，必須注意的是，理性在西方哲學的含意是相當狹隘的。

dharma 一字在雅利安哲學的含意極為廣泛。只是其中一方面的含意便涵蓋了西方哲學對理性的概念，而遠超於此的是，更包括了崇拜神的傾向。天職是鑑別人性的真正特質，缺乏天職的生物體稱為動物。《Hitopade》(25)有云：

ahara-nidra-bhaya-maithunan ca
samanyam etat pasubhir naranam
dharmo hi tesam adhiko viseso

dharmena hinah pasubhih samanah

在飲食、睡眠、恐懼和交配等等事情方面，人類與動物一樣。但宗教品質是人類獨有的。如果沒有宗教，他們幾乎等於動物。

這個詩節的意思是，生物體天生的傾向是以飲食、睡眠、恐懼和交配活動滿足感官。在人類和其他所有的物種同樣都看到這些傾向；這點絕無異議。不過，當人類存有宗教傾向時，才可以真正地實踐人類的身份地位。dharmo hi tesam adhiko visesah 等等字句的意思是，宗教是區別人類與動物和其他物種的特別品質。嚴格來說，那些毫無宗教的，便無法稱之為人類。dharmena hinah pasubhih samanah 等等字句意味著，那些缺乏宗教的人就像動物。因此在我們的國家，缺乏宗教的人類，稱為獸性之人(nara-pasu)。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今天人們已經摒棄了宗教，一直沉迷於飲食和各式各樣的感官享樂。這種感官放縱是動物或人類以外的其他物種的傾向。由於卡利年代的影響，目前人類正逐漸墮落和復歸獸性。因此根據經典，目前甚至只得少數人能夠歸類為人類。作者把這本書命名為《微靈天職》，那麼從經典對人類的定義來說，大部分人將會沒有資格履行這種修習。聖巴克提維諾德.塔庫爾渴求福澤眾生，因而給他的著作冠以廣義的書名《微靈天職》，從而徹底保存了經典的常規。對至尊聖主的崇拜是人類獨有的，鳥獸和其他物種都沒有。作為最高等的物種，人類特別有資格接受最高的教導，即天職。他們尤其必須研習《微靈天職》。

主采坦亞.瑪哈帕佈獨特的品質是，祂甚至憐憫最墮落的人，使他們有資格接受祂的最高教導。任何別的化身都沒有賜予這樣的恩慈。因此，聖茹帕.哥斯瓦米在他的話劇《Vidagdha-madhava》(1.2)，以極有意義的言詞歌頌了施瑞曼.瑪哈帕佈：

anarpita-carim cirat karunayavatirnah kalau
samarpayitum unnatojjvala-rasam sva-bhakti-sriyam
harih purata-sundara-dyuti-kadamba-sandipitah
sada hrdaya-kandare sphuratu vah saci-nandanah

主莎慈之子—高茹阿哈瑞—閃耀著的光芒比黃金更光榮，願祂展現在我們內心深處。出於祂的無緣恩慈，祂顯現在卡利年代，把祂自己的奉愛財富，至尊而光芒萬丈的情感，即對愛侶關係的茹阿妲和奎師那最機密的服務情感，賜給世界。極長時

間以來都不曾有人賜予過這份稀有的禮物。收到這份禮物的人類能夠非常輕易地永久擺脫假象的束縛，洪福齊天地領受對奎師那的純粹愛意。

作者的這個詩節，有力地捕捉了施瑞曼.瑪哈帕佈的特別之處。

在《微靈天職》的第十一章，作者透過薩黑先生和奉獻者之間的談話，確立了所有人類都有奉獻者天職的資格。他用邏輯分析和經典的鐵證支持這個結論。那些說烏爾都語、波斯語、英語或任何其他語言的人都能成為奉獻者；不僅限於那些說梵語的人。實際上，可以看到很多說印度語、孟加拉語、奧瑞亞語、阿薩姆語、泰米爾語、泰勒古語和其他印度語的人，都臻達了奉獻者的崇高地位。實際上，任何社會或宗教背景的人都有這個資格。語言之別肯定不是不合資格的。

不理會那些對語言或會有偏見的人的意見，聖巴克提維諾德.塔庫爾以多種不同的語言，傳揚施瑞曼.瑪哈帕佈的超然訓示。他以梵語、孟加拉語、奧瑞亞語、印度語、烏爾都語和英語著有百多本作品。這其中一些較重要作品的書名和出版日期如下所示：

- 1 Hari-katha: Topics of Lord Hari, 1850
- 2 Sumbha-Nisumbha-yuddha, 1851
- 3 Poriade, 1857-58.
- 4 Mathas of Orissa, 1860.
- 5 Vijana-grama, 1863.
- 6 Sannyasi, 1863.
- 7 Our Wants, 1863
- 8 Valide Rejistri, 1866.
- 9 Speech on Gautama, 1866
- 10 The Bhagavat: Its Philosophy, Its Ethics, and Its Theology, 1869
- 11 Garbha-stotra-vyakhya, 1870
- 12 Reflections, 1871
- 13 Thakura Haridasa, 1871
- 14 The Temple of Jagannatha at Puri, 1871
- 15 The Monasteries of Puri, 1871
- 16 The Personality of Godhead, 1871
- 17 A Beacon of Light, 1871
- 18 Saragrahi Vaisnava, 1871
- 19 To Love God, 1871
- 20 The Atibadis of Orissa, 1871
- 21 The Marriage System of Bengal, 1871
- 22 Vedantadhikarana-mala, 1872
- 23 Datta-kaustubham, 1874
- 24 Datta-vamsa-mala, 1876

- 25 Bauddha-vijaya-kavyam, 1878
- 26 Sri Krsna-samhita, 1880
- 27 Sri Sajjana-tosani, (月刊) 1881
- 28 Kalyana-kalpataru, 1881
- 29 Review of Nitya-rupa-samsthapanam, 1883
- 30 Visva-Vaisnava-Kalpatari, 1885
- 31 Dasopanisad-curnika, 1886
- 32 Bhavavali (注釋), 1886
- 33 Rasika-Ranjana, (《博伽梵歌》的注釋) 1886
- 34 Sri Caitanya Siksamrta, 1886
- 35 Prema-pradipa, 1886
- 36 Published Sri Visnu-sahasra-nama, 1886
- 37 Manah-Siksa (譯文及注釋), 1886
- 38 Sri Caitanya-Upanisad (注釋), 1887
- 39 Sri Krsna-vijaya (已出版), 1887
- 40 Vaisnava-siddhanta-mala, 1888
- 41 Sri Amnaya-sutram, 1890
- 42 Siddhanta-darpanam (孟加拉語譯本), 1890
- 43 Sri Navadvipa-dhama-mahatmya, 1890
- 44 Sri Godruma Kalpatari (聖名市集的散文), 1891
- 45 Vidvad-ranjana (《博伽梵歌》的注釋), 1891
- 46 Sri Harinama, 1892
- 47 Sri Nama, 1892
- 48 Sri Nama-tattva-siksastaka, 1892
- 49 Sri Nama-mahima, 1892
- 50 Sri Nama-pracara, 1892
- 51 Sriman Mahaprabhura Siksa, 1892
- 52 Tattva-vivekah or Sri Saccidanandanubhutih, 1893
- 53 Saranagati, 1893
- 54 Gitavali, 1893
- 55 Gitamala, 1893
- 56 Soka-satana, 1893
- 57 Nama Bhajana, 1893
- 58 Tattva-sutram, 1894
- 59 Vedarka-didhiti (《至尊奧義書》的注釋), 1894
- 60 Tattva-muktavali or Mayavada-satadusani, (已翻譯及出版), 1894
- 61 Amrta-pravaha-bhasya (《永恆的采坦亞經》的注釋), 1895
- 62 Sri Gauranga-lila-smarana-mangala-stotram, 1896
- 63 Sri Ramanuja Upadesa, 1896
- 64 Jaiva-Dharma, 1896
- 65 Sri Caitanya Mahaprabhu, His Life and Precepts, 1896

- 66 Brahma-samhita (注釋), 1897
- 67 Sri Goloka-mahatmya (《Brhad Bhagavatamrta》的孟加拉語譯本), 1898
- 68 Sri Krsna-karnamrtam, (譯文), 1898
- 69 Piyusa-varsini-vrtti (《教誨的甘露》的注釋), 1898
- 70 Sri Bhajanamrtam (譯文及注釋), 1899
- 71 Sri Navadvipa-bhava-taranga, 1899
- 72 The Hindu Idols, 1899
- 73 Sri Harinama-cintamani, 1900
- 74 Sri Bhagavata Arka-marici-mala, 1901
- 75 Sri Sankalpa-kalpadruma (孟加拉語譯本), 1901
- 76 Sri Bhajana-rahasya, 1902
- 77 Sri Prema-vivarta (已出版), 1906
- 78 Svaniyama-dvadasakam, 1907

看見這個書目時，就能輕易推斷作者是一個學富五車，通曉多種不同語言的學者。我認為這時必需闡明作者生平的特殊特質。雖然他是西方思想的傑出學者，但他完全沒有受到西方的影響。西方的教育家說：「不要遵循我；遵循我的話吧。」換句話說：「不要像我那樣做；按我所說的去做吧。」聖巴克提維諾德.塔庫爾的生平反駁這項原則，因為在他自己的一生之中，他親自實踐和示範他書中的所有訓示。因此，他的訓示和靈性專注方式稱為巴克提維諾德的傳系。他遵循他著作之中的所有訓示，毫無例外。因此，他的作品和他的生命之間，他的活動和他的說話之間沒有不同。它們在各方面都一致。

讀者自然感到好奇，想了解具備這種非凡品性的偉人。現代的讀者，尤其是渴望了解任何主題的，不熟悉作者的話，便無法對他的作品有信心。因此，我講幾句關於聖巴克提維諾德.塔庫爾的話。

涉及討論超然於凡塵存在的偉大覺悟人物的生命時，認為他們的出生、壽命和死亡都只是與凡人的類似，那就錯了，因為偉人是超越生死的。他們處於永恆存在，他們從這個世界的來來去去，完全是他們自己的顯現和隱跡。

聖巴克提維諾德.塔庫爾顯現於一八三八年九月二日，星期天，因此照亮了高迪亞偉大奉獻宗的天空。他生於一個名為威茹阿村(Vira-nagara，又稱烏拉瓜爾瑪或烏拉)的村莊的一個高階家庭，那個地方位於西孟加拉的納迪亞(Nadiya)地區，距離聖地瑪亞普爾，主高認格的顯現地點不遠。他在一九一四年六月二十三日，在加爾各答城從這個世界隱跡。那時候，他進入聖甘達爾維卡-主給瑞達瑞，即高迪亞偉大奉獻者至尊崇拜對象的正午逍遙。

在他短短七十六年的生命之中，他親自履行四個靈性生命晉階的職務：貞守的學生生活、虔誠的居士生活、從俗務引退和正式棄絕，藉此指導世人。他先經歷貞守的

學生生活，獲得各種各樣崇高的訓示。之後，他進入居士生活，樹立了怎樣以誠實和高尚的方法，維繫家庭成員的完美榜樣。所有居士都應該遵循這個典範。

作為英國政府在印度的行政及司法部的高官，聖巴克提維諾德在他的居士生活期間走遍整個印度。透過他嚴謹的辨別力和老練的管理技巧，這個偉人能夠管理那些惡名昭彰的不法之地，使它們井井有條。在家庭責任方面，他以他的虔誠典範使所有與他同時代的人大表驚訝。雖然責任繁重，但他仍以不同語言寫了多本著作。在我們為他的書籍所制作的清單裡，我們記錄了作品的日期。如果讀者研讀這張清單，便能夠清楚推斷巴克提維諾德難以置信的創造力。

從他的政府職責引退之後，聖巴克提維諾德採納了行腳僧(vanaprastha)的階級，並加強了他的靈性修習。那時候，他在納瓦島九個地區的其中之一——哥端姆島，蘇茹阿比森林創立了一間修院。聖巴克提維諾德.塔庫爾留在那裡，履行靈性專注良久。

之後，他接受了苦修者的生活，住在附近的斯瓦南達蘇卡達森林(Svanandasukhada-kunja)。住在那裡時，他確立了主采坦亞顯現的地點，以及其他多個高茹阿逍遙的地點。在這方面，他以主采坦亞.瑪哈帕佈和祂的追隨者——六哥斯瓦米——為榜樣，他們發現了主奎師那的出生地和其他逍遙時光之地。如果聖塔庫爾.巴克提維諾德沒有顯現在這個世界，主高認格.瑪哈帕佈的逍遙時光之地和訓示，就會從這個世界消失。整個高迪亞偉大奉獻者的世界，都會因此一直永遠感激他。奉獻者因此稱他為第七位哥斯瓦米，賜他最高榮譽。

這個偉人既以他個人生命的完美典範，又以多種不同的語言著書，指導世界。另外，他還賜予了另一份獨特的禮物，如果我疏忽了提及這點，將顯示我是忘恩負義的。聖塔庫爾.巴克提維諾德給這個世界帶來一個偉人，他是傳揚主采坦亞.瑪哈帕佈所揭示天職的總指揮。這個偉人是我深愛的師尊，他以宇宙靈性導師，奧姆，主維施努足下，至尊天鵝群體之翹楚，摒除物質欲望的聖施瑞曼.巴克提希丹塔.薩茹阿斯瓦提.哥斯瓦米.塔庫爾聞名於世。施瑞曼.巴克提維諾德.塔庫爾把這個偉人帶來世界，這是無比而空前的成就。奉獻者團體以聖帕佈帕這個簡稱榮耀聖巴克提希丹塔.薩茹阿斯瓦提.塔庫爾，此後，我也會稱這位至尊解脫的偉人為聖帕佈帕。

聖帕佈帕顯現為聖巴克提維諾德.塔庫爾的兒子和後繼者。他在全世界升起這面燦爛奪目的聖瑪鐸夫.高迪亞.偉大奉獻者宗法之旗，那是主采坦亞——施瑞曼.瑪哈帕佈——修習和傳揚的。如此一來，他給宗教領域帶來驚人的福祉和莊嚴。即使在美國、英國、德國、法國、瑞典、瑞士和緬甸等等西方和遠東國家，都不乏他的恩慈。他在印度和全世界設立了六十四座高迪亞廟傳教中心，他從這些中心傳揚主采坦亞的教導。他也流傳聖巴克提維諾德.塔庫爾的所有著作，從而在全世界確立他無可比擬的名聲。

憑藉時間的影響和卡利年代的猛烈攻勢，各式各樣腐敗和虛假的教義滲入了高迪亞偉大奉獻者的宗法。因此出現了十三個扭曲失真的教派，這個詩節列舉了它們：

aola baola karttabhaja neda darvesa sai
sahajiya sakhi-bheki smartta jati-gosai
atibadi cudadhari gauranga-nagari
tota kahe e teraha sanga nahi kari

圖塔(Tota)說他不會與十三個失真教派聯誼：aola、baola、karttabhaja、neda、darvesa、sai、濫情派(sahajiya)、sakhi-bheki、smartta、jati-gosai、atibadi、cudadhari和高認格愛卿(gauranga-nagari)。

透過他的傳教和出版聖巴克提維諾德·塔庫爾的著作，聖帕佈帕有效地約束了這些失真教派的有害活動。不過，儘管這一切，但由於卡利的影響，以致飲食、休閒和物質安穩都不幸地傾向於成為任何宗教派別主要感興趣的事。實際上，這一切只是動物傾向或獸性竭力之擴展的別名而已。我們較早之前已經討論過這點。

《微靈天職》包含宗教的性質、我們與宗教的關係、遵循宗教的結果、宗教的真正要義、卡利驅策的所謂宗教，根本不是宗教的這個事實，以及其他多個題目的透徹討論。這本書內容密集，以問答形式包含世界所有宗教的比較分析，事實上，只是研讀本書便能以摘要的形式知道所有經典的含意。總之，我可以說這本小書滿載了印度所有經典的精萃，就像大海藏在陶罐一樣。除非虔誠的人閱讀這本書，否則他們的生命肯定會缺乏靈性真理的哲學知識。

我邀請讀者參考目錄表，看看所涵蓋重要題目的範圍。透過解釋三部分的真理：關係、程序和目標，作者保存了經典的常規(sastra-maryada)。恆常都應該以始於關係(確立與主奎師那關係的知識)，然後是程序(投入於覺醒對主奎師那之愛的方法)，最後是目標(臻達對主奎師那之愛的目標)的這個正確順序，提出靈性題目。一些缺乏經驗的作者違反這個順序，先討論目標真理，繼而是關係真理和程序真理。這完全違反了《韋陀經》、《奧義書》、《宇宙古史》、《摩訶婆羅多》，尤其是所有靈性證據之翹楚—《聖典博伽瓦譚》—的結論。

這本書的第一部分分析永恆天職，即與靈魂本性有關的永恆宗教職務，以及短暫的職務，即與這個世界的道義責任有關的，偶然或短暫的宗教職務。第二部分以經典證據的穩固基礎，透徹地描述關係、程序和目標的真理。第三部分深入討論極樂情感的性質。

按照聖帕佈帕的思路，直到臻達了更高的資格為止，否則都不應該鑽研機密的超然奉愛情感。如果沒有資格的修習者試圖擅自鑽研機密的超然奉愛情感，這會妨礙他的發展，毫無裨益。聖帕佈帕在多篇文章都清楚表達了這點，例如《我那個兄弟把祂的物質本能與靈性情感相提並論，貶低了靈性生命的神聖性(Bhai Sahajiya)》，以

及《對扭曲了的物質情感的一百個異議(Prakṛta-rasa-sata-dusani)》。因此應該謹慎對待這件事。

《微靈天職》的原文是以孟加拉語撰寫的，但由於這本書包含大量經典引文，因此廣泛地採用了梵語。在極短時間之內，這本書出版了至少十二個孟加拉語的大型版本，顯示它極受歡迎。《微靈天職》現有的這個印度語版是按照高迪亞.維丹塔修會以新形式出版的，最新的孟加拉語版《微靈天職》所採用的系統印行的。以身體、心意、言語、智慧皈依的斯瓦米.聖施瑞曼.巴克提維丹塔.拿茹阿央那.瑪哈茹阿傑，即印度語靈性月刊《至尊聖主通訊》極能幹的編輯，不辭勞苦地把這本書翻譯成印度語，並在月刊以連載文章形式發表，為時整整六年。在眾多忠實讀者一再請求下，為了說印度語的虔誠民眾之福祉，他現在以書籍形式出版這些文章。

在這方面，我感到必須注意的是，我們非常卓越的翻譯的母語是印度語，他為了研習這本書而學習孟加拉語。完全掌握了語言和主題以後，他承擔起翻譯成印度語的困難和艱辛。我心裡很高興他非常精練地保存了嚴肅的哲學、極樂情感深入精確的分析，以及原著崇高微妙的風格。說印度語的世界一直都會為這項不朽的工作感激他。尤其是聖帕佈帕和巴克提維諾德.塔庫爾，肯定會為他孜孜不倦的服務，對他大發慈悲。

最重要的是，我必須表明，只是因為參與編印這本書的修習者尊重我，才在這本書的編輯工作方面用了我的名字。實際上，是翻譯者和出版者，以身體、心意、言語和智慧皈依的斯瓦米.聖施瑞曼.巴克提維丹塔.拿茹阿央那.瑪哈茹阿傑，他肩負所有編輯工作，因而是我特別的愛和祝福的對象。

我完全堅信，透過研習這本書，本國滿懷信心的普羅大眾和淵博學者，都會獲得主采坦亞.瑪哈帕佈實踐和傳揚的，關係、程序和目標的基本真理知識。如此一來，他們便會有資格進入主茹阿坦-奎師那，以及主采坦亞.瑪哈帕佈的純愛宗教。總之，我祈求讀者會非常仔細地閱讀這本書，賜予我們充分的祝福。

一九六六年於聖凱薩瓦君.高迪亞廟，瑪圖茹阿
聖帕佈帕的僕人(Srila Prabhupada Kinkara)

以身體、心意、言語和智慧皈依的棄絕僧聖巴克提.帕爾甘.凱薩瓦

第一章

微靈的永恆和短暫職務

這個世界以珍寶島(Jambudvipa)最超卓。在珍寶島之上，巴茹阿塔之地(Bharata-varsa)不同凡響，在巴茹阿塔之地，最頂尖的地方就是高達之地(Gauda-bhumi)。在高達之地，聖納瓦島地區(Sri Navadvipa-mandala)的九島區域最出眾，而在聖納瓦島地區的一個地區，一個名為聖哥端姆(Sri Godruma)的美麗社區，永恆座落在巴給茹阿緹(Bhagirathi)河的東岸。

在古代，很多堅毅的靈性專注(bhajana)修習者，都住在聖哥瑪端的各個地方。源頭神聖的母牛—聖蘇茹阿比(Sri Surabhi)，之前正是在這裡，在她自己蔓藤成蔭，花香四溢的森林(kunja)，崇拜至尊主高茹阿祭卓(Bhagavan Sri Gauracandra)。這個森林的不遠處是帕爾端拿森林(Pradyumna-kunja)。在這裡，主高茹阿祭卓同遊之中的翹楚—帕爾端拿貞守生(Pradyumna Brahmachari)—的訓示門徒，聖沛爾瑪達薩.帕茹阿漢薩.巴巴君(Sri Premadasa Paramahansa Babaji)，現在住在一間蔓藤滿佈，綠葉扶疏的小茅廬(kutira)，持之以恆地沉醉於靈性專注的神聖狂喜，善用時間。

聖沛爾瑪達薩.巴巴君是個博大精深的學者，對所有經典(sastras)結論瞭如指掌。知道聖哥端姆的森林在本質上與聖南達村(Sri Nandagrama)無異，他懷著專一的信心托庇於這個地方。巴巴君.瑪哈茹阿傑的日常事務，是唸誦聖名二十萬遍，向所有偉大奉獻者(Vaisnavas)頂拜數百次。他接受牧牛郎家庭的佈施維生。履行這些活動時，當他有片刻空閒，他不是閒話家常，無聊渡日，而是閱讀主高茹阿遜達爾(Sri Gaurasundara)的祕密同遊，聖佳嘎阿南達(Sri Jagadananda)的著作《純愛之輪(Prema-vivarta)》。

在這樣的時刻，鄰近的奉獻者都聚首一堂，滿懷濃厚奉愛地聆聽巴巴君熱淚盈眶地誦讀。他們為什麼會不來聆聽？《純愛之輪》這篇神聖文獻，滿載極樂情感(rasa)的所有結論，即綜合超然情感的濃縮液態精萃。而且，巴巴君悅耳而引起共鳴的聲波，淹沒了偉大奉獻者，他的聲線似是滂沱甘露，熄滅了他們心裡的感官毒火。

一天下午，唸完了他的主哈瑞聖名(sri-hari-nama)之後，偉大靈魂(Mahasaya)巴巴君坐在他那個瑪達威(madhavi)蔓藤和茉莉成蔭的涼亭，閱讀《純愛之輪》，沉醉於超然情感之洋。就在此時，一個處於棄絕生命階級的棄絕僧接近他，倒在他腳下，五體投地的頂拜，維持了一段相當長的時間。偉大靈魂巴巴君最初一直全神貫注於超然狂喜的喜樂，但過了一會兒，當他回復外在知覺時，他看到躺在他面前的棄絕僧偉大靈魂(sannyasi mahatma)。認為自己比一棵小草更不值一顧，微不足道，巴巴君倒在棄絕僧前面，開始哭泣，高呼：「采坦亞(Caitanya)！尼提安南達(Nityananda)

啊！請對這個墮落的可憐人大發慈悲。」然後棄絕僧便說：「帕佈，我極為卑鄙可憐。你為什麼這樣嘲笑我？」

棄絕僧著手把偉大靈魂巴巴君的足下塵土放在他頭上，然後坐在他面前。偉大靈魂巴巴君給他奉香蕉樹皮的座席，坐在他旁邊，滿懷愛意，聲音哽塞地說：「帕佈，這個不值一顧的人可以怎樣服務你？」

棄絕僧把他的討碇放在一邊，雙手合十，開始說話。「主人啊，我非常不幸。我在卡斯(Kasi)和其他聖地消磨時間，辯論宗教文獻的分析結論—例如數論(sankhya)、玄秘瑜伽(patanjala)、邏輯(nyaya)、勝論(vaissesika)、普爾瓦-彌漫沙派(purva-mimamsa)和烏塔茹-彌漫沙派(uttara-mimamsa)—又詳細研究《奧義書》和其他韋陀哲學經典(Vedanta-sastras)。大約在十二年前，我從聖莎慈阿南達.薩茹阿斯瓦提(Sri Saccidananda Sarasvati)那裡，接受了棄絕生命階級。接受了棄絕階級的聖杖之後，我踏遍所有聖地，在印度，不論我前往什麼地方，我都與緊遵聖山卡爾(Sri Sankara)教義的棄絕僧為伍。最後，我經過了棄絕階級的前三個階段—茅廬(kuticaka)、化緣(bahudaka)和天鵝(hamsa)—並臻達最高的至尊天鵝(paramahamsa)階段，我維持這個階段，已有一段時間。我在瓦茹阿納斯(Varanasi)立下沉默之誓，並遵循聖山卡爾師(Sri Sankaracarya)宣稱為《韋陀經》主要格言(maha-vakya)的那些陳述，我是梵(aham brahmasmi)，梵是純粹知覺(prajnanam brahma)和你是那(tat tvam asi)。不過，我以為會找到的快樂和靈性滿足，卻沒有降臨在我身上。

有一天，我看見一個偉大奉獻者聖人(sadhu)，高聲唱頌主哈瑞(Sri Hari)的逍遙時光。我張開雙眼，看見他淚流滿面，他身體上的毛髮在狂喜極樂之中直豎。他聲音哽塞地唸誦『主奎師那.采坦亞，帕佈.尼提安南達』的聖名，他跳舞時，又一再失足倒地。當我看到他，聽到他的歌，我的心滿是難以形容的狂喜。雖然那一次神祕體驗如此震撼，但為了保衛我的至尊天鵝地位，我完全沒有和他說話。哎呀！我的階級和地位，呸！我運蹇時歪！我不知道為什麼，但從那天開始，我的心被主奎師那.采坦亞的蓮花足吸引。

其後不久，我渴望要找到那個偉大奉獻者聖人，不能自拔，但我遍尋不獲。當我看到他，聽到他舌燦蓮花的聖名，所感受到的那種無瑕喜樂，我以前都不曾體驗過。經過深思熟慮之後，我斷定我最高的福祉，將會是托庇於那個偉大奉獻者的蓮花足。

我離開了卡斯，前往聖溫達文聖地(Sri Vrndavana-dhama)的美麗聖地。我在那裡看見很多偉大奉獻者，痛不欲生地誦讀聖茹帕(Sri Rupa)、薩拿坦(Sanatana)和基瓦.哥斯瓦米(Jiva Gosvami)的名字。他們全神貫注於冥想聖茹阿妲-奎師那(Sri Radha-Krsna)的逍遙時光，他們又唸誦著聖納瓦島的名字，在地上打滾。當我看見和聽到這個情景時，我心裡泛起強烈渴望，想觀看美麗的納瓦島聖地。我繞拜了方圓一百六十八平方英里的聖巴佳聖地(Sri Vraja-dhama)，剛在幾天前來到聖瑪亞普爾

(Sri Mayapura)。我在瑪亞普爾鎮上聽到你的榮耀，於是我今天來托庇於你的蓮花足。請使這個僕人成為你的施恩對象，實現我畢生的夙願吧。」

偉大靈魂帕茹阿漢薩.巴巴君齒間咬著一棵小草。他哭著說：「棄絕僧.塔庫爾，我根本一無是處，絕不敢當。我畢生虛耗於填飽肚子，睡覺，忙於無謂的閒談。我確實是住在這個聖地，奎師那.采坦亞上演祂逍遙時光的地方，但隨著時光流逝，我發現自己無法品嚐，這種名為奎師那純愛(krsna-prema)的東西。你這麼幸運，因為看見了偉大奉獻者只是一會兒，便嘗到了那種神聖之愛。你領受到主奎師那.采坦亞的恩慈。當你品嚐那種純粹愛意時，如果你仁慈地憶念這個墮落的可憐人一刻，我便會非常感激，我的生命便會功德圓滿。」

巴巴君話畢便擁抱棄絕僧，他的眼淚濺濕了棄絕僧。當棄絕僧.瑪哈茹阿傑(Sannyasi Maharaja)碰到偉大奉獻者的肢體時，他心裡體驗到前所未有的喜樂。他開始邊哭邊跳舞，當他跳舞時，他開始高歌：

(jaya) sri krsna-caitanya sri prabhu nityananda

(jaya) premadasa guru jaya bhajanananda

所有榮耀歸於主奎師那.采坦亞和帕佈.尼提安南達。所有榮耀歸於我神聖的主人沛爾瑪達薩，還有靈性專注(bhajana)的喜樂。

沛爾瑪達薩.巴巴君和棄絕僧.瑪哈茹阿傑，跳舞和履行靈唱(kirtana)良久。當他們停下來時，一起談論了多個題目。最後，沛爾瑪達薩.巴巴君非常謙卑地說：「偉大靈魂啊，只是為了淨化我，懇請在帕爾端拿森林這裡小住數天吧。」

棄絕僧說：「我已經把我的身體供奉在你的蓮花足。你為什麼只說幾天？我懇切地祈求，我可以一直服務你，至死方休。」

棄絕僧.塔庫爾是個熟知所有經典的淵博學者。他清楚知道，如果留在靈性導師的居處，自然會得到靈性導師(guru)的訓示，於是他興高采烈地在那片小樹林定居。

幾天之後，帕茹阿漢薩.巴巴君對崇高的棄絕僧說：「偉大靈魂啊，聖帕爾端拿貞守生在他的蓮花足下，仁慈地賜我庇蔭。現在他住在聖納瓦島地區的郊區，天神鎮(Sri Devapalli)的村莊，他在那裡專注於崇拜主尼星哈(Sri Nrsimhadeva)。今天，在收集佈施之後，讓我們去那裡，覲見他的蓮花足吧。」

棄絕僧.塔庫爾回答：「不論你給我什麼訓示，我都會遵循。」

二時之後，他們渡過阿拉卡南達(Alakananda)河，抵達天神鎮。然後他們渡過蘇河提拉(Suryatila)河，覲見主采坦亞.瑪哈帕佈的同遊—在主尼星哈廟的聖帕爾端拿貞守生的蓮花足。帕茹阿漢薩.巴巴君從遠處倒地，對他的靈性導師五體投地的頂拜。然

後帕爾端拿貞守生便從廟裡走出來，他對他門徒的愛使他內心融化。雙手扶起帕茹阿漢薩.巴巴君，非常慈愛地擁抱他，他詢問他的安康。他們討論靈性專注的題目，一段時間之後，帕茹阿漢薩.巴巴君便給他的靈性導師介紹棄絕僧.塔庫爾。

貞守生.塔庫爾萬分恭敬地說：「我親愛的大哥，你得到了最有資格的靈性導師。你應該在帕茹阿漢薩指引下，研習《純愛之輪》一書。」

kiba vipra kiba nyasi sudra kene naya

jei krsna-tattva-vetta sei guru haya

不論是婆羅門(brahmana)、棄絕僧或是勞工(sudra)，如果他對主奎師那超然知識的所有真理瞭如指掌，他都能成為靈性導師。[《永恆的采坦亞經(Caitanya-caritamrta)》，中篇(Madhya 8.128)]

棄絕僧.塔庫爾在他靈性祖師(parama-guru)的蓮花足謙卑地頂拜，說：「帕佈，你是聖主采坦亞的同遊，僅是你仁慈的瞥視，便可以淨化數以百個像我這樣傲慢的棄絕僧。請你對我大發慈悲。」

棄絕僧.塔庫爾對奉獻者互相之間的行為，以前沒有任何經驗。不過，他觀察到他靈性導師和靈性祖師互相之間的舉止，他接受這互相交往的方式是他自己應該遵循的恰當禮儀(sad-acara)，從那天起，他便毫無欺詐地，照樣對待他自己的靈性導師。黃昏燈儀(arati)結束時，靈性導師和門徒(sisya)便返回聖哥端姆。

在森林住了幾天之後，棄絕僧.塔庫爾急不及待地向帕茹阿漢薩.巴巴君請教靈性真理。此時，除了他的外在服飾之外，棄絕僧在各方面都已經採納了奉獻者的模式。在他以前的訓練期間，棄絕僧.塔庫爾已經發展了，完全控制他的心意和感官等等品質，又堅定地穩處於非二元，全面遍透的絕對(brahma-nistha)概念。除此之外，現在他對至尊梵(Parabrahma)－主奎師那－的超然逍遙時光，得到了堅定信心，變得深摯謙遜。

一個早上，在破曉時分沐浴之後，帕茹阿漢薩.巴巴君坐在瑪達威小樹林，手持他的荼爾茜唸珠(tulasi-mala)，唸誦主哈瑞聖名(hari-nama)。那時候，聖茹阿妲和主奎師那神聖愛侶(Sri Sri Radha-Krsna Yugala)，在破曉之前的夜末逍遙時光(nisanta-lila)，逐漸展現在他心裡。因為這是聖茹阿妲和主奎師那臨別依依，離開森林，各自返家之時，帕茹阿漢薩.巴巴君感到分離的劇痛，他雙眼不斷流下一串串愛的淚珠。沉醉於冥想這段逍遙時光之時，他以他的完美靈性形象，內在地投入於在一天之中的那個時段的適當服務；因此，他完全知覺不到他的肉身。棄絕僧.塔庫爾被巴巴君的狀態迷住，坐在他身旁，觀察他超然的狂喜極樂之兆(sattvika-bhavas)。

帕茹阿漢薩.巴巴君突然對他說：「朋友(sakhi)啊，馬上要卡卡提(Kakkhati，斯麗瑪緹.茹阿迪卡的猴子)安靜下來，否則她會吵醒茹阿妲-哥文達，打斷他們神聖之樂的酣睡；那麼女朋友拉麗妲(Lalita-sakhi)便會感到不悅，也會責備我。看看那裡！阿南嘎.曼佳麗(Ananga Manjari)正示意你這樣做。你是茹阿瑪拿.曼佳麗(Ramana Manjari)，這是指派給你的服務。這方面要留心一點。」

話畢，帕茹阿漢薩.巴巴君便不醒人事。現在知道了他的靈性身份和服務，棄絕僧.瑪哈茹阿傑自此便相應地全身投入。於是，旭日初升，晨光初現，光耀東方。鳥兒開始在四方八面悅耳地歌唱，微風輕拂。在初升旭日深紅色的陽光照耀下，帕爾端拿森林的瑪達威小樹林的非凡之美，實在難以形容。

帕茹阿漢薩.巴巴君坐在蕉樹皮墊子上。當他逐漸回復外在知覺時，他開始用唸珠唸誦主的聖名。棄絕僧.塔庫爾便在他足下五體投地的頂拜，坐在他旁邊，雙手合十，虛懷若谷地說：「帕佈，主人啊，這個可憐的靈魂想請教你一個問題。懇請回答，安撫我痛苦的心。願你樂於把巴佳情感灌入我的心，以沒有形象、品質和活動的非人格絕對知識為目標的梵知(brahma-jnana)之火，已經把它燒焦了。」

巴巴君回答：「你是合適的人選。無論你問什麼問題，我都會盡量回答。」

棄絕僧.塔庫爾說：「帕佈！長久以來，我都聽說天職的超卓性。在多個時機我問過很多人這個問題：『什麼是天職(dharma)？』。那些人提供的答案互相矛盾，這使我頗為懊惱。因此請告訴我，微靈(jivas)真正的固有天職是什麼？為什麼不同的導師解釋天職本質時，有這麼大的分別？如果天職是獨一無二的，為什麼所有博學的老師不培養那一個獨一無二的全人天職？」

帕茹阿漢薩.巴巴君冥想至尊主奎師那.采坦亞的蓮花足，開始說：「最幸運的人啊，我會盡我所知，向你描述天職的原則。物體稱為實體(vastu)，它的永恆本質稱為它的永恆天職(nitya-dharma)。本質由物體的基本結構(ghatana)產生。憑藉奎師那的欲望，在物體形成時，那個結構天生有種特定本質，作為永恆的附隨要素。這個本質就是物體的永恆天職。

特定物體內部發生變化時，不論是環境使然，或是與其他物體接觸所致，它的本質便會改變或扭曲。久而久之，這種扭曲的本質便變得穩固，看起來是永久的，似是那個物體的永恆本質。這種扭曲本質不是真正的本質(svabhava)；又稱透過潛移默化所得的性質(nisarga)。這種後天獲得的性質，佔據實際本質的位置，被認為是真正本質。

例如，水是物體，它的本質是液態。由於特定情況，水凝固成冰時所獲的固態本質，取代了它內在固有的本質。實際上，這種後天獲得的本質不是永恆的；相反，它是偶然或短暫的。它因為某個原因而產生，當那個原因不再有效時，這個獲得的本質

便自動消失。不過，真正本質是永恆的。它可能會扭曲了，但它和它的物體仍然繼續密不可分，在適當時機出現時，原有的本質肯定會再次彰顯。

物體的真正本性是它的永恆天職(nitya-dharma)，它後天獲得的本質則是它的偶然職能(naimittika-dhama)。那些對物體具備真正知識(vastu-jnana)的人，能夠知道永恆和偶然職能之間的差別，那些缺乏這種知識的人，則認為後天獲得的本質是真正本質，因此他們誤以短暫職務為永恆天職。」

「稱為實體的是什麼，真正本性的含意又是什麼？」棄絕僧.塔庫爾問。

帕茹阿漢薩.巴巴君說：「vastu(實體)一字源自梵語的動詞字根 vas，意指『存在』或『居住』。加上後綴詞 tu 時，動詞字根便變成名詞。因此，實體意謂『存在的或不言而喻的』。實體有兩類：永恆實體(vastava)和短暫實體(avastava)。『真正不變的實體(vastava-vastu)』一詞，是指基於超然的。短暫實體是固體(dravya)、品質(guna)等等。真實的實體永恆存在。不真實的物體只有存在的表象，這個表象時真時假。

《聖典博伽瓦譚》(1.1.2)有云：

vedyam vastavam atra vastu sivatam

真正不變的實體與至尊絕對真理有關，祂產生至尊吉祥，唯有祂才值得知道。

從這句話清楚理解到，唯一真正的實體與至尊超然有關。至尊聖主是唯一的真實實體。生物體(jiva)是那個實體獨特或個別的部分，導致迷惑的能量—假象(maya)—則是那個實體的能量。因此，實體一字是指三個基本本體：至尊主(Bhagavan)、微靈和假象。這三個本體之間相互關係的知識，稱為純粹知識(suddha-jnana)。這三個本體有無數顯而易見的表現物，他們全都被視為不真實的實體。把現象歸類為勝論哲學派別所接受的，物體和品質等等多種類別，僅是鑽研短暫物體的本質。

任何真正不變實體的特別特性(visesa-guna)，就是它的實際本性。微靈是真實的實體，他永恆特有的品質就是他的真正本性。」

棄絕僧.瑪哈茹阿傑說：「帕佈，我想非常清楚地了解這個題目。」

偉大靈魂.巴巴君回答：「聖奎師那達薩.卡威茹阿傑.哥斯瓦米是主尼提安南達.帕佈的施恩對象，他向我展示他親手撰寫的手稿。施瑞曼.瑪哈帕佈在名為《永恆的采坦亞經》(中篇 20.108)一書，就這個主題這樣教導我們：

jivera svarupa haya krsnera nitya-dasa

krsnera tatastha-sakti bhedabheda-prakasa

微靈的固有本質是成為主奎師那的永恆僕人。他是奎師那的邊際能量，是祂同時同一而異的展現。」

krsna bhuli sei jiva anadi-bahirmukha
ataeva maya tare deya samsara-duhkha

《永恆的采坦亞經》(中篇 20.117)

忘記了奎師那的微靈，從無始之時以來已經專注於外在能量。因此奎師那的迷幻能量以物質存在的形式，使他苦不堪言。

奎師那是完全超然的實體(cid-vastu)。祂經常比作靈性領域之陽，微靈則好比陽光的光子。微靈多不勝數。說他們是奎師那的個體部分時，這並不表示他們似是組成高山的那些碎石。雖然無數的微靈部分是衍生自主奎師那，但祂毫無減損。因此，在一方面，《韋陀經(Vedas)》把微靈比喻為火焰併發的火花。實際上，無法作出相稱的比喻。沒有比喻是完全正確的，不論是熊熊烈火的火花、陽光中的光子、力量強大而不可思議的寶石所產生的黃金。微靈的真實本性輕易在心裡揭示，但只是在放棄了這些比喻的世俗概念之時。

奎師那是無限大的靈性實體(brhat-cid-vastu)，微靈則是極小的靈性實體(anu-cid-vastu)。奎師那和微靈的一致性，在於祂們的靈性本質(cid-dharma)，但祂們毫無疑問也不一樣，因為祂們的本質分別是完全和不完全的。奎師那是微靈永恆的主，微靈則是奎師那的永恆僕人。這段相互關係自然不過。奎師那是吸引者，微靈則被吸引。奎師那是至尊統治者，微靈則被管治。奎師那是觀察者，微靈則被觀察。奎師那是完全的整體，而微靈既可憐又微不足道。奎師那是所有能量的擁有者，微靈則缺乏能量。因此，微靈永恆的真正本性或天職，是永恆服務和服從奎師那(krsna-dasya)。

奎師那具備無限能量。在靈性世界(cit-jagat)的展現，察看到祂完整的能量(purna-sakti)。同樣，在微靈的展現也察看到祂的邊際能量(tatastha-sakti)。某種獨特的能量起作用，組合有限的世界(apurna-jagat)，這種能量稱為邊際能量。邊際能量的作用是創造實體，這個實體存在於有生命物體(cid-vastu)和無生氣的物體之間，能夠與靈性和物質世界兩者維持關係。純粹超然實體的天性，與無生氣的物體頗為相反，因此與它們毫無關係。雖然微靈是生氣勃勃的靈性粒子，但由於受到稱為邊際能量的神聖能量(aisi-sakti)影響，因此能夠與無生氣的物體建立關係。

陸地和河水之間的邊界區域稱為河岸(tata)。可以把這個河岸視作陸地和河水兩者；換句話說，它座落於兩者之中。神聖能量處於邊界地區，維持了陸地和河水的特性，它其實是位於單一的存在實體之中。微靈的本質是靈性的，但他的結構仍然會受制於遲緩的本性(jada-dharma)。因此受條件限制的微靈(baddha-jiva)不像在靈性領域的微靈，他們沒有超越所有物質聯繫。不過，由於他生氣勃勃的靈性本質，因此

他與死物截然不同。由於微靈與純粹靈性的實體和死物兩者的天性迥然不同，因此歸類為獨自分開的本體。因此必須接受至尊主和微靈之間的永恆差別。

至尊主是假象(祂那個產生迷惑的外在能量)的至尊統治者，它完全受祂控制。另一方面，在某種情況下，微靈也許會受制於假象，因為他受到它影響。因此，這三個本體—至尊主、微靈和假象—既真實(paramarthika satya)又永恆。三者之中，至尊主是至尊的永恆本體，也是其他本體的基礎。《聖卡塔奧義書(Sri Katha Upanisad)》(2.2.13)的以下陳述確認這點。

nityo nityanam cetanas cetananam

在所有永恆的(生物體)之中，祂是至尊永恆的(而在全部有感知的生物體之中，則是原始有感知的生物體)。

微靈天生既是奎師那的永恆僕人，也是祂邊際能量的表現。這證明微靈與至尊主截然不同，但同時與祂也密不可分。因此他是既不同又一致(bhedabheda-prakasa)的展現。微靈被假象支配，至尊主則是假象的控制者。微靈和至尊主之間的永恆差別在於這點。另一方面，微靈的固有本質是超然實體，至尊主的本質也是超然實體。而且，微靈是至尊主的特別能量。這兩者之間的永恆一致性在於這點。當永恆差別和一致同時存在時，永恆一致性就更顯著。

微靈的永恆天職是作為奎師那的僕人。當他忘記這點，便被假象蹂躪，他正是從那一刻開始背離奎師那。微靈的墮落不是發生在物質時間的背景裡。於是用了 anadi-bahirmukha 等等詞語，表示微靈從無始之時開始已經轉向。從這轉向的那一刻和微靈進入假象開始，他的永恆天職便變得反常。因此，透過與假象的聯繫，使微靈發展後天獲得的性質，從而促使他展示他短暫的職務和傾向，稱為短暫職務。在所有不同的情況下，永恆天職都獨一無二，不可分割，毫無缺陷；但從變化多端的情況來看，並由意見分歧的人以各種各樣的方式描述時，短暫職能則呈現多種不同的形式。」

帕茹阿漢薩·巴巴君話畢便停下來，開始手持唸珠唸誦主哈瑞的聖名(sri-hari-nama-japa)。聽到靈性真理的這個解釋，棄絕僧·塔庫爾五體投地的頂拜說：「帕佈，今天我會深思這所有命題。如果有任何問題，明天我會在你的蓮花足提問。」

由此結束《微靈天職》的第一章，名為《微靈的永恆和短暫職務》

第二章

微靈的永恆天職既純粹又永恆

翌日早上，偉大靈魂棄絕僧無機會請教沛爾瑪達薩.巴巴君，因為巴巴君內在沉醉於巴佳居民的服務情感甘露(vraja-bhava)。正午，從村民家領受了佈施之後，他們一起坐在稱為聖瑪達威-瑪拉緹(sri-madhavi-malati mandapa)的涼亭。偉大靈魂帕茹阿漢薩.巴巴君便開始憐憫地說：「奉獻者之冠啊，昨天討論了天職這個主題之後，你得到什麼結論？」

感到至尊喜樂(paramananda)，棄絕僧.塔庫爾問：「帕佈，如果微靈是極小的，他的永恆天職怎會是完全而純粹？如果微靈天生的職務是在他形成時構成的，那職務怎會是永恆的？」

帕茹阿漢薩.巴巴君聽到這兩個問題時，他冥想主莎慈之子(主莎慈南丹，Sri Sacinandana)的蓮花足，然後微笑說：「可敬的先生，微靈雖然極小，但他的天職既完全又永恆。微小只是一種用來鑑別他的特性而已。至尊梵，主奎師那祭卓(Sri Krsnacandra)是獨一無二的無限大實體(brhad-vastu)，微靈則是祂無數的原子。就像一團火併發出來的火花一樣，微靈也衍生自奎師那，祂是永恆不變的知覺化身。就像每點火花都具備整團火的能量，每個微靈都能夠展示知覺的完整功能。如果一點火花有足夠燃料，就能夠點燃一團會把全世界燒成灰燼的熊熊烈火。同樣，得到了真正的所愛對象—主奎師那祭卓，一個微靈甚至都能帶來一場愛的大洪水。只要他無法接觸他靈性天職(dharma-visaya)的真正對象，極小的知覺微靈就無法展示那個天職的自然發展。實際上，只有當微靈接觸他的對象時，那個天職的身份才會彰顯。」

微靈永恆的固有天職是什麼？你必須仔細審視這個問題。微靈的永恆天職是對奎師那的超然愛意(prema)。微靈是超然於世俗事物的實體，他是由知覺構成的。他的永恆天職是神聖愛意，那種純粹愛意的本質就是服務奎師那。因此，微靈的固有天職是服務奎師那，那是純粹愛意的本質。

微靈以兩種狀態存在：純粹的解脫狀態(suddha-avastha)；或受條件限制的狀態(baddha-avastha)。微靈在解脫狀態時是完全靈性的(cinmaya)，與世俗事物毫無關係。不過，即使在解脫狀態，微靈都是極小的實體。

由於微靈的這種微小品質，因此會經歷狀態的改變。不過，奎師那從不經歷狀態的改變，因為祂天生是具備無限認知的實體。以祂作為真實存在體的必然結構，祂至尊，完全純粹而永恆，微靈作為真實存在體的必然結構卻是微小的，局部的，易受污染，一再經歷改變的。雖然如此，憑藉微靈無瑕的靈性天職，他既偉大，整合不分，純粹又永存。只要微靈是純粹的，他的天職便展現無瑕的特性。不過，當他陷於假象而被污染時，他的真正天性便扭曲，變得不純粹，失去庇蔭，因世俗苦樂不勝其煩。微靈忘記他對奎師那的服務態度時，他的物質存在之途便立刻開始。

只要微靈繼續保持純粹，他的身份和自我概念，與他純粹的靈性天職(sva-dharma)便保持一致。因此他固有而原始的自我概念，是植根於他是奎師那僕人的這個概念。

不過，當他與假象聯繫而被污染時，那個純粹的自我概念便馬上隱退，呈現多種不同形式。然後粗糙和精微軀體便覆蓋他純粹的固有身份，結果，精微軀體(linga-sarira)便出現不同的自我概念。當這個概念與靈魂對粗糙軀體(sthula-sarira)的認同混合時，便呈現第三種形式的自我概念。微靈處於純粹靈性形象時，他只是奎師那的僕人。微靈認同精微軀體時，他作為奎師那僕人的原始純粹自我概念便被蒙蔽，他以為他能夠享受他的活動成果。然後他便獲得粗糙軀體，認為：『我是婆羅門；我是國王；我一貧如洗；我痛不欲生；疾病和悲哀使我苦不堪言；我是女人；我是這個人和那個人的主人。』因此他以多種不同的粗糙身體概念認同自己。

當微靈涉及這各種不同的虛假自我概念時，他的固有天職便扭曲了。微靈內在的固有天職是純粹無瑕的純愛。這種純粹愛意以快樂和痛苦，依附和厭惡等等形式，扭曲地展現在精微軀體。在粗糙軀體看到的吃、喝及接觸感官對象的樂趣，是這種反常更濃縮富集的形式。你應該清楚理解，微靈那個稱為永恆天職的永恆職務，只在他達至純粹境界時展現。在受條件限制狀態時產生的職務，稱為按情況而定的(naimittika)。永恆天職天性圓滿、純粹而永恆。改天我會詳細解釋按情況而定的職務。

《聖典博伽瓦譚》描繪的純粹偉大奉獻宗(vaisnava-dharma)，是永恆的宗教(nitya-dharma)。世界上傳揚的多種不同宗教，可以分成三類：永恆宗教、按情況而定的宗教和非永恆宗教(anitya-dharma)。非永恆宗教絕口不提至尊控制者(Isvara)的存在，也不接受靈魂的永存不滅。按情況而定的宗教，承認至尊控制者的存在及靈魂的永恆，但只透過暫定的方法，竭力獲得至尊控制者的恩慈。永恆宗教透過純粹無瑕的純愛，爭取得以服務至尊主。

根據國家、種族和語言的差別，永恆宗教可能會有不同的名字。不過，它是獨一無二和極有益的。永恆宗教的典範，就是印度盛行的偉大奉獻宗。偉大奉獻者宗的原始狀態，是我們的心靈之主—至尊主莎慈之子(莎慈南丹)—教導全世界的那種宗教。因此沉醉於神聖愛意之樂的偉人，接受了這些教導，接受它們的幫助。」

棄絕僧.塔庫爾此時雙手合十地說：「帕佈，我一直都見證著主莎慈之子所揭示的，無瑕的偉大奉獻宗的超卓，我清楚覺悟到山卡爾師(Sankaracarya)一元論教義的卑鄙本質。但是，我有個念頭，感到我必須向你如實相告；我不想隱瞞。我明白主采坦亞所展示的至高靈性情感，是濃縮純愛的最高境界。它有別於臻達絕對一體的完美(advaita-siddhi)嗎？」

當帕茹阿漢薩.巴巴君聽到聖山卡爾師的名字時，他五體投地的頂拜典範師，說：「可敬的先生，sankarah sankarah saksat：『山卡爾師正是大神明山卡爾(Mahadeva-Sankara)，即施瓦君(Sivaji)。』你應該恆常銘記這點。山卡爾是奉獻者的靈性導師，因此瑪哈帕佈稱他為靈性導師。對他自己來說，聖山卡爾是完美的偉大奉獻者。

聖山卡爾顯現在印度時，極需要像他那樣主宰物質自然品質的化身(guna-avatara)。由於空虛論(sunyavada)，即虛無佛教哲學的影響，研習韋陀經典(sastras)和四社會四靈性晉階體系(varnasrama-dharma)的慣例，在印度實際上已盪然無存。空虛論強烈反對至尊主的人格概念。雖然它局部地接受，生物體的身份是有知覺靈魂(jivatma)的這個原則，但它是非永恆宗教的極端例子。那個時代的婆羅門摒棄了韋陀宗教，實際上全都變成佛教徒。在那一刻，山卡爾師顯現為大神明極強大的化身。他重新確立了韋陀典籍的可靠性，把空虛論的非人格教義，轉變成無形無相(nirvisesa)梵的梵覺教義。這是非凡的偉績，為了這項驚世貢獻，印度將會一直感激聖山卡爾師。

這個世界的所有活動都分成兩類：一些與特定時段有關，一些則時時刻刻都適用。山卡爾師的工作與某個特定時段有關，賜予了莫大福祉。山卡爾師奠定了基礎，讓聖茹阿瑪努師那樣的典範師，在上面建造純粹偉大奉獻宗的大樓。因此山卡爾化身既是知己，也是偉大奉獻宗的先驅導師。

奉獻者目前正在收割山卡爾師哲學訓示的成果。因為受制於物質的微靈極需關係知識(sambandha-jnana)，即靈魂陷於物質自然，以及他與至尊主關係的知識。山卡爾師和奉獻者都接受，在這個物質世界的有感知生物體，與他們粗糙和精微的物質軀體截然不同，而且是分開的；微靈是靈性存在的；解脫(mukti)則使人放棄與這個物質世界的所有聯繫。因此，上至解脫這一點，山卡爾和偉大奉獻者典範師之間的教義都大同小異。山卡爾甚至教導，崇拜主哈瑞的方法可以淨化心靈和臻達解脫。他只是絕口不提，微靈在解脫後所臻達的不凡目的地。

山卡爾十分清楚，如果可以透過崇拜哈瑞，促使微靈力求解脫，他們便會逐漸依附於靈性專注(bhajana)之樂，從而成為純粹奉獻者(suddha-bhaktas)。因此他僅是指出路徑，沒有進一步揭示偉大奉獻宗的奧秘。那些鑽研山卡爾注釋的人，可以理解他的內在意圖，但那些只是專注於他那些教導的外在面貌的人，卻遠離偉大奉獻宗的大門，無法接近。

從某個特定觀點來說，絕對一體的完美狀態與純粹愛意似是一樣。不過，絕對一體的狹義肯定有別於純愛的含意。純粹愛意是什麼？你應該清楚了解，純粹愛意是兩個超然實體，互相自發吸引的純粹職能。沒有兩個分開存在的超然實體，便無法產生純粹愛意。所有超然實體，永恆被至尊超然實體—主奎師那祭卓—吸引，這種職能就是對奎師那的純粹愛意。純愛的意識形態基於永恆確立的真理，即奎師那祭卓有祂自己永恆分開的存在；遵循祂的領導(anugatya)，微靈也有他們自己永恆分開的存在；而這種純愛真理也是永恆完美的真理(nitya-siddha-tattva)。三個分開要素的明確存在—品嚐者、品嚐物和品嚐的動作—都是事實。如果純愛品嚐者和品嚐物一模一樣，那麼純粹愛意就無法是永恆真象。

如果我們把絕對一體界定為，與沒知覺死物無關的超然實體的純粹狀態，我們便可以說絕對一體與純粹愛意相同。這個絕對一體的概念暗示，一體的意思是，靈性實體的靈性本質和天職(cid-dharma)已經合而為一。不過，採納山卡爾教義的現代學者對這個想法不滿，他們試圖確立，靈性實體本身成為難以區分的同一個實體。他們這樣做，漠視了《韋陀經》在無異方面的真正概念，傳揚曲解的版本取而代之。奉獻者宣告這個哲學違反《韋陀經》，因為它否定純粹愛意的永恆性。

山卡爾師描述，無異狀態只不過是靈性實體的純粹狀態。不過，他的現代追隨者無法理解他的內在意向，他們教導一種稱為假象宗(Mayavada)的極低劣教義，描述純愛各個不同的境界是虛幻現象，從而損害了他們靈性導師的聲譽。

假象宗一開始便否認，除了那一個靈性實體(梵，brahma)之外，還有任何其他事物存在，他們也否認純愛天職存在於那個靈性實體之中。他們聲稱只要梵繼續維持一體狀態，便凌駕於假象的影響，但當那個梵化為肉身，以微靈形式呈現各種各樣的形象時，便受制於假象。因此他們相信，至尊主的形象是個虛幻的展現。雖然祂的形象其實永恆純粹，並且是由濃縮知覺構成的。因此他們斷定，純粹愛意和它的各種展現都是虛幻的，非二元知識(advaita-jnana)則凌駕於假象的影響。他們對一體的錯誤概念，決無法與純粹愛意相等。

聖主采坦亞(Sri Caitanyadeva)教導世界品嚐純粹愛意，祂親自以祂的超然行為和活動教導。這種純粹愛意完全超出假象的權限，也是完美一體處於純粹狀態時(advaita-siddhi)的最高發展。稱為至高靈性情感的境界，是這種純粹愛意的特別轉變，其中的純愛之樂(premananda)非常強大。因此情人和摯愛的分離和親密關係，都被帶到空前之境。不合邏輯的假象宗理論，對理解任何純愛境界的主題都毫無用處。」

棄絕僧.塔庫爾萬分恭敬地說：「帕佈啊，假象宗教義最微不足道，我的心被這個覺悟深深刺透。今天，你仁慈地消除了我長久以來在這方面的懷疑。我強烈渴望放棄穿著這假象宗棄絕啟迪的服飾。」

偉大靈魂巴巴君說：「偉大靈魂啊，我決不傳授外在服飾方面的訓示。心靈的靈性天職獲得淨化時，便能夠輕鬆自然地糾正外在服飾。過度關注外觀，便忽略了靈魂的內在天職。當你的心變得純粹，你對偉大奉獻者外在行為的依附，便會自動發展，如果你那時改變你的外在服飾，也不為過。你要全心全意努力遵循主奎師那.采坦亞的教導，遲一陣子，你便可以採用你自然屬意的外在偉大奉獻宗物品。你應該恆常銘記施瑞曼.瑪哈帕佈的這個訓示：

markata-vairagya na kara loka dekhana
yathayogya visaya bhunja' anasakta hana
antare nistha kara, bahye loka-vyavahara

acirat krsna tomaya karibe uddhara

《永恆的采坦亞經》中篇(16.238-239)

不要僅是為了打動普羅大眾，便採納外在的猴子棄絕(markata-vairagya)。你應該毫不依附地接受，任何適合於維繫你那些奉愛修習的感官對象，放棄你心裡所有的物質渴望。內在發展對主奎師那的堅定信心，外在履行你的世俗責任，以致沒有人可以察覺你的內在情感。如果你這樣行事，主奎師那很快便會把你從物質存在解救出來。」

棄絕僧.塔庫爾明白了這個討論的深義，不再提議更換他的外在服飾。他雙手合十地說：「帕佈，由於我現在是你的門徒，我已托庇於你的蓮花足下，不論你給我什麼訓示，我都會唯命是從，毫無異議。我從你的訓示明白到，純粹的奎師那純愛構成唯一的偉大奉獻宗。對奎師那的這種愛是微靈的永恆天職，完全，純粹又自然。但盛行於不同國家的多種宗教又怎樣，我應該怎樣看待這些不同的宗教？」

偉大靈魂巴巴君說：「偉大靈魂啊，天職獨一無二，舉世無雙。微靈只有一種天職，稱為偉大奉獻宗。語言、國家或種族的差別，都無法造成天職的差別。微靈天職是微靈固有的天職。人們能夠冠以不同名字，但他們無法創造不同的固有天務。微靈天職是極小實體對無限大實體，懷著的純粹靈性之愛。由於微靈有不同的物質本性，因此微靈天職似是扭曲成各種各樣的世俗形式。為了識別微靈天職的純粹形式，因此便命名為偉大奉獻宗。任何宗教的純粹度，是以它的偉大奉獻宗程度作為量度標準。

在一段時間之前，在聖巴佳聖地，我在施瑞曼.瑪哈帕佈的機密同遊，聖薩拿坦.哥斯瓦米的蓮花足提問。我問他，在伊斯蘭的宗教傳統，ishqh 一字是不是解釋為純粹的愛，或是另有所指。薩拿坦.哥斯瓦米是所有經典的淵博學者，他在阿拉伯語和波斯語的學問尤其高深。聖茹帕.哥斯瓦米、聖基瓦.哥斯瓦米和其他崇高的靈性導師，都有出席那個聚會。聖薩拿坦.哥斯瓦米仁慈地這樣回答我的問題：

『是的，ishqh 一字意謂愛。伊斯蘭教的信眾確是用 ishqh 一字，來指對至尊控制者的崇拜，但那個字泛指普通的世俗之愛。伊斯蘭教的宗教導師尚未明白到，純粹靈性實體(suddha-cid-vastu)的真實概念。從詩歌對來拉(Laila)和瑪尊(Majnun)這對全情投入的戀人的敘述，以及偉大詩人哈非西(Hafiz)對 ishqh(愛情)的文學描述來看，這點顯然易見。他們指 ishqh(愛情)是與粗糙軀體有關的物質之愛，或與精微軀體有關的情感之愛。因此他們完全無法體驗到，對至尊主純粹神聖的愛。我不曾看過回教導師的任何宗教文獻，描述這類純愛；我只在奉獻者的經典見過。意謂靈魂或精神的回教字 ruh 也一樣。回教導師似乎沒有用 ruh 一字來指解脫靈魂(suddha-jiva)；反而把 ruh 一字用於受物質束縛的靈魂。

我不曾看見任何別的宗教，教導對奎師那的純愛，但對奎師那純愛的描述，卻遍及偉大奉獻宗的教導，比比皆是。在《聖典博伽瓦譚》的第二個詩節，

projjhita-kaitava-dharma 這句話清楚描述了對奎師那的純愛：[這部《聖典博伽瓦譚》提出至高真理，由此否決了所有偽宗教。]不過，我完全堅信，主奎師那.采坦亞是第一位就純粹無瑕的奎師那純愛宗，傳授圓滿訓示的人。如果你相信我的話，你可以接受這個結論。』聽到這些訓示，我一再五體投地的頂拜薩拿坦.哥斯瓦米。」

當棄絕僧.塔庫爾聽到巴巴君.瑪哈茹阿傑的這個解釋，立即五體投地的頂拜他。然後帕茹阿漢薩.巴巴君便說：「最佳奉獻者啊，現在我會回答你的第二個問題。請留心聽著。以『創造』和『形成』等等詞語描述微靈時，是用於物質情況。這個世界的言語，是透過汲取物質現象的體驗產生作用。我們經歷的時間，分成過去、現在和將來三個階段。這是物質時間(jadiya-kala)，它是與物質能量，即假象連繫的。靈性領域有靈性時間(cit-kala)，它永恆存於現在，沒有過去和將來之分。微靈和奎師那存在於那個靈性時間，因此微靈是永恆長存的。」

創造、形成和衰退等等作用，都在物質時間影響下發生，它們是用來描述，被困於這個物質世界之後的微靈。不過，即使微靈極微小，他都是永恆的靈性實體，他的基本結構，在他進入這個物質世界之前已經存在。由於過去和將來在靈性世界並不存在，因此在那個靈性時限所發生的任何事情，都是永恆存在的。因此，實際上，微靈和他的固有天職都是長存而永恆的。

我已經用文字向你解釋這一切，但你只能按照你對那個純粹靈性領域的覺悟程度，理解它們的真正含意。我只給了你一個概覽；你應該努力覺悟我透過靈性冥想(cit-samadhi)所說的箇中含意。你將無法以世俗邏輯或辯論來理解這些題目。你越能夠讓你的體驗能力擺脫物質束縛，你就越能夠體驗靈性領域。

首先你應該培養你純粹靈性身份的覺悟，修習純粹地唸誦主奎師那的聖名，然後你那個稱為微靈天職的靈性天職，便會昭然若揭。透過稱為八步瑜伽(astanga-yoga)的八重瑜伽體系，或培養全面遍透，無形無相梵的知識(brahma-jnana)，無法徹底淨化靈性覺悟和經驗。持恆地培養直接只為取悅奎師那而進行的活動，微靈才可以展現他的永恆靈性天職。

你應該恆常滿腔熱忱地修習主哈瑞聖名的唸誦。這樣的修習是真正的靈性文化。定期唸誦哈瑞聖名，你會在短時間之內，對主奎師那聖名發展出前所未有的依附，你也會直接體驗靈性領域。唸誦主哈瑞聖名，是所有不同的奉愛支體部分之中最重要的，也最快有成果。在聖奎師那達薩.卡威茹阿傑出色的作品《永恆的主采坦亞經》[末篇(Antya) 4.70-71]，主瑪哈帕佈的訓示確認了這點：

bhajanera madhye srestha nava-vidha bhakti
'krsna-prema', 'krsna' dite dhare maha-sakti
tara madhye sarva-srestha nama-sankirtana
niraparadhe nama laile paya prema-dhana

在所有不同的靈性修習之中，九種奉愛形式[聆聽(sravanam)、唸誦(kirtanam)等等]是最好的，因為它們具備大能，給予奎師那及對奎師那的純愛。在這九種修習之中，以齊頌聖名(nama-sankirtana)最好。毫無冒犯地唸誦主奎師那的聖名，便會獲得純愛無價寶。

偉大靈魂，如果你問怎樣識別奉獻者，我會告訴你，奉獻者是摒棄了所有冒犯，感情澎湃地唸誦主奎師那聖名的人。奉獻者有三類：初階(kanistha)、中階(madhyama)和最高階(uttama)。初階奉獻者偶然唸誦奎師那的聖名，中階奉獻者經常唱唸誦奎師那的聖名，高階奉獻者則以他的臨在，使他人唸誦聖名。根據瑪哈帕佈的訓示，我們不需要任何別的準則，識別誰是奉獻者。」

棄絕僧.塔庫爾深深沉醉於巴巴君.瑪哈茹阿傑訓示的甘露，開始一邊跳舞，一邊唸誦主奎師那的聖名：「哈瑞 奎師那，哈瑞 奎師那，奎師那 奎師那，哈瑞 哈瑞 / 哈瑞 茹阿瑪，哈瑞 茹阿瑪，茹阿瑪 茹阿瑪，哈瑞 哈瑞(Hare Krsna, Hare Krsna, Krsna Krsna, Hare Hare, Hare Rama, Hare Rama, Rama Rama, Hare Hare)。他在那天體驗到對哈瑞聖名的自然品味(ruci)。向他靈性導師的蓮花足五體投地的頂拜，他祈禱：「帕佈啊，可憐人之友啊！請施恩給這個可憐的靈魂吧。」

由此結束《微靈天職》的第二章，名為《微靈的永恆天職既純粹又永恆》

第三章

摒棄短暫職務

一天晚上，剛剛過了十時，棄絕僧.瑪哈茹阿傑坐在聖哥端姆，他小樹林裡僻靜處的一個小丘上，唸誦哈瑞聖名。望向北方，他看見滿月高照，綻放非凡的光芒，照遍聖納瓦島地區。突然，附近聖瑪亞普爾(Sri Mayapura)的一個神聖現象，在他眼前清晰可見。

棄絕僧.瑪哈茹阿傑高呼：「噢！多麼不凡的景象！我看著最驚人和喜樂的聖地！珠光寶氣的高聳宮殿，廟宇和裝飾得美輪美奐的拱道，以它們耀眼的輝煌照耀著佳娜威(Jahnvi)河的河畔。齊頌哈瑞聖名的喧天聲，從多個地方響徹雲霄。數以百計的偉大奉獻者在唸誦聖名和跳舞，例如彈奏著他那七弦琴的拿茹阿達。

一邊是膚色白皙的大神明，他手裡拿著他的小手鼓(damaru)。他高呼：『維施彎巴爾(Visvambhara)啊，請施予我你的恩慈！』話畢，他狂烈地跳起毀滅之舞(tandava-nrtya)，然後倒地不醒人事。另一邊，四頭的布茹阿瑪坐在一群精通韋陀知識的聖人(rsis)之中。他誦讀下列的韋陀曼陀，清楚地解釋它的含意：

mahan prabhur vai purusah sattvasyaisah pravartakah

sunirmalam imam praptim isano jyotir avyayah

《斯瓦塔斯瓦塔爾奧義書(Svetasvatara Upanisad)》(3.12)

那個人物無疑是至尊的(mahan)，祂也是主人(prabhu)。祂賜予智慧的傾向，透過祂的恩慈，一個人便可以獲得極純粹超然的安寧。那個稱為瑪哈帕佈.主采坦亞的人是至尊人物(purusa)。祂是至尊統治者(isana)。由於祂金光閃閃的肢體，因此祂自我展現(jyoti-svarupa)，又具備耀眼光芒。祂是不朽的主(avyaya)。

在另一處，因卓(Indra)和其他半神人(devas)在狂喜極樂之中跳躍，哭泣：『凱旋歸於帕佈.高茹阿祭卓(Jaya Prabhu Gauracandra)！凱旋歸於尼提安南達(Jaya Nityananda)！』坐在樹枝上的鳥兒高呼：『高茹阿！尼泰！』大黑蜂正在花園到處飛鳴，暢飲高茹阿聖名的液態精華(gaura-nama-rasa)而痴醉。大自然女神(Prakrti-devi)因高茹阿聖名的液態精華而瘋狂，到處綻發她壯觀的光輝。此情此景令人驚嘆！我看過朗日高照下的聖瑪亞普爾多次，但我以前從未看過這樣的景象。我看著的是什麼？」

棄絕僧.瑪哈茹阿傑想著他的師尊，說：「帕佈啊，現在我明白到，今天你讓我一睹瑪亞普爾的超然(aprakrta)面貌，施恩給我。從今天起，我會自稱為主高茹阿祭卓的追隨者。我看見這納瓦島聖地的每個人都戴著茶爾茜(tilaka)珠子項鍊，前額塗上聖印(tilaka)，身體上標示著聖名的字母。我也會照做。」

話畢，棄絕僧.瑪哈茹阿傑陷入無知覺狀態。一會兒後，他便恢復外在知覺，開始哭泣：「我真的極幸運，因為透過靈性導師的恩慈，我短暫地看到了聖納瓦島神聖土地的景象。」

翌日早上，他把他一杖(ekadanda)聖杖丟進河裡。然後用三圈的茶爾茜珠子項鍊裝飾他的脖子，他的前額塗上垂直的聖印(urddhva-pundra-tilaka)，他唱誦：「哈瑞！哈瑞，」開始起舞。

當哥端姆的奉獻者看見棄絕僧.瑪哈茹阿傑非同凡響的情感，以及嶄新的外觀時，他們五體投地的頂拜他，說：「你有福了！你有福了！」他對此有點窘迫，便說：「噢，我接受了這奉獻者的服飾，成為奉獻者的施恩對象，但現在我遇到了另一個障礙。我多次從師尊口中聽到以下的話：

trnad api sunicena taror api sahisnuna
amanina manadena kirtaniyah sada harih

《八訓規(Sri Siksastaka)》3

自認比一棵小草更微不足道，比樹木更容忍，擺脫一切個人聲望的欲求，對他人萬分恭敬，應該恆常專注於唸誦哈瑞。

我視之為我靈性導師的同一群奉獻者，現在向我頂拜。我會有什麼遭遇？」這樣思前想後，他接近帕茹阿漢薩.巴巴君，向他五體投地的頂拜，站起來，低著頭。

偉大靈魂巴巴君坐在瑪達威涼亭，唸誦哈瑞聖名。當他看見棄絕僧.瑪哈茹阿傑完全換了裝束，對聖名的靈性情感也覺醒了，巴巴君便擁抱他，以愛的淚水為他沐浴，說：「外士那瓦.達薩(Vaisnava dasa)啊，觸碰到你吉祥的軀體，今天我功德圓滿了。」

就以那句話便摒棄了棄絕僧.瑪哈茹阿傑以前的名字。他從那天起便領受到新生，現在稱為外士那瓦.達薩。因此他摒棄了他的假象宗棄絕啟迪的裝束，他享負聲望的棄絕啟迪名字，以及他高高在上的自我概念。

那個下午，很多奉獻者從聖哥端姆和聖瑪達亞島(Sri Madhyadvipa)來到聖帕爾端拿森林，拜見帕茹阿漢薩.巴巴君。他們全都圍著他坐下，手持茶爾茜唸珠唸誦主哈瑞的聖名。他們呼喚：「哈，高認格 尼提安南達！哈 悉坦納(Sitanatha)！凱旋歸於莎慈南丹！」，他們也淚如泉湧。奉獻者自己互相之間，討論他們膜拜神明(ista-deva)的機密服務這個命題，然後，繞拜茶爾茜女神之後，他們便頂拜。那時候，外士那瓦.達薩也繞拜聖溫達女神，並在奉獻者的蓮花足塵土上打滾。

一些奉獻者互相低聲說：「那不是棄絕僧.瑪哈茹阿傑嗎？他今天的外觀多麼不凡！」

在奉獻者面前倒地打滾，外士那瓦.達薩說：「今天我的生命功德圓滿了，因為我得到了偉大奉獻者蓮花足的塵土。憑藉師尊的恩慈，我清楚了解到，除非微靈獲得偉大奉獻者雙足的塵土，否則便不知何去何從。偉大奉獻者的足下塵土，他們的濯足水，還有他們唇上流出來的甘露—這三項都是飽受物質存在之苦的病人的良藥和生活方式。它們是治療所有物質疾病的良藥，也是擺脫了這種痛苦的健康靈魂的超然歡樂之源。

偉大奉獻者啊，請不要以為我在試圖炫耀我的學問。我的心現在已經擺脫了所有這樣的自我觀念。我生於崇高的婆羅門家庭，研習所有經典，進入棄絕啟迪的靈性晉階，它是社會階級的第四個階段。因此，我非常驕傲自大。但當我受到奉獻者的原則吸引，我的心田便種下了謙遜之籽。透過你們所有偉大奉獻者的恩慈，我已經可以丟棄我高尚出生的空泛，我學問方面的自負，以及我那社會地位的傲慢。

現在我知道我是個既可憐又卑微的微靈。我那身為婆羅門、我的學問，還有我棄絕僧地位的假我毀了我。我義無反顧，乾淨俐落地把這一切呈交在你的蓮花足。這個僕人任由你處置。」

當奉獻者聽到外士那瓦.達薩虛懷若谷的話，他們許多人都說：「最佳的純粹奉獻者(bhagavatas)啊！我們渴望得到像你一樣的偉大奉獻者的足下塵土。請用你的蓮花

足塵土賜福我們。你是帕茹阿漢薩.巴巴君的施恩對象。請使我們成為你的同遊，淨化我們。經典說，與你閣下那樣的奉獻者聯誼，便會得到奉愛：

bhaktis tu bhagavad-bhakta-sangena parijayate
sat-sangah prapyate pumbhah sukrtaih purva-sancitaih
《巴漢-拿茹阿迪亞-宇宙古史(Brhan-Naradiya-Purana)》(4.33)

與至尊聖主的奉獻者聯誼，便會覺醒奉愛。只有累積千生萬世履行的超然虔誠活動，才得以與純粹奉獻者聯誼。

促進奉愛的虔誠活動(bhakti-posaka-sukrti)我們累積夠了，我們就是這樣得到你的聯誼。現在，憑著那聯誼的力量，我們矢志渴求對主哈瑞的奉愛。」

當奉獻者結束了他們互相尊敬和謙遜的交流，外士那瓦.達薩便坐在聚會的一旁，使它益發莊嚴。他手裡的哈瑞聖名唸珠顯得閃閃生輝。

那一天，一位幸運的男士與奉獻者坐在一起。他生於貴族婆羅門家庭，也是個富有的地主(zamindar)。他自小已學習阿拉伯語和波斯語，因為他討好多位伊斯蘭教的王室成員，也擅於策動團隊和政治策略，因此聲望顯赫，全國知名。雖然他過去樂享他的地位和富裕多年，但他已經覺得難以樂在其中。最後，他開始修習齊頌哈瑞聖名。

在童年時，那位男士在德里師承一些最有聲望的音樂大師，接受印度古典音樂的訓練。由於那些訓練，以致他在履行齊頌哈瑞聖名時，有足夠能力自薦擔任領唱歌手。奉獻者不喜歡他精練的古典歌唱風格；他在齊頌聖名期間會炫耀他的一些音樂造詣，然後又期待地看著他人的臉，渴求讚賞。多天以來他一直繼續領唱，逐漸開始在齊頌聖名之中體驗到一些樂趣。

一段時間之後，為了參與納瓦島奉獻者的靈唱節目，他來到聖哥端姆，並在一個奉獻者的修院定居。在這特別的一天，在那位奉獻者陪同下，他來到帕爾端拿森林，坐在瑪拉緹-瑪達威小樹林。當他看到奉獻者互相之間的謙遜行為，聽到外士那瓦.達薩的說話，他滿腹疑思。身為熟練的演說家，他向那一群奉獻者提出下列問題：「《曼奴法典(Manu-smṛti)》和其他宗教經典都表明，婆羅門階級是最高的階級。根據這些經典，定時唸誦[(sandhya-vandana)，在黎明，中午和黃昏，唸誦布茹阿瑪三讚(brahma-gayatri)等等韋陀曼陀]等等宗教儀式，都被視為婆羅門的永恆職務(nitya-karma)。如果這些活動是必須的，為什麼奉獻者的行為與之相反？」

奉獻者對世俗爭論和辯論不感興趣。如果問題是好辯的婆羅門提出的，他們不會回答，生怕捲入舌戰之中。不過，由於他們看見面前的提問者定期唱頌哈瑞聖名，他們全都說：「如果偉大靈魂帕茹阿漢薩.巴巴君回答你的問題，我們會最高興。」

聽到奉獻者的命令，偉大靈魂帕茹阿漢薩.巴巴君頂拜，然後便說：「偉大靈魂啊，如果你那麼渴望的話，可敬的奉獻者—聖外士那瓦.達薩，便會詳細回答這個問題。」所有奉獻者都同意這個提議。

當外士那瓦.達薩聽到他師尊的話，便認為自己洪福齊天，謙遜地說：「我既可憐又微不足道。在這樣的學術聚會上，我根本不適合說半句。不過，我必定經常對我的師尊唯命是從，全力以赴。我喝了我靈性導師蓮花口流出來的靈性訓示甘露。我會銘記他的話，盡我所能地講述。」把帕茹阿漢薩.巴巴君蓮花足的塵土抹遍全身後，他便站起來，開始說話。

「主奎師那.采坦亞是所有各種不同的擴展和化身(avataras)之源。祂直接就是至尊主本人，滿載超然喜樂。全面遍透的無形無相梵是祂肢體的光芒，居於眾生心裡的超靈，則是祂的部分擴展。願祂欣然從中啟發我們。

《曼奴法典》和其他宗教經典舉世尊崇，因為它們確立的守則和禁令，是遵照韋陀《神訓經(sruit-sastras)》的思路。在追尋宗教方面，人性有兩種傾向；第一種稱為規範(vaidhi)，即那種驅使人遵循經典規範守則的天性，第二種是自發愛意(raganuga)，即那種驅使人遵循靈魂自發地被主奎師那吸引的天性。只要智慧受制於假象，就必須以規章和禁令控制人性。因此，在這個情況下，規範天性肯定會起作用。不過，當智慧從假象的束縛得到解脫時，人性便不需被規章和禁令約束；相反，它是自發愛意所驅策的。在這種情況下，就不再存有規範傾向，自發愛意傾向便彰顯。這自發愛意的傾向是微靈的純粹天性。它是自我(svabhava-siddha)的完美狀態，既超然又毫無遲鈍物質的束縛(jada-mukta)。

主奎師那願意時，純粹靈性的微靈與物質世界的關係完全終止。直止此時，微靈與物質世界的關係，才可以趨向最後的終止(ksayonmukha)。在最後的終止階段，微靈的智慧擺脫了物質，達至擺脫遲鈍物質支配的靈性身份(svarupatah jada-mukta)這個程度，但未至於擺脫遲鈍物質支配的靈性形體(vastutah jada-mukta)這個程度。」

當達至擺脫遲鈍物質支配的靈性形體的程度，滿懷自發愛意者(ragatmikas)的情感，便以純粹微靈的內在靈性身份(svarupa)和固有狀態(vastu)這兩方面覺醒。這種滿懷自發愛意的天性(ragatmika-prakrti)是永恆巴佳居民的天性。處於最後的終止階段，遵循滿懷自發愛意天性的微靈，稱為自發愛意傳系的(raganuga)，即遵循自發愛意之途的人。微靈應該熱切追尋這種自發愛意的狀態。

只要缺乏這種狀態，人類智慧便繼續自發地依附於世俗事物。由於後天所獲的錯誤品性(nisarga)，被迷惑的微靈誤把他對俗物的依附，作為他天生的靈性依附(svabhavika-anuraga)。那時候，對靈性事物天生的純粹依附並不存在。

『我』和『我的』這些概念，是兩種在世俗領域有顯著影響的自我觀念，使人認為：『我是這個軀體』和『與這軀體有關的事物都是我的』。由於這些概念，以致自然地受到使這個物質軀體快樂的人和事所吸引，也厭惡那些有礙物質快樂的人和事。當受迷惑的微靈被這些依附和厭惡影響時，他便視他人為友或為敵，以三種方式對他們展示愛意或憎厭：與物質軀體和軀體所獲的有關(saririka)；與社會和社會的想法有關(samajika)；與道德倫理有關(naitika)。因此他忙於為物質存在而苦苦掙扎。

錯誤地依附於黃金(kanaka)和能夠以金錢購買的物品，以及任何滿足我們邪惡色欲渴望的人(kamini)，令人受制於短暫的苦樂。這稱為輪迴(samsara)，即徘徊於整個物質宇宙，只獲得生、死、業報之果和各種各樣高高低低生活條件的狀態。

這樣被困的微靈，無法輕易了解靈性依附(cid-anuraga)，他們對這樣的事也無法有任何覺悟或體驗。實際上，這種靈性依附是微靈的真正天職和永恆天性。不過，雖然他實際上是極微小的知覺，但他忘了這點，陷於物質依附之中。因此他得承受墮落。縱使陷於輪迴的微靈幾乎都不是這樣想，但這情況可悲。

受制於假象的微靈，完全不熟悉自發愛意傳系的性質，更何況是滿懷自發愛意的性質。微靈內心也許會覺醒自發愛意的天性，但只是偶爾透過聖人的恩慈才可以。因此這種自發愛意的天性既稀有又難得，那些陷於輪迴的人的這種天性被假象騙了。

不過，至尊主既全知又仁慈。祂看見受制於假象的微靈的靈性傾向被騙了。現在，他們會怎樣獲取好運？在受假象迷惑的微靈心裡，可以用什麼方法喚起對奎師那的憶念？透過聖人(sadhus)聯誼，微靈將明白到他們是奎師那的僕人。不過，由於沒有明文規定必須與聖人聯誼，那麼眾生甚至哪有希望，有可能或輕易得到神聖奉獻者的聯誼(sadhu-sanga)？因此沒有規範守則(vidhimarga)之途的話，普羅大眾便難享吉祥。

在至尊聖主的這個仁慈考慮之下，便展現了經典。經典太陽來自祂的恩慈，在遠古雅利安(Aryan)聖人的心之穹蒼升起，闡明了平民百姓遵循的所有訓示和規則。

起初是韋陀經典。韋陀經典的其中一部分，教導旨在獲得物質成果(karma)的虔誠活動；一部分教導旨在解脫的知識(jnana)，另一部分則教導懷著對至尊主的愛和情感之奉愛(bhakti)。瘋狂迷戀假象的微靈有多種不同的狀態。有些完全麻木，有些才疏學淺，有些的知識層面涉獵甚廣。經典提供不同種類的訓示，符合不同心態的微靈。這種區別稱為資格(adhikara)。

個體微靈多不勝數，他們有無數種類的資格，根據它們的主要特性分成三大類：業報資格(karma-adhikara)，即履行導致物質得益的虔誠活動的資格、知識資格(jnana-adhikara)，即尋求導致解脫的知識的資格，以及純愛資格(prema-adhikara)，即為至尊主履行純粹無瑕愛心服務的資格。韋陀經典詳述這三類資格，為那些在這

三組的每一組人，確立適當的行為準則。《韋陀經》從而賦定的職務，稱為規範職務(vaidha-dharma)。

一個人不得不採納這種賦定職務的那種傾向，稱為規範傾向(vaidha-pravrtti)，即遵循經典宗教守則的傾向。那些毫不傾向於遵循經典規則的人，完全違反經典訓令(avaidha)。他們從事罪惡活動，他們的生命沉迷於違抗經典訓示的活動(avaidha-karma)。這樣的人在《韋陀經》的權限之外，稱為化外之民(mlecchas)，即屬於未開化的，非雅利安民族的人。

聖人創作了眾多遵循《韋陀經》原則的經典，他們所寫的宗教經典(samhita-sastras)，甚至更詳細地描述了，《韋陀經》略述的這三個資格組別的那些人的職責。曼奴和其他學者編輯的二十部宗教經典，描述了有資格尋求業報者的職責；那些精通不同哲學體系的人，在涉及邏輯和哲學的經典，描述了那些有資格尋求非人格知識者的職務；最後，那些精通《宇宙古史》及純正《密宗經(tantras)》的人，確定了有資格尋求奉愛者的訓示和活動。這些典籍全都符合《韋陀經》，因此稱為韋陀的。

這些經典現代的假冒哲學家，對所有經典的根本意義毫無見解，試圖確立它其中一個支體部分的優越性。此舉把無數人投進爭論和懷疑的深淵。《博伽梵歌》是這所有經典無與倫比的闡釋，清楚地確立以非人格知識為目標的業報是無神論的，因此應該拒絕。非旨在奉愛的業報瑜伽(karma-yoga)和思辨瑜伽(jnana-yoga)，也是騙人的程序；實際上，業報瑜伽、思辨瑜伽和奉愛瑜伽形成單一的瑜伽體系。這是韋陀奉獻者的結論(siddhanta)。

被假象迷惑的微靈不得不先採納業報之途；然後必須採納業報瑜伽，之後是思辨瑜伽，最後則是奉愛瑜伽。不過，如果沒有向他展示這一切只是同一道樓梯上不同的台階，他便無法步上奉愛之廟。

採納業報之途是什麼意思？業報是在維生過程中，以軀體或心意所履行的活動組成的。業報有兩類：吉祥的(subha)和不祥的(asubha)。微靈履行吉祥業報所得的結果都是吉祥的，不祥業報所得的那些結果則是不祥的。不祥業報又稱為罪惡(papa)，即違禁行為(vikarma)。不履行吉祥業報稱為不行吉業(akarma)。違禁行為和不行吉業都是不好的，吉祥業報則是好的。

吉祥業報有三類：義務的日常慣例(nitya-karma，永恆業報)，按情況而定的職務(naimittika-karma，短暫業報)及渴求個人得益而履行的儀式(kamyakarma，私欲業報)。私欲業報完全是利己的，應該拒絕。經典指示我們採納永恆業報和情況業報。經典考慮了什麼適合要接受，什麼適合要摒棄，它們又把永恆業報、按情況而定的業報和私欲業報歸類為業報，不行吉業和不虔誠活動(kukarma)則不屬於這個種類。雖然私欲業報也算是業報，但它是不可取的，應該放棄；於是只有永恆業報和情況業報才真正被接納為業報。

永恆業報是使軀體、心意和社會吉祥的業報，使人在死後晉升到其他星球。每個人都必須履行永恆業報，例如在一天的三個交接期唸誦梵三讚曼陀(定時唸誦)，獻上禱文，採用誠實的方法維繫軀體和社會，舉止真誠，照顧家庭成員和從屬。情況業報是在特定情況或某些場合必須履行的業報，例如，為母親和父親的已故靈魂履行贖罪儀式等等。

經典的作者先檢視人類的天性和他們天生的資格特徵，然後確立了社會階級和靈性晉階的職務(varnasrama-dharma)。他們意圖賦定一個體系，可以在這個世界超卓地履行永恆業報和情況業報。這個安排的要點是人類天生有四種，按照他們有資格履行的工作而分類：婆羅門(brahmanas)、導師和祭師；統治者和戰士(ksatriyas)；農民和商人(vaisyas)；以及工匠和勞工(sudras)。人們也處於四個生命階級或階段，稱為靈性晉階(asramas)：未婚的學生生活(brahmacari)；家庭生活(grhastha)；從家庭責任退休(vanaprastha)；棄絕的苦修生活(sannyasa)。那些喜歡不行吉業和違禁行為的人，稱為賤民(antyaja)，不處於任何靈性晉階。

不同的社會階級(varnas)是由天性、出身、活動和特性決定的。只基於出生而確定社會階級，便失去了四社會四靈性晉階的原有目的。靈性晉階是由各個生命階段決定的，取決於未婚還是已婚，或是不是已經放棄了與異性聯誼。婚姻生活稱為居士階段，未婚生活稱為貞守生階段。離開配偶和家庭是行腳僧和棄絕階段的特徵。棄絕階段是所有靈性晉階之中最高的，婆羅門則是所有社會階級之中最高的。

所有經典之翹楚，《聖典博伽瓦譚》(11.17.15-21)確立了這個結論:

varnanam asramanan ca janma-bhūmy-anusarinīh
asan prakṛtayo nṛnam nicair nicottamottamah

根據人類從至尊聖主的宇宙軀體顯現的高低位置，人類社會階級和靈性晉階都有較高和較低的性質。

samo damas tapah saucam santosah ksantir arjavam

mad-bhaktis ca daya satyam brahma-prakṛtayas tv imah

婆羅門天生的品質是控制心意、控制感官、苦行、潔淨、滿足、容忍、簡樸、對至尊聖主奉愛、憐憫他人的痛苦和真誠。

tejo balam dhṛtiḥ sauryam titikṣaudāryam udyamah

sthairyam brahmanyam aisvāryam ksātra-prakṛtayas tv imah

統治者和戰士天生的品質是勇猛、體力、堅忍、英勇、容忍、慷慨、毅力過人、堅定、對婆羅門奉愛和君權。

astikyam dana-niṣṭha ca adambho brahma-sevanam

atustir arthopacayair vaiśya-prakṛtayas tv imah

農民和商人天生的品質是有神論、樂善好施、不驕不縱、服務婆羅門和累積財富的欲望永不滿足。

susrusanam dvija-gavam devanan capy amayaya

tatra labdhena santosah sudra-prakrtayas tv imah

勞工天生的品質是誠懇地服務神明、婆羅門和牛，滿足於透過這樣服務所獲的任何財富。

asaucam anrtam steyam nastikyam suska-vigraha

kamah krodhas ca tarsas ca sa bhavo 'ntyavasayinam

那些最低級和遠離四社會四靈性晉階體系的人，他們天生的特點是：不潔淨、不誠實、偷竊、對韋陀宗教和來生的存在缺乏信心、無謂的爭吵、色欲、憤怒，以及貪圖物質事物。

ahimsa satyam asteyam akama-krodha-lobhata

bhuta-priya-hiteha ca dharmo 'yam sarva-varnikah

四個社會階級全部成員的職責是：非暴力、真誠、不偷竊、擺脫色欲、憤怒和貪婪、竭力為眾生謀求快樂和福祉。

這個學術聚會的每個人，都知道那個梵語詩節的含意，因此我不會全部翻譯。我只想說，四社會階級和四靈性晉階體系，是依據宗教規範守則過活(vaidha-jivana)的基礎。一個國家主要是不是不虔誠的，是以當地缺乏四社會四靈性晉階體系的程度來量度。

現在讓我們思考一下，把 nitya(永恆)和 naimittika(按情況而定)等字，用於 karma(業報)一字時，有什麼意義。如果我們思考經典的深遠意義，我們便可以看到，這兩個字不是用來指，與至尊靈性真理(paramarthika)有關的業報。相反，它們是用以表達常規(vyavaharika)或象徵性的(aupacarika)意思。

正確來說，nitya-dharma(永恆天職)、nitya-karma(永恆業報)和 nitya-tattva(永恆真理)等等詞語，只能用來描述微靈純粹的靈性狀態。因此，nitya-karma(永恆業報)一詞的一般用法，只有在象徵性或屬性方面，才把 nitya(永恆)一字用於業報(karma)一字，因為這個世界的業報是達到目的之方法，只是極輕微地表示永恆真理。實際上，業報決不是永恆的。只有透過業報瑜伽使業報貫注於知識，而知識貫注於奉愛時，才會間接地認為業報和知識是永恆的。婆羅門唸誦梵三讚曼陀或定時唸誦，有時被描述為永恆業報。透過物質活動間接貫注於奉愛的修習也可以稱為永恆的，這在這種意義上是成立的，但只因它們是以永恆天職為目標。事實上，它們不是永恆的。這種用法稱為象徵性的表達(upacara)。

事實上，微靈唯一真正的永恆業報，是對奎師那的純粹愛意。在本體論的術語，這真正的永恆業報，是指純粹無瑕的靈性培養(visuddha-cid-anusilana)，即貫注於恢復純粹超然知覺的活動。為了達成這種靈性培養，自然一定會採納的物質活動，是輔助永恆業報的，因此稱為永恆業報也不失為過。雖然從絕對觀點來看，稱這樣的活動為短暫的，而不是永恆的會更好。把業報劃分成永恆和短暫的，只是從相對觀點來看，而不是從絕對的靈性觀點。

從事物基本性質的觀點來看，微靈的永恆天職是純粹無瑕的靈性修習，其他的所有職務全都是短暫的。這適用於為各個階級賦定的職務和人類文明的秩序、八重瑜伽體系、涉及靈性和物質本質之分析研究的知識之途(sankhya-jnana，數論知識)和苦行(tapasya)。

這全都是短暫的職務，因為如果微靈沒有受困，便不需這些職務。被假象迷惑的受條件限制狀態，本身就是按情況而定的原因，由情況原因(nimitta)促成的職務或職責，稱為按情況而定的職務。因此，從絕對靈性觀點來看，它們全都是短暫的職務。

短暫職務包括婆羅門的優越性、他們的定時唸誦，以及他們摒棄所有業報活動之後，接受棄絕啟迪。宗教經典大力推薦這一切活動，考慮到適當的資格，它們全都是有益的，但在永恆業報方面，它們仍是沒有立足之地。

viprad dvi-sad-guna-yutad aravinda-nabhapadaravinda-
vimukhat svapacam varistham

《聖典博伽瓦譚》(7.9.10)

以我的評價，生於吃狗者家庭，卻把心意、言語、活動和財富都獻給主奎師那蓮花足的奉獻者，比具備全部十二種婆羅門品質，但偏離主帕瑪拿巴(Sri Padmanabha)蓮花足的婆羅門更勝一籌。這樣的奉獻者雖然出身低微，卻可以淨化自己和他的整個家族，但驕傲自大的婆羅門甚至無法淨化自己。

婆羅門的十二種品質是：真誠、控制感官、苦行、毫無惡意、謙虛、容忍、毫不嫉妒、犧牲、樂善好施、堅忍、研習《韋陀經》和遵守誓約。具備這十二種品質的婆羅門，在這個世界肯定值得榮耀。不過，如果吃狗者(candala)是奉獻者，他便勝過具備這些品質，卻對奎師那毫無奉愛的婆羅門。要旨就是一個人生為吃狗者，但因聖人聯誼所得的印象(samskara)得到淨化，現在投入於微靈的純粹靈性培養之永恆天職，便勝過穩處於短暫職務，卻摒棄純粹靈修之永恆天職的婆羅門。

這個世界有兩類人：那些靈性覺醒的(udita-viveka)和那些靈性未覺醒的(anudita-viveka)。這個世界的大部分人，都是靈性未覺醒的；那些靈性覺醒的人絕無僅有。在所有靈性未覺醒的人之中，以婆羅門最好，而婆羅門的永恆業報，例如定時唸誦，是為不同社會階級賦定的所有職責之中最好的。

那些靈性覺醒的人，別名是『奉獻者』；他們的行為必定會與那些靈性未覺醒的人不同。雖然如此，奉獻者的行為沒有違反《輔典(smṛti)》規則的目標，《輔典》是為了約束那些靈性未覺醒的人而確立的。所有經典的終極目標恆常都只有一個。

那些靈性未覺醒的人，不得不繼續局限於經典某部分刻板而基本的訓令，那些靈性覺醒的人則接納經典的基礎精萃，視之為密友。這兩組人履行不同的活動，但他們的目的卻一樣。沒有資格的人會認為，那些靈性覺醒的人的行為與普羅大眾的行為相反，但這些不同的行為模式之基本目的其實一樣。

從那些靈性覺醒的人的觀點來看，普通人都有資格接受短暫職務的訓示。不過，在本質上，短暫職務是不圓滿的(asampurna)、混雜不純的(misra)、非永久的(acirasthayi)和適合拒絕的(heya)。

短暫職務不是直接的靈修；相反，它是為了得到純粹的靈修而從事的短暫物質活動所組成的。因此僅是達到目標的方法。這個方法決不圓滿，因為當產生結果時，它的作用便停止。因此僅是在達到最終目標時的其中一個階段而已。因此短暫職務決不是圓滿的(sampurna)。

例如，婆羅門的定時唸誦就像他其他的多種職務一樣，都是短暫而受到某些特定規則影響的。這些活動不是源於他天生的靈性傾向。如果長期履行這些賦定職責之後，獲得純粹奉獻者的聯誼(即聖人聯誼)，便會對哈瑞聖名萌生品味。那時候，定時唸誦不再是貫注於物質果報的短暫賦定職務。哈瑞聖名是圓滿的靈修，而定時唸誦和其他這樣的修習，只是達到這個主要目標的方法，決不是完全的真象。

短暫職務是值得表揚的，因為它的目標是真理，但最終必須要摒棄，它也夾雜了不良的後果；只有靈性真象才真的有益。雖然微靈應該摒棄物質和物質聯誼，但短暫職務卻是以物質主義為主的。而且，短暫職務產生大量這些不相關的後果，使微靈被因而無法自拔。

例如，婆羅門崇拜至尊控制者是有益的，但他卻傾向於認為：『我是婆羅門，其他人都比不上我。』這種錯誤的自我觀念的惡果是，他的崇拜產生有害的後果。另一個例子是，修習八重瑜伽體系的無謂結果，是獲得對微靈最不祥的玄祕力量。短暫職務兩個避無可避的同伴，是解脫和物質享樂，但如果微靈要達到他的真正目標，即純粹靈性真象的培養(cid-anusilana)，就必須自救，脫離解脫和物質享樂的制肘。因此短暫職務招致很多微靈譴責的事物。

短暫職務不是永久的(acirasthayi)，因為它不是在所有情況下，隨時隨地適用的。例如，婆羅門的祭師職責，統治者的管理或軍事職責，以及其他這些按情況而定的職業，都是特定原因所引致的，當那個原因終止時，這些職務便停止。如果婆羅門來生誕生為吃狗者，那麼婆羅門的職責就不再是他自己的職責。我在這裡用

sva-dharma(自己的職責)一詞作為比喻。微靈自己真正的短暫職務在每一生都改變，但他的永恆天職決不改變。微靈自己的真正天職是永恆天職，短暫職務卻不是永久的。

人可能會問，什麼是偉大奉獻宗？答案就是，偉大奉獻宗是微靈的永恆天職。當奉獻者—微靈—從物質解脫時，便處於他的純粹靈性形象之中，滋養對奎師那的純愛。在那個階段之前，當他奉獻者仍受制於物質，但他卻是靈性覺醒的，只接受對他靈修有利的事物和聯誼，他也拒絕一切不利的。因此他決不盲目遵循經典的規則和禁令。他欣然接受經典訓示和禁令，但只當它們有利於他對哈瑞的靈性專注修習。當它們不利時，他便立即拒絕。

奉獻者是世界的真正朋友，他給普世眾生賜予吉祥。在這個奉獻者聚會中，現在我卑微地提出了，今天我必須要說的事情。請原諒我的錯誤和任何冒犯。」

話畢，外士那瓦.達薩向聚集的奉獻者五體投地的頂拜，並坐在一旁。奉獻者此時已熱淚盈眶，他們全都異口同聲地高呼：「好極了！好極了！祝福你！」哥端姆小樹林回響著這些話，作為回應。

提問的婆羅門歌手，看到討論中提出的多個命題的深遠真理。對某些要點產生了疑問，但對偉大奉獻宗的信心種籽，在他心裡得到了莫大的滋養。他雙手合十說：「偉大靈魂啊，我不是奉獻者，但我不斷聆聽哈瑞聖名，便會成為奉獻者。如果你仁慈地指導我，我也會疑慮盡消。」

偉大靈魂聖沛爾瑪達薩.帕茹阿漢薩.巴巴君和藹地說：「你可以不時和施瑞曼.外士那瓦.達薩聯誼。他是個精通所有經典的學者。他以前住在瓦茹阿納斯(Varanasi)，深入鑽研了韋陀結論經典之後，他在那裡接受了棄絕啟迪。我們心內最鍾愛的主—主奎師那.采坦亞，展示了無限恩慈，吸引他來到聖納瓦島這裡。現在他對偉大奉獻者哲學的所有真理都瞭如指掌，他對哈瑞聖名也發展了濃情厚愛。」

提問者名為聖卡利達薩.拉黑瑞(Sri Kalidasa Lahiri)。聽到偉大靈魂巴巴君的話，他內心接受外士那瓦.達薩為他的靈性導師。他忖度：「外士那瓦.達薩生於婆羅門家庭，他也接受了棄絕階級，因此他有資格指導婆羅門。而且，我見證了他在奉獻者真理方面的非凡學問。我可以從他那裡，學習很多關於偉大奉獻宗的事情。」偉大靈魂拉黑瑞這樣想，在外士那瓦.達薩的蓮花足五體投地的頂拜，說：「偉大靈魂啊，請你向我施恩。」外士那瓦.達薩以五體投地的頂拜回禮，回答說：「如果你向我施恩，我將會功德圓滿。」

夜幕低垂，每個人都各自回去。

偉大靈魂拉黑瑞的房子，在村莊的偏僻地區的一片小樹林裡。森林中央有個瑪達威蔓藤天幕，渾然天成，還有一個為荼爾茜女神(Tulasi-devi)而建的高台。在森林兩側各有一個房間。院子圍著了長滿刺塔(cita)植株的格子籬笆，眾多木蘋果(bael)、桤(nima)等等樹木，還有其他碩果累累，花香四溢的樹木令它美不勝收。那個小樹林的主人是瑪德瓦.達薩.巴巴君(Madhava dasa Babaji)。

瑪德瓦.達薩.巴巴君最初是個品德完美的人，但與一名女子的不道德聯誼，玷污了他的奉獻者品格，削弱了他的靈性專注修習。他十分貧困，要在各個地方化緣和出租他額外的房間，好不容易地應付他的開支，偉大靈魂拉黑瑞正是住在那個房間。

那個晚上，偉大靈魂拉黑瑞在午夜醒來。當他開始沉思外士那瓦.達薩.巴巴君解釋的要義時，他聽到外面有聲音。當他從他的房間走出來，他看見瑪德瓦.達薩.巴巴君站在院子，正與一個女子說話。那個女子一看見偉大靈魂拉黑瑞便消失了，瑪德瓦.達薩則窘迫地呆站在他面前。

「巴巴君，發生什麼事？」偉大靈魂拉黑瑞問。

「我非常倒楣，」瑪德瓦.達薩熱淚盈眶地回答。「我還可以說什麼？哎呀，想到我過去怎樣，我現在又變成怎樣！偉大靈魂帕茹阿漢薩.巴巴君對我很有信心。現在我心中有愧，不好意思去他面前。」

「請清楚告訴我，讓我可以明白，」偉大靈魂拉黑瑞請求。

瑪德瓦.達薩回答：「你剛剛看到的女子，是我居士時期的妻子。我接受了巴巴君的棄絕生活後不久，她便去了施瑞帕.山提普爾(Sripat Santipura)，在那裡建了一間小茅廬，開始住在恆河畔。過了多天之後，我碰巧前往施瑞帕.山提普爾，在那裡看見她。我問她：『你為什麼離開你的家庭？』她解釋：『家庭生活對我來說已經毫不吸引，因為我不能服務你的蓮花足。我已經在這個聖地(tirtha)定居，我可以化緣來維繫自己。』

我沒有再跟她說話，返回哥端姆。一段時間之後，她也來到哥端姆，住在一個牧牛郎的家。我經常每天到處都看見她，我越努力迴避她，她越要接近我。現在她住在一間她在這裡建造的修院，她在深夜來到這裡，試圖要毀掉我。我已經臭名遠播，我與她的聯誼，徹底敗壞了我的靈性專注修習。我是主奎師那.采坦亞的僕人家族之恥。自從責備稠塔.哈瑞達薩(Chota Haridasa)之時以來，我是唯一人罪有應得的人。由於聖哥端姆的巴巴君慈悲為懷，因此他們不責備我，但他們對我已經毫無信心。」

偉大靈魂拉黑瑞聞言，說：「瑪德瓦.達薩.巴巴君，請小心，」並回到他的房間。巴巴君離開了，坐在他的坐位上。

偉大靈魂拉黑瑞無法入睡。他思前想後：「瑪德瓦.達薩.巴巴君正式放棄了居士生活之後，重蹈覆轍而低墮了。我不應再留在這裡。即使這不會使我接受不良聯誼，都肯定會損害我的名譽，於是純粹的偉大奉獻者便不會滿懷信心地指導我。」

翌日清晨，他前往帕爾端拿森林，萬分恭敬地向聖外士那瓦.達薩請安，請求在那個森林得到容身之處。外士那瓦.達薩通知偉大靈魂帕茹阿漢薩.巴巴君這個消息時，巴巴君訓示，應該給他一個容身之處，住在森林一旁的一間茅廬。偉大靈魂拉黑瑞自此便住在那間茅廬，安排從住在附近的一個婆羅門家裡獲得祭餘。

由此結束《微靈天職》的第三章，名為《短暫職務》

第四章

偉大奉獻宗是永恆天職

偉大靈魂拉黑瑞的小茅廬就在外士那瓦.達薩隔壁。附近佇立著幾棵芒果和木菠蘿樹，整個地區都點綴著矮小的檳榔樹。院子裡有個圓形的大平台，歷史悠久，自貞守生怕爾端拿的時代已經存在。自此，奉獻者稱之為蘇茹阿比(Surabhi)台，他們會繞拜它，滿懷信心五體投地的頂拜。

夕陽西下，夜幕低垂。聖外士那瓦.達薩坐在他的茅廬內的一塊葉子墊上，唸誦哈瑞聖名。時值暗月夜，晚上逐漸降臨，漆黑一片。偉大靈魂拉黑瑞的茅廬孤燈閃爍，在燈光映照之下，他突然注意到他門口似乎有一條蛇。他迅速調整油燈，拿起一根棍子要把蛇殺死，但牠卻消失了。

「小心！」他對外士那瓦.達薩說。「可能有一條蛇剛剛爬進了你的茅廬。」

「偉大靈魂拉黑瑞，為什麼你為一條蛇那麼困擾呢？」外士那瓦.達薩回答。「來和我一起坐在我的茅廬吧，不要害怕。」

偉大靈魂拉黑瑞走進外士那瓦.達薩的茅廬，坐在一塊葉子墊上，但他仍然因為那條蛇而憂心忡忡。「偉大靈魂啊！」他說：「我們的山提普爾在這方面不錯，因為那裡不需懼怕蛇、蠍子和其他這樣的生物。在納迪亞(Nadiya)總有蛇類的危險。文質彬彬的紳士，尤其難以住在哥端姆這樣的森林地區。」

聖外士那瓦.達薩.巴巴君解釋：「偉大靈魂拉黑瑞，為這樣的事心煩意亂，實在毫無道理。你一定聽過《聖典博伽瓦譚》帕瑞悉大君(Maharaja Pariksit)的故事。他摒棄了他遭蛇吻而逼近的死亡，懷著堅定不移的心，從聖蘇卡戴瓦(Sri Sukadeva)口中，

暢飲哈瑞題旨的甘露。因此他品嚐到至尊的超然喜樂。蛇決咬不了靈性軀體(citta-deha)；唯一能夠傷害靈性軀體的蛇，是與主哈瑞命題分離的那條蛇。

物質軀體不是永恆的，有一天將必定要捨棄它。至於軀體方面，我們只是應該履行維繫這個軀體所需的活動，僅此而已。當軀體憑藉奎師那的意願瓦解時，竭盡所能都救不了它，但直至軀體去世的指定時間來臨，即使與蛇同睡，牠都無法傷害人。因此，直至消除了對蛇或所有這樣的事物的恐懼，也不可以自我介紹為偉大奉獻者。如果這樣的恐懼令人心神紊亂，又怎能把心意專注於主哈瑞的蓮花足？因此肯定應該要停止害怕蛇，不再出於恐懼而試圖殺死牠們。」

偉大靈魂拉黑瑞有點信心地說：「你的話不愧是聖人之言，聽到之後，我的心已經擺脫了各種恐懼。現在我明白到，只有心靈崇高時，才可以獲得最高福祉。眾多投入於崇拜至尊主的偉大靈魂住在山洞裡，他們決不怕在那裡棲息的野獸。相反，由於害怕物質聯誼，他們放棄與人為鄰，反而與野獸為鄰。」

偉大靈魂巴巴君說：「當奉愛女神(Bhakti-devi)顯現在人的心裡時，心靈便自動變得崇高。然後眾生都會鍾愛他。奉獻者和非奉獻者都一樣，人人都鍾愛奉獻者，因此每個人都應該成為奉獻者。」

偉大靈魂拉黑瑞聞言，便說：「你覺醒了我對永恆天職的信心。我覺得永恆天職和偉大奉獻宗關係密切，但迄今我仍然無法明白它們怎樣相同。」

外士那瓦.達薩.巴巴君回答說：「這個世界有兩種不同的職務名為偉大奉獻宗。第一種是純粹的(suddha)偉大奉獻宗，第二是不純粹的(viddha)偉大奉獻宗。雖然在原則上，純粹偉大奉獻宗是一致的，但按照情感(rasa)，即懷著獨特的愛意情感服務至尊主的這種品味，共有四種劃分：僕人(dasya)、友誼(sakhya)、父母之情(vatsalya)和愛侶之愛(madhurya)。實際上，純粹偉大奉獻宗獨一無二，稱為永恆天職或至尊天職(para-dharma)。」

「我們在《神訓經》的《悶達卡奧義書(Mundaka Upanisad)》(1.1.3)看到下列說話：

yad vijnate sarvam idam vijnatam bhavati
清楚了解那至尊真理時，便無所不知。

這句話與純粹偉大奉獻宗有關。這點的完整要旨會逐漸向你揭示。

不純粹的奉獻宗有兩種：一種夾雜了業報(karma-viddha)，另一種則夾雜了非人格知識(jnana-viddha)。世襲婆羅門(smartas)以為是偉大奉獻宗的修習，其實是混雜了業報的奉獻宗。這類奉獻宗需以奉獻者曼陀傳授啟迪，但全面遍透的宇宙之主—維施努—只被當作業報程序的一個組成部分。維施努其實是所有半神人的監管者，但在

這個體系，祂僅被視為業報的其中一方面，並受業報定律影響。換句話說，那個概念是，業報不是從屬於維施努的意願，而是維施努從屬於業報的意願。

按照這個理論，崇拜神像(upasana)、靈性專注和靈修等等各式各樣的崇拜和靈修，全都只是業報的一部分，因此沒有其他真理比業報更高。古代的彌漫沙哲學家教導這種奉獻宗，而且盛行已久。印度很多堅守這個教義的人，以身為奉獻者自豪，但根本不接受純粹奉獻者為奉獻者。這是他們莫大的不幸。

混雜了非人格知識的奉獻宗也傳遍印度。根據這個思想學派，至尊真理是難以理解，全面遍透的梵；為了臻達這個無形無相梵，便應該崇拜太陽神(Surya)、象頭神(Ganesa)、性力女神(Sakti)、施瓦和維施努，祂們全都有形象。得到所有知識時，便能放棄崇拜形象，最後臻達無形無相梵的境界。很多人接受這個教義，不敬重純粹的偉大奉獻者。當這個五神(pancopasana)體系的追隨者崇拜維施努時，他們履行啟迪、崇拜和他們為維施努所做的所有活動，他們也許都會崇拜茹阿妲-奎師那。但這仍不是純粹的偉大奉獻宗。

根除了各種不純粹的形式後，所彰顯的純粹偉大奉獻宗，就是真正的偉大奉獻宗。由於卡利年代的影響，大部分人都無法理解什麼是純粹的偉大奉獻宗，因此他們接納各種各樣不純粹的形式為真正偉大奉獻宗。

根據《聖典博伽瓦譚》，人類對絕對真理展現三種不同傾向：對全面遍透梵的傾向(brahma-pravrtti)；對心裡稱為超靈的至尊靈魂的傾向(paramatma-pravrtti)；以及對至尊人物，至尊主的傾向(bhagavata-pravrtti)。透過對梵的傾向，有些人對難以辨別的無形無相梵得到品味，視之為終極本體。他們臻達這種難以斷定的狀態所採用的方法，稱為五神教。

有些人透過對超靈的傾向，得到對瑜伽原則的品味，那項原則建立與超靈精微形象的聯繫。他們試圖臻達專注於超靈的神定之境(samadhi)，所採用的方法稱為業報瑜伽或八步瑜伽(astanga-yoga)。這種教義提倡，業報包括接受啟迪而唸誦維施努曼陀、崇拜主維施努、冥想和其他這樣的修習。這個體系存有混雜了業報的奉獻宗。

憑藉對至尊主的傾向，幸運的微靈得到對奉愛原則的品味，尋求得以服務至尊主純粹的人格形象，祂具備所有品質和屬性。他們的活動，例如崇拜至尊主等等，不是業報或非人格知識的一部分，而是純粹奉愛的一部分。符合這個教義的偉大奉獻宗，就是純粹的偉大奉獻宗。《聖典博伽瓦譚》(1.2.11)有云：

vadanti tat tattva-vidas tattvam yaj-jnanam advayam
brahmeti paramatmeti bhagavan iti sabdyate

那些認識絕對本體的人，描述那個終極的非二元實體為至尊真理。有些人知道這同一個非二元本體(advaya-jnana-tattva)名為梵，有些人知道祂名為超靈，其他人則知道祂名為至尊主。

至尊主的真理(bhagavat-tattva)是至尊真理，也是梵和超靈兩者的基礎。這個真理的人格概念，正是主維施努純粹的概念。追求這個本體的微靈是純粹微靈，他們的傾向稱為奉愛。對主哈瑞的奉愛以純粹偉大奉獻宗、永恆天職、微靈的固有職務(jaiva-dharma)、崇拜至尊人物的宗教(bhagavat-tattva)、爭取終極福祉的宗教(paramartha-dharma)和至尊職務著稱。

對梵和超靈的傾向所產生的各種職務，全都是短暫的，不是永恆的。無形無相梵的培養是由物質目的驅策的，因此是短暫的，而不是永恆的。當微靈急於望從他的物質束縛獲釋時，他的受困狀態導致(nimitta)他不得不採納短暫職務，致力臻達所有物質品質盡消的境界。據說這種竭力爭取是短暫的，因為它是物質原因所驅策的，也就是物質束縛的狀態。因此，竭力臻達梵的宗教職務，不是永恆的。

渴求神定之樂，採納追尋超靈之宗教職務的微靈，受到精微物質樂趣的催湧驅策，托庇於短暫職務。因此崇拜超靈的宗教也不是永恆的。只有崇拜純粹至尊主的宗教才是永恆的。」

偉大靈魂拉黑瑞聞言便說：「偉大靈魂，請指導我純粹的偉大奉獻宗吧。我在垂暮之年托庇於你的蓮花足。請接受我。我聽說，如果之前從不夠格的靈性導師那裡，接受了婆羅門啟迪和訓示，當遇有資格的靈性導師時，便應該再次接受啟迪和領受訓示。我聆聽你的純粹教導已有幾天，我對偉大奉獻宗的信心已經覺醒了。請先指導我偉大奉獻宗，然後給我啟迪，聖化我吧。」

偉大靈魂巴巴君有點不安，回答說：「偉大靈魂，我肯定會盡我所能指導你，但我沒有資格成為啟迪靈師。不過，你現在可以接受純粹偉大奉獻宗的訓示。」

全世界的原始靈性導師—主奎師那.采坦亞.瑪哈帕佈解釋過，偉大奉獻宗有三個基本原則：與至尊主的關係知識(sambandha-tattva)；達至終極目標的方法(abhidheya-tattva)；以及對奎師那純愛的終極目標(prayojana-tattva)。純粹偉大奉獻者或純粹奉獻者是認識這三種真理，從而身體力行的人。

第一個原則—關係真理，包括三個分開的題目：第一個題目是物質世界(jada-jagat)，即造成迷惑的那種能量的基本真理(mayika-tattva)；第二個題目是生物體(jivas)，即受支配體的基本真理(adhina-tattva)；而第三個題目是至尊主，即支配體的基本真理(prabhu-tattva)。

至尊主獨一無二，齊備全部能量。祂最有吸引力，是富裕和甜美的唯一居所，也是眾生唯一的庇蔭。雖然祂是假象和眾生的唯一庇蔭，但祂仍然超然獨立，以祂自己超凡美麗的至尊獨立形象存在。祂的肢體光芒四射，無遠乏界，展現為無形無相梵。透過祂稱為艾斯-薩提(aisi-sakti)的神聖能量，祂展現為微靈和物質世界，然後作為祂的部分擴展—超靈—進入那個世界。這是至尊控制者或心中超靈的基礎真理。

在這個物質宇宙之上，在靈性天空的無憂星領域，祂展現為拿茹阿央那，即祂至尊富裕和莊嚴的面貌。在無憂星之上的哥樓卡·溫達文，祂顯現為牧牛姑娘的摯愛(Gopijana-vallabha)主奎師那祭卓，即祂至尊甜美的面貌。祂各種各樣的擴展，例如相同的展現(prakasa)和逍遙時光的形象(vilasa)，都是永恆無盡的。祂無與倫比，更何況是超越祂。

祂相同的展現和逍遙時光的形象，是祂那種名為帕茹阿-薩提(para-sakti)的高等能量所展現的。這種高等能量以多種不同面貌展示祂的威力(vikrama)，微靈只認識其中三種。第一種是內在能量(cid-vikrama)，安排主哈瑞的超然逍遙時光，以及有關的一切。第二種是邊際能量(jiva 或 tatastha-vikrama)，展現和維繫無數微靈。第三種是造成迷惑的能量，即假象能量(maya-vikrama)，創造物質時間、物質活動和這個世界的一切非實體。

關係真理包括至尊控制者與微靈的關係、微靈和物質與至尊控制者的關係，以及至尊控制者和微靈與物質的關係。透徹理解這項關係真理的人，穩處於關係知識，欠缺關係知識的人，怎樣都無法成為純粹的偉大奉獻者。」

偉大靈魂拉黑瑞說：「我從一些奉獻者那裡聽說，唯有透過情感體驗奉愛之途的人，才是真正奉獻者，因此不需要知識。這句話有多真確？直到目前為止，我僅是試圖透過齊頌哈瑞聖名來喚起情感；我還沒有試圖理解關係知識。」

巴巴君說：「偉大奉獻者的最高成果，就是靈性情感的發展，即純粹愛意的第一個嫩芽，也是所有超然情感的基礎。不過，靈性情感的境界必須是純粹的。認為最高目標是把身份融入無從分辨梵的那些人，修習誘導情感而從事靈性戒律，臻達這個目標。不過，他們的情感和努力都不是純粹的靈性情感；僅是模仿而已。即使一點純粹的靈性情感，都能實現微靈的最高渴求，但那些被旨在臻達無形無相梵的非人格知識污染的人，所展現的情感是微靈的大災難。感到自己與梵合一的人，他們的奉愛情感僅是騙人的展示。因此純粹奉獻者絕對必需關係知識。」

然後偉大靈魂拉黑瑞便滿懷信心地請教：「在梵之上有沒有任何更高的真理？如果至尊主是梵的源頭，為什麼思辨家不放棄追求梵，投入於崇拜至尊主？」

偉大靈魂巴巴君溫和地微笑說：「布茹阿瑪(Brahma)、庫瑪爾四兄弟(Kumaras)、蘇卡、拿茹阿達和眾仙之首—大神明，最終全都托庇於至尊主的蓮花足。」

偉大靈魂拉黑瑞便提出疑問：「至尊主有形象。由於形象被空間的考慮因素所限，那麼至尊主怎會是無限而全面遍透梵的休息處？」

巴巴君·瑪哈茹阿傑消除了他的疑竇，說：「在物質世界，稱為天空的存在體也是無限的；為什麼只是因為梵是無限的，就應該認為祂比較重要？憑藉祂肢體光芒所展現的能量，至尊主也是無窮無盡的。與此同時，祂也有祂自己的超然形象。在這方面，任何別的實體比得上祂嗎？由於這個無比的性質，因此至尊主勝過梵本體。」

祂的超然形象極富吸引力，那個一模一樣的形象完全遍存萬有，全知，全能，無限仁慈和極喜樂。哪個更優勝——這個這樣齊備所有品質的形象，或是缺乏品質和能量，難以辨別而全面遍透的那個存在？實際上，梵只是至尊主非人格的部分展現。非人格和人格面貌同時完美和諧地存在於至尊主。

梵只是至尊主的其中一面。靈性智慧有限的人，被至尊主沒有品質、無形無相、不變，不可知而無法量度的那個面貌吸引。但那些看見一切的人(sarva-darsi)只是受到完全的絕對真理吸引。奉獻者對主哈瑞無形無相的非人格面貌，沒有重大信心，因為它與他們的永恆天職和純粹無瑕的純愛對立。至尊主奎師那黎卓是人格和非人格面貌兩者的基礎。祂是至尊超然喜樂之洋，吸引所有純粹微靈。」

拉黑瑞：「主奎師那誕生，進行活動和捨棄祂的軀體，那麼祂的形象怎會是永恆的？」

巴巴君：「主奎師那的形象長存、滿載知識和完全喜樂(sac-cid-ananda)。祂的誕生、活動和離棄軀體，與世俗事務無關。」

拉黑瑞：「那麼為什麼《摩訶婆羅多(Mahabharata)》和其他經典，提出了這樣的描述？」

巴巴君：「永恆真理難以描述，因為它非筆墨所能形容。處於靈性那一面的純粹靈魂，看見主奎師那的超然形象和逍遙時光，但當他用文字描述至尊真象時，那就像塵世的世俗歷史一樣。那些有資格汲取《摩訶婆羅多》等等經典精萃的人，體驗到奎師那逍遙時光的原貌。不過，智慧世俗的人聽到這些描述時，他們以不同方式演繹。」

拉黑瑞：「冥想主奎師那的形象時，心裡泛起的概念受到時間和空間所限。怎樣才能超越這樣的限制，冥想奎師那的真實形象？」

巴巴君：「冥想是心意活動，只要心意不是完全靈性的，冥想就無法靈性(cinmaya)。奉愛淨化心意，於是它逐漸變得靈性，以這樣淨化了的心意冥想時，這樣的冥想肯定會變得靈性。當專注於靈修(bhajanandi)的奉獻者唸誦奎師那的聖名時，物質世

界無法觸及他們，因為他們是靈性的。當他們冥想奎師那的日常逍遙時光，品嚐機密服務之樂時，他們內在地處於靈性世界。」

拉黑瑞：「請大發慈悲，賜我這樣的靈性覺悟(cid-anubhava)吧。」

巴巴君：「當你摒棄所有物質懷疑和世俗邏輯，恆常致力於聖名，你內裡很快便會自動出現靈性覺悟。你越求諸世俗邏輯，你越會使你的心意臣服於物質束縛。你越竭力爭取啟動聖名極樂情感(nama-rasa)的洪流，你的物質枷鎖越會鬆脫。靈性範圍便會展現在你心裡。」

拉黑瑞：「請大發慈悲，解釋那個靈性體驗是什麼。」

巴巴君：「當心意試圖透過文字理解那個真理時，心意便停滯不前。只有培育靈性喜樂，才可以覺悟真理。捨棄所有論證，僅是唸誦聖名數天吧。那麼聖名的力量便會自動消除你的所有疑問，你不必再向任何人請教這方面的事情。」

偉大靈魂拉黑瑞：「我了解到，滿懷信心地暢飲主奎師那聖名的液態情悅，便獲得至尊靈性福祉，因此當我非常清楚地明白關係知識時，便會唸誦聖名。」

巴巴君：「那是最好的方法。你必須透徹理解關係知識。」

拉黑瑞：「至尊主的基礎真理(Bhagavat-tattva)現在對我昭然若揭。至尊主是獨一無二的至尊絕對真理，梵和超靈都從屬於祂。雖然至尊聖主全面遍透，但祂以祂那齊備全部能量的獨特超然形象，住在靈性世界，也是濃縮存在、知識和喜樂的至尊人物。雖然祂是所有能量的主人，但祂恆常都與祂賜予快樂的能量(hladini-sakti，喜樂能量)，一直完全沉醉於歡欣的聯誼。現在請教導我微靈的真理。」

巴巴君：「邊際能量是主奎師那無數能量的其中之一。衍生自這種邊際能量的是，處於靈性世界和物質世界之間，又有潛力與兩者之一聯繫的實體。這些實體稱為微靈本體。微靈的結構是 cit-parama，即是說他們是純粹知覺的極小實體。由於這些微靈很渺小，因此他們會被困於物質世界，但因為他們是純粹知覺組成的，因此僅是獲得少許靈性力量，他們也可以成為靈性世界的永恆居民，獲得至尊的超然快樂(paramananda)。」

微靈有兩種：解脫的(mukta)和受制的(baddha)。住在靈性世界的微靈是解脫的，那些被假象綁住，又依附於這個物質世界的，則是受制的。受制的微靈有兩種：那些靈性覺醒的(udita-viveka)；以及那些靈性未覺醒的(anudita-viveka)。鳥獸和不尋求至尊靈性福祉的人類，都是靈性未覺醒的，採納了偉大奉獻宗之途的人類，都是靈性覺醒的，因為除了奉獻者之外，沒有人真的力臻至尊靈性目標。因此經典宣告，服務偉大奉獻者及與他們聯誼，是所有活動之中最好的。

憑他們對經典的信心，那些靈性覺醒的人，對修習奎師那聖名產生品味，由此輕易對服務及與偉大奉獻者聯誼心生嚮往。不過，那些靈性未覺醒的人，無法覺醒他們對經典的信心，因此不採納奎師那聖名的修習。他們只是崇拜奎師那神像，視之為社會風俗事宜。因此，與偉大奉獻者聯誼和服務他們的這種品味，沒有在他們心裡覺醒。」

拉黑瑞：「我明白了奎師那真理和微靈真理。現在請解釋假象真理。」

巴巴君：「假象是物質功能，也是奎師那的能量。這種能量稱為低等能量(apara-sakti)或外在能量(bahiranga-sakti)。假象遠離奎師那和奎師那的奉愛，就像影子遠離亮光一樣。假象展現土、水、火、空氣、天空、心意和智慧等等元素；十四個星系區；認同物質軀體為自我的那個自我觀念等等。受制微靈的粗糙和精微軀體，都是假象的產物。微靈是解脫的話，他的靈性軀體沒受物質污染。他越陷於假象，便越偏離奎師那；他越遠離假象，便越被奎師那吸引。物質宇宙是奎師那的意願所創造的，僅是為了促成受制微靈的物質享樂；它只是一座監獄，不是微靈的永恆居處。」

拉黑瑞：「主人，現在請告訴我，存在於假象、微靈和奎師那之間的永恆關係。」

巴巴君：「微靈是極微小的知覺(anu-cit)，奎師那則是完整的知覺(purna-cit)；因此微靈是奎師那的永恆僕人。這個物質世界是微靈的監獄。憑藉與這個世界的聖人聯誼，便一再修習唸誦聖名。時機成熟時，便得到奎師那的恩慈，處於自己在靈性世界的完美靈性形象時，便暢飲服務主奎師那的液態極樂情感。這是存在於這三個基礎真象之間的機密關係。沒有這種知識，怎能履行靈性專注？」

拉黑瑞：「如果知識是透過學術研究得來的，要成為奉獻者，必須成為學者嗎？」

巴巴君：「要成為奉獻者，不一定要研習特殊的學問或任何獨特的語言。要驅除假象的錯覺，微靈應該托庇於真正偉大奉獻者的真正靈性導師。偉大奉獻者靈師能以他的言行舉止，灌輸關係知識。這稱為啟迪和訓示。」

拉黑瑞：「接受了啟迪和訓示之後，應該做什麼？」

巴巴君：「應該繼續維持高尚情操，履行對奎師那的靈性專注。這稱為程序真理，即臻達奎師那純愛這終極目標的方法。《韋陀經》和所有經典都超卓地描述了這個真理。因此施瑞曼·瑪哈帕佈稱這個基礎真理為程序真理。」

偉大靈魂拉黑瑞熱淚盈眶地說：「神聖的主人啊，我托庇於你的蓮花足。現在我聽到你甘露盈盈的話，我現在明白了關係知識，與此同時，我非常驚訝，與我的階級認同、教育和訓練有關的，內心所有根深柢固的印象(samskaras)，都因你的恩慈而瓦斯。現在請你大發慈悲，教導我程序真理吧。」

巴巴君：「現在不需擔心。你心生謙遜，正是主采坦亞已經向你施恩的明確徵兆。對於那些陷於這個物質世界的微靈，唯一的解救方法就是聖人聯誼。聖人和靈性導師仁慈地灌輸履行靈性專注的訓示，借助那靈性專注，便逐漸臻達至尊目標。奉愛修習稱為程序。」

拉黑瑞：「請告訴我怎樣對至尊主履行靈性專注。」

巴巴君：「對哈瑞的靈性專注意謂奉愛。奉愛有三個階段：修習階段；神聖之愛曙光初現(bhava)；神聖之愛的成熟階段(prema)。」

拉黑瑞：「請指導我。有什麼不同種類的靈修，又怎樣履行？」

偉大靈魂巴巴君：「在他的著作《奉愛的甘露(Sri-rasamrta-sindhu)》，聖茹帕.哥斯瓦米非常詳盡地描述了這個主題。我會向你簡述。靈修有九種：

sravanam kirtanam visnoh smaranam pada-sevanam

arcanam vandanm dasyam sakhyam atma-nivedanam

奉愛的九個支體部分是聆聽、唸誦和憶念、服務祂的蓮花足、以各種各樣的用品崇拜祂、獻上禱文、以專屬僕人之情服務祂、以密友之情服務祂、把自己供奉給祂。

《聖典博伽瓦譚》(7.5.23)描述了這九種奉愛修習。聖茹帕.哥斯瓦米以它們不同的部分和細分部分，分析了這九種服務，又詳盡地描述了六十四種奉愛修習。

有一個特別的特點—奉愛修習有兩種：規範性，即經典規範守則所驅策的靈修，以及自發奉愛，即自發愛意所驅策的靈修。這九種奉愛是指規範性的奉愛修習。自發愛意的奉愛修習，是以永恆巴佳居民的情感對奎師那的內在服務，並專一地緊遵他們的教導所組成的。修習者應該修習他有資格的那種奉愛修習。」

拉黑瑞：「怎樣確定奉愛修習的資格(adhikara)？」

巴巴君：「當靈性導師認為忠誠的修習者適合繼續遵守經典的規範守則時，他會先指導他規範性的奉愛修習。當他認為修習者有資格履行自發奉愛時，他便會指導他遵照自發奉愛之途，履行靈性專注。」

拉黑瑞：「怎樣識別資格？」

巴巴君：「渴望按照經典的規範守則崇拜至尊主，心裡還沒體驗到自發愛意的原則時，便有資格履行規範性奉愛。心裡覺醒了對哈瑞的靈性專注，但崇拜主哈瑞時卻不願屈從於經典規則，便有資格履行自發奉愛。」

拉黑瑞：「帕佈，請確定我的資格，使我可以理解資格的原則。我還沒能夠掌握你對規範和自發奉愛的分析。」

巴巴君：「如果你撫心自問，你便會理解你自己的資格。你認為不堅遵經典教義的話，便不可以履行靈性專注嗎？」

拉黑瑞：「我認為按照經典略述的規則，從事靈修和靈性專注會是最有利的。不過，現在我發現，對哈瑞的靈性專注是極樂情感之洋。透過靈性專注的力量，我便能逐漸品味到那種極樂情感。」

巴巴君：「現在你明白到，你心裡較著重經典規則。因此你應該採納規範奉愛的修習。在適當時候，自發愛意的原則便會在你心裡覺醒。」

偉大靈魂拉黑瑞聞言，便觸摸巴巴君.瑪哈茹阿傑的蓮花足。他熱淚盈眶地說：「請大發慈悲，指導我有資格的。我不想討論或深思任何我沒有資格的事。」

偉大靈魂巴巴君擁抱他，吩咐他坐下。

拉黑瑞便謙卑地說：「請清楚教導我，我應該履行哪種靈性專注。」

「你應該履行哈瑞聖名，」巴巴君.瑪哈茹阿傑回答：「對聖名的靈性專注，比所有別的靈性專注形式都更強大。聖名和聖名擁有者—至尊主—之間，沒有差別。如果你沒有冒犯地唸誦聖名，你很快便會臻達所有完美。履行對聖名的靈性專注，便自動履行了全部九種靈性專注。唸誦聖名時，便從事聆聽和唸誦兩者。唸誦時，也憶念哈瑞的逍遙時光，在心意裡服務祂的蓮花足，崇拜祂，向祂獻上禱文，以僕人或朋友之情服務祂，向祂獻上自我。」

拉黑瑞：「我的心變得強烈熱切。主人啊，請你向我施恩，不要遲。」

巴巴君對他說：「你恆常都應該沒有冒犯地唸誦這些聖名：哈瑞 奎師那，哈瑞 奎師那，奎師那 奎師那，哈瑞 哈瑞 / 哈瑞 茹阿瑪，哈瑞 茹阿瑪，茹阿瑪 茹阿瑪，哈瑞 哈瑞。」當他唸誦這些聖名時，巴巴君把一串茶爾茜唸珠(mala)放在偉大靈魂拉黑瑞手裡。

當他唸誦聖名，冥想地輕撫唸珠的珠子時，偉大靈魂拉黑瑞哭泣。「帕佈，」他說：「我無法描述我今天體驗到的快樂。」話畢，他因強烈欣喜而倒在偉大靈魂巴巴君足下，但巴巴君小心地扶住他。很久之後，偉大靈魂拉黑瑞恢復知覺說：「今天我感到自己洪福齊天。我以前從未體驗過這樣的快樂。」

偉大靈魂巴巴君說：「偉大靈魂啊，你真的有福了，因為你滿懷信心地接受了主哈瑞的聖名。你也令我福星高照。」

偉大靈魂拉黑瑞自此便能夠無畏地留在他的茅廬，開始用他的唸珠唸誦聖名。這樣過了多天。現在他在上身十二處地方塗上聖印(tilaka)，不會吃任何沒有供奉給奎師那的食物。他每天用他的唸珠唸誦二十萬(lakhas)遍聖名。每當他看見純粹的偉大奉獻者，他都立刻五體投地的頂拜。每天在履行其他職務前，他都會先向帕茹阿漢薩.巴巴君五體投地的頂拜。他恆常服務他的師尊，對世俗閒談或展露他的歌唱造詣不再感興趣。他與以前那個偉大靈魂拉黑瑞不可同日而語；他已經成為了偉大奉獻者。

一天，向外士那瓦.達薩五體投地的頂拜之後，拉黑瑞.巴巴君請教說：「帕佈，目標真理是什麼？」

巴巴君回答：「微靈的終極目標稱為目標(prayojana-tattva)，正是對奎師那的純愛。持恆地實踐靈修時，最終便展現靈性情感，當靈性情感完全發展和圓滿時，便稱為純粹愛意。純粹愛意是微靈的永恆天職，他的永恆財富和他的永恆目標。只有在缺乏純粹愛意的情況下，微靈才在物質束縛之中承受各種各樣的痛苦。純粹愛意至高無上，因為奎師那只是受制於純粹愛意。純粹愛意是完全靈性的真理。當靈性狂喜極濃厚密集時，便稱為純粹愛意。」

拉黑瑞：(飲泣)「我能成為領受純粹愛意的合適人選嗎？」

巴巴君擁抱偉大靈魂拉黑瑞，說：「僅在短短幾天之內，你已把你的奉愛修習變成滿懷靈性情感的奉愛，奎師那肯定很快便會向你施恩。」

偉大靈魂拉黑瑞聞言欣喜若狂，哽塞難言，在偉大靈魂巴巴君足下倒地打滾，高呼：「呀！除了靈性導師之外，別無其他。哎呀！我這時在做什麼？師尊！你仁慈地把我從感官覺享樂的黑暗中救出來。」

由此結束《微靈天職》的第四章，名為《偉大奉獻宗是永恆天職》

第五章

規範奉愛是永恆的，不是短暫職務

偉大靈魂拉黑瑞在山提普爾有個住所。他的兩個兒子都受過高深教育。長子祭卓納(Candranatha)三十五歲，是個地主(zamindar)，管理家中所有事務。他也是個醫學家。祭卓納從不費力追求靈性進步，但他十分尊敬婆羅門團體。他僱用僕人、女僕、門房和其他工人，他也管理家中所有事務，既安逸又具威信。

幼子戴威達薩(Devidasa)自小已研習邏輯(nyaya-sastra)，以及那些陳述宗教儀式規則的經典(smṛti-sastra)。在家宅對面，大路的另一邊，他設立了一所致力研習四部《韋陀經》和四個主題的學校：梵語語法、修辭、邏輯學和哲學。他在那裡教授十至十五個學生，獲得學問之尊(Vidyaratna)的稱號。

有一天，一個謠言傳遍山提普爾，說偉大靈魂.卡利達薩.拉黑瑞(Kalidasa Lahiri)穿上了苦修者的服飾，成為奉獻者。消息不逕而走，街知巷聞——在沐浴的河堤、市場裡和大街上。

有人說：「那個老頭老糊塗了。長久以來他都是模範先生，但現在他瘋了。」

另一個人說：「這是哪種病呀？他家裡各種快樂都不缺，無憂無慮；他生於婆羅門家庭，他的兒子和家庭成員全都對他唯命是從。什麼痛苦使這樣的人採納棄絕者的生活？」

另一個人說：「這是那些到處流連，叫嚷著：『這是天職！這是宗教！』的人的不幸。」

一個尚德君子說：「偉大靈魂卡利達薩.拉黑瑞是非常虔誠的靈魂。他物質豐裕，現在他時機成熟，發展了對哈瑞聖名的愛。」

不同的人議論紛紛，各種各樣的謠言滿天時，有人去學問之尊戴威達薩那裡通風報信。

學問之尊十分焦慮不安，去到他哥哥那裡。「大哥，」他說：「看來我們必須因為父親而要面對極大的困難。他藉口保持身體健康，現正留在納迪亞的哥端姆，但他在當地陷入不良聯誼。不可能不理會村裡在這方面的喧嚷。」

祭卓納說：「弟弟，我也聽到一些謠言。我們家德高尊重，但現在我們卻因我們父親的行徑而顏面無存。我們總是輕視阿兌塔.帕佈(Advaita Prabhu)的後人，但現在我們自己的家又怎樣？來，讓我們進去吧。我們會與母親商討這件事，決定應該要做什么。」

不久之後，祭卓納和戴威達薩坐在二樓的走廊用餐，一位婆羅門寡婦侍奉他們。他們的母親與他們同坐。祭卓納說：「母親，你有聽到父親的任何消息嗎？」

母親說：「為什麼，他很好，不是嗎？他正留在聖納瓦島，他為哈瑞聖名瘋了。你們為什麼不把他帶來這裡？」

戴威達薩說：「母親，父親相當好，但根據我們一直聽到的報告，我們無法再倚靠他。相反，如果我們把他帶來這裡，我們便會成為社會的恥辱。」

母親變得有點不安，問：「他發生了什麼事？我最近剛剛去過恆河畔，與其中一個主要哥斯瓦米的妻子長談。她對我說：『你丈夫碰到了極大的吉祥。他在奉獻者之中贏得了莫大敬意。』」

戴威達薩稍微提高噪子說：「他當然贏得了尊重，代價卻是我們的頭！他會在晚年留在家裡，接受我們的侍奉嗎？不。但看看現在！他依靠不同階級的，衣衫襤褸的棄絕者的剩飯維生，決意要敗壞我們顯赫家族的聲望。哎呀！這是卡利(Kali)年代的悲劇效應。他的閱歷這麼豐富，但他的智慧卻落得如此下場。」

母親說：「現在把他帶來這裡，把他藏起來，直到你們可以說服他改變心意。」

祭卓納說：「我們還有其他選擇嗎？戴威，跟兩、三個人悄悄前往哥端姆，把父親帶來這裡。」

戴威達薩說：「你們倆個都清楚知道父親不重視我，因為他認為我是個無神論者。如果我去那裡，我恐怕他甚至不會和我說話。」

戴威達薩有個外甥名為三布納(Sambhunatha)，深得偉大靈魂拉黑瑞鍾愛。他曾經與偉大靈魂拉黑瑞長時間住在一起，致力侍奉他。當下決定了，戴威達薩和三布納會一起前往哥端姆，於是那天便派了一個僕人到哥端姆一個婆羅門的家，安排他們的居處。

第二天，戴威達薩和三布納吃完飯，便出發去哥端姆。抵達了他們指定的居處後，他們便從轎子下來，批准那些轎夫離開。一個婆羅門廚子和兩個僕人，已經預先到達那裡。

黃昏時分，戴威達薩和三布納便啟程前往聖帕爾端拿森林。他們抵達時，看見偉大靈魂拉黑瑞，閉目坐在蘇茹阿比台上的一個樹葉墊子上。他手持茶爾茜唸珠唸誦哈瑞聖名，他身上有十二個地方塗上了聖印。戴威達薩和三布納慢慢攀上高台，在他足下頂拜。

聽到腳步聲，偉大靈魂拉黑瑞張開眼睛，看見二人大表驚訝。「三布！」他驚呼：「你怎麼來了？你好嗎？」

「托你的洪福，一切都很好。」他們有禮貌地回答。

「你們會在這裡吃飯嗎？」偉大靈魂拉黑瑞問。「我們已經安排了地方留宿，」他們回答。「你不必擔心我們。」

那時候，聽到從聖沛爾瑪達薩.巴巴君的瑪達威-瑪拉緹亭那裡，傳來一陣響亮的主哈瑞聖名唸誦聲。外士那瓦.達薩.巴巴君從他的茅廬走出來，問偉大靈魂拉黑瑞：「為什麼帕茹阿漢薩.巴巴君的小樹林那裡，傳來這麼響亮的哈瑞聖名？」

偉大靈魂.拉黑瑞和外士那瓦.達薩.巴巴君去看過究竟，看到很多奉獻者在繞拜偉大靈魂.巴巴君，並唸誦主哈瑞聖名。他倆也加入人群之中。每個人都向帕茹阿漢薩.巴巴君.瑪哈茹阿傑五體投地的頂拜，然後坐在高台上。戴威達薩和三布納也坐在高台的一側，相形見絀。

與此同時，其中一個奉獻者說：「我們來自刊塔卡城(Kantaka-nagara，即卡瓦，Kattwa)。我們的主要目的是覲見聖納瓦島聖地，以及得到帕茹阿漢薩.巴巴君.瑪哈茹阿傑蓮花足的塵土。」

帕茹阿漢薩.巴巴君.瑪哈茹阿傑感到窘迫，說：「我是個大罪人。你們只是來淨化我。」

不久之後，發現這些奉獻者都擅於唱誦歌頌主哈瑞的奉愛歌曲。立刻把麥當嘎鼓(Mrdanga)和鐃鈸(karatala)帶來，人群中的一個資深成員便開始唱誦帕爾塔拿(Prarthana)的一首歌曲。

sri krsna caitanya prabhu nityananda
gadai advaita-candra gaura-bhakta-vrnda

主奎師那.采坦亞.桑卓啊！帕佈.尼提安南達啊！嘎達答爾啊！阿兌塔.桑卓啊！高茹阿的奉獻者啊！

apara karuna-sindhu vaisnava thakura
mo hena pamara daya karaha pracura

偉大奉獻者.塔庫爾啊，你是無邊的恩慈之洋。請向我這樣惡貫滿盈的生物，賜予你大量的恩慈。

jati-vidya-dhana-jana-made matta jane
uddhara kara he natha, krpa-vitarane

主人啊，請大發慈悲，解救這個被高尚出身、教育、財富的驕傲，以及對妻兒和家庭成員的依戀荼毒的人。

kanaka-kamini-lobha, pratistha-vasana
chadaiya sodha more, e mora prarthana

請淨化我對婦女和財富的欲望，以及對虛榮的渴求。這是我的禱告。

name ruci, jive daya, vaisnave ullasa

daya kari' deha more, ohe krsna-dasa

主奎師那的僕人，請大發慈悲，賜我對聖名的品味，以及對眾生的憐憫—讓我在奉獻者的聯誼之中歡欣鼓舞吧。

tomara carana-chaya eka-matra asa

jivane marane matra amara bharasa

你蓮花足的庇蔭是我唯一的希望，我生生死死唯一的避難所。

這首靈唱歌曲結束時，奉獻者唱頌了偉大靈魂卡利達薩.拉黑瑞所寫的一首禱文，它美麗動人，詩情畫意。

miche maya-vase, samsara-sagare, padiya chilama ami

karuna kariya, diya pada-chaya, amare tarila tumi

我墮入生死輪迴之洋，被假象影響，在無謂的活動之中分身不暇。你慈悲為懷，賜我你蓮花足的庇蔭，解救我吧。

sunasuna vaisnava thakura

tomara carane, sampiyachi matha, mora dukkha kara dura

偉大奉獻者.塔庫爾啊，請傾聽我。我把我的頭皈依在你的蓮花足。請驅走我的悲傷。

jatira gaurava, kevala raurava, vidya se avidya-kala

sodhiya amaya, nitai-carane, sampahē – jauka jvala

對階級的驕傲是個可怕的地獄。物質學問只是愚昧的其中一方面。請淨化我，把我送到尼泰的蓮花足下。請熄滅我熾烈的痛苦。

tomara krpaya, amara jihvaya, sphuruka yugala-nama

kahe kalidasa, amara hrdaye, jaguka sri-radha-syama

憑藉你的仁慈，願神聖青春愛侶的聖名顯現在我的舌頭上，願主茹阿妲-夏姆顯現在我的心。這是卡利達薩的禱告。

一起唱誦這首靈唱歌曲，他們全都欣喜若狂。最後，他們一再重複那一句，jaguka sri-radha-syama。「願主茹阿妲-夏姆顯現在我心裡，」開始歡欣起舞。當他們繼續跳舞時，幾個滿懷靈性情感的偉大奉獻者不醒人事。一種非凡的氣氛悠然而起，當戴威達薩目睹這一切時，他開始想到，他父親深深沉醉於追求靈性真理，將難以帶他回家。

聚會結束時，已是午夜。每個人都互相五體投地的頂拜，然後各自歸家。戴威達薩和三布納徵得他們父親許可之後，便返回投宿之處。

第二天，戴威和三布納吃完飯之後，便前往偉大靈魂.拉黑瑞的茅廬。學問之尊.戴威達薩向偉大靈魂.拉黑瑞頂拜，說：「親愛的父親，我對你有個請求。請你來，住在我們在山提普爾的家。我們在家裡侍奉你，將會非常高興。如果你容許的話，我們也可以給你安排一個僻靜的小茅廬。」

偉大靈魂.拉黑瑞回答：「這是個好主意，但我在山提普爾將得不到我在這裡得到的那種聖人聯誼。戴威，你知道山提普爾的人；他們非常無神論，極喜歡誹謗他人，以致住在那裡的話，一個人決不能感到滿足。那裡確實有很多婆羅門，但他們與織布工人等等短視的物質主義者聯誼，以致他們的智慧扭曲了。講究的衣物，浮誇的說話和誹謗偉大奉獻者，都是山提普爾人的三個特性。阿兌塔.帕佈的後人在那裡不勝其煩，這種負面聯誼使他們幾乎敵視瑪哈帕佈。因此你們應該同意，我會留在哥端姆這裡。那是我的心願。」

戴威達薩：「親愛的父親，你說的沒錯。但你為什麼必須與山提普爾的人扯上任何關係呢？住在僻靜的地方，培養你的宗教修習，例如定時唸誦等等，這樣過你的日子。婆羅門的日常工作也是他的永恆天職，像你自己這樣的偉大靈魂，職責就是那樣全神貫注。」

偉大靈魂.拉黑瑞神色有點凝重地說：「我的愛子，那些日子一去不返。現在我身處聖人聯誼之中，住了幾個月，又聽到聖師尊的訓示，我的理解已有極大改變。我現在明白到，你所說的永恆天職其實是短暫職務。唯一的永恆天職是對哈瑞的奉愛。定時唸誦和其他這樣的修習，其實是短暫職務而已。」

戴威達薩說：「父親，我在任何經典都不曾見過或聽過這樣的解釋。定時唸誦不是對哈瑞的靈性專注嗎？如果它是對哈瑞的靈性專注，那麼它也就是永恆天職。定時唸誦和構成規範奉愛的那些修習之間，例如聆聽和唸誦等等有差別嗎？」

偉大靈魂.拉黑瑞他說：「定時唸誦是歸入業報之部，與規範奉愛截然不同。定時唸誦和其他這樣的活動，是為了獲得解脫而在業報之部體系履行的。不過，聆聽和唸誦等等對哈瑞靈性專注的活動，不是別有用心的。經典描述聆聽、唸誦和其他規範奉愛支體的成果，但這只為引起人們的興趣，否則他們便不會傾向於履行那些活動。除了服務主哈瑞之外，崇拜主哈瑞沒有別的成果。修習規範奉愛的主要成果，是覺醒對哈瑞靈性專注的純粹愛意。」

戴威達薩：「那麼你真的承認，對哈瑞靈性專注的支體部分有些次要成果。」

拉黑瑞：「是的，但成果則取決於各種不同的修習者(sadhaka)。奉獻者履行奉愛修習的唯一目的，只是為了臻達稱為完美奉愛(siddha-bhakti)的完美奉愛階段。非奉獻者履行相同的奉愛支體部分時，有兩個主要動機：渴求物質享樂(bhoga)和渴求解脫

(moksa)。外在而言，奉獻者和非奉獻者的靈修之間沒有明顯差別，但基本差別在於堅定不移(nistha)。

透過業報之途崇拜奎師那時心意獲得淨化，便會獲得物質成果、擺脫病魔或解脫。但透過奉愛之途，對奎師那的同一種崇拜只產生對奎師那聖名的純粹愛意。當那些追隨業報之途的果報工作者(karmis)，奉行艾卡達斯斷食日(Ekadasi)，便根除他們的罪孽；當奉獻者奉行艾卡達斯斷食日，則加強他們對哈瑞的奉愛。看看其中的天壤之別！

視之為業報的其中一方面而履行的修習，與視之為奉愛的其中一方面而履行的靈修，之間的精微差別只有憑藉至尊主的恩慈而得知。奉獻者獲得主要的成果，果報工作者果則陷於次要的成果，它可以概況地分成兩類，即物質感官享樂(bhukti)和解脫(mukti)。」

戴威達薩：「那麼為什麼經典讚揚次要成果的好處？」

拉黑瑞：「這個世界有兩種人：那些靈性覺醒的和那些靈性未覺醒的。經典是為了那些靈性未覺醒的人，以及那些除非想像到即將來臨的成果，否則不會履行任何虔誠活動的人的福祉，才讚揚次要成果。不過，經典不想讓這樣的人一直滿足於次要成果；相反，他們對次要成果的吸引，應該促使他們履行善舉，那會加速他們與聖人的接觸。然後，憑藉聖人的恩慈，他們會開始知道對哈瑞靈性專注的主要成果，對那些成果的品味會在他們心裡覺醒。」

戴威達薩：「那麼我們是不是要明白，茹阿古南丹(Raghunandana)以及其他宗教儀式規則經典的作者，都是靈性未覺醒的嗎？」

拉黑瑞：「不是，但他們賦定的體系是針對靈性未覺醒的人。不過，他們自己則尋求主要成果。」

戴威達薩：「一些經典只描述次要成果，完全沒有提及主要成果。為什麼這樣？」

拉黑瑞：「對應於人類各種各樣的資格，共有三種經典：性質善良的(sattvika)、性質情欲的(rajāsika)、性質愚昧的(tamasika)。善良的經典是給滿載善良天性的人(sattva-guna)；情欲的經典是給激情天性覆蓋的人(rajo-guna)；愚昧的經典則是給那些熱衷於愚昧天性的人。」

戴威達薩：「如果情況是這樣，怎知道要相信哪些經典訓令？那些資格較低的人，怎樣才可以臻達較高的目的地？」

拉黑瑞：「根據不同的資格水平，人類的天性和信心各有不同。主要由愚昧形態驅策的人，天生對愚昧的經典有信心。那些主要受情欲形態影響的人，天生對情欲的經典有信心，那些在善良形態之中的人，天生對善良的經典有信心。對經典某個特定結論的信念，與信心是自然一致的。」

滿懷信心地履行資格所及的職務時，可能會接觸到聖人，透過他們的聯誼而發展更高的資格。覺醒了更高的資格時便提高了本性，對更崇高經典的信心便會隨之而來。經典作者的智慧決不犯錯，他們創作經典的方式獨特之至，以致透過履行資格所及的，又自然地有信心的那些職務，便會逐漸發展出更高的資格。因此不同的經典傳授了不同的訓令。對經典的信心是所有吉祥的根。

《聖典博伽梵歌》是所有經典的《彌漫沙經(mimamsa-sastra)》。那裡清楚說明了這個結論。」

戴威達薩：「我自小已經研習了很多經典，但今天憑藉你的恩典，我以全新的角度明白了它們的目的。」

拉黑瑞：「《聖典博伽瓦譚》(11.8.10)記載：

anubhyas ca mahadbhyas ca sastrebhyah kusalo narah
sarvatah saram adadyat puspebhya iva satpadah

就像大黃蜂從百花採蜜，聰明人會汲取所有經典的精華，不論重大或細微的。

我的愛子，我過去常常叫你做無神論者。現在我不批評任何人，因為信心取決於資格。這方面無懈可擊。每個人都依據他們自己的資格工作，時機成熟時，他們便會逐漸進步。你是邏輯和果報活動經典的學者，由於你的說話與你的資格相符，那不失為過。」

戴威達薩：「我以前相信奉獻者的師徒傳系沒有學者，直到現在才恍然大悟。我以為奉獻者只是狂熱份子，他們僅是關心經典的其中一部分，但你今天所解釋的要點，徹底驅除了我的誤解。現在我相信，部分的奉獻者真的明白了經典精華。這些日子，你師承任何偉大靈魂研習經典嗎？」

拉黑瑞：「我兒，你現在可以稱我為狂熱的奉獻者或悉隨尊便。我的師尊在我旁邊的茅廬履行靈性專注。他教導我所有經典的精要結論，我剛向你表達了同樣的事。如果你想在他的蓮花足領受訓示，你可以懷著奉愛情感請教他。來，我會把你介紹給他。」

偉大靈魂.拉黑瑞把學問之尊.戴威達薩，帶到聖外士那瓦.達薩.巴巴君.瑪哈茹阿傑的茅廬，向他的師尊介紹他。然後便讓戴威達薩和巴巴君.瑪哈茹阿傑一起，再回去他的茅廬唸誦哈瑞聖名。

外士那瓦.達薩：「我的愛子，你的教育程度如何？」

戴威達薩：「在邏輯經典方面，我研習到《muktipada》和《siddhanta-kusumanjali》，還有宗教儀式規則的所有書籍。」

外士那瓦.達薩：「那麼你研習經典時，也勤勉地下過苦功。你學過的知識，請給我舉個例子吧。」

戴威達薩：

「atyanta-duhkha-nivrttir eva muktiḥ
所有物質痛苦的終止，稱為解脫。」

應該恆常竭力獲得解脫，《數論覺悟(Sankhya-darsana)》(1.1 和 6.5)的這句話界定了它。透過滿懷信心地遵循我那稱為自己的天職(śva-dharma)之賦定職務，我在尋求那種解脫。」

外士那瓦.達薩：「是的，我也像你本人一樣，研習了所有那些書籍之後，一度渴求解脫。」

戴威達薩：「現在你放棄了追求解脫嗎？」

外士那瓦.達薩：「我的愛子，告訴我，解脫是什麼意思？」

戴威達薩：「根據邏輯經典，微靈和梵彼此永恆截然不同，因此從邏輯觀點來看，不太清楚怎樣才可以終止所有痛苦。不過，根據《終極韋陀》，解脫是指臻達難以辨別的梵，換句話說，即微靈臻達與梵合一的境界。從某一個觀點來看，這點顯而易見。」

外士那瓦.達薩：「我的愛子，我研習了山卡爾(Sankara)的《終極韋陀》注釋共十五年，有幾年我一直是個棄絕僧。我費盡周章要獲得解脫。我花了很長時間，深入冥想山卡爾視為《神訓經》四大主要原則的陳述(maha-vakyas)。最後，我明白到山卡爾提倡的那個宗教體系是新創的，因此我放棄了它。」

戴威達薩：「你為什麼認為它是新近的敵對意見？」

外士那瓦.達薩：「有經驗的人無法透過實際的研究分析，輕易地向他人傳達他的覺悟。那些還沒體驗到他那覺悟的人，將怎能理解呢？」

戴威達薩看得出外士那瓦.達薩是個淵博的學者，既坦率又有很深的覺悟。戴威達薩不曾研習過《終極韋陀》，他開始忖度，如果外士那瓦.達薩對他大發慈悲，他便可以研讀，於是他問：『我適合研習《終極韋陀》嗎？』

外士那瓦.達薩：「以你在梵語方面所達到的能力程度，如果你有一個夠格的導師，你可以輕易研習《終極韋陀》。」

戴威達薩：「如果你仁慈地教導我，我會師承閣下學習。」

外士那瓦.達薩：「事實上，我是偉大奉獻者的僕人；除此以外，我一無所有。帕茹阿漢薩.巴巴君.瑪哈茹阿傑仁慈地指導我，持恆地唸誦哈瑞聖名，我只是那樣做。我的時間所餘無幾。而且，宇宙靈師(jagad-guru)聖茹帕.哥斯瓦米明確地禁止，奉獻者聆聽或閱讀山卡爾對《終極韋陀》的《Sariraka-bhasya》注釋，因此我自己不再閱讀或教導他人。不過，全世界的原始導師—主莎慈之子，對聖薩爾瓦包瑪(Sri Sarvabhauma)解釋《終極韋陀》的真正注釋。很多奉獻者仍有那本注釋的手抄本。如果你想研習那本書，你可以弄一個副本，我可以幫助你理解。你可以從刊黎帕里(Kancana-palli)的村莊，施瑞曼.卡威.刊爾那普爾(Srimad Kavi Karnapura)的家索取一個副本。」

戴威達薩：「我會試試看。你是《終極韋陀》的大學問家。請坦白告訴我，研習奉獻者的注釋，我將能夠確定《終極韋陀》的真正含意嗎？」

外士那瓦.達薩：「我研究和教授了山卡爾的注釋，我也研習了聖茹阿瑪努佳的《施瑞論(Sri Bhasya)》和其他注釋。不過，我還沒看過有任何的《神訓經》解釋，比瑪哈帕佈更高深。高毘納師(Gopinatha Acarya)記錄了這部注釋，高迪亞的奉獻者則研習它。至尊主自己對《神訓經》的解釋，在教義上不容爭辯，因為祂的注釋準確地描繪《奧義書》的全部要旨。如果以正確順序提出這部《神訓經》的解釋，他的解釋在任何淵博學者的聚會肯定都會備受尊重。」

學問之尊.戴威達薩聞言非常高興。他信心滿懷而五體投地的頂拜聖外士那瓦.達薩.巴巴君，並返回他父親的茅廬，他在那裡向他父親講述他的所聞。

偉大靈魂.拉黑瑞十分高興，回答說：「戴威，你學富五車，但現在你可以嘗試臻達最高的目的地，那是眾生的終極福祉。」

戴威達薩：「實際上，我來的唯一目的是帶你回家。請回我們家一次吧，每個人都會心滿意足的。母親尤其熱切於覲見你雙足多一次。」

拉黑瑞：「我已托庇於奉獻者的蓮花足，我已發誓我決不會進入任何反對奉愛的房子。首先你必須成為奉獻者，然後你才可以帶我回家。」

戴威達薩：「父親！你怎能說那樣的話？我們每天在家裡都崇拜主。我們沒有不尊敬哈瑞聖名的唸誦，我們又誠懇地款待客人和奉獻者。我們不被視為奉獻者嗎？」

拉黑瑞：「你們的活動與奉獻者的那些非常相似，但你們其實不是奉獻者。」

戴威達薩：「那麼怎樣才可以成為奉獻者？」

拉黑瑞：「放棄你的短暫職務，採納你永恆的靈性天職，你便可以成為奉獻者。」

戴威達薩：「我有一個疑問，我會求你果斷地消除。奉獻者的活動由聆聽、唸誦、憶念、服務主的蓮花足(pada-sevanam)、崇拜神像(arcnam)、祈禱(vandanam)、為主作僕、與主為友、完全皈依組成，它們與物質的關係極為密切，那麼為什麼不一併稱之為短暫的？我察覺到這點有點偏倚。服務神像、斷食及用物質材料崇拜等等活動，全都與粗糙的物質有關，那麼它們怎會是永恆的？」

拉黑瑞：「我兒，我也需要很長時間才明白這點。非常小心地努力理解這點。人類有兩種：興趣與這個物質世界有關的那些人(aihika)；以及那些渴求將來能有更高成就的人(paramarthika)。第一類人只是渴求物質快樂、名譽和物質豐裕。第二類人有三種：那些致力於至尊控制者的人(isanugata)、那些專注於追求旨在解脫之一元論知識的人(jnana-nistha)，以及那些垂涎玄祕力量的人(siddhi-kami)。

垂涎玄祕力量的人，依附於業報之部的成果，他們渴望履行業報活動而獲得超能力。他們用來獲得這種玄祕力量的方法是供奉供品(yaga)、祭祀(yajna)和八步瑜伽體系(astanga-yoga)。他們接受至尊控制者的存在，但他們相信祂從屬於業報定律。這個類別包括物質的科學家。

追求一元論知識的人，試圖培養非人格的一元論知識，覺醒他們與梵的一致性。他們不知道，也不在意至尊控制者是不是存在，但為了實踐靈修，他們無論如何都捏造虛構的至尊控制者形象。一元論知識的成果，是覺悟與梵的一致性，透過持恆地投入於奉愛修習，那種修習是朝著他們所想像的至尊控制者形象，一元論者渴求最終達至這種一致性。當他們獲得非人格知識之果時，便不再需要至尊控制者，他們僅是視之為達標方法而想像出來的。當他們對至尊控制者的奉愛如願地結果時，便轉變成非人格知識。根據這個教義，至尊主以及對至尊主的奉愛都不是永恆的。

那些致力於至尊控制者的人(isanugatas)，是那些尋求在將來有更高成就的第三類人。確實地說，唯獨他們才渴求最高生命目標(paramartha)。他們認為只有一個至尊控制者，祂無始無終，祂以祂自己的能量展現微靈和物質世界。微靈是祂的永恆僕人，即使在解脫之後也依然一樣。微靈的永恆天職，是永恆地留在至尊控制者的指

導下，因為單憑他一己之力，便一事無成。履行業報，微靈無法獲得任何永恆福祉；不過，當他甘願接受主奎師那的庇蔭時，透過祂的恩典，他便獲得所有完美。

那些垂涎玄祕力量的人，遵循業報之部，那些培養一元論知識的人，則遵循知識之部。致力於至尊控制者的人，是至尊控制者唯一的奉獻者。遵循非人格知識之途的人和遵循業報之途的人，對更高成就感興趣而沾沾自喜，但他們其實不是追求最高目標，而是尋找短暫的物質得益；他們就天職所說的一切，都是短暫的。

施瓦、杜伽(Durga)、象頭神和太陽神的現代崇拜者，分別稱為施瓦派(Saivas)、性力派(Saktas)、象頭神派(Ganapatyas)和太陽神派(Sauras)，他們全都遵循知識之部。他們採納聆聽和唸誦等等奉愛支體，只為臻達解脫，終極臻達難以辨別，非人格的無形無相梵。那些不求物質享樂或解脫，投入於聆聽和唸誦的人，是投入於服務主維施努。在這五個神像之中，至尊聖主維施努的神像永恆超然，又齊備所有能量。那些不接受至尊主為崇拜對象的人，僅是崇拜短暫的對象。

我兒，你們所有人在家裡對至尊主的神像所做的服務，不是生命的最高目標，因為你不接受至尊主形象的永恆性。因此你不能算作為致力於至尊控制者的人。現在我希望你明白了永恆和短暫崇拜(upas ana)之間的差別。」

戴威達薩：「是的。如果崇拜至尊主的神像(sri-vigraha)，但不接受那尊神像是永恆的，那就不是崇拜永恆對象。不過，永恆真理與任何這樣的短暫形象，終極都截然不同，不能採納短暫的崇拜方法臻達永恆真理嗎？」

拉黑瑞：「即使如此，這種短暫的崇拜不能稱為永恆天職。偉大奉獻宗對永恆神像所履行的崇拜，才是永恆天職。」

戴威達薩：「但崇拜的聖神像是人類塑造的，那麼祂怎會是永恆的？」

拉黑瑞：「奉獻者崇拜的神像不是那樣。至尊主不像梵那樣沒有形象。相反，祂是永恆、知識和喜樂全能的濃縮化身。奉獻者堪受崇拜的神像，就是那個物質元素塑造的，永恆、全知、極樂的神像(sac-cid-ananda-ghana-vigraha)。至尊主那個永恆、喜樂和知識的超然形象，先在微靈的純粹知覺揭示，然後反映在心意之中。神像的外在形象，是根據心意裡揭示的這個超然形象塑造的，憑藉奉愛瑜伽的力量，至尊主永恆、全知、極樂的形象便展現在神像裡。奉獻者覲見神像時，神像便與奉獻者心中所見的至尊主的超然形象合一。

不過，非人格思辨家崇拜的神像不是那樣。他們認為神像是物質元素塑造的塑像，但當他們進行崇拜時，梵的狀態便存在於神像之中，當他們完成了崇拜之後，神像又再成為平常的物質塑像。現在你應該思索一下神像這的兩種概念，以及祂們各自的崇拜方法之間的差別。當你憑藉真正靈性導師的恩慈，獲得奉獻者啟迪時，透過觀察兩者的成果，你便能夠正確地理解這個差別。」

戴威達薩：「是的，現在這對我來說更有道理。現在我明白到，奉獻者不是盲目信心所驅策的狂熱份子；相反，他們具有精微而富辨別力的洞察力。崇拜神聖的神像，以及短暫崇拜主那個施加於物質物體之上的虛構形象，兩者之間有重大差別。外在的崇拜步驟沒有差別，但兩位崇拜者的信心卻有天壤之別。我會想想這點幾天。父親，今天我最大的疑竇已經消除。現在我可以有力地說，非人格思辨家的崇拜，僅是試圖欺騙至尊聖主。稍後我會再在你足下請教這個命題。」

話畢，學問之尊.戴威和三布便告辭，回去他們的居處。他們在下午回到偉大靈魂.拉黑瑞的茅廬，卻沒機會進一步討論這些題目，因為那時候人人都沉醉於齊頌哈瑞聖名。

翌日下午，每個人都坐在帕茹阿漢薩.巴巴君的涼亭，學問之尊.戴威和三布坐在偉大靈魂.拉黑瑞旁邊。此時，婆羅門-普斯卡瑞尼(Brahmana-Puskarini)村莊的卡斯(Kazi)抵達。奉獻者看見他時，全都站起來向他致敬，卡斯也歡天喜地的向奉獻者問好，然後坐在人群之中。

帕茹阿漢薩.巴巴君說：「你洪福齊天，因為你是祭.卡斯的後人，他是主瑪哈帕佈的施恩對象。請你向我們施恩吧。」

卡斯說：「憑藉主瑪哈帕佈的恩慈，我們成為奉獻者的施恩對象。高認格是我們的生命之主。沒有先五體投地的頂拜祂，我們什麼都不做。」

偉大靈魂.拉黑瑞是博學的波斯語學者，他研習過《可蘭經(Qur'an)》的第三十項(sepharas)和蘇菲派(Sufis)的多部書籍。他問卡斯：「根據你的意識形態，解脫是什麼意思？」

卡斯回答：「你稱為個體靈魂的，我們則稱為茹(ruh)。這個魂有兩種狀態：有知覺或解脫的靈魂(ruh-mujarrad)；以及受條件限制的靈魂(ruh-tarkibi)。你稱為靈魂(cit)的，我們則稱為穆佳茹阿(mujarrad)，你稱為物質(acit)的，我們則稱為吉薩(jism)。靈魂超越時間和空間的限制，物質則從屬於時間和空間。受條件限制的微靈有物質心意，充滿愚昧(malphut)和欲望。解脫靈魂既純粹又遠離這一切物質污染，他們住在稱為靈性世界(alam al-mashal)的靈性居所。

純粹愛意逐步發展，茹漸漸變得純粹。在神(Khoda)派來先知派嘎巴爾大人(Paigambar Sahib)的那個居所，沒有物質的影響。但即使在那裡，茹繼續都是從僕(banda)，主則是主人。因此從僕和主之間的關係是永恆的，解脫其實是達到這種關係的純粹形式。《可蘭經》和蘇菲派的典籍解釋這些結論，但不是人人都能理解。高認格.瑪哈帕佈仁慈地教導祭.卡斯這一切要點，自此我們便成為祂專一的奉獻者。」

拉黑瑞：「《可蘭經》的主要教導是什麼？」

卡斯：「根據《可蘭經》，神個人的居所是靈性世界的最高成就，稱為天堂(behesht)。事實上，那裡沒有正式崇拜，但生命本身就是崇拜(ibada)。只是看見主，那個居所的居民便沉醉於超然喜樂。這是聖主高認格提出的同一教導。」

拉黑瑞：「《可蘭經》接受主有超然形象嗎？」

卡斯：「《可蘭經》表明主沒有形象。但聖主高認格告訴祭.卡斯，《可蘭經》這個教導的意思是，主不會有物質形象。它不排除祂純粹靈性形象的存在。派嘎巴爾大人按照他的資格水平，看見主神聖而愛意盈盈的形象。他對其他情感(rasas)的特徵，即那些超然心緒和情感卻一無所知。」

拉黑瑞：「蘇菲派在這方面有什麼見解？」

卡斯：「他們堅持『我是神(ana al-haqq)』的這個教義。伊斯蘭教的蘇菲(aswaph)教義，與非二元論教義一模一樣。」

拉黑瑞：「你是蘇菲派嗎？」

卡斯：「不，我們是不折不扣的奉獻者。高認格是我們的生命。」

討論持續了一段長時間，最後卡斯大人向奉獻者致敬，然後便離開。接著是齊頌哈瑞聖名，之後便散會。

由此結束《微靈天職》的第五章，名為《規範奉愛是永恆的，不是短暫職務》

第六章

永恆天職、種族和階級

學問之尊.戴威達薩是個老師，長久以來他都堅信，婆羅門是所有社會階級之中最高的。他相信除了婆羅門之外，誰都沒有資格達到最高的生命目標，除非生於婆羅門家庭，否則微靈無法獲得解脫。他又相信生於這樣的家庭，是發展婆羅門特有天性的原因。當他聽到奉獻者和祭.卡斯後人之間的討論時，他十分不滿。他根本無法參透卡斯大人(Kazi Sahib)的話，因為其中滿是深奧的基礎真理。

戴威達薩心煩意亂，開始忖度：「回族真是一個奇怪的現象，無法弄清楚他們所說的話。當然，父親研習過波斯語和阿拉伯語，長久以來他一直都在研習宗教，但他為什麼那麼尊敬回教徒？如果印度教徒觸摸過回教徒，他必須相應地沐浴來淨化自

己，那麼當帕茹阿漢薩.巴巴君.瑪哈茹阿傑邀請這樣的人坐在聚會裡，又那麼尊敬他時，他究竟在想什麼？」

那個晚上，戴威達薩說：「三布！這件事我不能保持沈默。我會燃起邏輯辯論的烈火，把這種異教見解燒成灰燼。薩爾瓦包瑪和斯若曼尼等等堅毅的學者，正是在納瓦島這裡討論邏輯經典，茹阿古南丹也從宗教禮儀的經典，激起二十八個真理。印度教徒和回教徒，現在怎麼在納瓦島這裡混在一起？納瓦島的老師或許還沒得知這個消息。」學問之尊全神貫注於他的任務兩、三天。

黎明時分，細雨紛紛。上午時，烏雲密佈，未見天日。感到適當時機已經降臨，戴威和三布在十時前吃過一頓稀飯(khichri)，準備好。在聖哥端姆，奉獻者的化緣(madhukari)遲了。不過，他們幾乎全都榮耀了祭餘，坐在瑪達威-瑪拉緹亭一旁的一個大棚子裡。

帕茹阿漢薩.巴巴君、外士那瓦.達薩、聖尼星哈村(Sri Nrsimha-palli)的學者阿南塔.達薩、偉大靈魂.拉黑瑞和庫利亞的亞達瓦.達薩，開始手持他們的茶爾茜唸珠，唸誦哈瑞聖名，全神貫注於至尊喜樂之中。那時候，奎師那.促達曼尼(Krsna Cudamani)與偉大靈魂.學問之尊、薩穆卓嘎爾(Samudragarh)的查圖爾布佳.帕達茹阿拿(Caturbhujā Padaratna)、卡斯的秦塔曼尼.拿亞爾茹阿拿(Cintamani Nyayaratna)，以及普爾瓦之地(Purva-sthali)的卡利達薩.瓦查斯帕提(Kalidasa Vacaspati)等等知名學者一同到達。奉獻者對博學的婆羅門萬分尊重，請他們就坐。

帕茹阿漢薩.巴巴君說：「據說陰天是不祥的，但今天對我們來說變得最吉祥。今天聖地的婆羅門學者用他們的足下塵土，淨化了我們的茅廬。」

奉獻者自然而然地認為自己比小草更卑微，因此他們全都頂拜說 vipra-caranebhyah namah：「向婆羅門的雙足致敬。」自視為可敬學者的婆羅門學者祝福奉獻者，作為回應，然後便坐下。學問之尊為辯論而安排的婆羅門，向偉大靈魂.拉黑瑞頂拜，因為他比他們眾人都年長。現已精通經典機密真理的偉大靈魂.拉黑瑞，馬上向學者回禮頂拜。

在所有學者之中，以奎師那.促達曼尼最雄辯滔滔。他曾經在卡斯、米提拉(Mithila)和其他多個地方，與其他多位學者辯論經典含意，未逢敵手。他身材矮小，膚色黝黑而有光澤，神情肅穆，雙目炯炯有神。現在他開始與奉獻者討論。

促達曼尼說：「今天我們來拜見奉獻者。雖然我們不是悉數支持你們全部的行為，但我們非常欣賞你們專一的奉愛。至尊聖主自己在《博伽梵歌》(9.30)表明：

api cet su-duracaro bhajate mam ananya-bhak
sadhur eva sa mantavyah samyag-vyavasito hi sah

即使是可惡的罪人，如果他懷著專一的奉愛崇拜我，都視之為聖人，因為他的智慧穩處於適當的決心。

《博伽梵歌》的這句話是我們的證據，我們今天正是因為這個結論來拜見聖人。但我們有個投訴。你們為什麼以奉愛為藉口而與回教徒聯誼？我們希望與你討論這件事情。你們之中誰最擅長辯論的，應該上前。」

奉獻者對奎師那.促達曼尼的話感到不悅，帕茹阿漢薩.巴巴君非常謙卑地說：「我們是傻瓜。我們哪裡懂得辯論？我們僅是按照歷代偉大覺悟靈魂(mahajanas)所示的舉止而行罷了。你們全都是學者，因此你們可以背誦經典的訓示，我們會默默洗耳恭聽。」

促達曼尼說：「你怎能按照這樣的話行動？你是在印度社會護蔭之下，如果你胡亂實踐與經典對立的修習和教導，世界便會毀滅。『我們會違反經典地修習和傳揚，與此同時，又聲稱我們是在偉大覺悟靈魂之途。』這是哪種言論？誰是偉大覺悟靈魂？只有言行和教導都符合經典的人，才可以真的稱得上是偉大覺悟靈魂。如果我們僅是把我們所喜歡的人，標籤為偉大覺悟靈魂，然後又引用 mahajano yena gatah sa panthah 這句話：『應該遵循偉大覺悟靈魂之途。』又怎能惠澤世人？」

奉獻者無法忍受促達曼尼的話，於是他們便離開，在另一間茅廬內互相商議。他們斷定，由於偉大覺悟靈魂被指控出錯，因此他們勢必盡力反駁那些指控。帕茹阿漢薩.巴巴君決意不參與辯論。阿南塔.達薩.巴巴君學者是邏輯經典的學者，但每個人都要求聖外士那瓦.達薩.巴巴君進行辯論。奉獻者便立即明白，是學問之尊.戴威達薩煽動這場紛亂的。偉大靈魂.拉黑瑞也在場，他補充說：「戴威極驕傲。那天他目睹我們對待卡斯大人的言行舉止，他內心因而感到困擾，故此他現在把這些婆羅門學者全都帶來這裡。」

外士那瓦.達薩把帕茹阿漢薩.巴巴君雙足的塵土放在他頭上，說：「我會非常敬重偉大奉獻者的命令。今天我吸收到的知識必定有成果。」

此時，晴空萬里。一大片寬闊的坐處在瑪拉緹-瑪達威小樹林延伸著，婆羅門學者坐在一邊，奉獻者則在另一邊。聖哥端姆和瑪迪亞島所有的婆羅門和學者，都被召喚到那裡，附近眾多的學生和博學的婆羅門也參加了聚會，因此那絕不是小規模聚會。大約有一百個婆羅門學者坐在一邊，另一邊大約有二百位奉獻者。外士那瓦.達薩.巴巴君冷靜沉著，應奉獻者所求，坐在聚會的主席位。就在此時，發生了一件驚人奇事——串瑪拉緹花從上面的蔓藤，落在外士那瓦.達薩頭上。此事使奉獻者十分振奮，激發他們高聲誦讀哈瑞聖名。「要明白這是施瑞曼.瑪哈帕佈的恩慈，」他們宣告。

在另一邊，奎師那.促達曼尼不以為然的扮鬼臉，說：「你可以這樣想，但花草不是這樣想。真金不怕火煉。」

為了解決事情，外士那瓦.達薩便開始說：「今天在納瓦島舉行的這個會議，類似在瓦茹阿納斯舉行的會議，因此我非常高興。雖然我是孟加拉居民，但我多年來在瓦茹阿納斯和其他地方研習和講學，因此我不太習慣說孟加拉語。我請求今天的聚會以梵語發問和回答。」

促達曼尼非常勤勉地研習經典，但除了他牢記了的一些詩節之外，他不能說流利梵語。外士那瓦.達薩的提議使他有點慌張，說：「為什麼？我們正在孟加拉會面，因此最好說孟加拉語。我不能像西部省份的學者那樣，說得一口流利梵語。」

觀察到他們各自的情感，每個人都明白，促達曼尼害怕與外士那瓦.達薩辯論。他們全都請求外士那瓦.達薩說孟加拉語，他便順應民意。

促達曼尼提出第一個異議，詢問：「階級(jati)是永恆不變的嗎？印度教徒和回教徒不是不同階級嗎？印度教徒與回教徒聯誼，不會低墮嗎？」

外士那瓦.達薩.巴巴君回答：「根據邏輯經典，種族、階級或物種是永恆不變的。不過，那裡提及的階級之別(jati-bheda)一詞，不是指生於不同國家的人類的階級之別。這個名詞是指物種之別，例如在牛、山羊和人類之間所見的差別。」

促達曼尼說：「是的，你說的話相當正確。但那意味著印度教徒和回教徒之間沒有階級之別嗎？」

外士那瓦.達薩說：「是的，階級之間確有差別，但那種階級不是永恆的。人類只有一種階級，在這個情況下，它表示『物種』。在人類這個物種，基於語言、國家、衣著方式和膚色的差別，創造了多種不同的階級。」

促達曼尼：「出身方面沒有差別嗎？或是印度教徒和回教徒之間的差別，只是由服飾和其他這樣的事組成，沒有其他嗎？」

外士那瓦.達薩：「根據他們以前的業報，微靈生於較高或較低的社會階級；配合他們的社會階級，他們有資格擔任不同的工作。四個社會階級是婆羅門、統治者、商人農民和勞工。其餘的人全都屬於低下階級(antyaaja)，即是說他們出生低下，不屬於社會階級體系。」

促達曼尼：「回教徒不是賤民嗎？」

外士那瓦.達薩：「是的，根據經典，他們是在四個社會階級範疇之外的。」

促達曼尼：「那麼回教徒怎可成為奉獻者，可敬的奉獻者又怎可與他們聯誼？」

外士那瓦.達薩：「奉獻者是那些具備純粹奉愛的人，所有人類都是偉大奉獻宗的人選。回教徒沒有資格履行四社會四靈性晉階體系裡，為不同社會階級所賦定的職責，因為他們的出生使他們喪失資格。不過，他們絕對有權參與奉愛修習。直止精密地檢視了《業報之部》、《知識之部》和《奉愛之部》之間的精微差別，否則決不能自稱知道經典的真實要旨。」

促達曼尼：「非常好，履行賦定業報活動時，心靈便逐漸得到淨化，於是便有資格追求知識。在思辨家之中，一些是提倡難以辨別的非人格梵的梵覺宗 (nirbheda-brahmavadis)，其他人則是奉獻者，他們接受具備超然屬性的至尊主 (savisesa-vada) 的那個人格形象。根據這個進程，沒有先齊備業報活動的資格，便無法成為奉獻者。回教徒甚至沒有資格履行四社會階級體系內賦定的業報活動，因為他們是賤民，那麼他們怎會有資格履行奉愛？」

外士那瓦.達薩：「賤民人類絕對有權修習奉愛。所有經典都認同這點，至尊主自己在《聖典博伽梵歌》(9.32)也表明了這點：

mam hi partha vyapasritya ye 'pi syuh papa-yonayah
striyo vaisyas tatha sudras te 'pi yanti param gatim

帕爾塔啊(Partha)，婦女、商人農民、勞工和生於罪惡家庭的出生低下者，托庇於我，便可以臻達至尊目的地。

asritya(托庇)一字，這裡是指奉愛。《斯刊達宇宙古史，卡斯之部(Skanda Purana,Kasi-khanda)》(21.63)確定了這點：

brahmanah ksatriyo vaisyah sudro va yadi vetarah
visnu-bhakti-samayukto jneyah sarvottamas ca sah
引用在《Hari-bhakti-vilasa》(10.106)

不論是婆羅門、統治者或戰士、商人農民、勞工或賤民，如果已經托庇於維施努的奉愛，他就高人一等。

《拿茹阿迪亞宇宙古史》有云。

svapaco 'pi mahipala visnu-bhakto dvijadhikah
visnu-bhakti-vihino yo yatis ca svapacadhikah
引用在《Hari-bhakti-vilasa》(10.87)。」

促達曼尼：「你可以引經據典多次作為證據，但重要的是，要看看這個考慮因素的基礎原則是什麼。怎可以消除出身寒微的這個缺陷？沒有再投生一次，可以消除有關出生的缺陷嗎？」

外士那瓦.達薩：「出身寒微的這個缺陷是已成形業報的結果，即以前的活動在今生開始結果，這個已成形的業報，可以透過誦讀至尊主的聖名摧毀。《聖典博伽瓦譚》(6.16.44)說明了這點的證據：

yan-nama sakrc chravanat pukkaso 'pi vimucyate samsarat

僅是聽到你的聖名一次，甚至連出生低下的吃狗者，都可以從物質存在獲救。

《聖典博伽瓦譚》(6.2.46)也有云：

natah param karma-nibandha-krntanam

mumuksatam tirtha-padanukirtanat

na yat punah karmasu sajjate mano

rajas-tamobhyam kalilam tato 'nyatha

僅是至尊主蓮花足的觸碰甚至把聖地神聖化，那些渴望從物質存在的束縛得到解脫的人，除了唸誦祂的聖名之外，便無法根除罪孽。原因是履行齊頌聖名時，心意便不再依附業報，實踐任何別的贖罪方法時，由於還沒有根除犯罪傾向，因此心意又再被情欲和愚昧的物質品質污染。

《聖典博伽瓦譚》(3.33.7)又有云：

aho vata svapaco 'to gariyan

yaj-jahvagre vartate nama tubhyam

tepus tapas te juhuvuh sasnur arya

brahmanucur nama grnanti ye te

噢！唸誦主哈瑞聖名的人的偉大之處，還要多說嗎？舌頭誦讀你聖名的人，即使是生於吃狗者的家庭，都是萬物之尊。他的婆羅門地位，在他前生已經確立了。那些唸誦主哈瑞聖名的幸運微靈已經歷了苦行，履行了火祭，在聖地沐浴，遵循了適當的行為守則，又認真地研習了《韋陀經》。」

促達曼尼：「那麼為什麼不准唸誦哈瑞聖名的吃狗者，履行祭祀和其他婆羅門活動？」

外士那瓦.達薩：「要履行祭祀和其他這樣的活動，必須生於婆羅門家庭，即使是生於婆羅門家庭的人，在有資格履行婆羅門的職務之前，都必須透過傳授聖線的儀式獲得淨化。同樣，吃狗者也可以接受哈瑞聖名獲得淨化，但直至他投生在婆羅門家庭，否則他仍然沒有資格履行祭祀。不過，他可以履行奉愛的支體部分，它們遠比祭祀偉大得多，無與倫比。」

促達曼尼：「那是哪種結論？連普通特權都沒有資格的人，對於遠超而無不及的事物，又怎會有資格？這方面有什麼確鑿的證據嗎？」

外士那瓦.達薩：「人類活動有兩種：與實際存有關的物質活動(vyvaharika)；以及與終極真理有關的靈性活動(paramarthika)。一個人也許得到了靈性資格，但那不一定使他有資格履行某些獨特的物質活動。例如，天生是回教徒的人也許得到了婆羅門的所有品質，因此從靈性角度來看，他是個婆羅門，但他仍然一直沒有資格履行某些特定的物質活動，例如把女兒嫁給婆羅門。」

促達曼尼：「為什麼是這樣？如果他這樣做，有什麼不妥？」

外士那瓦.達薩：「如果破壞社會風俗，便犯了世俗的不得體(vyavaharika-dosa)之罪，自豪於社會名望的那些社會成員，不容忍這樣的活動。因此在靈性上，即使他有資格，都不應該履行這些活動。」

促達曼尼：「請告訴我，什麼導致業報活動的資格，什麼又導致奉愛的資格？」

外士那瓦.達薩：「Tat-tat-karma-yogya-svabhava-janma」一天性、出生和其他這種使人適合於某種特別工作的實際原因，是業報活動的資格之源。奉愛資格源於對至尊主的信心(tattvika-sraddha)。

促達曼尼：「不要試圖用韋陀結論的語言嚇唬我。清楚解釋你說的『tat-tat-karma-yogya-svabhava-janma』是什麼意思。」

外士那瓦.達薩：「婆羅門的天性所見的品質是：控制感官(sama)、控制心意(dama)、苦行(tapa)、純粹(sauca)、滿足(santo)、寬恕(ksama)、簡樸(saralata)、對至尊主奉愛(isa-bhakti)、仁慈(daya)和真誠(satya)。統治者或戰士天生的品質是勇猛(teja)、bala(體力)、堅決(dhrti)、英勇(saurya)、容忍(titiksa)、寬宏大量(udarata)、堅持(udyama)、果敢(dhirata)、對婆羅門奉愛(brahmanyata)和富裕(aisvarya)。商人和農民特有的品質是有神論(astikya)、樂善好施(dana)、信心(nistha)、不驕不縱(adambhikata)和熱切於累積財富(artha-trsna)。勞工天生的品質是服務婆羅門、牛和天神(dvija-go-deva-seva)，以及滿足於所得到的(yathalabha-santo)。賤民天性的品質是不潔(asaucam)、不誠實(mithya)、偷竊(caurya)、無神論(nastikata)、無謂的爭吵(vrtha kalaha)、色欲(kama)、憤怒(krodha)和渴望滿足感官(indriya-trsna)。

經典規定，應該根據這些不同天性，確定社會階級。單是基於出生而決定社會階級，是新近的慣例。個人對某類特定工作的傾向，以及他在這方面的專長都與這些天性有關。人的天性導致他對某些特定活動的傾向和品味，正是這個獨特天性(svabhava)，稱為與某類特定工作相符的天性(tat-tat-karma-yogya-svabhava)。

在某些情況下，出身是確定一個人的天性的顯著因素，而在其他情況下，聯誼則是主要因素。天性是聯誼形成的，自出娘胎就開始潛移默化，因此出身肯定是決定天性發展的一個原因。真的，天性從誕生那一刻起便發展，但那不是說出身是天性和某類特定工作的資格之唯一原因。這個想法大錯特錯，因為尚有其他多個原因。因此，經典規定，評定工作資格時，必須研究人的天性。」

促達曼尼：「對絕對真理的信心是什麼意思？」

外士那瓦.達薩：「對絕對真理的信心是，心無旁騖地堅信至尊主，這導致自發地努力臻達祂。看到世俗活動之後，不純粹的心便出現對至尊主的誤解，不真實的信心是基於這種錯誤概念，它導致源於驕傲、威望和世俗欲望的私利努力。一些偉大的自我覺悟靈魂，把對絕對真理的信心描述為對經典的信心(sastriya-sraddha)。奉愛資格的原因，正是這種對絕對真理的信心。」

促達曼尼：「讓我們承認，雖然有些人本質不崇高，但他們對經典發展了信心。這樣的人也有奉愛資格嗎？」

外士那瓦.達薩：「信心是奉愛資格的唯一原因。天性是業報資格的原因，但不是奉愛的原因。《聖典博伽瓦譚》(11.20.27-28)的下列詩節，清楚說明了這點：

jata-sraddho mat-kathasu nirvinnah sarva-karmasu
veda dukkhatmakan kaman parityage 'py anisvarah
tato bhajeta mam pritah sraddhalur drdha-niscayah
jusamanas ca tan kaman dukkhodarkams ca garhayan

對於與我有關的敘述發展了信心，又厭惡各種果報活動的修習者，也許仍然無法放棄物質享樂和這樣的享樂欲望。知道這些所謂的快樂其實是痛苦之源，試圖享樂時，他應該譴責自己。此後，在時機成熟時，他便夠懷著愛、信心和堅定決心崇拜我。

proktena bhakti-yogena bhajato masakrn muneh
kama hrdayya nasyanti sarve mayi hrdis thite
bhidyate hrdaya-granthis chidyante sarva-samsayah
ksiyante casya karmani mayi drste 'khillatmani

《聖典博伽瓦譚》(11.20.29-30)

修習者持恆地以我描述過的奉愛瑜伽方法崇拜我時，我便來坐在他心裡。物質欲望是基於印象(samskaras)的，當我確立在他心裡時，所有物質欲望和印象便統統毀滅。修習者直接視我為眾生心裡的超靈時，便刺穿了他心裡的假我之結，粉碎了他的所有懷疑，他對果報活動的渴求也完全根除。

yat karmabhir yat tapasa jnana-vairagyatas ca yat
yogena dana-dharmena sreyobhir itarair api
sarvam mad-bhakti-yogena mad-bhakto labhate 'njasa

svargapavargam mad-dhama kathancid yadi vanchati

《聖典博伽瓦譚》(11.20.32-33)

透過果報活動、苦行、知識、棄絕、瑜伽修習、佈施、宗教職責和其他各種吉祥修習，好不容易才獲得的任何成果，我的奉獻者透過奉愛瑜伽的力量便垂手可得。雖然我的奉獻者毫無野心，但如果他們確實渴求這樣的事物，都可以輕易得以晉升到天堂星球，或得到解脫，或住在無憂星。

這是源於信心的奉愛瑜伽系統化的發展。」

促達曼尼：「如果我不認同《聖典博伽瓦譚》的權威性，那又怎樣？」

外士那瓦達薩：「這是所有經典的結論。如果你不認同《博伽瓦譚》，你便會因其他經典不勝其煩。我不需引用多部不同的經典。你可以僅是思索一下《博伽梵歌》所述的，它獲得所有哲學體系的擁護者接受。實際上，你最初抵達這裡時所說的所有訓示，全都存在於《梵歌詩節》的詩節(《梵歌》9.30)：

api cet su-duracaro bhajate mam ananya-bhak

sadhur eva sa mantavyah samyag vyavasito hi sah

除了我之外，便沒有奉愛對象，信心這樣獨一無二地專注於我時，便一直透過聆聽哈瑞題旨和唸誦哈瑞聖名，全神貫注於崇拜我。這樣的人採納了聖人之途，因此應該視之為聖人，縱使他可憎而邪惡的天性，使他的言行違反業報之途。

要旨就是，屬於《業報之部》的四社會四靈性晉階體系，是一種途徑；屬於《知識之部》的知識和棄絕程序，是第二種途徑；在真正聯誼之中發展的，對哈瑞題旨和哈瑞聖名的信心，是第三種途徑。這三種途徑有時被視為一個瑜伽體系，識別為業報瑜伽、思辨瑜伽或奉愛瑜伽，有時則作為個別體系實踐。這不同體系的修習者，稱為業報瑜伽師(karma-yogis)、思辨瑜伽師(jnana-yogis)和奉愛瑜伽師(bhakti-yogis)。在這所有人之中，奉愛瑜伽師是最好的，因為奉愛瑜伽具備無限吉祥，超卓性無與倫比。《梵歌》(6.47)的陳述支持了這個結論：

yoginam api sarvesam mad-gatenantaratmana

sraddhavan bhajate yo mam sa me yuktatamo matah

阿尊拿(Arjuna)啊，在所有瑜伽師之中，我認為懷著莫大信心持恆地崇拜我，心意深摯地專注於愛意盈盈地依附我，那就是最頂尖的瑜伽師。

《梵歌》(9.31-32)進一步解釋：

ksipram bhavati dharmatma sasvac-chantim nigacchati

kaunteya pratijanihi na me bhaktah pranasyati

mam hi partha vyapasritya ye 'pi syuh papa-yonayah

striyo vaisyas tatha sudras te 'pi yanti param gatim

你必須清楚理解 ksipram bhavati dharmatma 這個詩節的要旨。採納了專一奉愛之途的有信心人士，他們的天性和行為的所有過失，很快便得到淨化。凡有奉愛的地方，天職肯定如影隨形，因為至尊主是所有天職的根，祂輕易被奉愛征服。當至尊主確立在心裡時，把微靈困於錯覺裡的假象，便立即被驅散。不需任何別的靈修方法。一成為奉獻者，天職便立刻彰顯，使奉獻者的心善良正直。在世俗感官享樂的渴求消散那一刻，便滿心平和。因此主奎師那承諾：『我的奉獻者決不會滅亡。』在靈性修習的過程之中，業報工作者和思辨家也許會成為不良聯誼的獵物，因為他們是獨立的，但奉獻者不低墮，因為至尊主存在的這種影響力，把他們從不良聯誼之中救出來。不論他是生於罪惡家庭還是婆羅門家庭，奉獻者都得到至尊目的地。」

促達曼尼：「聽著，在我們的經典所見的規則之中，我覺得以出身確定階級的規則更勝一籌。投生在婆羅門家庭的人，透過定時唸誦等等常規修習，到達知識層面，最後注定獲得解脫。我無法理解信心怎樣發展。《博伽梵歌》和《聖典博伽瓦譚》解釋，奉愛源於信心，但我想清楚知道，要得到這種信心，微靈應該做什麼。」

外士那瓦.達薩：「信心是微靈的永恆天性，但履行四社會四靈性晉階職務的信心，不是源於這種永恆天性；而是源於按情況而定的或短暫的性質。《祭多嘎奧義書 (Chandogya Upanisad)》(7.19.1)有云：

yada vai sraddadhaty atha manute, nasraddadhan manute,
sraddhad eva manute, sraddha tv eva vijijnasitavyeti
sraddham bhagavo vijijnasa iti

薩勒-庫瑪爾(Sanat-kumara)說：『發展信心時，便可以思考和理解一個命題，沒有信心，便無法這樣做。其實只有滿懷信心的人，才可以思考任何事。因此你必須非常明確地詢問有關信心的事。』拿茹阿達說：『主人啊，我特別想知道這信心的事。』

一些精通經典結論的人解釋了，sraddha(信心)一字意謂相信《韋陀經》和聖靈性導師的話。這個意思沒有錯，但不是十分清楚。在我們的師徒傳系(sampradaya)，sraddha(信心)一字的含意如下：

sraddha tv anyopaya-varjam
bhakty-unmukhi citta-vrtti-visesah

信心是唯獨致力於奉愛的心靈的典型功能，這種奉愛完全沒有業報和非人格知識，除了專一渴求奎師那的快樂之外，再也沒有其他欲望。《Amnaya-sutra》(57)

當修習者身處純粹奉獻者的聯誼之中，定期聆聽聖人的訓示，心裡便出現堅定信念，就是他無法透過業報、非人格知識、瑜伽等等方法，得到他的永恆福祉，除非他專一地托庇於主哈瑞的蓮花足，否則便沒有成功之道。這種信念出現時，便可以明白修習者心裡出現了信心。這樣描述了信心的本質：

信心的特點是它的外在徵兆，稱為皈依(saranagati)，即對主哈瑞的皈依。

sa ca saranapatti-laksana
《Amnaya-sutra》(58)

這些話描述了皈依。

anukulyasya sankalpah pratikulyasya varjanam
raksisyatiti visvaso goptrtve varanam tatha
atma-niksepa-karpanye sad-vidha saranagatih

《Hari-bhakti-vilasa》(11.47)

自我皈依有六個徵兆。前兩個是嚴肅的誓言(anukulyasya sankalpa 和 pratikulyasya varjanam)：『我只會做有利於純粹奉愛的事，我也會拒絕所有不利的。』這稱為嚴肅的誓言。第三個種徵兆是堅信至尊主是保護者(raksisyatiti visvaso)，即：『至尊主是我唯一的保護者。我從非人格知識、瑜伽和其他這樣的修習，絕對得不到任何福祉。』這是信任(visvasa)的表現。第四個徵兆是，慎重地接受至尊主是維繫者(goptrtve varanam)：『以我自己的努力，我將一無所獲，甚至無法維繫自己。我會盡我所能服務至尊主，祂則會照顧我。』這是倚靠(nirbharata)的意思。第五個徵兆是皈依(atma-niksepa)：『我是誰？我是祂的。我的職責是滿足祂的欲望。』這是歸順自我(atma-nivedana)。第六個徵兆是謙遜(karpanye)：『我可憐卑微，又身無長物』。這是謙遜(karpanya 或 dainya)的意思。

心裡確立了這些情感時，便出現稱為信心的傾向。有這種信心的微靈便有奉愛資格，這也是真正天性的第一個發展階段，就像那些永恆解脫的純粹微靈的天性那樣。因此這是微靈的永恆天性，其他性質全都是短暫的。」

促達曼尼：「我明白。但你仍然沒解釋信心是怎樣發展的。如果信心是從德行(sat-karma)發展而來的，那麼我的論點仍然較強，因為沒有正確地履行德行和四社會四靈性晉階的真正天職，便無法產生信心。回教徒不履行德行，那麼他們怎會有奉愛資格？」

外士那瓦.達薩：「事實上，信心是源於善行的。《巴漢拿茹阿迪亞宇宙古史》(4.33)記載了這點。」

bhaktis tu bhagavad-bhakta-sangena parijayate

sat-sangah prapyate pumbhah sukrtaih purva-sancitaih

奉愛傾向是與至尊主的奉獻者聯誼而覺醒。透過生生世世履行靈性虔誠活動累積得來的效果，微靈便獲得純粹奉獻者的聯誼。

善行有兩種：永恆和短暫的。使人獲得聖人聯誼和奉愛的善行，就是永恆善行(nitya-sukrti)。使人獲得物質享樂和非人格解脫的善行，就是短暫善行。取得永恆成果的善行是永恆善行。取決於某些原因，取得短暫成果的善行是短暫或非永恆的善行。

各種物質享樂都是非永恆的，因為它們顯然是取決於某些原因。很多人認為解脫是永恆的，但這只是因為他們不知道解脫的實際本質。個體靈魂(atma)純粹、永恆，也是原始的(sanatana)。微靈受束縛的原因是與假象接觸，解脫則是這種束縛的徹底瓦解。解救或從束縛中獲釋的行動瞬間便完成，因此釋放行為本身並不是永恆活動。得到解脫時，解脫的所有考慮因素都終止，於是解脫只是物質原因的毀滅而已。因此，由於解脫只是否定短暫的物質原因，故此都是有原因而短暫的。

另一方面，微靈心裡一旦確立了對主哈瑞蓮花足的依附(rati)，便決不終止。因此，這依附或奉愛就是永恆天職，如果我們正確地分析它的修習，這些修習全都不能說是短暫的。賜予解脫時便結束的那種奉愛，只是短暫的業報活動，在解脫之前，之後和期間都存在的那種奉愛，是清晰永恆的真理，也是微靈的永恆天職。解脫只是與奉愛不相關的次要成果。《穆達卡奧義書(Mundaka Upanisad)》(1.2.12)有云：

pariksyā lokān karma-citan brahmano
nirvedam ayan nasy akrtah kṛtena
tad-vijñānartham sa gurum evabhiḡacchet
samit-panih srotriyam brahma-nistham

透過履行物質虔誠行為，可以臻達斯瓦爾嘎天堂星(Svarga-loka)和其他天堂星，仔細檢視這些星球短暫、不純粹而痛苦的性質，巨細無遺地鑽研了經典的婆羅門，會對履行業報不感興趣。這是因為世俗業報無法獲得永恆實體—至尊主，因為業報無法觸及祂。要得到那位永恆至尊人物的實際知識和覺悟，應該要尋求有資格的靈性導師，他精通《韋陀經》，堅定不移地服務至尊主，又知道絕對真理。然後應該帶著燃點祭祀之火的木柴，接近靈性導師，也應該滿懷信心，虛懷若谷，把軀體、心意和言語皈依給他。

業報、瑜伽和非人格知識，全都產生短暫善行。與奉獻者聯誼和觸及奉愛行為(bhakti-kriya-sanga)，都產生永恆善行。只有生生世世累積了永恆善行的人，才會產生信心。短暫善行產生眾多不同成果，但不會引致對純粹奉愛產生信心。

促達曼尼：「請清楚解釋，你所指的奉獻者聯誼和觸及奉愛行為是什麼意思。這一切源於哪種善行？」

外士那瓦·達薩：「與奉獻者聯誼意謂與純粹奉獻者交談，服務他們，聆聽他們的對話。純粹奉獻者履行公開集體唱誦聖名等等奉愛活動。參與或獨自履行這些活動，稱為觸及奉愛行為。」

在經典，清潔主哈瑞的廟宇、給茶爾茜供奉油燈以及奉行哈瑞聖日[(Hari-vasara)，即艾卡達斯斷食日、奎師那顯現日(Janmastami)、茹阿瑪顯現日(Rama-navami)和其他這樣的日子)]這些活動，稱為奉愛活動(bhakti-kriya)。即使偶然或沒有純粹信心地履行這些活動，仍然產生滋養奉愛的善行(bhakti-posaka sukrti)。這些善行在千生萬世之後獲得力量時，便對聖人聯誼和專一奉愛(ananya-bhakti)產生信心。

必須承認每個實體都有某種獨特能量，稱為那個實體的固有能量(vastu-sakti)。滋養奉愛的能量，只存在於奉愛活動之中。即使不經意地履行這些活動都產生善行，更何況是滿懷信心地履行。《Hari-bhakti-vilasa》(11.451)引用的 Prabhasakha-khanda 表達了這點：

madhura-madhuram etan mangalam mangalanam
sakala-nigama-valli-sat-phalam cit-svarupam
sakrd api parigitam sraddhaya helaya va
bhrgu-vara nara-matram tarayet krsna-nama

主奎師那的聖名是所有甜美事物之中最甜美的，而在所有吉祥事物之中，聖名是至尊的。祂是《韋陀經》願望樹永恆熟透的靈性之果。布爾古王朝(Bhrgus)之尊啊，任何人即使無冒犯地，滿懷信心或漠不關心地唸誦主奎師那的聖名一次，主奎師那的聖名都立即把那個人從物質存在之洋解救出來。

因此，滋養奉愛的各種善行都是永恆善行。當這善行變得強大時，便逐漸發展對純粹奉愛的信心，並獲得聖人聯誼。生於回教家庭是短暫不聖潔行為的惡果(naimittika-duskrti)，對純粹奉愛的信心，則是永恆虔誠行為的成果。這哪有什麼稀奇？」

促達曼尼：「這就是我前一個問題的意思。如果有滋養奉愛的善行這樣的東西，它必定是源於其他某類善行。但回教徒沒有任何其他類型的善行，因此他們也不可能有滋養奉愛的善行。」

外士那瓦.達薩：「事實不是那樣。永恆善行和短暫善行是分為不同種類的，於是並非仰賴於彼此。從前有一個惡貫滿盈，十惡不赦的獵人，但他碰巧在施瓦之夜(Siva-ratri)徹夜不眠和齋戒。由於他從中累積的永恆善行，因此他產生了對哈瑞奉愛的資格。《聖典博伽瓦譚》(12.13.16)有云：vaisnavanam yatha sambhuh：『在偉大奉獻者之中，施瓦君是最好的。』從這句話明白到，大神明是最堪崇拜的偉大奉獻者，遵行誓言取悅他，便會得到對哈瑞的奉愛。」

促達曼尼：「那麼你是說永恆善行是偶然發生的嗎？」

外士那瓦.達薩：「一切都是偶然發生的。業報之途的情況也是這樣。微靈最初是在哪種情況下，進入業報循環？除了偶發事件之外，會是其他嗎？彌漫沙哲學家描述

業報沒有開始地開始(anadi)，但業報其實是有根源的。使原始業報生效的偶發事件，就是對至尊主的漠不關心(bhagavad -vimukhata)。

永恆善行同樣也似是偶發事件。《斯瓦塔斯瓦塔爾奧義書(Svetasvatara Upanisad)》(4.7)有云：

samane vrkse puruso nimagno'nisaya socati muhyamanah

justam yada pasyaty anyam isam asya mahimanam eti vita-sokah

微靈和內在超靈都住在同一棵樹上，即物質軀體。微靈依附於物質感官享樂，因此陷於生命中的身體概念。被假象迷惑，他無法找到任何解救方法，因此他悲傷難過。不過，被千生萬世累積得來的善行影響，他能夠獲得至尊控制者或祂純粹奉獻者的恩慈。那時候他會在他心裡看到，他的軀體之樹裡有第二個人。這就是至尊控制者，祂的純粹奉獻者永恆服務祂。當微靈目睹主奎師那非凡的榮耀時，便免於所有悲哀。

《聖典博伽瓦譚》(10.51.53)有云：

bhavapavargo bhramato yada bhavej

janasya tarhy acyuta sat-samagamah

sat-sangamo yarhi tadaiva sad-gatau

paravarese tvayi jayate ratih

不敗之主(主阿促達)啊，你永恆處於你原始的靈性形象。微靈自無始之時，一直在生死輪迴徘徊。當他從這個輪迴獲釋之際臨近時，他便獲得真正聯誼，透過這種聯誼，他便堅定地依附於你，你是聖人要臻達的至尊目標，也是靈性和物質兩者的控制者。

以及(3.25.25)：

satam prasangan mama virya-samvido

bhavanti hrt-karna-rasayanah kathah

taj-josanad asv apavarga-vartmani

sraddha ratir bhaktir anukramisyati

在純粹奉獻者的聯誼中，背誦和討論我那些充滿榮耀的活動和逍遙時光，賞心悅耳。透過這樣培養知識，便穩處於解脫之途，並逐漸獲得信心，然後是靈性情感，最後就是純愛奉愛。」

促達曼尼：「以你的意見看來，雅利安人和回教徒之間沒有差別嗎？」

外士那瓦.達薩：「有兩種差別：那些與絕對真象有關的(paramarthika)；以及那些與實際體驗有關的(vyavaharika)。雅利安人和回教徒之間沒有絕對真象方面的差別，但確實存有實際差別。」

促達曼尼：「你為什麼堅持一再炫耀你在韋陀結論方面的長篇大論？你所說的雅利安人和回教徒之間的實際差別是什麼意思？」

不理會促達曼尼的無禮，外士那瓦.達薩回答：「vyavaharika(實際)一詞是指俗世的風俗。在家庭生活中，回教徒被視為不可觸摸的，因此從實際觀點來看，他們的聯誼是不適合的。雅利安人不應該觸摸回教徒碰過的水和食品。由於回教徒倒楣的出生，因此他的軀體毫無意義又不可觸摸。」

促達曼尼：「那麼從絕對觀點來看，雅利安人和回教徒之間怎可能沒有差別？請清楚解釋這點。」

外士那瓦.達薩：「經典清楚肯定了這點。Bhrgu-vara nara-matram tarayet krsna-nama：『布爾古王朝之傑啊，主奎師那的聖名解救所有人。』根據這個詩節，回教徒和其他人類全都有同等的機會，臻達至尊人生目標。那些缺乏永恆善行的人，稱為兩腿動物(dvi-pada-pasu)，因為他們對奎師那的聖名沒有信心。即使他們得到人類誕生，這樣的人都沒有人類品質。《摩訶婆羅多》有云：

mahaprasade govinde nama-brahmani vaisnave

svalpa-punyavatam rajan visvaso naiva jayate

國王啊，以往的虔誠善行非常不足的人，無法對偉大祭餘、主哥文達、主奎師那的聖名或奉獻者有信心。

永恆善行是淨化微靈的重大善行。短暫善行是微不足道的善行，無力覺醒對超然物體的信心。這個物質世界有四種覺醒靈性知覺的超然物體：偉大祭餘、奎師那、奎師那聖名和偉大奉獻者。

促達曼尼聽到這句話便輕笑。他說：「這是哪種奇怪的想法？這只是奉獻者的宗教狂熱。大米，豆和蔬菜怎會是靈性？你們奉獻者實在能人所不能。」

外士那瓦.達薩：「不論你做什麼，請不要批評奉獻者。這是我卑微的請求。辯論時，應該辯論所討論的要點。嘲笑奉獻者有什麼用處？在這個物質世界，偉大祭餘是唯一適合接受的食物，因為它激發靈性知覺，消除物質本質。因此，《Isopanisad》(1)說：

isavasyam idam sarvam yat kinca jagatyam jagat

tena tyaktena bhunjitha ma grdhah kasyasvid dhanam

宇宙裡一切生氣勃勃和無生氣的事物，都處於至尊控制者之內，祂也全面遍透。因此，應該把一切視為至尊控制者的祭餘，以疏離之情，只接受維生所需的。不應該自視為享樂者，依附另一人的財富。

存在於宇宙裡的一切，都與至尊主的能量連繫。如果認為一切都與至尊主的靈性能量有關，便會放棄世俗的享樂精神。如果內省的微靈只接受那些維繫軀體所需的俗物，視之為至尊主的祭餘，便不會墮落；反而會激起他對靈性知覺的傾向。供奉給至尊主的食物和其他物品的祭餘，稱為偉大祭餘。你對這些非凡之物沒有信心，這非常不幸。」

促達曼尼：「讓我們停止這個命題，言歸正轉。回教徒和你們這些人之間的適當行為是什麼？」

外士那瓦.達薩：「只要某人繼續是回教徒，我們都對他不感興趣。不過，某人之前是回教徒，但因永恆善行的影響成為了奉獻者，我們便不再視之為回教徒。這點從《蓮花宇宙古史》下列的句子一目了然：

sudram va bhagavad-bhaktam nisadam svapacam tatha
viksate jati-samanyat sa yati narakam dhruvam

引用在《Hari-bhakti-vilasa》(10.119)

如果僅是因為奉獻者生於這樣的家庭，便認為至尊主的奉獻者是四個階級之中最低下的成員(勞工)、原始獵人部落的成員(nisada)或賤民吃狗者(svapaca)，就肯定注定要下地獄。

《Itihasa-samuccaya》也有云：

na me priyas catur-vedi mad-bhaktah svapacah priyah
tasmai deyam tato grahyam sa ca pujoya yatha hy aham

引用在《Hari-bhakti-vilasa》(10.127)

我不鍾愛研習了四《韋陀經》，卻沒有奉愛的婆羅門，但即使我的奉獻者生於吃狗者家庭，我都非常鍾愛他。這樣的奉獻者適合接受佈施，應該接受他提供的一切。他的確像我一樣可敬。」

促達曼尼：「我明白。那麼居士奉獻者可以與回教家庭建立婚姻關係嗎？」

外士那瓦.達薩：「從概括的觀點來看，直到回教徒放棄他的軀體，他都依然是回教徒。但從絕對的觀點來看，他一獲得奉愛，便不再被視為回教徒。結婚是十種社會儀式之一(smarta-karma)。如果居士奉獻者是雅利安人，即是說，如果他是包括在這四個社會階級內，他只應該與他自己的社會階級聯婚。

即使與這四個階級有關的宗教職責，本質上都是短暫的，但為了維持家庭生活，仍然要推介這些職責。僅是放棄四社會階級的社會風俗，無法成為奉獻者。凡是對奉愛有利的，奉獻者都應該採納，有資格透過真正的不依附，放棄四社會階級的職責時，便可以這樣做。然後便可以放棄四社會階級的職責和有關一切。

當社會階級的職務不利於靈性專注時，便可以輕易放棄。同樣，如果回教團體的聯誼對靈性專注不利時，覺醒了奉愛信心的回教徒便有權放棄。假設一個奉獻者是有資格放棄四社會階級的雅利安人，另一個奉獻者則是有資格放棄團體的回教徒。那麼兩者之間的差別是什麼？他倆都放棄了與日常生活有關的(vyavaharavyav)，在靈性真象(paramartha)方面，兩者都已經成為兄弟。

不過，拒絕社會階級職務的這個原則，不適用於居士奉獻者。即使家庭的社群對靈性專注不利，直到他完全有資格這樣做為止，否則居士奉獻者都不應該放棄家庭的社群。不過，對有利於靈性專注事物的堅定依附和情感，在他心裡覺醒時，他便可以輕易放棄俗世社會。《聖典博伽瓦譚》(11.11.32)有云：

ajnayai vam gunan dosan mayadistan api svakan

dharman santyajya yah sarvan mam bhajet sa tu sattamah

主奎師那說：「我在《韋陀經》賦予了人類職務，解釋了什麼是正面屬性，什麼是過失。如果知道這一切，卻放棄他的職責專一地崇拜我，堅信唯獨透過奉愛便會臻達所有完美，便視之為聖人之傑。」

《博伽梵歌》(18.66)的終極結論確定了這點：

sarva-dharman parityajya mam ekam saranam vraja

aham tvam sarva-papebhyo moksayisyami ma sucah

摒棄業報和非人格知識等等各種各樣的短暫職務，僅是皈依給我。不要悲傷，因為我會把你從放棄你的賦定職務，所招致的所有罪惡反應之中，解救出來。

《聖典博伽瓦譚》(4.29.46)進一步支持了這點：

yada yasyanugrhnati bhagavan atma-bhavitah

sa jahati matim loke vede ca parinisthitam

由於微靈的自我皈依，或以他的內在天赋專注於服務至尊主，祂便稱心滿意，向他施恩。那時候，微靈便放棄依附於所有社會風俗，以及《韋陀經》賦定的宗教儀式。」

促達曼尼：「你能夠與一個真的成為了奉獻者的回教徒同吃同喝，進行其他這樣的活動嗎？」

外士那瓦.達薩：「對所有社會禁制毫不在意的棄絕偉大奉獻者，稱為無欲無求(nirapeksa)，他能夠與這樣的奉獻者榮耀偉大祭餘。在普通社會或家庭交往方面，居士奉獻者不能與他同坐同吃，但當涉及榮耀維施努或偉大奉獻者的偉大祭餘時，則沒有這樣的異議；實際上，那是他的職責。」

促達曼尼：「那麼為什麼不准回教徒奉獻者，在奉獻者廟宇崇拜和服務神像？」

外士那瓦.達薩：「僅是因為奉獻者生於這樣的家庭而稱之為回教徒，這是個冒犯。所有奉獻者都有權服務奎師那。如果居士奉獻者服務神像的方式，破壞四社會四靈性晉階的規則，從世俗角度來看，便視之為過失。無欲無求的偉大奉獻者不需崇拜神像，因為那會妨礙他們免於所有外在要求和倚賴(nirapeksata)的這種品質。他們以內在察知的靈性形象履行服務(manasi-seva)，一直投入於服務主茹阿妲-瓦拉巴(Sri Radha-Vallabha)。」

促達曼尼：「我明白。現在請告訴我，你對婆羅門的看法。」

外士那瓦.達薩：「婆羅門有兩種：天性是婆羅門的(svabhava-siddha)和只是世襲的婆羅門(jatisiddha)。那些天性是婆羅門的人，應該受到所有哲學體系的擁護者尊重，因為他們其實是奉獻者。那些只是世襲婆羅門的人，在傳統上受到每個人尊重，奉獻者也贊成這點。《聖典博伽瓦譚》(7.9.10)表明了這個題目的經典結論：

viprad dvi-sad-guna-yutad aravinda-nabhapadaravinda-
vimukhat svapacam varistham
manye tad-arpita-mano-vacanehitarthapranam
punati sa kulam na tu bhurimanah

生於吃狗者家庭，卻把心意、言語、活動和財富獻於奎師那蓮花足的奉獻者，比齊備十二種婆羅門品質，卻厭惡至尊主蓮花足的婆羅門更勝一籌，至尊主的肚臍形如蓮花。這樣的奉獻者能夠淨化他自己和他全家，因虛榮而趾高氣揚的婆羅門，甚至連自己都淨化不了。那是我的意見。」

促達曼尼：「勞工沒有資格研習《韋陀經》，那麼當勞工成為奉獻者時，也能研習《韋陀經》嗎？」

外士那瓦.達薩：「從絕對角度來看，成為純粹的偉大奉獻者時，不論屬於哪個階級，都自動臻達婆羅門的地位。《韋陀經》分成兩部分：有關履行賦定職務方面的訓示，以及有關絕對真理的訓示。那些在世俗意義上，符合婆羅門資格的人，有資格研習提倡業報的《韋陀經》，那些以靈性資格來說堪稱婆羅門的人，有資格研習提倡真理的《韋陀經》。不論純粹偉大奉獻者生於哪個階級，他們都能夠研習和教授，提倡靈性真理的《韋陀經》，實際上也看到他們這樣做。《巴漢-阿然亞卡奧義書》(4.4.21)有云：

tam eva dhiro vijnaya prajnam kurvita brahmanah

婆羅門是清醒而又靈性啟蒙的人，他清楚知道至尊梵，並透過最高知識的展現—純愛奉愛—服務祂。

《巴漢-阿然亞卡奧義書》(3.8.10)也有云：

yo va etad aksaram gargy aviditvasmal lokat praiti sa krpanah

atha ya etad aksaram gargi viditvasmal lokat praiti sa brahmanah

嘎爾給(Gargi)啊，不認識至尊不朽的生物—主維施努—便離開這個世界的人，是個不幸的可憐人，認識了至尊生物才離開這個世界的人，獲公認為婆羅門。

對於那些以社會考慮因素公認為婆羅門的人，曼奴說了下列的話。

yo 'nadhitya dvijo vedam anyatra kurute sramam

sa jivann eva sudratvam asu gacchati sanvayah

《曼奴法典(Manu-smṛti)》(2.168)

婆羅門、統治者或戰士，或商人農民，透過傳授聖線的儀式而誕生兩次，這讓他準備好研習《韋陀經》。接受了聖線之後，如果婆羅門(dvija)無法研習《韋陀經》，反而研習經濟、科學或邏輯等等其他學科，在今生，他和他的家庭成員很快便會降至勞工的地位。

《斯瓦塔斯瓦塔爾奧義書》(6.23)解釋，研習提倡靈性真理之《韋陀經》的資格：

yasya deve para bhaktir yatha deve tatha gurau

tasyaite kathita hy arthah prakasante mahatmanah

對他的靈性導師和至尊聖主，具備同樣專一持續的超然奉愛(para-bhakti)的偉大靈魂，這部《奧義書》描述的所有機密真理便會向他揭示。

上述詩節的 para-bhakti 一詞意指純粹奉愛。我不想再闡述這個題目。你自己應該努力理解。簡單來說，那些對純粹奉愛有信心的人，有資格研習提倡靈性真理的《韋陀經》，那些臻達了純粹奉愛的人，則有資格教授那些《韋陀經》。」

促達曼尼：「那麼你們這些人斷定了，提倡靈性真理的《韋陀經》只是教導偉大奉獻宗，而沒有其他宗教嗎？」

外士那瓦達薩：「宗教是獨一無二的，又稱永恆天職或偉大奉獻宗。《韋陀經》教導的所有其他形式的短暫天職，全都僅是通往那個永恆宗教的步驟。至尊聖主說過：

kalena nasta pralaye vaniyam veda-samjñita

mayadau brahmane prokta dharmo yasyam mad-atmakah

《聖典博伽瓦譚》(11.14.3)

至尊聖主說：『《韋陀經》包含對至尊主天職的訓示。在毀滅之時，那個信息因時間的影響而失傳。然後，在下一個稱為布茹阿瑪劫(Brahma-kalpa)的創造開始時，我又再向布茹阿瑪君講述同一個韋陀信息。』

《卡塔奧義書》(1.3.9)有云：

sarve veda yat padam amananti
tat te padam sangraheṇa bravimi
tad viśnoḥ paramam padam sada

現在我會向你簡述，所有《韋陀經》都一再描述為至尊臻達目標的那個終極真理。維施努(全面遍透的超靈，瓦蘇戴瓦)的那個居所，是唯一的至尊目的地。」

討論到這點時，學問之尊.戴威和他的同遊面色蒼白和憔悴，老師的熱情都粉碎了。差不多下午五時，於是每個人都同意暫停當天的討論，會議便結束。

婆羅門學者紛紛離開，熱烈讚揚外士那瓦.達薩的學識，奉獻者高聲唸誦著哈瑞的聖名，各自返家。

由此結束《微靈天職》的第六章，名為《永恆天職、種族和階級》

第七章

永恆天職和物質存在

多年來，無數金匠住在薩茹阿斯瓦緹(Sarasvati)河岸，七村(Saptagrama)的古商鎮。透過主尼提安南達.帕佈(Sri Nityananda Prabhu)的恩慈，自從聖烏達茹阿拿.達塔(Sri Uddharana Datta)的時代以來，這些商人已經熱愛哈瑞聖名。不過，其中一位是個非常吝嗇的人，名為祭迪達薩(Candidasa)，由於他害怕必須花錢資助慶典，因此他一直禁絕與鎮上的人履行哈瑞靈唱。祭迪達薩以吝嗇小氣的交易，設法累積了大量財富。他的妻子—達瑪央緹(Damayanti)—也採納一樣的情感，甚至絕不款待奉獻者或其他客人。這對商人夫婦年輕時誕下了四個兒子和兩個女兒。他們的女兒都已出嫁，而這對夫婦給他們的兒子保留了一筆巨額的遺產。

如果聖人從不到訪一所房子，屋中的孩子很少會是友善而憐憫的。兒子們日漸長大，變得越來越自私，開始希望父母會死去，使他們可以得到父母的遺產。商人夫婦極不高興。兒子們相繼成婚。當他們的妻子年事漸長，她們近墨者黑，也感染了她們丈夫的品性，開始希望她們的公公婆婆會死掉。一段時間之後，兒子們營商有道，開始非常熟練地監督買賣交易。瓜分了他們父親的大部分財富之後，他們開設了自己的生意。

有一天，祭迪達薩召每個人到他身邊，說：「聽著！我自小省吃儉用，因此我給你們所有人留下了大筆財富。我不曾嚐過美食或穿過華麗的衣服，你的母親也過著類似的生活。現在我們年事漸高，照顧我們是你們的職責，但我們最近越來越傷心，因為我們開始覺得你們都在忽視我們。我仍藏起了一些財富，不論我哪個兒子夠孝順，會照顧我們，我都會把財富交給他。」

祭迪達薩的兒子和媳婦默默聽著他的話，然後他們自己到另一個地方密謀對策。他們論定：「把母親和父親送走，然後佔據他們藏起來的財富，我們自己瓜分，這會是最好的，因為真的說不定那個老頭會偏心地把財富交給誰人。」他們全都肯定，財富是埋在他們父親的臥室。

一天早上，黎明時份，祭迪達薩的長子—哈瑞查茹阿拿(Haricarana)—到他父親那裡，假裝謙遜地說：「親愛的父親，你和母親至少應該去覲見聖納瓦島聖地一次，使你的人生功德圓滿。我聽說在這個卡利年代，沒有其他聖地像聖納瓦島聖地那麼有福。你去那裡既不會麻煩，又不昂貴，如果你走不動，我們可以給你僱一只小船帶你到上游，費用廉宜。還有一位女奉獻者(Vaisnavi)會很樂意陪你們去那裡。」

當祭迪達薩知會達瑪央緹，他們兒子的提議時，她興高采烈。他倆都斷定：「自從我們那天談過之後，我們的孩子變得既體貼又有禮。我們夠強壯，走得動，就讓我們經由卡爾拿(Kalna)和山提普爾到聖地納瓦島朝聖吧。」

選了吉日，夫婦二人便帶同女奉獻者一起，出發朝聖。第二天，走了頗遠之後，他們抵達了安比卡-卡爾拿(Ambika-Kalna)。在那裡，他們在一家商店為自己下廚，然後坐下用餐。他們吃飯時，一個認識他們的七村居民走近，通知他們：「你們的兒子毀壞了你們房間的門鎖，拿走了你們所有的財產。他們不會准你再踏進家門。他們也找到了你們藏起來的財富，自己瓜分了。」

祭迪達薩和達瑪央緹獲知這個消息時，因失去他們的財富而悲痛欲絕。他們茶飯不思，終日以淚洗臉。一段時間之後，女奉獻者隨員嘗試安慰他們，說：「不要依戀你們的家。來！你可以採納奉獻者苦修者的生活。在奉獻者可以聚集和居住的地方，建一間簡單的修院。你們為他們犧牲了一切的那些孩子，已經成為了你們的敵人，因此不需回家。讓我們去納瓦島，留在那裡吧。你們可以接受佈施來維繫自己。那會是更好的生活。」

當達瑪央緹和祭迪達薩想到他們的兒子和媳婦的行徑時，他們一再說：「與回家相比，我們去死會更好。」最後他們在安比卡的村莊，一個奉獻者的家待了幾天，之後他們便去山提普爾看看，最後抵達聖納瓦島聖地。他們留在聖瑪亞普爾，一個商人親友的家幾天，開始遊歷恆河(Ganga)畔納瓦島的七個地區，以及恆河的另一邊，庫利亞村(Kuliya-grama)的七個地區。不過，幾天之後，他們對兒子和媳婦的依附便漸漸顯露。

祭迪達薩對他的妻子說：「來，讓我們回七村，回家吧。他們始終是我們的兒子，不是嗎？難道他們對我們甚至會連一點感情都沒有嗎？」

他們的女奉獻者隨員加重語氣說：「你們沒有自尊嗎？他們這次會取你們的性命！」

老夫婦聞言，看到此話不虛，憂心忡忡。「可敬的奉獻者女士啊，」他們說：「你可以回去你自己的地方了。我們現在有足夠的辨別能力。我們會化緣維生，接近有資格的人領受訓示，投入於對至尊主的靈性專注。」

女奉獻者隨員便離去，現在商人夫婦放棄了所有希望，不再奢望回去他們以前在七村的家，開始在查靠瑞.查陀帕迪亞以前住過的地方—庫利亞村地區，建造新家園。從眾多親切有禮的人那裡接受捐獻和訓示，他們建了一間小茅廬，開始在那裡定居。庫利亞村以根除冒犯的聖地著稱，如果住在那裡，以前的所有冒犯都會消除，這個信念歷史悠久。

有一天，祭迪達薩說：「哈瑞之母啊，不要再談論我們的孩子了；甚至不要想起他們。由於以前諸多冒犯，因此我們投生在商人之家，又因為我們不完美的出生，以致我們成為守財奴，從不服務客人或奉獻者。現在如果我們在這裡獲得任何財富，我們肯定會用來服務客人，使我們來生瑞氣祥和。我一直都想開一家雜貨店。我會向幾位紳士討點錢，開始這項工作。」

不久之後，祭迪達薩開了一家小店，每天設法賺取一些利潤。除了使自己溫飽之外，夫婦二人開始每天侍奉一位客人，因此他們的生活比以前過得更愉快。

祭迪達薩以前受過教育，現在他坐在他的店裡，每當他有時間，他都閱讀古茹阿佳.刊拿(Gunaraja Khana)的《凱旋歸於主奎師那(Sri Krsna Vijaya)》。他營商老實，待客周到。這樣過了五或六個月，當庫利亞的人知道祭迪達薩的往事時，他們開始對他建立信心。

這個村莊住了一個居士婆羅門，名為亞達瓦.達薩(Yadava dasa)，他每天都講授《吉祥的主采坦亞(Sri Caitanya-mangala)》。祭迪達薩偶然也會去聽那些講課，當他和達瑪央緹看到，亞達瓦.達薩和他妻子恆常都投入於服務奉獻者時，他們也受到激勵，要做同樣的事。

有一天，祭迪達薩請教亞達瓦.達薩：「這個物質存在是什麼？」

亞達瓦.達薩說：「眾多博學的奉獻者住在巴給茹阿緹東岸的聖哥端姆島。來，讓我們去那裡，請教他們吧。我不時也去那裡，領受很多訓示。現時，聖哥端姆的奉獻者學者，比婆羅門學者更精通經典結論。幾天之前，聖外士那瓦.達薩.巴巴君在辯論中，擊敗了當地的婆羅門學者。像你的這種深奧的問題，在那裡可以得到最令人滿意的解答。」

亞達瓦.達薩和祭迪達薩準備在下午渡過恆河。達瑪央緹現在定期服務純粹偉大奉獻者，她心裡的吝嗇微乎其微。「我會跟你一起去聖哥端姆，」她說。

「那裡的奉獻者不是居士，」亞達瓦.達薩說。「他們採取嚴酷的棄絕生活，疏離與婦女的所有關係。我擔心如果你跟我們一起去，他們會不高興。」

達瑪央緹回答：「我會從遠處五體投地的頂拜他們，我不會進入他們的小樹林。我是老婦。他們絕不會生我的氣。」

亞達瓦.達薩同意，但警告說：「傳統上，婦女都不去那裡。不管怎樣，我們可以帶你去那裡，坐在附近，我們回程時便帶你回來。」

下午接近傍晚時，他們渡過恆河，到達帕爾端拿林。達瑪央緹在森林入口五體投地的頂拜，然後坐在附近的一棵老榕樹下。亞達瓦.達薩和祭迪達薩走進森林，向坐在瑪拉緹-瑪達威亭的一群奉獻者，懷著濃厚的奉愛，五體投地的頂拜。

帕茹阿漢薩.巴巴君坐在人群中央，聖外士那瓦.達薩、偉大靈魂拉黑瑞、阿南塔.達薩.巴巴君和其他多人圍繞著他。祭迪達薩靠近亞達瓦.達薩而坐。

阿南塔.達薩.巴巴君看著亞達瓦.達薩，問：「這個新的男士是誰？」

亞達瓦.達薩講述了祭迪達薩的整個故事。阿南塔.達薩.巴巴君微笑說：「對，這就是稱為物質存在的。認識物質存在的人，其實是聰明人，那些陷於物質存在循環的人，十分可憐。」

祭迪達薩的心意正逐漸得到淨化，因為履行永恆善行時，例如款待奉獻者、閱讀和聆聽偉大奉獻者的經典，他肯定瑞氣祥和，對專一奉愛極易萌生信心。當他聽到聖阿南塔.達薩.巴巴君的話，祭迪達薩心軟地說：「我卑微的禱告是，你會對我大發慈悲，清楚解釋這個物質存在是什麼。」

阿南塔.達薩.巴巴君說：「你的問題非常深奧，我希望偉大靈魂.聖帕茹阿漢薩.巴巴君或偉大靈魂.聖外士那瓦.達薩.巴巴君應該回答。」

帕茹阿漢薩.巴巴君說：「偉大靈魂.聖阿南塔.達薩.巴巴君有合適的資格，回答這種嚴肅的問題。今天我們全都聆聽他的訓示。」

阿南塔.達薩：「我領受你的命令時，必定盡我所知地作答。我會先憶念我師尊的蓮花足一聖帕爾端拿貞守生，他是主采坦亞.瑪哈帕佈的機密同遊。」

微靈以兩種狀態存在：解脫狀態 (mukta-dasa) 和物質束縛狀態 (samsara-baddha-dasa)。主奎師那的那些純粹奉獻者微靈，以及不曾受假象束縛的，或是憑藉奎師那的恩慈，從物質存在解脫了的那些微靈，稱為解脫微靈。解脫的存在狀態稱為解脫狀態。另一方面，那些遺忘了主奎師那，從無始之時已經受制於假

象的人，是受制的微靈。他們受條件限制的存在狀態，稱為物質束縛狀態。從假象解脫了的微靈是完全靈性的，他們的生命是服務奎師那(krsna-dasya)。他們不是住在這個物質世界，而是哥樓卡、無憂星或溫達文等等其中一個純粹的靈性世界。從假象解脫了的微靈多不勝數。

受假象束縛的微靈也數之不盡。他們疏遠奎師那(krsna-vimukhata)，由於他們的這個缺陷，因此奎師那稱為假象(chaya-sakti 或 maya)的影子能量，以她那條由善良、情欲和愚昧這三種物質自然的品質，所組成的三環索綁住微靈。根據這些品質多種等級的影響，受條件限制的靈魂以多種存在狀態出現。請思索一下微靈的軀體、情感、外觀、天性、生活條件和活動的多樣性。

當微靈進入物質存在時，他採取一種新的自我觀念。在純粹的存在狀態，微靈的自我觀念是作為奎師那的僕人，但在受條件限制的狀態，會出現多種不同的自我觀念，使生物體認為：『我是人類』、『我是神』、『我是動物』、『我是國王』、『我是婆羅門』、『我是賤民』、『我生病』、『我肚子餓』、『我可恥』、『我樂善好施』、『我是丈夫』、『我是妻子』、『我是父親』、『我是兒子』、『我是敵人』、『我是朋友』、『我是學者』、『我英俊』、『我富有』、『我貧窮』、『我快樂』、『我傷心』、『我強壯』、『我虛弱』。這些態度稱為自我感(ahamta)，字義是『我』的意思，即虛假的自我觀念。

除了這種自我感以外，另一種稱為擁有感[擁有或意指我的(mamata)]的功能，進入微靈的天性。『這是我的房子』、『這些是我的財產』、『這是我的財富』、『這是我的身體』、『這些是我的孩子』、『這是我的妻子』、『這是我的丈夫』、『這是我的父親』、『這是我的母親』、『這是我的社會階級』、『這是我的種族』、『這是我的強項』、『這是我的美麗』、『這是我的品質』、『這是我的學問』、『這是我的棄絕』、『這是我的知識』、『這是我的智慧』、『這是我的工作』、『這是我的財產』、『這是我的僕人和侍從』等等態度，正是這種擁有感的例子。啟動『我』和『我的』這些概念的龐大非凡之物，稱為物質存在(samsara)。」

亞達瓦.達薩：「『我』和『我的』這些概念，在受條件限制的狀態相當活躍，但它們也存在於解脫狀態嗎？」

阿南塔.達薩：「它們確實存在，但在解脫狀態，它們既靈性又毫無缺陷。在靈性世界的解脫狀態，微靈認識到他的純粹本性，與至尊主所創造的一模一樣。在那個靈性居所，有眾多不同種類的真正自我觀念，每一個都有它自己的『我』這種獨特感知，因此也有多種超然的情感交流(cid-rasa)。靈性附屬品(cinmaya-upakaranas)形成情感的固有要素，所有不同的靈性附屬品都歸入『我的』這個標題之下。」

亞達瓦.達薩：「那麼各種存在於受條件限制狀態的『我』和『我的』不同概念，有什麼缺陷？」

阿南塔.達薩：「缺陷就是，在純粹狀態，『我』和『我的』概念是真的，而在物質存在，它們全都是想像的，或強加於生物體之上的。那就是說，這些概念其實不是微靈的面貌，反而全都是虛假的身份和關係。因此，世俗存在之中所有各種各樣的物質認同，既非永久，又不真實，只導致短暫的苦樂。」

亞達瓦.達薩：「這個欺騙性的物質存在是假的嗎？」

阿南塔.達薩：「不，這欺騙性的世界不是假的；憑藉奎師那的意願，它是真象。當微靈進入物質世界時，他的『我』和『我的』概念才是假的。那些相信這個世界是假的人是假象宗(Mayavadis)，即假象理論的倡導者。這樣的人是冒犯者。」

亞達瓦.達薩：「為什麼我們墮進這種虛幻的關係？」

阿南塔.達薩：「至尊主是完全靈性的實體(purna-cid-vastu)，微靈則是極微小的靈魂(cit-kana)。微靈身處的第一個地點是在物質和靈性世界之間的邊界線上。沒有忘記他們與奎師那的關係的那些微靈，獲授靈性能量，從那個位置被拉進靈性領域，他們在那裡成為祂的永恆同遊，開始品嚐服務祂的喜樂。」

那些背離奎師那的微靈渴望享受假象，假象以她的能量把他們吸引到她那裡。從那一刻起，我們的物質存在狀態便存在，我們真正的靈性身份便消失。因此我們認為：『我是假象的享受者』。這種錯誤的自我觀念以多種虛假身份蒙蔽我們。」

亞達瓦.達薩：「儘管千辛萬苦，為什麼我們真正的身份都沒有展現？」

阿南塔.達薩：「竭力有兩類：適當的和不適當的。適當的竭力肯定會驅除虛假的自我觀念，但不適當的竭力怎麼做得到？」

亞達瓦.達薩：「什麼是不適當的竭力？」

阿南塔.達薩：「有些人認為如果他們遵循業報之部，他們的心便會獲得淨化，當他們修習非人格知識時，他們便會從假象解脫。這類竭力並不適當。其他人認為修習八重瑜伽(astanga-yoga)，便會進入神定瑜伽(samadhi-yoga)的神定，臻達完美。這是另一種不適當的竭力；還有其他多種。」

亞達瓦.達薩：「這些竭力為什麼不適當？」

阿南塔.達薩：「這些方法並不適合，因為修習這些方法會造成很多障礙，有礙臻達渴求的目標。此外，臻達那個目標的可能性只是微乎其微。要點就是，我們的物質

存在是因為冒犯而產生的，因此除非我們得到我們所冒犯的人的恩慈，否則我們不會從我們的物質狀態獲釋，臻達我們純粹的靈性狀態。」

亞達瓦.達薩：「適當的竭力是什麼？」

阿南塔.達薩：「與奉獻者聯誼(sadhu-sanga)和皈依(prapatti)都是適當的方法。我們在《聖典博伽瓦譚》(11.2.30)找到下列有關聖人聯誼的陳述：

ata atyantikam ksemam prcchamo bhavato 'naghah

samsare 'smin ksanardho 'pi sat-sangah sevadhir nram

無罪之人啊，我們現在向你請教至尊福祉的事情。在這個物質世界，即使與純粹奉獻者半刻的聯誼，都是人類最大的財富。

如果問，墮進這個物質存在的微靈，怎樣才可以得到他們的至尊福祉，我便會回答，得到了聖人聯誼，那怕是半刻，都能獲得。

《梵歌》(7.14)這樣描述皈依：

daivi hy esa gunamayi mama maya duratyaya

mam eva ye prapadyante mayam etam taranti te

我的這種神聖能量稱為超然迷幻能量(daivi-maya)，由善良、情欲和愚昧等三種自然形態組成。人類無法憑他們自己的努力跨越這個假象，因此它極難克服。只有那些皈依給我的人，才可以超越我的這種神聖能量。」

祭迪達薩：「偉大靈魂啊，我無法透徹地理解你的解釋。我明白到我們曾經是純粹實體，由於我們忘了奎師那，因此我們落到假象手裡，被困在這個世界。如果我們得到奎師那的恩慈，便可以再次獲得解救；否則我們便會維持同一狀態。」

阿南塔.達薩：「是的，你暫時相信這麼多已經夠了。偉大靈魂.亞達瓦.達薩清楚明白這一切真理。你會逐漸從他那裡明白這些事。聖佳嘎阿南達在他的《Sri Prema-vivarta》(6.1-13)，寫過一段美麗的描述，講述微靈的種種狀態。

cit-kana – jiva, krsna – cinmaya bhaskara

nitya krsne dekhi – krsne karena adara

krsna-bahirmukha hana bhoga-vancha kare

nikata-stha maya tare japatiya dhare

微靈是極小的靈性知覺粒子，就像太陽綻放的光子。主奎師那是完整的靈性知覺，即超然太陽。當微靈把他們的注意力集中於奎師那時，他們對祂保持敬意。不過，當他們把注意力轉離奎師那時，便渴求物質享樂。奎師那的迷幻能量一假象，正站在他們附近，然後用她的擁抱困住他們。¹

pisaci paile jena mati-cchana haya

maya-grasta jivera haya se bhava udaya

背離了奎師那的微靈，天職受到覆蓋，就像一個人被女巫纏住時，他的智慧被蒙蔽一樣。

ami siddha krsna-dasa, ei katha bhule

mayara naphara hana cira-dina bule

他忘了至尊主的身份，以及他自己作為哈瑞之僕的身份。成為了假象的奴隸，他長時間在這個令人困惑的物質存在到處徘徊。

kabhu raja, kabhu praja, kabhu vipra, sudra

kabhu dukkhi, kabhu sukhi, kabhu kita ksudra

他有時是國王，有時是子民，有時是婆羅門，有時是勞工。他有時快樂，有時悲傷，他有時是只小昆蟲。

kabhu sarge, kabhu martye, narake va kabhu

kabhu deva, kabhu daitya, kabhu dasa, prabhu

他有時在天堂，有時在地球，有時又在地獄。他有時是神仙，有時是惡魔。他有時是僕人，有時是主人。

ei-rupe samsara bhramite kona jana

sadhu-sange nija-tattva avagata hana

當他這樣走遍整個物質存在時，如果他憑藉齊天洪福，碰巧獲得純粹奉獻者的聯誼，他便開始知道自已的身份，他的生命因而意義深遠。

nija-tattva jani ara samsara na caya

kena va bhajinu maya kare haya haya

憑藉他與那些奉獻者的聯誼，他明白他的真正身份，對物質享樂不感興趣。為他的困境痛不欲生，他悲嘆：「哎呀！哎呀！為什麼我服務了假象這麼久？」

kande bole, ohe krsna! ami tava dasa

tomara carana chadi' haila sarva-nasa

他以淚洗臉，又在至尊主的蓮花足祈禱：「奎師那！我是你永恆的僕人，但由於我對服務你的蓮花足不敬，因此我完了。誰知道我作為假象的奴隸，一直漫無目的地徘徊了多久？」

kakuti kariya krsne dake eka-bara

krpa kari krsna tare chadana samsara

『墮落靈魂的解救者(Patita-pavana)啊！可憐人的救主(Dina-natha)啊！請保護這個悲慘的靈魂吧。把我從你的假象那裡解救出來，讓我投入服務你。』主奎師那是恩

慈之洋，當祂聽到微靈在這種絕望之中大聲呼喊，那怕只是一次，祂很快便會運送他越過這個難以超越的物質能量。

mayake pichane rakhi' krsna-pane caya
bhajite bhajite krsna-pada-padma paya
krsna tare dena nija-cic-chaktira bala
maya akarsana chade haiya durbala

奎師那把祂的靈性能量授予微靈，使假象對靈魂的吸引力逐漸減少。然後微靈便背向假象，渴望臻達奎師那。他一再崇拜奎師那，最後有能力臻達祂的蓮花足。

'sadhū-sange krsna-nama'-ei-matra cai
samsara jinīte ara kona vastu nai

因此，要跨越這個難以超越的物質存在，唯一可靠的方法，是在奉獻者的聯誼之中唸誦奎師那聖名。」

亞達瓦.達薩：「偉大靈魂.巴巴君，你所說的聖人也存在於這個世界，他們也飽受物質存在之苦欺壓，那麼他們又怎能解救其他微靈？」

阿南塔.達薩：「聖人確實也活在這個世界，但聖人在塵世的生活，與被假象迷惑的微靈之間有重大差別。雖然兩者的塵世生活在外表上顯得一樣，但內裡大有差別。而且聖人聯誼非常稀有，因為即使聖人總是存在，普通人也無法認出他們。」

陷入假象制肘的微靈有兩類。一些是完全沉溺於微不足道的俗世快樂，十分重視物質世界；而另一些人則不滿足於假象微不足道的快樂，渴望臻達更高品質的快樂，而善用更好的辨別力。因此這個世界的人大致可以分成兩組：那些無能力分辨靈性和物質的人，以及那些具備這種靈性洞察力的人。

有些人指那些沒有這種洞察力的人，是物質的感官享樂者，那些具有洞察力的人，則是尋求解脫的人(mumukṣu)。當我在這裡用 mumukṣu 一字時，我不是指那些透過一元論知識的程序，追尋無形無相梵的人(nirbheda-brahma jñānis)。那些惱恨物質存在之苦，尋求他們真正靈性身份的人，韋陀經典稱之為渴求解脫者。mumukṣu 一字的字義表示『對解脫的渴求』。當渴求解脫者摒棄這個解脫渴求，投入於崇拜至尊主時，他的靈性專注便稱為純粹奉愛。經典沒有命令要放棄解脫。相反，當渴求解脫的人獲得奎師那和微靈的真理知識時，便立刻解脫。《聖典博伽瓦譚》(6.14.3-5) 這樣確認了這點：

rajobhih sama-sankhyatah parthivair iha jantavah
tesam ye kecanehante sreya vai manujadayah

這個世界的微靈就像微塵那樣多不勝數。在這眾生之中，只得極少數獲得較高的生命形體，例如那些獲得人類、半神人和歌仙(Gandharvas)形體的，以及那些採納更高宗教原則的極少數生命體。

prayo mumuksavas tesam kecanaiva dvijottama
mumuksunam sahasresu kascin mucyeta sidhyati

婆羅門之傑啊，在那些採納更高宗教原則的人之中，極少致力於解脫，在千千萬萬致力於解脫的人之中，也許有一位實際上臻達完美或解脫境界。

muktanam api siddhanam narayana-parayanah
su-durlabhah prasantatma kotisv api maha-mune

偉大聖人啊，在數以百萬這樣的解脫和完美靈魂之中，完全平和，專一地致力於主拿茹阿央那的奉獻者極罕有。

奎師那的奉獻者甚至比拿茹阿央那的那些奉獻者更稀有，因為他們征服了解脫的渴求，已經處於解脫狀態。只要他們的軀體承受得住，他們便留在這個世界，但他們在塵世的存在，與物質主義者的絕不相同。奎師那的奉獻者以兩種狀態活在這個世界(作為居士或作為棄絕者)。」

亞達瓦.達薩：「你剛剛引用的《博伽瓦譚》詩節，是指具備四種靈性洞察力的人。在這四種之中，哪種聯誼被視為聖人聯誼？」

阿南塔.達薩：「具備靈性洞察力的人有四種：那些一絲不苟的人(viveki)；那些渴求解脫的人(mumuksu)；那些解脫了的人(mukta)；以及奉獻者(bhakta)。在這些人之中，一絲不苟的人和渴求解脫者的聯誼，對粗鄙的物質主義者(visayis)有好處。解脫了的人是永不滿足地渴求超然情感的已解脫個體，或因已解脫而沾沾自喜的非人格主義者。只有與第一種解脫者聯誼，才是有益的。追求難以辨別梵(Nirbheda)的假象宗是冒犯者，所有人都不准與他們聯誼。《聖典博伽瓦譚》(10.2.32)譴責這樣的人：

ye 'nye 'ravindaksa vimukta-maninas
tvayy asta-bhavad avisuddha-buddhayah
aruhya krcchrena param padam tatah
patanty adho 'nadrta-yusmad-anghrayah

蓮花眼的主啊，那些不托庇於你蓮花足的人，徒然自以為解脫了。他們的智慧不純粹，因為他們對你沒有情感和奉愛，事實上他們是受條件限制的微靈。就算這樣的人經歷嚴酷苦行和靈性修習，臻達解脫層面，但由於忽視你的蓮花足，因此他們從那個位置掉下來。

第四類具辨別力的靈魂，即奉獻者，受到至尊主的富裕和莊嚴面貌(aisvarya)，或祂的甜美和親密面貌(madhurya)吸引。至尊主奉獻者的聯誼在各方面都有益。特別是如果托庇於那些沉醉於祂的甜美(visuddha-bhakti-rasa)的奉獻者，內心便會展現奉愛的超然情感。」

亞達瓦.達薩：「你解釋了以兩種狀態生活的奉獻者。請清楚解釋這點，使像我自己這些智慧有限的人，可以輕易理解。」

阿南塔.達薩：「奉獻者是居士(grhastha-bhaktas)或那些放棄了家庭生活的人(tyagi-bhaktas)。」

亞達瓦.達薩：「請描述居士奉獻者與這個世界的關係之性質。」

阿南塔.達薩：「只是興建一所房子，住在裡面，不會成為居士。grhastha(居士)之中的 grha 一字，是指按照韋陀的規範守則結婚，接受適合的妻子，藉此所建立的家庭。以這種狀態生活，修習奉愛的奉獻者稱為居士。」

受制於假象的微靈，透過眼睛看見形象和顏色；透過耳朵聽到聲音；透過鼻子嗅到芳香；以皮膚觸碰；又用舌頭品嚐。微靈透過這五種感官進入物質世界，依附於它。他越依附於粗糙物質，就越遠離他的生命之主(Prananatha)主奎師那，他的狀態稱為，知覺向外致力於世俗存在(bahirmukha-samsara)。那些被這個世俗存在荼毒的人，稱為那些依附於俗世感官對象的人(visayis)。

當奉獻者過著居士生活時，他們不像那些依附於俗世感官對象的人，僅是設法滿足他們的感官。居士的妻子同修(dharma-patni，她是某人覺悟永恆天職時的伙伴)是奎師那的女僕(dasi)，他的兒女也一樣。所有家庭成員的眼睛都滿足於觀看神像，以及與奎師那有關事物的形象；他們的耳朵完全滿足於聆聽哈瑞題旨，以及大聖人生平事跡的敘述；他們的鼻子嗅到茶爾茜的香氣，以及其他供奉給主奎師那蓮花足的芳香物品感到滿足；他們的舌頭品嚐奎師那聖名的甘露，以及供奉給奎師那的食品祭餘；透過觸碰主哈瑞奉獻者的肢體，他們的皮膚感到喜悅；他們的希望、活動、欲望、殷勤待客和服務神明，全都從屬於他們對奎師那的服務。他們畢生其實都是由奎師那聖名、對微靈的恩慈和服務奉獻者所組成的盛大慶典。

只有居士奉獻者可以擁有物質物品，並毫無依附地善用它們。卡利年代的微靈最適合於成為居士奉獻者，因為這樣便無低墮之虞。²

奉愛也可以從這個崗位完全發展。很多居士奉獻者，都是精通經典基礎真理的靈性導師。如果這些神聖偉大奉獻者的孩子，也是純粹的偉大奉獻者(哥斯瓦米)，那麼他們也算是居士。因此居士奉獻者的聯誼對微靈特別有益。」

亞達瓦.達薩：「居士奉獻者必須繼續隸屬於世襲婆羅門，否則他們在社會上一定會受盡騷擾。在這種情況下，他們怎能修習純粹奉愛？」

阿南塔.達薩：「居士奉獻者肯定要履行社會習俗，例如安排他們的兒女成婚，為祖先履行儀式集會和其他類似的責任。不過，他們不應該從事只為滿足物質野心而履行的儀式活動。

至於維持生計方面，每個人—甚至自稱無欲無求的人—都倚賴其他人或事物。所有體困生物都有需要；他們生病時倚賴藥物，他們飢餓時倚賴食物，倚賴衣物驅寒，倚賴房子保護，以防過熱或雨水。無欲無求其實表示儘可能減少必需品，因為只要有物質軀體，誰都無法絕對獨立。但最好儘可能擺脫物質倚賴，因為那樣更有助於奉愛進步。

只有把我之前提及的所有活動與奎師那聯繫時，才毫無缺陷。例如，不應該求子心切而結婚，或崇拜祖先和生物之主(Prajapatis)。『現在我接受奎師那的這個女僕，只是為了我們可以在服務奎師那方面互相幫助，一起建立以奎師那為中心的家庭生活。』這種想法對奉愛有利。不論依附於物質的親戚或家庭祭師會說什麼，人最後都會收割自己的決心之果。

在祭祖(sraddha)儀式的場合，應該先把已供奉給主奎師那的食品祭餘，供奉給祖先，然後便給婆羅門和奉獻者享用。如果居士奉獻者這樣奉行祭祖儀式，便有利於他們的奉愛。

除非和直至所有世襲儀式都與奉愛結合，否則全都是業報活動。追求純粹奉愛時，如果履行《韋陀經》告誡要履行的業報活動，那麼那項活動對奉愛並非無益。應該懷著棄絕精神，不依附結果地履行例行活動，也應該身處奉獻者的聯誼之中，履行靈性活動；那便錯不了。

細想片刻，施瑞曼.瑪哈帕佈的大部分同遊都是居士奉獻者，還有很多古代的神聖國王(rajarsis)和偉大聖人(devarsis)也一樣。杜茹瓦(Dhruva)、帕爾拉達(Prahlada)和潘達瓦五兄弟(Pandavas)全都是居士奉獻者。你應該知道居士奉獻者在世界上極受尊重。」

亞達瓦.達薩：「如果居士奉獻者那麼深受尊重，又人人愛戴，那麼為什麼他們有些人放棄家庭生活？」

阿南塔.達薩：「有些居士奉獻者有資格放棄家庭生活，但這樣的奉獻者在這個世界萬中無一，他們的聯誼也絕無僅有。」

亞達瓦.達薩：「請解釋怎樣才有資格放棄家庭生活。」

阿南塔.達薩：「人類有兩種傾向：向外的傾向(bahirmukhapavrtti)；以及向內的傾向(antarmukha-pavrtti)。《韋陀經》指這兩種傾向是，向外專注於外在世界和向內專注於靈魂。

當純粹的靈性靈魂忘記他的真正身份時，雖然心意其實只是精微物質軀體的一部分，但他錯誤地認同心意為自我。這樣認同了心意，靈魂便接受感官之門的幫助，被外在感官對象吸引。這是向外的傾向。當意識流從粗糙的物質返回心意，從心意再到純粹靈魂時，便展現向內的傾向。

傾向主要向外的人，必須透過聖人聯誼的力量，以奎師那為中心，無冒犯地引導所有外在傾向。如果托庇於對奎師那的奉愛，這些向外的傾向很快便縮減，轉變成向內的傾向。當傾向完全向內時，便產生放棄家庭生活的資格，但如果在到達這個階段前放棄家庭生活，便有再次低墮的重大危險。居士階段是一所特殊的學校，微靈可以在那裡接受靈性真理(atma-tattva)的訓示，又得到覺悟這些事情的發展機會。他們的教育完成時，便可以離開學校。」

亞達瓦.達薩：「有資格放棄家庭生活的奉獻者，徵兆是什麼？」

阿南塔.達薩：「他應該擺脫與異性聯誼的欲望；他對眾生的恩慈應該是無限制的；他對努力累積財富應該毫無興趣，他也只應該在有需要之時，才努力求取適合於維繫自己的食品和衣服。他應該無條件地愛主奎師那；應該避開物質主義者的聯誼；也應該擺脫對生命和死亡的依附與反感。《聖典博伽瓦譚》(11.2.45)這樣描述這些徵兆：

sarva-bhutesu yah pasyed bhagavad-bhavam atmanah
bhutani bhagavaty atmany esa bhagavatottamah

在眾生之中看到他自己被眾靈之靈—主奎師那祭卓—吸引的情感，又看見眾生都住在主奎師那的庇蔭內，這樣的人是高階奉獻者(uttama-bhagavata)。

在《聖典博伽瓦譚》(3.25.22)，至尊主卡皮拉(Kapiladeva)描述聖人的主要特點：

mayy ananyena bhavena bhaktim kurvanti ye drdham
mat-krte tyakta-karmanas tyakta-svajana-bandhavah

那些只崇拜我，別無他人，因而投入於對我堅定而專一奉愛的人，為了我放棄一切，包括四社會四靈性晉階體系賦定的所有職務，以及與他們的妻兒和親戚朋友的所有關係。

《聖典博伽瓦譚》(11.2.55)也有云：

visrjati hrdayam na yasya saksaddharir
avasabhihito 'py aghaughana-sah

pranaya-rasanaya dhrtanghri-padmah
sa bhavati bhagavata-pradhana uktah

如果毫無冒犯之情地讀出主哈瑞的聖名，那怕是不以為意的，生生世世所累積的大量罪孽都會立刻摧毀。這樣的人從而以愛的繩子，把主哈瑞的蓮花足綁在心裡，並視之為最佳奉獻者。

當居士奉獻者展現這些徵兆時，便再不適宜從事業報活動，因此他放棄家庭生活。這種無欲無求的奉獻者絕無僅有，得到他們的聯誼，便應該認為自己洪福齊天。」

亞達瓦.達薩：「現時年輕人常常棄絕家庭生活，採納棄絕階級的衣服。他們建立一個地方給聖人聚集，開始崇拜主的神像。一段時間之後，他們又再與婦女聯誼，卻不放棄唸誦哈瑞聖名。他們從多個地方收集佈施，維持他們的修院。這樣的人是棄絕者(tyagis)還是居士奉獻者？」

阿南塔.達薩：「你的問題一次提出幾個問題，但我會一一解答。首先，棄絕家庭生活的資格，與年青或年長無關。憑藉今生和以前生生世世獲得的印象，一些居士奉獻者甚至在年輕時，都有資格放棄家庭生活。例如，蘇卡戴瓦以前的印象使他可以甫出娘胎便放棄家庭生活。只應該看到這種資格不是裝模作樣的。如果覺醒了真正的疏離，那麼年青便不是障礙。」

亞達瓦.達薩：「什麼是真正棄絕，什麼是虛假棄絕？」

阿南塔.達薩：「真正棄絕非常堅定，以致任何時間都決不破戒。虛假棄絕源於欺詐，不誠實和貪務虛榮。一些人為了得到對放棄了家庭生活，無欲無求奉獻者的尊敬而假裝棄絕，但這種虛假的疏離無意義又不祥。這樣的人一離開家庭，他的疏離資格之兆便盪然無存，開始墮落。」

亞達瓦.達薩：「放棄了家庭生活的奉獻者，需要採納棄絕者的外在服飾嗎？」

阿南塔.達薩：「堅決棄絕了享樂精神，無欲無求又身無長物的奉獻者(nirapeksa-akincana-bhaktas)淨化全世界，不論他們是住在森林或留在家裡。他們有些人採用襠布和襪褸的衣物作為外在徵兆，以識別他們是棄絕階級的成員。在接受這些衣物時，他們在其他處於棄絕階級的奉獻者面前，立下堅定的誓言，藉此加強他們的決心。這稱為加入棄絕階級或接受合適的棄絕服飾。如果你稱這為接受棄絕服飾(bheka-grahana 或 vesa-grahana)，那又有什麼害處？」

亞達瓦.達薩：「以棄絕階級的徵兆來識別，目的是什麼？」

阿南塔.達薩：「獲識別為棄絕階級的成員極有幫助。棄絕者的家庭成員將不再維持與他的關係，會輕易放棄他。他將不再渴望進入他的房子，他心裡會覺醒由衷的疏

離，隨之而來的是懼怕物質主義的社會。對一些奉獻者來說，採納棄絕的外在徵兆是有益的，雖然，如果對家庭生活的疏離是完全發展成熟的話，這也許是不必要的。《聖典博伽瓦譚》(4.29.46)有云：sa jahati matim loke vede ca parinisthitam，『領受了至尊主恩慈的奉獻者，放棄依附於所有世俗活動，以及《韋陀經》賦定的所有儀式職務。』

這樣的奉獻者不必採納棄絕的外在服裝。只是有點顧及公眾的顧慮時，才有必要。」

亞達瓦.達薩：「應該從誰那裡接受棄絕階級？」

阿南塔.達薩：「應該從處於棄絕階級的奉獻者那裡，接受棄絕階級。居士奉獻者對棄絕奉獻者的行為毫無經驗，因此不應該啟迪任何人加入棄絕階級。《布茹阿瑪-外瓦爾塔宇宙古史(Brahma-vaivarta Purana)》的下列陳述確認了這點：

apariksyopadistam yat loka-nasaya tad bhavet
如果指導他人自己不遵循的宗教原則，便會令世界滅亡。」

亞達瓦.達薩：「靈性導師應該用什麼準則，傳授棄絕階級的啟迪？」

阿南塔.達薩：「靈性導師必須先考慮門徒有沒有資格。他應該看看居士奉獻者，有沒有憑借奎師那的奉愛獲得靈性氣質，它的特點是具備完全控制心意及感官的各種品質。根除了對財富和滿足口腹之欲的渴求沒有？為了徹底考核門徒，靈性導師應該把他留在身邊一段時間，當他發現門徒是合適人選時，便可以傳授他棄絕階級的啟迪。在這之前，在任何情況下，他都不應該傳授啟迪。如果靈性導師啟迪沒有資格的人，他自己肯定會低墮。」

亞達瓦.達薩：「現在我看到，接受棄絕階級不是輕率的事；它是嚴肅的承諾。不夠格的靈性導師，把這個修習轉變成庸俗的事。那只是剛剛開始，說不上什麼時候會結束。」

阿南塔.達薩：「僅是為了保護棄絕階級的神聖性，主采坦亞.瑪哈帕佈才為了毫不重要的過失，嚴懲稠塔.哈瑞達薩(Chota Haridasa)。我們的主的追隨者應該恆常銘記稠塔.哈瑞達薩的懲罰。」

亞達瓦.達薩：「進入了棄絕階級之後，興建修院和確立神像崇拜，這恰當嗎？」

阿南塔.達薩：「不。進入了棄絕階級的有資格門徒，每天應該要化緣維生。他自己不應該涉及興建修院和其他大業。他可以四處為家，不論是在僻靜的小茅廬或居士的廟宇。對於所有需要金錢的事務，他都應該保持遠離。他又應該持恆而毫無冒犯地唸誦主哈瑞的聖名。」

亞達瓦.達薩：「你怎樣稱呼那些建立修院，然後又像居士那樣過活的棄絕者？」

阿南塔.達薩：「可以稱他們為吃自己嘔吐物的人(vantasi)。」

亞達瓦.達薩：「那麼不再視之為奉獻者嗎？」

阿南塔.達薩：「當他們的行為違反經典和偉大奉獻宗時，與他們聯誼有什麼好處？他們放棄了純粹奉愛，採納了偽善的生活形式。奉獻者和這樣的人可以有什麼關係？」

亞達瓦.達薩：「只要不放棄唸誦哈瑞聖名，怎可以說他們放棄了偉大奉獻宗？」

阿南塔.達薩：「哈瑞聖名和聖名冒犯是兩件不同的事。純粹的哈瑞聖名，與只有哈瑞聖名外觀的冒犯性唸誦截然不同。憑借唸誦聖名犯罪就是冒犯。如果唸誦聖名，同時又干犯罪惡活動，想著聖名的力量會免除他的罪惡反應，他便正在干犯聖名冒犯。這不是純粹的哈瑞聖名，應該遠離這樣的冒犯唸誦。」

亞達瓦.達薩：「那麼這種人的家庭生活，就不算以奎師那為中心嗎？」

「絕對不是，」阿南塔.達薩堅定地說。「以奎師那為中心的家庭生活，毫無偽善。只能有完全的誠實和質樸，毫無冒犯。」

亞達瓦.達薩：「這樣的人比不上居士奉獻者嗎？」

阿南塔.達薩：「他甚至不是奉獻者，因此不可能把他與任何奉獻者比較。」

亞達瓦.達薩：「他怎樣才可以糾正過來？」

阿南塔.達薩：「當他放棄這一切冒犯，持恆地唸誦聖名，流下懺悔之淚時，才會再次把他當作奉獻者。」

亞達瓦.達薩：「偉大靈魂.巴巴君，居士奉獻者處於四社會四靈性晉階宗法的規範守則之下。如果居士不包括在四社會四靈性晉階宗法之內，不是有礙他成為奉獻者嗎？」

阿南塔.達薩：「呀！偉大奉獻宗非常寬宏大度。眾生都有權加入偉大奉獻宗；因此又稱為微靈天職。甚至連賤民都可以開始採納偉大奉獻宗，過居士生活，縱使他們不是四社會四靈性晉階的一部分。而且，在四社會四靈性晉階體系內接受了棄絕啟迪，然後又從他們的地位低墮的人，其後都可以憑藉聖人聯誼的影響，採納純粹奉

愛。雖然這樣的人也不受四社會四靈性晉階的規則管轄，但他們都可以成為居士奉獻者。

還有其他因為他們的罪行，拋棄了四社會四靈性晉階宗法的人。縱使他們也不屬於四社會四靈性晉階體系，但如果憑藉聖人聯誼的影響，他們和他們的孩子托庇於純粹奉愛，那麼他們也可以成為居士奉獻者。因此我們看到有兩種居士奉獻者：一種是四社會四靈性晉階的一部分，一種不包括在四社會四靈性晉階內的。」

亞達瓦.達薩：「這兩種之中，以哪種更勝一籌？」

阿南塔.達薩：「有奉愛的人最優秀。從相對(vyavaharika)的觀點來看，如果兩者都毫無奉愛，那麼遵循四社會四靈性晉階的人便更勝一籌，因為他至少有些宗教原則，而另一個是沒有宗教原則的賤民。不過，從絕對(paramarthika)靈性的觀點來看，由於他倆都沒有奉愛，因此兩者都是墮落的。」

亞達瓦.達薩：「當居士仍是一家之主時，他有權穿著棄絕者的服裝嗎？」

阿南塔.達薩：「不。如果他穿上，他便有兩項罪狀：他欺騙自己，也欺騙世人。如果居士採納棄絕者的服裝，他簡直是侮辱和奚落那些穿上棄絕階級服裝的真正棄絕者。」

亞達瓦.達薩：「偉大靈魂.巴巴君，經典有描述任何接受棄絕階級的體系嗎？」

阿南塔.達薩：「沒有清楚描述。所有階級的人都能夠成為奉獻者，但根據經典，只有那些出生兩次的人，才可以接受棄絕啟迪。在《聖典博伽瓦譚》(7.11.35)，拿茹阿達描述每個不同社會階級的個別特性，然後以這句話總結：

yasya yal-laksanam proktam pumso varnabhivyanjakam

yad anyatrapi drsyeta tat tenaiva vinirdiset

即使是生於不同階級的人，只要具備那個社會階級的特性，就應該認為他是屬於那個階級的。

給縱是生於其他階級，卻具備婆羅門徵兆的人，傳授棄絕啟迪的這個慣例，正基於經典的這個結論而出現。如果生於不同階級的人，真的具備婆羅門徵兆又獲授棄絕啟迪，那就必須承認這個體系是經典認可的。

經典的這個結論支持，給具備婆羅門徵兆的人，傳授棄絕啟迪的這個慣例，那怕他們是出身於其他階級，但這只適用於絕對靈性的事情，而不是實際的事情。」

亞達瓦.達薩：「祭迪達薩大哥，解答了你的問題嗎？」

祭迪達薩：「今天我有福了。從最可敬的偉大靈魂.巴巴君的蓮花口，傾流的所有訓示之中，這都是我能夠吸收的要點。微靈是奎師那的永恆僕人，但他忘了這點，接納物質軀體。受到物質自然的品質影響，他從物質對象那裡得到快樂和痛苦。為了享受他物質活動之果的特權，他必須戴上生、老和死的花環。

微靈有時出身高尚，有時出身寒微，他一再改變的身份引領他進入無數的狀況。飢渴驅使他在隨時都會毀滅的軀體裡行動。他失去這個世界的必需品，被投進無數種痛苦之中。很多疾病和小毛病接踵而至，折磨他的軀體。在家裡，他與他的妻兒爭吵，有時瀕臨自殺。他累積財富的強烈渴望，迫使他干犯很多罪孽。政府處罰他，其他人侮辱他，因此他承受說不出的身體痛苦。

與家庭成員的分離、財富損失、強盜偷竊和無數其他痛苦之原，使他一直心痛欲絕。衰老時，他的親戚不照顧他，這使他痛不欲生。他枯槁的軀體被黏液、風濕症和其他痛苦之堰壩蹂躪，軀體只不過是痛苦之源。他在死後進入另一個子宮，承受無法忍受之痛。但儘管這一切，當軀體繼續存在，色欲、憤怒、貪婪、錯覺、驕傲和嫉妒便壓倒了他的辨別力。這就是輪迴(samsara)。

我現在明白輪迴一詞的含意。我一再五體投地的頂拜偉大靈魂.巴巴君。偉大奉獻者是全世界的靈性導師。今天，憑藉偉大奉獻者的恩慈，我得到了這個物質世界的真正知識。

在場的奉獻者聽到偉大靈魂.阿南塔.達薩.巴巴君深遠的訓示時，全都大聲歡呼：「好極了(Sadhu)！好極了！」此時，那裡聚集了很多奉獻者，他們開始唱頌偉大靈魂.拉黑瑞所作的一首靈唱歌曲(bhajana)。

e ghora samsare, padiya manava, na paya dukhera sesa
sadhu-sanga kori', hari bhaje yadi, tabe anta haya klesa
墮進了這個可怕物質存在的微靈痛苦無邊，但當他蒙受了聖人聯誼的恩典，然後開始崇拜主哈瑞時，他的麻煩便結束。

visaya-anale, jvaliche hridaya, anale bade anala
aparadha chadi' laya krsna-nama, anale padaye jala
肉欲的烈火燒灼他的心，當他試圖滿足那些欲望時，火舌只是突然高張。不過，摒棄冒犯和唸誦主奎師那聖名的作用，卻像清涼的滂沱大雨那樣熄滅這烈火。

nitai-caitanya-carana-kamale, asraya laila yei
kalidasa bole, jivane marane, amara asraya sei
卡利達薩說：「『不論我是生或死，托庇於采坦亞-尼泰蓮花足的人，都是我的庇護所。』」

靈唱進行期間，祭迪達薩在狂喜之中跳舞。他把各位巴巴君的足下塵土放在頭上，開始在地上打滾，在強烈喜悅之中哭泣。每個人都宣告：「祭迪達薩極幸運！」

一段時間之後，亞達瓦.達薩說：「我們走吧，祭迪達薩；我們需要到河的對岸。」

祭迪達薩微笑著回答：「如果你帶我橫渡(物質存在之河)，我會去。」

他倆對帕爾端拿林五體投地的頂拜，然後出發。當他們從森林走出來時，看見達瑪央緹一再頂拜，說：「哎呀！我為什麼投生為女子？如果我投生為男子，我便可以輕易進入這個森林，覲見偉大靈魂，把他們的足下塵土放在我頭上，得到淨化。願我生生世世只是成為聖納瓦島偉大奉獻者的僕人，服務他們度日。」

亞達瓦.達薩：「呀！這哥端姆聖地是個不折不扣的聖地。只不過是來到這裡，便獲得純粹奉愛。哥端姆是個牧牛村，莎慈之子(莎慈南丹)，我們的生命之主，在那裡上演祂神聖逍遙的地方。聖帕爾波達南達.薩茹阿斯瓦提(Sri Prabodhananda Sarasvati)心裡覺悟到這項真理，並以下列說話祈禱：

na loka-vedoddhrta-marga-bhedair
avisya sanklisyate re vimudhah
hathena sarvam parihrtya gaude
sri-godrume parna-kutim kurudhvam
Sri Navadvipa-sataka

《聖納瓦島讚(Sri Navadvipa-sataka)》(36)

『蠢材啊，雖然你已經托庇於世俗社會和《韋陀經》，又採納了眾多社會和宗教職務，但你依然痛苦不堪。現在放棄這些不可靠的途徑，趕快在聖哥端姆為自己用葉子建一所小茅廬吧。』」

這樣交流著哈瑞題旨，三人渡過恆河，到達庫利亞村。此後，祭迪達薩和他的妻子達瑪央緹，都展示出驚人的奉獻者風範。不被假象世界影響，他們點綴著奉獻者服務的品質，恆常唸誦奎師那聖名，向眾生施恩。商人夫婦真有福！偉大奉獻者的恩慈真有福！聖納瓦島之地真有福！

註一. 實體有兩種：有生氣的(cetana)和無生氣的(jada)。有生氣的實體是那些有欲望和體驗能力的，而無生氣的實體，就是那些兩者都欠奉的。有生氣的實體還有兩種：那些有完整知覺的(purna-cetana)，以及那些有微量知覺的(ksudra-cetana)。至尊主有完整知覺，祂的原始面貌是奎師那。《聖典博伽瓦譚》(1.3.28)以krsnas tu bhagavan svayam這句話宣告了這點：「奎師那是原始的至尊主。」微靈有微量知覺。他們是祂分開的部分，稱為vibhinnamsa-tattva，他們多不勝數。

經典把主奎師那和微靈之間的相互關係，比作存在於太陽和陽光之中，極小的閃亮光子之間的關係。至尊主奎師那是靈性太陽，微靈則是極小的靈魂粒子。極微小微靈的天職或天性是服務奎師那。微靈形成時，他們的天職同時產生，就像燃燒力長存在火之中。正如沒有燃燒力，便無法接受火的存在，不服務奎師那，個體靈魂的身份是微靈的這種本質，也確立不了。實體無法獨立於它天生的特有職務而存在，職務也無法獨立於實體而存在。不過，實體及它的職務都會被扭曲。微靈與生俱來的職務肯定是服務奎師那，但當微靈對奎師那漠不關心，貪求不同種類的色欲享樂時，至尊主那種在附近佇候的外在能量(bahiranga-sakti 或 maya)便抓住他，用她的網困住他。

註二. 聖巴克提維諾德.塔庫爾說過，在卡利時代，建議眾生都要成為居士奉獻者，因為這沒有低墮之虞。這句話的含意是，全人類的職責，是以不墮落的狀態過活，投入服務維施努和奉獻者。不過，作者的意圖不是指導每個人都必須是居士，或是除了居士這個階段之外，在卡利年代誰都不應該接受任何靈性晉階。建議那些深受情欲和愚昧的物質品質影響，過度依附於物質感官享樂，強烈傾向於果報活動之途(pravrtti-marga)的人，接受婚姻和遵循居士職務，以抵消這些傾向。另一方面，那些天性是善良和純粹品質的，遵循疏離之途(nivrtti-marga)的人不應該結婚，從而變得墮落。

在《維施努宇宙古史》(3.8.9)，我們找到下列有關靈性晉階的陳述：

varnasramacaravata purusena parah puman

visnur aradhyate pantha nanyat tat-tosa-karanam

僅是透過履行四社會四靈性晉階所賦定的職務，崇拜主維施努。沒有其他方法取悅祂。

在這個詩節，asrama(靈性晉階)一字不僅指居士階段，而是全部四個靈性晉階。《聖典博伽瓦譚》(11.17.14)有下列關於四靈性晉階的陳述：

grhasramo janghanato brahmacaryam hrdo mama

vaksah-sthalad vane vasah sannyasah sirasi sthitah

居士階段源於我宇宙形象的大腿，貞守生階段源於我的心，行腳僧階段源於我的胸膛，棄絕僧階段源於我的頭。

這是經典描述的四個靈性晉階。奉獻者的其中一個特點是，維持在他有資格的那個靈性晉階，並投入於崇拜主維施努。現時這樣的例子比比皆是。在這本書，沛爾瑪.達薩、外士那瓦.達薩、阿南塔.達薩和其他多位有資格的導師，都是棄絕僧、貞守生或居士棄絕者(grha-tyagis)。

另一點是，作者聖巴克提維諾德·塔庫爾的所有追隨者，並非全都是居士奉獻者。他們其中一些是貞守生，一些放棄了家庭生活，處於最高階級—棄絕啟迪，因此適合教導世人。在第三章指棄絕啟迪是最頂尖的靈性晉階。眾經典之翹楚—《聖典博伽瓦譚》(11.17.15)—表明了這同一結論：

varnanam asramanams ca janma-bhūmy-anusarinih
asan prakṛtayo nṛnam nicair nicottamottamah

根據人類的社會階級，及靈性晉階從至尊聖主的宇宙軀體所顯現的位置，它們各具較高和較低的性質。

這句話的結論是，棄絕啟迪是四個靈性晉階之中最高的，居士則是最低的。貞守生階段高於居士階段，行腳僧階段則高於貞守生階段。這些靈性晉階與短暫性質所產生的，後天獲得的傾向有關。

靈性晉階也像四社會階級那樣，按照天性、傾向和工作來劃分。天性較低下的人，傾向於從事果報行動，被迫成為居士。那些採納了終生貞守之誓的人(naisthika-brahmacaris)，是主奎師那心頭的財富。棄絕的行腳僧從奎師那的胸膛顯現，棄絕僧是吉祥品質之庫，源自祂的頭。因此貞守生、行腳僧和棄絕僧全都勝過居士，但是，對棄絕之途的品味沒有在心裡覺醒的話，依然沒有資格進入這三種較高的靈性晉階。《曼奴法典》(5.56)有云：

na mamsa-bhaksane dose na madye na ca maithune
pravṛttir esa bhūtanam nivṛttis tu mahaphalah

人類自然傾向於吃肉、毒品和性濫交的樂趣，但戒絕這樣的活動，產生極有益的成果。

《聖典博伽瓦譚》(11.5.11)證實了這點：

loke vyavayamisa-madya-seva nitya hi jantor na hi tatra codana
vyavasthitis tesu vivaha-yajna-sura-grahair asu nivṛttir ista

在這個世界，看到人們自然傾向於性趣、吃肉和毒品。經典無法准許從事這樣的活動，但賦定了一些特別的規定，透過婚姻允許與異性聯誼；透過履行祭祀允許吃肉；在稱為因卓祭(sautramani-yajna)的儀式允許喝酒。這些訓令的目的是抑制普羅大眾的放縱傾向，使他們穩處於道德操守。

《韋陀經》制定這種訓令的內在目的，是把人從這樣的活動完全拉開。

其他多部經典描繪了棄絕之途的優越性。在這本書第十章的結尾，聖巴克提維諾德·塔庫爾引用了《博伽瓦譚》的上述詩節，作出了下列結論：「經典的目的不是鼓勵殺害動物。《韋陀經》有云：ma himsyat sarvani bhutani：『不要傷害任何生物體。』這句話禁止暴力對待動物。不過，人的本質一旦深受情欲和愚昧影響，便會自然傾

向於性趣、吃肉和毒品。這樣的人不待《韋陀經》批准從事這樣的活動。《韋陀經》旨在提供方法，還沒有採納善良品質的人類—從而放棄了暴力、性趣和毒品的傾向—能夠藉此控制這樣的傾向，透過宗教的作用滿足這些需求。

被這些較低下傾向指揮的人，可以透過宗教婚姻與異性聯誼；他們只可以透過祭祀的特定賦定方法殺動物；他們只可以在特定場合，透過遵循某些程序服食麻醉品。遵循這些方法，他們對這些活動的傾向便會減退，也會逐漸放棄。」

因此，為了把人從果報活動之途，拉向棄絕之途，居士階段在卡利年代是必須的。作者的意圖，絕不是建議那些有資格臻達更高生命階級的人，應該成為居士。其後在這同一章，聖巴克提維諾德.塔庫爾用了下列的話，表達婚姻的目的：

「不應該為了生孩子或崇拜祖先而成婚。相反，應該認為：『我接受奎師那的這個女僕，使我們能夠互相幫助，服務奎師那。』這態度對奉愛有益。」

因此，那些不是為了求子而結婚的人，實際上可以是真正的居士奉獻者。當男人真的認為妻子是奎師那女僕時，便不會有機會視她為自己的享樂對象；他的情感反而會是愛慕之情。事實上，有些陳述贊同渴求子女，例如 putrarthe kriyate bharya：「為了生孩子便接受妻子。」但這裡的含意是，應該渴望作為奎師那僕人的父親，而不是普通俗世孩子的父親。

putra(兒子)一字源自 put 一字，是指某個特定的地獄星球，tra 則源自解釋為「解救」的動詞字根。因此 putra 一字的傳統意義是生兒子，他能夠在父親去世後供奉祭品，把他從地獄解救出來。不過，定期唸誦主哈瑞聖名的奉獻者，不可能會下那個稱為 put 的地獄。因此他們不渴求超渡亡魂的兒子，而是奎師那的僕人。

一般而言，被物質條件約束和追求果報活動之途的人，為了滿足他的色欲傾向，沈迷於與女子性交。只是由於那個欲望的副產品而誕下孩子。因此現時的人，天性通常都是好色的。就像普遍所說的：atmavat jayate putra：『有其父必有其子。』

雖然居士階段是四個靈性晉階中最低的，但聖巴克提維諾德.塔庫爾渴望惠澤世界上的每一個人而推薦它。他的建議尤其針對那些想法類似祭迪達薩和達瑪央緹的人。實際上，憑藉前生所獲善行的影響，自然遵循疏離之途的偉大靈魂，絕不會接受婚姻而困於家庭生活之中。這樣崇高的人依然有機會墮落，但對已經墮落的人來說，哪有問題？

如果終生貞守生或棄絕僧要誤解上述訓示的基礎含意，並基於那些說話而放棄他們的貞守學生生活或棄絕啟迪，違反經典，與他們的其中一個門徒、神姊妹或其他女子結婚，或建議另一個貞守生或棄絕僧這樣做，那麼這樣卑劣低下的無神論人士，在世界歷史上真的會是絕無僅有。

第二點是，沒有資格採納貞守生、棄絕者或棄絕僧服裝，卻模仿他們的行為，又認為自己與處於那些靈性晉階的偉人平起平坐的人，非常可恥。這樣的人就像模仿主奎師那的那頭豺狼—聖嘎拉.瓦蘇戴瓦，《聖典博伽瓦譚》、《Harivamsa》、《至尊主采坦亞(Caitanya-Bhagavata)》和其他經典，描述了他的敘述。處於較低階級和依附於果報活動之途的人，應該先按照宗教原則合法結婚，控制糟糕的色欲傾向。經典的目的是把眾生引領到疏離之途。

《布茹阿瑪-外瓦爾塔宇宙古史》(奎師那之部 115.112-113)有云：

asvamedham gavalambham sannyasam palapaitrkam
devarena sutotpattim kalau panca vivarjayet

卡利年代禁止五項活動：以馬匹祭祀、以牛祭祀、接受棄絕啟迪、給祖先供奉肉類、與丈夫的兄弟生孩子。

有些人基於這個詩節，試圖證實卡利年代禁止接受棄絕啟迪。不過，這個詩節有個隱藏的意圖。這個詩節的目的，不是要完全禁止棄絕啟迪。眾多顯現在卡利年代的偉人其實都是棄絕者或棄絕僧，包括聖茹阿瑪努佳、聖瑪鐸夫、聖維施努-斯瓦米和其他熟知所有經典的典範師，以及所有典範師之翹楚—六位哥斯瓦米，他們都是主高茹阿的奉獻者。

即使時至今日，棄絕啟迪的純粹傳承都一直繼續。在卡利年代禁止接受棄絕啟迪的訓令，其實是指接受一杖棄絕啟迪是不恰當的，它是山卡爾師所傳揚的未獲授權的思路演變而成的，是以我是那個梵(so 'ham)和我是梵(aham brahmasmi)等等格言來表達。被禁的正是這種棄絕啟迪。

三杖棄絕啟迪(tridanda-sannyasa)是真實永久的棄絕啟迪，隨時適用。有時三杖棄絕啟迪外在顯現為一杖棄絕啟迪的形式。這種一杖棄絕僧其實是偉大靈魂，他們接受三杖棄絕啟迪的永恆性，三杖棄絕啟迪象徵服務對象(sevya)、僕人(sevaka)和服務(seva)這三個面貌。這樣的人認為山卡爾傳揚的一杖棄絕啟迪完全不獲公認，也不獲經典支持。因此證明了，即使是根據斯瑪塔典範師引用的《布茹阿瑪-外瓦爾塔宇宙古史》詩節，追求疏離之途的修習者接受棄絕啟迪，都是合乎邏輯的。

由此結束《微靈天職》的第七章，名為《永恆天職和物質存在》

第八章

永恆天職與奉獻者的行為

有個神聖池塘稱為聖哥茹阿池(Sri Gora-hrada)，與它東南岸接壤的森林裡，有些奉獻者住在一個偏僻的小樹林。一天下午，當地的奉獻者邀請哥端姆的奉獻者，與他

們一起享用下午的祭餘。榮耀祭餘之後，奉獻者一起坐在在小樹林裡。那時候，偉大靈魂.拉黑瑞唱了一首靈唱歌曲，喚起了每個人心裡對巴佳的狂喜之愛。

(gaura!) kata lila karile ekhane
advaitadi bhakta-sange nacile e vane range
kaliya-damana-sankirtane
e hrada haite prabhu, nistarile nakra prabhu
krsna yena kaliya-damane

噢，想起高茹阿在這裡上演的眾多逍遙時光！祂與阿兌塔和其他偉大奉獻者為伴，在這個森林的小樹林跳舞和嬉戲。就像主奎師那馴服卡利亞蛇魔(Kaliyanaga)，我們的帕佈也用祂的齊頌聖名，救了這個池塘的一條鱷魚，於是稱之為卡利亞潭齊頌聖名(kaliya-damana-sankirtana)。

歌曲結束時，奉獻者開始討論高茹阿逍遙和奎師那逍遙的一致性。當他們這樣做時，幾個來自巴茹阿嘎池的奉獻者抵達，並先向哥茹阿池五體投地的頂拜，然後再向奉獻者頂拜。小樹林裡的奉獻者，向新來的人致以合適的敬意，請他們坐下。

在那個偏僻的森林，有一棵古老的大榕樹，奉獻者在它的底部周圍，用灰泥建了一個圓台。每個人都尊稱那棵樹為尼泰榕樹(Nitai-vata，即尼提安南達.帕佈的大榕樹)，因為祂總是喜歡坐在樹下。現在奉獻者坐在這棵尼泰榕樹下，開始討論靈性事情。在巴茹阿嘎池的那群奉獻者之中，一個好問的年輕人非常謙卑地說：「我想問一個問題，如果你們其中一人樂意解答，我會最滿足。」

偉大靈魂.哈瑞達薩.巴巴君，即那個僻靜森林的居民，是個聰明又學問淵博的學者。他差不多一百歲。多年前，他親眼見過尼提安南達.帕佈坐在那棵大榕樹下，他的心願是在這個地點離開這個世界。當他聽到年青人的話時，他說：「我兒，當帕茹阿漢薩.巴巴君的隨員坐在這裡時，你不需憂慮你的問題會收不到回覆。」

來自巴茹阿嘎池的年輕奉獻者便非常謙卑地問：「我明白偉大奉獻宗是永恆宗教，我也想詳細知道已托庇於偉大奉獻宗的人，應該怎樣待人接物。」

聽到新來者的問題，偉大靈魂.哈瑞達薩.巴巴君瞥向聖外士那瓦.達薩.巴巴君，說：「外士那瓦.達薩，孟加拉目前沒有學者與你看齊，你也是最高的偉大奉獻者。你得到聖帕爾卡薩南達.薩茹阿斯瓦提.哥斯瓦米的聯誼，又領受到帕茹阿漢薩.巴巴君的訓示。你非常幸運，是施瑞曼.瑪哈帕佈的受恩者，因此你最適合回答這個問題。」

偉大靈魂.外士那瓦.達薩.巴巴君謙卑地說：「偉大靈魂啊，你見過施瑞曼.尼提安南達.帕佈，祂是巴拉兌瓦(Baladeva)本人的化身，你的訓示使無數人進入靈性之途。如果你今天指導我們，我會視為大恩大德。」

其他奉獻者全都同意外士那瓦.達薩.巴巴君。看見盛情難卻，偉大靈魂.巴巴君最後都大發慈悲。他在大榕樹的根部，向主尼提安南達.帕佈五體投地的頂拜，然後開始說話。

巴巴君：「我視普世眾生為奎師那的僕人，頂拜他們。『人人都是主奎師那的僕人，雖然有些人接受這點，但有些人卻不認同。』雖然每個人天生都是主奎師那的僕人，但有些靈魂卻因愚昧或假象而不接受這點。他們自成一組。那些接受他們天生身份是主奎師那僕人的人，組成另一組。因此這個世界有兩種人：那些偏離奎師那的人(krsna-bahirmukha)；以及那些專注於奎師那的人(krsna-unmukha)。

這個世界大部分的人都偏離奎師那，又不接受宗教。關於第一組，實在無話可說。他們對要做的和不要做的事毫無概念，他們的整個存在都是基於自私的快樂。

接受一些道德規範的人有責任感。為了他們，偉大奉獻者曼奴撰述：

dhrtih ksama damo 'steyam saucam indriya-nigraha
dhir vidya satyam akrodho dasakam dharma-laksanam
《聖曼奴法典》(6.92)

宗教生命有十個特點：有耐心的決心(dhrti)、寬恕(ksama)，意指被人冤枉時不報復、控制心意(dama)，即處變不驚，面對使人不安的情況都鎮定沉著、戒絕偷竊(asteya)、潔淨(saucam)、抑制感官，遠離感官對象(indriya-nigraha)、才智(dhi)，即經典知識、智慧(vidya)，意謂覺悟靈魂、真誠(satya)和不生氣(akrodha)，就像處於讓人氣憤的情況時所展示的心平氣和。

這其中的六種特點—決心、控制心意、潔淨、抑制感官、經典知識和智慧—都是對一己自我的職責。餘下的四種—寬恕、戒絕偷竊、真誠和不生氣—是對他人的職責。這十項宗教職責是為普羅大眾賦定的，但它們全都沒有清楚表明對哈瑞的靈性專注。而且，僅是滿懷信心地履行這些職責，人生也不一定會功德圓滿。《維施努-達爾莫塔爾宇宙古史(Visnu-dharmottara Purana)》確認了這點：

jivitam visnu-bhaktasya varam panca-dinani ca
na tu kalpa-sahasrani bhakti-hinasya kesave
引用在《Hari-bhakti-vilasa》(10.317)

作為主維施努的奉獻者，活在這個世界最吉祥，那怕只是五天；對主凱薩瓦沒有奉愛，活在這個世界數千劫(kalpas)，卻一點都不吉祥。

對奎師那沒有奉愛的人，不配稱為人類，因此經典把這樣的人，當作兩腿動物。《聖典博伽瓦譚》(2.3.19)有云：

sva-vid-varahostra-kharaih samstutah purusah pasuh

na yat karna-pathopeto jatu nama gadagrajah

只有像狗、豬、駱駝和驢的人，才讚揚那些決不聆聽嘎達(Gada)的哥哥—主奎師那—聖名的人。

一個人如果從不允許主奎師那聖名進入他的耳朵，他就像頭動物。實際上，他比吃糞便和其他排泄物的豬，徘徊在生死輪迴的沙漠，吃仙人掌的駱駝，以及為他人運送重負，總是被母驢煩擾的驢子更墮落。不過，今天提出的問題，不是關於這些不幸的人應該或不應該做的。只是關於那些托庇於奉愛之途的人，應該怎樣待人接物。

那些採納了奉愛之途的人，可以分成三類：初階(kanistha)、中階(madhyama)和高階(uttama)。初階是那些開始了奉愛之途，但還不是真正奉獻者的人。他們的徵兆如下所述：

arcayam eva haraye puja yah sraddhayehate

na tad-bhaktesu canyesu sa bhaktah prakrtah smrtah

《聖典博伽瓦譚》(11.2.47)

滿懷信心地崇拜主哈瑞的神像形象，卻不服務祂的奉獻者或其他生物體，是初階奉獻者(prakrta-bhakta)，即物質主義的奉獻者。

從而確立了，信心是奉愛的種子(bija)。懷著信心崇拜至尊主時，奉愛才會有效果，而且除非都崇拜奉獻者，否則仍不是純粹奉愛。只要他未有這樣做，奉愛就不會完全發展。這類奉獻者難以進入奉愛修習之門。《聖典博伽瓦譚》(10.84.13)有云：

yasyatma-buddhih kunape tri-dhatuke

sva-dhih kalatradisu bhauma ijya-dhih

yat tirtha-buddhih salile na karhicij

janesv abhijnesu sa eva go-kharah

這個屍體一樣的軀體由氣(vata)、火(pita)和土(kapha)這三種元素組成，視之為真正自我；認為妻兒和他人是屬於自己的；認為泥土、石或者木頭造成的世俗形象堪受崇拜；認為平平無奇的水是朝聖之地—但不認為至尊主的奉獻者比自我更珍貴，是屬於自己的，堪受崇拜，也是朝聖之地；這樣的人雖然是人類，但在動物之中，幾乎是驢子。

這兩個詩節的含意是，沒有崇拜神像形象的至尊主，甚至無法接近奉愛的門檻。如果拒絕神像形象，只是採取邏輯辯論推斷真理，心靈便枯燥乏味，無法確定真正的崇拜對象。不過即使接受神像，也必須懷著超然知覺服務祂(uddha-cinmaya-buddhi)。在這個世界，微靈是有知覺的實體，而在眾生之中，奎師那的奉獻者是具有純粹知覺的。奎師那和奉獻者都是有純粹知覺的實體(suddha-cinmaya-vastu)，為了理解他們，必須具備關係知識，即物質世界、微靈和

奎師那之間相互關係的知識。如果要懷著關係知識崇拜神像，那就必須同時崇拜奎師那和服務奉獻者。對超然真象的這種愛慕和尊重有信心，稱為基於經典的信心 (sastriya sraddha)。

對超然本體不同方面之間的這種相互關係缺乏明確知識的話，這種神像崇拜只不過是基於習俗或傳統(laukika sraddha)方面的。這種習俗性的神像崇拜不是純粹奉愛，縱使它是走近奉愛入口的第一步；這是經典結論。這樣描述了那些抵達這個奉愛門檻的人：

grhita-visnu-diksako visnu-puja-paro narah
vaisnavo 'bhihito 'bhijnair itaro 'smad avaisnavah
《Hari-bhakti-vilasa》(1.55)

淵博學者確定了，奉獻者是按照經典規則，接受維施努曼陀的啟迪，並投入於崇拜主維施努的人。其他人全都稱為非奉獻者。

初階奉獻者是那些出於世襲傳統而接受家庭祭師，或因世俗信心驅策，透過接受維施努曼陀的啟迪，以及崇拜維施努的神像來模仿他人的人。這樣的物質主義奉獻者不是純粹奉獻者；相反，他們顯然具有影子一樣的奉愛表象，稱為奉愛的影子表象(chaya-bhakti-abhasa)。不過，他們沒有奉愛的倒影表象(pratibimba-bhakti-abhasa)。這個奉愛倒影表象的本質是冒犯的，又缺乏偉大奉獻宗。奉愛的影子表象階段是齊天洪福的後果，因為這是奉愛初階，人們可以由此逐漸發展到中階和高階奉獻者。雖然如此，那些在奉愛影子表象階段的人，不能稱為純粹奉獻者。這樣的人懷著世俗信心崇拜神像。他們只能按照我給普羅大眾描述過的十種宗教職責待人接物。經典給奉獻者賦定的行為，不適用於他們，因為他們甚至無法確定誰是真正奉獻者，誰又不是。那種辨別力是中階奉獻者的徵兆。

《聖典博伽瓦譚》(11.2.46)這樣描述中階奉獻者的行為：

isvare tad-adhinesu balisesu dvisatsu ca
prema-maitri-krpopeksa yah karoti sa madhyamah

中階奉獻者就是愛至尊控制者，對祂的奉獻者很友善，對那些不認識奉愛的人施恩，並忽視那些敵視至尊控制者或祂奉獻者的人。

這裡描述的行為歸類於永恆天職的領域。在這裡，我所指的不是短暫的宗教或世俗職務。我所描述的行為是永恆天職的一部分，在奉獻者的生命不可或缺。要是其他各種行為沒有違反這種行為，必要時也可以接納。

奉獻者的行為以四類個體為中心：至尊主(isvara)、祂的奉獻者(tad-adhina)、對靈性真理一無所知的物質主義者(balisa)，以及那些反對奉愛的人(dvesi)。奉獻者分別對這四類個體展示愛意、友誼、恩慈和忽視。換句話說，他對至尊控制者愛意盈盈，友愛奉獻者，仁慈對待愚昧的人；他忽視那些心存敵意的人。

中階奉獻者的第一個特點是，他對主奎師那懷著純粹愛意，祂是萬物之至尊主。這裡的 prema(純粹愛意)一字是指純粹奉愛，《奉愛甘露之洋》(1.1.11)這樣描述它的徵兆：

anyabhilasita-sunyam jnana-karmady-anavrtam

anukulyena krsnanusilanam bhaktir uttama

至高奉愛是以順意的情感，完美地努力服務主奎師那。它沒有任何其他欲望，非人格梵的知識、宗教儀式規則經典略述的日常和定期職責，或棄絕、瑜伽、數論和其他種類的天職都覆蓋不了它。

在中階奉獻者的靈性修習首先看到的是，滿是這些特性的奉愛，然後延展到靈性情感和純粹愛意的階段。初階奉獻者唯一的奉愛特性，是懷著信心服務神明。這樣的人沒有至高奉愛的特性，即：擺脫不可告人的欲望(anyabhilasita-sunya)、擺脫非人格知識和果報活動的蒙蔽(jnana-karmadyanavrta)、以及懷著順意情感，完美地竭力服務主奎師那(anukulyena krsnanusilana)。

心裡展現具有這些徵兆的奉愛時，初階就被視為中階奉獻者和真正奉獻者。在這個階段之前，他是初階奉獻者，即是說他只是奉愛修習者的表象(bhakta-abhasa)，或奉獻者的表象(vaisnava-abhasa)。krsnanusilana 一字是指純粹愛意，即對奎師那的愛，以 anukulyena 一字修飾它。這是指那些有利於奎師那純愛的事情，即與奉獻者的友誼、對愚昧無知者的恩慈，以及漠視那些懷著敵意的人。這三者也是中階奉獻者的徵兆。

一些奉獻者心裡出現了純粹奉愛，他們也順從至尊主的意願，中階奉獻者的第二個特性，就是他與這些奉獻者為友。初階奉獻者不是那些完全順從至尊主的純粹奉獻者，他們也不尊敬或款待純粹奉獻者。因此，要發展親密友誼，中階和高階奉獻者是唯一合適的人。

庫林拿村(Kulina-grama)的奉獻者，連續三年問施瑞曼.瑪哈帕佈：『奉獻者是什麼，可以透過什麼徵兆識別他？』主瑪哈帕佈指導他們有關高階、中階和初階偉大奉獻者的事作為回答。現在，根據祂那段描述的特點，那三個階級一就像祂描述那樣一全都符合我給中階和高階奉獻者所界定的標準。他們誰都不等於只能崇拜神像形象的初階奉獻者，因為他們不是誦讀純粹的奎師那聖名。他們的唸誦稱為純粹聖名的表象(chaya-namabhasa)。純粹聖名表象是指，被愚昧和無用的惡習和欲望(anarthas)蒙蔽的純粹聖名表象，就像烏雲蔽日，沒有盡展光芒。

瑪哈帕佈指導中階居士奉獻者服務這三種奉獻者，祂這樣描述他們：從他口中聽到奎師那聖名的人，那怕只是一次；聽到他持恆地唸誦奎師那聖名的人；看到他便使人自發地唸誦主奎師那聖名的人。這三類奉獻者全都堪值服務，但對只是讀出聖名

之影，而不是純粹奎師那聖名的人，這卻不是真的。只有誦讀純粹聖名的偉大奉獻者，才堪值服務。

我們得到指導，要按照奉獻者各自的進步程度服務他們。maitri 一字表示聯誼、交談和服務。看見純粹偉大奉獻者時，應該馬上款待他，有禮貌地與他交談，竭盡所能地滿足他的需要。應該用盡方法這樣服務他，決不應該嫉妒他。即使他外觀毫無吸引力，又或者如果他生病，都不應該批評他或不尊敬他，那怕是無意之中。

中階奉獻者的第三個特點，是他對愚昧無知的人者施恩。balisa 一字指對靈性真理一無所知，受到困惑或愚蠢的人。表示在靈性事情方面，沒有領受到任何真正的指導，但又沒有被假象宗等等不獲公認的教義所污染的物質主義者。他們不嫉妒奉獻者和奉愛，但他們的世俗自我觀念和依附，阻止他們發展對至尊控制者的信心。如果淵博的學者尚未得到最高的研究成果，那就是發展對至尊控制者的信心，那麼他們也歸入這個類別。

未發展成熟的初階奉獻者，正站在奉愛廟宇之門，但因為對關係知識的原則愚昧無知，因此他還沒有臻達純粹奉愛。直到他到達純粹奉愛的平台，否則這樣的人也被視為對靈性真理一無所知。當他認識關係知識的真理，又在純粹奉獻者的聯誼之中，覺醒對純粹哈瑞聖名的品味時，他的愚昧便會消散，他也會臻達中階奉獻者的地位。

中階奉獻者應該向所有上述愚昧無知的人施恩，這是必須的。他應該待之如賓客，應該竭盡所能滿足他們的需要，但那本身並不足夠。他的言行舉止，也應該要覺醒他們對純粹奉愛的信心，以及他們對純粹聖名的品味。那是恩慈的真正含意。由於愚昧無知的人不精通經典，因此他們也許會受到不良聯誼傷害，也許會隨時低墮。中階奉獻者應該恆常保護這種易受影響的人，避開有害聯誼。他應該仁慈地與他們聯誼，逐漸指導他們靈性事情和純粹聖名的榮耀。

病人一定要接受醫生的照料，因為他無法治愈自己。正如應該原諒病人的怨憤，因此也應該原諒愚昧無知者的不當行為。這種態度稱為恩慈。愚昧的人有很多錯覺，例如相信業報之部、偶然會傾向於非人格知識、別有用心地崇拜神明、堅信瑜伽、對純粹偉大奉獻者的聯誼不感興趣、依附於四社會四靈性晉階和眾多別的事物。不過，當優良聯誼、恩慈和優良訓示驅除了這些錯覺時，初階奉獻者很快便能夠成為中階奉獻者。

當這樣的人開始崇拜至尊主的神像時，便可以明白到他們已奠下所有吉祥的基礎。這點毫無疑問。他們沒有執迷於錯誤教義之過，因此他們對真正信心有點頭緒。他們的神像崇拜不像假象宗那樣，後者對神像甚至毫無信心，是至尊主蓮花足的冒犯者。因此在描述初階奉獻者的詩節(11.2.47)，用了 sraddhaya ihate(他懷著信心地崇拜)一詞。

在假象宗和其他類似教義的支持者心裡的哲學觀點是，至尊主沒有形象，崇拜的那個神像僅是想像中的肖像而已。在這種情況下，怎會對神像有任何信心？結果，假象宗和甚至是最初階的奉獻者，兩者的神像崇拜之間都有顯著差別。

知道至尊主具有人格形象和屬性，初階奉獻者懷著信心崇拜神像。不過，假象宗相信至尊主沒有形象或屬性，因此神像只是想像和短暫的。初階奉獻者沒有干犯假象宗所作的冒犯，於是縱使他們沒有任何別的奉獻者特性，都接受他們為物質主義奉獻者(prakṛta Vaisnavas)。由這點看到他們的偉大奉獻宗。憑借這個品質，並藉聖人的恩慈，他們肯定會逐漸獲得提升。中階奉獻者必須真誠仁慈地對待這樣的人，如果他們這樣做，初階奉獻者的神像崇拜和他的哈瑞聖名唸誦，很快便會從影子階段，上升至完全超然的階段。

中階奉獻者的第四個特性是，漠視那些心存敵意的人。現在我們必須界定敵意，並描述它的不同類型。敵意(dvese)是某種獨特態度，又稱嫉妒(matsarata)，與愛恰恰相反。至尊控制者是唯一的所愛對象，敵意這種態度恰好與對祂的愛相反。有五種不同的敵意：對至尊控制者沒有信心、相信至尊控制者只是導致所有活動結果的那種自然能量、相信至尊控制者沒有特別形象、相信微靈不是永恆從屬於至尊控制者，以及缺乏恩慈。

心靈受到這些敵意態度污染的個體，絕對喪失了純粹奉愛。他們甚至連通往純粹奉愛之門的初階奉愛都沒有，它的象徵是初階奉獻者的神像崇拜。五種敵意是與物質感官享樂的依附共存的。有時第三和第四類敵意會引致極端的苦行形式，或對世界的嫌惡，以致以自毀告終。在假象宗棄絕僧的生平可以看見這點。純粹奉獻者應該怎樣與這種懷著敵意的人相處？他們的職責是避開他們。

upekṣa(忽視)一字不是意味著，應該放棄人類之間所有正常的社交。也不是說如果懷著敵意的人陷於痛苦之中，也不應該減輕他的困難或損失。居士奉獻者身處社會之內，因此他們有多種關係，例如透過婚姻的姻親關係，透過商業貿易與他人的關係，透過維繫財產和養殖動物，透過盡力減輕他人的痛苦和疾病，以及透過他們作為國民的崗位。這些不同的社會關係，免不了與懷著敵意的人連繫，避免並不表示應該馬上放棄。人不得不處理日常事務，及與不關心至尊控制者的人互動，但當涉及靈性事情時，就不應該接受他們的聯誼。

自己的一些家庭成員因前生罪惡活動的惡果，結果也許會招致惡毒的本性。應該拋棄這樣的人嗎？當然不是。就普通事情來說，應該毫不依附地與他們交往，但不應該為了靈性事情與他們聯誼。在這方面應該要忽視。靈性聯誼是指為了靈性進步聚首一堂，討論永恆真理的命題，互相提供服務和那些覺醒奉愛情感的福祉。忽視的意思是避免與不可能作這種交流的人聯誼。

採取了不一致或抵觸之見的敵對者，聽到歌頌純粹奉愛或與奉愛有關的有力訓示時，他會立即用一些對你或對他都沒有好處的無用論點來反駁。應該避免這種無結

果的辯論，極其量只是在日常社交必需的情況下，才與這樣的人交往。也許會認為應該把懷著敵意的人，歸入愚昧無知的人，因此要向他們施恩，但要是這樣做，不單不會對他們有幫助，更會傷害自己。應該仁慈博愛，但要小心謹慎。

中階的純粹奉獻者，肯定應該遵循這四個訓示。如果他們在任何方面疏忽了，沒有這樣做，便犯了行為不當之罪，因此未有做好那些他們資格所及的事。這被視為嚴重過失，就像《聖典博伽瓦譚》(11.21.2)解釋的一樣：

sve sve 'dhikare ya nistha sa gunah parikirtitah

viparyayas tu dosah syad ubhayor esa niscayah

堅定地穩處於獲授權要履行的職務，這是優良品質，沒有這樣做便是過失。這樣確定優良品質和過失。

換句話說，優良品質和過失是按資格決定，而不是以任何別的標準。根據經典，中階的純粹奉獻者，應該發展對奎師那的純粹愛意，以及祂純粹奉獻者的友誼。他應該仁慈對待愚昧無知的人，忽視那些懷著敵意的人。中階奉獻者與其他奉獻者建立友誼的程度，應該與他們的奉愛進步程度一致；他對愚昧無知者的施恩程度，要取決於他們的誠懇或愚蠢度；他忽視敵對者的程度，要取決於他們的敵對程度。與他人在靈性事宜方面互動時，中階奉獻者會考慮這一切。應該直截了當地處理世俗事務，但履行時恆常都應該顧及靈性福祉。」

就在此時，巴茹阿嘎池一個名為尼提安南達.達薩的居民插嘴說：「高階奉獻者的言行舉止是怎樣的？」

偉大靈魂.巴巴君有點吃驚，說：「小兄弟！你問了一個我正準備回答的問題。讓我說完我要說的話。我是個老人，我的記憶力越來越差。如果太過突然地改變主題，我會忘記我將要說的話。」

哈瑞達薩是個嚴格的巴巴君。雖然他從不挑剔他人，但當有人說話不當時，他的反應很快。每個人聽到他的話都目瞪口呆。他在大榕樹的根部，再次頂拜尼提安南達.帕佈，然後繼續說話。

巴巴君：「當中階奉獻者的奉愛，進展至靈修和靈性情感階段，達至純愛程度時，它便變得非常濃縮，那時候，奉獻者便成為高階奉獻者。《聖典博伽瓦譚》(11.2.45)這樣描述高階奉獻者的徵兆：

sarva-bhutesu yah pasyed bhagavad-bhavam atmanah

bhutani bhagavaty atmany esa bhagavatottamah

在眾生心裡(sarva-bhutesu)，看見他自己那種深受主奎師那祭卓吸引的狂喜情感(bhagavad-bhava)，又看到眾生都在主奎師那祭卓之內的人，就是高階奉獻者。

高階奉獻者察覺到，眾生都以他自己珍愛他主宰神明的同一種獨特超然愛意，敬愛至尊主。他也察覺到，至尊主對眾生也有相應的愛意態度。除了這種超然愛意的情感之外，高階奉獻者沒有其他情感。根據不同的情況，其他情感不時出現，但它們全都是那種純粹愛意的轉變。

例如，蘇卡戴威.哥斯瓦米是高階奉獻者，但他以保佳王朝之恥(bhoja-pamsula)等等字眼描述康薩。雖然這些詞語似乎是出於對康薩的敵意而講述的，但它們其實展現了對奎師那的純粹愛意。當純粹純愛成為奉獻者的生命時，他便稱為高階奉獻者。在這種狀態中，愛、友誼、恩慈和忽視之間不再有任何差別，就像中階奉獻者的情況那樣。他的一舉一動都成為純粹愛意的展現，在他眼中，初階、中階或高階奉獻者之間都沒有差別，奉獻者和非奉獻者之間也沒有任何差別。這種進步狀態絕無僅有。

現在思索一下，既然初階奉獻者不服務奉獻者，高階奉獻者也不區分奉獻者和非奉獻者，因為他把眾生都視為奎師那的僕人。這即是說，只有中階奉獻者尊敬奉獻者，服務他們。中階奉獻者必須服務這三種奉獻者—那些甚至唸過奎師那聖名一次的人，那些恆常唸誦奎師那聖名的人，以及那些僅是看見他，就自動令奎師那聖名在舌頭上跳舞的人。將會按照奉獻者的進步程度，視之為奉獻者、高級奉獻者或至高奉獻者。中階奉獻者應該按照奉獻者的地位，服務他們。只有高階奉獻者會斷定，不應該考慮奉獻者是初階、中階，還是高階。如果中階奉獻者這樣想，他就會成為冒犯者。施瑞曼.瑪哈帕佈向庫林拿村的居民表明這點，所有中階奉獻者都敬重祂的訓示，甚至比《韋陀經》更甚。《韋陀經》或《神訓經》是什麼？它們是至尊主的命令。」

說了這麼多，哈瑞達薩.巴巴君沈默了一會兒。這時候，巴茹阿嘎池的尼提安南達.達薩.巴巴君雙手合十地說：「我現在可以問一個問題嗎？」

哈瑞達薩.巴巴君：「適隨尊便。」

「偉大靈魂.巴巴君，你認為我是屬於哪類奉獻者？我是初階還是中階奉獻者？我肯定不是高階奉獻者。」

偉大靈魂.哈瑞達薩.巴巴君微笑說：「小兄弟，領受到尼提安南達.達薩之名的人，除了高階奉獻者之外，可以是別的嗎？我的尼泰非常仁慈。即使祂被襲擊時，祂都報以純粹愛意。那麼接受了祂聖名和成為祂僕人(dasa)的人，還要多說嗎？」

尼提安南達.達薩：「我誠心想知道我實際的地位。」

巴巴君：「那麼告訴我你的整個故事吧。如果尼泰授權我發言的話，我便會說一點。」

尼提安南達.達薩：「我生於帕瑪瓦緹(Padmavati)河岸的一個小村莊，一個低下階層的家庭。我天性自小已非常簡樸謙卑，我過去總是遠離不良聯誼。我年青時結了婚，但一段時間之後我父母雙亡，家裡只剩下妻子和我。我們不是很富有，因此每天都得工作來維繫自己。我們這樣快樂地過日子，但這快樂沒有維持多久，因為過了一陣子，她也離開了她的軀體。由於我與她分離，因此我腦海中出現不依附的想法。在我的村莊附近，有很多棄絕了家庭生活的奉獻者，我看見巴茹阿嘎池的那些人非常尊重他們。我十分渴望那種尊敬，由於我妻子的死所致的短暫疏離之情，因此我前往巴茹阿嘎池，接受了奉獻者棄絕者的服裝。不過，幾天之後，我的心意動搖了；滿腦子歪念，難以自控，但我憑藉齊天洪福，領受到超卓偉大奉獻者的聯誼，他既純粹又簡樸。目前，他正在巴佳履行靈性專注。他濃情厚愛地給我深遠的建議，讓我與他保持聯誼，淨化我的心意。」

現在我的心意不再受歪念騷擾。我發展了品味，每天唸誦十萬遍哈瑞聖名。我明白主哈瑞和聖名之間沒有差別，兩者都是完全靈性的。我按照經典奉行艾卡達斯斷食，把水供奉給茶爾茜。當奉獻者履行靈唱時，我也參加，聽得入神。我喝純粹偉大奉獻者的濯足水。我每天研習奉愛經典。我不再渴望吃美食或好好打扮。我對聆聽或參與世俗交談不感興趣。當我看見偉大奉獻者的狂喜情感時，我腦海湧現在他們足下倒地打滾的渴望，有時我也這樣做，但這是貪慕虛榮。現在請你判定：我屬於哪一級的奉獻者，我的言行舉止應該怎樣？」

哈瑞達薩.巴巴君看著外士那瓦.達薩.巴巴君，面露微笑地說：「告訴我們，尼提安南達.達薩屬於哪一級的奉獻者？」

外士那瓦.達薩：「從我聽到的來說，他超越了初階，進入了中階。」

巴巴君：「我也有同感。」

尼提安南達.達薩：「多美好啊！今天我終於從偉大奉獻者口中，知道我真正的位置。請你向我施恩，使我可以逐漸到達高階奉獻者的階段。」

外士那瓦.達薩：「在你接受托鉢生活時，你心裡渴求榮耀和威望，那麼你其實沒有資格加入棄絕階級，因此你接受托鉢的舉動，沾染了沒有根據的考慮之垢。儘管如此，你憑藉偉大奉獻者的恩慈，得到了真正的吉祥。」

尼提安南達.達薩：「我甚至現在都有點貪慕虛榮。我認為如果別人看見我淚流滿面，又展示狂喜情感，我便會吸引他人，贏得重大尊敬。」

巴巴君：「你必須竭力摒棄這個想法，否則會有重大危險，你的奉愛會受到侵蝕，你一定會再降到初階的平台。雖然色欲、憤怒、貪婪、嫉妒、驕傲和錯覺這六個敵人也許會離去，但榮耀之欲繼續存在。這虛名的渴求是奉獻者最致命的敵人，它不

輕易同意放過修習者。而且，一滴真正的靈性情感，遠勝於模仿的情感展示(chaya-bhavaabhasa)。」

「請你向我施恩，」尼提安南達.達薩說，虔敬地把哈瑞達薩.巴巴君蓮花足的塵土，放在他自己頭上。此時，巴巴君有點激動。他迅速站起來，擁抱尼提安南達.達薩，讓他坐在他旁邊，輕拍他的背。觸摸偉大奉獻者的影響力多麼超凡啊！尼提安南達.達薩馬上開始淚如泉湧，縱使哈瑞達薩.巴巴君竭力止住淚水，但他也哭過不停。展現了令人讚嘆的氣氛，在場的所有奉獻者都熱淚盈眶。在那一刻，尼提安南達.達薩在心裡接受聖哈瑞達薩為他的靈性導師，他的生命功德圓滿。不久之後，情感平復下來，他便請教：「初階奉獻者在奉愛方面的主要和次要特性是什麼？」

巴巴君：「初階奉獻者的兩個主要特性是，他對至尊主永恆形象的信心，還有他崇拜神像。他的次要特性是他履行的奉愛活動，例如聆聽、唸誦、憶念和獻上禱文。」

尼提安南達.達薩：「除非對至尊主的永恆形象有信心，根據經典規則崇拜神像，否則無法成為奉獻者，因此我非常理解，為什麼這兩個是主要徵兆。不過，我無法理解為什麼聆聽、唸誦、憶念和其他這樣的活動是次要的(gauna)。」

巴巴君：「初階奉獻者不熟悉純粹奉愛的固有本質，聆聽、唸誦等等都是它的支體部分(angas)。因此他的聆聽和唸誦沒有呈現它們的主要特性，卻以次要的形式展現。而且，凡是源於善良、情欲和愚昧這三種形態的，都稱為次要的。當這些活動擺脫物質形態的影響(nirguna)時，它們就是純粹奉愛的支體部分，奉獻者便達至中階。」

尼提安南達.達薩：「當初階奉獻者受到業報和非人格知識之過污染，他的心又滿載奉愛以外的其他渴求時，怎能稱為奉獻者？」

巴巴君：「信心是奉愛的根，一旦得到了信心，便有奉愛資格；那時候他無疑是在通往奉愛的門口。信心(sraddha)一字意指信念(visvasa)。當初階奉獻者對神聖神像的信心覺醒時，便有奉愛資格。」

尼提安南達.達薩：「他什麼時候會獲得奉愛？」

巴巴君：「當初階奉獻者的業報和非人格知識的污染消除時，便成為中階的純粹奉獻者，除了專一的奉愛之外，他別無所求。此時，他明白服務賓客和服務奉獻者之間有差別，因此他覺醒到服務奉獻者的品味，那是有利奉愛的。」

尼提安南達.達薩：「純粹奉愛與關係知識一起展現。令人有資格獲得純粹奉愛的那種知識，什麼時候覺醒？」

巴巴君：「驅除了受假象宗概念污染的知識時，真正的關係知識和純粹奉愛便同時展現。」

尼提安南達.達薩：「那需要多少時間？」

巴巴君：「一個人從以往活動所得的善行越強大，便會越快得到。」

尼提安南達.達薩：「以往善行所得的第一個結果是什麼？」

巴巴君：「獲得聖人聯誼。」

尼提安南達.達薩：「從聖人聯誼而來的進展是什麼？」

巴巴君：「《聖典博伽瓦譚》(3.25.25)非常簡明地描述奉愛的系統化進展：

satam prasangan mama virya-samvido
bhavanti hrt-karna-rasayanah kathah
taj-josanad asv apavarga-vartmani
sraddha ratir bhaktir anukramisyati

在純粹奉獻者的聯誼之中，誦讀和討論我充滿榮耀的活動和逍遙時光，賞心悅耳。這樣培養知識，便穩處於解脫之途，逐漸獲得信心，繼而是靈性情感，最後是純愛奉愛。」

尼提安南達.達薩：「怎樣獲得聖人聯誼？」

巴巴君：「我已經說過，聖人聯誼是透過前生所得的善行而獲的。《聖典博伽瓦譚》(10.51.53)解釋了這點：

bhavapavargo bhramato yada bhavej
janasya tarhy acyuta sat-samagamah
sat-sangamo yarhi tadaiva sad-gatau
paravarese tvayi jayate ratih

不敗者啊，微靈自無始之時一直在生死輪迴之中徘徊。當他從這個輪迴獲釋之時臨近時，便獲得真正的聯誼。從那刻起，他便堅定地依附於你，你是靈魂和物質兩者的控制者，也是聖人要臻達的至尊目標。」

尼提安南達.達薩：「只有透過聖人聯誼，初階奉獻者才覺醒到崇拜神像的傾向，那麼怎能說他沒有為聖人做任何服務？」

巴巴君：「憑藉好運獲得聖人聯誼時，對神像的神聖性信念便覺醒。不過，神像崇拜一定要附有服務聖人自己。直到產生這種信心，否則信心都是不完全的，而且繼續欠缺專一奉愛的資格。」

尼提安南達.達薩：「初階奉獻者的發展階段是什麼？」

巴巴君：「假設初階奉獻者每天懷著信心崇拜至尊主的神像形象，卻還沒有擺脫業報、非人格知識和無謂欲望的污染。一些客人偶然來到他那裡，他們碰巧是奉獻者，他歡迎和服務他們，就像他侍奉其他客人那樣。初階奉獻者觀察奉獻者的活動和行為，有機會聆聽他們基於經典的靈性命題討論。如此一來，他開始對奉獻者的品格產生極大敬意。」

此時，他意識到他自己的缺陷。他開始遵循聖人的行為，糾正自己的行為。他的業報和非人格知識的缺陷開始逐漸消失，當他的心淨化了，便越來越擺脫無謂的欲望。定期聆聽至尊主逍遙時光的敘述，以及與至尊主有關的本體論基礎真理，他這樣研習經典。當他接受至尊主、聖名、聆聽和唸誦等等奉愛支體部分的超然本質時，他的關係知識便越來越穩固。當他的關係知識完備時，便臻達中階奉獻者的階段。此時他真正地開始與奉獻者聯誼。然後他便可以察覺到，奉獻者遠勝於普通客人，他也可以開始認為他們是處於靈性導師的層面。」

尼提安南達.達薩：「為什麼很多初階奉獻者都沒有進步？」

巴巴君：「如果初階奉獻者主要是與懷著敵意的人聯誼，他未成熟的奉愛資格水平便會迅速減退，他對業報和非人格知識的資格便會變得顯著。在某些情況下，資格不增不減，反而恰好維持原狀。」

尼提安南達.達薩：「那什麼時候發生？」

巴巴君：「當他與奉獻者和懷著敵意的人同樣地聯誼時。」

尼提安南達.達薩：「在什麼情況下，他肯定會有進步？」

巴巴君：「當他主要與奉獻者聯誼，極少與敵對者聯誼時，便進步神速。」

尼提安南達.達薩：「初階奉獻者對罪惡和虔誠活動的傾向是什麼性質？」

巴巴君：「在初階時，他對罪惡和虔誠活動的傾向，會好像業報工作者和思辨家那樣，但當他在奉愛邁進時，這些傾向都會消散，他取悅至尊主的傾向便會變得顯著。」

尼提安南達.達薩：「親愛的主人，我明白了初階奉獻者的情況。現在懇請描述中階奉獻者的主要徵兆。」

巴巴君：「中階奉獻者對奎師那懷著專一的奉愛。他與奉獻者的友誼包含四種態度：他認為奉獻者比他的自我更珍貴(atma-buddhi)；他對他們感到極大的擁有感(mamata-buddhi)；他認為奉獻者堪受崇拜(ijya-buddhi)；他視他們為朝聖之地(tirtha-buddhi)。中階奉獻者也對那些不認識靈性真理的人施恩，他又忽視懷著敵意的人。這些中階奉獻者的主要特性。

發展關係知識和實踐奉愛靈修方法時，便臻達純粹愛意的目標。這是中階奉獻者的方法。一般觀察所見，中階奉獻者在奉獻者聯誼之中，履行哈瑞聖名、靈唱和其他這樣的活動，擺脫任何冒犯。」

尼提安南達.達薩：「中階奉獻者的次要徵兆是什麼？」

巴巴君：「中階奉獻者的次要徵兆，是他的生活方式。他的生活完全皈依給奎師那的意願，也對奉愛有利。」

尼提安南達.達薩：「他還會犯罪或冒犯嗎？」

巴巴君：「初期也許仍有一些犯罪或冒犯傾向，但這都會逐漸消失。中階初期仍然存在的任何罪孽或冒犯，就像正要搗成豆蓉的鷹嘴豆；可以看到它們仍然是一小塊，但片刻便會搗碎，不再存在。恰當的棄絕(yukta-vairagya)是中階奉獻者的生命和靈魂。」

尼提安南達.達薩：「中階奉獻者有半點業報、非人格知識或無謂欲望嗎？」

巴巴君：「在初期，這些東西也許會有極微量的殘存，但最後都會被根除。在中階初期殘存的微量業報和非人格知識，偶然會自我顯現，但這都會逐漸湮沒。」

尼提安南達.達薩：「這樣的奉獻者甚至想活嗎，如果想的話，為什麼？」

巴巴君：「實際上，他們不想活，不想死，也不想獲得解脫。他們只想他們的靈性專注圓滿，因此苟延殘喘。」

尼提安南達.達薩：「但他們為什麼不想死？留在這個粗糙的物質軀體，可以有什麼快樂？他們死時，不會透過奎師那的恩慈，獲得他們的靈性形象和身份嗎？」

巴巴君：「他們沒有獨立意欲。他們的所有願望只是仰賴於奎師那的意願，因為他們堅信，一切都是憑藉祂的意願發生的，無論發生什麼事，都只因為祂的欲望而已。因此他們不需要獨立渴求任何事物。」

尼提安南達.達薩：「我明白了中階奉獻者的徵兆。現在請告訴我，高階奉獻者的次要徵兆。」

巴巴君：「他們的次要徵兆是他們的身體活動，但其實甚至連這些都無法另外看作為次要徵兆，因為它們深受純粹愛意控制，純愛超越所有物質形態的影響。」

尼提安南達.達薩：「帕佈，經典沒有規定初階奉獻者要放棄家庭生活，中階奉獻者也可以作為居士或棄絕者那樣過活。一些高階奉獻者也可能像居士那樣過活嗎？」

巴巴君：「無法以是不是居士或棄絕者來確定資格水平；唯一標準是奉愛方面的進步。如果高階奉獻者繼續作為居士，那當然無礙。巴佳的所有居士奉獻者都是高階奉獻者。我們主采坦亞.瑪哈帕佈的多位居士奉獻者，都是高階奉獻者；在這方面，茹阿亞.茹阿瑪南達(Raya Ramananda)就是最好的例子。」

尼提安南達.達薩：「帕佈，如果高階奉獻者是個居士，而中階奉獻者是棄絕階級，他們對彼此的言行舉止應該怎樣？」

巴巴君：「資格較淺的人，應該五體投地的頂拜更有資格的人。這個規則只是為了中階奉獻者的福祉，因為高階奉獻者不期望任何人的尊敬。他在眾生之中都看到至尊主的臨在。」

尼提安南達.達薩：「應該讓很多奉獻者聚首一堂，舉辦慶典分發至尊主的祭餘嗎？」

巴巴君：「如果很多奉獻者為了某個特別場合聚首一堂，中階的居士奉獻者想以分發至尊主的祭餘來榮耀他們，從靈性觀點來看並不反對這點。不過，浮誇地展示服務奉獻者，這就不太好，因為這項活動會混雜了情欲形態。應該非常關懷而謹慎地，把祭餘派發給聚集的奉獻者。這是職責。如果希望這樣服務奉獻者，就應該只是邀請純粹的偉大奉獻者。」

尼提安南達.達薩：「巴茹阿嘎池出現了一個新的階級，是自稱為偉大奉獻者後裔的人組成。初階奉獻者居士以服務奉獻者為名宴請他們。怎樣看待此事？」

巴巴君：「這些偉大奉獻者的後人，接受了純粹奉愛嗎？」

尼提安南達.達薩：「我在他們任何人身上，都看不見純粹奉愛。他們只是自稱偉大奉獻者。他們有些穿上襠布(kaupinas)。」

巴巴君：「我無法說這類修習為什麼盛行。不應該這樣做。我只能推測，由於初階奉獻者沒有能力識別，誰是真正的偉大奉獻者，因此情況繼續下去。」

尼提安南達.達薩：「偉大奉獻者的後人堪值特別的敬意嗎？」

巴巴君：「應該尊敬那些真正是偉大奉獻者的人。如果偉大奉獻者的後人是純粹的偉大奉獻者，便應該按照他們在奉愛方面的進步，相應地尊敬他們。」

尼提安南達.達薩：「如果偉大奉獻者的後裔，只是凡夫俗子又怎樣？」

巴巴君：「那就應該視之為凡夫俗子，不是偉大奉獻者；不應該把他看作偉大奉獻者那樣尊敬他。應該恆常銘記施瑞曼.瑪哈帕佈傳授的訓示[《八訓規》(3)]：

trnad api sunicena taror api sahisnuna

amanina manadena kirtaniyah sada harih

能夠虛懷若谷地唸誦主哈瑞的聖名，認為自己比街上的稻草更微不足道，比大樹更容忍。應該擺脫所有虛榮感，準備全心全意向他人致敬。在這樣的心態下，便能持恆地唸誦主哈瑞的聖名。

應該不驕不縱，適當地尊敬他人。應該向奉獻者致以奉獻者應得的尊敬，他也應該向那些非奉獻者，致以任何人應有的尊敬。如果不尊敬他人，便無法獲得唸誦聖名所需的資格。」

尼提安南達.達薩：「怎能擺脫驕傲？」

巴巴君：「不應該驕傲地認為：『我是婆羅門』，『我很富有』，『我是淵博的學者』，『我是偉大奉獻者』或『我放棄了家庭生活』。由於某人具備這樣的品質，人們可能非常尊敬他，但不應該出於這種自我觀念的驕傲，渴望他人尊敬。應該總是認為自己不值一顧，微不足道，可憐，比一棵小草更低下。」

尼提安南達.達薩：「從這點看來，沒有謙卑和慈悲，就無法成為奉獻者。」

巴巴君：「說得很對。」

尼提安南達.達薩：「那麼奉愛女神也仰賴於謙卑和慈悲嗎？」

巴巴君：「不，奉愛是完全獨立的。奉愛是美麗的化身，她是至尊的飾物；她不仰賴於任何別的好品質。謙卑和慈悲不是分開的品質，而是包括在奉愛之中。『我是奎師那的僕人』，『我一貧如洗』，『我一無所有』，『奎師那是我的一切』—這些態度所表現的奉愛，本身就是謙卑(dainya)。

對奎師那所體驗到的心軟，稱為奉愛。其他微靈全都是奎師那的僕人，對他們的心軟就是慈悲(daya)。因此，慈悲是包括在奉愛之中。

寬恕(ksama)是在謙卑和慈悲之間的靈性情感。『我自己非常可憐而微不足道，我怎能處罰他人？』—這種態度混雜了慈悲時，寬恕便自動出現。寬恕也包括在奉愛之中。

奎師那是真實的(satya)。微靈是奎師那僕人的這個事實也是真的，就像物質世界只是微靈的宿舍這個事實一樣。即是說奉愛也是真的，因為這些真理是基於微靈與奎師那的關係，它本身就是奉愛。誠實、謙卑、慈悲和寬恕，是包括在奉愛之中的四個特別品質。」

尼提安南達.達薩：「在言行舉止方面，奉獻者應該怎樣對待其他宗教的信眾？」

巴巴君：「《聖典博伽瓦譚》(1.2.26)的訓示是：

narayana-kalah santah bhajanti hy anasuyavah

那些擺脫了誹謗他人的傾向，又完全心平氣和的人，崇拜主拿茹阿央那和祂的全權部分。

除了偉大奉獻宗之外，便沒有宗教。將會在世界上傳揚的所有別的宗教，都是偉大奉獻宗階梯上的梯級，要不然就是它的失真。應該按照它們的純粹度，相應地重視那些通往奉愛的踏腳石宗教。不應該對奉愛失真的宗教存有任何惡意，但應該專心致意地集中於培養自己的奉愛真理。不應該對其他宗教的信眾懷恨在心。時機成熟時，其他多種宗教的信眾，都會輕易成為奉獻者。這點毫無疑問。」

尼提安南達.達薩：「我們的職責是傳揚偉大奉獻宗嗎？」

巴巴君：「肯定是。我們的主采坦亞.瑪哈帕佈，委派了每個人負責傳揚這個宗教：

naco, gao, bhakta-sange kara sankirtana

krsna-nama upadesi' tara' sarva-jana

《永恆的采坦亞經》初篇逍遙(7.92)

載歌載舞，在奉獻者聯誼之中，履行齊頌聖名。你應該指導他們唸誦主奎師那聖名，藉此解救每個人。

ataeva ami ajna dilun sabakare

jahan tahan prema-phala deha' yare tare

《永恆的主采坦亞經》初篇逍遙(9.36)

因此我正在命令每個人，不論他們去哪裡，不論他們遇見誰，都分發純愛之果。

不過，必須緊記，不要把主奎師那聖名，傳授給沒有資格的人。應該先傳授這樣的人必要的資格；唯有那樣才可以把哈瑞聖名傳授給他們。而且，施瑞曼.瑪哈帕佈的

這些話，不適用於應該忽視的情況，例如與心存敵意的人交往之時。試圖啟發這樣的人，只會令傳教重重障礙。」

當尼提安南達.達薩聽到偉大靈魂.哈瑞達薩.巴巴君甘露盈盈的話時，他濃情厚愛地在他足下打滾。小樹林回響著奉獻者震天高呼主哈瑞的聖名，每個人都五體投地的頂拜偉大靈魂.巴巴君。那天在那個僻靜小樹林舉行的聚會結束了，每個人都各自回去。

由此結束《微靈天職》的第八章，名為《永恆天職與奉獻者行為》

第九章

永恆天職、物質科學和文明

偉大靈魂.拉黑瑞在聖哥端姆奉獻者的聯誼之中生活，已有三、四年，因此他的心變得完全純粹。他時時刻刻都唸誦哈瑞聖名：進食，走路，坐著，睡前，起床之後。他衣著樸素，甚至沒有穿鞋子或木屐。他徹底摒棄了他那個階級的驕傲，以致當他看見奉獻者時，便會五體投地的頂拜，硬要拿他腳上的塵土。為了榮耀他們的剩飯，他會尋找純粹的偉大奉獻者。他的兒子不時來找他，但當他們明白到他的情感時，便迅速離開，不敢提議他應該與他們一起回家。現在看著偉大靈魂.拉黑瑞，肯定會認為他是偉大奉獻者.巴巴君。

偉大靈魂.拉黑瑞從聖哥端姆奉獻者的哲學明白到，基本的原則在於心裡真正的疏離，而不是採納棄絕的外衣。為了盡量減少他的需要，他以聖薩拿坦.哥斯瓦米為榜樣，把一塊布撕成四塊，用作他的衣服。不過，他的脖子仍然戴著他的聖線。每當他的兒子想給他一點錢時，他都會回答：「我甚至不會接受物質主義者的一個貝幣(kaudi)。」有一次，他的長子祭卓色卡爾(Candrasekhara)拿了一百盧比給他，安排慶典宴請偉大奉獻者，但偉大靈魂.拉黑瑞記得聖達薩.哥斯瓦米(Sri Dasa Gosvami)的例子，沒有接受那些錢。

有一天，帕茹阿漢薩.巴巴君說：「偉大靈魂.拉黑瑞，現在你完全擺脫了非奉獻者的行為。即使我們接受了托鉢之誓，我們仍然也可以從你那裡，學到很多關於棄絕的事。你只需接受奉獻者的名字，令一切圓滿。」

偉大靈魂.拉黑瑞回答說：「你是我的靈性祖師。請按照你的意思去做吧。」

偉大靈魂.巴巴君說：「你的居處在聖山提普爾，那麼我們會稱你為聖阿兌塔.達薩(Sri Advaita dasa)。」

偉大靈魂.拉黑瑞五體投地的頂拜，接受了他的新名之恩。從那天起，每個人都稱他為聖阿兌塔.達薩，他所住的和履行靈性專注的茅廬，他們則稱之為聖阿兌塔廬 (Advaita-kutira)。

阿兌塔.達薩有個童年時的朋友，名叫迪更姆巴爾.查陀帕迪亞 (Digambara Cattopadhyaya)，他在回教朝廷擔任要職，贏得了巨富和名聲。迪更姆巴爾.查陀帕迪亞年長時告老還鄉，回到他的安比卡 (Ambika) 村。他在那裡聽說他的兒時玩伴放棄了他的家庭，現正以聖阿兌塔.達薩之名，住在哥端姆，唸誦哈瑞聖名度日。

迪更姆巴爾.查陀帕迪亞是杜爾嘎 (Durga) 女神的忠堅崇拜者，如果他聽到奉獻者的名字時，甚至會用手捂住耳朵。當他聽到他摯愛好友的「墮落」時，他對他的僕人說：「瓦曼.達薩 (Vamana dasa)，立即安排一只船，我會直接去哥端姆。」

那個僕人迅速備了一只船，回稟他的主人。

迪更姆巴爾.查陀帕迪亞機智過人。他是密宗經典的學者，非常擅長回教文明的方式。他的波斯語和阿拉伯語知識，甚至連回教學者和導師都甘拜下風，他在辯論密宗經典方面的專長，會讓任何婆羅門學者瞠目結舌。他在德里、勒克瑙和其他城市都赫赫有名，他在閒暇時寫了一本名為《密宗概要 (Tantra-sangraha)》的著作，透過對詩節的注釋，在書中展示了他的博學。

迪更姆巴爾帶著他的《密宗概要》，急躁地爬進他的小船。他們在六個小時內到達了聖哥端姆，在那裡，迪更姆巴爾指示一個聰明的人去聖阿兌塔.達薩那裡，自己則留在小船中。迪更姆巴爾的信使發現聖阿兌塔.達薩坐在他的茅廬裡，唸誦哈瑞聖名，便向他頂拜。

「你是誰，你為什麼來？」阿兌塔.達薩問。

那個人回答：「可敬的迪更姆巴爾.查陀帕迪亞派我來的。他問卡利達薩仍然記得他嗎，還是已經忘了他。」

聖阿兌塔.達薩相當熱切地問：「迪更姆巴爾在哪裡？他是我童年時的朋友；我怎會忘記他？他現在採納了偉大奉獻宗嗎？」

那個人說：「他正坐在河邊的一只船上。我無法確定他是不是奉獻者。」

阿兌塔.達薩說：「他為什麼在河邊？他為什麼不來我的茅廬？」

信差聽到這些盛意拳拳的話時，便去通知迪更姆巴爾，後者在其他幾位男士陪同下，在一小時內抵達阿兌塔廬。迪更姆巴爾總是個由衷慷慨的人，現在他看見老朋友興高采烈，十分激動。他擁抱聖阿兌塔.達薩，唱了一首他自己寫的歌：

kali! tomara lila-khela ke jane ma, tribhuvane?

kabhu purusa, kabhu nari, kabhu matta hao go rane

卡利母親啊，在三個世界，誰能洞悉你的逍遙時光？有時你以男子的形象顯現，有時是女子，有時你好勇鬥狠地顯現在戰爭中。你作為主布茹阿瑪創造宇宙，你作為施瓦神破壞它，你又作為主維施努存遍宇宙，維繫眾生。你在溫達文顯現為主奎師那，吹奏著笛子，在森林之間到處徘徊。然後，你又在納瓦島顯現為主高茹阿，唸誦主哈瑞聖名顛倒眾生。

阿兌塔.達薩給迪更姆巴爾.查陀帕迪亞奉上葉子做成的坐墊，說：「進來，我的大哥！進來！自從我們上次見面之後，已經過了很長的時間。」

迪更姆巴爾坐在坐席上，說話時淚流滿面，以示他的情感：「我的卡利達薩大哥，我要何去何從？現在你成為了棄絕者，你不在乎半神人或你的宗教職務。我滿懷希望地從旁遮普前來，但我們少年時代的朋友全都走了。沛薩(Pesa)、帕拉(Pagla)、肯達(Khenda)、給瑞殊(Girish)、依薩.帕拉(Ise Pagla)、達努瓦(Dhanuva)、木匠卡肋(Kele)、刊提.巴塔師(Kanti Bhattacharya)全都已經去世。現在只剩下你和我。我以為我有時可以渡過恆河，在山提普爾與你見面，你有時也能渡過恆河，來安比卡探望我。無論我們剩下多少時間，我們都可以一起唱歌和研習密宗經典。哎呀！命運殘忍地給我重重的一擊。你已經成為一堆沒有價值的牛糞—在今生或來世都毫無用處。告訴我，這怎會發生在你身上的？」

阿兌塔.達薩看得到，他少年時代的朋友是最不可取的同伴，便開始想辦法逃離他的制肘。他這樣想著，說：「迪更姆巴爾大哥，你記得那天我們在安比卡玩長短棍遊戲(gulli-danda)時，抵達了那棵羅望子老樹嗎？」

迪更姆巴爾：「對，對，我記得很清楚。那棵羅望子樹恰好就在高瑞達薩學者(Gauridasa Pandita)的房子隔壁。高茹阿-尼泰(Gaura-Nitai)以前常常坐在那棵樹下。」

阿兌塔：「大哥，我們嬉戲時，你說：『別觸摸這棵羅望子樹。莎慈(Saci)阿姨的兒子以前常常坐在這裡，如果我們觸摸這棵樹，便會成為棄絕者。』」

迪更姆巴爾：「對，我記得很清楚。我注意到你有點傾向於奉獻者，我說：『你會墮入高認格的陷阱。』」

阿兌塔：「大哥，那一直都是我的天性。那時候，我只是快要掉進那個陷阱，但我現在實際上已經泥足深陷了。」

迪更姆巴爾：「握住我的手，出來吧。留在陷阱中不好。」

阿兌塔：「大哥，我在這個陷阱裡非常高興。我祈禱永遠留在這裡。觸碰這個陷阱一次，自己看看吧。」

迪更姆巴爾：「我看到了一切。它起初似是快樂，但最後你會看見這只是騙局。」

阿兌塔：「你身處的陷阱又怎樣？你期望最後歡天喜地嗎？不要騙自己了。」

迪更姆巴爾：「看，我們是大智(Mahavidya，即杜爾嘎)女神的隨從。現在我們享樂，我們此後也會享樂。你以為你現在快樂，但我完全不覺得你快樂。而且，你最後會無盡痛苦。我無法明白任何人為什麼成為奉獻者。你看，我們喜愛吃肉和魚，我們穿得好，我們比你們奉獻者更文明。我們享受物質科學給予的所有快樂，你卻喪失了這一切，你最後甚至不會獲得解救。」

阿兌塔：「大哥，你為什麼說我最後得不到解救？」

迪更姆巴爾：「如果對母親尼斯塔瑞妮漠不關心，沒有人可以得到救贖—那怕是主布茹阿瑪、主維施努或施瓦神。母親尼斯塔瑞妮賜予解救，是原始力量。她展現布茹阿瑪、維施努和瑪黑薩(Mahesa)，之後她又以她活躍的能量(karya-sakti)維繫祂們。當那位母親渴望時，萬物又再進入她的子宮，那是蘊藏整個宇宙的容器。你有崇拜過母親，懇求她的恩慈嗎？」

阿兌塔：「母親尼斯塔瑞妮是有知覺的實體，還是無生氣的物質？」

迪更姆巴爾：「她是知覺的化身，她有獨立意願。僅是憑藉她的欲望便創造了靈魂。」

阿兌塔：「什麼是男性(purusa)，什麼是女性(prakrti)？」

迪更姆巴爾：「奉獻者只投入於靈性專注；他們對基本哲學真理一無所知。雖然男性和女性展現為兩種現象，但他們其實是一體，就像鷹嘴豆的兩半一樣。如果你除去鷹嘴豆的外皮，便有兩半；但如果留著外皮，便有一顆鷹嘴豆。男性是有知覺的，女性則是無生氣的。當有知覺的和無生氣的合併為一個無法區別的實體，便稱為梵。」

阿兌塔：「你的母親是女性，還是男性？」

迪更姆巴爾：「她有時是女性，有時是男性。」

阿兌塔：「那麼，如果男性和女性就像外皮包著的兩半鷹嘴豆，哪個是母親，哪個又是父親？」

迪更姆巴爾：「你在探討哲學嗎？好極了！我們熟悉真理。事實就是，母親是物質(prakrti)，父親則是知覺(caitanya)。」

阿兌塔：「那麼你是誰？」

迪更姆巴爾：「Pasa-baddho bhavaj jivah pasu-muktah sadasivah：『被假象之繩綁住，就是微靈；從那些束縛獲釋時，就是主薩達施瓦(Sadasiva)。』」

阿兌塔：「那麼你是靈魂還是物質？」

迪更姆巴爾：「我是靈魂，母親則是物質。當我被困時，她是母親；當我解脫時，她會是我的妻子。」

阿兌塔：「噢，太好了！現在全部真理昭然若揭，疑慮盡消。現在是你母親的人，稍後會成為你的妻子。你在哪裡得到這樣的哲學？」

迪更姆巴爾：「大哥，我不像你，只是到處去，說著：『奉獻者！奉獻者！』，我與無數完美和解脫的棄絕僧、貞守生和密宗師(tantrikas)聯誼，日以繼夜研習密宗經典，才獲得這知識。如果你想要，我也可以使你有資格明白這知識。」

阿兌塔達薩暗自忖度：「多可怕的災難！」但他高聲說：「非常好。請向我解釋一個概念。什麼是文物，什麼又是物質科學(prakrtika-vijnana)？」

迪更姆巴爾：「文明的意思是，在有教養的社會有禮貌地說話，以可敬和怡人的方式打扮自己，進食和言行要檢點，不要令人生厭。這些事情你都不做。」

阿兌塔：「為什麼你那樣說？」

迪更姆巴爾：「你顯然不愛交際，因為你不與別人交往。奉獻者不曾學過，用甜言蜜語取悅他人是什麼意思。他們一看見任何人，便命令他唸誦哈瑞聖名。為什麼，沒有其他文明的討論嗎？任何人看見你的服裝，都不會有意讓你坐在聚會裡。你穿上襠布，頭頂有一束奇特的頭髮，你的脖子戴著一串珠子。這是哪種服裝？你只吃土豆和根部。你絕不文明。」

阿兌塔達薩決定，如果他要發動爭吵，迪更姆巴爾則拂袖而去，那會使他大感寬慰。於是他說：「你那種文明生活給你機會，來生臻達更高目的地嗎？」

迪更姆巴爾：「文化本身不會讓人在來生臻達更高目的地，但沒有文化的話，怎能提升社會？如果社會進步，就可以在其他星球力求進步。」

阿兌塔：「大哥，如果你不生氣，我可以說幾句話。」

迪更姆巴爾：「你是我兒時的朋友；我會為你兩脅插刀。我怎會不容忍你必須要說的話？我喜歡禮貌謙恭；即使我生氣，我的話依然動人。人越能夠隱藏他的內在情感，越認為他有教養。」

阿兌塔：「人生苦短，又諸多困擾。在這個短促的壽元之中，人類的唯一職責，是質樸誠實地崇拜主哈瑞。研究物質文明模式和文化，只不過是欺騙靈魂。我明白 sabhyata(文明)一字，僅是欺騙民眾的別名而已。只要堅守真理之途，人類便會保持赤子之心。當他採納不誠實之途時，便渴望顯得文明，以甜言蜜語取悅他人，但他內在依然沉溺於欺詐和邪惡行為。你說是文明的東西沒有優良品質，因為真誠和純樸才真的是唯一的優良品質。」

現時，文明已經淪落到，表示把墮落隱藏在內裡。在字義上，sabhyata(文明)一字的字面意義表示，適合於參與情操高尚的聚會(sabha)。實際上，沒有罪孽和欺詐的文明，僅存在於奉獻者之中。非奉獻者非常欣賞惡貫滿盈的文明。你所說的文明，與微靈的永恆天職沒有關係。

如果文明的意思是，以時髦的衣服打扮自己來吸引他人，那麼妓女比你更文明。衣服的唯一要求，應該是遮蓋身體、乾淨和沒有難聞的氣味。食品純淨又有營養便無不可，但你只是關心味道好不好；你甚至不考慮純淨還是不純淨。酒和肉天生是不純淨的，基於食用這種東西的文化，只是一個致力於罪孽的社會。目前被視為文明的，是卡利年代的文化。

迪更姆巴爾：「你忘了回教皇帝的文明嗎？想想回教皇帝朝裡百官的態度，他們說話多麼有禮，禮儀多麼周到。」

阿兌塔：「那只是世俗行為而已。如果不遵守這些外在禮儀，這個人真的很不足嗎？大哥，你長時間服務回教政府，以致你偏愛那種文明。事實上，人生只有無罪時，才會變得文明。在卡利年代，所謂的文明進步，僅是表示罪惡活動增加；這只是偽善。」

迪更姆巴爾：「看，有學識的現代人斷定了，文明的意思是人道主義，那些沒有學識的則不是人。把婦女打扮得花枝招展，從而隱藏她們的缺點，這被視為世故之兆。」

阿兌塔：「想想這個想法是好是壞吧。我察覺到你稱為『有學識的』那些人，僅是因時制宜的流氓。這樣的人喜歡這種騙人的文明，部分是因為他們心內的邪惡印

象，部分是因為他們視之為隱瞞過失的機會。聰明人能在這樣的文明找到快樂嗎？只有徒然的辯論和實質的威嚇，才可以維繫對流氓文化的敬意。」

迪更姆巴爾：「有些人說，世界的知識增長會令社會進步，最後它會像人間天堂。」

阿兌塔：「那只不過是幻想。人們相信這點，實在非比尋常，更古怪的是，其他人膽敢傳播這樣的見解，但他們自己其實不相信。知識有兩類：與永恆真理有關的靈性知識，與這短暫世界有關的世俗知識。靈性知識似乎沒有增加；相反，在部分情況下，知識已經以訛傳訛，偏離了原本的性質。似乎只有世俗知識才不斷增加。微靈與世俗知識有永恆的關係嗎？當世俗的非人格知識增加時，人們因短暫的物質渴求分心，又忽視原初的靈性真理。我堅信世俗的非人格知識越增加，文明便越奸詐。這是生物體極大的不幸。」

迪更姆巴爾：「不幸？為什麼？」

阿兌塔：「正如我之前所說的，人生苦短。微靈就像旅店的旅客，他們應該善用這個短促的壽元，給自己準備好前往最終目的地。如果留在旅店的旅客，忙於改善他們的旅居條件，以致忘了他們的目的地，那完全會是愚不可及的。越埋首於增加物質知識，靈性事情的時間便越少。我堅信應該只是為了維持生計，才適量地應用所需的物質知識。不需過量的物質知識和它的附隨品—物質文明。這點塵世之光會維持幾天？」

迪更姆巴爾：「我看見我已陷入冥頑不靈的棄絕者的毒手。那麼社會毫無功用嗎？」

阿兌塔：「那取決於某個特定社會的結構。奉獻者社會起的作用，對微靈極有好處，但非奉獻者社會或僅是世俗的社會，卻沒有惠及微靈。但不再談論這個題目了。告訴我，你所指的物質科學是什麼意思？」

迪更姆巴爾：「密宗經典刻劃了多種物質科學(prakrtika-vijnana)。物質科學包括物質世界所見的任何知識、技能和美麗，以及所有各種各樣的知識分支，例如軍事學、醫學、音樂、跳舞和天文學。大自然女神(物質自然)是原始能量，她透過自己的能量，展現了這個物質宇宙和其中的所有多元性。每個形象都是這種能量的副產品，附有相應的知識或科學。獲得那種知識時，對母親尼斯塔瑞妮所犯的罪孽便得到釋除。奉獻者不尋求這知識，但我們性力派人士會憑借它而得到解脫。想想帕拉圖、亞里士多德、蘇格拉底和著名的回教學者等等偉人，為了這知識寫了多少著作。」

阿兌塔：「迪更姆巴爾，你說奉獻者對基於經驗的覺悟知識不感興趣(vijnana)，但那不是真的。奉獻者的純粹知識具備了覺悟知識：

sri bhagavan uvaca

jnanam parama-guhyam me yad-vijnana-samanvitam

sa-rahasyam tad-angam ca grhana gaditam maya

《聖典博伽瓦譚》(2.9.31)

至尊聖主說：「布茹阿瑪啊，我的知識是非二元的，但有四個不同的部分：知識、覺悟知識、奧秘(rahasya)和微小的構成部分(tad-anga)。微靈無法以自己的智慧理解這點，但你可以透過我的恩慈去理解。知識是我的原形，我與我能量的關係是覺悟知識。微靈是我的奧秘，假象(pradhana)則是我的知識部分(jnana-anga)。」

在這個創造之前，至尊主對布茹阿瑪的崇拜感到滿意，指導他純粹偉大奉獻宗的原則。至尊主說：『布茹阿瑪啊，我正在對你解釋，我自己這個最機密的知識，這知識所具備的覺悟知識、它的奧秘和它的所有構成部分。從我這裡接受這一切吧。』

迪更姆巴爾，知識有兩類：純粹知識(suddha-jnana)和物質物體的知識(visaya-jnana)。全人類都透過感官獲得物質物體的知識，但那知識是不純粹的，因此對辨別超然物體毫無用處。只在微靈受條件限制的物質存在狀態，才用得著。與靈性知覺有關的知識，稱為純粹知識。那是永恆的，也是奉獻者的奉愛服務基礎。靈性知識是物質知識的對立物，與它截然不同。你說物質物體的知識是覺悟知識，但那不是真正覺悟的。你的《阿育韋陀(Ayur-veda)》和其他種類的物質知識，稱為覺悟知識的真正原因是，它們與純粹靈性知識相反。真正的覺悟知識是那種與物質知識截然不同的純粹知識。真正恆久實體(cid-vastu)的知識，以及這個物體與物質怎樣截然不同的覺悟知識，兩者之間沒有差別。知識是超然物體的直接察知，而覺悟知識則是確立與物質知識相反的純粹知識。雖然這兩者其實是同一東西，但根據它們所用的方法而稱為知識或覺悟知識。

你指物質知識為覺悟知識，但奉獻者說覺悟知識是物質知識的真實分析。他們檢視了軍事學、醫學，天文學和化學的本質，斷定這全都是物質知識，微靈與它們沒有永恆關係。因此這些不同種類的物質知識，對微靈的永恆天職無關重要。奉獻者明白，那些根據他們的物質傾向而正在擴展世俗知識的人，是沉醉於業報之部。不過，奉獻者不譴責這樣的人。竭力追求物質方面的改進，在某程度上間接幫助奉獻者的靈性發展。那些追求物質進步的人的物質知識微不足道，你可以稱之為自然科學(praktika-vijnana)。這點絕無異議。爭論名字實在愚不可及。」

迪更姆巴爾：「好吧，如果物質知識沒有改進，你們奉獻者怎可以便利地滿足你們的物質需要，自在地投入於靈性專注？你也應該努力謀求物質進步。」

阿兌塔：「根據他們各自的傾向，人們以不同的方式工作，但至尊控制者是眾生的至尊控制者，祂賞賜每個人適當的活動成果。」

迪更姆巴爾：「傾向從何而來？」

阿兌塔：「傾向從心裡根深柢固的印象發展而成，這些印象透過以往的活動獲得。越是廣泛地涉及物質，便會越擅長於物質知識，以及源於這種知識的行業。這樣的

人製造的物品，可以幫助奉獻者服務奎師那，但奉獻者不需另自苦幹。例如，木匠製造王座(simhasanas)謀生，居士奉獻者用以作為平台，把神像放在那裡。蜜蜂傾向於採蜜，奉獻者接受蜂蜜服務神像。不是世界上的所有微靈都竭力追求靈性進步。他們各自的天性驅使他們從事不同種類的工作。

人類有不同傾向，一些高一些低。受到他們較低傾向所驅使，那些天性較低下的人，從事各種各樣的工作。他們履行的卑下勞動，協助較高天性驅使的其他各類工作。這個宇宙之輪憑藉這個分工運轉。每個受制於物質的人，按照他的物質傾向工作，因此幫助奉獻者的靈性發展。這樣的物質主義者沒意識到，他們的活動正在幫助奉獻者，因為他們被主維施努的假象能量迷惑。結果全世界都服務奉獻者，但不知情地。」

迪更姆巴爾：「這個維施努假象是什麼？」

阿兌塔：「《Markandeya Purana 宇宙古史》(81.40)的《Candi-mahatmya》，描述了維施努假象，mahamaya hareh saktir yaya sammohitam jagat：『至尊主用來迷惑全世界的能量，稱為大假象(mahamaya)。』」

迪嘎巴爾：「那麼我所認識的女神—母親尼斯塔瑞妮—是誰？」

阿兌塔：「她是主哈瑞的外在能量，稱為維施努假象。」

迪更姆巴爾打開他的密宗書籍說：「看，密宗經典表明，我神聖的母親是知覺的化身。她齊備完整的意願，她也超越物質自然的三個品質，但她又支援那三個品質。你的維施努假象沒有擺脫自然形態的影響，那麼你怎能把你的維施努假象，與我的母親相提並論？奉獻者的這類盲信真令我生氣。你們奉獻者的信心是盲目的。」

阿兌塔：「我的大哥，迪更姆巴爾，請別生氣。你在久別之後來看我，我也想使你滿意。談論維施努假象不足取嗎？至尊主維施努是至尊知覺的化身，祂也是萬物獨一無二的至尊控制者。存在的一切都是祂的能量。能量不是獨立的物體，而是物體與生俱來產生作用的力量。那能量是萬物的根，這個說法完全違反形而上學的真理。能量無法獨立於物體源頭而存在。我們必須先接受齊備完整靈性知覺的物體存在，否則僅是接受能量的話，就像鏡花水月那樣不切實際。

《終極韋陀》的注釋記載，sakti-saktimator abhedah：『能量和能量擁有者之間沒有差別。』這就是說，能量不是單獨分開的物體。所有能量之主的那個至尊人物，是真正歷久不衰的實體。能量是從屬於祂意願的品質，即固有功能。你說過能量是知覺的化身，具有意願，也超越物質自然三個品質的影響。這是對的，但只限於這個情況，即能量完全在純粹有知覺實體的支援下運作，因而認為它與那個強大的實體一模一樣。欲望和知覺取決於至尊人物。欲望無法存在於能量之中；相反，能量按

照至尊人物的欲望而行。你有力量移動，當你想移動時，那力量便會行動。說『力量在移動』僅是語言的修辭格；它其實是指有那種力量的人在移動。

至尊主只有一種能量，它展現為不同的形式。當它以靈性力量運作時，便稱為靈性能量(cit-sakti)，當它以物質力量運作時，便稱為假象(maya或jada-sakti)。《斯瓦塔斯瓦塔爾奧義書》(6.8)表明，parasya saktir vividhaiva srutyate，『《韋陀經》說至尊主的神聖能量充滿多樣化。』

支援三種物質自然形態的能量—善良、情欲和愚昧—稱為假象能量，她的功能是創造和破壞宇宙。《宇宙古史》和《密宗》稱她為維施努假象、大假象、假象等等。有很多寓言描述她的活動。例如，據說她是布茹阿瑪、維施努和施瓦的母親，她剷除了森巴(Sumbha)和尼森巴(Nisumbha)這對惡魔兄弟。只要生物體全神貫注於物質享樂，便一直受制於這種力量。微靈具備純粹知識時，便知覺到他自己的靈性形象，這種認知使他能夠超越假象能量，臻達解脫狀態。然後他便受制於靈性能量，獲得靈性快樂。」

迪更姆巴爾：「你不是受制於某些力量嗎？」

阿兌塔：「是的，我們是微靈能量(jiva-sakti)。我們拋棄了假象能量，受到靈性能量保護。」

迪更姆巴爾：「那麼你也是力量崇拜者。」

阿兌塔：「是的，奉獻者是真正的力量崇拜者。我們受制於聖茹阿迪卡，她是靈性能量的化身。僅是在她的庇蔭下，我們才服務奎師那，因此有誰比奉獻者是更名副其實的力量崇拜者？我們看不見奉獻者和真正的力量崇拜者之間，有任何區別。那些只是依附於假象能量，沒有托庇於靈性能量的人，可以稱為力量崇拜者，但他們不是奉獻者；他們只是物質主義者。聖杜爾嘎女神在《拿茹阿達五訓(Narada-pancaratra)》解釋：

tava vaksasi radhaham rase vrndavane vane

在稱為溫達文的森林，我是你的內在能量，即聖茹阿迪卡，她在娜莎之舞令你的胸膛美不勝收。

從杜爾嘎女神的這句話，顯然只得一種能量，而不是兩種。當那種能量展現為內在能量時，就是茹阿迪卡；當她展現為外在能量時，她就是杜爾嘎。在沒有觸及物質自然形態的狀態下，維施努假象是靈性能量。當那同一種維施努假象賦有自然形態時，就是假象能量。」

迪更姆巴爾：「你說你是微靈能量。那是什麼？」

阿兌塔：「至尊主在《博伽梵歌》(7.4-5)有云：

bhumir apo 'nalo vayuh kham mano buddhir eva ca
ahankara itiyam me bhinna prakrtir astadha
apareyam itas tv anyam prakrtim viddhi me param
jiva-bhutam maha-baho yayedam dharyate jagat

我低等的，即物質自然由八部分組成：土、水、火、空氣、空間、心意、智慧和自我。這八個元素都受制於假象能量。但有另一個由微靈組成的自然，高於這個物質自然。透過它便察知到或看到這個物質世界。

迪更姆巴爾，你知道《博伽梵歌》的榮耀嗎？這部經典是所有經典訓示的精萃，解決了各種各樣哲學思想意識之間的所有衝突。它確定，稱為微靈本體的那類實體，與物質世界根本不一樣，而是至尊控制者的其中一種能量。博學的權威稱這個真理為邊際能量。這種能量高於外在能量，又低於內在能量。因此微靈是奎師那獨特的能量。」

迪更姆巴爾：「卡利達薩，你看過《博伽梵歌》嗎？」

阿兌塔：「有，我不久之前看過。」

迪更姆巴爾：「它哲學教導的性質是什麼？」

阿兌塔：「我的大哥，迪更姆巴爾，只是不曾嚐過冰糖，人們才讚賞糖漿。」

迪更姆巴爾：「我的大哥，這只是你盲目的信心而已。每個人都十分敬重《至尊女神(Devi-Bhagavata)》和《女神之歌(Devi-gita)》這兩本書。你們奉獻者是唯一甚至連聽到這兩本書的名字，都無法忍受的人。」

阿兌塔：「你看過《女神之歌》嗎？」

迪更姆巴爾：「不。我為什麼要說謊？我之前準備要抄寫這兩本書，但我仍然無法這樣做。」

阿兌塔：「你甚至還未看過某本書，又怎能說它是好是壞？是我的還是你的信心盲目？」

迪更姆巴爾：「大哥，我自小已有點怕你。你總是能言善辯，但你現在成為了奉獻者，你表達你的見解時，甚至更加武斷。無論我說什麼，你都令我啞口無言。」

阿兌塔：「我肯定是個不值一顧的傻瓜，但我可以看到，除了偉大奉獻宗之外，便沒有純粹天職。你總是敵視奉獻者，因此你甚至無法識別，通往你自己的吉祥的那條路徑。」

迪更姆巴爾：「(有點忿怒)我履行了那麼多靈修和靈性專注，你說我看不見通往我自己的吉祥的路徑？這段時間我一直都在割草餵飼我的馬嗎？看看我寫的這本《密宗概要》吧！你認為製作一本這樣的書兒戲嗎？你傲慢地炫耀你的偉大奉獻宗，又嘲笑現代科學和文明。我與這有什麼關係？來，讓我們去一個文明的聚會，看看會判定誰是正確的一是你還是我。」

阿兌塔.達薩想盡快擺脫迪更姆巴爾的不良聯誼，因為他感到這次見面毫無建設性。「好吧，大哥，」他說：「在死亡之際，你的物質科學和文明有什麼用處？」

迪更姆巴爾：「卡利達薩，你真是個奇怪的傢伙。死後會留下任何東西嗎？只要你活著，就應該努力在文明人之中揚名立萬，享受五種快樂：酒、肉、魚、財富和女人。在死亡之時，不論注定你要去什麼地方，母親尼斯塔瑞妮都會給你安排。肯定終有一死，因此你目前為什麼使你自己承受那麼多苦難？當這個軀體的五種元素，與物質自然的五大要素合併時，你會在這裡？」

這個世界是假象、瑜伽瑪亞和大假象。現在可以給你快樂，死後給你解脫的正是她。除了能量之外，什麼都不存在；你來自能量，最後也會回歸能量。就只服務能量，見證科學能量的力量吧。努力透過瑜伽戒律，增加你的靈性力量。最後，你會看見除了這個不可察知的能量之外，什麼都沒有。你從哪裡得到這個有知覺至尊主的離奇故事？你相信這樣的故事，現正使你受苦，我無法推測，你來生會到達哪個比我們優勝的目的地。哪需要人格性的神？只服務能量，當你併入那種能量時，便會永遠留在那裡。」

阿兌塔：「我的大哥，你被這物質能量沖昏了頭。如果有全知的至尊主，那麼你死後會發生什麼事？什麼是快樂？快樂就是心意平和。我放棄了所有物質快樂，在內在的平安之中找到快樂。如果死後還有別的要獲得，我也會得到。你不滿足。你越試圖享樂，對物質快樂的渴求就越擴大。你甚至不知道什麼是快樂。你僅是在色欲的洪流隨波逐流，呼喚著：『快樂！快樂！』但有天你會墮入痛苦之洋。」

迪更姆巴爾：「生死有命，富貴由天。但你為什麼摒棄了有教養人士的聯誼？」

阿兌塔：「我不曾放棄有教養人士的聯誼；相反，那正好是我得到的。我正努力摒棄墮落者的聯誼。」

迪更姆巴爾：「你怎樣界定墮落的聯誼？」

阿兌塔：「請聽著，不要生氣，我會告訴你。《聖典博伽瓦譚》說(4.30.33)：

yavat te mayaya sprsta bhramama iha karmabhih
tavad bhavat-prasanganam sangah syan no bhava bhava
引用於《Hari-bhakti-vilasa》(10.292)

至尊主啊！我們祈求，只要我們被你的迷幻能量迷惑，在我們的果報活動影響之下在物質存在徘徊，那麼我們生生世世都可以得到你滿載純愛的奉獻者的聯誼。

《Hari-bhakti-vilasa》(10.294)有云：

asadbhih saha sangas tu na kartavyah kadacana
yasmad sarvartha-hanih syad adhah-patas ca jayate
決不該與沉醉於非真象的人聯誼，因為這種聯誼會令人喪失所有值得費神的臻達目標，墮到低下的地位。

《Katyayana-samhita》有云：

varam hutavaha-jvala panjarantar-vyavasthitih
na sauri-cinta-vimukha-jana-samvasa-vaisasam
引用於《Hari-bhakti-vilasa》(10.295)

即使我要葬身烈火，或時刻困於牢籠，我依然不想與反對憶念奎師那的人為伍。

《聖典博伽瓦譚》(3.31.33-34)有云：

satyam saucam daya maunam buddhir hrir srir yasah ksama
samo damo bhagas ceti yat-sangad yati sanksayam
tesv asantesu mudhesu khanditatmasv asadhusu
sangam na kuryac chocyesu yosit-krida-mrgesu ca
引用於《Hari-bhakti-vilasa》(10.297-298)

如果與那些缺乏美德的人聯誼，真誠、潔淨、仁慈、慎言、智慧、矜持、財富、名氣、寬恕、控制感官、控制心意和幸運等等優良品質完全消失。因此，決不該與渴求感官享樂而心煩意亂的無恥之徒聯誼，他們既愚蠢，又全神貫注於生命的身體概念，被女人玩弄於股掌之間。

《伽努達宇宙古史》(231.17)有云：

antargato 'pi vedanam sarva-sastrartha-vedy api
yo na sarvesvare bhaktas tam vidyat purusadhamam
引用於《Hari-bhakti-vilasa》(10.303)

人也許研習了所有《韋陀經》，又熟悉所有經典的含意，但如果他不是主哈瑞的奉獻者，便應該視之為最低下的敗類。

《聖典博伽瓦譚》(6.1.18)有云：

prayascittani cirnani narayana-paranmukham
na nispunanti rajendra sura-kumbham ivapagah
引用於《Hari-bhakti-vilasa》(10.305)

國王啊，就像多條河的水也無法淨化酒瓶，縱使一再完美地履行所有不同種類的贖罪，也無法淨化厭惡主拿茹阿央那的人。

《斯刊達宇宙古史》有云：

hanti nindati vai dvesti vaisnavan nabhinandati
krudhyate yati no harsam darsane patanani sat
引用於《Hari-bhakti-vilasa》(10.312)

墮落的六個原因是毆打奉獻者、誹謗他、未能歡迎或使他滿意、對他展示憤怒，以及看見他時不覺得快樂。

迪更姆巴爾，透過這類不道德的聯誼，人決不能獲得吉祥。住在這樣的人所組成的社會，哪可能得到什麼益處？」

迪更姆巴爾：「好吧，我現在和一個多麼出眾的紳士談話啊！你肯定應該留在純粹奉獻者之中。我要去我自己的房子。」

阿兌塔.達薩感到他與迪更姆巴爾的交流正要結束，以愉快的說話結束會比較適合。他客氣地說：「你是我童年時的朋友。我知道你必須回家，但我不想你現在就走。你遠道而來，因此請多留一會吧。享用一些祭餘，然後你便可以離去。」

迪更姆巴爾：「卡利達薩，你很清楚我遵循嚴格的飲食。我只吃酥油煮的米(havisya)，而且我來這裡之前剛剛吃過飯。不過，很高興看見你。如果我有時間，我會再來。由於我要按照我靈性導師傳授給我的體系履行一些職務，因此我不能留宿。大哥，我今天必須告辭。」

阿兌塔：「我會送你到小船。我們走吧。」

迪更姆巴爾：「不，不。繼續你自己的事。我有一些人和我一起。」

唱著一首關於卡利女神的歌，迪更姆巴爾便離開了，阿兌塔.達薩能夠在他的茅廬，無後顧之憂地唸誦聖名。

由此結束《微靈天職》的第九章，名為《永恆天職、物質科學和文明》

第十章

永恆天職和歷史

聖哈瑞哈爾.巴塔師(Sri Harihara Bhattacharya)是個住在阿嘎爾島的教授。他接受了偉大奉獻宗的啟迪，在他的家投入於崇拜至尊主奎師那。但他對偉大奉獻宗心存疑竇，即使和很多人談過之後，都無法釋疑。事實上，這樣的談論只是令他更加心煩意亂。有一天，哈瑞哈爾前往阿爾卡提拉(Arkatila)的村莊，請教聖查圖爾布佳.拿亞爾茹阿拿(Sri Caturbhuja Nyayaratna)：「偉大靈魂.巴塔師，你能告訴我，偉大奉獻宗在多久以前出現嗎？」

偉大靈魂.拿亞爾茹阿拿費勁地研究邏輯經典，差不多已有二十年。因此他對宗教頗為冷淡，不喜歡為宗教討論費神。他只在崇拜杜爾嘎女神(sakti-puja)時，才展示任何奉愛傾向。

拿亞爾茹阿拿聽到這個問題時，他以為哈瑞哈爾偏愛偉大奉獻者的宗教，打算把他捲入爭論之中，避免這樣的衝突會是最好的。有鑑於此，偉大靈魂.拿亞爾茹阿拿說：「哈瑞哈爾，你今天問的是哪種問題？你研習了邏輯經典，上至解脫(muktipada)部分。看，你知道邏輯經典在任何地方都沒有提及偉大奉獻宗，因此你為什麼以這樣的奇怪問題給我麻煩？」

現在哈瑞哈爾有點惱火，回答說：「偉大靈魂.巴塔師，我的祖先世世代代都是奉獻者。我也接受了奉獻者曼陀的啟迪，我對偉大奉獻宗不曾有任何懷疑。不過，你可能聽過，威誇瑪普爾(Vikramapura)的塔爾卡-促達曼尼(Tarka-cudamani)打算根除偉大奉獻者宗，結果，他目前不僅在本地，也在國外極力譴責它，藉此賺到大量財富。在一個出席者大都是杜爾嘎崇拜者的會議上，他宣稱偉大奉獻宗是非常近期的，又毫無哲學根據。他說只有低下階層的人，才成為奉獻者；高級的人不重視偉大奉獻宗。

當我最初從與他不相伯仲的學者那裡，聽到這樣的結論時，有點使我痛心，但當我細想時，我想到在聖主采坦亞顯現之前，在孟加拉任何地方都沒有偉大奉獻宗。之前每個人都崇拜杜爾嘎女神，背誦能量曼陀(sakti-mantras)。確實有少數奉獻者像我們自己一樣，以背誦偉大奉獻者曼陀來崇拜，但每個人的目標終極都是臻達梵和解脫，為了達到這個目的，他們勤勉地全神貫注。

在我們接受啟迪加入的那種偉大奉獻宗，每個人都贊成五神教(pancopasana)體系，但在采坦亞.瑪哈帕佈的時代之後，偉大奉獻宗呈現出新氣象，現在奉獻者甚至無法忍受聽到解脫和梵等等字眼。我甚至說不上他們認為奉愛是什麼。嗯，正如他們所說：『獨眼牛經常失散，遠離牛群。』那完全切合現代的偉大奉獻宗。那麼我的問題就是，這種偉大奉獻宗以前存在嗎，抑或它只是從主采坦亞的時代才出現？」

看到哈瑞哈爾不是他所懼怕的正統奉獻者，偉大靈魂.拿亞爾茹阿拿展露歡顏。「哈瑞哈爾，」他說：「你是真正的邏輯經典學者。你剛好表達了我所相信的。目前湧現了新的偉大奉獻宗，我擔心所說的會有抵觸。我們必須小心一點，因為這是卡利年代。很多富有可敬的男士，現在都接受了采坦亞的教義。他們完全不尊敬我們，甚至認為我們是他們的敵人。我恐怕我們的專業在短時間之內便會過時。為什麼，即使油販、檳榔葉小販和黃金商人這些低下階級，都開始研習經典，那使我們苦不堪言。

看，長久以來，婆羅門作出了安排，使其他階級都不可以研習經典，那怕是僅次於婆羅門階級的統治者(kayasthas)。每個人都必須重視我們的話。現在所有階級的人都成為奉獻者，深思哲學真理，這大大有損婆羅門階級的聲望。學者尼邁(Nimai Pandit)是摧毀婆羅門教的罪魁禍首。不論哈瑞哈爾，塔爾卡-促達曼尼是貪圖富貴，還是詳細分析情勢之後才這樣做也好，他都說得對。

我聽到奉獻者的話時，我的軀體怒火中燒。現在他們甚至說山卡爾師是奉至尊主本人之命，確立了假象宗經典，又說偉大奉獻宗是永恆的。甚至不到一百年前所冒起的宗教，現在變成了邈不可考，沒有開始！多驚人！有云：『坐享其成。』

納瓦島以前獲得的光榮，現在全都浪費了。尤其是一些現在住在納瓦島的嘎迪嘎查(Gadigacha)的奉獻者，他們把世界看作一個淺淺的陶瓷碟子。他們其中幾位優秀學者掀起了軒然大波，以致毀掉了整個國家。現在四個階級的職務、假象宗教義的永恆真理，還有崇拜半神人和女神，全都漸漸湮沒無聞。人們甚少再為了他們過世親戚的福祉，履行祭祖儀式。我們這些老師要怎樣生存？」

哈瑞哈爾說：「偉大靈魂！這沒有補救方法嗎？在瑪亞普爾仍有六、七個人所共知的婆羅門學者。在恆河對岸的庫利亞村，還有很多精通《輔典》和邏輯經典的學者。如果他們全都聯合起來，攻擊嘎迪嘎查，會沒有成果嗎？」

拿亞爾茹阿拿說：「何不？如果婆羅門學者可以團結一致，便有可能，但目前他們有些差異。我聽到幾個以奎師那.促達曼尼為首的學者，前往嘎迪嘎查，發起一場辯論，但他們失敗了，回到他們的學校，如非絕對必要，他們此後不再多說。」

哈瑞哈爾說：「偉大靈魂.巴塔師，你不僅是我們的老師，也是很多老師的老師。你的邏輯經典注釋，透過分析謬誤論點，教導了很多學者推理的技巧。如果你想，你可以斷然戰勝這些奉獻者學者。確立偉大奉獻宗是不獲《韋陀經》支持的現代杜撰。這對婆羅門會是一大善舉，也會恢復我們歷史悠久的五神崇拜，它正瀕臨消失。」

查圖爾布佳.拿亞爾茹阿拿心內害怕與奉獻者辯論，認為他們也許會擊敗他，因為他們有奎師那.促達曼尼和其他人。他說：「哈瑞哈爾，我會喬裝前去。你自己應該佯裝教師，在嘎迪嘎查點起辯論之火。之後我便會接手，承擔責任。」

哈瑞哈爾高興地說：「我肯定會履行你的命令。下星期一我們會渡過恆河，向他們進攻，召喚大神明之名祈求吉祥。」

當他們仍在思索這件事時，已到了星期一。聖查圖爾布佳.拿亞爾茹阿拿的家在阿爾卡提拉，哈瑞哈爾、卡瑪拉刊塔(Kamalakanta)和薩達施瓦(Sadasiva)三位教授，在他的家與他見面，陪他渡過恆河到哥端姆。懷著杜爾瓦薩.牟尼(Durvasa Muni)在他追隨者簇擁下的那種情感，他們在下午四時到達瑪達威小樹林，大叫「讚頌哈瑞(Haribol)！讚頌哈瑞！」。

那時候，阿兌塔.達薩在他的茅廬裡唸誦哈瑞聖名。他看見他們便走出來，盛意拳拳地給他們每個人奉上坐席。然後他便問：「我有什麼可以為你們效勞嗎？」

哈瑞哈爾說：「我們來跟奉獻者討論一些事。」

阿兌塔.達薩說：「這個地方的奉獻者不辯論任何命題。不過，如果你恭順地來請教某些事，那就沒問題。某天幾個教授以提問為藉口，發動了一場大規模的辯論，最後他們非常不悅地離開。我會問偉大靈魂.帕茹阿漢薩.巴巴君，然後給你解答。」話畢，他便走進偉大靈魂.巴巴君的茅廬。

一會兒後，阿兌塔.達薩回來，安排更多的坐墊。然後偉大靈魂.帕茹阿漢薩.巴巴君來到小樹林，五體投地的頂拜溫達女神，繼而是有教養的婆羅門客人。他雙手合十，謙卑地問：「偉大靈魂啊，請命令我們。我們有什麼可以為你效勞？」

拿亞爾茹阿拿說：「我們有一、兩個問題要問，我們想你回答。」

偉大靈魂.帕茹阿漢薩.巴巴君聽到這個請求時，他召喚偉大靈魂.聖外士那瓦.達薩.巴巴君加入他們。外士那瓦.達薩.巴巴君到達時，他頂拜帕茹阿漢薩.巴巴君，坐在他旁邊。不消一會兒，已聚集了一小群奉獻者。

然後偉大靈魂.拿亞爾茹阿拿便問他的問題：「請告訴我們，偉大奉獻宗是古老的還是現代的。」

偉大靈魂.帕茹阿漢薩.巴巴君要求外士那瓦.達薩回答。外士那瓦.達薩語調平和但莊嚴地說：「偉大奉獻宗是長存而永恆的。」

拿亞爾茹阿拿：「我看見有兩種偉大奉獻宗。一種主張稱為梵的那個至尊本體(para-tattva)既沒有形象，也沒有品質。不過，由於不可能崇拜沒有形象的物體，因此修習者先想像梵有某個形象，然後便崇拜那個形象。要淨化心靈時，才需要這種崇拜，心靈淨化了，便出現無形象梵的知識。那時候，便不再需要繼續崇拜各種形

象。茹阿妲-奎師那、茹阿瑪或尼星哈的形象，全都是想像的，是假象的副產品。崇拜這些想像的形象時，便逐漸覺醒梵的知識。在五神像的崇拜者之中，那些以這種態度崇拜維施努神像，背誦維施努曼陀的人，認為自己是奉獻者。

第二種偉大奉獻宗接受至尊主維施努、茹阿瑪或奎師那是具有永恆形象的至尊梵。當修習者以相應的曼陀，崇拜這其中一個特別的形象時，便獲得他崇拜的那位特定神像的永恆知識，也領受到那個神像的恩慈。根據這個見解，非人格主義的教義是假象宗，是山卡爾傳揚的誤解。現在告訴我們，這兩種偉大奉獻宗，哪一種才是長存永恆的？」

外士那瓦.達薩：「這兩者之中的，第二種是真正的偉大奉獻宗，也是永恆的。另一種只是名義上的偉大奉獻宗。事實上，這假冒的偉大奉獻宗，與真正的偉大奉獻宗相反。它既短暫，又源自假象宗教義。」

拿亞爾茹阿拿：「我明白，依你的見解，唯一真正的偉大奉獻宗，是你從主采坦亞那裡領受到的教義。你不接受對茹阿妲-奎師那、茹阿瑪或尼星哈的崇拜，本身就自然而然地構成偉大奉獻宗。如果茹阿妲-奎師那或其他神像的崇拜，是按照采坦亞的意識形態進行，你才接受是偉大奉獻宗。不是這樣嗎？這個想法很好，但你怎可以宣稱這類偉大奉獻宗是永恆的？」

外士那瓦.達薩：「韋陀經典通篇都教導這類偉大奉獻宗，所有宗教儀式規則的經典都有教導。所有韋陀歷史都唱頌這偉大奉獻宗的榮耀。」

拿亞爾茹阿拿：「主采坦亞顯然是這個教義的先鋒，但祂在不到一百五十年前顯現，那麼它怎會是永恆的？」

外士那瓦.達薩：「從微靈顯現的那一刻開始，這個偉大奉獻宗已經存在。微靈沒有開始(anadi)，因為他們長存於物質時間，沒有開始。因此微靈的固有職務也沒有開始，稱為微靈天職或偉大奉獻宗。布茹阿瑪是生於宇宙的第一個微靈。他一顯現，韋陀音震也展現了，它是偉大奉獻宗的基礎。《聖典博伽瓦譚》(2.9.33-36)的四個基礎詩節記載了這點，稱為四大詩節(catuh-sloki)。《穆達卡奧義書》(1.1.1)也提及了這點：

brahma devanam prathamah sambabhuva
visvasya kartta bhuvanasya gopta
sa brahma-vidyam sarva-vidya-pratistham
atharvaya jyestha-putraya praha

布茹阿瑪是所有半神人之中的第一個，他從至尊主的肚臍長出來的蓮花顯現，是宇宙的創造者和眾生的維繫者。他把所有其他知識的基礎－梵知(brahma-vidya)，灌輸給他的長子阿爾瓦(Atharva)。

《夜柔韋陀頌》提及這梵知的訓示(1.22.20)：

tad visnoh paramam padam
sada pasyanti surayah
diviva caksur atatam

純粹偉大奉獻者(jnani-janas)恆常看到至尊主維施努的至尊居所，就像視野無阻的眼睛看見天上的太陽一樣。

《卡塔奧義書》(1.3.9)有云：

tad visnoh paramam padam / visnor yat paramam padam
至尊聖主維施努的至尊居所是最高成就。

《斯瓦塔斯瓦塔爾奧義書》(5.4)有云：

sarva disa urddhvam adhas ca tiryak
prakasayan bhrajate yad vanadvan
evam sa devo bhagavan varenyo
yoni-svabhavan adhitisthaty ekah

至尊主是至尊人物，也是所有半神人的始源。祂是至尊的崇拜對象，也是獨一無二的。就像陽光燦爛，照遍四方八面，向上，向下，前後左右，至尊主也調控物質自然，她是所有不同的生命物種之源。

《泰提瑞亞奧義書(Taittiriya Upanisad)》(2.1.2)有云：

satyam jnanam anantam brahma
yo veda nihitam guhayam parame vyoman
so 'snute sarvan kaman saha brahmana vipascita

絕對真理梵是真理、知識和永恆的化身。雖然至尊梵位於靈性天空，但祂隱藏在眾生的心之穹蒼。至尊控制者作為內在超靈位於心內，認識那位全知的至尊控制者的人與祂接觸，所有願望都如願以償。」

拿亞爾茹阿拿：「《梨俱韋陀》有云，tad visnoh paramam padam：『他們看見維施努的至尊居所。』你怎能說這指的不是歸入假象宗教義的偉大奉獻宗嗎？」

外士那瓦.達薩：「包括在假象宗範疇的那種偉大奉獻宗，拒絕接受永恆從僕於至尊主的這種概念。假象宗相信，修習者獲得知識時便臻達梵境。不過，如果成為梵，又哪有服務？」《卡塔奧義書》(1.2.23)有云：

nayam atma pravacanena labhyo / na medhaya na bahuna srutena

yam evaisa vrnute tena labhyas / tasyaisa atma vivrnute tanum svam

發表學術演說，運用智慧，以及甚至大量聆聽《韋陀經》，都無法臻達那位超靈至尊梵。唯獨是祂對人施恩，那個人才可以臻達那位超靈。因為超靈近在咫尺，故此祂揭示祂自己的形象。

唯一真正的宗教是服務和皈依這固有職務。沒有其他方法獲得至尊主的恩慈，從而看見祂的永恆形象。梵的知識不會使人覲見到至尊主的永恆形象。我們可以從這個直截了當的韋陀陳述，明白純粹的偉大奉獻宗，是建基於《韋陀經》的。所有《韋陀經》都同意，偉大奉獻宗是施瑞曼.瑪哈帕佈教導的。這方面不容置疑。

拿亞爾茹阿拿：「《韋陀經》有任何陳述的大意是，對奎師那的靈性專注是至高成就，而不是覺悟非人格知識嗎？」

外士那瓦.達薩：「《泰提瑞亞奧義書》(2.7.1)有云，raso vai sah：『奎師那是極樂情感的化身。』」此外，《祭多嘎奧義書》(8.13.1)有云：

syamac chabalam prapadye sabalac chyamam prapadye

服務奎師那便獲得神聖喜樂的超然居所，它滿載奇妙的逍遙時光，到達那個充滿奇觀的超然居所，便獲得奎師那。

《韋陀經》有很多類似的陳述，宣告對奎師那的靈性專注是最高成就。

拿亞爾茹阿拿：「在《韋陀經》任何地方找得到奎師那的名字嗎？」

外士那瓦.達薩：「夏姆(Syama)一字不是指奎師那嗎？《梨俱韋陀》(1.22.164.31)有云：

apasyam gopam anipadyama nama

我看到生於牧牛族(gopas)王朝的主奎師那，祂永恆不滅。

《韋陀經》有很多陳述明確提到奎師那，祂顯現為牧牛郎的兒子。」

拿亞爾茹阿拿：「這些陳述全都沒有清楚提及奎師那的名字；這僅是你自創的解釋而已。」

外士那瓦.達薩：「如果你仔細研究《韋陀經》，你會看見它們對每個題目都用這類間接陳述。古代聖人解釋了這一切陳述的含意，我們也應該極重視他們的意見。」

拿亞爾茹阿拿：「請告訴我偉大奉獻宗的歷史。」

外士那瓦達薩：「我已經說過，偉大奉獻宗的出現與微靈之源是同一時代的。布茹阿瑪是第一個偉大奉獻者。施瑞曼.大神明與人類的祖先一樣，都是偉大奉獻者。誕生自布茹阿瑪心意的聖拿茹阿達.哥斯瓦米，也是偉大奉獻者。這清楚證實了，偉大奉獻宗不是新近的發展，而是從創造之始盛行至今。

不是所有生物體都免於三種自然形態的影響，崇高偉大奉獻者的優越性，將取決於他擺脫這些形態的程度。《摩訶婆羅多》、《羅摩衍那》和《宇宙古史》是雅利安民族的歷史，它們全都描述了偉大奉獻宗的超卓性。我們已經看到，偉大奉獻宗在創造之始已經存在。帕爾拉達和杜茹瓦(Dhruva)，都是純粹的偉大奉獻者。在他們的時代，有數以千計其他的奉獻者在歷史上都是寂寂無名的，因為只有最傑出的才會名留青史。杜茹瓦是曼奴的孫子，帕爾拉達是帕爾佳帕提.卡斯亞帕(Prajapati Kasyapa)的孫子，他們兩者都存活在接近創造之始之時；這點毫無疑問。因此你可以看到，有史以來，純粹的偉大奉獻宗都已經很活躍。

後來，日、月王朝的國王，以及那些偉大牟尼和聖人，全都專心致志地致力於主維施努。在之前稱為薩提亞(Satya)、特瑞塔(Treta)和杜瓦帕爾(Dvapara)的三個年代，都廣泛地提到偉大奉獻宗。即使在現時的卡利年代，南印度的聖茹阿瑪努佳、聖瑪鐸夫師和聖維施努.斯瓦米，以及西印度的聖寧巴迪提亞.斯瓦米，都啟迪了數千門徒加入純粹的偉大奉獻宗。憑藉他們的恩慈，也許印度的一半人口都跨越了假象之洋，獲得至尊主蓮花足的庇蔭。此外，主莎慈之子是我心和靈魂的主人，請思索一下，祂在孟加拉的這片土地，解救了多少被欺壓而低墮的人。儘管見證了這一切，你還察覺不到偉大奉獻宗的偉大嗎？」

拿亞爾茹阿拿：「是的，但你基於什麼稱帕爾拉達和其他人為偉大奉獻者？」

外士那瓦.達薩：「根據經典，可以稱他們為偉大奉獻者。帕爾拉達的老師—三達(Sanda)和阿瑪爾卡(Amarka)—想教導他，被假象宗教義污染的非人格知識，但他覺悟到哈瑞聖名是所有教育的精華，拒絕了他們的教導，他又持恆而濃情厚愛地唸誦至尊主的聖名。在這種情況下，帕爾拉達是純粹的偉大奉獻者，這點不容置疑。真相就是，沒有公平詳盡的研究，就無法理解經典的基礎精萃。」

拿亞爾茹阿拿：「就像你所說的，如果偉大奉獻宗一直都是永久存在的，那麼采坦亞.瑪哈帕佈揭示了什麼新知卓見，以致要這麼特別尊重祂？」

外士那瓦.達薩：「偉大奉獻宗好像時節成熟便逐漸盛放的蓮花。它起初顯現為花蕾，然後慢慢開始綻放。花兒成熟時，便燦爛盛放，芳香四溢，吸引眾生。在創造開始時，透過《博伽瓦譚》的四大詩節，對布茹阿瑪表達四方面的知識。這就是絕對(真理)正是至尊主的這種超然知識(bhagavat-jnana)；至尊控制者外在能量的分析知識(maya-vijnana)；達標方法(sadhana-bhakti)；以及純粹愛意(prema)，它是要臻達的目標。這四種元素在微靈心裡，展現為偉大奉獻宗之蓮的花蕾。

這嫩芽在帕爾拉達的時代呈現為花蕾，在韋達-維亞薩.牟尼的時代開始逐漸綻放，在茹阿瑪努佳、瑪鐸夫和其他師徒傳系之師的時代，生長成花卉。施瑞曼.瑪哈帕佈顯現時，偉大奉獻宗成為完全盛放的純愛之花，散發迷人的甜美幽香，開始吸引眾生的心。

偉大奉獻宗極祕密的精萃，是純粹愛意的覺醒。透過唸誦主哈瑞的聖名分發這種純粹愛意，施瑞曼.瑪哈帕佈為眾生創造了好運。齊頌聖名是值得最高重視的無價財產。在瑪哈帕佈之前，任何人揭示了這個教導嗎？雖然這項真理存在於經典，卻沒有令人眼前一亮的例子，能夠激勵普通微靈在他們自己的生命裡修習。真的，在施瑞曼.瑪哈帕佈之前，有任何人掠奪了純愛極樂情感的倉庫，這樣分發它，甚至是賜予普通人嗎？」

拿亞爾茹阿拿：「好，但如果靈唱那麼有益，為什麼淵博的學者不大重視它？」

外士那瓦.達薩：「pandita(學者)一字的意思，在目前的卡利年代已經扭曲了。panda意指『智慧被經典知識啟蒙的人』，而pandita一字其實是指具有這種智慧的人。不過，現時，如果人們能炫耀他們在邏輯經典方面的空談詭辯，或以吸引普羅大眾的新穎方式，解釋宗教儀式規則經典的含意，便稱為學者。這樣的學者怎能理解或解釋，宗教的含意和經典的真正要旨？只有不偏不倚地分析所有經典，才可以覺悟得到，那麼任何人怎能透過邏輯的智性爭論而獲得？」

真相就是，那些在卡利年代稱為學者的人，擅於透過無謂爭論自欺欺人。一群群這樣的學者忙於激烈爭論無關痛癢的事情，但他們決不討論終極本體的知識；微靈與絕對真理的關係知識，祂是微靈的至尊目標；或是達到那個目標的方法。只有辨別到這些事情的真理，才能理解純粹愛意和唸誦靈唱的真正本質。」

拿亞爾茹阿拿：「好吧，我承認目前沒有合資格的學者，但為什麼高級婆羅門不接受你的偉大奉獻宗？婆羅門處於善良形態，他們自然地傾向於真誠和崇高的宗教原則之途，那麼為什麼幾乎所有婆羅門都反對偉大奉獻宗？」

外士那瓦.達薩：「你問問題，於是我不得不回答，雖然奉獻者天性反對批評他人。如果你不感到痛心和深深不忿，如果你懇切渴望知道真相的話，我會嘗試回答你最後的問題。」

拿亞爾茹阿拿：「不管發生什麼事，我們對經典的研習使我們非常喜愛寧靜、自控和容忍。不可能無法容忍你的話。請暢所欲言，不要躊躇，凡是合理和好的說話，我肯定會尊重。」

外士那瓦.達薩：「請想想，茹阿瑪努佳、瑪鐸夫、維施努.斯瓦米和寧巴迪提亞(Nimbadiya)全都是婆羅門，他們每個人都有數以千計的婆羅門門徒。在孟加拉，我們的主采坦亞.瑪哈帕佈是個遵循韋陀傳統的婆羅門，我們的尼提安南達.帕佈是茹阿迪亞(Radhiya)婆羅門，我們的阿兌塔.帕佈則是瓦仁卓(Varendra)婆羅門。我們的哥斯瓦米和偉大的覺悟靈魂，幾乎全都是婆羅門。數以千計的婆羅門都是婆羅門世系的頂尖精英，都托庇於偉大奉獻宗，正在世界傳揚這種無瑕的宗教。你怎能宣稱高級婆羅門不重視偉大奉獻宗？

我們知道那些敬重偉大奉獻宗的婆羅門，全都是高級婆羅門。不過，由於有些生於婆羅門家庭的人，被墮落家族、不良聯誼和錯誤教育等等缺陷玷污，因而敵視偉大奉獻宗。這樣的行為只顯示出他們不幸而墮落的狀態。這不是證明他們其實是婆羅門的證據。尤其要注意的是，根據經典，在卡利年代，真正婆羅門的數量少之又少，這寥寥無幾的人就是偉大奉獻者。當婆羅門領受奉獻者的三讚曼陀(vaisnava-gayatri-mantra)時，即《韋陀經》之母，他便成為啟迪了的奉獻者。不過，由於卡利年代的污染，這其中一些婆羅門接受另一個非韋陀啟迪，摒棄他們的偉大奉獻宗。偉大奉獻者婆羅門的數量確實很少，但那仍然沒理由捏造違反經典原則的結論。」

拿亞爾茹阿拿：「為什麼那麼多低下階層的人，接受偉大奉獻宗？」

外士那瓦.達薩：「這不應該導致疑問。大部分低下階層的人，認為他們自己十分可憐和受壓迫，因此他們有資格得到偉大奉獻者的恩慈，否則便無法成為奉獻者。被崇高出身和財富荼毒的人，謙卑無法觸及他的心靈，因此這樣的人極少獲得偉大奉獻者的恩慈。」

拿亞爾茹阿拿：「我不同意進一步討論這個主題。我看得出你難免會從卡利年代的婆羅門經典，引用苛刻的描述。聽到經典特別的陳述，就像《瓦茹阿哈宇宙古史》的這一個時，我感到非常痛苦：

raksasah kalim asritya jayante brahma-yonisu
托庇於卡利年代，惡魔生於婆羅門家庭。

我們不要再進一步探討這個題目。現在，請告訴我，你為什麼不尊重聖山卡爾師，他是無窮知識之洋。」

外士那瓦.達薩：「你為什麼那樣說？我們視聖山卡爾師為聖大神明的化身。施瑞曼.瑪哈帕佈指導我們稱他為典範師，藉此榮耀他。我們只是拒絕他的假象宗教義，因為那是掩人耳目的佛教形式，那是《韋陀經》不支持的。奉至尊主之命，山卡爾師扭曲了《韋陀經》、《終極韋陀》和《梵歌》的含意，傳揚稱為非二元論的非人格一元論錯誤教義，改變那些本性邪惡的人。在這方面，山卡爾師有什麼過失要受到譴責？

主佛陀(Buddhadeva)是至尊主的化身，祂也確立和傳揚了違反《韋陀經》的教義。但雅利安人的後裔有因此責備祂嗎？某人也許不同意至尊聖主和大神明的這些活動，宣稱它們不正義，但我們說至尊主是宇宙的保護者，而聖大神明是祂的代表，祂們兩者既全知又最吉祥。至尊主和大神明不可能犯下不義之罪。那些怪責祂們的人既愚昧又心胸狹窄，無法理解祂們的活動更深入的意義。

至尊主和祂的活動超越人類的推理，因此聰明人決不應該認為：『至尊控制者不應該那樣做；祂這樣做會更好。』至尊控制者是眾生的指揮者，只有祂知道必須以假象教義，捆住本性不虔誠的人。我們無法理解至尊控制者在創造時展現微靈，然後又在宇宙毀滅時毀滅他們的形體有什麼目的。這全都是至尊主的逍遙時光。那些專心致志致力於至尊主的人，聽到祂的逍遙時光時體驗到極大的喜悅；他們不喜歡從事這些事情的智性辯論。」

拿亞爾茹阿拿：「那不要緊，但你為什麼說假象宗教義違反《韋陀經》、《終極韋陀》和《梵歌》？」

外士那瓦.達薩：「如果你仔細鑽研了《奧義書》和《終極韋陀》，請告訴我哪些曼陀和經典支持假象宗教義？然後我會解釋那些陳述的真正含意，證明它們根本不支持假象宗。一些韋陀曼陀也許看起來依稀蘊含一點假象宗哲學，但如果檢視前前後後的曼陀，便會立刻釋除那種演繹。」

拿亞爾茹阿拿：「大哥，我不曾研習過《奧義書》和《終極韋陀》。涉及邏輯經典的討論時，要討論任何題目，我都隨時奉陪。我能以邏輯把陶壺變成布塊，把布塊變成陶壺。我讀過一點《梵歌》，但我沒有深入鑽研，因此這一點我無法再說什麼。相反，讓我再問你一個關於另一個題目的問題。你是個淵博學者，因此請恰當地對我解釋，為什麼奉獻者對供奉給半神人和女神的食品祭餘沒有信心，縱使他們對維施努的祭餘極有信心。」

外士那瓦.達薩：「我不是學者；我是大傻瓜。你應該知道，我所說的都只是憑藉我師尊，帕茹阿漢薩.巴巴君.瑪哈茹阿傑的恩慈。沒有人能夠知道所有經典，因為它們都是無盡汪洋，但我的師尊攪動那個海洋，把經典精華傳給我。我認同那精華是所有經典確立的結論。」

你問題的答案是，奉獻者不敬重半神人和女神的祭餘。主奎師那是所有控制者的至尊控制者；因此，唯獨祂稱為至尊控制者。所有半神人和女神都是祂的奉獻者，他們被委派擔任那些管理宇宙事務的職位。奉獻者決不會對奉獻者的祭餘不敬，因為榮耀他們的祭餘令人獲得純粹奉愛。奉獻者的足下塵土、奉獻者甘露一樣的濯足水，以及碰過奉獻者的唇，甘露似的食品是三類極有益的祭餘。它們是消除物質存在之疾的藥物。

事實就是，當假象宗崇拜半神人，給他們供奉食品時，半神人沒有接受，因為對假象教義的依附污染了那些崇拜者。這方面的證據在經典比比皆是，如果你問我，我可以引經據典。半神人的崇拜者大都是假象宗，當這樣的人供奉食物時，接受半神人的祭餘對奉愛有害無益，也會冒犯奉愛女神。如果純粹的偉大奉獻者把奎師那的祭餘，供奉給半神人和女神，他們便會濃情厚愛地接受，開始跳舞，如果奉獻者之後才接受那些祭餘，便體驗到無比快樂。

另一點要考慮的是，經典訓示是最強大的，瑜伽經典指示瑜伽體系的修習者，不要接受任何半神人的祭餘。這不是說，那些修習瑜伽的人，對半神人的祭餘不敬。它僅是表示放棄祭餘，有助那些正在實踐瑜伽修習的人，在冥想時達至專心致志。同樣，在奉愛修習時，如果奉獻者接受任何其他半神人的祭餘，便無法獲得對至尊主專心致志的奉愛，祂是他的崇拜對象。因此，認為奉獻者厭惡其他半神人和女神的祭餘是不對的。各種各樣的修習者只是力求他們各自的目標臻達完美，才有那樣的舉動，就像經典推薦的那樣。」

拿亞爾茹阿拿：「好吧，那清楚了，但經典支持祭祀時殺生，你為什麼要反對？」

外士那瓦達薩：「經典無意殺害動物。《韋陀經》宣告：ma himsyat sarvani bhutani，『不應該對任何生物體施以暴力。』這句話禁止暴力對待動物。只要人性被情欲和愚昧形態強烈影響，人們便會自發地被與異性的非法關係、吃肉和毒品吸引。這樣的人不求《韋陀經》支持他們的活動。《韋陀經》的目的不是鼓吹，而是約束這樣的活動。人類處於善良形態時，便可以自然地戒絕屠殺動物、性放縱和毒品。直至那時候，《韋陀經》賦定各種各樣的方法控制這樣的傾向。因此，它們批准透過婚姻(vivaha-yajna)與異性聯誼，在祭祀時殺生，以及在某些特別的典禮喝酒。這樣施行的話，人的這些傾向便會逐漸減少，最後將可以摒棄。這是《韋陀經》的真正目的。它們不推薦殺生；《聖典博伽瓦譚》(11.5.11)的這些話，表達了它們的意圖：

loke vyavayamisa-madya-seva
nityas tu jantor na hi tatra codana
vyavasthitis tesu vivaha-yajnasura-
grahair asu nivrttir ista

這個世界的人自然地傾向於毒品、吃肉和性享樂，這點顯然易見，但經典無法同意他們從事這樣的活動。因此頒佈了一些特別規定，藉此允許透過婚姻與異性聯誼，透過履行祭祀允許吃肉，並透過稱為祭天(sautramani-yajna)的儀式允許喝酒。這種命令的目的，是禁止平民百姓的放縱傾向，讓他們穩處於尚德的行為。《韋陀經》的固有目的，是制定這樣的規定，把人從這樣的活動完全拉開。

奉獻者在這方面的結論是，如果一個人天生被情欲和愚昧形態支配，便不反對他殺生。不過，處於善良形態的人不應該這樣做，因為傷害其他微靈是獸性的傾向。聖拿茹阿達在《聖典博伽瓦譚》(1.13.47)解釋了這點：

ahastani sa-hastanam apadani catus-padam

phalguni tatra mahatam jivo jivasya jivanam

沒有手的生物體是那些有手動物的獵物。沒有腿的生命形體是四足動物的食品。弱肉強食。如此一來，一個生物體是另一個的存在方法。

《曼奴法典》(5.56)的結論也非常清楚：

na mamsa-bhaksane dose na madye na ca maithune

pravrttir esa bhutanam nivrttis tu maha-phala

雖然人類天生傾向於性放縱、吃肉和毒品等等，但戒絕這樣的活動，產生非常有益的結果。」

拿亞爾茹阿拿：「是的，但為什麼奉獻者反對祭祖(sraddha)儀式，以及其他報答祖先恩德的活動？」

外士那瓦.達薩：「決心要進行賦定虔誠職務的人，按照《韋陀經》的《業報之部》履行祭祖儀式。奉獻者不反對這點，但經典宣稱：

devarsi-bhutapta-nrnam pitṛnam

na kinkaro nayam rni ca rajan

sarvatmana yah saranam saranyam

gato mukundam parihṛtya kartam

《聖典博伽瓦譚》(11.5.41)

國王啊，當人類放棄獨立於至尊主的這種自我概念，視主穆昆達為至尊庇蔭，完全托庇於祂時，他對半神人、聖人、天下蒼生、家庭成員、人類和對祖先的所有虧欠便一筆勾銷。這樣的奉獻者不再從屬於這樣的人物，也不必服務他們。

因此，托庇於至尊主的奉獻者不需履行祭祖儀式，以及為了得以釋除對祖先的虧欠所做的其他業報活動。他們得到指導，崇拜至尊主，把至尊主的祭餘供奉給祖先，並與他們的親戚朋友一起榮耀至尊主的祭餘。」

拿亞爾茹阿拿：「什麼時候獲得這樣做的地位和資格？」

外士那瓦.達薩：「這樣做是奉獻者的特權，對哈瑞題旨和哈瑞聖名的信心覺醒時，便有資格這樣做。《聖典博伽瓦譚》(11.20.9)有云：

tavat karmani kurvita na nirvidyeta yavata

mat-katha-sravanadau va sraddha yavan na jayate

要是還沒有覺醒，對果報活動和這種活動的成果(例如晉升到天堂星球)的疏離，又或者，要是還沒有覺醒，對聆聽和唸誦我逍遙時光題旨(lila-katha)的信心，就不得不從事業報，遵循與那條途徑有關的規則和禁令。」

拿亞爾茹阿拿：「我很高興聽到你的解釋。看見你的學問和優秀的辨別力，我對偉大奉獻宗的信心現已覺醒了。我的大哥，哈瑞哈爾，再辯論下去也無補於事。這些奉獻者都是學者之中的宗師。他們非常擅於汲取所有經典的結論。為了保護我們的職務，我們可以暢所欲言，但有沒有人曾經為了那件事而顯現在孟加拉這片土地，或是整個印度，這個人能與尼邁學者這種著名學者和崇高偉大奉獻者媲美的，這點極難確定。讓我們走吧。接近黃昏了，天黑之後將難以渡過恆河。」

拿亞爾茹阿拿和他的那群老師離開了，高呼著：「歌頌哈瑞！歌頌哈瑞！」奉獻者便開始載歌載舞：「凱旋歸於莎慈之子！」

由此結束《微靈天職》的第十章，名為《永恆天職與歷史》

第十一章

永恆天職與偶像崇拜

在納瓦島地區的科拉島，巴給茹阿緹的西岸有一個著名的村莊，名為庫里亞.帕哈爾普爾。在施瑞曼.瑪哈帕佈的時代，一個非常德高望重又有影響力的奉獻者住在那個村莊，他名為聖瑪德瓦.達薩.查陀帕迪亞爾(又稱查考瑞.查陀帕迪亞爾)。查考瑞.查陀帕迪亞爾育有一子，名為聖彎斯-瓦丹阿南達.塔庫爾。憑藉主采坦亞.瑪哈帕佈的恩慈，聖彎斯-瓦丹阿南達極有力量和權威。每個人都稱他為彎斯-瓦丹阿南達.帕佈，因為他們視他為奎師那笛子的化身。他以聖維施努沛爾亞的特別受恩者著稱。

在聖沛爾亞君隱跡之後，彎斯.帕佈把她崇拜的神像，從聖地瑪亞普爾移送到庫里亞.帕哈爾普爾，之後他的後人繼續服務這尊神像一段時間。不過，當他的後人獲得聖贊拿瓦.瑪塔的恩慈，從庫里亞.帕哈爾普爾遷到施瑞帕.巴嘎拿帕茹阿時，便由瑪蘭查的祭師(sevaites)在庫里亞村繼續崇拜神像。

庫里亞村位於舊納瓦島的恆河對岸，那時候包括有很多小社區，其中以慈拿丹嘎和另外幾個十分著名。有一次，一個在慈拿丹嘎的奉獻者商人，在庫里亞.帕哈爾普爾的廟宇安排了靈性慶典，廣邀眾多婆羅門學者，以及納瓦島方圓三十二平方英里內的所有奉獻者參加。在慶典那天，偉大奉獻者來自四面八方，全都由他們自己的隨員陪同。來自聖尼星哈村的聖阿南塔.達薩、來自聖瑪亞普爾的哥茹阿祭達.達薩.巴巴君、來自聖比爾瓦池的聖拿茹阿央那.達薩.巴巴君、來自聖莫達端瑪，知名的拿茹阿哈瑞.達薩、來自聖哥端姆的聖帕茹阿瑪漢薩.巴巴君和聖外士那瓦.達薩，以及來自聖薩穆卓嘎爾的聖莎慈南丹.達薩。

奉獻者的前額點綴著垂直的聖印(urddhva-pundra)，表示他們的身體是主哈瑞的廟宇。他們的脖子上戴著茶爾茜項鍊(tulasi-malas)，他們的肢體標示著主高茹阿-尼提

安南達的聖名，顯得壯麗不凡。一些人手持哈瑞聖名唸珠；其他人則以麥當伽鼓和鏡鉞伴奏。高聲履行齊頌瑪哈曼陀，哈瑞 奎師那，哈瑞 奎師那，奎師那 奎師那，哈瑞 哈瑞，哈瑞 茹阿瑪，哈瑞 茹阿瑪，茹阿瑪 茹阿瑪，哈瑞 哈瑞；當他們邊唸誦 著 srikr̥ṣṇa-caitanya prabhu nityananda sri-advaita gadadhara srivasadigaura-bhakta-vr̥nda邊前行時，一些人則不停跳舞。

在眾多偉大奉獻者身上都看到狂喜極樂的外在展現，例如淚如泉湧和毛髮直豎。一些人邊哭泣，邊熱烈高呼：「高茹阿-葵蘇爾啊！你什麼時候會准我一見你在納瓦島的永恆逍遙時光？」有多組奉獻者以麥當伽鼓和其他樂器伴奏，一邊前行一邊高唱聖名。庫里亞的婦女也是主高認嘎的奉獻者，她們看見這些靈性情感都瞠目結舌，讚揚奉獻者的靈性幸運。

奉獻者這樣前行，到了恰好與神像祭壇毗連的舞蹈場(natya-mandira)。施瑞曼.瑪哈帕佈會在這裡跳舞和履行齊頌聖名。贊助慶典的商人迎接他們所有人。作為恭順之兆，他的脖子圍著一塊布，倒在偉大奉獻者足下，表示虛懷若谷之情。當所有偉大奉獻者坐在舞蹈場時，廟宇的祭師帶來花環祭餘，戴在他們的脖子上。然後便悅耳地唸誦文采優美的《Sri Caitanya-mangala》詩節，聽到主采坦亞甘露盈盈的逍遙時光時，這些偉大奉獻者開始展現八種狂喜之兆的各種徵兆。

當他們這樣沉醉於純愛之樂時，門房走進來，對廟宇的負責人說：「薩賽卡.帕茹阿嘎那的首席回教學者，與他的同遊和隨從正坐在禮堂外。他要求與一些偉大奉獻者學者討論。」廟宇負責人便通知崇高的巴巴君學者，說回教學者來了，想與他們談話。偉大奉獻者獲悉這則消息時，由於超然情感中斷了，他們的聚會瀰漫著沮喪的氣氛。

聖瑪迪亞島的偉大靈魂.奎師那.達薩.巴巴君詢問廟宇的負責人：「回教學者大人有什麼意圖？」知道了回教學者的目的，他們回答：「回教學者大人想與奉獻者學者討論一些靈性事情。」他們又說回教學者是回教學者之中最著名的，深得德里的皇帝尊重。雖然恆常致力於發揚他自己的宗教，但他一點也不敵視或挑釁其他宗教。廟宇負責人謙卑地請求，應該要有一、兩個奉獻者學者自告奮勇，與他討論經典，顯示神聖偉大奉獻宗的超卓性。

看到陳述偉大奉獻宗的大好良機，一些偉大奉獻者感到鼓舞，想與學者大人交談。最後他們自己決定，聖瑪亞普爾的哥茹阿祭達.達薩.學者.巴巴君、聖哥端姆的外士那瓦.達薩.學者.巴巴君、佳努城的沛爾瑪達薩.巴巴君，以及坎帕哈塔的卡里-帕文.達薩.巴巴君(Kali-pavana dasa Babaji)，應該與學者大人談論。《Sri Caitanya-mangala》的誦讀結束時，其他的所有奉獻者也都可以去見證他們的討論。聽到這個決定時，四位巴巴君高聲歡呼：「凱旋歸於尼提安南達！」然後便跟隨廟宇主持(mahanta)，到廟宇外邊的大院子。

回教學者和他的隨員坐在院子裡，一棵大榕樹怡人涼快的樹蔭下。他們看見偉大奉獻者走近時，回教學者和他的隨員誠懇地站起來迎接他們。知道眾生都是奎師那的僕人，偉大奉獻者隨即對回教學者和他隨員心裡的主瓦蘇戴瓦，五體投地的頂拜，然後便各自就座。場面非常壯觀。一邊坐著五十位蓄白鬍子，衣冠楚楚的回教學者，後面拴著他們那些氣宇軒昂，裝飾得美輪美奐的公馬。另一邊，四位外觀神聖的偉大奉獻者虛懷若谷地坐著。很多印度教徒滿懷熱切的期待，前來坐在他們後面。其他多人也聚集在那裡，坐在附近。

學者哥茹阿祭達第一個發言。他請教：「偉大靈魂啊，你為什麼召喚我們自己這樣微不足道的人？」

學者巴杜茹-丁大人謙卑地回答：「願你平安(Salam)！我們想問幾個問題。」

學者哥茹阿祭達說：「我們哪可能有什麼知識，能夠回答你們博學的問題？」

巴杜茹-丁大人靠近一點，說：「大哥，自古以來，印度社會已經崇拜半神人和女神。現在我們在我們的《可蘭經》看見，阿拉是獨一無二的，而且祂沒有形象。為祂繪畫和崇拜畫像是個冒犯。我對這個問題有疑問，我諮詢過多位婆羅門學者，希望能解決疑難。

那些學者回答，阿拉其實是沒有形象的，不過，人不可能想像無形的事物。因此應該先虛構阿拉的形象，再崇拜那個形象，藉此冥想祂。

不過，我不滿意這個答案，因為創造阿拉的虛構形象是撒旦的工作。這稱為『偶像(but)』，完全禁止崇拜它。這些崇拜不但不取悅阿拉，只會使人受到祂懲罰。我們聽說你的原始導師一聖主采坦亞一糾正了印度宗教的所有錯誤，但祂的傳系也為崇拜物質形象作好準備。我們想知道，縱使你們奉獻者精通經典的決定，但你們為什麼不放棄崇拜物質形象。」

對回教學者的問題，偉大奉獻者學者暗裡竊笑。外在地，他們宣告：「偉大靈魂，哥茹阿祭達學者，請合適地答覆回教學者的問題吧。」

學者哥茹阿祭達欣然說：「奉你們之命，」開始回答問題。

哥茹阿祭達：「你稱為阿拉的那個祂，我們稱為至尊主。至尊主獨一無二，但祂在《可蘭經》、《宇宙古史》，在不同國家和語言以不同名字著稱。首要的考慮因素是，應該著重那個表達至尊主所有特性的聖名。因此與阿拉、梵和超靈等等名字相比，我們更敬重 Bhagavan(至尊主)這個名字。Allah(阿拉)一字是指無與匹敵的人，但我們不認為主最高的特性是偉大或超卓。相反，喚起極至的奇趣(camatkarita)和甜美(madhuri)的那種特性，才最值得重視。

極偉大的事物激起一種奇趣，但與偉大相對的精細，激起另一種奇趣。因此，阿拉這個名字不表示奇趣的最高極限，因為它表示偉大，卻沒有精細。另一方面，Bhagavan(至尊主)一字卻暗示每種想像得到的奇趣。

至尊主的第一個特性是完全的富裕，指的是偉大和精細的極限。第二個特性是祂最強大，因為祂具備所有能量(sarva-saktimatta)。超越人類智力範圍之外的那種能量，是至尊控制者不可思議的能量(acintyasakti)操縱的，祂藉此同時具有形象，也沒有形象。如果認為至尊控制者無法具備形象，便否決祂的不可思議能量，至尊主透過這種能量，在祂的奉獻者面前展現祂的永恆形象和逍遙時光。阿拉、梵或超靈沒有形象(nirakara)，因此祂們沒有任何特別奇妙的特性。

至尊主的第三個特性是，祂恆常都是吉祥(mangalamaya)而人所共知的(yasa-purna)。因此，祂的逍遙時光滿載甘露。祂的第四個特性是祂具備全部美麗(saundarya)，所有具備超然視力的生物體，都視之為最美麗的人。至尊主的第五個特性是，祂有無數知識(asesa-jnana)。這表示祂是純粹的、完全、無所不知，以及超然於世俗之事之外的。祂的形象正是意識知覺的化身，又超越於所有物質元素(bhuta)。祂的第六個特性是，即使祂是所有微靈的主人和控制者，祂既不依附(nirlepa)又獨立(svatantra)。這是至尊主的六個主要特性。

至尊主有兩種展現形式：祂威嚴的面貌和祂甜美的面貌。祂甜美的展現是眾生的至尊朋友，就是那個稱為奎師那或采坦亞的人物，祂是我們的心靈之主。你說崇拜主的某個虛構形象是崇拜物質形象，即偶像崇拜{bhu-parast [阿拉伯語]或 bhuta-puja[梵語]}，我們也同意那點。奉獻者的天職，是崇拜至尊主完全有知覺的永恆神像形象。因此，偶像崇拜不是奉獻者教義的一部分。

應該清楚理解，奉獻者的神像崇拜不是偶像崇拜。不能只是因為一些書禁止偶像崇拜，便禁止神像崇拜；一切都取決於崇拜者心中信心的品質。心靈愈能夠超越物質的影響，將愈能夠崇拜純粹的神像形象。你是回教學者大人，即首席的回教學者，你的心也許擺脫了物質影響，但你那些不甚博學的門徒又怎樣？他們的心擺脫了所有物質想法嗎？

越專注於物質想法，便會越陷於崇拜物質，無法自拔。雖然他也許聲稱主沒有形象，但他內心仍然滿是物質想法。普羅大眾極難崇拜純粹的神像形象，因為這種崇拜完全是個人資格的問題。換言之，只有超越於物質影響的人，才可以超越物質形象的想法。我懇請你仔細思索這個主題。」

回教學者：「我仔細想過你的話。你說至尊主是指至尊的六個驚人屬性，我斷定了《可蘭經》描述與 Allah(阿拉)一字有關的六種相同品質。爭論 Allah(阿拉)一字的含意沒有意思；阿拉就是至尊主。」

哥茹阿察達：「非常好。如果是那樣，你必須認同至尊人物的美麗和富裕。那就承認了祂在靈性世界有個壯觀的形象，靈性世界與世俗物質的世界截然不同。這是我們神聖的神像形象。」

回教學者：「我們的《可蘭經》記載，至尊實體有神聖而最具知覺的形象，因此我們不得不接受這個事實。不過，那個靈性形象的任何圖像都是物質的；那就是我們所稱的偶像。崇拜偶像不是崇拜至尊人物。請告訴我，你在這方面的觀點。」

哥茹阿察達：「奉獻者的經典，規定要崇拜至尊主神聖靈性的神像形象。對於高階的奉獻者，沒有規定要崇拜由土、水、火或其他元素所組成的物質物體。《聖典博伽瓦譚》(10.84.13)有云：

yasyatma-buddhikunape tri-dhatuke
sva-dhik kalatradisu bhauma ijya-dhik
yat tirtha-buddhik salile na karhicij
janesv abhijnesu sa eva go-kharah

認為這個由氣、火和土這三個元素組成的，屍體一樣的身體是真正的自我；認為妻兒和其他人是自己的；認為泥土、石頭或木頭所做成的世俗形象堪受崇拜；認為平平無奇的水是朝聖地點一卻不認為純粹偉大奉獻者比自己的自我更珍貴，是屬於自己的，堪受崇拜，也是朝聖之地；雖然這樣的人是人類，卻幾乎等於動物之中的驢子。

《梵歌》(9.25)有云：

bhutani yanti bhutejya
那些崇拜物質的人，前往物質領域。

我們從這些和其他多個結論性的陳述看見，崇拜死物不是基於經典的。在這方面要考慮一個要點。根據他們的知識和印象，人們有不同程度的資格。只有那些理解到純粹靈性存在的人，才有資格崇拜神像純粹靈性的形象。人的理解與這方面的發展是成正比例的。

那些靈性資格極低的人，無法理解純粹靈性的存在狀態。這樣的人即使在心意裡冥想主，他們想像的那個形象也是物質的，在心意裡冥想物質形象，就等於用實質的元素塑造一個形象，視之為主形象。因此在這個資格水平的人，崇拜神像是很有益的。實話實說，沒有神像崇拜的話，對普羅大眾會是最不祥的。普通微靈傾向於服務主時，如果他們在面前看不見主的神像形象時，便會感到失望。在沒有神像崇拜的宗教，靈性資格水平較低的成員非常物質主義，而且忘記了至尊控制者，或處於分心的狀態。因此，神像崇拜是全人類的宗教基礎。

至尊主的形象，是透過偉大覺悟靈魂的純粹思辨瑜伽的神定境界，向他們揭示的，奉愛淨化了他們的心，於是他們冥想心內那個純粹超然的形象。經過不斷的冥想，奉獻者的心向世人揭示時，主超然形象的圖像便在這個俗世被塑造。偉大覺悟靈魂這樣反映了主的神聖形象，這個形象便成為神像的形象。

對那些處於最高資格層面的人來說，神像形象恆常都是靈性而有知覺的。那些在中階的人，看見神像賦有感知和知覺。這就是說，中階奉獻者堅信神像知覺到他的想法和禱告，也接受他的崇拜之情。不過，中階奉獻者不像高階奉獻者，他們不是把神像直接看作至尊主靈性而最有知覺的形象。那些最低水平的人，最初把神像看作物質的(jadamaya)，但時機成熟時，神像對智慧被靈性之愛淨化的人，揭示祂純粹靈性的形象。因此，至尊主的神像形象，適合各級奉獻者崇拜和服務。不必崇拜虛構形象，但崇拜至尊主永恆的神像形象非常有益。

奉獻者傳系規定這三種資格水平的人崇拜神像。這點沒有錯，因為唯有透過這個安排，微靈才能夠逐漸臻達吉祥。《聖典博伽瓦譚》(11.14.26)確認了這點：

yatha yathatma parimrjyate 'sau
mat-punya-gatha-sravanabhidhanaih
tatha tatha pasyati vastu suksmam
caksur yathaivanjana-samprayuktam

烏達瓦啊，就像用藥膏治療的眼睛，能夠看見非常微小的物體，同樣，透過聆聽和誦讀我極純粹活動的敘述，清洗了心靈的物質污染時，便能夠看見我超越物質範疇以外的精微超然形象。

微靈被物質心意蒙蔽，在這個狀態下，他無法認識自己或服務超靈。不過，透過履行聆聽、唸誦和其他奉愛修習所組成的奉愛修習，靈魂便逐漸發展靈性力量。當那種力量增加，物質束縛便減弱，物質束縛越鬆，靈魂自己的天職便越佔優勢。因此便逐漸直接察知到自我和至尊控制者，並直接投入於靈性活動。

一些人認為，應該拒絕一切非真理，竭力覺悟絕對真理。這稱為培養枯燥的知識。受條件限制的靈魂有什麼力量，能放棄先天不是真實的物體？僅是渴望釋放自己，關在牢房的犯人就能這樣做嗎？他的目標應該是，根除那些使他置身於束縛的過失。微靈的主要缺陷是，他忘記了他是至尊主的永恆僕人，因此他受假象約束，被迫在這個世界承受物質苦樂和生死輪迴。

雖然一個人最初可能忙於感官滿足，但如果由於某些原因，他的心意變得有點傾向於至尊控制者，並定期覲見神像，聆聽逍遙時光的題旨，便會鞏固他作為奎師那永恆僕人的那種原始天性。這種固有天性產生的力量越多，他便越能夠直接察知靈魂。對那些靈性資格最少的人來說，靈性進展的唯一希望，就是服務神像，聆聽和唸誦主的事情。因此偉大覺悟靈魂才確立對神像的服務。」

回教學者：「在心意裡冥想主的形象，不是勝過借助物質元素想像一個形象嗎？」

哥茹阿察達：「它們一模一樣。心意遵循物質，所想的也全都是物質的。我們可以說梵是全面遍透的，但實際上我們的心意怎能想像這點呢？我們將迫不得以藉由天空的遍存萬有來想像。心意怎能超越這個考慮因素？我們對梵的概念因而受到物質空間的限制所限。」

如果某人說：『我在冥想梵，』物質時間便會限制了對梵的體驗，因為冥想結束時，那種體驗便消失。心意受制於時間和空間這些物質現象時，心意冥想又怎能掌握超越物質的物體？神像的形象能以土和水等等物質元素組成，某人可能會拒絕這種想法，又可以想像至尊控制者處於各個方向或空間，但這仍然全都是崇拜物質 (bhuta-puja)。

要臻達超然目標，物質物體無法支援。唯一促成此事的，是覺醒對至尊控制者的傾向。微靈與生俱來有這種傾向，誦讀神的聖名，誦讀祂的逍遙時光，看到神像 (sri vighraha) 受到啟發時，便會逐漸加強這傾向，轉變成奉愛。只能透過純粹奉愛，體驗主的靈性形象，而不是以知識和業報。

回教學者：「物質與神截然不同。我認為最好不要崇拜物質對象，因為據說是撒旦引介了對物質的崇拜，使生物體困於物質世界。」

哥茹阿察達：「至尊控制者獨一無二，祂沒有對手。這個世界的一切都是祂創造的，也在祂控制之下。因此，用任何物品崇拜祂，都可以滿足祂。這個世界堪受崇拜的事物，全都無法喚起祂的怨恨，因為祂是最吉祥的。即使有撒旦這樣的人存在，他頂多都只是受制於神的特別微靈，無力做任何事情違反神的意願。不過，我認為不可能有這樣的怪異生物體存在。違反至尊控制者意願的活動都不能發生，任何生物體也不會獨立於主。

你也許會問：『罪惡之源是什麼？』我的答案如下。知識就是明白到，微靈是至尊主的僕人，愚昧則是忘了這點。不論是什麼原因，托庇於愚昧的所有微靈，在心裡播下了所有罪惡之籽。至尊主那些永恆同遊微靈的心裡，沒有罪惡種子。應該小心理解愚昧這個真理，而不是想像有關撒旦的離奇神話。即是說崇拜物質元素塑造的主，不失為過。對那些靈性資格低下的人來說，崇拜神像是最必要的，對那些靈性資格高尚的人則特別吉祥。以我們的意見，認為神像崇拜不好，僅是獨斷的教義。經典沒有邏輯或證據，支持這個立場。」

回教學者：「神像崇拜無法激起對神的傾向，因為履行這種崇拜的人，心意總是一直局限於物質的特性。」

哥茹阿察達：「研讀那些成為了偉大奉獻者的人的古史敘述，我們理解到你那個理論的缺陷。很多人新加入時都開始崇拜神像，但當他們的奉愛情感透過純粹奉獻者

的聯誼發展時，他們越覺悟到神像的性質是超然而有知覺的，最後他們便沉醉於純粹愛意之洋。

不可改變的結論就是，真正聯誼是所有靈性進步的根。與完全處於神聖意識知覺的至尊主奉獻者聯誼時，對至尊主的超然情感便覺醒。這種超然情感越增加，對神像的物質想法便消失得越快，這種神聖意識知覺便透過齊天洪福逐漸展露。相反，非雅利安宗教的擁護者，一般都反對崇拜神像，但想一想——他們有多少人得到靈性覺悟？他們把時間虛耗於一無是處的辯論和怨恨。他們何曾體驗過對至尊主的真正奉愛？」

回教學者：「如果懷著愛意，對神履行內在的靈性專注，又外在地從事神像崇拜，這不失為過。不過，崇拜一只狗、一只貓、一條蛇或一個花心漢，怎會是崇拜神？我們可敬的先知—派甘巴爾大人(Paigambara Sahib)，強烈譴責崇拜這些物質對象。」

哥茹阿黎達：「全人類都感激神。不論他們犯了多少罪，他們偶爾都意識到神是至尊實體，當他們有這個信念時，便在這個世界的非凡之物面前俯首頂拜。對神的感恩之心啟發愚昧的人時，他們便自然地 toward 太陽、河流、高山或巨獸致敬。他們在這樣的事物面前展示一片丹心，以示臣服。這種物質對象的崇拜，以及對主的超然愛意之間確實大有差別。儘管如此，當這種愚昧的人對神採納感激之情，對物質物體心存敬意時，便逐漸產生正面的影響。因此，如果邏輯性地檢視情況，便無法歸咎他們。」

冥想主沒有形象而全面遍透的面貌，對主的非人格面貌獻上禱文(namaz)或其他種類的禱文，都缺乏純粹超然的愛，那麼這些方法與，譬如說崇拜一只貓，又怎樣不同？我們認為必須用盡一切可行的方法，激起對至尊主的靈性情感。如果在任何層面的崇拜者遭到譏笑或譴責，那麼通往循序漸進的大門肯定牢牢關上。那些受到教義主義影響的人，從而變得分黨分派，缺乏大方和寬大為懷的品質。因此他們嘲笑和譴責其他與他們的崇拜方式不同的人。這是他們的大錯。」

回教學者：「那麼我們必須斷定，萬物都是神嗎，崇拜任何事物根本就是崇拜神嗎？那會表示崇拜罪惡對象，或罪惡傾向也是崇拜神。這一切不同種類的崇拜取悅神嗎？」

哥茹阿黎達：「我們不是說萬物都是神。相反，神與這一切截然不同。神創造和控制一切，萬物與祂都有關係。那條關係線穿過一切，因此可以在萬物之中探究神的存在。就像在萬物之中探究神的存在，也可以逐漸品嚐或體驗至尊超然和有知覺的實體。『探究導致體驗(jijnasa-asvadanavadhi)。』這句經文表達了這點。」

你們全都是淵博的學者。如果你們仁慈地以寬大為懷之心思考這件事，便會理解。我們奉獻者對物質事物毫無興趣，不想參加冗長的辯論。如果你們仁慈地允許，我們現在便會去聆聽崇高的戲曲《Sri Caitanya-mangala》。」

難以確定學者大人從這次討論得到什麼結論。沈默片刻之後，他說：「我很高興聽到你們的觀點。改天我會回來，繼續請教。現在很晚了，我想回家。」然後他和他的隨員便策馬，啟程前往薩賽卡.帕茹阿嘎那。

巴巴君歡天喜地的高聲誦讀主哈瑞聖名，入廟聆聽《Sri Caitanya-mangala》的誦讀。

由此結束《微靈天職》的第十一章，名為《永恆天職和偶像崇拜》

第十二章

永恆天職、靈修和目標

在世界上的所有聖地之中，首推聖納瓦島地區。它像聖溫達文一樣，方圓三十二平方英里，形如八瓣蓮花。那朵蓮花的中心是聖安塔爾島(Sri Antardvipa)，它的核心則是聖瑪亞普爾。聖瑪亞普爾以北是聖施曼塔島(Sri Simantadvipa)，聖施曼塔尼女神廟(Sri Simantini Devi)位於當地。這座廟以北是比爾瓦池(Bilva-puskarini)的村莊，南方則是婆羅門池(Brahmana-puskarini)。那個地區位於聖納瓦島北部，普遍稱為施穆里亞(Simuliya)。

在主瑪哈帕佈的時代，施穆里亞是許多淵博學者的居處。莎慈德薇之父一偉大靈魂.聖尼蘭巴爾.查誇瓦爾提(Sri Nilambara Cakravarti Mahasaya)一也住在這個村莊。尼蘭巴爾.查誇瓦爾提的房子至今仍然佇立，在不遠處，現在住了一個名為巴佳納.巴塔師(Vrajanatha Bhattacharya)的韋陀婆羅門。巴佳納自小已聰穎過人。他在比爾瓦爾瓦池的一所梵文學校上學，成為傑出的邏輯學學者，他巧妙創新的論點，令比爾瓦池、婆羅門池、瑪亞普爾、哥端姆、瑪迪亞島、阿瑪爾嘎塔、薩穆卓-嘎(Samudra-garh)、庫里亞、普爾瓦斯塔爾(Purvasthal)和其他地方的所有知名學者，感到難堪和脅迫。

凡有學者聚會之處，五相邏輯家巴佳納(Vrajanatha Nyaya-pancanana)都會用一連串空前的論點，使整個聚會的氣氛非常熾熱。在這些學者之中，有一位麻木不仁的邏輯家，名為邏輯家促達瑪尼(Naiyayika Cudamani)，巴佳納的邏輯猛然一擊的傷口，使他感到奇恥大辱。密宗經典描述的玄祕知識，能以神祕咒語置人於死地，這位邏輯家一心要用這個方法殺死五相邏輯家。他為此遷入茹卓島(Rudradvipa)的火葬場，開始日夜唸誦死咒。

時值新月夜(amavasya)，四野漆黑一片。在午夜，邏輯家促達瑪尼坐在火葬場中央，對他的膜拜神像大聲呼喊：「母親啊，你是這個卡利年代唯一堪受崇拜的神像。我聽說僅是背誦幾個曼陀便能取悅你，你也輕易賜福你的崇拜者。面目猙獰的女神啊，你的這個僕人歷盡千辛萬苦，背誦你的曼陀多天。請大發慈悲，向我施恩一次

吧。母親啊，雖然我一無是處，苦不堪言，但你仍然是我的母親。請原諒我的所有過失，今天顯現在我面前吧。」

邏輯家促達瑪尼這樣痛苦地呼喚，以五相邏輯家巴佳納的名義唸咒，把祭品供奉到火裡。那咒語的力量多麼驚人啊！天空立即烏雲密佈。開始刮起強風，雷聲震耳欲聾。在斷斷續續的閃電之間，可以看見可怕的鬼魂和惡魔。借助於祭祀的酒，促達瑪尼鼓起所有力量，呼喊道：「母親啊，請你一刻也不要耽誤。」

就在此時，天堂傳來的神諭回答：「別擔心。五相邏輯家巴佳納不會長期討論邏輯經典。幾天之內，他便會放棄辯論，保持沈默。他再也不會是你的對手。放心回家吧。」

學者聽到這個神諭，便心滿意足。他一再頂拜大神明，即半神人之首和密宗的作者，然後返回自己的家。

五相邏輯家巴佳納在二十一歲已經成為天下第一的學者(dig-vijayi pandita, 以學問征服四方的人)。他日以繼夜研習著名邏輯家—聖幹嘎宋帕迪亞(Sri Gangesopadhyaya) 一的著作，後者開創了一個稱為新邏輯(navya-nyaya)的嶄新邏輯體系。巴佳納在卡奈巴塔.施若瑪尼(Kanaibhatta Siromani)的《Didhiti》找到很多錯誤，那本書是幹嘎宋帕迪亞的《Tattva-cintamani》的著名注釋，於是他便開始撰寫他自己的注釋。雖然他全無物質享樂之想，他甚至從未聽過 paramartha(靈性真象)一字。他生命裡唯一的焦點，就是用 avaccheda(物體的特性，藉此區分某個物體和其他一切)、從另一個物體排除某個物體(vyavaccheda)、陶壺(ghata)和布塊(pata)等等邏輯概念和專有名詞，發動邏輯辯論。睡覺、做夢、進食或到處走動時，他的心都滿是物體性質、時間性質和水陸特性的特質這些想法。

一天晚上，一個研習邏輯經典的新生走近巴佳納，當時他正坐在恆河岸，深思哥塔姆(Gautama)在他的邏輯體系提出的十六個類別。「偉大靈魂五相邏輯家，」那個學生說：「你聽過尼邁學者對原子創造論的邏輯駁斥嗎？」

五相邏輯家獅吼一樣：「誰是尼邁學者？你所說的，是佳幹納.米斯垂的兒子嗎？告訴我他的邏輯辯論。」

那個學生說：「剛在不久之前，一個名為尼邁學者的偉人住在納瓦島。祂創作了許多與邏輯經典有關的創新邏輯論點，使卡奈巴塔.施若瑪尼無地自容。在祂的時代，祂在邏輯經典方面的精闢獨到，無人能及，其他學者都無出其右。不過，即使祂那麼擅於邏輯經典，祂卻認為它相當無謂。祂的確認為不僅是邏輯經典，甚至連整個物質世界都微不足道。因此祂採納了棄絕階級雲遊四海的棄絕僧生活，到處遊歷，傳揚唸誦哈瑞聖名。現代奉獻者接受祂為圓滿梵(purna-brahma)，即至尊人格首神，

他們又以主高茹阿-哈瑞-曼陀崇拜祂。偉大靈魂五相邏輯家，你一定要鑽研祂的辯證法論點，至少一次。」

聽到有關尼邁學者的邏輯推論的這種讚揚，五相邏輯家巴佳納非常好奇，想聽聽祂的論點。他好不容易才能從各種各樣的來源，搜集到那其中的一些論點。人性使然，對某個特別學科產生信心時，自然便會尊敬那個學科的老師。而且由於各種各樣的原因，普通人不輕易對在世的崇高人物建立信心，他們傾向於對已故的偉大覺悟靈魂的活動，產生莫大信心。透過研習尼邁學者的邏輯論文，五相邏輯家對祂建立了堅定不移的信心。

巴佳納會說：「尼邁學者啊，如果我在你的時代已經出生，說不定我從你那裡可以學到多少知識。尼邁學者啊，請你進入我的心一次吧。你是真正的圓滿梵，不然，這樣非凡的邏輯論點怎能出自你的頭腦？你無疑是高茹阿-哈瑞，因為你創作了這種驚人的論點，破壞了愚昧的黑暗。愚昧的黑暗是黑色的，但你成為高茹阿(Gaura，膚色金黃的)消除了它。你是哈瑞，因為你能偷走全世界的心意。你用你的邏輯機智，偷走了我的心。」

一再這樣喃喃自語，巴佳納變得有點瘋狂。他高聲大叫：「尼邁學者啊！高茹阿-哈瑞啊！請對我大發慈悲。我什麼時候才能創造你那樣的邏輯論點？如果你對我施恩，說不定我會成為非常偉大的邏輯經典學者。」

巴佳納暗自忖度：「我覺得那些崇拜高茹阿-哈瑞的人就像我一樣，一定也受到尼邁學者的邏輯學問吸引。我應該去找他們，看看他們有沒有任何祂所著的邏輯書籍。」巴佳納這樣想，發展出與高認嘎奉獻者聯誼的欲望。恆常誦讀著尼邁學者和高茹阿-哈瑞等等至尊主純粹的聖名，又渴望與高茹阿的奉獻者聯誼，巴佳納賺到極大的善行(sukrti)。

有一天，巴佳納與他的祖母一起吃飯時，他問：「祖母，你見過高茹阿-哈瑞嗎？」聽到主高認嘎的聖名時，巴佳納的祖母緬懷她的童年，說：「呀！祂的形象多麼迷人啊！哎呀！我會再看到祂漂亮動人的形象嗎？看過那迷人形象的人，能把心意重投家庭事務嗎？祂履行哈瑞聖名靈唱，沉醉於狂喜的神定時，由於沉醉於純粹愛意，因此納瓦島的鳥獸、樹木和蔓藤都會喪失對外在世界的知覺。甚至是現在，當我深思這些想法時，我都情不自禁淚如泉湧，衣履盡濕。」

巴佳納又再問：「你記得祂上演的任何逍遙時光嗎？」

祖母回答：「我的孩子，我當然記得！當主高認嘎和莎慈母親一起去祂舅父的家時，我們家的老婆婆餵祂吃菠菜(saka)和飯。祂盛讚那些菠菜，滿懷純粹愛意地大快朵頤。」

正好就在這刻，巴佳納自己的母親把一些菠菜放在他的碟子上。巴佳納見狀和感激那刻的意外發現而大喜過望。「這是邏輯學家尼邁學者深愛的菠菜，」他說，然後便萬分恭敬地吃了。

雖然巴佳納對絕對真象的超然知識一無所知，但他深受尼邁學者的出色學問吸引。實在無法估計他受吸引的強度。對他來說，甚至連尼邁的名字也賞心悅耳。棄絕者來化緣時說：「凱旋歸於莎慈之子」，他便熱誠地款待他們，侍奉他們用餐。有時他會去瑪亞普爾，他會在那裡傾聽巴巴君唸誦高認嘎的聖名，又會就高認嘎在學識和學問範疇活動方面的成功，請教他們很多問題。

履行了這些活動幾個月之後，巴佳納已不可同日而語。以前，尼邁的名字只是在祂的邏輯學問方面才會使他高興，但現在尼邁在各方面都使他滿心歡喜。巴佳納對研究和教授邏輯完全失去興趣，對枯燥的論點和辯論不再有任何品味。邏輯家尼邁在他的心靈王國不再佔一席位，因為奉獻者尼邁已經篡奪了所有權利。

當巴佳納聽到麥當伽和鏡鉞聲時，他的心會開始跳舞，每當他看見純粹奉獻者時，便會在心意裡頂拜。敬重聖納瓦島是聖主高認嘎的出生地，他展示出極大奉愛。當反方的學者看見五相邏輯家變得心軟時，他們對他的情況感到非常高興。現在他們能夠無懼地公然踏出他們的家。奈亞義卡學者認為，他的膜拜神像令巴佳納不再活躍，不需再害怕。

有一天，當巴佳納坐在巴給茹阿緹岸邊的僻靜處時，他自己忖度：「如果尼邁這種邏輯經典的淵博學者都能放棄邏輯，採納奉愛之途，如果我也做同樣的事，會有什麼過失？當我沉迷於邏輯時，我無法致力於培養奉愛，聽到尼邁的名字我也受不了。那些日子我非常沉迷於邏輯經典，以致我甚至沒有時間吃喝或睡覺。現在我對事情的看法完全相反。我不再深究邏輯經典的命題；相反，我念念不忘高認嘎的聖名。即使奉獻者狂喜的奉愛舞蹈迷住我的心意，但我始終是韋陀婆羅門的兒子。我生於德高望重的家庭，我深受社會敬重。雖然我真的相信奉獻者的言行舉止非常好，但我不應該外在地採納他們的方式。

在聖瑪亞普爾的麥當嘎鼓被毀之處(Khola-bhanga-danga)有很多奉獻者，祭卡斯在那裡毀壞麥當伽鼓，中止齊頌聖名，以及奉獻者的苦修之處(Vairag-danga)。當我看見他們臉上的光采時，我感到愉快，內心淨化。但在那所有的奉獻者之中，偉大靈魂.聖茹阿古納.達薩.巴巴君完全迷住了我的心神。我看見他便充滿信心。我想一直留在他身邊，從他那裡學習奉愛經典。《韋陀經》有云：

atma va are drastavyah srotavyo mantavyo nididhyasitavyah

《巴哈-阿然亞卡.奧義書》(4.5.6)

應該觀看，聆聽，憶念和冥想至尊絕對真理。

在這個曼陀，mantavya 一字表示『憶念的、思考或審視的、承認或假設的、核准或同意的、懷疑的』。雖然這個字意味著，應該透過研究邏輯經典獲得梵知，srotavya(從老師那裡聆聽或學習)一字暗示，更偉大的事物是必需的。迄今，我把我大部分的人生，都虛耗於不濟的論點和辯論。現在不要再浪費任何時間，我渴望把自己奉獻給主高茹阿-哈瑞的蓮花足。因此在黃昏之後去覲見偉大靈魂.聖茹阿古納.達薩.巴巴君，對我會是最有益的。」

巴佳納在天黑時啟程前往聖瑪亞普爾。太陽迅速消失在西方的地平線下，但它的深紅色光線，仍然在樹梢之間舞動。一陣微風從南方吹送，百鳥歸巢，飛向四面八方。首先出現的幾顆星星逐漸在天際顯現。當巴佳納到達施瑞瓦薩.塔庫爾家的院子(Srivasangana)時，奉獻者開始履行黃昏燈儀(sandhya-arati)，崇拜至尊主，以悅耳的聲音唸誦和唱歌。巴佳納坐在一棵巴古拉(bakula)樹下的平台上。當他聽到高茹阿-哈瑞的燈儀靈唱時，他深受感動，燈儀結束時，奉獻者便和他一起坐在平台上。

那時候，年長的偉大靈魂.茹阿古納.達薩.巴巴君來到，坐在平台上，唸誦著：「凱旋歸於莎慈之子，凱旋歸於尼提安南達，凱旋歸於茹帕-薩拿坦，凱旋歸於達薩.哥斯瓦米。」他這樣做時，每個人都站起來，向他五體投地的頂拜，巴佳納也覺得必須照做。年長的偉大靈魂.巴巴君看見巴佳納容貌的非凡之美時，他擁抱巴佳納，要求巴佳納坐在他身邊。「你是誰，我兒？」巴巴君問。

巴佳納回答：「我是渴求真理的人，我渴望從你那裡領受教導。」

一個坐在附近的奉獻者認出巴佳納，說：「他的名字是五相邏輯家巴佳納。整個納瓦島的所有邏輯學者都甘拜下風，但現在他對莎慈之子產生了若干信心。」

聽到巴佳納的博學，年長的巴巴君有禮貌地說：「我的愛子，你是偉大學者，我是愚蠢卑劣的靈魂。你是我們莎慈之子聖地的居民，因此我們是你的施恩對象。我們怎能指導你？敘述你的高認嘎有淨化作用，請與我們分享其中點滴，舒緩我們灼熱的心吧。」

巴巴君.瑪哈茹阿傑和巴佳納這樣交談時，其他奉獻者陸續起來離開，重投他們各自的服務。

巴佳納說：「偉大靈魂.巴巴君，我生於婆羅門家庭，結果我對我的學問非常自豪。由於為我對高尚出生和知識的自我觀念，因此我以為我掌握了這個地球。我不知道怎樣尊敬聖人和偉人。我說不上我憑藉什麼好運，對你的行為舉止覺醒了信心。我想問你幾個問題；明白到我不是別有用心地來找你，請回答吧。」

然後巴佳納便熱切地問偉大靈魂.巴巴君：「請指導我：微靈終極的生命目標是什麼，臻達那個目標的方法又是什麼？當我研究邏輯經典時，我斷定了微靈與至尊控制者

是永恆分開的，至尊控制者的恩慈則是微靈獲得解脫的唯一原因。我明白到，藉此可以獲得至尊控制者恩慈的那個獨特方法，稱為靈修。靈修所獲的結果稱為目標。我多次查究邏輯經典，想探討什麼是目標和靈修？不過，邏輯經典在這個要點始終隻字不提。它沒有給我答案。請告訴我，你在目標和靈修方面的結論吧。」

聖茹阿古納.達薩.巴巴君是聖茹阿古納.達薩.哥斯瓦米的門徒，他不僅是個博學的學者，也是個自我覺悟的聖人。他在聖達薩.哥斯瓦米蓮花足的庇蔭下，長期住在茹阿姐聖湖，每天下午他都從聖達薩.哥斯瓦米那裡，聆聽主采坦亞的逍遙時光。茹阿古納.達薩.巴巴君會與偉大靈魂.奎師那達薩.卡威茹阿傑，定期討論哲學真理，每當有疑問時，他們便請教聖達薩.哥斯瓦米，消除疑慮。茹阿古納.達薩.哥斯瓦米和奎師那達薩.卡威茹阿傑.哥斯瓦米兩者都離開了這個世界之後，聖茹阿古納.達薩.巴巴君來到聖瑪亞普爾，成為聖高達地區的首席學者巴巴君。他經常和聖哥端姆的偉大靈魂.沛爾瑪達薩.帕茹阿瑪漢薩.巴巴君，討論主哈瑞的命題，全神貫注於純粹愛意。

巴巴君：「偉大靈魂五相邏輯家，在這個世界上，任何研究邏輯經典，然後探討目標和靈修的人，肯定是有福的，因為邏輯經典的主要目的是透過邏輯分析，編纂不證自明的真理。僅是為了學習怎樣投入於枯燥的論點和辯論而研究邏輯經典，實在浪費時間。如果這樣做，對邏輯的研究便產生了不合邏輯的結果；徒勞無功，虛耗生命。

目標意指採取某種獨特修習而獲得的真理(tattva)。那種修習稱為靈修，是為了臻達目標而採取的方法。那些受困於假象的人，依據他們個別的傾向和資格，視不同的目標為終極的生命目標。不過，實際上只得一個至尊目標。

可以努力臻達的目標有三個，不同的個體會根據他們的傾向和資格，選擇其中一個。這三個目標是物質享樂、解脫和奉愛服務。那些陷於世俗活動，因渴求物質快樂而分心的人，選擇物質享樂為目標。經典好比盡償夙願的牛(kama-dhenu)，因為人類可以從中得償所願。涉及業報之部的經典解釋了，對於那些有資格從事果報活動的人來說，物質享樂就是目標，這些經典也刻劃了，在這個世界有可能努力爭取的各種物質快樂。在這個世界接受了物質身體，微靈特別喜歡肉欲之樂。物質世界是透過物質感官，促成享樂的居所。從出生到死亡，透過感官享受的快樂，稱為今生之樂(aihika-sukha)。

在死後所臻達的境界，可以享受多種不同的肉欲之樂，這稱為來生之樂(amutrika-sukha)。例如，天堂領域的快樂包括住在斯瓦爾嘎天堂星(Svarga，高等星球)或因卓星(Indraloka)，觀賞天堂社會那些稱為天仙(apsaras)的女孩跳舞；喝不朽的甘露；聞芳香的花和欣賞天堂花園(nandana-kanana)之美；觀看因卓城(Indrapuri)的奇妙；傾聽歌仙(gandharvas)旋律優美的歌曲；以及與稱為超人(vidyadhari)的仙女交往。

在因卓星之上，依次是瑪哈星、珍星、塔婆星，最後是布茹阿瑪星，即物質宇宙的最高星球。比起因卓星，經典甚少描述瑪哈星和珍星的天堂之樂，塔婆星和布茹阿瑪星的描述甚至更少。相反，這個地球星—布爾星(Bhurloka)—的肉欲之樂極粗鄙。規則就是星系越高，感官和感官對象就越精微。這是這些領域之間唯一的差別；否則存在於這一切星球上的快樂，僅是感官之樂，除此之外，便沒有其他快樂。這些星球全都沒有靈性快樂(cit-sukha)，因為在這些地方所見的快樂都與精微身體有關—精微身體是由心意、智慧和自我組成的一僅是純粹知覺的表象。享受這各式各樣的快樂稱為物質享樂，陷於業報循環的微靈，他們的修習是由各種滿足物質享樂的欲望而採取的活動組成的。《夜柔韋陀(Yajur-Veda)》(2.5.5)有云：

svarga-kamo 'svamedham yajeta

那些渴望臻達天堂星球的人，應該履行馬祭。

經典描述多種獲得物質享樂的不同修習，例如一種稱為 agnistoma 的獨特火祭；供奉給某些特定階級的半神人的祭品；挖井、興建大廟，以及為他人履行類似的福利工作；在新月和滿月日履行慶典。對那些渴求物質享樂的人來說，物質享樂就是要臻達的目標。

十四個星系是所有物質享樂的居所，其中一些飽受物質存在之苦壓迫的人，認為這些星系毫無價值。因此這些人渴望擺脫業報循環。他們視解脫為唯一目標，物質享樂只是束縛。這樣的人說：「那些物質享樂傾向還沒有減少的人，也許會透過遵循業報之部，覺悟到他們追求物質享樂的目標。」不過，《博伽梵歌》(9.21)有云：

ksine punye martya-lokam visanti

當他們的虔誠功德耗盡時，他們又再進入必死的星球。

這個詩節清楚而不可爭辯地確立了，物質享樂既不經久，又不永恆。凡是會腐朽的都是物質的，不是靈性的。應該只為臻達永恆目標而採取靈修。解脫是永恆的，因此必定是微靈的目標。可以透過四種修習獲得解脫。這就是：區別永恆和短暫的目標；放棄享受今世和來世的成果；發展控制心意和感官等等六種品質；培養對解脫的渴求。這四項活動都是真正的靈修。

這是那些視解脫為臻達目標的人的觀點，提出知識之部的經典，呈獻了這個有關目標和靈修的分析。

經典令人如願以償(kama-dhenu)，它們根據微靈的資格程度，為他們安排不同的情況。對解脫的一般理解，就是個別自我的終止。不過，如果微靈獲得解脫時，仍然保留他們的個別存在和身分，那麼解脫就不可能是終極的成就。這表示微靈能接受的解脫極限，只是個體自我的毀滅(nirvana，涅槃)，但微靈是永恆的，因此他們無法真的被毀滅。《斯瓦塔斯瓦塔爾奧義書》(6.13)確認了這點：

nityo nityanam cetanas cetananam

在所有永恆生物體之中，祂是至尊永恆的生物體，而在所有具有知覺的實體之中，祂是至尊有知覺的實體。

這個和其他韋陀曼陀，確立了微靈是永恆的，因此他個別存在的毀滅(涅槃)是不可能的。那些接受這個結論的人，明白微靈獲得解脫之後，繼續存在為個體。因此他們不接受物質享樂或解脫為終極目標。相反，他們認為物質享樂和解脫其實是額外的目標，與微靈的天性無關。

每個努力都有目標和某個臻達方法。努力要臻達的成果稱為目標，為了達到那個成果，所採取的修習稱為修習。如果你深思熟慮，便會看見生物體的目標和他們所採用的達標方法，就像鎖鏈裡連綿相扣的鏈環。目標現已成為修習，即後來要臻達下一個目標時所採取的方法。如果採納這條因果鏈，最終便會到達鎖鏈的最後一個環。在那個最後階段獲得的效果，就是最高和終極成果，它沒有成為其他事物的達標方法，因為除此之外便沒有其他目標。跨越了這條因果鏈的所有環時，最終便達到最後一個環，稱為奉愛。因此奉愛是至高成果，因為它是微靈永恆的完美狀態。

人生的每個行動都是因果鏈上的環。這條因果鏈的業報部分是由多個環緊扣而成的。超越這個部分時，又有一系列的環，形成另一個部分，稱為知識。最後，奉愛部分始於知識部分的終點。業報鏈最後的成果是物質享樂，知識鏈最後的成果是解脫，奉愛鏈最後的成果則是純愛奉愛。如果深思微靈完美狀態的本質，必定斷定奉愛既是因又是果。業報和知識都不是最後的因或果，因為它們只是中段。」

巴佳納：「《奧義書》有很多主要陳述都沒確立奉愛為至尊，也沒確立它是終極的成就目標。《巴哈-阿然亞卡奧義書》(4.5.15 和 2.4.24)有云：kena kam pasyet：『誰應該看？他們要看誰？用什麼方法？』。《巴哈-阿然亞卡奧義書》(1.4.10)也有云，aham brahmasmi：『我是梵』。《艾塔瑞亞奧義書 Aitareya》(1.5.3)有云，prajnanam brahma：『意識知覺是梵。』《祭多嘎亞奧義書》(6.8.7) 有云，tat tvam asi svetaketu：『斯瓦塔卡圖(svetaketu)啊，你是梵。』考慮到這所有陳述，視解脫為至尊成果有什麼不妥？」

巴巴君：「我已經解釋過，根據不同的傾向而有多種不同的目標。一旦渴望物質享樂，就無法接受解脫的正確性，經典有大量陳述，都是為那個水平的人而寫的。例如，《Apastamba Srauta-sutra》(2.1.1)有云，aksayam ha vai caturmasya-yajinah：『那些奉行四月苦行之誓的人，能夠恆居天堂。』這表示解脫是毫無價值的目標嗎？業報工作者只渴求感官滿足。他們無法發現經典的解脫建議，但那表示《韋陀經》沒有在任何地方描述解脫嗎？推薦業報之途的幾位聖人，主張棄絕只是為那些無能的人賦定的，那些有能力的人則應該履行業報。這其實不是真的；這些訓示是授予那些靈性進步程度較低的人，提升他們對各自地位的信心。

微靈忽視他們應負責的職務，這是不祥的。如果滿懷信心地履行職責，堅信這些職責適合於目前的程度，便輕易到達下一級的資格。因此《韋陀經》裡提升這類信心的規定不曾受到譴責。相反，如果譴責這樣的規定便易於低墮。在這個世界所有獲得提升的微靈，都嚴格遵循他們資格所及的職責而進步。

知識其實勝過業報，因為它產生解脫。不過，討論業報能力的經典極力讚揚業報，沒有證實知識的優越性。同樣，我們在討論知識能力的經典找到你提過的，讚揚解脫的所有曼陀。不過，就像知識資格比業報資格更勝一籌，奉愛資格也勝過知識資格。tat tvam asi 和 aham brahmasmi 等等曼陀讚揚非人格解脫，也加強那些尋求非人格解脫而遵循他們有資格之途的人的信心。因此確立知識的超卓性不失為過。不過，知識不是終極的修習，而知識的目標，即解脫，也不是終極目標。韋陀曼陀確立的最終結論是，奉愛是修習，純愛奉愛則是目標。」

巴佳納：「我引用的曼陀是《韋陀經》的主要陳述，稱為大真言。它們提出的目標和修習，怎會是額外的？」

巴巴君：「你剛剛引用的韋陀陳述，《韋陀經》在任何地方都沒有說它們是大真言，也沒有說它們勝過其他陳述。為了確立他們自己教義的優越性，非人格知識的導師宣佈這些陳述是大真言，但實際上，原音[pranava(om, 奧姆)]才是唯一的大真言。其他所有的韋陀陳述，只是與某一方面的韋陀知識有關。

說《韋陀經》的全部陳述都是大真言，會是錯不了的。不過，挑選《韋陀經》某個特別陳述作為大真言，又指別的陳述全都是普通的，這相當武斷。這樣做的那些人在冒犯《韋陀經》。《韋陀經》描述很多額外的目標和達標方法，因此它們有時讚揚《業報之部》，有時則讚揚解脫，但歸根究底，《韋陀經》斷定，唯獨奉愛既是靈修，又是目標。

《韋陀經》就像母牛，主南達之子(南達南達)是擠奶工人。在《博伽梵歌》(6.46-47)，祂揭示了《韋陀經》要旨的終極目標：

tapasvibhyo 'dhiko yogi jnanibhyo 'pi mato 'dhikah
karmibhyas cadhiko yogi tasmad yogi bhavarjuna
yoginam api sarvesam mad-gatenantaratmana
sraddhavan bhajate yo mam sa me yuktatamo matah

阿尊那啊，相比各種苦修者、業報工作者、那些培養旨在解脫的非人格知識的人，瑜伽師更偉大。因此，成為瑜伽師吧。我認為所有瑜伽師之中最偉大的人，就是滿懷堅定信心，依附於我，以及全心全意持恆地崇拜我的人。

《斯瓦塔斯瓦塔爾奧義書》(6.23)有云：

yasya deve para bhaktir yatha deve tatha gurau

tasyaite kathita hy arthah prakasante mahatmanah

對靈性導師和至尊聖主，懷著同一至高奉愛的偉大靈魂，《韋陀經》的所有機密要旨都完全對他揭示。《勾袍-塔帕尼奧義書(Gopala-tapani Upanisad)》，Purva-vibhaga(2.2)有云：

bhaktir asya bhajanam tad ihamutropadhi-

nairasyenaivamusmin manasah kalpanam

etad eva ca naiskarmyam

為了主奎師那的快樂而履行的奉愛，稱為靈性專注(bhajana)。這表示放棄在今世和來世的所有享樂欲望，把心意奉獻給奎師那，因勢不可擋的純愛情感，而產生與祂完全合一的感覺。這種靈性專注也需要擺脫所有追求果報的活動。

《巴哈-阿然亞卡奧義書》(1.4.8)有云：

atmanam eva priyam upasita

應該崇拜至尊靈魂—主奎師那—作為最珍貴的所愛對象。

《巴哈-阿然亞卡奧義書》(4.5.6)也有云：

atma va are drastavyah srotavyo

mantavyo nididhyasitavyah

邁崔儀(Maitrey)啊，應該觀看、聆聽、思念和冥想至尊絕對真理超靈。

仔細研習這些韋陀陳述時，奉愛顯然就是最好的靈修形式。」

巴佳納：「《韋陀經》的《業報之部》部分，傳授對至尊控制者履行奉愛的各種訓示，祂賜予所有活動的結果。在《知識之部》部分，我們也找到各種訓示，透過稱為四大修習(sadhana-catustaya)的四種修習，履行奉愛滿足哈瑞。那麼如果奉愛是獲得物質享樂和解脫的方法，它又怎會是目標？由於奉愛是方法，因此當它產生物質享樂和解脫時便不再存在。這是常理。請在這個問題方面教導我吧。」

巴巴君：「履行《業報之部》所述的規範奉愛修習，真的賜予物質享樂，履行《知識之部》所述的奉愛靈修則賜予解脫。沒有滿足至尊主，便無法獲得任何成果，只有奉愛才能取悅祂。祂是所有力量的儲藏庫，在微靈或無生氣的物體之中找到的任何能量，只是祂極微量的能量展示。業報和知識無法滿足至尊控制者。只有借助於對至尊主的奉愛，業報和知識才可以給予結果。它們無法獨立地產生結果。因此，在業報和知識的範疇之中，可以看到履行奉愛表象的安排。不過，這不是純粹奉愛。相反，它只是奉愛之影。因此，在業報和知識之中所見的奉愛，僅是奉愛表象，而不是純粹奉愛，正是這種奉愛之影有助於產生那些追求的結果。」

奉愛之影有兩種：純粹的(suddha bhakty-abhasa)和不純的(viddha bhakty-abhasa)。我稍後會描述純粹的奉愛之影，但目前你應該知道有三種不純的奉愛之影。這就是夾雜了果報活動的奉愛之影，夾雜了一元論知識的奉愛之影，以及夾雜了果報活動和一元論知識兩者的奉愛之影。

一個人履行祭祀時，也許會說：『因卓啊，太陽神(Pusana)啊，請大發慈悲，賜我這個祭祀的成果吧。』顯示出夾雜了這種欲望的奉愛表象的所有活動，都稱為夾雜了果報活動的奉愛表象。一些寬大為懷的靈魂指這種不純的奉愛，是夾雜了果報活動的奉愛(karma-misra-bhakti)。其他人說它是間接以奉愛之兆為屬性的活動(aropa-siddha-bhakti)。

另一個人也許會說：『亞度之子(Yadunandana)啊，我害怕物質存在而來到你這裡。我日以繼夜唸誦你的聖名—哈瑞 奎師那。請賜我解脫。至尊主啊，你是梵。我掉進了假象的陷阱。請把我從這個困境救出來，讓我與你合而為一。』這些情感是夾雜了一元論知識的奉愛表象。一些寬大為懷的靈魂，描述這是夾雜了一元論知識的奉愛(jnana-misra-bhakti)，其他人則說它是間接以奉愛之兆為屬性的活動。這些不純的奉愛形式有別於純粹奉愛。

《梵歌》(6.47)有云，sradhdhavan bhajate yo mam sa me yuktatamo matah，『我認為懷著信心地崇拜我的人，是所有瑜伽師之中最好的。』在這句話之中，主奎師那所指的奉愛是純粹奉愛，這就是我們的靈修。奉愛達至完美時，就是純粹愛意。業報和知識分別是獲得物質享樂和解脫的方法。這些不是微靈藉以獲得他神聖之愛永恆固有地位的方法。」

巴佳納聽到這一切結論性的真理時，他那天無法再進一步地請教。相反，他暗自忖度：「這一切精微哲學真理的研究和討論，勝過邏輯經典的辯證分析。偉大靈魂.巴巴君在這些事情方面博大精深。我會請教他這些命題，逐漸獲取知識。已經很晚了，因此現在我應該回家。」

他這樣想，便說：「偉大靈魂.巴巴君，憑藉你的恩慈，今天我得到了精要的優質知識。我想不時來到你這裡，領受這種指導。你是大徹大悟的學者，也是偉大導師；請對我大發慈悲。今天請准許我再問你一個問題，因為已經晚了，我聽到你的答案便會回家。主莎慈之子高認嘎有沒有寫過，當中找得到祂所有訓示的任何作品嗎？如果祂寫過，我很想看。」

偉大靈魂.巴巴君回答：「施瑞曼.瑪哈帕佈沒有親自寫過任何書，但祂的追隨者奉祂的命令寫了很多書。瑪哈帕佈以格言的形式，親自給微靈傳授了八個訓示，名為《八訓規》。對奉獻者來說，這就像寶石項鍊。祂以簡明機密的方式，把《韋陀經》、《終極韋陀》、《奧義書》和《宇宙古史》的訓示，灌注於這八個詩節，就像把浩瀚汪洋放在水壺裡一樣。基於這些機密訓示，多位奉獻者撰寫了十個基礎原則，稱

為《十原則》。這本《十原則》就關係、程序和目標這些命題，簡潔地描述了目標和靈修兩者。你應該先了解這本書。」

「你的命令就是我要履行的職責，」巴佳納說。「你是我的訓示靈性導師。我明天晚上會來，接受你在《十原則》方面的指導。」

然後巴佳納便五體投地的頂拜偉大靈魂.巴巴君，他濃情厚愛地擁抱巴佳納。「我兒，」巴巴君說：「你淨化了婆羅門族。如果你明天晚上來，我會非常高興。」

由此結束《微靈天職》的第十二章，名為《永恆天職、靈修和目標》

第十三章

證據和基礎真理的開始

翌日黃昏，在牛塵飛揚(go-dhuli，當牛群回到牛棚時，揚起的塵霧鋪天蓋地)之時，巴佳納抵達施瑞瓦薩的院子。他坐在巴庫拉樹茂密的綠葉下，隆起的平台上，等候年長的巴巴君.瑪哈茹阿傑。巴巴君正在他的靈修小屋等候，由於某些不為人知的原因，他心裡對巴佳納泛起了父愛。當外面微弱的聲音暗示了巴佳納的到達時，巴巴君走出來，愛意盈盈地擁抱他，帶他進去他的靈修小屋，那小屋位於院子一旁的一個茉莉花棚裡。他在那裡給他一個坐席，坐在他旁邊。

巴佳納把巴巴君.瑪哈茹阿傑的足下塵土放在頭上。他感到洪福齊天，謙卑地說：「偉大靈魂啊，昨天你告訴我，你會指導我《十原則》，即尼邁學者教導的基礎原則。現在請賜我這種知識吧。」

巴佳納問這個美妙的問題時，偉大靈魂.巴巴君歡天喜地，愛意盈盈地說：「我兒，我會先向你解釋《十原則》的經文詩節，其中精簡地陳述了《十原則》的十個本體論真理。你是個學者，因此透過適當的深思，你將可以理解這個詩節的真正含意。」

amnayah praha tattvam harim iha paramam sarva-saktim rasabdhim
tad-bhinnamsams ca jivan prakrti-kavalitan tad-vimuktams ca bhavad
bhedabheda-prakasam sakalam api hareh sadhanam suddha-bhaktim
sadhya tat-pritim evety upadisati janan gauracandrah svayam sah

1. Pramana：透過靈性導師師徒承傳所領受的《韋陀經》教導，稱為權威知識。《韋陀經》及以《聖典博伽瓦譚》為首的，宗教儀式規則經典的可靠證據，以及與《韋陀經》的指導一致的直接感官察知等等證據，全都被接受為證據。這種證據確立下列基礎真理：

2. Parama-tattva：唯獨主哈瑞是至尊絕對真理。

3. Sarva-saktiman：主奎師那是所有能量的擁有者。

4. Akhila-rasamrta-sindhu：祂是甘露盈盈的情感之洋。

5. Vibhinnamsa-tattva：解脫的和受條件限制的微靈，兩者都是祂永恆分開的所屬部分。
6. Baddha-jivas：受條件限制的靈魂被假象控制和蒙蔽。
7. Mukta-jivas：解脫靈魂擺脫了假象。
8. Acintya-bhedabheda-tattva：由有知覺的和沒有知覺的組成的整個宇宙，是主哈瑞不可思議地同一而異的展現，那就是說，宇宙是祂的展現，與祂不可思議地既不同又無異。
9. Suddha-bhakti：純粹奉愛服務是臻達完美的唯一修習。
10. Krsna-priti：對奎師那的超然之愛和情感，是唯一要臻達的最終目標。

在這裡，至尊人格首神聖主高認格教導有信心的微靈，十項明確的基礎真理。這其中的第一個是證據真理，餘下九個是基礎真理。首先你應該明白證據的含意。透過證據或證明所確立的那個主題，稱為基礎真理(證明了的)；藉此證明了基礎真理的，稱為證據。

我剛剛誦讀的詩節，陳述了這十項基礎真理(dasa-mula-tattva)。下一個詩節會是《十原則》第一個真實的詩節，它詳細闡述十項基礎真理的第一項，即權威性的韋陀典籍(知識或證據真理)。第二至第八個詩節描述關係真理。第九個詩節描述程序真理，即為了臻達終極目標而履行的靈性修習；第十個詩節則描述目標真理，那是目標本身。

巴佳納聽到詩節的含意時，他說：「巴巴君.瑪哈茹阿傑，我現在沒有任何事情要問。聽到下一個詩節之後，如果我有任何問題，我便會在你的蓮花足提問。現在請解釋《十原則》的第一個詩節吧。」

巴巴君：「非常好。現在留心聽著。

svatah-siddho vedo hari-dayita-vedhah-prabhrtitah
pramanam sat-praptam pramiti-visayan tan nava-vidhan
tatha pratyaksadi-pramiti-sahitam sadhayati nah
na yuktis tarkakhya pravisati tatha sakti-rahita
《十原則》(1)

不喻自明的《韋陀經》是主哈瑞的受恩者，例如布茹阿瑪君和其他人等，透過靈性導師師徒承傳所領受的，稱為權威真言。這九個基礎真理是透過這些權威真言，借助於遵循這些經典指導的其他證據，例如透過直接感官察知所獲的證據而確立的。僅是基於邏輯推理，評價不可思議的主題時總是缺乏說服力，因為邏輯和論點無法進入不可思議的領域。」

巴佳納：「《韋陀經》有任何證據顯示，布茹阿瑪君透過師徒承傳傳授訓示嗎？」

巴巴君：「對，有的。在《穆達卡奧義書》(1.1.1)有云：

brahma devanam prathamah sambabhava
visvasya kartta bhuvanasya gopta
sa brahma-vidyam sarva-vidya-pratistham

atharvaya jyestha-putraya praha

布茹阿瑪君是整個宇宙的創造者，也是世界的保護者，是第一個顯現的半神人。他對他的長子—阿塔爾瓦(Atharva)，傳授梵知的全部訓示，即所有知識的基礎(brahma-vidya)。

《穆達卡奧義書》(1.2.13)也進一步說明，

yenaksaram purusam veda satyam

provaca tam tattvato brahma-vidyam

梵知是揭示至尊梵真正本性的知識，祂是永存不滅的至尊人物。」

巴佳納：「你有任何證據證明，編輯宗教儀式經典的聖人，在書中正確地解釋了《韋陀經》嗎？」

巴巴君：「所有經典之翹楚，《聖典博伽瓦譚》(11.14.3-4)傳授了這方面的證據。

kalena nasta pralaye vaniyam veda-samjnita

mayadau brahmane prokta dharmo yasyam mad-atmakah

tena prokta sva-putraya manave purva-jaya sa

tato bhrgv-adayo 'grhnan sapta brahma-maharsayah

至尊聖主說：『透過時間的影響，在宇宙毀滅發生時，蘊含我對至尊主天職的訓示的那部分《韋陀經》失傳了。在接著的那個梵劫初期，在創造之時，我再教導布茹阿瑪同一部《韋陀經》。布茹阿瑪教導他的兒子曼奴韋陀知識，然後曼奴教導以布古為首的七個梵覺聖人這同一門學問。』」

巴佳納：「有必要需要傳系嗎？」

巴巴君：「這個世界大部分的人都接受假象宗哲學的庇蔭，遵循那條缺乏奉愛的不祥之途。純粹奉愛沒受到假象宗的過失污染，因此，如果那些修習純粹奉愛的人沒有另自的傳系，將會難以獲得真正的聖人聯誼。因此《蓮花宇宙古史》有云，

sampradaya-vihina ye mantras te viphalata matah

sri-brahma-rudra-sanaka vaisnavah ksiti-pavanah

四個傳系裡的偉大奉獻者典範師淨化整個宇宙，計有施瑞傳系的茹阿瑪努師、布茹阿瑪傳系的瑪鐸夫師、茹卓傳系的維施努斯瓦米，以及查圖三傳系的寧巴迪提亞。不是從這四個傳系的其中一個典範師那裡接受的婆羅門啟迪曼陀，不會有成果。

在這四個之中，布茹阿瑪傳系是最古老的，並透過師徒承傳延續至今。這些師徒傳系堅守靈性導師師徒承傳的體系，它們透過師徒承傳體系的力量，從最遠古的年代，原原本本地帶來了《終極韋陀》和其他極為吉祥的典籍，他們絕不可能作出任何更改或刪去任何部分。因此沒有理由懷疑師徒傳系授權的文獻。師徒傳系是有效而必須的安排，因此從最遠古的年代起，聖哲和聖人都繼續承傳真實無偽的師徒傳系體系。」

巴佳納：「傳系裡所有典範師的名字，是不是都按順序而留存於承傳之中？」

巴巴君：「只有不時顯現的最傑出典範師，才會名留青史。」

巴佳納：「我想聽聽布茹阿瑪傳系的靈性導師師徒承傳。」

巴巴君：「聽著。」

para-vyomesvarasyasic chisyo brahma jagat-patih

tasya sisyo narado 'bhud vyasas tasyapa sisyatam

宇宙的主人—布茹阿瑪，是至尊主拿茹阿央那的門徒，拿茹阿達君則成為布茹阿瑪的門徒。維亞薩戴瓦成為拿茹阿達君的門徒。

suko vyasasya sisyatvam prapto jnanavarodhanat

vyasal labdho krsna-dikso madhvacaryo mahayasah

為了阻止非人格知識的傳播，聖蘇卡戴瓦君成為聖維亞薩戴瓦的門徒。著名的瑪鐸夫師也從聖維亞薩戴瓦那裡，領受了奎師那-婆羅門啟迪，拿茹阿哈瑞成為瑪鐸夫師兩次出生的門徒。

tasya sisyo naraharis tac-chisyo madhavo dvijah

aksobhyas tasya sisyo 'bhut tac-chisyo jayatirthakah

瑪鐸夫-迪威佳成為拿茹阿哈瑞的門徒。阿蘇比亞是瑪鐸夫-迪威佳的門徒，並接受佳亞提爾塔為門徒。

tasya sisyo jnanasindhus tasya sisyo mahanidhih

vidyanidhis tasya sisyo rajendras tasya sevakah

給拿信杜成為佳亞提爾塔的門徒，瑪哈尼迪成為給拿信杜的門徒，並接受維迪亞尼迪為門徒，茹阿珍卓則為維迪亞尼迪的門徒。

jayadharmo munis tasya sisyo yad-gana-madhyatah

srimad-visnupuri yas tu bhakti-ratnavali krtih

佳亞丹瑪.牟尼成為茹阿珍卓的門徒，他的其中一位追隨者名為聖維施努普瑞，後者撰寫了《Bhakti-ratnavali》，是個傑出典範師。

jayadharmasya sisyo 'bhud brahmanyah purusottamah
vyasa-tirthas tasya sisyo yas cakre visnu-samhitam

佳亞丹瑪的門徒是布茹阿曼亞·普茹蘇譚，他收了《維施努譚》的作者維亞薩-提爾塔為徒。

srimal-laksmipatis tasya sisyo bhakti-rasasrayah
tasya sisyo madhavendro yad-dharmo 'yam pravartitah

聖拉釋米帕提成為維亞薩-提爾塔的門徒，瑪德文卓普瑞是奉愛情感的化身，又傳揚奉愛宗，是拉釋米帕提的門徒。

巴佳納：「《十原則》的第一個詩節，接受了《韋陀經》為證據；而直接感知等等其他證據，僅是當它們是遵循《韋陀經》的，才被接受為證據。不過，邏輯和數論等等哲學，接受了更多種類的證據。精通《宇宙古史》的讀者接受八種證據：直接感知(pratyaksa)、基於普通體驗的推論(anumana)、比喻(upamana)、揭示知識(sabda)、傳統訓示(aitihya)、從情況推論(arthapatti)、思辨推敲(sambhava)、透過對事物的非感知而有所理解(anupalabdhi)。為什麼有那麼多關於證據的意見？如果直接感知和基於體驗的推論不算是完美的證據，那麼怎可能得到真正的理解？請啟蒙我。」

巴巴君：「感知和其他種類的證據取決於感官，但因為受條件限制微靈的感官總是受到假象(bhrama)、過失(pramada)、欺騙(vipralipsa)和不完美感官(karanapatava)影響，那麼透過感官獲得的知識，怎會是真實無誤？所有能量的擁有者，即至尊聖主本人是完全獨立的，祂親自展現為完美的韋陀知識，存在於完全處於神定之中的偉大聖人和神聖典範師的純粹心靈內。因此，自我展現純粹知識的化身—《韋陀經》，恆常都像證據那樣完全可靠。」

巴佳納：「請幫助我清楚明白，假象、過失、欺騙和不完美感官這每一個名詞。」

巴巴君：「假象是受條件限制的微靈，透過不完美感官積累的錯誤知識，以致對真象產生的錯誤印象。例如陽光有時在沙漠形成海市蜃樓，造成水的效果。」

這個犯錯的過失稱為過錯。由於受條件限制微靈的物質智慧天生是有限的，他有限的智慧了解無限絕對真理時所獲的結論，難免錯漏百出。

欺騙是欺騙的傾向。至尊控制者遠超於時間和空間，當智慧受時間和空間所限的人心生疑竇，不願相信祂的活動和權威時，便展現欺騙。

我們的感官既不完美又無效，這稱為不完美感官。因此我們在日常生活難免犯錯。例如，當我們突然看見一個物體時，可能把它誤認為其他事物而作出錯誤結論。」

巴佳納：「感知和其他證據，根本不值得作為證據嗎？」

巴巴君：「除了透過直接感知和其他證據之外，我們有什麼方法獲得這個物質領域的知識？不過，它們決不能賦予靈性世界的知識，因為它們無法進入。因此《韋陀經》肯定是獲取靈性世界知識的唯一證據。從感知和其他證據得來的證據，唯有遵循不言自明的韋陀知識時，才值得考慮；否則便可以摒棄它的證據。因此不言自明的《韋陀經》是唯一證據。也可以接受感知和其他證據作為證據，但僅是當它們是依據《韋陀經》之時。」

巴佳納：「《梵歌》和《博伽瓦譚》等等典籍，不算是證據嗎？」

巴巴君：「《博伽梵歌》又稱《奧義書》(即《梵歌奧義書》)，因為它是至尊主的訓示；因此《梵歌》是《韋陀經》。同樣，《十原則真理》也是至尊主的訓示，因為它是主采坦亞·瑪哈帕佈的訓示，因此它也是《韋陀經》。《聖典博伽瓦譚》是所有證據的翹楚，因為它是《韋陀經》要義的匯集。只要是遵循韋陀知識的，不同經典的訓示都是權威性的證據。密宗經典有三種：善良的、情欲的和愚昧的。其中，《五訓》等等都是善良那組的，由於它們擴展《韋陀經》的機密含意，因此獲接納為證據。」

巴佳納：「韋陀傳系書海浩瀚。在這些書籍之中，哪些可以接受為證據，哪些不可以？」

巴巴君：「時移世易，為了實現各種各樣的私利，不道德而不真誠的人物，在《韋陀經》添加了很多章節、部分和曼陀。後來才增加的那些部分，稱為添加部分。我們不是要接受每段韋陀正文為可靠證據。真正師徒傳系的典範師接受為證據的那些韋陀聖典，肯定是《韋陀經》，也是威權性的證據，但我們應該拒絕他們沒有承認的那些文獻或文獻部分。」

巴佳納：「真正師徒傳系的典範師，接受了哪些韋陀聖典？」

巴巴君：「《Isa》、《Kena》、《Katha》、《Prasna》、《Mundaka》、《Mandukya》、《Taittiriya》、《Aitareya》、《多嘎亞》、《巴哈-阿然亞卡》和《Svetasvatara》—這十一部善良形態的《奧義書》都得到接納，《勾袍奧義書(Gopala)》也如是，《尼星哈-塔帕尼(Nrsimha-tapani)》和其他的一些塔帕尼都有助崇拜。遵循《梨俱》、《薩瑪》、《夜柔》和《阿塔爾瓦》的指導，只要那些婆羅門和地點是擴展《韋陀經》的，典範師也接受他們為韋陀文獻。我們從真正師徒傳系的典範師那裡，領受到所有韋陀典籍，因此我們可以接受它們是來自真實無偽之源的證據。」

巴佳納：「《韋陀經》有證據顯示，邏輯無法領悟超然主題嗎？」

巴巴君：「《韋陀經》有很多名言，例如 naisa tarkena matir apaneya，『拿慈卡塔(Naciketa)啊！不論你對靈性真理獲得了哪種智慧，都不應該被邏輯(tarka)破壞』(《卡塔奧義書》1.2.9)；以及《終極韋陀》的陳述，例如，tarkapratisthanat，『基於邏輯的論點沒有理據，無法用來確立任何有關有知覺真象的結論，因為某人今天以邏輯和論點確立的事實，明天會被更聰明又有資格的人駁倒。因此便說論證過程既無基礎又無根據。』(《布茹阿瑪經》2.1.11)。

而且，又有云：

acintyah khalu ye bhava na tams tarkena yojayet
prakrtibhyah param yac ca tad acintyasya laksanam

《摩訶婆羅多(Mahabharata)》，Bhisma-parva (5.22)

所有超然真理都超越於物質自然之外，因此是不可思議的。枯燥的論點是在物質自然的範疇之內，因此只能適用於世俗主題。它們甚至無法接近超然真理，更何況是掌握它們。至於不可思議的概念，施用枯燥的論點既不可取，又一無是處。

《摩訶婆羅多》的這個詩節，確立了邏輯的限制，因此奉愛之途之師—聖茹帕.哥斯瓦米，在《奉愛甘露之洋》(東部 1.1.32)撰述：

svalpapi rucir eva syat bhakti-tattvavabodhika
yuktis tu kevala naiva yad asya apratisthata

對於《聖典博伽瓦譚》等等確立奉愛真理的經典，那怕只是得到少許品味，都能理解奉愛真理。不過，無法僅是透過枯燥的邏輯，理解這個奉愛真理，因為邏輯沒有基礎，而且有無數論點。

正如這個古老陳述所言，邏輯和論點都無法確定真實事物：

yatnenopadito 'py arthah kusalair anumatrbbih
abhiyuktatarair anyair anyathaivopapadyate

任何邏輯家都可以用論點，清楚確立任何主題，但更擅於爭論的人，能夠輕易反駁他。你今天用邏輯確立一個結論，但更聰明和有資格的邏輯家明天將可以反駁它，因此你為什麼要倚賴邏輯？」

巴佳納：「巴巴君，我完全理解《韋陀經》，即是說，不喻自明的知識就是證據。一些邏輯家反對《韋陀經》，但他們的努力徒勞無功。現在請大發慈悲，解釋《十原則真理》的第二個詩節吧。」

巴巴君：

「haris tv ekam tattvam vidhi-siva-suresa-pranamitah
yad evedam brahma prakrti-rahitam tat tv anumahah

paratma tasyamso jagad-anugato visva-janakah
sa vai radha-kanto nava-jalada-kantis cid-udayah

布茹阿瑪、施瓦、因卓和其他半神人不斷頂拜的主哈瑞，確實是唯一的至尊絕對真理。沒有能量的非人格梵是主哈瑞的身體光芒。創造宇宙及作為萬物的內在超靈，進入宇宙之中的大維施努，僅是祂的部分展現。唯有那個主哈瑞才是聖茹阿妲的摯愛(Sri Radha-vallabha)，祂是超然真象的形象(cit-svarupa)，祂的膚色是剛剛形成雷雨雲的顏色。」

巴佳納：「《奧義書》描述超然於物質聯繫的梵是至尊真理，那麼主高茹阿哈瑞用什麼論點或證據，確立梵是主哈瑞的身體光芒？」

巴巴君：「主哈瑞肯定是至尊主，《維施努宇宙古史》(6.5.74)確立了祂的真正本質：

aisvaryasya samagrasya viryasya yasasah sriyah
jnana-vairagyayos caiva sannam bhaga itingana

至尊主是齊備六種不可思議品質的至尊絕對真理：完全的富裕、力量、名氣、美麗、知識和棄絕。

現在，軀體(angi)和肢體(anga)的這些品質之間有種相互關係。也許會有個問題，這些品質哪個是軀體，哪個是肢體？軀體包含了肢體。例如，一棵樹是軀體，葉子和枝椏則是肢體；身體是軀體，腳和手則是它的肢體。因此，主要品質象徵身體，其他所有品質都被安排為那個品質的肢體。

至尊主超然形象的主要品質是祂輝煌燦爛的美麗(sri)；而富裕(aisvarya)、力量(virya)和名氣(yasa)三個品質都是祂的肢體。剩下的兩個品質—知識(jnana)和棄絕(vairagya)—都是名氣這個品質的光芒，因為知識和棄絕只是品質屬性，而不是名副其實的原始品質。因此知識和棄絕其實是非人格梵內在固有的形象(nirvikara-jnana)，那個梵也是靈性世界的體光。既無變化又不活躍的非人格梵，沒有身體和肢體等等而存在，本身不是完整真理；相反，祂仰賴於至尊主的超然形象。因此梵不是名副其實地存在的至尊實體；祂是實體的品質。至尊主確是實體，梵則是祂的品質，就像火光不是完整獨立的本體，而是一種仰賴於火的品質。」

巴佳納：「《韋陀經》多處描述了梵的非人格品質，這些描述的結尾經常用『om santih santih, harih om』曼陀描述至尊真理，主哈瑞。這個主哈瑞是誰？」

巴巴君：「那個主哈瑞其實是茹阿妲和奎師那的混合形象(cit-lila-mithuna)，祂上演神聖的逍遙時光。」

巴佳納：「我稍後會請教這個主題。現在請告訴我，宇宙的創造者—超靈—怎樣是至尊主的部分展現？」

巴巴君：「以祂富裕和力量的品質遍存萬有，及創造了整個宇宙，至尊主以祂的部分展現一維施努一進入每個宇宙。至尊主每一個部分展現恆常都保持完整；祂們全都不曾不完全。

purnam adah purnam idam purnat purnam udacyate
purnasya purnam adaya purnam evavasisyate
《巴哈-阿然亞卡奧義書》(5.1)和《Isopanisad》(inv.)

所有化身的源頭完全而完美。由於祂完全完美，因此祂衍生的所有化身也是完全的。從至尊完全所衍生的一切都是完全的。即使從完全減除完全，祂依然保持完整。至尊主決不經歷任何減少。

因此，進入宇宙和控制它的那位完全整體一維施努，肯定是內在超靈。那位維施努有三個形象：原因之洋維施努、牛奶之洋維施努和孕誕之洋維施努。原因之洋維施努是至尊聖主的部分展現，祂讓自己位於原因之洋，即延展於靈性和物質世界之間的維茹阿佳河(Viraja River)。祂從那裡瞥視遠處的假象，以這個瞥視創造了物質世界。至尊聖主奎師那在《聖典博伽梵歌》(9.10)，描述了物質世界的創造：

mayadhyaksena prakrtih suyate sa-caracaram
在我的監督之下，我的迷幻能量創造充滿動與不動生物的宇宙。

然後又有云，sa aiksata，『那位超靈瞥視了。』（《艾塔瑞亞奧義書》1.1.1）

Sa imal lokan asrjat，『瞥向祂的假象之後，那位超靈創造了動與不動實體的宇宙。』（《艾塔瑞亞奧義書》1.1.2）

原因之洋維施努的瞥視能量進入假象，成為孕誕之洋維施努，在那位大維施努超然瞥視之光裡的定位原子，就是受條件限制的靈魂；而至尊控制者作為牛奶之洋維施努拇指大小般的擴展，處於每個微靈心裡，又稱創造者(Hiranyagarbha)。《斯瓦塔斯瓦塔爾奧義書》(4.6)有云，dva suparna sayuja sakhaya，『微靈和超靈都在微靈心裡，就像樹枝上的兩隻小鳥。這其中一隻小鳥是至尊控制者，祂賜予果報活動之果，而另一隻小鳥就是微靈，他正在品嚐他的活動成果。』至尊聖主在《梵歌奧義書》(10.41)這樣表達了這個真理：

yad yad vibhutimat sattvam srimad urjitam eva va
tat tad evavagaccha tvam mama tejo'msa-sambhavam

你應該明白，所有富裕、存在、壯麗和力量，都來自我一小部分的富裕。因此，阿尊那，哪有需要另自理解我的所有屬性？只要明白我以自己的一個擴展創造了這整個創造，從而全面遍透其中。

因此，神的屬性，例如身為宇宙的創造者和維繫者，都展現在超靈裡，即至尊人物 (parama-purusa) 至尊主的部分展現(amsa-svarupa)。」

巴佳納：「我明白梵是主哈瑞的身體光芒，超靈則是祂的部分。不過，至尊主哈瑞是奎師那本人，這有什麼證據嗎？」

巴巴君：「主奎師那至尊主永恆展現為兩個面貌，一是富裕和莊嚴，另一個則是甜美。富裕面貌是拿茹阿央那，祂是靈性天空無憂星的主人，也是大維施努之源。主奎師那是甜美面貌的完整化身。這位主奎師那是完全甜美的極限；祂的確非常甜美，以致祂的甜美之光完全蓋過祂的富裕。從結論或真理的角度來說，拿茹阿央那和奎師那之間沒有差別。不過，當我們考慮到靈性世界品嘗的極樂情感度時，奎師那不僅是全部極樂情感的基礎，祂自己更是極樂情感的形象，也是至尊賞心悅目者。主奎師那是至尊人格首神主哈瑞，我們在《韋陀經》、《奧義書》和《宇宙古史》找到證據。例如，《梨俱韋陀》(1.12.164.31)有云：

apasyam gopam anipadyama nama

ca para ca pathibhis carantam sa-sadhricih

sa visucir vasana avarivartti-bhuvaneshv antah

我看見一個顯現在牧牛族王朝的男孩。祂永不犯錯誤，永存不毀。祂在多條不同的小徑上徘徊，時近時遠。有時祂以各式各樣的衣服悉心打扮，有時祂只穿一種顏色的布。祂這樣一再展示祂展現和不展現的逍遙時光。

此外，《祭多嘎亞奧義書》(8.13.1)有云：

syamac chabalam prapadye sabalac chyamam prapadye

服務夏姆，便獲得祂的超然居所，它滿載靈性喜樂和驚人而多彩多姿的逍遙時光；在那個靈性世界，便獲得夏姆的永恆庇蔭。

這個詩節的另一理解就是，Syama(夏姆)一字是指奎師那，而 Syama(夏姆)或 Krsna(奎師那)一字意指黑色，描述沒有物質屬性的絕對真理(nirguna-para-tattva)，就像黑色那樣沒有顏色，而 sabala 一字的意思是金色，指色彩繽紛的人。換句話說，當絕對真理齊備所有超然品質時，便名為高茹阿。這個曼陀的祕密含意是，履行對奎師那的靈性專注便獲得高茹阿，履行對高茹阿的靈性專注便獲得奎師那。這個和其他曼陀描述，解脫和完美微靈即使在解脫階段之後的活動。

我們在《聖典博伽瓦譚》(1.3.28)讀到：

ete camsah kalah pumsah krsnas tu bhagavan svayam

茹阿瑪、尼星哈和其他化身全都是至尊人物一至尊聖主一的部分或全權部分，但主奎師那卻是原始至尊主本人。

主奎師那在《梵歌奧義書》(7.7)說，mattah parataram nanyat kincid asti dhananjaya：『阿尊那啊，沒有什麼比我更優越』，《勾袍-塔帕尼奧義書》(Purva 2.8)也有云：

eko vasi sarva-gah krsna idyah
eko 'pi san bahudha yo 'vabhati

主奎師那遍全萬有，是控制一切的非二元至尊梵。祂是所有半神人、人類和其他所有生命體唯一的崇拜對象。雖然祂獨一無二，但祂透過祂那不可思議的能量，展現眾多形象和履行眾多各式各樣的逍遙時光。」

巴佳納：「但如果主奎師那有個中等身材的人類形象，祂怎會是全面遍透的呢？如果我們相信祂有形象，即是說祂每次只可以留在一個地方，那就產生很多哲學矛盾。首先，如果祂有形象和身體，祂就無法是全面遍透的真理。第二，如果祂有身體，祂便會受到物質自然形態所限，那麼祂又怎會是獨立的，有無限而絕對的權力？怎能協調這點？」

巴巴君：「我的愛子，你現在這樣想，因為你受制於假象的品質。只要智慧繼續受到物質品質所限，便無法觸及純粹至善。如果這種受條件限制的智慧試圖超越自己的限制，嘗試明白純粹真理，便會把物質形象和品質疊加在純粹真理之上，從而給超然構想一個物質形象。一段時間之後，智力便因這個形象短暫可變，受控於物質形態而拒絕它，然後便想像非人格梵。因此無法透過智慧，理解到至尊絕對真理。」

不論你推斷中等身材的超然形象有什麼限制，都完全沒有根據。無形無相，不變和不活躍，只是構成與我們的物質品質概念相反的物质概念，因此它們本身都是一種物質品質。不過，主奎師那也有性質截然不同的品質：例如，祂俊美而容光煥發的笑臉；祂的蓮花眼；祂美麗的蓮花足賜予祂奉獻者無懼和安寧；還有祂那純粹超然化身的靈性形象，又有適合於各種各樣好玩運動的四肢和身體。『中等身材的』神聖神像，是這兩種品質的基礎(形象和全面遍透)，極為賞心悅目。《拿茹阿達五訓》描述祂極令人心醉神迷，這個描述滿載所有結論：

nirdosa-guna-vigraha atma-tantro
niscetanatmaka-sarira-gunais ca hinah
ananda-matra-kara-pada-mukhodaradih
sarvatra ca svagata-bheda-vivarjitatma

主奎師那超然的身體由永恆、意識知覺和極樂組成，甚至毫無物質品質。祂不受物質時間或空間影響。相反，祂同時完全地存在於所有地方，所有時間。祂的形象和存在是絕對非二元的化身(advaya-jnana-svarupa-vastu)。

方向(空間)是物質世界的無限實體。從物質角度來判斷，只有無形象的物體才可以是無限或全面遍透的；中等大小的形體卻不可以。不過，這個概念只適用於物質世界。在靈性世界，所有物體和它們的內在本性和屬性都是無限的，因此主奎師那中等身

材的形象是全面遍透的。這個物質世界的中型物體沒有這個全面遍透的品質，但這個品質迷人地展現在主奎師那的中型神像。那是祂超然神像脫俗的榮耀。在全面遍透梵的概念內，找得到這種充滿榮耀的屬性嗎？物質物體恆常都受到時間和地點所限。如果天生超越於時間影響之外的實體，好比受到時間和空間所限的，全面遍透的天空，那麼那個超越於時間影響以外的實體，不是無與倫比地更偉大嗎？

主奎師那的巴佳聖地，正是《祭多嘎亞奧義書》內提及的梵居所(Brahma-pura)。這個巴佳聖地是個完全超然的真象，由各種的超然多樣化組成。那個地方的天地萬物都是超然的一土、水、河、山、樹、蔓藤、鳥獸、天空、日月星辰，沒有物質瑕疵或缺點。有知覺的快樂時時刻刻都無處不在，表露無遺。我的愛子，這個瑪亞普爾-納瓦島是那同一個靈性居所。不過，你無法察覺到，因為你陷入了假象的圈套。但憑藉聖哲聖人的恩慈，當你心裡出現靈性知覺時，便會察覺到這塊土地是靈性聖地，然後你才會獲得居於巴佳(vraja-vasa)的這種完美。

誰告訴過你，凡有中型形象的地方，就一定有物質的優點和缺陷？只要你的智慧專注於物質印象，就無法覺悟超然中型形象實際的光榮。」

巴佳納：「聰明人不能對這點有任何疑竇。不過，由於主茹阿妲-奎師那的神像和膚色，還有祂們的逍遙時光、同遊、房子、逍遙時光灌木林、森林、次生林和靈性世界的一切都是超然的，因此我想知道，奎師那的靈性神像、聖地和逍遙時光何時，在哪裡，又怎樣展現在物質限制以內。」

巴巴君：「主奎師那具備所有能量，於是甚至那似是不可能的，對祂來說其實都是可能的。這點有什麼稀奇？祂是最強大的人物(sarva-saktiman-purusa)，即完全獨立的至尊控制者，祂完全特立獨行，又滿載逍遙時光。僅是憑祂的欲望，祂便能以祂相同的靈性形象，連同祂的靈性居所一起，顯現在這個物質世界。怎能懷疑這點？」

巴佳納：「憑藉祂的欲望，祂無所不能，祂能夠在這個物質世界展現祂純粹靈性的形象—這點顯而易見。不過，物質主義者往往認為，展現在這裡的，主奎師那自己的超然居所，只是這個物質宇宙的一部分，他們把祂的巴佳逍遙看作為普通的物質活動。為什麼是這樣？奎師那仁慈地顯現這個生死輪迴的世界時，世人為什麼看不到，祂自我展現的靈性形象是永恆，全知，極樂的？」

巴巴君：「奎師那其中一個無限的超然品質，是祂對祂奉獻者的愛(bhakta-vatsalya)。由於這個品質，因此祂的心融化，透過祂的喜樂能量，祂賜予祂的奉獻者一種靈性能量，使他們能夠直接覲見祂自我展現的形象，以及祂超然的逍遙時光。不過，非奉獻者的眼睛、耳朵和其他感官都是由假象組成的，因此他們看不見，至尊主的靈性逍遙時光與人類歷史世俗事情之間的差別。」

巴佳納：「那麼這就是說至尊主奎師那沒有下凡恩澤眾生嗎？」

巴巴君：「至尊主當然有下凡恩澤普世。奉獻者視祂的降世和逍遙時光是超然的，非奉獻者則把它們理解為，物質原則影響下所發生的凡人俗事。雖然如此，這些逍遙時光有力量賜予一種靈性福祉(sukrti)，逐漸累積這善行時便得到滋養，以致對奎師那奉愛產生專一的信心。因此至尊主的下凡肯定惠及宇宙眾生，因為具備這種信心和履行純粹奉愛服務的微靈，有天會看得到至尊主的超然形象和逍遙時光。」

巴佳納：「為什麼《韋陀經》通篇都沒有清楚描述，奎師那的逍遙時光？」

巴巴君：「《韋陀經》到處都描述了主奎師那的逍遙時光，但一些地方直接描述，其他地方則是間接的。」

確定一段文字字裡行間的含意時，有兩種表達方式或傾向：直接或字面意思(abhidha)；以及間接或次要意思(laksana)。這又分別稱為主要含意(mukhya-vrtti)和相關含意(gauna-vrtti)。《祭多嘎亞奧義書》的最後一部分，syamac chabalam prapadye 這個曼陀的字面意思，描述情懷的永恆性，以及解脫微靈按照他們各自的情懷而對奎師那的服務態度。那些話的間接含意稱為次要意思。在亞給-外卡亞(Yajna-valkya)、嘎爾給(Gargi)和邁崔餓(Maitreyi)之間的談話開始時，以間接表達描述了奎師那的品質，最後以直接表達確立了奎師那的超卓性。《韋陀經》有時以文字的直接表達，表明了至尊主永恆的逍遙時光，在多處則用間接方法描述梵和超靈的榮耀。事實上，所有《韋陀經》都誓要描述主奎師那的榮耀。」

巴佳納：「偉大靈魂.巴巴君，至尊主哈瑞無疑是絕對真理，但布茹阿瑪、施瓦、因卓、太陽神和象頭神等等半神人的地位又怎樣？請大發慈悲，對我解釋這點吧。很多婆羅門崇拜大神明為最高的梵本體。我生於這樣的婆羅門家庭，因此我自出娘胎至今都一直聽到和講述這點。我想知道實際真理。」

巴巴君：「我現在會對你描述普世眾生、堪受膜拜的半神人和女神，以及至尊聖主各自的品質。透過祂們各自品質的分等，你便能輕易理解至尊崇拜對象的真理。」

ayam neta su-ramyangah sarva-sal-laksananvitah

ruciras tejasa yukto baliyan vayasanvitah

這都是至尊英雄主奎師那的品質。祂：(1) 具備可愛迷人的肢體；(2) 具備所有吉祥特性；(3) 美麗；(4) 光芒四射；(5) 強壯；以及(6) 青春永駐；

vividhdbhuta-bhasa-vit satya-vakyah priyam-vadah

vavadukah su-pandityo buddhiman pratibhanvitah

(7) 精通多種美妙的語言；(8) 真誠；(9) 說話討人喜歡；(10) 雄辯滔滔；(11) 聰明；(12) 博學；(13) 足智多謀；

vidagdhas caturo daksah krta-jnah su-drdha-vratah

desa-kala-supatra-jnah sastra-caksuh sucir vasi

(14) 擅於品嚐情感；(15) 聰明；(16) 老練；(17) 感恩；(18) 堅守誓約；(19) 擅於判斷時間、地方和情況，機敏而當機立斷；(20) 透過經典之眼察看；(21) 純粹；(22) 自控；

sthiro dantah ksama-silo gambhiro dhrtiman samah

vadanyo dharmikah surah karuno manya-mana-krt

(23) 堅定；(24) 堅忍寬大；(25) 寬恕；(26) 不可思議；(27) 清醒；(28) 泰然自若；(29) 慷慨大方；(30) 有美德；(31) 俠義胸懷；(32) 富同情心；(33) 尊敬他人；

daksino vinayi hriman saranagata-palakah

sukhi bhakta-suhrta prema-vasyah sarva-subhan-karah

(34) 親切；(35) 謙虛；(36) 害羞；(37) 皈依靈魂的保護者；(38) 快樂；(39) 祂奉獻者的祝願者；(40) 受控於純粹愛意；(41) 恩澤眾生；

pratapi kirtiman rakta-lokah sadhu-samasrayah

nari-gana-manohari sarvaradhyah samrddhiman

(42) 折磨祂的敵人；(43) 著名；(44) 人見人愛；(45) 偏愛聖人；(46) 令婦女心醉神迷；(47) 最受崇拜；(48) 最富裕；

variyan isvaras ceti gunas tasyanukirtitah

samudra iva pancasad durvigaha harer ami

(49) 高人一等；以及(50) 控制者。這五十個品質像深不可測的海洋那樣，極致地存在於至尊主哈瑞。

它們微量地存在於微靈身上，而在至尊人物至尊主身上表露無遺。奎師那的另外五個品質存在於布茹阿瑪、施瓦和其他半神人，普通微靈卻沒有：

sada svarupa-sampraptah sarva-jno nitya-nutanah

sac-cid-ananda-sandrangah sarva-siddhi-nisevitah

(51) 祂恆常處於祂的原始形象；(52) 祂無所不知；(53) 祂層出不窮，越加新穎；(54) 祂是存在、知識和極樂的濃縮形象；以及(55) 所有玄祕富裕都服務祂。

這五十五種品質局部地存在於半神人身上。

athocyante gunah panca ye laksmisadi-vartinah

avicintya-maha-saktih koti-brahmanda-vigraha

avataravali-bijam hatari-gati-dayakah

atmarama-ganakarsity ami krsne kiladbhutih

拉釋米的丈夫拿茹阿央那有另外五種品質：(56) 祂具備不可思議的能量；(57) 無數宇宙處於祂體內；(58) 祂是所有化身的原由或種子；(59) 祂給祂殺死的那些人賜予更高目的地(gati)；以及(60) 祂甚至能吸引那些自我滿足的人(atmarama)。

布茹阿瑪或施瓦沒有這五種額外的品質，但它們淋漓盡致而奇妙地存在於主奎師那身上。除了這六十個品質以外，主奎師那自己有四個額外的品質，即：

sarvadbhuta-camatkara-lila-kallola-varidhih
atulya-madhurya-prema-mandita-priya-mandalah
tri-jagan-manasakarsi-murali-kala-kujitah
asamanorddhva-rupa-srih vismapita-caracarah

(61) 祂滿載最驚人奇妙的逍遙時光時光之浪，似是碩大汪洋；(62) 祂點綴著無比的甜美純愛，祂摯愛的奉獻者對祂有無比的純愛，因此對他們來說，祂是吉祥化身；(63) 祂用祂笛子(murali)的奇妙音震吸引三個世界；以及(64) 祂超然形象的燦爛之美，對三個世界所有動與不動的實體來說，無人能及，既迷人又驚人。

lila premna priyadhikyam madhurye venu-rupayoh
ity asadharanam proktam govindasya catustayam

已經描述了主奎師那的六十四種品質和徵兆，包括逍遙時光之美、純粹愛意之美、笛子之美和形象之美。這是祂獨有的四種非凡品質。

這六十四種品質完全而永恆地展現於主奎師那，祂是永恆-全知-極樂的化身。最後的四種品質只存在於主奎師那的原始形象，祂其他任何一個的逍遙時光形象都沒有。除了這四個品質之外，剩下的六十個品質以它們既完整又全然知覺的狀態，輝煌地處於主拿茹阿央那之中，祂是超然的化身。除了這六十種品質之中的最後五種之外，剩下的五十五種在某程度上存在於施瓦、布茹阿瑪和其他半神人，最初的五十個品質極有限地存在於微靈。

為了管理物質宇宙的事務，施瓦、布茹阿瑪、太陽神、象頭神和因卓等等半神人，都具備至尊主部分的品質。由於他們領受到至尊主某個特別份量的富裕履行此事，因此被視為一種特別的化身。這所有半神人內在而固有的本質是，他們都是至尊主的僕人，很多微靈都透過他們的恩慈，獲得對至尊主的奉愛。由於半神人比其他微靈更有資格，因此也取決於微靈的資格和知覺水平，視他們為微靈的膜拜神明。因此對他們履行崇拜，也被視為對至尊主的奉愛規範守則的次要支體部分。恆常把他們視為微靈的靈性導師那樣崇拜他們，因為他們仁慈地賜給微靈，對奎師那的專一奉愛。大神明，即所有半神人的至尊控制者，對奎師那的奉愛非常圓滿，以致認為他與至尊主本體沒有分別。因此假象宗把他視為至尊梵本體那樣崇拜他。」

由此結束《微靈天職》的第十三章，名為《證據和基礎真理的開始》

第十四章

基礎真理：能量真理

可敬的巴巴君前天晚上的教導，給巴佳納留下深深的印象，他沉思那一切訓示時，感到心滿意足。

有時他忖度：「噢！主高認格的教導多麼不凡和無比；只是聽到這些教導，我便覺得似是跳進甘露之洋的浪濤，我越聽得多，便越熱望聆聽，急不受待。所有真理的濃縮甘露，似是從巴巴君.瑪哈茹阿傑的蓮花口源源不絕，我的心決不滿足，總想聆聽。他在結論方面的所有教導絕對不偏不倚，完全一致。好像經典全都緊追著那些結論，證實當中的每個字母。我無法明白婆羅門社會為什麼批評這些教導。我認為他們對假象宗的偏愛，使他們採納了虛假的哲學。」

當巴佳納這樣想時，他抵達了茹阿古納.達薩.巴巴君的茅廬。他先向茅廬頂拜，然後看見偉大靈魂.巴巴君，巴佳納便頂拜他。偉大靈魂.巴巴君慈愛地擁抱他，讓巴佳納坐在他旁邊。

滿腔熱忱地坐下，巴佳納問：「帕佈！你昨天告訴我，你會解釋《十原則》的第三個詩節。我真的很想聽。懇請大發慈悲，對我解釋吧。」

巴巴君聞言非常高興，在狂喜之中毛髮直豎，開始說：「

parakhyayah sakter aprthag api sa sve mahimani
sthito jivakhyam svam acid-abhihitam tam tri-padikam
sva-tantrecchah saktim sakala-visaye prerana-paro
vikaradyaih sunyah parama-puruso 'yam vijayate
《十原則》(3)

雖然至尊聖主與祂不可思議的超然能量(至高能量)沒有分別，但祂都有祂自己的獨立本性和欲望。祂的至高能量由三方面組成—內在能量(靈性能量)、生物體能量(邊際能量)和假象能量(外在能量)—祂又恆常激發它們履行各自的功能。甚至在履行這一切活動時，那位至尊絕對真理都維持不變，永恆處於祂自己的光榮那完全超然的本性。」

巴佳納：「婆羅門宣稱絕對真理的梵形象沒有能量，他們說祂的能量只展現在祂至尊控制者的形象。我想聽聽《韋陀經》對這點的結論。」

巴巴君：「絕對真理的能量展現在祂所有的形象。《韋陀經》說：

na tasya karyam karanam ca vidyate
na tat-samas cabhyadhikas ca drsyate

parasya saktir vividhaiva srutyate
svabhaviki jnana-bala-kriya ca

《斯瓦塔斯瓦塔爾奧義書》

至尊梵超靈的活動全都不是世俗的，因為祂的感官—例如祂的手和腳—都不是物質的。因此祂透過祂的超然身體，毫無物質感官地履行祂的逍遙時光，同時又無處不在。因此祂無人能及，更不用說比祂更偉大。《神訓經》以多種方式描述到至尊主獨一無二的神聖能量，其中以祂的知識能量、力量能量和活動能量最重要。這又分別稱為靈性能量或知識能量；神聖能量或存在能量；極樂能量或喜樂能量。

靈性能量的一個描述記載：

te dhyana-yoganugata apasyan
devatma-saktim sva-gunair nigudham
yah karanani nikhilani tani
kalatma-yuktany adhitisthaty ekah

《斯瓦塔斯瓦塔爾奧義書》(1.3)

知道真理的聖人，讓自己穩處於神定瑜伽，由於滿載至尊梵的品質，他們透過那些品質直接察知到祂最機密內在的超然能量。因此他們覺悟到至尊主，祂是所有原因、微靈、物質自然、時間和業報的基礎和監督。

有關微靈能量的：

ajam ekam lohita-sukla-krsnam
bahvih prajah srjamanam svarupah
ajo hy eko jusamano 'nusete
jahaty enam bhukta-bhogam ajo 'nyah

《斯瓦塔斯瓦塔爾奧義書》(4.5)

無出生的微靈有兩類。第一種微靈是愚昧的，並崇拜至尊主的物質自然。那物質自然也像至尊主那樣沒有出生的，她的形態是紅色、白色和黑色的。不過，第二種無出生靈魂是有知識的。他們征服了愚昧，因此完全棄絕其他人努力享受的物質自然。

有關假象能量的：

chandamsi yajnah kratavo vratani
bhutam bhavyam yac ca veda vadanti
asman mayi srjate visvam etat
tasmims canyo mayaya sanniruddhah

《斯瓦塔斯瓦塔爾奧義書》(4.9)

迷幻物質自然的主人是超靈，祂確立了《韋陀經》的所有教導；以酥油履行的祭祖(jyotistoma)等等特別祭祀；各式各樣的誓言(vrata，斷食、祭祀、贖罪)；存在於過

去、現在和將來的其他一切—即是說，《韋陀經》描述的整個世界。假象的至尊控制者創造了這一切，無出生微靈則受制於假象。

parasya-saktih[(在上一頁引用的，《斯瓦塔斯瓦塔爾奧義書》(6.7-8)]這個韋陀曼陀解釋，即使在絕對真理的最高境界，都有超然能量。絕對真理的人格顯現稱為至尊主，非人格展現則是梵。整部《韋陀經》都沒有描述，絕對真理是沒有能量的。大家所稱為梵的，是絕對真理的展現，這個非人格梵也是絕對能量展現的。因此，沒有物質屬性的非人格梵也有超然能量。《韋陀經》和《奧義書》的某些地方，稱這種至高能量為形象能量(svarupa-sakti，自身能量)，在其他地方則稱為靈性能量，而在另一處又稱為內在能量。實際上，沒有實體像梵那樣沒有能量的；那只不過是假象宗的想像而已。事實上，非人格梵超越於假象宗的有限概念。《韋陀經》這樣描述了人格梵：

ya eko varno bahudha sakti-yogad
varnan anekan nihitartho dadhati
《斯瓦塔斯瓦塔爾奧義書》

雖然祂有一種顏色，但祂憑藉祂的人格力量，呈現幾種顏色(即靈性情感)。多種顏色—即多種不同的能量—存在於祂之內。整個世界確實存在於祂之內，因為祂是它的創造者。

ya eko jalavan isata isanibhih
sarval lokan isata isanibhih

身為全世界至尊控制者的那個祂，獨一無二，祂也是假象之主，她就像微靈身陷其中的孽網。祂以祂的神聖能量掌管全世界。

現在看看絕對真理的能量，怎樣與祂形影不離。絕對真理恆常都自我啟明和自我展現。韋陀曼陀這樣描述那位自我展現真理的三種能量：

sa visvakrd visvavidatma-yonirjnah
kalakalo guni sarvavid yah
pradhana-ksetrajna-patirgunesah
samsara-moksa-sthiti-bandhahetuh
《斯瓦塔斯瓦塔爾奧義書》(6.16)

超靈是全知的，也是世界的創造者。祂是自有者(atma-yoni)，即時間的控制者，全知者，假象的至尊控制者，也是眾生的至尊控制者。祂滿載超然品質，也超越所有物質品質，但祂卻是它們的主人。祂把微靈困於輪迴之中，把他們安置在他們的崗位，又把他們從輪迴解脫出來。

這個曼陀描述至高能量的三個狀態。Pradhana 一字表示假象能量；ksetrajna 一字表示微靈能量；ksetrajnapati 一字暗指靈性能量。假象宗解釋，梵是絕對真理沒有能量時的狀態，那位至尊控制者則是這種狀態具備了所有能量，但這個教義只是想像的。

事實上，至尊主恆常具備所有能量。祂的各方面都存有能量。祂永恆處於祂的原始形象，雖然祂那個原始形象具備所有能量，但祂自己依然是至尊人物，滿載祂自己的獨立意願。」

巴佳納：「如果祂與能量充分地聯繫，那麼祂只是在能量協助下才運作。那麼祂哪有獨立本性和欲望？」

巴巴君：「Sakti-saktimator abhedah—根據《終極韋陀》的這個陳述，能量與擁所有能量的至尊人物沒有分別。運作顯示能量的影響力；即是只有透過能量，才完成所有工作。不過，渴望工作是能量擁有者的跡象。世俗的物質世界是假象能量的工作成果，所有微靈都是微靈能量的工作成果，靈性世界則是靈性能量的工作成果。至尊主激發靈性能量、微靈能量和假象能量從事它們各自的活動，但祂自己卻仍然不依附，也不受影響。」

巴佳納：「當祂按照祂的獨立意願運作時，祂怎能保持不受影響？擁有獨立意願，其實意指祂經歷轉變。」

巴巴君：「不受影響意謂沒有任何物質轉變。假象是形象能量之影。假象的工作成果是真象，但這不是永恆真象。因此絕對真理沒有假象的缺陷。以欲望和逍遙時光的形式，存在於主哈瑞之中的轉變，只是純粹愛意的最高展現。這種超然多樣化的奇妙展現，存在於至尊主的絕對非二元知識。縱是憑藉祂的意願，透過祂的假象能量創造物質世界，但這種靈性本質繼續留存在永恆完整的存在。假象與至尊主在靈性世界驚人而多姿多彩的逍遙時光沒有關係。不過，受假象影響而智慧遲鈍的微靈認為，靈性世界奇妙的多樣性只是假象的另一事務。」

患上黃膽病的人，觸目所及都是黃色的，眼睛被雲遮蓋的人，看到太陽也被浮雲遮蓋。同樣，那些具備物質智慧的人，想像超然聖名、形象、品質和逍遙時光都是物質的。要旨就是，假象能量是靈性能量的影子，於是在靈性活動之中所見的多樣性，也反映在假象的活動之上。假象能量之中所見的多樣性，是靈性能量之中所見的多樣性的低等反映或影子，因此，雖然這兩種多樣性表面上分別不大，但它們其實完全相反。表面上，人在鏡子裡的映像與他的身體似乎相同。不過，在細察之下，可以看到它們恰恰相反，因為一個是身體，另一個是身體的反映。身體的各部位與它們的反映似乎是相反的：左手好像在右邊，右手好像在左邊；左眼好像在右邊而右眼好像在左邊。同樣，靈性世界和物質世界的多樣性表面上好像一樣。不過，從精微角度來看，它們彼此相反，因為物質多樣性是超然多樣性扭曲的反映。因此，雖然表面上有些類似，但它們在本質上卻不同。那個憑藉祂自己甜美意願運作的獨立至尊人物，是假象的控制者。祂沒有物質轉變，並透過假象滿足祂的目的。」

巴佳納：「主奎師那的哪種能量是斯麗瑪緹.茹阿迪卡？」

巴巴君：「正如主奎師那是完全的能量擁有者本體，斯麗瑪緹.茹阿迪卡則是祂完全的能量。她又可以稱為完整的形象能量。因此祂們可以上演和品嚐祂們的逍遙時光，斯麗瑪緹.茹阿迪卡和奎師那是永恆分開的，但祂們也永恆密不可分，就像麝香和它的香氣彼此密不可分，火和它的熱彼此永不分離。那個形象能量—斯麗瑪緹.茹阿迪卡—有三種活動能量。它們稱為：靈性能量、微靈能量和假象能量。靈性能量又稱內在能量；假象能量稱為外在能量；微靈能量則稱為邊際能量。雖然形象能量獨一無二，但她以這三種方式活動。形象能量的所有永恆特性完整地存在於靈性能量，微量地存在於微靈能量，並扭曲地存在於假象能量。

除了我描述過的這三種活動能量之外，形象能量也有其他三種功能，名為喜樂、存在和知識。《十原則》(4)這樣描述它們：

sa vai hladinyas ca pranaya-vikrter hladana-ratas
tatha samvic-chakti-prakatita-raho-bhava-rasitah
tatha sri-sandhinya krta-visada-tad-dhama-nicaye
rasambodhau magno vraja-rasa-vilasi vijayate

形象能量有三種功能：喜樂、存在和知識。奎師那一直永恆沉醉於喜樂能量無分彼此之愛的轉變。由於知識能量引起的機密靈性情感，祂恆常作為極樂情感的至尊品嚐者，品嚐層出不窮的極樂情感。那個極獨立的逍遙時光王子—主奎師那，一直在祂那些透過存在能量展現的，以溫達文為首的，充滿喜樂的超然居所，在巴佳極樂情感之洋載浮載沉。所有榮耀都歸於祂！

要旨就是，形象能量的三方面，即喜樂、存在和知識，徹底影響靈性能量、微靈能量和假象能量的所有活動。作為斯麗瑪緹.茹阿迪卡，即維莎巴努大君的千金，形象能量的喜樂功能，給予奎師那完全的超然喜樂和樂趣。斯麗瑪緹.茹阿迪卡是至高靈性情感的化身。她以她自己的超然形象使奎師那快樂，她又以八大主要女朋友的形式，永恆地展現八種靈性情感，她們是她自己形象的直接擴展(kaya-vyuha)。除此之外，她又以四種不同的女朋友的形式，即親密女朋友(priya-sakhi)、私密女朋友(narma-sakhi)、視之如命的女朋友(prana-sakhi)和最親密的女朋友(parama-prestha-sakhis)，展現她四種不同的服務心緒。這些女朋友全都是巴佳超然區域內的永恆完美女朋友。

形象能量的知識功能，展現巴佳各種關係所有各種各樣的情感。存在功能展現巴佳由水、土等等組成的一切，例如村莊、森林、花園和高山之王哥瓦爾丹，那都是奎師那的逍遙時光之地。她又展現所有其他用於奎師那逍遙時光的物品，以及聖茹阿迪卡、主奎師那、女朋友、牧牛童朋友、牛、僕人(dasas)和女僕(dasis)的超然軀體。

主奎師那以喜樂(能量)的無分彼此之愛的轉變形式，恆常沉醉於至尊喜樂，具備知識功能所展現的各種靈性情感，祂品嚐無分彼此之愛的極樂情感(pranaya-rasa)。奎師那透過祂至高能量的知識功能，進行各種活動，例如吹笛子吸引牧牛姑娘、帶牛外

出放牧、娜莎之舞和其他逍遙時光。主奎師那是巴佳逍遙時光的享樂者，恆常都沉醉於祂的超然聖地，那是存在能量所展現的。在祂的所有逍遙居所之中，以祂的巴佳逍遙居所最甜美。」

巴佳納：「你剛剛解釋了存在、知識和喜樂，全都是形象能量的展現。你也說微靈能量是形象能量的微小部分，假象能量則是形象能量的反映。現在懇請解釋存在、知識和喜樂傾向，怎樣對微靈和假象產生作用。」

巴巴君：「微靈能量是形象能量的微量能量，形象能量的三方面全都微量地存在微靈能量之中。因此，喜樂功能恆常都以靈性喜樂的形式，存於微靈之中；知識功能以超然知識的形式存在；存在功能存在於微靈微小的形象。當我們討論微靈真理時，我會更清楚地解釋這個主題。在假象能量之中，喜樂功能展現為世俗快樂；知識功能展現為物質知識；而存在功能則展現為十四個星球體系和微靈的物質身體，所組成的整個物質宇宙。」

巴佳納：「如果可以這樣理解能量的所有活動，為什麼稱之為不可思議的？」

巴巴君：「這些題目可以互相隔絕地理解，但它們的關係是不可思議的。在物質世界，因為相反的品質天生傾向於互相毀滅，因此互相對立的原則在同一個地方無法共存。不過，主奎師那的能量有這種不可思議的力量，以致它以非常奇妙美麗的方式，在靈性世界同時展現所有互相對立的品質。即使主奎師那有最美麗的形象 (rupa)，祂卻沒有形象 (arupa)；祂有超然形象，卻無處不在；祂恆常都活力充沛，不過，由於不受影響，因此祂不履行業報活動；雖然祂沒有出生，卻是南達大君之子；雖然其他人全都崇拜祂，祂卻僅是一個牧牛童；雖然祂無所不知，祂卻有人形的形象和靈性情感。同樣，祂同時具備所有品質，卻又沒有品質；祂不可思議，又滿載極樂情感；祂既有限又無限；祂遠在天邊，又近在眼前；祂不受影響，卻害怕牧牛姑娘的大發嬌嗔或故作憤怒。我們怎能列舉奎師那這些品質的無限多樣性？它們互相矛盾，卻又漂亮地永存於祂的形象、祂的居所，以及與祂有關的各種隨身用品，毫無對立或衝突。這是祂的力量不可思議的性質。」

巴佳納：「《韋陀經》接受這點嗎？」

巴巴君：「這是公認的。《斯瓦塔斯瓦塔爾奧義書》(3.19)有云：

apani-pado javano grahita
pasyaty acaksuh sa srnoty akarnah
sa vetti vedyam na ca tasyasti vetta
tam ahur agryam purusam mahantam

那個超靈沒有物質的手或腿，但祂用祂超然的手接受所有東西，用祂超然的腿周遊各地。祂沒有物質眼睛或耳朵，但祂用祂的超然眼睛和耳朵，眼觀四面，耳聽八方。

祂知道所有要知道的和萬物的活動，但除非祂自我揭示，否則沒有人能認識祂。認識梵的超然主義者，稱祂為原初人物，即身為萬原之原的偉人。

我們在《終極奧義書》看到下列陳述：

tad ejati tan naijati tad dure tad vantike
tad antar asya sarvasya tad usarvasyasya bahyatah

《終極奧義書》(5)

那位至尊主走動，卻不步行。祂比最遠的更遠，卻又比最近的更近。祂在萬物之內，同時又在萬物之外。雖然靈性世界的品質看似互相矛盾，但就是這樣完美地剖析它們。

sa paryyagac chukram akayam avranam
asnaviram suddham apapa-viddham
kavir manisi paribhuh svayambhur
yathatathyato 'rthan vyadadhac chasvatibhyah samabhyah

《終極奧義書》(8)

那位超靈無處不在而純粹。祂沒有物質形象，卻有滿載知識和喜樂的永恆超然形象。這個身體沒有血管或九孔，又凌駕於所有名份。祂是原始的聖人和詩人，祂無所不知，並憑藉祂自己的意願而顯現。祂位於最高層面，控制一切。透過祂不可思議的能量，祂維繫整個永恆之中的萬物，又按照其他眾生和事物的品質，讓他們工作。」

巴佳納：「《韋陀經》有沒有描述至尊主，祂完全獨立，以祂自己的意願顯現在這個物質世界？」

巴巴君：「有，《韋陀經》在幾個地方都有提及。《塔拉瓦卡爾(Talavakara)》或《卡拿奧義書(Kena)》敘述烏瑪(Uma)和瑪漢卓(Mahendra，聖施瓦君)之間的一段對話，描述有一次半神人和惡魔(asuras)之間怎樣發生激戰。在這一次，惡魔受到重擊，潰不成軍，逃離戰場。半神人戰勝了，縱使實際上唯獨是至尊主獲勝，半神人只是祂的工具。不過，半神人因驕傲和傲慢忘了這點，開始誇耀他們的力量和英勇。此時，恩慈之庫—至尊梵至尊主—以驚人的形象出現在那裡，詢問他們驕傲的原因。然後祂便長出了一根稻草，要他們毀滅它。半神人大感驚訝，因為儘管竭盡所能和卯足全力，火神都無法燒毀它，風神無法吹起它。半神人看見至尊主非常美麗的形象和驚人的能力，全都嘖嘖稱奇。

tasmai trnam nidadhaveddaheti tadupapreyaya
sarvajavena tanna sasaka dagdhuma. sa tat eva nivavrte,
naitadasakam vijnatum yadetad yaksamiti

《卡拿奧義書》(3.6)

那個夜叉(Yaksa，祂其實是至尊主)把一根稻草放在火神(Agnideva)面前，說：『讓我們看看你的力量吧。你能燃燒這根乾稻草嗎？』火神走近那根稻草，把他的所有

力量貫注於稻草，但他卻無法燃燒它。他無地自容，回去對半神人說：『我無法明白這個夜又是誰。』

《韋陀經》的機密要旨是，至尊主是不可思議的美麗人物。祂憑藉祂自己甜美的意願出現，與微靈履行各種各樣的逍遙時光。」

巴佳納：「至尊主稱為極樂情感之洋。《韋陀經》任何地方描述了這點嗎？」

巴巴君：「《泰提瑞亞奧義書》(2.7)清楚表明了這點：

yad vai tat sukrtam raso vai sah
rasam hy evayam labdhvanandi bhavati
ko hy evanyat kah pranyat
yad esa akasa anando na syat
esa hy evanandayati

至尊梵超靈是非常英俊的至尊靈魂。祂的原形是純粹的極樂情感，微靈覺悟到這個極樂情感化身至尊梵時，便欣喜若狂。如果完整的本體不是極樂情感形式的喜樂化身，誰會掙扎求存嗎？唯獨超靈賜予眾生喜樂。」

巴佳納：「如果祂是極樂情感的化身，為什麼物質主義者無法看見祂或理解祂？」

巴巴君：「受條件限制的微靈有兩種：那些背離奎師那的人(parak)，以及那些面向奎師那的人。處於背離狀態的微靈看不見奎師那的美麗，因為他們與祂對立；他們只看見和思考物質事物。處於面對狀態的微靈與假象對立，並順應奎師那，因此他們看得見奎師那的極樂情感化身。《卡塔奧義書》有云：

paranci khani vyatrnat svayambhus
tasmāt paran pasyati nantarātman
kascid dhīrah pratyag atmanam aikṣad
avṛtta-cakṣur amṛtatvam icchan

自生的至尊主創造了所有感官，因此它們傾向於外在事物。因此微靈通常只透過他的感官察覺外在事物，看不見他心內的至尊主。只有莊嚴果斷的人(dhīrah)，渴求奎師那之愛這種形式的解脫，才可以把他的耳朵和其他感官從外在事物鬆開，看見內在見證者靈魂(pratyag-atma)至尊聖主。」

巴佳納：「在 raso vai sah 這個詩節，稱為極樂情感化身的那個人是誰？」

巴巴君：「《勾袍-塔帕尼奧義書》，Purva-khanda(12-13)有云：

gopa-vesam abhrabham tarunam kalpa-drumasritam
sat-pundarika-nayanam meghabham vaidyutambaram

dvi-bhujam mauna-mudradhyam vana-malinam isvaram

祂的裝束有如牧牛童。祂的眼睛恰似盛放的白蓮，祂的膚色好像季風雨雲一樣黑藍色的，祂穿著閃電般耀眼的鮮亮黃布。祂是兩臂形象的，祂處於代表神聖知識的姿勢(jnana-mudra)。祂的脖子戴著森林花串成的及膝花環，美不勝收，祂正站在神聖的如願樹下。那位主奎師那是萬物之主。」

巴佳納：「現在我明白到，在靈性世界處於祂那永恆完美化身的主奎師那是最強大的，既是極樂情感的化身，也是所有極樂情感的居所。透過梵知無法臻達祂。如果修習八重瑜伽體系，只能覺悟到祂作為超靈的那個局部展現。非人格梵只是主奎師那的體光，祂滿載永恆的靈性品質，也是所有世界堪受崇拜的主。不過，我們找不到方法臻達祂，因為祂超越於我們思考力的範疇。而且，人類除了思考力之外，還有什麼方法？不論是婆羅門還是不可觸及的賤民，除了腦袋之外，便無計可施。因此極難獲得主奎師那的恩慈。」

巴巴君：「《卡塔奧義書》(2.2.13)有云：

tam atma-stham ye 'nupasyanti dhiras

tesam santih sasvati netaresam

看見他自己之內的超靈，只有這樣的聰明人才可以獲得永恆安寧；別無他人。」

巴佳納：「恆常看見祂在自己之內，也許能夠獲得永恆安寧，但藉此能夠看見祂的哪個程序是什麼？這很難理解。」

巴巴君：「《卡塔奧義書》(1.2.23)有云：

nayam atma pravacanena labhyo

na medhaya na bahuna srutena

yam evaisa vrnute tena labhyas

tasyaisa atma vivrnute tanum svam

透過講課、智力或研究各種各樣的經典，都無法臻達至尊梵超靈。祂僅是透過祂自己向祂自己所接受的人，所賜予的恩慈，才揭示祂的超然形象。

《聖典博伽瓦譚》(10.14.29)有云：

athapi te deva padambuja-dvayaprasada-

lesanugrhita eva hi

janati tattvam bhagavan mahimno

na canya eko 'pi ciram vicinvan

主啊，即使得到你那雙蓮花足的一丁點恩慈，都能理解你超然光榮的精華。即使其他人多年來也許都一直透過知識和棄絕尋找你，但他們都無法覺悟你那自我的極重要真理。

我的兒子，我的主非常寬大為懷。那位主奎師那是眾靈之靈，無法透過閱讀或聆聽各種各樣的經典，或是透過辯論和討論而獲得。也無法透過敏銳智慧或接受幾位靈性導師而獲得。只有接受祂是『我的奎師那』，才可以得到祂。祂只會對這樣的奉獻者，展現祂超然永恆-全知-極樂的形象。當我們分析程序真理時，你將會輕易理解這些真理。」

巴佳納：「《韋陀經》有任何地方記載奎師那居所的名字嗎？」

巴巴君：「有的，《韋陀經》有幾處都看到靈性天空(Paravyoma)、布茹阿姆-勾袍之城(Brahma-Gopala-puri)和哥庫拉那樣的名字。例如《斯瓦塔斯瓦塔爾奧義書》有云：

rco 'ksare parame vyoman
yasmin deva adhivisve niseduh
yas tan na veda kim rca karisyati
ya ittad vidus ta ime samasate

必須知道永不犯錯的(aksara)梵，住在稱為靈性天空的居所。祂是《梨俱韋陀》裡的曼陀的主題，所有半神人都托庇於祂。不認識那個至尊人物的人，無法透過《韋陀經》實現任何目的。不過，按照真理覺悟到那位超靈，便洪福齊天。

《穆達卡奧義書》(2.2.7)有云：

divye brahma-pure hy esa vyomny atma pratisthitah
那位超靈恆居靈性天空形式的超然布茹阿姆-普爾(Brahma-pura)。

《Purusa-bodhini-sruti》有云：

gokulakhye mathura-mandale dve parsve candravali radhika ca
在瑪圖茹阿名為哥庫拉的區域內，斯麗瑪緹.茹阿迪卡位於至尊主的一側，黎卓瓦里則在另一側。

《Gopala-tapani 奧義書》有云：

tasam madhye saksad brahma-gopala-puri hi
布茹阿姆-勾袍之城位於那些超然居所中央。」

巴佳納：「為什麼密宗婆羅門(tantrika-brahmanas)稱施瓦的能量為杜爾伽？」

巴巴君：「迷幻能量(maya-sakti)稱為施瓦能量。這個假象有三種形態，即善良、情欲和愚昧。善良形態的婆羅門純粹地崇拜假象，視之為象徵善良形態的形象；情欲形態的婆羅門，崇拜象徵情欲形態的那個假象形象；愚昧形態的婆羅門則視假象為

黑暗的主宰神明，即愚昧形態，把愚昧當作知識，崇拜她。事實上，假象能量只是至尊主至高能量轉變體的一個名字，以至高能量之影(chaya)為形式；它不是分開的獨立能量。假象是導致微靈的束縛和解脫的唯一原因。

當微靈與奎師那對立時，假象便把他拋進俗世的束縛來懲罰他。不過，當微靈順應奎師那時，同一的假象便展現善良品質，賜他奎師那的知識。然後她便把他從俗世的束縛解脫出來，讓他有資格得到奎師那之愛。因此受假象形態束縛的微靈，看不見假象的純粹形象，即至尊主的形象能量，他們唯獨崇拜假象為原始能量。在假象狀態的微靈唯有透過好運和善行的力量，才能覺悟到這些高深的哲學真理。否則，由於被假象迷惑，陷於錯誤結論，因此便一直喪失真正知識。」

巴佳納：「《哥庫拉奧義書(Gokula-Upasana)》把杜爾伽女神算作主哈瑞的同遊。哥庫拉的杜爾伽是誰？」

巴巴君：「哥庫拉的杜爾伽正是瑜伽瑪亞。她作為靈性能量轉變體的種子，因此當她在靈性世界時，她認為自己與形象能量沒有分別。物質假象只是那個瑜伽瑪亞的轉變體。物質世界的杜爾伽，只是靈性世界那個形象能量杜爾伽的女僕。形象能量杜爾伽是滋潤奎師那逍遙時光的那種能量。完全托庇於瑜伽瑪亞賜予的非婚戀情感的牧牛姑娘，滋養奎師那在靈性世界的娜莎之舞。關於娜莎之舞的 yoga-mayam upasritah[《聖典博伽瓦譚》(10.29.1)]，這句話的要旨是，由於形象能量，奎師那的超然逍遙時光有很多這種看似愚昧的活動，但它們其實並不愚昧。為了滋養至高的極樂情感(maha-rasa)，瑜伽瑪亞上演那些似是愚昧地履行的活動。當我們稍後討論極樂情感時，便會詳細分析這個主題。」

巴佳納：「我想知道一件關於聖地真理的事。請告訴我，奉獻者為什麼稱納瓦島為聖地？」

巴巴君：「聖納瓦島聖地和聖溫達文聖地彼此之間沒有分別，瑪亞普爾是納瓦島聖地裡最高的真理。聖瑪亞普爾和納瓦島的關係，與聖哥庫拉和巴佳的關係一模一樣。瑪亞普爾是納瓦島偉大的相會之處(Maha-Yogapitha)。根據《聖典博伽瓦譚》(7.9.38)的 channah kalau 詩節，至尊主顯現在卡利年代的全權化身(主采坦亞.瑪哈帕佈)被覆蓋，祂的神聖居所同樣也被覆蓋。在卡利年代，沒有其他聖地比得上聖納瓦島。事實上，只有覺悟到這個聖地的超然本質的人，才有巴佳極樂情感的資格。從外在的物質角度來說，巴佳聖地和納瓦島聖地兩者似乎都是世俗的。只有那些憑藉好運啟明了靈性眼睛的人，才可以原原本本地看見聖地。」

巴佳納：「我想知道這個納瓦島聖地的本質。」

巴巴君：「哥樓卡、溫達文和斯瓦塔島，都是靈性天空的內部地區。主奎師那的婚姻戀逍遙在哥樓卡上演。祂的非婚戀逍遙在溫達文上演，它增補的逍遙時光則在斯瓦塔島上演。在真理上，這三個聖地之間毫無差別。納瓦島其實是斯瓦塔島，因此

祂與溫達文沒有分別。納瓦島居民非常幸運，因為他們是主高認格的同遊。只有履行很多虔誠活動之後，才可以住在納瓦島。某種極樂情感沒有展現在溫達文，但那種極樂情感卻展現在納瓦島，作為溫達文情感的增補物。僅是有能力品嚐那種情感時，才有所體驗。」

巴佳納：「納瓦島聖地有多大？」

巴巴君：「聖納瓦島聖地這個區域方圓十六高爾薩(krosa)，形如八瓣蓮花，即八個島：施曼塔島、哥端姆島、瑪迪亞島、科拉島、茹圖島、佳努島、莫端瑪島(Modruma-dvipa)和茹卓島。安塔爾島位於這些島嶼中央，似是蓮花的輪生體，聖瑪亞普爾位於這個安塔爾島正中。在納瓦島聖地，尤其是在瑪亞普爾專注履行地靈性修習，便能迅速獲得對奎師那的愛。瑪哈瑜嘎琵是聖佳幹納.米斯垂的居處或廟宇，位於瑪亞普爾中心，眾生之中最幸運的微靈，正是在這個瑜嘎琵，恆常都親見到主高認格永恆的逍遙時光。」

巴佳納：「主高認格的逍遙時光是形象能量的傑作嗎？」

巴巴君：「主高茹阿的逍遙時光，是安排主奎師那逍遙時光的那同一種能量安排的。主奎師那和主高認格之間毫無差別。聖施瑞茹帕.哥斯瓦米說：

radha-krsna-pranaya-vikrtir hladini saktir asmad
ekatmanav api bhuvi pura deha-bhedam gatau tau
caitanyakhyam prakatam adhuna tad-dvayam caikyam aptam
radha-bhava-dyuti-suvalitam naumi krsna-svarupam

《永恆的主采坦亞經》(原初逍遙 1.5)

本質上，茹阿妲-奎師那是一體的。不過，由於祂們逍遙時光的永恆性，因此透過喜樂能量—以祂們無分彼此之愛的轉變體為形式—的影響，永恆展現為兩個形象。現在這兩個本體以采坦亞本體的形象，展現為一個形象。因此，我向奎師那這個具有斯麗瑪緹.茹阿迪卡的愛意情感和光芒的形象俯首頂拜。

奎師那和采坦亞.瑪哈帕佈兩者都永恆展現。無法確定祂們誰來得較早，誰來得較遲。『采坦亞先在那裡，然後茹阿妲-奎師那展現，現在祂們又再合一，以采坦亞的形象顯現』—對這句話的理解，不是祂們其中一人較早存在，而另一個稍後出現。兩個展現都是永恆的；祂們永遠存在，也會永遠存在。至尊真理的所有逍遙時光都是永恆的。認為這其中一段逍遙時光是主要的，另一段則是次要的那些人，對真理一無所知，又沒有情感。」

巴佳納：「如果聖主高認格直接是完整的全權真理，那麼崇拜祂的程序是什麼？」

巴巴君：「唸誦高茹阿聖名曼陀來崇拜高茹阿，與唸誦奎師那聖名曼陀來崇拜奎師那，賞賜同一福祉。透過奎師那曼陀崇拜高茹阿，與透過高茹阿曼陀崇拜奎師那一模一樣。那些相信高茹阿和奎師那之間有差別的人極愚蠢；他們只是卡利的僕人。」

巴佳納：「在哪裡找得到那個隱蔽化身—主采坦亞·瑪哈帕佈—的曼陀？」

巴巴君：「包含展現化身的曼陀之密宗經典，也祕密地包含隱蔽化身的曼陀。那些智慧耿直的人可以理解。」

巴佳納：「以什麼方法把高認格視作二元形象(Yugala)來崇拜？」

巴巴君：「主高認格的二元形象，以某種形式在神像崇拜程序之中形成，又以另一種形式在靈性專注程序之中形成。在神像崇拜程序之中，崇拜聖高茹阿-維施努沛爾亞，而在靈性專注程序之中，則服務主高茹阿-嘎達答爾(Sri Gaura-Gadadhara)。」

巴佳納：「主高認格的哪種能量是聖維施努沛爾亞？」

巴巴君：「奉獻者通常稱她為宇宙之母(bhu-sakti)。不過，她其實是混合了喜樂精華的知識能量。換句話說，她是奉愛的化身，下凡協助高茹阿化身傳揚聖名的工作。就像納瓦島聖地是九重奉愛服務程序的化身，聖維施努沛爾亞也是九重奉愛服務程序的化身。」

巴佳納：「那麼可以稱維施努沛爾亞-德薇女神為形象能量嗎？」

巴巴君：「怎會懷疑這點呢？難道知識能量和喜樂能量精華的混合體，不是形象能量嗎？」

巴佳納：「帕佈君，我很快便會學習崇拜主高茹阿。我剛剛記起另一件事，我想請你向我清楚解釋。你解釋過靈性能量、微靈能量和假象能量，是形象能量的三個展現；喜樂、知識和存在是形象能量的三個功能；而這三個功能，即喜樂、知識和存在一對靈性能量、微靈能量和假象能量這三個展現產生作用。這全都只是能量的作用。除此之外，靈性世界、靈性身體和靈性逍遙時光，也只是能量的徵兆。那麼能量擁有者奎師那的徵兆是什麼？」

巴巴君：「這是極艱深的問題。你想用你的論點利箭殺死這個老人嗎？我的愛子，答案就像問題一樣簡單，但實在難以找到有資格理解的人。不管怎樣，我都會解釋這個問題，因此請嘗試理解。」

我同意奎師那的聖名、形象、品質和逍遙時光，全都顯示能量的功能。不過，自由(sva-tantrata)和自由意願(sva-icchamayata)不是能量的作用；它們兩者都是至尊人物本身固有的活動，奎師那是那位具備自由意願的人，也是能量的居所。能量是被享

受的，奎師那則是享樂者；能量是依賴的，奎師那卻是獨立的；能量團團圍繞著那個獨立的至尊人物，祂卻恆常都知覺到能量。即使獨立人物被能量覆蓋，但祂都是能量的主人。只有托庇於那種能量，人類才可以覺悟到至尊人物。因此，沒有覺悟能量的身分，受條件限制的微靈無法獨立地覺悟能量擁有者的身分。不過，奉獻者對能量擁有者萌生愛意時，便能察覺到凌駕於能量的祂。奉愛是能量的形式，因此她有女性形象。在奎師那的內在能量指導下，她體驗人類的逍遙時光。那些逍遙時光表示奎師那具備自由意願，以及身為主要享樂者的固有品質。」

巴佳納：「如果我們接受毫無特質而難以鑑別，凌駕於能量的本體，那個本體便會與《奧義書》描述的梵相同。」

巴巴君：「《奧義書》的梵沒有欲望，但《奧義書》描述的至尊人物奎師那，事實上是自由意願組成的。兩者之間有天壤之別。梵沒有任何屬性。相反，即使奎師那與能量截然不同，但祂具有形象和屬性(savisesa)，因為祂具備人性、身為享樂者(bhoktriva)、權威和獨立性等等品質。實際上，奎師那與祂的能量沒有分別。顯示奎師那存在的那種能量也是奎師那，因為聖茹阿妲形象的奎師那女性能量，以女性形象展現她的身分。奎師那是接受服務的人，至尊能量，即斯麗瑪緹君則是祂的女僕。祂們個別的自我概念，是辨別祂們的唯一真理。」

巴佳納：「如果奎師那的欲望和享受能力顯示享樂者的形象，那麼斯麗瑪緹.茹阿迪卡的欲望是什麼？」

巴巴君：「斯麗瑪緹.茹阿迪卡的欲望是從屬於奎師那的；她的所有欲望或努力都不是獨立於祂的欲望。奎師那有欲望，斯麗瑪緹.茹阿迪卡的欲望則是遵照奎師那的欲望服務祂。斯麗瑪緹.茹阿迪卡是完整而原始的能量，奎師那則是人物；那就是，祂控制和激發能量。」

這次討論結束後，巴巴君.瑪哈茹阿傑看到夜已深，便請巴佳納回家。巴佳納五體投地的頂拜巴巴君.瑪哈茹阿傑的雙足，歡天喜地的走向比爾瓦池。

日復一日，巴佳納的心緒逐漸改變。這使他的家庭成員非常驚慌，他的祖母決定要他盡快成婚。她開始物色門當戶對的對象，但巴佳納對這些事總是冷眼旁觀，不理會婚事的商討。相反，他一直持恆地全神貫注於沉思，從巴巴君.瑪哈茹阿傑那裡聽到的多種真理。他自然地受到施瑞瓦薩院子的巴巴君.瑪哈茹阿傑吸引，因為他想覺悟他所聽到的真理，也熱望聆聽層出不窮而甘露盈盈的教導。

由此結束《微靈天職》的第十四章，名為《基礎真理：能量真理》

第十五章

基礎真理：微靈真理

翌日，巴佳納比前幾天更早地抵達施瑞瓦薩的院子。哥端姆的奉獻者也在傍晚前到達，觀看黃昏燈儀(sandhya arati)，聖沛爾瑪達薩.帕茹阿瑪漢薩.巴巴君、外士那瓦.達薩、阿兌塔.達薩和其他奉獻者，都已坐在燈儀的棚子(arati-mandapa)裡。巴佳納看見哥端姆奉獻者的情感時，他目瞪口呆，忖度：「盡快得到他們的聯誼，我便會令我的生命完美。」當那些奉獻者看見他的謙遜和奉愛傾向時，全都祝福巴佳納。

燈儀結束時，巴佳納和年老的巴巴君開始一起朝著南方，步向哥端姆。茹阿古納.達薩.巴巴君看見巴佳納淚如泉湧，對他心生憐愛，慈愛地問：「巴巴，你為什麼哭？」

巴佳納說：「帕佈，當我想起你動人的訓示時，我心忐忑不安，全世界似是空虛一片。我的心漸漸熱切於托庇於主高認格的蓮花足。請對我大發慈悲告訴我，根據真理，我到底是誰，我又為什麼來到這個世界。」

巴巴君：「我的愛子，問了這樣的問題，你祝福了我。微靈第一次問這個問題的那天，就是他好運出現的吉日。如果你懇切地聆聽《十原則》的第五個詩節，你的所有疑問都會一掃而空。

sphulingah rddhagner iva cid-anavo jiva-nicayah
hareh suryasyaivaprthag api tu tad-bheda-visayah
vase maya yasya prakrti-patir evesvara iha
sa jivo mukto 'pi prakrti-vasa-yogyah sva-gunatah

正如烈火迸發的眾多小星火，無數微靈就像主哈瑞這個靈性太陽之光的靈性原子。雖然這些微靈與主哈瑞沒有分別，但他們與祂永恆都有差別。微靈和至尊控制者之間的永恆差別在於，至尊控制者是假象能量之主和主人，但由於微靈的固有本質，即使處於解脫狀態，他都會受制於假象。」

巴佳納：「這是與眾不同的結論，我想聽聽一些韋陀證據來支持它。至尊聖主的話固然是《韋陀經》，但如果《奧義書》能夠證明這個原則，人們就不得不接受瑪哈帕佈的教導。」

巴巴君：「《韋陀經》多處描述了這項真理。我會引用其中一些：

yathagneh ksudra visphulinga vyuccaranti
evam evasmad atmanah sarvani bhutani vyuccaranti
《巴哈-阿然亞卡奧義書》(2.1.20)

無數微靈衍生自至尊梵，就像火焰迸發的小火花。

tasya va etasya purusasya dve eva sthane
bhavata idan ca paraloka-sthanan ca

sandhyam trtiyam svapna-sthanam
tasmin sandhye sthane tisthann ete ubhe
sthane pasyatidan ca paraloka-sthanan ca
《巴哈-阿然亞卡奧義書》(4.3.9)

微靈人物應該詢問兩個位置—無生氣的物質世界和靈性世界。微靈位於第三個位置，那是夢境一樣的狀態(svapna-sthana)，也是其他兩者之間的交接點(tatastha)。由於位於兩個世界的交匯處，因此他看見無生氣的世界(jada-jagat)和靈性世界(cid-jagat)兩者。

這個詩節描述微靈能量的邊際本質。再者，《巴哈-阿然亞卡奧義書》(4.3.18)有云：

tad yatha maha-matsya ubhe kule 'nusancarati
purvan caparan caivam evayam purusa etav ubhav antav
anu sancarati svapnantan ca buddhantan ca

就像河裡的大魚有時游向東岸，有時游向西岸，由於微靈位於無生氣和有知覺世界之間的原因之洋(karana jala)，於是也逐漸流連到兩岸，即夢境和醒境。」

巴佳納：「tatastha(邊際)一字的韋陀含意是什麼？」

巴巴君：「海陸之間的空間稱為海岸(tata)，但與海洋接壤的地方其實只是陸地，那麼海岸在哪裡？海岸是分開海陸的界線，它非常精細，以致無法以肉眼察見。如果我們把超然領域比作海洋，物質世界比作土地，那麼海岸就是分開兩者的精微界線，微靈能量則位於兩者的相匯之處。微靈就像陽光之中的無數光子。由於位處中央，因此微靈看見一側的靈性世界，假象創造的物質宇宙則在另一側。就像一側的至尊主靈性能量無窮無盡，另一側的假象能量也十分強大。無數精微(suksma)的微靈位於這兩者之間。微靈天生是邊際的，因為他們是奎師那的邊際能量所展現的。」

巴佳納：「什麼是邊際性質？」

巴巴君：「就是使人處於兩個世界之間，看見兩邊的那種性質。邊際性質是受控於其中一種能量的資格。有時河岸因為侵蝕而浸在河裡，然後又再因河道改變而與土地併合。如果微靈望向奎師那一即向著靈性世界—便受到奎師那能量的影響。然後他進入靈性世界，以他既純粹又有知覺的靈性形象服務至尊主。不過，如果他望向假象，他便與奎師那對立，被假象囚禁。這個雙面性質稱為邊際性質。」

巴佳納：「微靈的原始結構有任何物質部分嗎？」

巴巴君：「沒有，微靈僅是由靈性能量創造的。他會被擊敗—那就是被假象蒙蔽—因為他天性渺小，缺乏靈性力量，但微靈的存在甚至毫無假象。」

巴佳納：「我從我的老師那裡聽說，有知覺梵的一小部分被假象覆蓋時，便成為微靈。他解釋天空恆常都是密不可分的大虛空(maha-akasa)，但把它的一部分封存在罐子時，便成為壺中虛空(ghata-akasa)。同樣，微靈原本是梵，但當梵被假象覆蓋時，便產生身為微靈的這種假我。這個概念正確嗎？」

巴巴君：「這個教義只是假象宗的。假象怎會觸及梵？假象宗提倡梵沒有能量(lupta-sakti)，如果推想能量是不存在的話，那麼假象—即能量—怎可能接近梵？結論就是，假象不可能覆蓋梵，並造成這種痛苦狀態。相反，如果我們接受梵的超然能量，那麼微不足道的假象能量又怎能擊敗靈性能量，由梵創造微靈？除此之外，梵密不可分，怎能劃分這樣的梵？假象能夠對梵產生作用，那個想法不可接受。假象在創造微靈方面毫無建樹。無可否認，微靈只是微小的，雖然如此，但他作為本體，依然比假象更高。」

巴佳納：「有一次，另一個老師說微靈只是梵的反映。太陽反映到水裡，同樣，當梵反映到假象時，祂也變成微靈。這個概念正確嗎？」

巴巴君：「這只不過又是假象宗哲學的另一個例子而已。梵沒有極限，決不能反映無限的實體。有限梵的想法與《韋陀經》的結論相反，因此要拒絕這個反映論。」

巴佳納：「有一次，辨盡天下的一級棄絕僧(dig-vijaya)告訴我，其實沒有稱為微靈的實體。人只是由於假象才以微靈自居，消除了假象時，就只有一個密不可分的梵。這點正確嗎？」

巴巴君：「這也是毫無根據的假象宗教義。根據經典，ekam evadvityam：『除了梵之外，便空無一物。』如果除了梵之外什麼都沒有，那麼假象從何而來，誰又在假象之中？如果你說梵在假象之中，你就是說梵其實不是梵；相反，祂微不足道。如果你主張假象是單獨而獨立的元素，你便否認梵密不可分的一體性(advaya-jnana)。」

巴佳納：「有一次，一個有影響力的婆羅門學者到達納瓦島，在一個知識分子雲集的聚會，確立了只有微靈存在。他的理論是，這個微靈在他夢裡創造一切，因此他享樂和受苦。然後，當夢境破滅時，他看見他只不過是梵。這個想法有多對？」

巴巴君：「這又是假象宗。正如他們所說，如果梵難以辨別，怎能產生微靈和他的做夢狀態？假象宗用『把牡蠣殼內的珍珠母看成是黃金的假象』，以及『把繩子看成是蛇的假象』等等例子，但他們的哲學無法為梵的一體性提供基礎知識。」

巴佳納：「那麼假象與創造微靈的身份方面毫無關係—必須接納這點。與此同時，我也清楚理解到微靈天生受假象影響。現在我想知道，是靈性能量創造微靈，給他們邊際本性嗎？」

巴巴君：「不，靈性能量是奎師那完全的能量(paripurna-sakti)，它的展現全都是永恆完美的實體。雖然當微靈履行靈修時，能夠透過奉愛修習達到完美，像永恆完美的生物那樣享受超然快樂，但他不是永恆完美的。斯麗瑪緹.茹阿迪卡四種女朋友全都是永恆完美的，她們都是靈性能量—斯麗瑪緹.茹阿迪卡本人—的直接擴展(kaya-vyuha)。另一方面，所有微靈都展現自主奎師那的微靈能量。靈性能量是主奎師那完全的能量，微靈能量則是祂不完全的能量。就像完全真理全都是完全能量的轉變體，無數微小而有知覺的微靈同樣也是不完全能量的轉變體。」

穩處於祂的每種能量之中，主奎師那根據那種能量的性質展現祂的形象。當祂處於靈性形象時，便展現祂作為主奎師那的原形，也展現為靈性天空之主—拿茹阿央那；當祂處於祂的微靈能量時，便展現為巴佳的逍遙時光化身(vilasa-murti)巴拉戴瓦(Baladeva)；處於假象能量時，便展現三個維施努形象：原因之洋、牛奶之洋和孕誕之洋。祂以祂的巴佳奎師那形象，極至地展現所有靈性事情。以祂蛇莎本體的巴拉戴瓦化身，展現永恆解脫的同遊，為蛇莎本體之源奎師那作八種服務。祂又再作為靈性天空的蛇莎擴展—山卡山拿，展現八種僕人，作為蛇莎擴展之源—拿茹阿央那—的永恆解脫同遊，做八種服務。山卡山拿的化身—大維施努，讓自己處於微靈能量之中，祂以祂的超靈化身，展現為有能力涉獵物質世界的微靈。這些微靈對假象的影響很敏感，除非他們透過至尊主的恩慈，得到靈性能量之喜樂能量的庇蔭，否則依然有可能被假象擊敗。無數被假象征服了的受條件限制微靈，從屬於物質自然的三種形態。有鑑於此，結論就是，展現微靈的只是微靈能量，而不是靈性能量。」

巴佳納：「你之前說過靈性世界是永恆的，微靈也一樣。如果這是真的，又怎可能創造、展現或產生永恆實體？如果是在某一刻創造他，那麼他在那刻之前一定是不存在的，那麼我們又怎能相信他是永恆的呢？」

巴巴君：「你在這個物質世界所體驗的時間和空間，與靈性世界的時間和空間截然不同。物質時間分成三方面：過去、現在和將來。不過，在靈性世界只有一個完整的永恆現時。靈性世界的每件事都是永存的。」

我們在物質世界所說或描述的，都受制於物質時間和空間，因此當我們說『微靈是被創造的』、『靈性世界是展現的』或『創造微靈的形象時，不受假象影響』時，物質時間必定影響我們的語言和我們的陳述。在我們受條件限制的狀態，這是無法避免的，因此我們描述微小的微靈和靈性事物時，無法消除物質時間的影響。過去、現在和將來的概念，恆常以某種方式進入我們的描述之中。雖然如此，當那些能夠正確區別的人，理解對靈性世界的描述的要旨時，便可以理解永恆當下的施用。巴巴，這件事要非常小心。摒棄不可避免的訛誤，或適宜要拒絕的那方面描述，也要有靈性覺悟。

所有偉大奉獻者都說微靈是奎師那的永恆僕人，他的永恆本性是服務奎師那，而他現在受制於假象，因為他忘了那個永恆本性。不過，每個人都知道，微靈是永恆實體，他們有兩類：永恆解脫的和永恆受條件限制的。這樣解釋主題，只是因為受條

件限制的人類智慧受制於疏忽，不能理解一個主題。不過，透過他們的靈性神定，覺悟了的修習者體驗到超然真理。我們的話總是有些物質限制，因此我們所說的都會有些物質缺陷。我的愛子，你恆常都應該盡力覺悟純粹真理。邏輯和論點在這方面根本毫無建樹，因此試圖用它們來理解不可思議的主題，實在一無是處。

我知道你將無法馬上理解這些主題，但當你在心裡培養這些超然情感時，便會越來越覺悟到靈性情感。換句話說，所有超然情感都會在你淨化了的內心深處自我展現。你的身體是物質的，你身體的所有活動也是物質的，但你存在的本性卻不是物質的；你是極微小的有知覺實體。你越認識自己，你就會越覺悟到你的靈性身份是怎樣高於假象世界的本體。就算我告訴你，你也會覺悟不到，或者僅是聆聽，你也不會得到。盡可能培養唸誦哈瑞聖名的修習。當你繼續唸誦哈瑞聖名時，這些超然的靈性情感便會開始自動展現在你心裡，取決於它們展現的程度，你將可以覺悟到超然世界。心意和說話兩者都源於物質，即使竭盡所能，它們都無法觸及超然真理。《韋陀經》在《泰提瑞亞奧義書》(2.9)有云：

yato vaco nivartante aprapya manasa saha

由於無法臻達祂，因此說話和心意便從梵那裡折返。

我建議你不要向任何人請教這件事，而是親自覺悟它。我剛剛給了你提示(abhasa)。」

巴佳納：「你解釋了微靈就像烈火的火花，或靈性陽光的光子。微靈能量在這方面的角色是什麼？」

巴巴君：「奎師那是自我展現的真理，祂在這些例子中好比烈火或太陽。在那團烈火或太陽的範圍之中—換句話說，即奎師那—一切都是靈性展現，光芒四射，遠超於它的範圍以外。這些光線是形象能量的小部分功能(anu-karya)，而在那小部分功能內的光線，則是靈性太陽的光子。微靈比作這個非常局限化的極微小本體。形象能量在靈性太陽的領域展現世界，在太陽領域之外的功能是由微靈能量履行的，它是靈性能量直接的部份代表。因此與微靈有關的活動，就是微靈能量的活動。Parasya saktir vividhaiva srutyate(《斯瓦塔斯瓦塔爾奧義書》(6.8)，『這種不可思議的能量，稱為至高能量。這種內在能量(sva-bhavikisakti)雖然獨一無二，但它基於靈性知識、靈性力量(bala)和靈性活動(kriya)而有多重多樣性。』根據《神訓經》的這個格言，靈性能量是至高能量的展現。它從它自己的範疇—靈性領域，衍生微靈能量，而在靈性和物質世界之間的邊際區域，展現無數永恆微靈，他們就像靈性陽光裡的光子。」

巴佳納：「烈火、太陽、火花和陽光的光子—這全都是物質物體。為什麼討論靈性真理時，用了這些物質物體來比喻？」

巴巴君：「正如我說過，我們就靈性真理所說的任何物質敘述，難免有些物質缺陷，但我們有什麼選擇？我們不得不用這些例子，因為沒有它們，我們便會無助。因此那些認識真理的人，把靈性實體比作火或太陽，努力闡釋。事實上，奎師那遠勝於太陽；奎師那的光芒遠勝於陽光；奎師那的光芒和其中的光子—那是微靈能量和微靈—遠勝於陽光和陽光中的光子。雖然如此，用這些例子是因為其中有很多相似之處。」

例子可以解釋一些靈性品質，但不是全部。陽光的美麗及陽光照亮其他物體的能力，都好比靈性真理的品質，因為那是靈魂顯示自己的美麗和照亮其他物體的品質。不過，陽光中的熾熱在靈性實體之中沒有相似物，陽光也是物質的這個事實也一樣。再者，如果我們說：『這牛奶就像清水，』我們比較時只是考慮水的液態品質；不然的話，如果水的所有品質都存在於牛奶之中，水為什麼不會變成牛奶？例子能夠解釋物體的某個特定品質，而不是所有品質和特性。」

巴佳納：「超然奎師那太陽的靈性陽光，以及那些陽光之中的靈性光子與太陽沒有分別，但它們同時又永恆有別於它。這些事實怎會同時是真的？」

巴巴君：「在物質世界，當一個物體是由另一個產生時，產品與它的來源不是截然不同，就是繼續保持是它的一部分。這是物質物體的本質。例如，鳥蛋生下來之後便與母鳥分開；人的指甲和頭髮一直都是身體部分，直到它們被剪掉為止，那怕它們是由他的身體產生的。不過，靈性實體的性質有點不同。靈性太陽展現的一切，與它同時既一樣，又有別。陽光和其中的光子與太陽密不可分，那怕是太陽衍生了它們之後。同樣，奎師那形象的光芒和那些光芒之中的光子—那是微靈能量和微靈—與祂不是分開的，那怕它們是由祂創造的。與此同時，雖然微靈與奎師那沒有分別，但他們與祂卻永恆有別和分開的，因為他們有他們自己極微小的獨立欲望。因此，微靈與奎師那的差別和無異是永恆真理。這是靈性領域的特質。」

聖人從我們對無生氣物質的體驗，舉出一個不完全的例子。假定你從一大塊金子切下一小片用來做手鐲。從金子的觀點來看，手鐲與原來的那塊金子沒有分別；它們沒有差別。不過，從手鐲的觀點來看，兩者之間卻不一樣。這個例子不能完全正確表達靈性真理，但它說明一個要點：從靈性真理觀點來看，至尊控制者和微靈之間沒有差別，從狀態和數量的角度來看，這兩者則永恆有別。至尊控制者是完全靈性的，微靈則是微量靈性的。至尊控制者很偉大，微靈則微不足道。在這方面，一些人舉出壺中天空和無限天空的例子，但這個例子與靈性真理根本不一致。」

巴佳納：「如果超然實體和物質物體屬於截然不同的類別，那麼物質物體怎能用作為理解超然實體的例子？」

巴巴君：「物質物體有不同類別，邏輯派學者認為它們是永恆的。不過，超然和物質之間沒有這種明確差別。我說過超然是唯一真象，物質僅是它的轉變體。轉變體有別於本源，但它在多方面還是類似純正的原物。例如，冰是水的轉變體，它透過

這種轉變有別於水，但兩者的多個品質仍然相似，例如寒冷。並不是熱水和冷水兩者都有寒冷品質，但它們的液態品質都一樣。因此，轉變體肯定保留純粹物體的一些類似之處。根據這個原則，可以在某個程度上借助物質例子理解超然世界。再者，採用觀阿潤達提星(arundhati-darsana)¹的邏輯，便可以用物質例子理解有關靈性本質的事物。

奎師那的逍遙時光完全靈性，當中甚至毫無物質情感。《聖典博伽瓦譚》描述的巴佳逍遙時光是超然的，但在聚會上誦讀那些敘述時，根據各個聽眾各自的資格，聆聽逍遙時光的成果也有不同。從世俗角度欣賞華麗的修辭，那些沉醉於物質感官滿足的人，當作普通英雄和愛卿的故事那樣聆聽。中階奉獻者托庇於觀阿潤達提星的邏輯，體驗類似世俗描述的超然逍遙時光。純粹超然的逍遙時光超越於所有世俗品質，當高階奉獻者聆聽那些逍遙時光的描述時，他們全神貫注於純粹超然逍遙時光(cid-vilasa)的極樂情感。絕對真理是不展現的真理，不借助於我剛才描述的那些原則，那麼我們怎能教導微靈呢？受條件限制的微靈，理解到令人啞口無言和心意停止運作的主题嗎？除了相似原則和觀阿潤達提星的邏輯之外，似乎沒有任何方法解釋這些主题。

物質物體彼此之間可以是不同或相同的，因此在同一時間看不見它們的差別和無異，但至尊真理不是這樣。我們必須接受奎師那與祂的微靈能量，以及其中的微靈是同時同一而異的。這同時的同一而異據說是不可思議的，因為它超越於人類智力極限之外。」

巴佳納：「至尊控制者和微靈之間有什麼差別？」

巴巴君：「首先你應該理解，至尊控制者和微靈之間沒有分別，之後，我會解釋祂們的永恆差別。至尊控制者是知識的化身、知悉者(jnata-svarupa)、思考或沉思者(manta-svarupa)和享樂者(bhoktr-svarupa)。祂是自我發亮的，也啟明他人。祂有祂自己的欲望，也是全知者。微靈也是知識、知悉者和享樂者的形象；他也是自我發亮的，也啟明他人；他也有欲望，也是他自己領域的知悉者。從這個觀點來看，祂們之間沒有差別。

不過，至尊控制者是全能的，憑藉這全能，祂是這一切品質的基礎，它們完整地存於祂之內。這些品質也存在於極微小的微靈之中，但只是微量地。因此至尊控制者和微靈彼此的本性和形象永恆有別，因為一個是完全的，另一個卻是微小的；與此同時，由於至尊控制者和微靈之間的品質相似，因此祂們沒有差別。

由於內在能量的完整性，因此至尊控制者是形象能量、微靈能量和假象能量之主。能量是祂的女僕，祂則是能量之主，祂是祂的欲望驅動的；這是至尊控制者的本性。雖然至尊控制者的品質微量地存在於微靈，微靈卻受控於能量。

《十原則》不僅用maya(假象)一字表示物質假象，更表示形象能量。Miyate anaya iti

maya, 『假象是可以量度事物的。』假象一字是指某種能量，啟明奎師那在靈性世界、物質世界和微靈世界等等全部三個世界的身份。奎師那是假象的控制者，微靈則受假象控制。因此，《斯瓦塔斯瓦塔爾奧義書》(4.9-10)有云：

asman mayi srjate visvam etat

tasmims canyo mayaya sanniruddhah

mayan tu prakrtim vidyan mayinan tu mahesvaram

tasyavaya-bhutais tu vyaptam sarvam idam jagat

至尊主是假象之主，祂創造了整個世界，微靈在那裡受制於物質認同的錯覺。應該明白到假象是祂的物質自然，祂則是假象的控制者。祂的肢體遍及這全世界。

這個曼陀用mayi一字表示假象的控制者奎師那，又用prakrti一字表示完整的能量。祂的偉大品質和本性是至尊控制者的獨特特性；微靈沒有這些特性，即使是在解脫以後，都無法獲得。《布茹阿瑪經》(4.4.17)有云，jagatvyapara-varjjam prakaranasannihitvat, 『創造、維繫和控制整個超然和無生氣的世界，只是梵的工作，別無他人。』除了這個關於超然和無生氣世界的活動之外，其他的所有活動對解脫微靈來說也有可能。《神訓經》有云，yato va imani bhutani jayante(《泰提瑞亞奧義書》3.1)：『所有微靈由祂創造和維繫，他們在毀滅時進入祂內裡，變得不展現。』這些話只是因為梵而講述，費盡心思也無法適用於微靈，因為這裡所指的不是解脫微靈。經典說明只是至尊主履行創造、維繫和毀滅活動，而不是解脫微靈。人也許會認為，微靈也可以履行這些活動，但這引致有多位至尊控制者的不完美哲學。因此，正確的結論是，甚至是已經解脫了，微靈沒有資格進行上述活動。

這點確立微靈和至尊控制者之間的永恆差別，所有博學之士都支持這點。這個差別不是想像的，而是永恆的；不論微靈在任何狀態，這個差別都不會消失。因此應該接受這句話為基礎的陳述，即微靈是奎師那的永恆僕人。」

巴佳納：「如果只可以證明至尊控制者和微靈之間的永恆差別，又怎能接受一體性？另一個要點是，如果有一體性的話，我們必須接受與至尊控制者合一的狀態嗎？」

巴巴君：「不，絕對不是。在任何階段，微靈都不是與奎師那合一。」

巴佳納：「那麼你為什麼談到不可思議的同一而異？」

巴巴君：「從靈性本質和天職的觀點來看，奎師那和微靈之間沒有差別，但祂們之間在結構上有永恆差別。儘管永恆地沒有分別，永恆顯著的卻是有分別的這種看法。雖然本質上沒有分別是既定事實，卻不表示任何這樣的狀態都是獨立存在的。相反，恆常都顯然易見的，卻是永恆差別的展現。換句話說，當永恆差別和永恆一致性同時存在時，差異感較為強烈。例如，假設房子的業主稱為房主，他的房子既同時獨立於房主，又與房主是一體的。即使從一些觀點看來，也許會認為房子獨立於房主，但它與房主一體的明確特性仍然永恆存在。同樣，在至尊控制者和微靈的

情況，即使在完美形象的階段，沒有分別或一體都不是必然身分的一部分，就像可以說房子是獨立於房主，以及與房主一體的。從一個角度來說，可以視之為獨立於房主，但真正身分依然是與房主一體。

讓我再給你另一個物質世界的例子。天空是物質元素，它的存在也有基礎，但即使那個基礎存在，實際上只看見天空。同樣，即使在沒有分別的存在之內，也看到真實的獨特永恆差別，因此永恆差別是必然真象唯一的明確特性。」

巴佳納：「請更清楚地解釋微靈的永恆本性。」

巴巴君：「微靈的知覺是微量的，賦有知識品質，用 aham(我)一字來描述他。他是享樂者、思想者和理解者。微靈有非常精微的永恆形象。就像粗糙軀體的不同部分，手、腿、鼻子，眼睛等等各在其位時，組合一起而展現出美麗的形象，同樣也展現了一個非常美麗而微小的靈性身體，它是由不同的靈性部分組成的。不過，當微靈陷於假象時，那個靈性形象便被兩個物質身體覆蓋。其中一個稱為精微身體，另一個稱為粗糙軀體。第一個覆蓋微小靈性身體的是精微身體，從微靈受條件限制的狀態開始，直到他的解脫，都是不可避免的(apariharya)。當微靈從一個身體輪迴到下一個時，粗糙軀體改變，但精微身體依舊。相反，當微靈離開粗糙軀體時，精微身體便帶著所有業報和欲望到下一個身體。微靈身體的變更和輪迴，是透過《韋陀經》所述的五火學進行的。《祭多嘎亞奧義書》和《布茹阿瑪經》描述了葬禮之火、消化之火和雨等等五火學。微靈在新身體受條件限制的性質，是他之前生生世世累積的影響所致的，這個性質決定他所投生的社會階級。進入四社會四靈性晉階之後，他便再次開始履行業報，他死亡時便重複同一過程。永恆靈性形象的第一層覆蓋是精微身體，第二層則是粗糙軀體。」

巴佳納：「永恆靈性身體和精微身體之間的差別是什麼？」

巴巴君：「永恆身體是真實的原始身體，它微小，靈性而無瑕。這是真正的自我對象—真正的『我』。精微身體是與物質接觸所致的，由三個受污染的轉變體組成，即心意、智慧和自我。」

巴佳納：「心意、智慧和自我是物質實體嗎？如果是的話，它們怎會有知識和活動的品質？」

巴巴君：

「bhumir apo 'nalo vayuh kham mano buddhir eva ca
ahankara itiyam me bhinna prakrtir astadha
apareyam itas tv anyam prakrtim viddhi me param
jiva-bhutam maha-baho yayedam dharyate jagat
etad-yonini bhutani sarvanity upadharaya
aham krtsnasya jagatah prabhavah pralayas tatha

《博伽梵歌》(7.4-6)

我那分開的八重物質(apara)或假象能量，由土、水、火、空氣和空間等等五種粗糙元素，以及心意、智慧和假我等等三種精微元素組成。除此之外，武裝者阿尊那啊，我也有邊際能量，也可以稱之為高等能量。那種能量是處於意識知覺的形式，還有微靈。從這個高等能量展現的所有微靈，使無生氣的世界充滿意識知覺。微靈能量稱為邊際，因為它適合於兩個世界；即我的內在能量所展現的靈性世界；以及我的外在能量所展現的物質世界。

由於所有受造實體都是從這兩種能量展現的，因此你應該知道，我，即至尊主，是所有動與不動生物的世界創造和毀滅的原由。

《梵歌奧義書》的這些詩節，描述能量擁有者至尊主的這種能量。一種稱為高等能量，另一種稱為低等能量。它們又分別稱為微靈能量和假象能量。微靈能量稱為至高能量或高等能量，因為它滿載靈性原子。假象能量稱為低等的，因為它既物質又無生氣。

微靈是與低等能量完全分開的實體，由八種元素組成：五種粗糙元素：土、水、火、空氣和空間，以及心意、智慧和假我這三種精微元素。最後這三種物質元素與別不同。其中所見的那方面知識是物質的，不是靈性的。心意把感官對象的知識，建基於從世俗領域的粗糙主題吸收而來的圖像和影響，創造虛假的世界。這個程序植根於世俗事情，而不是靈魂。倚賴那種知識分辨真假的能力，稱為智慧(buddhi)，也是植根於世俗事情的。接受上述知識所產生的自我，或『我』的這種感知也是物質的，不是靈性的。

這三種能力一起展現微靈的第二個形象，作為微靈和物質之間的連繫，稱為精微身體。當受條件限制微靈的精微身體的自我更穩固時，便覆蓋他永恆形象自我。與靈性太陽奎師那有關的，處於永恆本質的自我是永恆純粹的自我，這同一個自我在解脫狀態再次展現。不過，只要永恆身體繼續受到精微身體覆蓋，粗糙和精微身體所產生的物質自我概念(jada-abhimana)依然強大，因此與靈魂有關的概念幾乎不存在。精微身體非常精細，因此粗糙軀體的功能便覆蓋它。由於精微身體被粗糙軀體覆蓋，因此便對粗糙軀體的社會階級等等產生認同。雖然心意、智慧和自我這三個元素是物質的，但它們天生有知識的概念，因為它們是靈魂功能被污染了的轉變體。」

巴佳納：「我明白微靈的永恆形象是靈性的，天性渺小，而在那個形象之內的是，靈性肢體組成的美麗身體。在受條件限制的狀態，那個美麗的靈性身體一直被精微身體覆蓋，微靈永恆形象以物質身體為形式的物質覆蓋，導致它的物質轉變。現在，我想知道微靈在解脫狀態是不是完美無瑕的。」

巴巴君：「微小的靈性形象沒有缺陷，但由於它的微小本性，故此本性虛弱，因此不完全。在那種狀態之下，唯一的缺陷是，透過與強大的假象能量聯繫，微靈的靈性形象也許會被覆蓋。《聖典博伽瓦譚》(10.2.32)有云，

ye 'nye 'ravindaksa vimukta-maninas
tvayy asta-bhavad avisuddha-buddhayah
aruhya krcchrena param padam tatah
patanty adho 'nadrta-yusmad-anghrayah

蓮花眼的主啊，思辨家、瑜伽師和棄絕者等等非奉獻者，誤以為自己已經解脫，但他們的智慧並非真的純粹，因為他們缺乏奉愛。他們履行嚴酷的苦行和懺悔，臻達想像中的解脫狀態，但由於忽視你的蓮花足，因此他們仍然會從那裡掉到極低下的狀況。

這顯示解脫微靈不論也許到達多麼崇高的境界，但微靈的結構總會是不完全的。那是微靈本體的固有本質，因此《韋陀經》說至尊控制者是假象的控制者，而在所有情況下，微靈一貫都適合被假象控制。」

由此結束《微靈天職》的第十五章，名為《基礎真理：微靈真理》

註一. 阿潤達提星是一顆非常小的星，位於大熊星座附近的瓦希斯塔星。為了觀看這顆星，先要望向它旁邊一顆較大的星，藉此確定它的位置，然後，如果小心觀察，便會看見附近的阿潤達提星。「同樣，雖然借助於感官和物質世界的語言描述靈性世界，但中階奉獻者把純愛藥膏塗在奉愛之眼之後，便覺悟到和看到不展現的超然真理。」

第十六章

基礎真理：被假象擺佈的微靈

聽到《十原則》對微靈真理啟明人心的描述，巴佳納便返家。輾轉反側，難以入睡，他開始沉思：「我得到了『我是誰？』這個問題的答案。現在我明白到，我自己只是靈性太陽—主奎師那一燦爛陽光的光子。雖然天性微小，但我也有我自己與生俱來的價值、目的、知識和微量的靈性喜樂。我的本性是靈性粒子。縱使那個形象非常渺小，但它就像主奎師那的人形形象。現在，我看不見這個形象；這是我的不幸，只有極幸運的人才覺悟到它。我清楚明白我為什麼在這種慘況之中受苦，這點相當重要。明天我會向聖師尊請教這一點。」

他這樣想，最後終於在午夜時分入睡。在黎明之前，他夢見他離開了他的家庭，接受了奉獻者的服裝。他醒來時愉快地想：「看來奎師那很快便會把我從這個生死輪迴之中拉出來。」

翌日早上，他坐在門廊時，一些學生走近他。他們向他致敬，說：「你長久期以來都悉心教導我們，在你的指導下，我們學會很多關於邏輯的深入主題。我們希望你現在會教導我們《nyaya-kusumanjali》。」

巴佳納虛懷若谷地回答：「我親愛的兄弟，我無法再教導你們，因為我根本無法把我的心意專注在教學方面。我決定了要採取另一條途徑。在這些情況下，我建議你們在另一位老師的指導下研習吧。」那些學生聞言悶悶不樂，但他們無可奈何，於是開始逐一離開。

就在那時，聖查圖爾布佳.米斯垂.嘎塔卡來到家裡，向巴佳納的祖母提親。他說：「我肯定你認識威佳亞納.巴塔師。他的家世不錯，也十分富有；因此你會認為是絕配。最重要的是，這個女孩才貌兼備。關於他女兒與巴佳納的婚事，巴塔師那不會訂定任何條件。他準備好讓她成婚，形式悉隨尊便。」

聽到這個提議，巴佳納的祖母欣喜若狂，但巴佳納心不忿。「哎呀！」他想：「當我正計畫離開我的家庭和世界時，我的祖母卻在安排我的婚事。這時討論婚事，我怎會感到高興？」

後來，他們家裡對婚事有一場激烈的爭論，雙方各持己見，爭持不下。巴佳納的母親、祖母和其他老婦在一方，另一方則是巴佳納，孤掌難鳴。女士們多方堅持巴佳納應該結婚，但他不同意。討論持續了一整天。大約在傍晚時分，開始洒下傾盆大雨，徹夜不停，以致巴佳納無法前往瑪亞普爾。第二天，由於婚事的激烈辯論，他甚至茶飯不思。他在黃昏時前往巴巴君的小茅廬。他頂拜後便緊靠巴巴君坐下，他說：「昨夜雨勢頗大。你大概因此無法前來。今天看到你，我十分高興。」

巴佳納說：「帕佈，我正面對一個難題，我稍後會告訴你。首先請為我解釋，如果微靈是純粹的靈性實體，他怎會陷於這個痛苦的世界？」

巴巴君微笑說：

「svaruparthair hinan nija-sukha-paran krsna-vimukhan
harer maya-dandyan guna-nigada-jalaih kalayati
tatha sthulair lingai dvi-vidhavaranaih klesa-nikarair
mahakarmalanair nayati patitan svarga-nirayau
《十原則》詩節(6)

微靈的固有本性是奎師那的永恆僕人。他的固有天職是服務主奎師那。至尊主的迷幻能量，懲罰那些喪失了那個固有天職的微靈。這些微靈偏離了奎師那，關注他們自己的快樂。她以善良、情欲和愚昧這三種物質自然形態的繩子綁住他們，以粗糙和精微身體覆蓋他們的原始形象，把他們扔進痛苦的業報束縛，從而令他們在天堂和地獄一再體驗快樂和痛苦。

無數微靈顯現自主巴拉戴瓦.帕佈，作為主奎師那的永恆同遊，在哥樓卡.溫達文服務祂，其他人則顯現自聖山卡爾山拿，在靈性天空服務無憂星之主—主拿茹阿央那。永恆地品嚐著極樂情感，投入於服務他們膜拜的主，他們恆常都一直堅守他們的固有崗位。他們恆常都努力取悅至尊主，恆常都殷勤關顧。得到了靈性能量的力量，他們恆常都很穩固。他們與物質能量毫無關係。實際上，他們不知道是不是有種名為『假象』的迷幻能量。由於他們住在靈性世界，因此假象遠離他們，對他們毫無影響。恆常全神貫注於服務他們膜拜之主所獲的喜樂，他們永恆解脫，毫無物質苦樂。他們的生命只是愛，他們甚至知覺不到痛苦、死亡或恐懼。

也有無數有知覺的微小微靈，他們衍生自原因之洋大維施努瞥向假象能量時的視線。由於這些微靈的位置靠近假象，因此他們察見到她奇妙的作用。雖然他們具備我描述過的所有微靈品質，但因為他們天性渺小而邊際的，因此他們有時望向靈性世界，有時望向物質世界。處於這個邊際狀態，微靈非常軟弱，因為他當時還沒有從他崇拜對象的恩慈，獲得靈性力量。在這無數微靈之中，那些渴望享受假象的人，全神貫注於世俗的感官滿足，進入永受條件限制的的狀態。另一方面，培養對至尊主之靈性知覺的微靈，憑藉祂的恩慈領受到靈性能量(cid-bala)，進入靈性世界。巴巴！我們忘了我們對主奎師那的服務，被假象的枷鎖綁住，這正是我們的不幸。只是因為我們忘了我們的固有崗位，才陷入這個慘況。」

巴佳納：「帕佈，我明白這個處於靈性和物質世界交匯處的邊際位置。為什麼有些微靈從那裡去物質世界，其他人則去靈性世界？」

巴巴君：「奎師那的品質也存於微靈之中，但只是微量的。奎師那極獨立，因此微靈也永恆地渴望獨立。微靈善用他的獨立性時，便一直傾向於奎師那，誤用時便對祂漠不關心。正是這種冷漠，在微靈心裡產生享受假象的渴望。由於渴望享受假象，

於是便產生假我，使他能享受物質感官滿足，然後，對靈魂一無所知(tamah)、對生命身體概念的錯覺(moha)、對物質享樂的狂熱(maha-moha)、因憤怒或嫉妒而忘了固有崗位(tamisra)，以及認為死是終極盡頭(andha-tamisra)等等五種愚昧，便蒙蔽他純粹而微小的本性。我們的解脫或受制，僅是取決於我們是善用還是誤用我們微量的獨立性。」

巴佳納：「奎師那滿載恩慈，那麼祂為什麼讓微靈那麼軟弱，以致會陷於假象？」

巴巴君：「奎師那真的滿載恩慈，不過，祂也充滿上演逍遙時光的渴望。渴望在不同的情況上演各式各樣的逍遙時光，主奎師那讓微靈適合於各種狀態，從邊際狀態以至最高的至高靈性情感階段。為了促使微靈實際而堅定地發展，變得有資格服務奎師那，祂也創造了較低層次的物質存在，從最低下的遲鈍物質以至假我，它們導致臻達至尊極樂時遇到的無窮障礙。陷於假象的微靈從他們的固有位置低墮，對奎師那漠不關心，全神貫注於個人的感官滿足。不過，主奎師那是恩慈之庫。微靈越低墮，奎師那便越給他機會臻達最高的靈性完美。祂連同祂的靈性聖地和祂的永恆同遊顯現在他面前，玉成此事。那些善用這個仁慈的機會，誠懇地竭力臻達更高位置的微靈，逐漸到達靈性世界，臻達類似主哈瑞永恆同遊的境界。」

巴佳納：「為什麼微靈一定要為了至尊主的逍遙時光而受苦？」

巴巴君：「微靈有些獨立性。這其實是至尊主對他們特別恩慈的徵兆。無生氣的物體既微不足道又無價值，因為它們沒有這樣的獨立渴望。只是因為他的獨立渴望，微靈便得到無生氣世界的統治權。」

苦樂是心意的狀態。因此，也許我們視之為苦的，沉醉其中的人卻甘之如飴。由於各種物質感官滿足最後只導致痛苦，因此物質主義者只得到痛苦。痛不欲生時，便導致尋求快樂。那個渴望引致分辨，從分辨產生提問的傾向。因此便獲得聖人聯誼，從而產生信心。信心出現時，微靈便晉升到更高階段，即奉愛之途。

金子是透過加熱和擊打精煉而成的。由於對奎師那漠不關心，因此微靈投入於世俗感官滿足而變得不純粹。因此，他必須在這個物質世界的砧座上，被痛苦之錘敲打淨化。透過這個程序，反對奎師那的那些微靈的痛苦，最後會以快樂告終。因此痛苦只是至尊主的恩慈之兆。故此目光遠大的人，把微靈在奎師那逍遙時光裡的痛苦視為吉祥，縱使短視的人只會視之為痛苦的不祥之源。」

巴佳納：「在受條件限制的狀態時，微靈的痛苦終極來說都是瑞氣祥和的，但在現階段非常痛苦。由於奎師那是全能的，難道祂不能想到一條較順暢的途徑嗎？」

巴巴君：「奎師那的逍遙時光極奇妙，而且種類繁多；這也是其中一種。如果至尊主獨立而全能，履行各種逍遙時光，為什麼祂唯獨要忽視這段逍遙時光？如果要有充分的多樣化，就不可以拒絕任何逍遙時光。除此之外，其他各類逍遙時光的參與

者，也必須接受某種痛苦。主奎師那是享樂者，也是促成活動的人。全部元素和隨身用品都是由祂的欲望控制，受祂的活動影響。被行動者的欲望控制時，自然會體驗到某些痛苦。不過，如果那種痛苦最後會帶來快樂，那就不是真的痛苦。你怎能稱之為痛苦？為了滋養和支持奎師那的逍遙時光，所體驗的所謂痛苦其實是喜悅之源。微靈的獨立渴望使他放棄服務奎師那所獲的快樂，反而接受身處假象之苦。這是微靈的過失，不是奎師那的過失。」

巴佳納：「如果沒有把獨立欲望賜給微靈，會有什麼害處？奎師那無所不知，即使祂知道微靈會因此而受苦，祂都賜給他們這種獨立性，那麼祂不是要為微靈的痛苦負責嗎？」

巴巴君：「獨立性是一塊珍貴的寶石，沒有它，無生氣的物體既微不足道，又一文不值。如果微靈沒有領受到獨立性，他也會像物質物體那樣微不足道和一文不值。微靈是微小的靈性實體，於是他肯定具備靈性物體的全部品質。唯一差別在於，至尊主是完全靈性的物體，完整地齊備這所有品質，而微靈只是微量地具備這些品質。獨立性是靈性物體的獨特品質，物體的固有品質與物體本身密不可分。因此微靈也有這種獨立性的品質，不過由於他的渺小，因此只得微量。只是因為這種獨立性，微靈才是物質世界的至尊物體，以及創造之中的主宰。」

獨立的微靈是奎師那摯愛的僕人，因此奎師那對他既仁慈又富同情心。當微靈誤用他的獨立性，又依附於假象，看到他的不幸，祂哭個不停，追著他，顯現在物質世界來解救他。慈悲之洋—主奎師那，憐憫微靈而深受感動，認為祂的顯現會使微靈觀看祂甘露盈盈的逍遙時光，便在物質世界展現祂不可思議的逍遙時光。不過，即使施洒了那麼多恩慈之後，微靈都不明白奎師那逍遙時光的真理，於是奎師那便以靈性導師的形象降臨納瓦島。祂親自描述唱誦祂聖名、形象、品質和逍遙時光的至尊程序，祂本人又身體力行，親自教導和激勵微靈接納這條途徑。巴巴，奎師那這麼仁慈，你怎能指責祂有任何過失？祂的恩慈無窮無盡，但我們的不幸令人痛心。」

巴佳納：「那麼，我們的不幸是假象能量導致的嗎？如果全能和全知的主奎師那讓假象遠離微靈，他們將必須這樣受苦嗎？」

巴巴君：「假象是奎師那的內在能量—形象能量—反映的轉變體，它就像熾烈的爐火，沒有資格服務奎師那的微靈在那裡被責罵，使他們適合於靈性世界。假象是奎師那的女僕。為了淨化那些反對奎師那的微靈，她處罰他們，施以適當的治療，淨化他們。極小的微靈忘記了他是奎師那的永恆僕人，由於這個冒犯，假象呈現巫婆的形象(pisaci)處罰他。這個物質世界就像監獄，假象是監禁及處罰叛逆微靈的獄卒。國王為了他子民的利益而興建監獄，同樣，至尊主創造了這個監獄一樣的物質世界，任命假象為監督，對微靈顯示浩盪主恩。」

巴佳納：「如果這個物質世界是監獄，也需要一些合適的鐐銬。它們是什麼？」

巴巴君：「假象以三種鐐銬監禁作了冒犯的微靈：那些以善良製造的、那些以情欲製造的，以及那些以愚昧製造的。不論微靈的傾向是愚昧的、情欲的，又甚至是善良的，這些鐐銬都綁住他。鐐銬也許是不同的金屬製造的—就像金、銀或鐵—但被它們鎖住的痛楚都一樣。」

巴佳納：「假象鐐銬怎可以鎖住微小而有知覺的微靈？」

巴巴君：「這個物質世界的物體無法觸及靈性物體。不過，當微靈產生他是假象享樂者的概念時，假我做成的精微身體，便覆蓋他微小的靈性形象。假象鐐銬就是這樣鎖住他的腿。具有善良自我的微靈住在更高星球，稱為半神人；他們的腿被金子製成的善良鐐銬鎖住。具有情欲自我的微靈，混合了半神人和人類的品性，他們被銀子製成的情欲鐐銬鎖住。具有愚昧自我的微靈，拼命要品嚐從遲鈍物質所獲的喜樂，被鐵製成的愚昧鐐銬鎖住。一旦被這些鐐銬鎖住，微靈便無法離開監獄。即使他們飽受各種痛苦，依然被迷住。」

巴佳納：「微靈困於假象之獄時，履行哪種活動？」

巴巴君：「依據微靈的物質傾向，起初他履行活動，給自己提供所渴求的感官樂趣。然後他履行活動，解決和驅除被假象之鎖綁住所引致的痛苦。」

巴佳納：「請詳細解釋第一種活動。」

巴巴君：「粗糙物質身體的覆蓋有六個階段，即誕生、存在、成長、繁殖、衰退和死亡。這六種轉變是粗糙身體與生俱來的屬性，它的缺陷則是飢餓和口渴。由於受到他物質感官欲望的支配，因此處於物質身體的虔誠微靈，受制於飲食、睡眠和肉欲活動。為了享受物質舒適，他從事多種源於他物質欲望的活動。在他的一生，他履行十種淨化儀式(punya samskaras)，以及《韋陀經》賦定的其他十八種祭祀儀式。他意圖透過這些活動累積虔誠功德，使他能夠在這個世界生於婆羅門或其他高尚家庭，享受物質快樂，此後又在更高星球享有神聖快樂。因此他採納業報之途。」

相反，不虔誠的條限微靈托庇於反宗教，進行各種罪惡活動，褻瀆地享受感官滿足。由於他們的虔誠活動，第一類微靈臻達更高星球和享受天界之樂。當這段享樂期結束時—在所難免—他們必須再次在物質世界投生為人或其他生命形體。第二類微靈因他們的罪惡活動而下地獄，在那裡受盡多種痛苦之後，再次投生於地球。因此，由於身陷假象和困於業報循環，微靈到處徘徊，尋求享受感官滿足。他也間歇地享受虔誠活動所致的一些短暫快樂(punya-karma)，並因他的罪孽而受苦。」

巴佳納：「請你也描述第二種業報。」

巴巴君：「由於粗糙身體的缺陷，處於粗糙身體的微靈痛不欲生，又履行各種活動，試圖盡量減少這些痛苦。他搜集各種各樣的食物和飲料，緩和他的飢渴，又艱辛地掙錢，使他能夠輕易地購買食物。他搜集保暖的衣服，保護自己免受嚴寒，結婚以滿足他對性享樂的渴求，又努力工作維繫家庭，養妻活兒，滿足他們的需要。他服藥治療粗糙身體的疾病，和其他人打架爭執，又去法庭保護他的物質資產。他沉迷於各種罪惡活動—例如打架、妒忌、偷竊和其他輕微罪行—因為他受制於六個敵人，即色欲(kama)、憤怒(krodha)、荼毒(mada)、錯覺(moha)、妒忌(matsarya)和恐懼(bhaya)。這一切活動都是為了減輕他的痛苦。因此被迷惑的微靈畢生都虛耗於，試圖滿足他的欲望和避免痛苦。」

巴佳納：「如果假象只是以精微身體蒙蔽微靈，她不是達到目的了嗎？」

巴巴君：「粗糙身體也是必須的，因為精微身體無法履行工作。由於微靈以他粗糙身體履行的那些活動，因此精微身體產生欲望，微靈便領受到適合於實現那些欲望的另一個粗糙身體。」

巴佳納：「業報和它成果之間的關係是什麼？根據彌漫沙思想學派，至尊控制者無法賜予業報的成果，因為祂只是虛構的物體。這個學派的追隨者說，履行業報產生一種稱為史無前例(apurva)的真理，這史無前例真理賜予全部業報的成果。這是真的嗎？」

巴巴君：「彌漫沙學派的追隨者不知道《韋陀經》的真實含意。他們有個非常基本的理解，認為《韋陀經》概括地賦定各種祭祀，他們又基於這點杜撰一種哲學，但他們的教義在《韋陀經》遍尋不獲。相反，《韋陀經》非常清楚地說明，至尊控制者賜予業報的所有成果。例如，《斯瓦塔斯瓦塔爾奧義書》(4.6)、《穆達卡奧義書》(3.1.1)和《梨俱韋陀》(1.164.21)有云：

dva suparna sayuja sakhaya
samanam vrksam parisavajate
tayor anyah pippalam svadv atty
anasnann anyo 'bhicakasit

牛奶之洋維施努和微靈住在這個短暫的身體，就像菩提樹上兩只友好的鳥兒一樣。這兩只鳥兒，其中一只—微靈—根據他的業報，品嚐樹上的水果，另一只—超靈—不品嚐水果，只是作為見證者觀看。

這個詩節的要旨是，這個物質世界或物質身體就像兩只鳥兒棲息的菩提樹。這其中一個是受條件限制的微靈，另一個則是他的朋友—至尊控制者(超靈)。第一只鳥兒品嚐樹上的果實，另一只鳥兒僅是看著他。這就是說受制於假象的微靈履行業報，享受至尊控制者—假象之主—根據微靈的業報賞賜的成果。至尊聖主的這段逍遙時光一直延續，直至微靈轉向祂。現在，在這裡，彌漫沙哲學的追隨者的史無前例真理在哪裡？你自己想想這點吧。無神的教義在各方面都決不圓滿和完美。」

巴佳納：「為什麼你說業報沒有開始？」

巴巴君：「所有業報的根就是履行業報的這個渴望，這個渴望的根源就是愚昧。愚昧是遺忘了『我是奎那那的永恆僕人』這個真理，它不是源於世俗時間。相反，它源於靈性和物質世界的交匯處。因此業報不是始於世俗時間，因此稱為沒有開始。」

巴佳納：「假象和愚昧之間的差別是什麼？」

巴巴君：「假象是奎師那的能量。主奎師那透過她創造了物質宇宙，鼓動她淨化那些反對祂的微靈。假象有兩方面：愚昧和難以辨別。愚昧與微靈有關，難以辨別則與無生氣的物質有關。整個無生氣的俗世源於難以辨別的實體，微靈履行物質活動的渴望則源於愚昧。假象還有其他兩部分，即知識和遺忘，兩者都與微靈有關。愚昧綁起微靈，知識則釋放他。只要作出冒犯的微靈繼續忘記奎師那，愚昧能力便一直運作，但當他順應奎師那時，這就會被知識才能取代。梵知等等只是傾向於追求知識的獨特活動。最初發展辨別力時，微靈努力從事吉祥活動，辨別力成熟時，靈性知識便展現。愚昧覆蓋微靈，知識則移除那層覆蓋。」

巴佳納：「難以辨別的實體有什麼功能？」

巴巴君：「時間(kala)象徵至尊控制者的努力，當它刺激假象能量時，它先創造一大堆不展現的物質元素。物質是由那種稱為難以辨別的假象能力造成的。假我源於物質元素的轉變，空間則是假我的愚昧轉變而成的。空氣是空間轉變而成的，火則是空氣轉變而成的。然後水是火轉變而成的，水則是土轉變而成的。物質元素就是這樣造成的。它們稱為五種粗糙元素。」

現在聽聽五種感官對象是怎樣造成的。時間刺激那種稱為愚昧的能量才能，在物質元素之中創造追求業報和知識的傾向。當物質元素的業報傾向轉變時，它分別從善良和情欲形態創造知識和活動。物質元素也轉變成自我。然後又從自我轉變成智慧。空間的特性—聲音(sabda)，是智慧轉變而成的。觸覺(sparsa)的特性是聲音轉變而成的，包括了觸覺和聲音，即空氣品質和空間品質。生命氣、能量和力量都是這種觸覺品質造成的。發光體的形象和顏色特性是觸覺轉變而成的。火有三種品質，即形象、觸覺和聲音。當時間改變這種品質時，它便變成味道、形象、觸覺和聲音這四種品質。它們再進一步改變時，結果就是土的五種品質，即氣味、味道、形象、觸覺和聲音。透過享樂者以意識知覺(caitanya)形式的適當幫助，所有轉變活動便發生。

自我有三種：善良、情欲和愚昧的。物質元素源於善良的自我，十種感官則源於情欲的自我。感官有兩種：那些求知和工作的感官。眼睛、耳朵、鼻子、舌頭和皮膚都是求知感官；說話能力、手、足、肛門和生殖器都是五種工作感官。即使五種粗糙元素混雜了精微元素，但除非微小的有知覺微靈進入其中，否則仍然沒有活動。

當至尊主瞥視之光之中的局限微靈，一進入粗糙元素和精微元素做成的身體時，便啟動全部活動。當善良和情欲混雜了，難以辨別的實體轉變而成的愚昧物體時，便適合於運作。應該這樣深思愚昧和難辨實體的功能。

假象有二十四種元素：五種粗糙元素，即土、水、火、空氣和空間；五種感官對象，即氣味、味道、形象、觸覺和聲音；五種求知感官；五種工作感官；心意、智慧、知覺(citta)和自我。這都是物質自然的二十四種元素。進入二十四種元素做成的身體的微小知覺微靈，是第二十五種元素，超靈至尊控制者則是第二十六種。」

巴佳納：「請告訴我，三又二分一腕尺(七跨度)大小的人體，有多少被精微覆蓋佔據，又有多少被粗糙覆蓋佔據；有知覺微靈又住在身體的哪個部位？」

巴巴君：「五個粗糙元素、五個感官對象和十個感官，組合成粗糙身體。心意、智慧、知覺和自我等等四種元素，形成精微身體。有知覺微靈就是那個把身體及與身體有關的物體，誤以為是『我』和『我的』，因那種錯誤認同而忘了他真正本質的人。他極精微，又超越世俗空間、時間和品質。儘管他非常精微，卻遍及整個身體。就像把一小滴檀香(hari-candana)塗在一個部分，它的怡人效果也遍及全身，於是微小的微靈也一樣是整個身體的知悉者，也是肉身苦樂的體驗者。」

巴佳納：「如果微靈履行業報，體驗苦樂，至尊控制者活躍的參與哪有問題？」

巴巴君：「微靈是產生作用的原因，當他履行業報時，至尊控制者充當有效的原因，安排微靈有資格享受的業報成果。至尊控制者又安排微靈已有資格享受的那些未來業報。簡單來說，至尊控制者賞賜成果，微靈則享受成果。」

巴佳納：「受條件限制的微靈有幾種？」

巴巴君：「有五種，即知覺被完全蒙蔽的那些人、知覺縮減或偏狹的那些人、知覺正稍微萌發的那些人(mukulita-cetana)、知覺發展了的那些人(vikasita-cetana)，以及知覺完全發展了的那些人(purna-vikasita-cetana)。」

巴佳納：「哪種微靈的知覺完全被蒙蔽？」

巴巴君：「這些是樹木、蔓藤、青草、石頭等等身體的微靈，它們忘了服務奎師那，非常沉迷於假象的物質品質，以致完全喪失了它們那種具感知力的天性。只是透過六種轉變，才輕微展現它們的感知。這是微靈最低下的低墮狀態，阿哈亞(Ahalya)、亞瑪拉尊(Yamalarjuna)和七棵棕櫚樹(Sapta-tala)的史詩故事，證實了這個事實。只因一些嚴重冒犯，才會落得這個境況，只有憑藉奎師那的恩慈，才可以獲救。」

巴佳納：「哪種微靈有縮減的知覺？」

巴巴君：「鳥獸、蛇、魚、水族、蚊子和各種各樣類似的動物，都有縮減或偏狹的知覺。這些微靈的知覺彰顯至某個程度，不像上一組微靈的知覺被完全蒙蔽。例如，這些微靈進行飲食、睡眠、自由活動、為了牠們認為是牠們財產的事物，與其他同類爭執。牠們也展現恐懼，牠們看見不公平時便生氣。不過，牠們對靈性世界一無所知。即使猴子的搗蛋頭腦都有點科學理解，因為牠們對將來會或不會發生什麼事都有點概念，牠們也有討人喜歡的品質。一些動物對多種事物都有相當知識，但縱使是這些屬性，牠們都不傾向於探討至尊主，因此牠們的知覺是偏狹的。經典有云，即使當摩訶婆羅多·巴茹阿塔在一隻鹿的身體時，他仍然知道至尊主的聖名，但這非比尋常；這只發生在特殊的例子。巴茹阿塔和尼伽王因冒犯而必須投生為動物，當他們的冒犯憑藉至尊主的恩慈消除時，他們便得解救。」

巴佳納：「哪種微靈的知覺稍微萌發？」

巴巴君：「具有人類肉身的受條件限制微靈分成三種：知覺稍微萌發的那些人、知覺發展了的那些人，以及知覺完全發展了的那些人。一般而言，人類可以分成五組：(1) 不道德的無神論者、(2) 尚德的無神論者、(3) 尚德的有神論者，他們既有道德，又堅信至尊控制者、(4) 那些投入於奉愛修習的人，以及(5) 那些投入於滿載靈性情感之奉愛的人。」

那些知情或不知情的無神論者，是不道德或尚德的無神論者。當尚德君子對至尊控制者出現一點信心時，便稱為尚德的有神論者。那些根據經典原則，對奉愛修習產生興趣的人，稱為循序修習的奉獻者，那些對至尊控制者出現純粹愛意的人，稱為滿載靈性情感的奉獻者。不道德和尚德的無神論者的知覺稍微萌發；尚德的有神論者和奉愛修習奉獻者的知覺已經發展了；滿載靈性情感的奉獻者的知覺完全發展了。」

巴佳納：「滿載靈性情感的奉獻者困於假象多久？」

巴巴君：「當我解釋《十原則》的第七個詩節時，便會解答那個問題。現在很晚了，請你回家吧。」

巴佳納回家，沉思他聽到的全部真理。

由此結束《微靈天職》的第十六章，名為《基礎真理：被假象佔據的微靈》

第十七章

基礎真理：擺脫假象的微靈

巴佳納的祖母辦妥了他婚事所有的安排，她在傍晚向他闡述一切。巴佳納那天只是默默用餐，沒有回答。那天深夜，他躺在床上難以入睡，深思著純粹靈魂的狀態。同時，他年邁的祖母忙著設法努力說服他同意這門婚事。

就在那時，巴佳納的堂兄弟—文尼瑪德瓦—到達。巴佳納要娶的那個女孩，正是文尼瑪德瓦的表妹，威佳亞-給亞茹阿那派他來確認所有安排。

文尼瑪德瓦問：「祖母，有什麼事嗎？你為什麼耽擱巴佳大哥的婚事安排？」

祖母以十分焦慮不安的聲線回答：「我兒，你是一個聰明的孩子。如果你跟他說，他或許會改變主意。我所有的努力都白費了。」

文尼瑪德瓦的五短身材、纖細的脖子、黝黑的膚色和他那雙眨個不停的眼睛，讓他的性格表露無遺。事無大小，他都喜歡探個究竟，而不是處理他自己的事，但是他的好管閒事卻是越幫越忙。聽到老婆婆的說話之後，他眉頭一皺，便自誇說：「這不成問題。我只需你的許可。文尼瑪德瓦無所不能。你非常了解我。只是數波浪，我都可以賺錢。讓我與他討論這事一次吧。如果我成功的話，那麼你便要準備炸餅和卡可爾(kacor)，讓我大吃一頓？」

「巴佳納吃完飯，現在他正在睡覺，」祖母說。

「好吧，我早上會來，搞定一切，」文尼瑪德瓦回答，然後便回家。

第二天，他在清晨回來，手裡拿著一個水罐，並完成了他早上的淨化儀式。巴佳納看見他時，有點驚訝，說：「小弟！你怎樣一大早就來了？」

文尼瑪德瓦回答：「大哥，你一直研究和教授邏輯經典，至今已有一段很長的時間。你是學者哈瑞納.促達瑪尼的兒子，你也舉國知名。你是家中唯一在世的男成員，如果你沒有任何繼承人的話，你認為誰會照料你的這所大房子？大哥，我們有一個請求。請成婚吧。」

巴佳納回答：「小弟，不要給我不必要的麻煩。現時我正在接受主高茹阿遜達奉獻者的庇蔭，我完全不想涉及俗世事務。我與瑪亞普爾的偉大奉獻者為伴，感到真正的和平，我覺得這個世界毫無吸引力。我會接受棄絕啟迪，或在偉大奉獻者蓮花足的庇蔭下度過餘生。我已向你吐露心聲，因為我知道你是我的密友，但不要向其他人透露這事。」

文尼瑪德瓦明白，只有哄騙才能改變巴佳納的心意，因此他巧妙地控制他的情感，為了營造特別的印象，他說：「無論你做了什麼，我總是一直是你的助手。你在梵文學校唸書時，我常常揸著你的書，因此當你接受棄絕啟迪時，我會拿著你的棍子和水罐。」

邪惡小人居心難測；他們有兩條舌頭，他們用其中一條這樣說，又用另一條說恰恰相反的話。他們身穿聖人的衣服，卻是衣冠禽獸，口裡唸著主茹阿瑪的聖名，卻脇下藏刀。

巴佳納是一個單純的人。文尼瑪德瓦的花言巧語使他心頭泛起暖意，他說：「小弟，我一直都視你為我的好友。祖母只是個老婦人，她不明白正經事情。她要我娶某個女孩，非常熱切於把我浸在這個俗務之洋。如果你能令她回心轉意，設法勸阻她，這會是個解脫；大恩大德，我會一直銘記在心。」

文尼瑪德瓦回答：「只要薩瑪茹阿瑪活著，誰也不敢違反你的渴望。表哥，你會看見我的能耐。但只是告訴我一件事，你為什麼對這個世界產生了這樣的厭惡？誰建議你培養這樣的棄絕情感？」

巴佳納解釋他的棄絕，說：「在瑪亞普爾，有一個年老而閱歷豐富的巴巴君，名叫茹阿古納.達薩.巴巴君。他是我的導師，每天黃昏之後，我都到他蓮花足的庇蔭尋求慰藉，緩解這物質世界的熊熊烈焰。他對我非常仁慈。」

邪惡的文尼瑪德瓦開始忖度：「現在我明白巴佳大哥的弱點。必須使詐、強行或施計讓他重回正軌。」他表面上說：「大哥，不要擔心。我現在會回家，但我會逐漸改變祖母的心意。」

文尼瑪德瓦假裝走向通往他家的路，但他卻走另一條路，並抵達瑪亞普爾的施瑞瓦薩宅。他在那裡坐在一棵巴庫拉(bakula)樹下的一個高台上，開始欣賞偉大奉獻者的富裕。「這些奉獻者其實在享受世界。他們有這麼美麗的房子和可愛的森林。這是美妙院子裡的優美 dias。」每間小茅廬都有一個偉大奉獻者，手持他的唸珠，坐著唱誦哈瑞聖名。他們看來怡然自得，就像宗教之牛。鄰近村莊的婦女來恆河沐浴，自願給偉大奉獻者供應水果、蔬菜、水和各種各樣的食物。文尼瑪德瓦想：「婆羅門把業報之部系統化，獲得這些便利，但這一群群的巴巴君反而坐享其成。所有榮耀歸於卡利年代！這些卡利的門徒逍遙快活。噢！我高尚婆羅門家庭的出身卻一無是處！甚至沒有人再關心我們，更何況是給我們奉上水果和水。這些奉獻者甚至譴責博學的婆羅門，說我們低下愚蠢，辱罵和侮辱我們。縱使巴佳大哥有過之而無不及；雖然他是個甚有教養的人，但他似乎把自己賣了給這些狡猾的襠布之徒。我一文尼瑪德瓦一會改變巴佳納和這些巴巴君。」

懷著這個念頭，文尼瑪德瓦走進一間小茅廬，碰巧聖茹阿古納.達薩.巴巴君就在裡面，坐在蕉葉做成的墊子上，唱誦他的哈瑞聖名。

相由心生，年老的巴巴君理解到，卡利化身進入了這個婆羅門之子的形體。偉大奉獻者認為自己比小草更微不足道。他們對那些侮辱他們的人致敬，即使反對者折磨他們，他們也祈求他安康。因此，巴巴君.瑪哈茹阿傑恭敬地請文尼瑪德瓦就座。文

尼瑪德瓦完全沒有奉獻者品質，自以為凌駕於所有奉獻者禮儀，於是他坐下之後，便賜福巴巴君.瑪哈茹阿傑。

「巴巴，你叫什麼名字？什麼風把你吹到這來了？」偉大靈魂巴巴君不拘禮地問。由於不拘禮節的稱謂，文尼瑪德瓦勃然大怒，他憤怒地說：「巴巴君啊，只是穿上襠布(腰帶)，你就能跟婆羅門看齊嗎？不要緊！告訴我，你認識邏輯五相家巴佳納嗎？」

巴巴君：(理解他生氣的原因)「請原諒這個老頭；不要被我的話冒犯。是的，憑藉他自己的恩慈，巴佳納有時來到這裡。」

文尼瑪德瓦：「不要以為他是傻瓜。他來這裡別有用心。最初他禮貌周周，博取你的信任。比爾普庫爾(Belpukura)的婆羅門極惱恨你的行徑，他們彼此商量好，決定派巴佳納來你這裡。你是一個老人。要小心。我會繼續不時前來，通知你他們的陰謀進展怎樣。不要告訴他我的事；否則你便會遭到更難以脫身的麻煩。今天我就此告辭。」

文尼瑪德瓦話畢便站起來，返回他的家。後來在那天下午，巴佳納飯後坐在游廊上時，文尼瑪德瓦就像從天而降似的突然出現，坐在他旁邊，開始交談。「大哥，今天我為了一些事情前往瑪亞普爾，」他開始說。「我在那裡看見一個老人，也許是茹阿古納.達薩.巴巴君。我們談及普通的事情，然後便談到你。他說到關於你的事情！談及任何婆羅門時，我從未聽過這樣令人厭惡的話。最後他說：『我會給他吃眾多低下階層的人的剩飯，使他從崇高婆羅門地位低墮。』他不要臉！你這樣博學的學者，與這樣的人交往並不恰當。如果你這樣做，便會敗壞婆羅門的崇高威望。」

巴佳納聽到文尼瑪德瓦這所有的話，十分震驚。由於一些未知的原因，他對偉大奉獻者和年老巴巴君.瑪哈茹阿傑更有信心和尊敬，他嚴肅地說：「小弟，我現在很忙。你現在離開；我明天會聽你講述一切，那時候再下決定吧。」

文尼瑪德瓦離開了。巴佳納現在對文尼瑪德瓦的騎牆派本性，一清二楚。他精通邏輯經典，雖然他天生嫉惡如仇，但他認為文尼瑪德瓦會在棄絕啟迪之途幫助他，以致巴佳納友待他。不過，現在他理解到，文尼瑪德瓦的所有甜言蜜語都是別有用心的。深思熟慮之後，巴佳納覺悟到文尼瑪德瓦的舉止是騙人的，因為他都涉及提親的事。他一定是為此前往瑪亞普爾一播下一些不可告人的密謀之籽。他在心意裡祈禱：「至尊主啊！讓我對我師尊和偉大奉獻者蓮花足的信心保持堅定吧。願它決不因為這種不純粹的人的騷擾而減少。」他一直專注於這些想法，直到晚上。然後他便出發前往施瑞瓦薩宅，憂心忡忡地到達那裡。

至於瑪亞普爾，在文尼瑪德瓦離開以後，巴巴君忖度：「這個人肯定是個婆羅門妖魔(brahma-raksasa)。」

raksasah kalim asritya jayante brahma-yonisu
托庇於卡利年代，妖魔投生在婆羅門家庭。

「經典的這句話肯定適用於那個人。他的臉清楚顯示他對崇高階級的驕傲、他的假我、他對偉大奉獻者的嫉妒和他的宗教偽善。他的短脖子、他的眼睛和他的虛偽談吐，實際地描繪他內在的心態。啊，這個人天生活脫脫是個惡魔，巴佳納卻天性可人。奎師那啊！高認格啊！決不要讓我與這樣的人聯誼。今天我必須警告巴佳納。」

巴佳納甫到達小茅廬，巴巴君便憐愛地呼喚他：「來，巴巴，來！」又擁抱他。巴佳納情緒激動，喉頭哽塞，當他倒在巴巴君足下時，他開始淚如泉湧。巴巴君憐愛地扶起他，和顏悅色地說：「今天早上一個膚色黝黑的婆羅門來到這裡。他說了一些令人不安的話，然後又離開。你認識他嗎？」

巴佳納：「帕佈，你閣下之前告訴我，這個世界有不同種類的微靈。其中一些無緣無故地嫉妒，他們煩擾其他微靈而感到滿足。我們的兄弟一文尼瑪德瓦一是那類人的其中一個領袖。如果我們不再談論他，我會很高興。在你面前批評我，又在我面前批評你，挑撥離間，在我們之間引起紛爭，這正是他的天性。我希望你沒有在意他說的話。」

巴巴君：「哈，奎師那！哈，高認格！多天以來我都一直服務偉大奉獻者，現在憑藉他們的恩慈，我領受了辨別奉獻者和非奉獻者的能力。這方面的事，你完全不需對我說。」

巴佳納：「請忘記這一切，告訴我微靈怎可以擺脫假象的制肘。」

巴巴君：「你會在《十原則》的第七個詩節得到你的答案：

yada bhramam bhramam hari-rasa-galad-vaisnava-janam
kadacit sampasyan tad-anugamane syad ruci-yutah
tada krsnavrttya tyajati sanakair mayika-dasam
svarupam vibhrano vimala-rasa-bhogam sa kurute

在物質世界中徘徊於高高低低的物種時，當微靈能夠看見全神貫注於主哈瑞奉愛的偉大奉獻者奔流的情感，他內心便湧現遵循偉大奉獻者生活模式的品味。唱誦主奎師那的聖名，他便逐漸擺脫他的條件限制狀態。然後他便逐步獲得他固有的超然形象，變得有資格品嚐直接服務主奎師那的純粹靈性情感。」

巴佳納：「我想聽聽《韋陀經》的某些證據，證實這點。」

巴巴君：「《奧義書》有云，

samane vrkse puruso nimagno
'nisaya socati muhyamanah
justam yada pasyaty anyam isam
asya mahimanam eti vita-sokah

微靈和內在超靈都住在身體裡，就像同一棵樹上的兩只鳥兒。由於微靈依附於物質感官享樂，因此他沉迷於生命的身體概念。被假象迷惑，他找不到任何解救方法，因此他悲傷和低墮。當微靈覲見到他心內的另一個人—即至尊主時，祂純粹無瑕的奉獻者永恆服務祂—他便目睹奎師那與眾不同的榮耀。然後他便擺脫所有悲哀，臻達他作為奎師那僕人的光榮地位。」(《穆昆達奧義書》3.1.2 和《斯瓦塔斯瓦塔爾奧義書》4.7)

巴佳納：「這個詩節表明，微靈看見堪受崇拜的主時，便永遠擺脫所有憂慮，直接察看到祂的壯麗。這暗示解脫嗎？」

巴巴君：「解脫意謂脫離假象的制肘。只有那些獲得聖人聯誼的人，才得到這種解脫，但真正的研究主題是，獲得解脫之後所領受的那個光榮地位。」

muktir hitvanyatha-rupam svarupena vyavasthitih
《聖典博伽瓦譚》(2.10.6)

微靈原始固有的形象，是奎師那純粹的僕人。當他墜進愚昧黑暗時，必須接受粗糙和精微的物質身體。解脫表示完全摒棄這些多餘的形象，處於原始的靈性形象。

這半個詩節解釋，解脫意指摒棄這其他的形象，處於原形。微靈必須臻達固有地位。在微靈脫離假象制肘的那一刻，解脫的作用已經完成。然後，當他臻達他天生的固有地位時，眾多活動便開始。這是微靈所臻達目標的基本必要性(mula-prayojana)。擺脫劇痛可以稱為解脫，但解脫之後尚有另一個境界，身處其中，人會獲得靈性快樂(cit-sukha)。《祭奧嘎爾奧義書》(8.12.3)描述了那個狀態：

evam evaisa samprasado 'smac charirat samutthaya
param jyoti-rupa-sampadya svena rupenabhinispadyate
sa uttamah purusah sa tatra paryeti jaksan kridan ramamanah

微靈獲得解脫時，便超越於粗糙和精微的物質身體，處於他自己非物質的靈性境界，他的靈性光輝表露無遺。那時候他便地位超然。在那個靈性氣氛之中，他全神貫注於享樂(bhoga)、活動(krida)和喜樂(ananda)。」

巴佳納：「那些擺脫假象的人有什麼徵兆？」

巴巴君：「他們有八種徵兆，《祭多嘎爾奧義書》(8.7.1)這樣描述：

ya atmapahata-papma vijaro vimrtyur visoko 'vijighatso 'pipasah
satya-kamah satya-sankalpah so 'nvestavyah

解脫靈魂有八種品質：他擺脫所有罪惡活動，又不沉淪於假象愚昧引致的罪惡活動；他不受年老之苦影響；他青春常駐，恆久清新，沒有衰退的傾向；他從不終結或死亡；他從不憂郁；他沒有肉欲；他天生傾向於服務奎師那，心無旁騖；他盡償夙願。受條件限制的微靈缺乏這八種品質。」

巴佳納：「《十原則》的詩節有云：『在物質世界漫無目的地徘徊的微靈，遇見品嚐哈瑞甘露的，品嚐極樂情感的偉大奉獻者時，他的好運便出現。』也許會提出異議，說履行虔誠活動，例如八重瑜伽和培養非人格知識等等，最終也能獲得哈瑞奉愛。」

巴巴君：「這是主奎師那自己說的：

na rodhayati mam yogo na sankhyam dharma eva ca
na svadhyayas tapas tyago nesta-purttam na daksina
vratani yajnas chandamsi tirthani niyama yamah
yathavarundhe sat-sangah sarva-sangapaho hi mam

《聖典博伽瓦譚》(11.12.1-2)

至尊聖主說：『那些履行瑜伽、研究數論哲學、履行宗教職務和虔誠活動、研究《韋陀經》、履行懺悔和苦行、修習棄絕或接受棄絕啟迪、履行祭祀和福利活動、佈施、實踐斷食和其他誓約、履行祭祀、唱誦機密曼陀、前往朝聖和遵循靈性生命所有規範守則的人，都控制不了我。不過，接受那種摧毀所有物質依附的真正聯誼的人，能夠控制我。我可以說什麼？八重瑜伽能夠間接地使我稍為滿意，但聖人聯誼完全控制我。』

《Hari-bhakti-sudhodaya》(8.51)有云：

yasya yat-sangatih pumso manivat syat sa tad-gunah
sva-kularddh yaitato dhiman sva-yuthany eva samsrayet

就像寶石或水晶反映觸及它的物體的顏色，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因此人的品質也依據他維持的聯誼，潛移默化。

因此，維持與純粹聖人聯誼，便能成為純粹聖人。因此純粹聖人的聯誼，是所有幸運的根源。

在經典裡，nihsanga 一字解釋為「獨自生活」。這暗示我們只應該在奉獻者的聯誼之中過活。獨自生活意指離棄所有別的聯誼，接受奉獻者的聯誼。即使無意之中與聖人聯誼，也帶給微靈幸運。

sango yah samsrter hetur asatsu vihito 'dhiya
sa eva sadhusu krto nihsangatvaya kalpate

《聖典博伽瓦譚》(3.23.55)

物質主義者的聯誼是困於物質世界的原因，即使毫不知情也如是。同樣，即使偶爾或毫不知情地與聖人聯誼，也稱為獨自生活。

《聖典博伽瓦譚》(7.5.32)有云：

naisam matis tavad urukramanghrim
sprsaty anarthapagamo yad-arthah
mahiyasam pada-rajo-'bhisekam
niskincananam na vrnita yavat

烏茹卡爾瑪(Urukrama)因祂與眾不同的活動而備受讚揚，祂的蓮花足摧毀心裡所有無用的惡習和欲望。不過，直至他們把沉醉於對至尊主的純愛，全無物質依附的偉大靈魂，蓮花足的塵土塗在身上，那些極為物質主義的人，都無法依附於祂的蓮花足。

《聖典博伽瓦譚》(10.48.31)有云：

na hy am-mayani tirthani na deva mrc-chila-mayah
te punanty uru-kalena darsanad eva sadhavaḥ

只有長時間必恭必敬地服務恆河等等河流流經的聖地，以及半神人的石像和陶像之後，才獲得淨化。不過，覲見到純粹奉獻者，便立即得到淨化。

因此《聖典博伽瓦譚》(10.51.53)又說：

bhavapavargo bhramato yada bhavej
janasya tarhy acyuta sat-samagamah
sat-sangamo yarhi tadaiva sad-gatau
paravarese tvayi jayate matih

絕無過失的主！微靈從無始之時一直在這個生死世界徘徊。當他是時候離開這個生死輪迴時，便與你的純粹奉獻者聯誼。從他獲得這聯誼的那一刻開始，他的心意便堅定地專注於你，你是皈依奉獻者唯一而至尊的庇蔭，也是萬物的控制者和萬原之原。

巴巴，自無始之時開始，永恆受制於假象的微靈便一直在宇宙內移動，根據他的業報投生，有時投生為半神人，有時則是各種各樣的動物物種。他因為過往的虔誠活動獲得聖人聯誼，從那刻開始，他便一心一意非常堅定地專注於奎師那，即萬物的控制者。」

巴佳納：「你說純粹奉獻者的聯誼是透過善行獲得的。什麼是善行？是業報還是知識呢？」

巴巴君：「經典說有兩類吉祥業報(subha-karma)符合韋陀訓令。一種導致奉愛的出現，而另一種則賜予無關的低等成果。履行永恆和按情況而定的業報，研習數論和培養知識等等虔誠活動，全都賜予不相關的結果。唯一賜予奉愛作為終極成果的吉祥活動，是與純粹奉獻者以及賜予奉愛的地方、時間和事物聯誼。

累積了足夠的奉愛善行，便產生對奎師那的奉愛。不過，另一種善行的結果在享用之後便會耗盡，於是不會累積至賜予任何永久結果。世界上的所有善行，例如慈善等等，都只導致獲得感官滿足對象。非人格思辨的善行導致非人格解脫。這兩種善行都無法賜予對至尊聖主的奉愛服務。

聖人聯誼和奉行艾卡達斯斷食日，奎師那顯現日和高茹阿顯現日等等活動，全都有助發展神聖品質。茶爾茜、偉大祭餘、聖廟、聖地和聖人所用的物品(sadhu-vastu)全都是吉祥的；觸碰他們或覲見他們，都是導致奉愛的善行。」

巴佳納：「被物質難題折磨的人，熟知托庇於主哈瑞的蓮花足，他的問題便迎刃而解，他這樣做可以獲得奉愛嗎？」

巴巴君：「微靈因假象女神的折磨不勝其擾，透過具有辨別力的智慧，也許會不知怎的理解到，世俗活動只是令人不勝其煩，他唯一的慰藉是奎師那的蓮花足，以及祂純粹奉獻者的雙足。知道了這點，他托庇於祂的蓮花足，而這個皈依程序的第一步就是，接受純粹奉獻者的庇蔭。這是原則，即奉愛善行，藉此便臻達至尊主的蓮花足。不論他本來有哪種棄絕和智慧，都只是獲得奉愛的次要方法。因此，與奉獻者聯誼是獲得奉愛的唯一方法。別無他法。」

巴佳納：「如果業報、知識、棄絕和辨別力是獲得奉愛的次要方法，稱之為奉愛善行，又有什麼異議？」

巴巴君：「有一個強烈的異議：它們把人捆綁於低等的短暫結果。履行業報沒有永久成果，只是把微靈捆綁於感官滿足的對象。棄絕和經驗主義的知識，極其量只能引領微靈達至梵知，這個非人格至尊本體的概念，阻礙他臻達至尊主的蓮花足。因此這無法稱為奉愛善行。它們有時的確可以導人達至奉愛，但事情通常都不是這樣。另一方面，聖人聯誼肯定沒有賜予任何次要的益處，反而把微靈強行導向純粹愛意。《聖典博伽瓦譚》(3.25.25)解釋：

satam prasangan mama virya-samvido
bhavanti hrt-karna-rasayanah kathah
taj-josanad asv apavarga-vartmani
sraddha ratir bhaktir anukramisyati

在純粹奉獻者的聯誼之中，背誦和討論我光榮的活動和逍遙時光，賞心悅耳。這樣培養知識便會穩處於解脫之途，逐漸獲得信心，然後是靈性情感，最後是純愛奉愛。」

巴佳納：「我明白聖人聯誼是引致奉愛的唯一善行。必須聆聽聖人口述主哈瑞的題旨，此後便獲得奉愛。這是奉愛進展的適當順序嗎？」

巴巴君：「我會解釋在奉愛邁進的適當方法。留心傾聽。只有憑藉幸運，徘徊於整個宇宙的微靈才獲得導致奉愛的善行。多個純粹奉愛程序的其中之一，也許會觸及微靈的生命。例如，他也許在艾卡達斯斷食日斷食，或是接觸或拜訪至尊主逍遙時光的聖地，或服務的客人碰巧是純粹奉獻者，或是有機會從身無長物的奉獻者的蓮花口，聆聽哈瑞聖名或主哈瑞的題旨。如果某人從這些活動渴求物質益處或非人格解脫，那麼隨之而來的善行便不會導致奉愛服務。不過，如果無知的人不知不覺或習慣使然地履行這任何活動，而沒有渴求物質感官滿足或非人格解脫，這些活動便導致奉愛善行的累積。

生生世世累積了這些善行之後，它變得非常濃縮，足以賜予對純粹奉愛的信心，對奉愛的信心一心一意時，便產生與純粹奉獻者聯誼的渴望。透過聯誼便逐漸投入於履行靈修和靈性專注，這按照唱誦的純粹度，導致無用惡習和欲望的消除。消除了無用的惡習和欲望時，之前的信心便進一步獲得淨化，成為堅定信心。這堅定信心又再得到淨化，成為靈性品味，這品味因奉愛之美(saundarya)而加強，呈現超然依附的形式。超然依附發展成熟為靈性情感。靈性情感與合適的成分混合時，便成為極樂情感。這是對奎師那純愛的逐步發展。

主要的概念是，當有足夠善行的人覲見到純粹奉獻者時，便產生遵循奉愛之途的傾向。偶然與純粹奉獻者聯誼，這導致最初的信心，由此第二次得到奉獻者的聯誼。第一次聯誼的結果是信心，又可以稱為皈依。初次的聖人聯誼是與聖地、吉祥時機和用品，以及與主哈瑞的受恩者接觸而獲得，祂鍾愛這一切。這使人對祂的庇蔭有信心。《博伽梵歌》(18.66)描述了這種信心的發展徵兆：

sarva-dharman parityajya
mam ekam saranam vraja
aham tvam sarva-papebhyo
moksayisyami ma sucah

這裡 sarva 一字暗示俗務(smarta-dharma)、八重瑜伽、數論瑜伽、非人格知識和棄絕。實踐這一切職務，微靈決不能臻達他的終極靈性目標，因此這裡的訓示是摒棄它們。主奎師那說：『我那個顯現為巴佳驚人逍遙時光的上演者(Vraja-vilasi)，純粹而濃縮的永恆、全知、極樂的形象，是微靈唯一的庇蔭。明白這點時，便放棄物質感官享樂(bhukti)和非人格解脫(mukti)的所有渴望，懷著專一的注意力托庇於我。』這稱為投入於服務奎師那的專一傾向(pravrtti-rupa-sraddha)。這種信心顯現在微靈心裡時，他便熱淚盈眶地決心成為偉大奉獻者聖人的追隨者。那時候他所托庇的偉大奉獻者，就是靈性導師。」

巴佳納：「微靈有多少類無用惡習和欲望？」

巴巴君：「無用的惡習和欲望有四種：(1) 對靈性身份的錯覺(svarupa-bhrama)、(2) 渴求短暫的物質享樂(asat-trsna)、(3) 冒犯(aparadha)、以及(4) 心靈軟弱(hridaya-daurbalya)。

微靈第一個無用的惡習和欲望，即對靈性身份的錯覺，當他忘記了『我一純粹靈性的火花—是奎師那的僕人』這個理解，身不由己地逐漸遠離他原始的靈性崗位時便發生。當微靈認為他和他死氣沉沉的物質財產是『我』和『我的』時，便產生對三種短暫物質享樂的渴求。這就是求子、求財和渴求天堂之樂。冒犯有十種，我稍後會討論。由於微靈心靈軟弱，因此痛不欲生。這四種無用的惡習和欲望，是陷於愚昧的微靈，後天所獲性質(nisarga)的結果(naisargika-phala)，在純粹奉獻者聯誼之中培養奎師那知覺，便能逐漸消除。

四重瑜伽之途包括從感覺對象收攝(pratyahara)、自我控制(yama)、遵循各種各樣的規範守則(niyama)和棄絕(vairagya)。這個程序不是使自己擺脫物質憂慮的適當方法，因為它難以臻達完美，並總有低墮之險。擺脫所有憂慮的唯一方法，是在純粹奉獻者聯誼之中，培養純粹的奎師那知覺。因此取決於心裡無用的惡習和欲望的消除程度，微靈相應地擺脫假象的束縛，他的固有地位也得以揭示。」

巴佳納：「完全沒有無用惡習和欲望的人，稱為解脫者嗎？」

巴巴君：「請思索下列詩節：

rajobhīh sama-sankhyatah parthivair iha jantavah
tesam ye kecanehante sreya vai manujadayah
prayo mumuksavas tesam kecanaiva dvijottama
mumuksunam sahasresu kascin mucyate sidhyati
muktanam api siddhanam narayana-parayanah
sudurlabhah prasantaatma kotisv api maha-mune
《聖典博伽瓦譚》(6.14.3-5)

唏，至尊主！這個物質世界的微靈恆河沙數。其中只有少數是人類，其中只有寥寥無幾的人，努力尋找更高的目標。在那些竭力尋求更高目標的人之中，只有少數稀有個體尋求從這個世界解脫，而在數以千計這樣的人之中，實際上幾乎沒有一個可以臻達完美或解脫。在數以百萬完美的解脫靈魂之中，難以找到一個完全致力於服務主拿茹阿央那，和平偉大的靈魂。因此拿茹阿央那的奉獻者絕無僅有。

擺脫所有無用惡習和欲望的人，稱為純粹奉獻者。這樣的奉獻者非常稀有；的確，即使在數以百萬的解脫者之中，也難以找到一個主奎師那的奉獻者。因此，這世界上沒有別的聯誼，比奎師那奉獻者的聯誼更稀有。」

巴佳納：「Vaisnava(偉大奉獻者)一字，暗示棄絕了家庭生活的奉獻者嗎？」

巴巴君：「純粹奉獻者就是偉大奉獻者，不論他是居士或棄絕僧、婆羅門或吃狗者、富有或貧窮。取決於奉獻者對奎師那有多少純粹奉愛，他相應是奎師那的奉獻者。」

巴佳納：「你說過在假象的要塞有五種微靈，你也說過履行奉愛修習，以及滿懷靈性情感奉愛的奉獻者受制於假象。奉獻者在哪個階段從假象獲得解脫(maya-mukta)？」

巴巴君：「在奉愛服務剛開始時已經擺脫了假象，但只是在奉愛修習完全成熟的階段時，才得以從兩個物質身體(粗糙和精微)完全解脫(vastu-gata-mukti)。在這之前，取決於一個人對固有地位的認知度而獲得解脫。只有完全脫離粗糙和精微身體時，微靈才完全擺脫假象。由於實踐奉愛修習的結果，滿懷靈性情感的奉愛階段顯露在微靈心裡。當微靈堅定地穩處於滿懷靈性情感的奉愛時，便放棄他的粗糙身體，之後便放棄精微身體，穩處於他的純粹靈性身體。因此，即使在滿懷靈性情感的奉愛初階，微靈都不是完全擺脫假象的控制，因為只要微靈正在履行奉愛修習，假象總是繼續施加條件限制。我們傳系內的權威已經仔細思考過，奉愛修習和滿懷靈性情感的奉愛，並把修習這兩個階段的那些奉獻者，歸入五個受條件限制靈魂的階段之中。物質主義者和非人格主義者，肯定是包括在五種受條件限制的靈魂之中。」

脫離假象制肘的唯一解救途徑，就是對主哈瑞的奉愛。由於微靈作出冒犯，因此他受制於假象，所有冒犯的根源，就是忘記了『我是奎師那的僕人。』如果有奎師那的恩慈，才可以根除冒犯；只有這樣才可以擺脫假象的控制。非人格主義者相信，培養知識便可以從假象獲得解脫，但這個信念毫無根據；沒有祂的恩慈，就不可能擺脫假象。《聖典博伽瓦譚》(10.2.32-33)解釋了這點：

ye 'nye 'ravindaksa vimukta-maninas
tvayy asta-bhavad avisuddha-buddhayah
aruhya krcchrena param padam tatah
patanty adho 'nadrta-yusmad-anghrayah

蓮花眼的主啊！那些驕傲地自以為已經解脫，但沒有為你履行奉愛服務的人，他們的智慧肯定不純粹。雖然他們履行嚴酷苦行和懺悔，又提升到覺悟非人格梵的靈性地位，但他們因為不尊重對你蓮花足的奉愛服務而再次低墮。

tatha na te madhava tavakah kvacid
bhasyanti margat tvayi baddha-sauhrdah
tvayabhigupta vicaranti nirbhaya
vinayakanikapa-murddhasu prabho

瑪德瓦啊，你最鍾愛的奉獻者對你的蓮花足懷著真愛，他們不像那些驕傲的思辨家，因為他們決不從奉愛之途低墮。由於你保護他們，他們無懼地到處周遊，踏在那些擋路的人頭上，於是他們的進展毫無阻撓，勢不可擋。」

巴佳納：「從假象獲得解脫的微靈有多少不同種類？」

巴巴君：「兩種微靈擺脫假象的控制：(1) 永恆解脫的(永不受制於假象的微靈)，以及(2) 受條件限制而解脫的(一度受制於假象，但現已擺脫的)。永恆解脫的微靈又再分成兩類：(1) 那些被至尊主富裕和威嚴面貌吸引的人(aisvarya-gata)，以及(2) 那些被祂甜美面貌吸引的人(madhurya-gata)。那些被奎師那的富裕和威嚴吸引的微靈，是無憂星主人—主拿茹阿央那—的個人同遊。他們是主穆拉-三卡爾三散發的靈性光芒的光子，祂住在無憂星。那些被至尊主的甜美吸引的人，是主奎師那的個人同遊，祂是哥樓卡.溫達文的主人。他們是主巴拉戴瓦所展現靈性光芒的光子，祂住在哥樓卡.溫達文。」

受條件限制的解脫微靈有三種：(1) 那些被至尊主的富裕和威嚴面貌吸引的人，(2) 那些被至尊主的甜美面貌吸引的人，以及(3) 那些被至尊主的非人格光芒吸引的人(brahma-jyoti-gata)。那些在規範服務期間被祂的富裕吸引的人，成為主拿茹阿央那的永恆同遊，祂是靈性天空的主人，他們也獲得住在祂星球的這種富裕(salokya-mukti)。那些在修習期間被主奎師那的甜美吸引的微靈，他們解脫時便得以在溫達文的永恆居所，和其他類似的居所直接服務祂。在靈修期間試圖與非人格光芒融合的微靈，解脫時便得以與梵合一(sayujya-mukti)。他們融入祂的光芒，因而以與梵合一(brahma-sayujya)的形式完全被毀。」

巴佳納：「主高茹阿-奎蘇爾(采坦亞.瑪哈帕佈)純粹無瑕的奉獻者的終極目的地是什麼？」

巴巴君：「以祂們的絕對本質來說，主奎師那和主聖高茹阿-奎蘇爾沒有分別。祂們兩者都是甜美情感的庇蔭。不過，祂們之間有少許差別，因為甜美情感有兩部分(prakosts)。一個是甜美之情，另一個則是敬畏之情(莊嚴)。主奎師那的形象是展現在以甜美為主的地方，高認格的形象則展現在以敬畏為主的地方。同樣，超然溫達文也有兩部分：主奎師那的居所和主高茹阿的居所。」

住在主奎師那居所的永恆完美和永恆解脫同遊，先被甜美吸引，繼而是敬畏。住在主高茹阿居所的永恆完美和永恆解脫同遊，喜樂地全神貫注於敬畏，繼而是甜美。透過自我擴展(svarupa-vyuha)，他們其中一些人同時住在兩個居所，其他人則僅以一個靈性形象住在一個居所，沒有住在另一處。

那些在靈修期間只崇拜主高茹阿的人，臻達完美時僅是服務主高茹阿，那些在靈修期間只服務主奎師那的人，臻達完美時則僅是服務主奎師那。不過，那些在靈修期間崇拜主奎師那和主高茹阿兩者形象的人，臻達完美時卻會展現兩個形象，同時住在兩個居所。主高茹阿和主奎師那同時同一而異的真理，是非常機密的奧秘。」

巴佳納聽到這一切有關從假象解脫微靈的狀態的教導時，再也按捺不住。他百感交雜，倒在年老的巴巴君的蓮花足。偉大靈魂.巴巴君濼淘大哭，扶起他和擁抱他。夜已深。完全沉醉於冥想巴巴君的訓示，巴佳納向偉大靈魂.巴巴君告辭回家。

巴佳納抵家時便吃飯，他吃飯時堅決地警告他的祖母：「祖母，如果你們想在這裡見到我，便完全停止談論我的婚事，不要與文尼瑪德瓦有任何類型的接觸。從今天起，他是我最大的敵人，我不會再跟他說話。你也應該對他視若無睹。」

巴佳納的祖母非常聰明。明白巴佳納的心緒，她決定延遲任何有關婚事的問題。「從他展示的情感看來，」她忖度：「如果過度逼迫他，他可能會前往溫達文或瓦茹阿納斯。就隨至尊主的意願而定吧。」

由此結束《微靈天職》的第十七章，名為《基礎真理：擺脫假象的微靈》

第十八章

基礎真理：同一而異的真理

文尼瑪德瓦心如蛇蠍。因此當巴佳納鄙視他時，他決定要教訓巴佳納和瑪亞普爾的奉獻者一頓，尋求報復。他和一些臭味相投的朋友計劃好，當巴佳納從瑪亞普爾返家時，他們會在拉釋曼拿山附近的偏僻處圍毆他。巴佳納不知怎的得知這一切，便與巴巴君商量。他們同意，他少去瑪亞普爾為妙，而且僅是在白天前往，並由一名保鑣陪同。

巴佳納在村裡有一些租戶，其中以哈瑞薩擅長舞槍弄棍。有一天，巴佳納召喚他，提出請求。他說：「哈瑞薩，這些日子我有點難題，但如果你幫助我，我便會有解決辦法。」

哈瑞薩說：「塔庫爾，我可以為你赴湯蹈火，捨身不惜。如果你吩咐我，我今天便會殺死你的敵人。」

巴佳納回答：「文尼瑪德瓦是個非常邪惡的人，他刻意給我添麻煩。他諸多騷擾，以致我不敢去拜訪施瑞瓦薩宅的偉大奉獻者。他安排了他一些旁門左道的朋友，在我回家時找我麻煩。」

哈瑞薩聞言便按捺不住，回答說：「塔庫爾，只要我還有一口氣，你都不必擔心。似乎我的這根棍子很快便會派上用場，對付文尼瑪德瓦。每當你前往瑪亞普爾時，請你帶我一起去，我會以一敵百。」巴佳納與哈瑞薩作出這個安排之後，他便恢復每隔兩天或四天到訪瑪亞普爾，但他無法久留。他無法討論真理時，內裡仍是有點不滿足。

這樣過了大約十或二十天之後，邪惡的文尼瑪德瓦遭到蛇吻，一命嗚呼。巴佳納聽到那個消息時忖度：「因為他嫉妒偉大奉獻者，才遭到這樣的命運嗎？」然後他斷定：「他獲配的壽元已盡，於是便死去。」

adya vabda-satante va
mrtyur vai praninam dhruvah

《聖典博伽瓦譚》(10.1.38)

人也許會在今天或數百年後死去，但每個生物體總有一死。這是永恆真理。

現在我去瑪亞普爾的施瑞瓦薩宅，暢通無阻。」

那一天黃昏之後，巴佳納沒多久便抵達施瑞瓦薩宅。他頂拜茹阿古納.達薩.巴巴君，說：「從今天起，我將可以每天都服務你的蓮花足，因為文尼瑪德瓦形式的那個障礙已經離開了這個世界。」心軟的巴巴君聽到這個靈性未覺醒的人(anudita-viveka-jiva)的死訊，起初有點不安。然後他使自己平靜下來，說：Sva-karmaphala-bhuk puman。「每個人都享受或承受他的業報結果。微靈是屬於奎師那的，不論奎師那派他去那裡，他都會去。無論如何，巴巴，我希望你沒有其他憂慮。」

巴佳納：「只有一點：我很懷念這所有日子以來，聆聽你甘露盈盈的說話。今天我想聽聽《十原則》餘下的訓示。」

巴巴君：「我隨時奉陪。現在，我們上次在哪裡停下來？我們上次談話之後，你心裡有任何問題嗎？」

巴佳納：「主高茹阿.奎蘇爾純粹而無價的哲學教導名叫什麼？歷代的典範師確立了獨一無二的一元論(advaita-vada)、二元論(dvaita-vada)、淨化了的非二元論(suddhadvaita-vada)、特殊的非二元論(visistadvaita-vada)以及夾雜了一元論的二元論(dvaitadvaita-vada)等等哲學。聖主高認格接受這任何一種嗎，還是祂確立了不同的哲學派別？」

你教導我師徒傳系的體系時，你說聖主高認格是屬於布茹阿瑪的師徒傳系。那樣的話，我們應該視之為瑪鐸夫師二元論的典範師嗎？」

巴巴君：「巴巴，你應該聽聽《十原則》的第八個詩節：

hareh sakteh sarvam cid-acid akhilam syat parinatih
vivartam no satyam srutim iti viruddham kali-malam
harer bhedabhedau sruti-vihita-tattvam suvimalam
tatah premnah siddhir bhavati nitaram nitya-visaye

整個靈性和物質創造，都是主奎師那能量的轉變體。非人格的假象哲學(vivarta-vada)不是真的。它是卡利年代產生的雜質，又違反《韋陀經》的教導。《韋陀經》支持

不可思議的同一而異真理是純粹而絕對的教義，接受這個原則便可獲得對永恆絕對的完美之愛。

《奧義書》的結論性教導稱為韋陀哲學，為了揭示它們的準確含意，維亞薩戴瓦編輯了一本有四個章節的書籍，稱為《布茹阿瑪經》或《終極韋陀》。知識分子極尊重韋陀哲學。原則上，《終極韋陀》獲廣泛認同，認為它恰當地展示《韋陀經》教導的真理。不同的典範師從這部《終極韋陀》選取，恰好適合於支持他們自己那個哲學的各個不同結論。

聖山卡爾師用了《終極韋陀》支持他的非人格假象理論，名為假象宗。他說如果接受梵有任何轉變體，便有損梵的本質，因此轉變體的教義大錯特錯，又說假象宗也是唯一合理的哲學。根據他自己的需要，聖山卡爾師搜集了一些韋陀曼陀來支持他的假象宗，又稱假象宗。我們由此明白到，轉變論在早期已經盛行，聖山卡爾則確立了宗派教義—假象宗，讓人不再接受轉變論。

施瑞曼.瑪鐸夫師對假象宗感到不滿，因此他提出二元論教義，他也用《韋陀經》陳述來支持二元論，適合他自己的目的。同樣，茹阿瑪努師教導特殊的非二元論，聖寧巴迪提亞師教導夾雜了一元論的二元論，聖維施努斯瓦米則教導淨化了的非二元論。聖山卡爾師的假象宗哲學，反對奉愛的基本原則。縱使每位偉大奉獻者典範師教導的各種哲學之間都有差別，但他們都聲稱自己的原則是基於奉愛的。施瑞曼.瑪哈帕佈懷著適當的敬意接受所有韋陀結論，在祂自己的訓示傳授了它們的精華。瑪哈帕佈教導不可思議同一而異的真理教義。祂身處施瑞曼.瑪鐸夫師的師徒傳系內，但是施瑞曼.瑪哈帕佈仍然只接受瑪鐸夫師教義的精華。」

巴佳納：「轉變論的教義是什麼？」

巴巴君：「轉變論有兩種：梵轉變論的教義(brahma-parinamavada)和能量轉變論的教義(tat-saktiparinama-vada)。那些相信梵轉變論的人，說不可思議和無形無相的梵，把自己轉變成生物體和無生氣的物質世界兩者。他們引用《祭奧嘎爾奧義書》(6.2.1)，ekam evadvitiam，『在這個宇宙展現之前，只有絕對真理存在，即真正存在的非二元真理。』來支持這個信念。」

根據這個韋陀曼陀，梵是我們唯一應該接受的實體。這個理論又稱為非二元論或一元論。看，這個理論用了parinama(逐步轉變)一字，但它描述的實際程序，其實卻是毀滅或變形(vikara)。

那些教導能量轉變論的人，不接受梵有任何種類的轉變。相反，他們說轉變的正是不可思議的能量，即梵的能量。梵能量的微靈能量那部分，轉變成個體靈魂微靈，假象能量部分則轉變成物質世界。根據這個理論，確是有轉變，但不是梵的轉變。

sa-tattvato 'nyatha-buddhir vikara ity udahrtaḥ
薩達南達(Sadananda)的《終極韋陀》(59)

vikara(變體)一字意指似是而非之物。

梵被接受為基本實體，從而出現兩種個別的產物，即個體靈魂和這個物質世界。與原物的本質不同的實體，它的出現稱為變體。

什麼是變體？正是似是而非之物。例如，牛奶變成酸牛奶。雖然酸牛奶是牛奶，卻稱為酸牛奶，這酸牛奶正是原物的變體，在這個事例，即牛奶。根據梵轉變論，物質世界和微靈是梵的變體。毫無疑問，由於下列理由，這個想法絕不純粹：那些提出這個理論的人接受單一實體的存在，即無形無相梵。但如果除了它之外沒有別的東西存在的話，這個梵怎能改變成第二個實體？理論本身都不允許梵改變。

接受梵的改變不合邏輯，因此梵轉變論在任何情況下都是不合理的。不過能量轉變論卻沒有這樣的錯誤，因為根據這種哲學，梵始終保持不變。至尊主使不可能變得可能的不可思議能量，有一個原粒子，它在一些地方轉變成個體靈魂，它也有影子部分，在其他地方轉變成物質宇宙。當梵渴望：『讓生物體存在吧，』高等能量的微靈能量部分，便立即產生無數靈魂。同樣，當梵渴望物質世界存在時，假象能量，即高等能量的影子形象，便展現深不可測的死寂物質世界。梵接受這些變化，自己卻維持不變。

人也許會辯說：『渴望本身是轉變體，那麼這個轉變體怎會發生在沒有渴望的梵之中？』這點的答案就是：『你正在把梵的渴望與微靈的渴望比較，並稱之為變體。』現在，微靈是微不足道的能量，每當他渴望時，那個渴望便與另一種能量接觸。因此，微靈的渴望稱為變體。不過，梵的渴望不屬於這一類。梵的獨立渴望是祂內在固有本質的一部分。它與梵的能量一體，同時又有分別。因此，梵的渴望是梵的本質，轉變體沒有立足之地。當梵渴望時，能量變得活躍，轉變的只得能量而已。這個精微要點超乎微靈微小智慧的辨別力，只能夠透過《韋陀經》證據來理解。

現在我們必須思索一下能量的轉變體。牛奶變成酸牛奶的比喻，也許不是解釋能量轉變論的最佳例子。物質例子無法令人完全理解靈性原則，但它們仍然能夠就某些獨特方面啟發我們。如意寶石是能夠產生多種寶石的物質物體，但它本身毫無改變或變形。應該明白至尊聖主創造這個物質世界，也類似這個情況。至尊主渴望時，祂的不可思議能量便創造十四個星球體系的無數宇宙，以及微靈能夠居住的世界，但祂自己絕對維持不變。

不應該把這個『沒轉變的』至尊理解為無形無相和非人格的。相反，這個至尊是既偉大又包羅萬象的實體，即梵。祂永恆是至尊主，六種富裕的主人。如果僅是接納祂是無形無相的，便無法解釋祂的靈性能量。憑藉祂的不可思議能量，祂以人格和非人格形象同時存在。假定祂只是無形無相的，僅是接受一半真理而沒有充分理

解。描述祂與物質世界的關係時，《韋陀經》用工具格(karana)表示『藉此...』；奪格(apadana)表示『由此...』；以及位置格(adhikarana)表示『在其中』。《泰提瑞亞奧義書》(3.1.1)有云：

yato va imani bhutani jayante
yena jatani jivanti
yat prayanty abhisamvisanti
tad vijijnasasva tad brahma

應該知道，眾生都由祂衍生，憑藉祂的力量繼續存活，最後進入其內的那位就是梵。祂是你應該探究的那個人，祂是梵。¹

在『yato va imani』這個詩節，提到生物體是由祂展現時，用了至尊控制者的奪格；提到全部有感知的生物都是憑祂的力量生存時，用了『yena』工具格；提到眾生最後進入祂之內時，用了表示位置格的『yat』。這三個徵兆表示，絕對真理就是至尊；這是祂的獨特面貌。因此至尊主恆常具備形象、品質和逍遙時光。聖基瓦.哥斯瓦米用這些字句描述至尊人物：

ekam eva parama-tattvam svabhavikacintya-saktya
sarvadaiva svarupa-tad-rupa-vaibhava-jiva-pradhana-rupena
caturdhavatisthate suryantar-mandala-stha-teja iva
mandala tad-bahirgata-tad-rasmi-tat-praticchavi-rupena

絕對真理獨一無二。祂獨特的特性是祂賦有不可思議的能量，祂恆常藉此以四種形式展現：(1) 祂的原形、(2) 祂個人的壯麗，包括祂的居所，以及祂的永恆同遊、擴展和化身、(3) 祂的個體靈魂以及(4) 物質能量。這四個面貌分別比作太陽星球內部、太陽表面、從這個表面散發的陽光，以及遠處的倒影。

這些例子只是局部地解釋絕對真理。祂的原形滿載永恆、知識和喜樂，祂的靈性聖名、居所、同遊和直接用於服務祂的全部附屬品，與祂本人的富裕都沒有分別(svarupa-vaibhava)。無數永恆解脫和永恆受條件限制的微靈，都是依賴而有知覺的原子(anu-cit)。物質能量包括假象物質能量，它的產品是整個粗糙和精微的物質世界。這四個面貌永恆存在，至尊絕對的一體性同樣也是永恆的。這兩個永恆的矛盾怎能並存？答案就是，對微靈有限的智慧來說，這似是不可能的，只有透過至尊主不可思議的能量才有可能。」

巴佳納：「假象宗是什麼？」

巴巴君：「《韋陀經》也提及假象，但那不是假象學說。聖山卡爾師對 vivarta 一字賦予獨特的解釋，使假象學說最後同樣也指假象宗。vivarta 一字的科學化含意是：

atattvato' nyatha buddhir vivarttam ity udahrtah

假象是誤把馮京作馬涼的錯覺。

微靈是微小的靈性實體，但當他被迷惑時，他想像他被困於其中的那個精微和粗糙身體，就是他的自我。這迷惑是源於缺乏知識的愚昧，那是《韋陀經》內所見有關假象的唯一例子。某人也許會想：『我是婆羅門茹阿瑪納.潘戴(Ramanatha Pandey)，即薩拿坦.潘戴(Sanatana Pandey)之子。』而另一人也許會想『我是清道夫瑪杜阿(Madhua)，即清道夫哈爾庫阿(Harkhua)的兒子。』，但這些想法其實全都是錯覺。微靈是微小的靈性火花，既不是茹阿瑪納.潘戴，也不是清道夫瑪杜阿；只因為他認同身體而看起來這樣。誤把繩子當做蛇，在響螺殼的反映看見銀子，這些錯覺都是類似的例子。

《韋陀經》用各種各樣的例子，努力說服微靈擺脫這種假象，即認同這個物質身體為自我的這個錯覺。假象宗否認《韋陀經》的真正結論，確立相當滑稽的假象理論。他們說『我是梵』的這個想法是必不可少的理解，『我是微靈』的這個想法則是誤解。韋陀有關假象論的例子與能量轉變論完全沒有抵觸，但假象宗提出的假象論確實愚不可及。

假象宗提出各種不同類型的假象論，其中三種最普遍：

- 一. 靈魂真的是梵，但他被迷惑，認為自己是個體靈魂。
- 二. 微靈是梵的倒影。
- 三. 微靈和物質世界只是梵的夢。

這各種假象宗既錯誤，又違反韋陀證據。」

巴佳納：「這稱為假象宗的哲學是什麼？我無法理解。」

巴巴君：「仔細聽著。假象能量只是靈性王國扭曲的倒影，也是微靈被愚昧和假象征服時，所進入的物質世界的控制者。靈性事情獨立存在，也獨立地充滿力量，但假象宗不接受這點。相反，假象宗理論宣稱個體靈魂本身就是梵，只是由於假象的影響而顯得有別於梵。這個理論表明，微靈只是認為自己是個體實體，在假象的影響消除的那一刻，他便明白到他就是梵。根據這個概念，在假象的影響下，微小的靈性火花沒有與假象分開的獨立身份，因此微靈的解脫方式是與梵合一。假象宗不接受純粹個體靈魂的個別存在。而且，他們表明至尊主是從屬於假象的，當祂需要來這個物質世界時，必須托庇於假象。他們說：『因為梵是非人格的，沒有任何形象，即是說為了要在這個世界自我展現，祂必須採納物質形象。祂的至尊控制者面貌具備物質身體。各個化身接受物質身體，在這個物質世界履行驚人的豐功偉績。最後，祂們離開祂們在這個世界的物質身體，回到祂們的居所。』

假象宗對至尊主好一點，因為他們接受微靈和至尊控制者的化身之間有點差別。他們所說的差別是，微靈因過去的業報而必須接受粗糙身體。這業報令他身不由己，即使事與願違，他都被迫接受生、老和死。假象宗說至尊控制者的身體、名份、聖名和品質都是物質的，但祂自願接受，當祂渴望時，祂能夠拒絕一切，回復祂純粹的靈性。祂不是被迫接受祂履行的活動所引致的反應。這全都是假象宗的誤解。」

巴佳納：「在《韋陀經》任何地方找得到這種假象宗哲學？」

巴巴君：「不！《韋陀經》到處也找不到假象宗。假象宗是佛教，我們在《蓮花宇宙古史》看到：

mayavadam asac-chastram
pracchannam bauddham ucyate
mayaiva vihitam devi
kalau brahmana-murtina
《Uttara-kha》(43.6)

為了解答烏瑪女神(帕爾瓦緹)的問題，大神明解釋：『女神啊！假象宗是不純的經典。雖然它其實是掩人耳目的佛教，但它得以進入雅利安族的宗教，偽裝成韋陀結論。在卡利年代，我將顯現成假冒的婆羅門，傳揚這種假象宗哲學。』」

巴佳納：「帕佈，大神明既是半神人之首，又是偉大奉獻者之翹楚，他為什麼履行這種不堪的任務？」

巴巴君：「聖大神明是至尊主的形態化身。至尊仁慈的主看見群魔採納奉愛之途，崇拜祂求取果報成果，實現他們的邪惡欲望。祂便忖度：『惡魔污染奉愛服務，藉此騷擾奉獻者，但奉愛之途應該免於這種污染。』有鑑於此，祂呼喚施威君說：『三布！如果在那些愚昧形態而天性邪惡的人之中傳授我的純粹奉愛，這對這個物質世界是不祥的。你應該傳揚經典和宏揚假象宗哲學，使惡魔心醉神迷，使他們繼續對我一無所知。天性邪惡的人會離棄奉愛服務之途，托庇於假象宗，這會使我溫文儒雅的奉獻者，有機會毫無障礙地品嚐純粹的奉愛服務。』

聖大神明是至尊的偉大奉獻者，最初有點抗拒至尊主委托給他的這個艱巨任務。不過，視之為祂的命令，因此他傳揚假象宗哲學。施瑞曼大神明，即至尊靈性導師，在這方面哪有過失？為了眾生的福祉，至尊主手裡熟練地揮舞著那個令人嘆為觀止的蘇達爾薩神碟(Sudarsana Cakra)，整個宇宙在祂的指導下，好像一台加了潤滑油的機器那樣運作暢順。只有祂知道在祂的命令裡藏有哪種吉祥，謙遜僕人的職責只是服從祂的命令。有見及此，純粹偉大奉獻者從不挑剔山卡爾師的任何過失，他是宣揚假象宗的施威化身。聆聽經典這方面的證據：

tvam aradhya tatha sambho grahisyami varam sada
dvaparadau yuge bhutva kalaya manusadisu

svagamaih kalpitaistvanca janan madvimukhan krru

manca gopaya yena syat srstiresontarontara

《蓮花宇宙古史》烏塔爾之部(42.109-110)和《拿茹阿達五訓》(4.2.29-30)：

維施努說：『三布，雖然我是至尊主，但我仍然崇拜不同的半神人和女神來迷惑惡魔。我同樣也會崇拜你和接受祝福。在卡利年代，你應該透過你的局部擴展，化身為人。你應該傳揚《阿含經》等等經典，捏造會令普羅大眾分心的哲學，使他們遠離我，把我隱藏起來。這樣，越來越多的人會偏離我，我的逍遙時光會變得更有價值。』

在《瓦茹阿哈宇宙古史》，至尊主對施威說：

esa moham srjamy asu ye janan mohayisyati

tvanca rudra mahasaho mohasastrani karaya

atathyani vitathyani darsayasva mahabhujā

prakasam kuru catmanamprakasanca mam kuru

『我正在創造那種會蒙騙普羅大眾的假象(moha)。強大的武裝者茹卓啊，你也創立這樣的騙人經典吧。強大的武裝者，以真為假，以假為真吧。著重你那具有毀滅性的茹卓形象，隱藏我至尊主的永恆原形。』」

巴佳納：「有任何反對假象宗哲學的韋陀證據嗎？」

巴巴君：「《韋陀經》所有證據都反駁假象宗哲學。假象宗尋遍全部《韋陀經》，分隔了四個句子支持他們。他們稱這四個句子為『明言』。這四句話是：

一. sarvam khalv idam brahma，『所有宇宙都是梵。』《祭多嘎爾奧義書》(3.14.1)

二. prajnanam brahma，『至尊知識就是梵。』《艾塔瑞亞奧義書Aitareya Upanisad》(1.5.3)

三. tat tvam asi svetaketo，『啊，斯瓦塔卡圖，你是那』《祭多嘎爾奧義書》(6.8.7)

四. aham brahmasmi，『我是梵。』《巴漢-阿然亞卡奧義書》(1.4.10)

第一句明言教導整個宇宙都是梵，包括生物體和非生物；任何存在物都是梵。在另一個地方解釋了那個梵的身份：

na tasya karyam karanam ca vidyate

na tat-samas cabhyadhikas ca drsyate

parasya saktir vividhaiva sruyate

svabhaviki jnana-bala-kriya ca

《斯瓦塔斯瓦塔爾奧義書》(6.8)

那位至尊梵超靈的活動全都不是世俗的，因為祂的手和腿等等感官，全都不是物質的。因此祂透過祂的超然身體，履行祂毫無物質意味的逍遙時光，同時又無處不在。因此，祂甚至無人能及，更何況是比祂更偉大。《神訓經》多方描述了至尊主的神

聖能量，其中以祂知識能量、力量和活動能量的描述最重要。這又分別稱為靈性能量或知識能量、神聖能量或存在能量，以及極樂能量或喜樂能量。

大家都認同梵和祂的能量彼此之間沒有分別。實際上，據說這能量是梵的固有部分，梵則是以多種形式展現的。從某個角度來看，可以說萬物與梵沒有分別，因為能量和能量擁有者沒有不同。不過，當我們觀看物質世界時，我們看得到，在另一種意義上來說，梵和祂的能量肯定有分別。

nityo nityanam cetanas cetananam

eko bahunam yo vidadhati kaman

《卡塔奧義書》(2.13)和《斯瓦塔斯瓦塔爾奧義書》(6.10)

祂是所有永恆生物之中唯一的至尊永恆生物，也是所有具知覺生物之中唯一至尊有知覺的生物。唯獨祂令人人得償所願。

《韋陀經》的這句話，認同永恆存在的實體—梵—之中的多元化。祂分開了能量和能量擁有者，然後又考慮祂的知識、力量和活動。

現在讓我們思考第二句明言，至尊知識就是梵(《艾塔瑞亞奧義書》1.5.3)。這裡說梵和意識知覺是相同的。這個句子的 prajnamam 一字，據說是與梵合一，《巴漢-阿然亞卡奧義書》(4.4.21)也用了這個字，該處是用以表示純愛奉愛：

tam eva dhiro vijnaya prajnamam kurvita brahmanah

當穩定和清醒的人獲得梵的知識時，便懷著愛意盈盈的真摯情感崇拜祂。

第三句明言是 tat tvam asi svetaketo，『啊，斯瓦塔卡圖，你是那』(《祭多嘎爾奧義書》6.8.7)。這個詩節傳授與梵合一的訓示，《巴漢-阿然亞卡奧義書》更詳盡地這樣描述：

tam eva dhiro vijnaya prajnamam kurvita brahmanah

嘎吉啊！那些還沒有明白永恆維施努，便離開這個物質世界的人，實在慘絕人寰或極墮落，那些認識了那位至尊永恆才離開這個物質世界的人，實際上就是婆羅門，即梵的知悉者。」

因此 tat tvam asi 等等字句表示，『獲得真正知識的那個他，最終獲得對至尊梵的奉愛服務，他又稱為婆羅門。』

第四句明言是 aham brahmasmi，『我是梵。』(《巴漢-阿然亞卡奧義書》1.4.10)。如果這句明言所確立的知識最後不是成為奉愛，那麼《聖至尊奧義書》(9)便徹底譴責它，書中有云：

yo va etad aksaram gargy aviditvasmal lokat praiti sa krpanah

ya etad aksaram gargi veditvasmal lokat praiti sa brahmanah

那些處於愚昧的人，墮進不見五指的黑暗，但那些穩處於知識的人，墮進更暗無天日的黑暗。

這個曼陀意謂那些愚不可及，不知道靈魂靈性本質的人，將墮進最黑暗的愚昧區域。不過，那些拒絕愚昧，但相信微靈是梵，而不是靈性原子的人，他們的目的地更差。

巴巴！《韋陀經》無遠乏界，也無法超越。只有個別地研習《奧義書》的每個詩節，集大成而取其意，才可以理解它們的精確意思。如果挑選某個特定句子，也許總會因某些曲解而使人偏離原意。因此主采坦亞·瑪哈帕佈徹底研究所有《韋陀經》，然後傳揚個體靈魂和物質世界，與主哈瑞同時不可思議地一致，又與祂有別。」

巴佳納：「我明白《韋陀經》確立不可思議同一而異真理的教導。請你以《韋陀經》本身的證據，更清楚地解釋這些教導好嗎？」

巴巴君：「有眾多段落描述同一而異真理的一致面貌，這都是其中的一些：

sarvam khalv idam brahma，『世間萬物肯定都是梵。』（《祭多嘎爾奧義書》3.14.1）

atmaivedam sarvam iti，『觸目所及的都是靈魂。』（《祭多嘎爾奧義書》7.52.2）

sad eva saumyedam agra asid ekam evadvitiam，『溫文爾雅的人啊，這個世界最初是以非二元的靈性形式存在；在這個宇宙展現之前，至尊靈魂只是非二元實體。』（《祭多嘎爾奧義書》6.2.1）

evam sa devo bhagavan varenyo yoni-svabhavan adhitisthaty ekah，『至尊主本人是萬物之主，甚至是半神人之主，祂也是唯一值得崇拜的人。祂是萬原之原，但祂自己卻維持不變，就像太陽光耀四方而保持不變。』（《斯瓦塔斯瓦塔爾奧義書》5.4）

現在聽聽支持差別的曼陀：

om brahma-vid apnoti param，『明白梵的人，臻達至尊梵。』（《泰提瑞亞奧義書》2.1）

mahantam vibhum atmanam matva dhiro na socati，『即使看到靈魂被困於物質身體，頭腦清醒的聰明人都不悲傷，因為他知道靈魂既偉大又無處不在。』（《卡塔奧義書》1.2.22）

satyam jnanam anantam brahma yo veda nihitam，『梵是真理、知識和永恆的化身。那位梵位於靈性天空，也存在於眾生內心深處。憑藉他與那位內在超靈，即無所不知梵的關係，知道這點的人臻達完美。』（《Taittiriya-brahmananda-valli》的第一個 Anuccheda)

yasmat param na param asti kincit...，『沒有真理超越於至尊人物。祂比最微小的更微小，也比最偉大的更偉大。祂木然獨站於祂自我發光的居所。這整個宇宙停駐在那個至尊人物之內。』（《斯瓦塔斯瓦塔爾奧義書》3.9)

pradhana-ksetra-jna-patir gunesah，『至尊梵是不展現的物質自然之主，那位認識所有個體生物體的超靈之主人，也是三種物質自然形態的至尊控制者。祂本身超然於物質自然形態。』（《斯瓦塔斯瓦塔爾奧義書》6.16)

tasyaisa atma vivrnute tanum svam，『祂只對那些人以非常特別的方式，顯示祂的身體。』（《卡塔奧義書》2.23)

tam ahur agryam purusam mahantam，『知道祂是偉人和萬原之原，那些認識絕對真理的人唱誦祂的榮耀。』（《斯瓦塔斯瓦塔爾奧義書》3.19)

yathatathyato 'rthan vyadadhat，『憑藉祂不可思議的能量，祂保持所有永恆要素的個別身分，還有它們特別的屬性。』（《卡塔奧義書》，曼陀八)

naitad asakam vijnatum yad etad yaksam iti，『火神(Agnideva)對在場的半神人說：[我無法透徹地理解這夜叉的身份。]』（《卡拿奧義書》3.6)

asad va idam agra asit...，『這個宇宙最初只是梵那個不展現的形象。這不展現以梵的形象變得展現。那個梵以男性形象展現自己。有鑑於此，那個男性形象稱為創造者。』（《泰提瑞亞奧義書》2.7)

nityo nityanam，『在所有永恆生物之中，誰是至尊永恆生物？』（《卡塔奧義書》2.13 和《斯瓦塔斯瓦塔爾奧義書》6.13)

sarvam hy etad brahmayam atma brahma so'yam atma catuspat，『這全是梵的低等能量展現。奎師那的靈性形象正是至尊梵。憑藉祂不可思議的能量，即使祂獨一無二，祂永恆都以四種甘露盈盈的形象展現祂自己。』（《穆昆達奧義書》，曼陀二)

ayam atma sarvesam bhutanam madhu，『《韋陀經》描述奎師那的屬性，間接地談論祂，在這裡它們說『眾生之中，只有奎師那本人像甘露那麼甜美。』（《巴漢-阿然亞卡奧義書》2.5.14)

在這些和無數其他段落，《韋陀經》宣告個體靈魂與至尊永恆有分別。《韋陀經》的每部分都令人驚嘆，不能忽視任何部分。個體微靈與至尊真的永恆有分別；他們又真的恆常與至尊沒有分別。我們可以在《韋陀經》找到證據，支持差別和無異兩者，因為差別和無異作為絕對真理的面貌同時存在。微靈這與至尊同時一致又有別的關係，既不可思議又超越於世俗智慧。有關物質的邏輯和論點只導致混亂。《韋陀經》多個部分所述的全都是真的，但由於我們的智慧非常有限，因此我們無法理解那些說話的完整意思。因此我們決不應漠視韋陀的教導。

naisa tarkena matir apaneya

《卡塔奧義書》(2.2)

拿慈卡塔(Naciketa)！不應該用論點來摧毀你接收到的絕對真理智慧。

naham manye su-vedeti no na vedeti veda ca

《卡拿奧義書》(2.2)

我不認為我完全明白了梵。

這些韋陀曼陀傳授清楚的訓示，至尊控制者的能量不可思議，因此是超越世俗推理的。

《摩訶婆羅多》有云：

puranam manavo dharmah sanga-vedan cikitsitam

ajna-siddhani catvari na hantavyami hetubhih

善良形態的《宇宙古史》，即曼奴指導的宗教，真實的韋陀分支和《治療經》(Cikitsa-sastra)》都是至尊的權威命令，不應該試圖以世俗論點反駁它們。

因此《韋陀經》顯然支持不可思議同一而異的真理。緊記著微靈的終極目標，似乎沒有其他結論比這個不可思議同一而異真理的原則更高；實際上，看來甚至沒有其他結論是真的。只有接受這個不可思議同一而異的哲學，才可以覺悟到微靈的永恆個體性，以及他與主哈瑞的永恆差別。不理解這個差別，個體靈魂便無法臻達真正的生命目標，那就是對至尊的愛。」

巴佳納：「對至尊的愛是微靈的終極目標，這有什麼證據？」

巴巴君：「《韋陀經》有云：

prano hy esa yah sarva-bhutair vibhati

《穆昆達奧義書》(3.1.4)

至尊人物是所有存活者的生命，祂在眾生之內閃耀。那些憑藉奉愛學問認識至尊人物的人別無所求。² 這些在有生之年已經解脫了的人(jivan-mukta)，具備對至尊的依附(rati)，也參與祂愛意盈盈的逍遙時光。在所有那些具有梵知的人之中，這樣的奉獻者是最好的。

換句話說，在那些認識梵的人之中，最幸運的人在奎師那愛意盈盈的逍遙時光之中積極地與祂聯誼。這種依戀之情是對奎師那之愛的徵兆。《巴漢-阿然亞卡奧義書》(2.4.5 和 4.5.6)進一步解釋了這點：

na va are sarvasya kamaya sarvam priyam bhavaty
atmanas tu kamaya sarvam priyam bhavati

亞贊-瓦爾卡阿說：「邁崔儀(Maitreyi)啊，我們不是因為每個人的必要性而鍾愛他們；相反，我們是因為我們自己的必要性而非常鍾愛他們。」

從這個曼陀看來，對至尊的愛顯然是微靈唯一的目標。巴巴，《韋陀經》、《聖典博伽瓦譚》和《泰提瑞亞奧義書》(2.7.1)都有眾多這種話的例子：

raso vai sah
ko hy evanyat kah pranyat
yad esa akasa anando na syat
esa hy evanandayati

至尊梵，即超靈，是甘露化身。微靈與甘露盈盈的超靈聯誼時歡天喜地，如果祂不在心內，誰可以生存？唯獨超靈賜予微靈喜樂。

Ananda(喜樂)一字是 priti(愛)的同義詞。眾生都尋求快樂和喜樂。渴望解脫的人，相信解脫是終極快樂，因此他狂熱地尋求解脫。感官享樂者(bubhukshus)相信，感官滿足對象是終極快樂，因此他們終生都追求感官滿足的對象。得到快樂的希望促使每個人履行他的所有活動。奉獻者也竭力尋求主奎師那的奉愛服務。事實上，每個人都尋求愛—以致他們甚至不惜犧牲性命。原則上，每個人的終極目標都是愛，誰都無法否定這點。每個人都專心致志地尋求快樂，不論他們是信徒還是無神論者、果報工作者、思辨家，也不論他們有欲望還是無欲無求。不過，僅是尋求愛，也無法得到它。

果報工作者相信，天堂之樂是終極快樂，但《博伽梵歌》(9.20)解釋：

ksine punye martya-lokam visanti

龐大天堂星球的居民，完成了他們的善業之果之後，必須再投生凡塵星球。渴求感官滿足的業報工作者，一直這樣從一個星球轉移到另一個星球。

按照《梵歌》的這個詩節，只有從天堂星球低墮時，每個人才意識到他們的錯誤。在人類世界可以獲得財富、孩子、名氣和權力，當人無法從中自得其樂時，也許又

會再開始垂涎天堂星球的快樂。不過，當他從天堂世界低墮時，他對於甚至比天堂星球(Svarga)更大的快樂，會採取崇敬的態度。當他明白人世、天堂星球，甚至上至布茹阿瑪星的更高星球的快樂全都是短暫的，它們的快樂也非確定或永恆時，他便不感興趣。然後他變得棄絕，開始深入鑽研非人格涅槃，熱切致力於非人格解脫。不過，當他看到非人格解脫也缺乏喜樂時，便採取中立地位，尋求另一條會使他得到快樂的途徑。

在非人格解脫怎可能體驗到快樂？應當體驗這些喜樂的人物是誰？如果我失去我的身份，誰會存在而體驗梵？梵樂的概念毫無意義，因為不論有沒有梵樂，非人格解脫的理論都不承認，任何人實際地存在於解脫境界，享受這樣的快樂。那麼從這樣的教義，可以獲得什麼結論？當我解脫時，如果我停止存在，那麼我的個體性便和我的存在一起消失。再沒什麼是屬於我的，讓我能夠藉此體驗喜樂或快樂。如果我自己都不存在，便沒有什麼為我存在。某人也許會說：『我是梵的形象。』無論如何，這句話是錯的，因為身為梵形象的『我』是永恆的。換句話說，如果人自稱為梵，那麼他也是永恆的。那樣的話，萬事萬物對他來說，包括那個臻達完美的程序和完美本身，都一無是處。因此，非人格涅槃得不到快樂。即使它是完美的，它都像鏡花水月那樣無法體驗的。

奉愛是微靈能夠實現他真正目標的唯一途徑。奉愛的最後階段是永恆的純粹愛意。純粹微靈是永恆的，純粹的奎師那是永恆的，對祂的純愛也是永恆的。因此只有接受不可思議同一而異的真理時，才可以臻達永恆真愛的完美。否則，微靈的終極目標，即是對至尊的愛，便變得不永恆，也喪失微靈的存在。因此，所有經典都接受和確認，不可思議同一而異的教義。其他所有教義全都只是思辨推敲。」

巴佳納滿心歡喜地回家，全神貫注地思索著純粹的靈性之愛。

由此結束《微靈天職》的第十八章，名為《基礎真理：同一而異真理》

註一. 『你所詢問的那位—那就是梵。』

註二. 對那些解脫生物體來說，除了主奎師那的榮耀之外，對其他題目一概沒有進一步的興趣。

第十九章

基礎真理：程序真理

心頭湧現有關不可思議同一而異教義各式各樣的矛盾想法，巴佳納用餐之後便就寢。有時他認為不可思議同一而異的真理，只是另一種假象宗哲學，但當重新認真思考那些教導時，他覺悟到經典沒有反對它。相反，它包含所有經典的精華。「施瑞瑪.高茹阿.奎蘇爾是至尊主本人的完全展現，祂深遠的教導怎樣都不可能是錯

的，」他自言自語說。「我決不會放棄極仁慈和慈愛的高茹阿.奎蘇爾的蓮花足。但是哎呀！我至今得到什麼？我終於明白到，不可思議同一而異的真理是終極真理，但我透過這知識得到什麼？聖茹阿古納.達薩.巴巴君說，愛是眾生的生命目標。業報工作者和思辨家也在尋找愛，但他們對純粹愛意一無所知。因此我必須臻達純粹無瑕之愛的境界，但我唯一關心的是，我怎樣才可以臻達？我會向偉大靈魂巴巴君請教這個題目，採取他的原則。」巴佳納這樣想著，沉沉入睡。

由於巴佳納很晚才就寢，於是第二天早上也很遲才醒過來。他起床時已經日上三竿了，當他的舅父偉大靈魂威佳亞.庫瑪爾.巴塔師從聖莫達端姆(Modadruma)到達時，他才剛剛完成他早上的潔淨儀式。巴佳納在多天之後看見他的舅父，非常高興。他向他五體投地的頂拜，恭敬地請他就座。

威佳亞.庫瑪爾是個大學者，也是《聖典博伽瓦譚》的講者，他會長途跋涉去講授《博伽瓦譚》。憑藉主拿茹阿央那的恩慈，他心裡對主高認格.瑪哈帕佈發展了堅定的信心。不久以前，他有幸在一個名為達努達(Denuda)的村莊，覲見到聖溫達文.達薩.塔庫爾。聖溫達文.達薩.塔庫爾命令他到訪瑪亞普爾聖地，不可思議的瑜嘎琵，主莎慈之子.高茹阿.哈瑞不可思議的逍遙時光永恆在那裡上演。他又告訴他，施瑞曼.瑪哈帕佈逍遙時光的大部分聖地不久便會消失，並會在四百年後重現。他說，主高茹阿的逍遙時光之地在本質上與聖溫達文無異，後者是奎師那逍遙時光的聖地；只有那些能夠察知聖瑪亞普爾超然性質的人，才可以真正覲見到聖溫達文。聽到聖溫達文.達薩.塔庫爾的這些話，聖維亞薩戴瓦的化身—威佳亞.庫瑪爾—非常渴望覲見瑪亞普爾聖地，他決定在比爾瓦池探訪他的妹妹和外甥之後，便去那裡。

現時，比爾瓦池和布茹阿瑪池的村莊彼此相距頗遠，但當時它們彼此毗連，比爾瓦池的邊緣，是在瑪亞普爾聖地的瑜嘎琵一里以內。比爾瓦池舊村現已廢棄，名為托塔(Tota)和塔然瓦薩(Taranvasa)。

當舅父和外甥言談甚歡時，威佳亞.庫瑪爾說：「告訴祖母我要覲見瑪亞普爾聖地，很快便會回來，在這裡吃午飯。」

「舅父，你為什麼想到訪瑪亞普爾？」巴佳納問。威佳亞.庫瑪爾那時不知道巴佳納的現況—他只聽聞巴佳納放棄了研習邏輯經典，現正研習《終極韋陀》—因此他認為不適宜向巴佳納描述他的奉愛情感。相反，他隱藏他的真正動機，說：「我必須在瑪亞普爾與某人見面。」

巴佳納知道他的舅父不僅是《聖典博伽瓦譚》的偉大學者，也是主高茹阿的奉獻者，因此巴佳納猜測他到訪聖地瑪亞普爾，一定有些靈性目的。「舅父，」他說：「一個名為聖茹阿古納.達薩.巴巴君，非常忠誠而崇高的偉大奉獻者住在瑪亞普爾。你一定要與他作出一些討論。」

被巴佳納的話激勵，威佳亞.庫瑪爾說：「這些日子以來，你正發展對偉大奉獻者的信心嗎？我聽說你放棄了研習邏輯經典，研習韋陀哲學，但現在我看見你正步進奉愛之途，因此我不必向你隱瞞任何事。事實上，偉大靈魂.聖溫達文.達薩.塔庫爾命令我，覲見聖瑪亞普爾的聖瑜嘎毘，於是我決定在聖恆河女神的河水沐浴，然後繞拜，覲見聖瑜嘎毘。然後我會在施瑞瓦薩宅，在偉大奉獻者的蓮花足塵土之中盡情打滾。」

巴佳納說：「舅父！請你帶我一起去吧。我們見見母親，然後便前往瑪亞普爾吧。」

決定了之後，他們便知會巴佳納的母親，然後啟程前往瑪亞普爾。他們先在恆河沐浴，威佳亞.庫瑪爾高呼：「哎呀！今天我的生命功德圓滿了。在這個河堤上演祂的水上逍遙共二十四年，主莎慈之子高茹阿向佳娜威女神施予無限恩慈。今天在這些聖水沐浴，我感到至尊極樂。」巴佳納聽到威佳亞.庫瑪爾滿腔熱忱地說這些話時，深受感動地說：「舅父，今天我也因你的恩慈而蒙福。」

在恆河沐浴後，他們到訪瑪哈帕佈在佳幹納.米斯垂的家的出生地。在那裡，憑藉聖地之恩，他們完全沉醉於深摯靈性之愛的情感，淚如泉湧，以致全身濕透。威佳亞.庫瑪爾說：「如果誕生在這個高茹阿之地，但不到訪這個偉大的瑜嘎毘，生命便一無是處。看看這聖地在物質眼睛眼中，怎樣似是任何一塊平平無奇的土地，遍佈小茅廬，但憑藉高認格的恩慈，看看我們可以看見哪樣的美麗和富裕！看！這些珠光寶氣的大樓，多麼高聳和壯觀啊！這些可愛的花園多麼迷人啊！這些崇拜之地多麼賞心悅目啊！看，在這裡，主高認格和維施努-沛爾亞正站在房子裡面。多麼迷人的形象啊！多麼迷人的形象！」

當他這樣說時，他倆都倒地不醒人事。一段時間之後，他們在其他一些奉獻者幫助下，恢復知覺，進入施瑞瓦薩宅。他們淚如泉湧，倒地高呼：「施瑞瓦薩呀！阿兌塔呀！尼提安南達呀！嘎達答爾-高認格呀！請向我們施恩！讓我們擺脫虛榮，讓我們托庇於你的蓮花足吧！」

那裡所有的奉獻者看見兩個婆羅門的這種情感時，全都興高采烈。他們開始跳舞，高聲唱誦：「Mayapura Candra ki jaya! Ajita Gauranga ki jaya! Sri Nityananda Prabhu ki jaya！」巴佳納立即把他的身體供奉在他堪受崇拜的靈性導師，聖茹阿古納.達薩.巴巴君.瑪哈茹阿傑的蓮花足。年老的巴巴君扶起他，擁抱他，問：「巴巴！什麼風在今天這個時間把你吹到這裡？這位與你一起的可敬偉人是誰？」

巴佳納謙卑地告訴他一切，奉獻者們萬分恭敬地請他們就座。然後威佳亞.庫瑪爾便恭順地請教茹阿古納.達薩.巴巴君.瑪哈茹阿傑：「帕佈，能夠以什麼方法臻達眾生的終極目標？請大發慈悲，告訴我們，我們怎樣才可以臻達那個目標。」

巴巴君：「你是純粹奉獻者，所有事情都在你掌握之內。不過，由於你仁慈地詢問，因此不論我知得多麼少，我都會盡量解釋。毫無知識和業報的奎師那奉愛，是眾生

的終極目標，也是臻達方法。在靈修階段稱為奉愛修習，在解脫階段則稱為懷著純粹愛意所履行的奉愛服務。」

威佳亞：「奉愛的內在特質是什麼？」

巴巴君：「奉施瑞曼.瑪哈帕佈之命，聖茹帕.哥斯瓦米在《聖奉愛甘露之洋》(1.1.11)這樣描述奉愛的內在特質：

anyabhilasita-sunyam jnana-karmady-anavrtam

anukulyena krsnanu-silanam bhaktir uttama

純粹奉愛服務是培養專為主奎師那福祉的活動，換句話說，竭力以身體、心意和言語，也透過各種各樣靈性情感的表達，對主奎師那履行長流不息的服務洪流。以非人格解脫為目標，無形無相梵的知識和果報活動、瑜伽或苦行沒有覆蓋它，除了渴望令主奎師那快樂以外，完全無欲無求。

這段經文非常清楚地描述，奉愛的內在特質和外在徵兆。uttama-bhakti(純粹奉愛)一詞是指純粹的奉愛服務。混雜果報活動的奉愛服務，與混雜思辨知識的奉愛服務，都不是純粹的奉愛服務。混雜果報活動的奉愛服務，目標是感官滿足，混雜思辨知識的奉愛服務，目標則是解脫。只有這種毫不渴求果報成果或解脫的奉愛服務，才是純粹的奉愛服務。

奉愛的成果是純粹愛意。奉愛的內在特質是以身體、心意和言語，以及愛意盈盈的心態，竭力順應奎師那。這樣的努力和靈性情感都是順意的，恆常活躍的。憑藉奎師那和祂奉獻者的恩慈，當至尊主內在能量的獨特功能，展現在微靈自己的靈性力量時，便產生真正的奉愛形式。

在現階段，微靈的身體、心意和言語，全都受到物質折騰。當微靈以他自己的辨別力指揮它們時，結果只是枯燥的推敲和棄絕，奉愛的真正本質不會藉此展現。不過，當奎師那的形象能量在微靈的身體、心意和言語變得活躍時，純粹奉愛的本質便馬上展現。所有靈性活動的終極目的都是主奎師那，因此真正的奉愛活動必須順應奎師那。為了覺悟梵和超靈而付出的努力不被接受為純粹奉愛。相反，它們分別是思辨知識和果報活動方面的事。努力有兩類：那些順意的和那些不順意的。只有順意的活動才算是奉愛服務。

anukulyena 一字表示順應於奎師那的那種傾向。在奉愛修習期間，這種傾向與物質世界有些關連，但在解脫階段則是完全純粹的，與物質世界毫無關連。這兩個階段的奉愛特質一模一樣。因此，奉愛的內在特質，就是竭力培養以順意情感履行的奎師那知覺。

當我們討論奉愛的內在特質時，也必需描述它的外在特質。聖茹帕.哥斯瓦米解釋了，外在特質有二種。第一種沒有其他渴望，第二種則是擺脫知識、業報和其他這種努

力的覆蓋。除了渴望奉愛進步之外，其他渴望都是違反奉愛的，並歸類於其他渴望。當知識、業報、瑜伽和棄絕強大得足以蒙蔽心靈時，可以說它們都是與奉愛敵對的。因此，可以把純粹奉愛描述為，培養既順意於主奎師那，又沒有上述兩項敵對特質的活動。」

威佳亞：「奉愛各種各樣截然不同的特質是什麼？」

巴巴君：「在《奉愛甘露之洋》(1.1.17)，聖茹帕.哥斯瓦米描述了以下六種特別的奉愛特質：

klesa-ghni subhada moksa-laghuta-krt sudurlabha
sandrananda-visesatma sri-krsnakarsini ca sa

- 一. klesa-ghni — 她摧毀各種痛苦。
- 二. subhada — 她賜予各種好運。
- 三. moksa-laghuta-krt — 她使非人格解脫之樂(krt)顯得毫無意義(laghuta)。
- 四. sudurlabha — 得到她的人絕無僅有。
- 五. sandrananda-visesatma — 她的本質賦有最強烈和最高的快樂。
- 六. sri-krsna-akarsini — 她是吸引主奎師那的唯一方法。」

威佳亞：「奉愛怎樣摧毀痛苦？」

巴巴君：「痛苦(klesa)有三種：罪惡本身(papa)、種子形式的罪惡(papa-bija)和愚昧(avidya)。罪惡活動分成罪惡、滔天大罪和罪大惡極。這一切都視為罪惡。心裡展現了純粹奉愛的人，天生傾向於不涉及罪惡活動。犯罪欲望稱為罪惡種子，它無法留在滿載奉愛的心。愚昧意謂對自己靈性身份的愚昧無知。純粹奉愛最初在心內顯露時，微靈非常清楚地明白到：『我是奎師那的僕人，』愚昧也完全消失。這表示奉愛女神散發她的光芒，驅散心裡的罪惡、罪惡種子和愚昧黑暗。隨著奉愛的吉祥降臨，各種各樣的痛苦便遠去。因此奉愛摧毀各種痛苦。」

威佳亞：「奉愛怎樣賜予各種好運？」

巴巴君：「在這個世界，所有各種各樣的情感、所有好品質和各種不同的快樂，都被視為吉祥的(subha)。心裡展現了純粹奉愛的人有四種品質：謙卑、憐憫、不驕不縱和尊敬他人。因此全世界都對他愛護有嘉。所有各種各樣的好品質，都自動展現在純粹奉獻者身上。奉愛能賜予所有各種各樣的快樂。如有所求，她可以賜予物質享樂、與非人格梵合一之樂、各種玄祕力量、感官滿足和解脫。」

威佳亞：「奉愛怎樣使非人格解脫之樂，甚至都顯得毫無意義？」

巴巴君：「即使心裡略為展現對至尊的愛(bhagavad-rati)，宗教、經濟發展、感官滿足和解脫，便自然顯得毫無意義。」

威佳亞：「為什麼說臻達奉愛的人絕無僅有？」

巴巴君：「應該仔細理解這件事。即使從事數百萬種不同的靈性修習，只要不恰當地履行奉愛服務，便會繼續難以參透奉愛。除此之外，奉愛女神以非人格解脫滿足大部分的人；除非她看見修習者很有資格，否則不會賜予奉愛。由於這兩個原因，故此奉愛難能可貴。修習培養知識肯定使人步向與非二元梵合一的解脫形式，那個梵正是知識的形式。履行祭祀和其他這樣的活動等等善舉，也輕易獲得物質感官的滿足。不過，如果不修習奉愛瑜伽，即使履行數百萬種靈修，都無法獲得對主哈瑞的奉愛。」

威佳亞：「為什麼把奉愛描述為喜樂的最高形式？」

巴巴君：「奉愛是永恆的靈性快樂，因此履行奉愛讓人置身喜樂之洋。如果混集各種不同的世俗物質快樂，加上與梵合一之樂(即否定這個物質世界)，再乘以十數個數百萬次，所獲的快樂仍然無法與奉愛服務喜樂之洋的其中一滴相比。物質快樂根本微不足道，否定物質快樂所展現的快樂則枯燥無味。在本質上，這兩種快樂與靈性世界的喜樂都不同。無法比較兩種性質截然不同的物品。因此，那些對履行奉愛的喜樂產生了一些品味的人，認為與無形無相梵合一之樂微不足道，就像牛蹄印內的水一樣毫無意義。只有那些體驗過這種快樂的人才可以明白；其他人則無法掌握或討論。」

威佳亞：「奉愛怎樣吸引最有吸引力的主奎師那？」

巴巴君：「奉愛女神在心裡顯現了的人，主奎師那和祂愛的所有人，都迫不得已受到祂吸引和控制。任何別的方法都控制不了或吸引奎師那。」

威佳亞：「如果奉愛那麼驚人地強大，為什麼那些研習眾多經典的人，不試圖獲得她？」

巴巴君：「奉愛和主奎師那超越所有物質界限，因此人類智慧無法觸及祂們，因為它既粗糙又有限。不過，如果憑藉過去累積的虔誠行為的影響，即使發展了一丁點品味，都能輕易明白奉愛服務的精華。只有最幸運的微靈，才明白到奉愛真理。」

威佳亞：「為什麼物質邏輯不重要？」

巴巴君：「邏輯沒有理解靈性快樂所需的品質。有云，

naisa tarkena matir apaneya / proktanyenaiva su-jnanaya prestha

《卡塔奧義書》(1.2.9)

我最親愛的那慈卡塔，不應該用論點摧毀你接收到的絕對真理智慧。

然後又說 tarkapratisthanat (《終極韋陀》2.1.11)：『邏輯對確立任何真正實體毫無用處，因為一個人今天以邏輯和論點所確立的，一個更老練的邏輯家明天便會反駁。』因此據說邏輯不受重視。韋陀哲學結論的這所有陳述確定，邏輯無法解釋靈性事情。」

巴佳納：「奉愛修習和純愛奉愛之間，有任何奉愛階段嗎？」

巴巴君：「當然有。奉愛有三個發展階段：奉愛修習、滿載靈性情感的奉愛和純愛奉愛。」

巴佳納：「奉愛修習有什麼特質？」

巴巴君：「奉愛是一體的；差別在於不同的發展階段之間。只要受條件限制的微靈透過感官履行奉愛，便稱為奉愛修習。」

巴佳納：「你解釋了純愛奉愛是永恆完美的情感，那麼為什麼必須為了獲得永恆完美的情感而修習？」

巴巴君：「永恆完美的靈性情感，其實不是一些可以從其他地方獲得的東西；即是說，它無法以修習產生。在心裡展現靈性情感的那種修習，它的名稱就是靈性修習。¹只要心裡沒有展現靈性情感(由於被覆蓋)，便必須履行靈修。事實上，這種靈性情感是永恆完美的(永存心內的)。」

巴佳納：「你可以更詳細地解釋這個原則嗎？」

巴巴君：「純愛奉愛肯定是永恆完美的，因為它是至尊主內在能量的展現，但它在受條件限制的微靈心裡，卻不明顯。靈性修習由身體、心意和言語的努力組成，使心裡顯現純愛奉愛。只要靈性情感實際上不是在靈修期間獲得的，便視之為透過修習而獲得的情感，但當靈性情感在心裡自我展現時，它的永恆完美便顯然易見。」

巴佳納：「什麼是靈修與眾不同的典型特質？」

巴巴君：「奉愛修習是任何訓練心意變成奎師那知覺的方法。」

巴佳納：「奉愛修習有幾種？」

巴巴君：「有兩種：規範性的和自發奉愛的。」

巴佳納：「什麼是規範奉愛？」

巴巴君：「微靈的靈性傾向以兩種方式展現。在經典守則所見的規則，稱為規範守則，源於這種規範守則的傾向，稱為遵循經典的傾向(vaidhi-pravrtti)，經典戒律引致的奉愛，稱為規範奉愛，因為它源於遵循經典的傾向。」

巴佳納：「我稍後會請教自發吸引的特質。現在懇請你描述規範守則的特質好嗎？」

巴巴君：「經典賦定了稱為規範守則的規範職務，也禁止了某些禁制活動。微靈的賦定職務是遵循所有規範守則，避免所有禁制活動。」

巴佳納：「從你的解釋看來，有規律職務似乎是由所有經典的規範守則組成的，但卡利年代的微靈既軟弱又短壽，因此無法研習所有經典的訓示和禁令，然後再確定規範職務。經典有沒有表明，我們怎樣才可以簡便而實際地確定規範守則和禁制活動嗎？」

巴巴君：「《蓮花宇宙古史》(42.103)和《Narada-pancaratra》(4.2.23)記載：

smarttavayah satatam visnur vismarttavyo na jatucit

sarve vidhi-nisedhah syur etayor eva kinkarah

恆常銘記維施努，決不忘記祂。其他的所有禁令和建議，都是這兩個訓示的僕人。

要旨就是，經典內所有各種各樣的規範守則和禁制活動安排，都是基於這兩個基本句子。職責肯定是那些使我們恆常銘記至尊主的，禁制活動則是那些使我們忘記祂的。『你畢生恆常都要銘記至尊主維施努，』這是基本訓示，而維繫微靈的四社會四靈性晉階等等安排，則受它影響。『決不要忘記奎師那，』這項禁制活動是基本禁令。其他一切一例如摒棄罪惡活動，避免注意力偏離奎師那的這種傾向，以及為罪惡活動贖罪等等一全都屬於這項基本的規則和禁令。因此，經典描述的所有規則和禁令，都是恆常銘記奎師那的這個規則的永恆僕人，禁令就是決不忘記祂。由此斷定，恆常銘記奎師那的這個規則，必定是四社會四靈性晉階及其他這種制度的所有規範守則之中的基礎原則。

sri-camasa uvaca

mukha-bahuru-padebhyah purusasyasramaih saha

catvaro jajnire varna gunair vipradayah prthak

ya esam purusam saksad atma-prabhavam isvaram

na bhajanty avajananti sthanad bhrastah patanty adhah

《聖典博伽瓦譚》(11.5.2-3)

聖查瑪薩(Camasa)說：『婆羅門源自原始的主維施努的蓮花嘴，統治者和戰士來自祂的臂膀，商人農民來自祂的大腿，工人則來自祂的蓮花足。這四個社會階層天生都有他們的獨特特質，四個獨特的靈性晉階也一樣。生活在這個四社會四靈性晉階

體系之下的人，沉醉於他崇高的社會地位和靈性地位，無法崇拜他的膜拜神明，即至尊主維施努，而且甚至對祂不敬。這樣的人從他在四社會四靈性晉階體系的地位低墮，喪失他的所有威望，投生於更低的物種。』」

巴佳納：「為什麼不是每個遵循四社會四靈性晉階規範守則的人，都實踐對奎師那的奉愛？」

巴巴君：「聖茹帕.哥斯瓦米解釋，在所有那些遵循經典規範的人之中，只有那些對奉愛產生信心的人，才有資格從事奉愛。他們沒有被物質生命的規範守則吸引，也沒有棄絕物質生命。相反，他們遵循一般的文明生活方式維生，同時又懷著信心實踐純粹奉愛的修習。由於生生世世累積的善行，因此文明的微靈有資格從事奉愛。這樣滿懷信心的人有三種：初階、中階奉獻者和極崇高的奉獻者。」

巴佳納：「《博伽梵歌》記載，有四種人履行奉愛：那些傷心的人、好奇的人、那些求財若渴的人，以及那些尋求絕對(真理)的知識的人。他們有資格履行哪種奉愛？」

巴巴君：「當他們與聖人聯誼時，他們的悲傷、他們的好奇心、他們對財富的渴求，以及他們對知識的渴求統統消除，於是他們對純粹無瑕的奉愛服務產生信心。然後他們便立即有資格從事奉愛。這方面的顯著例子分別是嘎珍卓(Gajendra)、稍拿卡(Saunaka)和其他在拉米薩然亞的聖人、杜茹瓦和庫瑪爾四兄弟。」

巴佳納：「奉獻者到底會不會獲得解脫？」

巴巴君：「解脫有五種：與至尊主住在同一星球、與至尊主享有同一富裕、恆常與至尊主聯誼、獲得類似至尊主的身體特徵，以及與至尊主合一。主奎師那的奉獻者不管怎樣都不接受與主合一的解脫，因為它顯然違反奉愛原則。與至尊主住在同一星球、與至尊主享有同一富裕、恆常與至尊主聯誼，以及獲得類似至尊主的身體特徵，這不是完全違反奉愛，但它們仍然存有一些不利的元素。主奎師那的奉獻者也完全拒絕這四種展現在主拿茹阿央那居所的解脫。」

在一些情況下，這些解脫形式提供舒適和富裕，在成熟階段會引領人朝著純愛奉愛。如果它們的終極成果只是舒適和富裕，奉獻者應該乾脆拒絕它們。對主奎師那純粹無瑕的奉獻者來說，甚至連拿茹阿央那的祭餘都毫無吸引力，更何況是解脫。從結論的觀點來看，主拿茹阿央那和主奎師那具備相同的基本形象和本質，但從情感的觀點來看，主奎師那超卓的榮耀確是永恆事實。」

巴佳納：「是不是只有那些生於雅利安家庭，以及遵循四社會四靈性晉階規則的人，才有資格從事奉愛？」

巴巴君：「整個人類種族都有資格獲得奉愛資格。」

巴佳納：「那樣的話，那些身處四社會四靈性晉階體系之中的人，似乎必須遵循二個職務—四社會四靈性晉階的規則和純粹奉愛的規則—而那些在四社會四靈性晉階體系以外的人，只有一個職務，就是遵循奉愛的支體部分。這表示，身處四社會四靈性晉階體系的人必須更竭力，因為他們必須遵循物質規則和靈性規則兩者。為什麼這樣？」

巴巴君：「有純粹奉愛資格的奉獻者，也許身處四社會四靈性晉階體系，但他唯一的職務是遵循奉愛支體部分，然後便自動實踐了所有世俗職務。忽視那些與奉愛無關或對立的世俗職務，不失為過。有資格的奉獻者天生不傾向於忽視賦定職責，或履行禁制活動。縱然如此，如果他偶然犯了一些罪惡活動，都不必履行掌管業報的規則所賦定的懺悔。心裡存有奉愛時，奉獻者偶然所犯的罪孽不會構成持久的印象，可以非常輕易而迅速地摧毀。因此奉獻者不需另外履行任何贖罪。」

巴佳納：「有資格的奉獻者，怎樣可以償還他對半神人和其他人的虧欠？」

巴巴君：「《聖典博伽瓦譚》有云，那些托庇於至尊主的人，沒有虧欠任何人。」

devarsi-bhutapta-nrnam pitṛnam
na kinkaro nayam rni ca rajan
sarvatmana yah saranam saranyam
gato mukundam parihṛtya karttam

《聖典博伽瓦譚》(11.5.41)

完全皈依給至尊主穆昆達，即皈依靈魂的慈愛保護者，這個人不再虧欠半神人、祖先、其他生物體、族人或客人。他不從屬於任何人，也不必服務任何人。

《博伽梵歌》(18.66)最終訓示的要旨是，如果一個人放棄各種各樣的職務，托庇於主奎師那，祂便會免除他的所有罪孽。《梵歌》的精華是，當人有純粹奉愛的資格時，便不必再遵循知識經典和業報經典的規則。相反，只是遵循奉愛之途，他便臻達所有完美。因此主奎師那宣告，na me bhaktah pranasyati：『我的奉獻者永遠不敗。』因此應該最著重主奎師那的這個承諾。」

威佳亞.庫瑪爾和巴佳納聞言，說：「我們心裡對奉愛再無疑慮。我們明白到知識和業報不太重要，沒有奉愛女神的恩慈，微靈便沒有吉祥。帕佈，現在請你大發慈悲，告訴我們純粹奉愛的支體部分，使我們的生命功德圓滿吧。」

巴巴君：「巴佳納，你已聽到《十原則》的第八個詩節。你稍後可以向你的舅父講述。看見他，我感到非常滿足。現在聽聽第九個詩節：

srutih krsnakhyanam smarana-nati-puja-vidhi-ganah
tatha dasyam sakhyam paricaranam apy atma-dadanam
navangany etaniha vidhi-gata-bhakter anudinam

bhajan sraddha-yuktah suvimala-ratim vai sa labhate

應該履行規範奉愛九個程序的靈性專注，即聆聽、唱誦、憶念、獻上禱文、崇拜、服務奎師那的蓮花足、為奎師那作僕、與奎師那為友、把自己完全皈依於主奎師那。每天滿懷信心這樣修習靈性專注的人，肯定獲得對奎師那的純粹愛意。

聆聽、唱誦、憶念、獻上禱文、服務蓮花足、崇拜、為主作僕、與主為友和完全皈依：那些滿懷信心，每天實踐這九個規範奉愛支體部分的人，會獲得對主奎師那的純愛。當奎師那超然的聖名、形象、品質和逍遙時光的描述觸及耳朵時，聆聽便發生。聆聽有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在信心發展之前，身處純粹奉獻者的聯誼之中，聆聽有關奎師那品質的描述。這類聆聽產生信心，以致萌起熱切渴望，想聆聽主奎師那的聖名和祂的品質。發展了這樣的信心之後，極為殷切地從聖靈性導師和偉大奉獻者那裡，聆聽奎師那超然的名字和品質，那是第二種聆聽。聆聽是純粹奉愛的其中一個支體部分，在靈性修習階段聆聽靈性導師和偉大奉獻者，結果便展現完美階段的聆聽。聆聽是奉愛的第一個支體部分。

當主哈瑞的聖名和祂形象、品質和逍遙時光的描述觸及舌頭時，便發生唱誦。唱誦的種類繁多，各有不同，例如討論主奎師那的逍遙時光、描述主奎師那的聖名、向他人朗讀經典，唱頌奎師那吸引他人接近祂，誦讀禱文祈求祂的恩慈，向他人宣告祂的榮耀，唱誦靈唱歌曲讚頌神明，獻上禱文等等。唱誦被描述為勝過其他所有九個奉愛支體部分，這在卡利年代尤其真確，單是唱誦已能賜予每個人吉祥。所有經典都記載這點：

dhyayan krte yajan yajnais tretayam dvapare 'rcayan

yad apnoti tad apnoti kalau sankirtya kesavam

《蓮花宇宙古史》烏塔爾之部(72.25)

凡是在薩提亞年代透過冥想，在特瑞塔年代透過履行祭祀，在杜瓦帕爾年代透過崇拜奎師那的蓮花足得到的，在卡利時代只是透過唱誦和讚美主凱薩瓦也能得到。

沒有其他淨化心靈的方法像唱誦哈瑞的靈唱那樣有效。當很多奉獻者一同履行靈唱時，便稱為集體唱誦。

憶念奎師那的聖名、形象、品質和逍遙時光稱為憶念，共有五種。憶念意指沉思一些以前聽過或體驗過的某些主題。專注意指從其他事物那裡撤回心意，專注於某個特別的主題。冥想表示某個獨特形象。當冥想像一道珍貴的油那樣川流不息時，稱為專注於冥想，神定則是忘卻外界現實，僅是意識到心內冥想對象的那個境界。

聆聽、唱誦和憶念都是奉愛的三個主要支體部分，因為所有別的支部都包括其中，而在這三個支部之中，唱誦是最好和最重要的，因為其中可以包括聆聽和憶念。

根據《聖典博伽瓦譚》(7.5.23)：

sravanam kirtanam visnoh smaranam pada-sevanam

arcanam vandanam dasyam sakhyam atma-nivedanam

聆聽和唱誦主維施努的超然聖名、形象、品質等等；憶念祂們；服務祂的蓮花足；以十六種用品崇拜祂；向祂獻上禱文；成為祂的僕人；友待祂；把一切皈依給祂(換句話說，以身體、心意和言語服務祂)——這九項都獲公認為純粹奉愛。

奉愛的第四個支體部分是履行服務。服務也必須與聆聽、唱誦和憶念一起履行。明白到自己沒有資格服務，應該要虛懷若谷地履行服務。也必須意識到，服務對象是永恆、知識和喜樂的化身。服務包括觀看主奎師那神像形象的臉龐，觸摸祂，繞拜祂，追隨祂，到訪至尊聖主的廟宇、恆河、佳幹納.普瑞、杜瓦茹阿卡、瑪圖茹阿、納瓦島等等聖地。在他對六十四種奉愛支部的描述之中，聖茹帕.哥斯瓦米非常清楚和生動地陳述了這些要點。這個支體部分也包括服務聖茶爾茜和純粹奉獻者。

第五個支體部分是崇拜。有很多關於資格和崇拜方法的考慮因素。即使在從事聆聽、唱誦和憶念之後，如果受到崇拜之途吸引，就應該從聖師尊那裡，恰當地接受婆羅門啟迪曼陀，之後便履行崇拜。」

巴佳納：「聖名和曼陀之間有什麼差別？」

巴巴君：「主哈瑞的聖名是曼陀的生命和靈魂。聖人給主哈瑞的聖名加上 namah(頂拜)等等字眼，顯露了祂獨特的力量。主哈瑞聖名天性與這個物質世界毫無關係，至於微靈，由於假象提供各種各樣的身體名份，因此困於由死物組成的物體。因此，為了使微靈的心意不依附感官對象，規範奉愛服務(maryada-marga)之途確立了不同的崇拜原則。物質主義者必須接受婆羅門啟迪。唱誦奎師那曼陀時，並不考慮完美、幫助、完成和敵人(siddha-sadhya-susiddha-ari)等等。²

傳授專一唱誦奎師那曼陀的啟迪，對微靈極有好處，因為世界上所有不同的曼陀之中，以奎師那曼陀最強大。當真實無偽的靈性導師，把曼陀傳授給真摯的門徒時，門徒便馬上從奎師那那裡領受到力量。啟迪之後，師尊教導提問的門徒履行崇拜。簡單來說，崇拜之途包括奉行主奎師那的顯現日、在十至十一月份(Kartika)斷食、奉行艾卡達斯斷食、在一至二月份(Magha)沐浴，以及其他這樣的活動。也應該明白，在崇拜之途必定要崇拜奎師那的奉獻者和奎師那本人。

規範奉愛的第六個支體部分，是獻上禱文和頂拜。這歸入服務和唱誦部分，但仍然視之為單獨的奉愛支部。頂拜(Namaskara)本身又稱獻上禱文。兩類頂拜是低頭頂拜(ekanga-namaskara)和以身體八個部分伏地頂拜(astanga-namaskara)。單手觸地的頂拜；以布蔽體，然後頂拜，在神像後面頂拜；身體直接面向神像，五體投地的頂拜，或以右側向著神像，以及在神像的房間頂拜都被視為冒犯。

履行服務是奉愛的第七個支體部分。『我是奎師那的僕人』這個自我或自我概念就是服務，懷著僕人情感履行的靈性專注，是最頂尖的靈性專注。服務包括獻上頂拜、背誦禱文、獻上所有活動、服務、保持適當行為、憶念和服從命令。

奉愛的第八個支體部分是像朋友(sakhyam)那樣服務，包括對祂滿懷親情，力求奎師那安康。友誼有兩種：規範奉愛的友誼和自發奉愛的友誼，但聖帕拉達的詩節是指 vaidhanga-sakhyam；例如，服務神像時的友情，就是規範奉愛的友情。

第九個支體部分稱為自我皈依，表示向主奎師那獻上整個自我一身體、心意和純粹靈魂。自我皈依的特質是專一地致力於奎師那，毫無渴求一己私利的活動。生存是為了服務奎師那的渴望，讓自己的渴望從屬於奎師那的渴望，這也是自我皈依的特點，就像被買下的牛不擔心維繫自己。

《聖典博伽瓦譚》(9.4.18-20)這樣描述了規範奉愛的自我皈依：

sa vai manah krsna-padaravindayor
vacamsi vaikuntha-gunanuvarnane
karau harer mandira-marjanadisu
srutim cakaracyuta-sat-kathodaye

安巴瑞薩大君以他的心意，專注於服務主奎師那的蓮花足，他的說話描述至尊聖主的品質，他的手清潔主哈瑞的廟宇，他的耳朵則聆聽不敗者(Acyuta)喜樂的逍遙時光。

mukunda-lingalaya-darsane drsau
tad-bhrtya-gatra-sparse 'nga-sangamam
ghranam ca tat-pada-saroja-saurabhe
srimat-tulasyam rasanam tad-arpite

他讓他的眼睛，觀看穆昆達的神像、不同的廟宇和聖地；他身體的所有肢體，觸碰奎師那奉獻者的身體；他的鼻孔聞供奉給奎師那蓮花足的茶爾茜的神聖氣味；他的舌頭則品嚐供奉給至尊主的祭餘。

padau hareh ksetra-padanusarpane
siro hrsikesa-padabhivandane
kamam ca dasye na tu kama-kamyaya
yathottama-sloka-janasraya ratih

他的腳恆常忙於走向至尊主的聖地，他也會頂拜主奎師那的蓮花足。安巴瑞薩大君會奉上花環、檀香、食品和類似的用品來服務至尊主，不是渴望他自己享受，而是接受祂純粹奉獻者獨有的對主奎師那之愛。」

當威佳亞.庫瑪爾和巴佳納聽到偉大靈魂.巴巴君非常甜美和喜樂的訓示時，他們興高采烈，頂拜他說：「帕佈，你簡直就是至尊主的個人同遊。領受到你甘露盈盈的訓

示，我們兩個今天都蒙福不少。我們以前把日子虛耗在階級、家庭和高等教育這些一無是處的驕傲。憑藉之前生生世世累積的善行之財，我們得到了你的恩慈。」

威佳亞：「最優秀的純粹偉大奉獻者啊，聖溫達文.達薩.塔庫爾命令我到訪聖瑪亞普爾的瑜嘎琵。憑藉他的恩慈，今天我覲見了那個聖地，還有至尊聖主的個人同遊。如果你非常仁慈，我明天晚上會再來。」

年長的巴巴君聽到聖溫達文.達薩.塔庫爾的名字時，立即五體投地的頂拜，說：「我再三恭敬地頂拜，主采坦亞逍遙時光裡的維亞薩戴瓦化身。」

由於已經日上三竿，巴佳納和威佳亞.庫瑪爾便啟程返回巴佳納的家。

註一. krti-sadhya bhavet sadhya-bhava sa sadhanabhidha

nitya-siddhasya bhavasya prakatyam hrdis sadhyata

《奉愛甘露之洋》，Purva Lahiri(2.2)

奉愛修習，即有規律地履行奉愛服務，是以現有感官履行的修習，藉此獲得靈性情感(即對奎師那的超然愛心服務)。這種靈性情感永存於每個微靈心內，奉愛修習的潛力就是覺醒這種情感。

sravanadi kriya tara svarupa-laksana

tatastha-laksane upajaya prema-dhana

nitya-siddha krsna-prema 'sadhya' kabhu naya

sravanadi-suddha-citte karaye udaya

《永恆的采坦亞經》，中篇逍遙(22.106,107)

靈性專注的固有特性是聆聽、唱誦、憶念等等靈性活動。它的邊際特性是覺醒對奎師那的純粹愛意。

對奎師那的純粹愛意，永恆穩處於眾生心裡。不假外求。透過聆聽和唱誦淨化了心靈時，這種愛便自然覺醒。

註二. 履行了淨化程序，淨化門徒的四個缺陷：完成了的、要克制的、有效的和懷著敵意之後，靈性導師會傳授他的門徒啟迪。關於這四個缺陷和它們的補救措施，可以查閱《Hari-bhakti-vilasa》，第一個Vilasa的Anucchada 52-103。但唱誦曼陀之王，即十八個字母的奎師那曼陀(即勾袍曼陀)時，則不必計較這四個缺陷，因為那個曼陀非常強大，相比之下，這四個缺陷毫無意義。在《Trailokya Sammohana-tantra》，大神明說：astadasaksara mantram adhikrtya sri-sivenoktam na catra satrava doso varnesv adi-vicarana，而《Bṛhad-Gautamiya》有云：siddha-sadhya-susiddhari-rupa natra vicarana, sarvesam siddhamantranam yato brahmaksaro manuh。這個曼陀的每一個字母都是梵。(也參閱詞彙表)。

由此結束《微靈天職》的第十九章，名為《基礎真理：程序真理》

第二十章

基礎真理：規範奉愛修習的程序

巴佳納和威佳亞.庫瑪爾在中午之前回到巴佳納的家。巴佳納的母親正在等他們，憐愛地為他們奉上豐富的祭餘。用餐後，舅甥倆言談甚歡，情感深厚，巴佳納逐漸向他敬愛的舅父解釋，之前從巴巴君.瑪哈茹阿傑那裡聽到的所有訓示。

威佳亞.庫瑪爾聽到這些甘露盈盈的訓示時，興高采烈地說：「你最幸運。只有憑藉齊天洪福，才獲得真正的聯誼。你得到了偉大靈魂.巴巴君這種偉大聖人絕無僅有的聯誼，他傳授了你生命最高目標(paramartaha)的重要訓示。聽到奉愛題旨和主哈瑞題旨的人，肯定獲得好運和福祉，但如果從偉人口中聆聽這些題目，好運便來得特別快。你精通所有經典，你在邏輯經典方面的學問尤其出眾。你生於韋陀的婆羅門家庭，又不是窮苦家庭。這一切富裕現在似是你的裝飾品。這點的原因是，因為你已經托庇於偉大奉獻者的蓮花足，對主奎師那逍遙時光的題旨獲得了品味。」

當他們這樣討論生命的至尊目標時，巴佳納的母親進來，對威佳亞.庫瑪爾說：「大哥，你在這裡已經很久了。請鼓勵巴佳納成為居士吧。從他的行徑來看，我恐怕他可能會成為某類聖人。有幾個人來過提親，但是他已經發誓不結婚。我的婆婆也為此費盡周章，但他不為所動。」

聽到他妹妹的話之後，威佳亞.庫瑪爾回答：「我大約會在這兒逗留十五天，細想這件事，然後告知你我的決定。現在請進屋子吧。」

巴佳納的母親離開了，威佳亞.庫瑪爾和巴佳納又再投入於談論生命的至尊目標。這樣過了一整天。第二天，他們吃飯時，威佳亞.庫瑪爾說：「巴佳納，今天傍晚讓我們去施瑞瓦薩宅，聆聽巴巴君.瑪哈茹阿傑解釋，聖茹帕.哥斯瓦瓦米傳授的六十四個奉愛支部吧。唏，巴佳納！願我生生世世都可以得到你那樣的聯誼。現在，偉大靈魂.巴巴君描述了奉愛修習的兩條途徑：規範守則之途和自發奉愛之途。老實說，我們其實只是有資格履行規範守則的宗法。因此在聆聽自發奉愛之途的訓示之前，我們應該透徹理解規範守則之途，開始實踐靈修。他上一次解說時，聖巴巴君.瑪哈茹阿傑把九重奉愛程序的訓示傳授給我們，不過，我不明白我應該怎樣開始九重奉愛。今天我們應該更深入地理解這個主題。」

當他們這樣繼續時，已是黃昏。陽光離開了大地，與高高的樹枝在玩耍。威佳亞.庫瑪爾和巴佳納離家，再次抵達施瑞瓦薩宅。他們在那裡向聚集的奉獻者奉上五體投地的頂拜，然後便進入年長巴巴君的小茅廬。

看到奉獻者多麼熱切於學習，巴巴君非常高興。他濃情厚愛地擁抱他們，給他們每個人一個坐席。他倆都五體投地的頂拜偉大靈魂。巴巴君的蓮花足，然後坐下。

他們交談片刻之後，威佳亞.庫瑪爾說：「帕佈，我們肯定給你添了很多麻煩，但由於你對奉獻者的愛，因此你仁慈地接受。今天我們想聽你說，聖茹帕.哥斯瓦米描述過的六十四個不同的奉愛支部。如果你認為我們有資格，懇請告訴我們，使我們能夠輕易覺悟純粹奉愛。」

巴巴君微笑說：「先留心聽著。我會誦讀聖茹帕.哥斯瓦米所描述的，六十四個奉愛支部，最初十個是基本的初級支部：

1. 托庇於聖靈性導師的蓮花足(guru-padasraya)；
2. 從聖靈性導師那裡接受啟迪和訓示；
3. 懷著信心服務聖靈性導師；
4. 遵循聖人概述的途徑；
5. 探討真實無偽的宗教或靈性專注的步驟；
6. 為奎師那放棄所有感官享樂；
7. 住在杜瓦茹卡等等聖地，靠近恆河和雅沐娜等等聖河；
8. 僅是接受維生所需的金錢和其他設施；
9. 敬重艾卡達斯斷食日、奎師那顯現日和其他與哈瑞有關的日子；
10. 敬重菩提樹(asvattha)、油甘子樹(amalaki)和其他聖樹；

以下十個支體部份呈禁令形式：

11. 摒棄那些反對奎師那的人的所有聯誼；
12. 不接受沒有資格的人為徒；
13. 放棄虛有其表的努力，例如鋪張的慶典等等；
14. 戒絕閱讀和背誦很多書籍，對經典的闡釋另辟蹊徑；
15. 在實際交往時，避免小心眼的行為舉止；
16. 不受悲哀等等情緒影響；
17. 不要對半神人無禮或褻瀆他們；
18. 不要騷擾微靈；
19. 服務和唱誦哈瑞聖名時完全摒棄冒犯；
20. 不容忍褻瀆至尊主和祂的奉獻者。

你應該明白這二十個支體部份都是奉愛廟宇的入口，最初的三個—托庇於靈性導師的蓮花足，從靈性導師那裡接受婆羅門啟迪和訓示，滿懷信心地服務他—都是主要的活動。之後是下列各項：

21. 採納奉獻者的外在標誌[例如聖印(tilaka)]；
22. 在身體上塗上主哈瑞聖名的音節；
23. 接受給神像供奉過的衣服、花環等等祭餘；

24. 在神像面前跳舞；
25. 五體投地的頂拜聖靈性導師、偉大奉獻者和至尊主；
26. 覲見哈瑞、靈性導師和偉大奉獻者時，恭敬地從坐位站起來，問候他們；
27. 在巡遊時跟隨神像；
28. 參觀至尊聖主的廟宇；
29. 繞拜廟宇；
30. 履行神像崇拜；
31. 視主奎師那為國王(paricarya)那樣服務祂；
32. 唱歌；
33. 履行集體唱誦主奎師那的聖名、齊頌聖名；
34. 先履行吮水禮，之後在三個特定時段履行三讚曼陀；
35. 奉上恭順的禱文或懇求；
36. 背誦靈唱歌曲或曼陀，讚揚主奎師那；
37. 品嚐至尊主的祭餘；
38. 喝洗濯主奎師那蓮花足的甘露；
39. 聞給主奎師那供奉過的香熏、花環等等的芳香；
40. 觸碰神像；
41. 懷著奉愛心覲見聖神像；
42. 觀看燈儀和慶典等等；
43. 聆聽主哈瑞的聖名、形象、品質、逍遙時光等等；
44. 恆常期待奎師那的恩慈；
45. 沉思主奎師那的聖名、形象、品質和逍遙時光；
46. 冥想；
47. 僕役；
48. 友誼；
49. 自我皈依；
50. 把自己非常鍾愛的東西供奉給奎師那；
51. 為了取悅奎師那，不斷履行活動；
52. 對主奎師那的蓮花足完全自我皈依；
53. 服務茶爾茜女神；
54. 敬重《聖典博伽瓦譚》和其他奉愛經典；
55. 聆聽和唱頌主哈瑞的聖地和祂顯現之處的榮耀，例如瑪圖茹阿，並繞拜這些地方；
56. 服務奉獻者；
57. 按照個人的方法，在聖人的聚會慶祝與主奎師那有關的慶典；
58. 奉行四月苦行之誓，特別是在十至十一月份的內觀服務(niyama-seva)；
59. 慶祝主奎師那顯現日的慶典；
60. 滿懷信心地服務神像；

61. 與品嚐極樂情感的偉大奉獻者聯誼，細味《聖典博伽瓦譚》的含意；
62. 聖人聯誼—與志同道合，慈愛，比自己更進步的奉獻者聯誼；
63. 齊頌聖名—集體高聲唱誦主奎師那的聖名；
64. 住在瑪圖茹阿和溫達文等等聖地。

雖然最後五個支部是在結尾描述，但它們卻是最重要的。它們又稱為五重奉愛服務。崇拜奎師那時，這些支部全都是以身體、感官和內在官能(心意、心靈和靈魂)遵循的。」

威佳亞：「帕佈，請給我們一些有關靈師師徒傳系的詳細訓示。(#1)」

巴巴君：「當門徒有資格履行專一的奎師那奉愛時，應該托庇於聖靈性導師足下，透過與有資格的靈性導師關係密切，他會學曉奎師那真理。微靈有信心時，才会有資格履行對奎師那的奉愛。憑藉之前生生世世履行虔誠活動所致的影響，他聽到聖人口中所述的主哈瑞題旨，對奎師那產生堅定的信心。這稱為信心。托庇之情也隨信心一起，展現至某個程度。信心和皈依幾乎是同一真理。如果門徒發展了穩固的信心，便有資格履行專一的奉愛(ananya)：『在這個世界，對奎師那的奉愛肯定是最好又最高的成就。因此我會接受奎師那奉愛為我的職務，為此我會履行一切有利的，並拒絕所有無益的活動。奎師那是我唯一的保護者，我也接受祂為我獨一無二的守護者。我非常困苦、可憐和淒涼，我的獨立渴望對我沒有好處。因此專一地遵循奎師那的渴望，在各方面都對我有益。』當微靈獲得那個資格時，便熱切於聆聽奉愛訓示，在真實無偽靈性導師的蓮花足接受庇蔭。那就是說，微靈成為他的門徒，接受奉愛訓示。

tad-vijnanartham sa gurum evabhigacchet
samt-panih srotiyam brahma-nistham

《穆昆達奧義書》(1.2.12)

為了獲得至尊聖主的絕對真理知識，應該帶著祭祀用的柴，接近真實無偽的靈性導師。真實無偽靈性導師的資格是，他精通《韋陀經》，全神貫注於絕對真理及致力服務至尊主。

acaryavan puruso veda

《祭多嘎爾奧義書》(6.14.2)

托庇於真實無偽靈性導師的人，便會知悉那位至尊梵。

《Sri Hari-bhakti-vilasa》(1.23.64)詳述了，真實無偽靈性導師和真正門徒的品質。要旨是僅是具備純粹品格和信心的人，才有資格成為門徒，僅是賦有純粹奉愛，認識奉愛真理，品格完美無瑕，質樸，不貪婪，不受假象宗哲學影響，又擅長奉愛活動的那個人，才有資格作為真實無偽的靈性導師。

具有這些品質，整個社會都尊敬的婆羅門，可以成為其他全部四個社會階層的靈性導師。如果沒有婆羅門，門徒可以接受比自己社會階層更高的靈性導師。除了四社會四靈性晉階的這些考慮因素之外，主要的考慮因素是，可以接受任何認識奎師那真理的人為靈性導師。如果生於婆羅門、統治者或戰士，以及農民商人等等其中一個較高社會階層的人，在生於婆羅門家庭的人那裡找到上述品質，接受他為靈性導師，那麼他便可以在尊重更高社會階層的團體，得到一些便利和歡心。雖然，事實上只有名副其實的奉獻者才可以當靈性導師。經典陳述了測試靈性導師和門徒的規則和時間性的規定。要旨就是，當靈性導師察覺門徒有資格時，當門徒對靈性導師有信心，明白他是純粹奉獻者時，那位靈性導師便會向門徒施恩。

靈性導師有兩種：婆羅門啟迪的靈性導師和訓示靈性導師。必須從婆羅門啟迪的靈性導師那裡，接受婆羅門啟迪；與此同時，也必須接受神像崇拜的訓示。婆羅門啟迪靈性導師有一位，但訓示靈性導師可能有幾位。婆羅門啟迪靈性導師也能勝任訓示靈性導師。」

威佳亞：「由於不得摒棄婆羅門啟迪靈性導師，如果師尊無力傳授真正的訓示，他怎會傳授訓示？」

巴巴君：「在接受靈性導師之前，應該審視他，看見他是精通《韋陀經》講述的真理，覺悟了至尊真理。如果他是，那麼他將肯定能夠傳授有關絕對真理的各種訓示。通常不可能放棄婆羅門啟迪靈性導師。不過，有兩個情況應該要摒棄他。首先，如果門徒沒有審視靈性導師的絕對真理知識，他的偉大奉獻者品質，以及他的其他資格而接受了靈性導師，其次，如果在啟迪以後，靈性導師沒有履行任何職務，便應該摒棄他。經典多處提出這方面的證據：

yo vyaktir nyaya-rahitam anyayena srnoti yah
tav ubhau narakam ghoram vrajatah kalam aksayam
《Hari-bhakti-vilasa》(1.62)

以典範師自居，卻傳授違反善良形態經典的虛假錯誤訓示，便會無限期地住在可怕的地獄，誤聽這種虛假靈性導師的被誤導門徒也會一樣。

guror apy avaliptasya karyakaryam ajanatah
utpatha-pratipannasya parityago vidhiyate
《Mahabharata Udyoga-parva》(179.25)和《Narada-pancaratra》(1.10.20)

有責任要放棄那些無法教導門徒應該做什麼，不應該做什麼，以及不論是由於不良聯誼，或因為反對偉大奉獻者而誤入歧途的靈性導師。

avaisnavopadistena mantrena nirayam vrajet
punas ca vidhina samyag grahayed vaisnavad guroh
《Hari-bhakti-vilasa》(4.144)

非偉大奉獻者的靈性導師，即是說，他現正與婦女聯誼，又缺乏奎師那奉愛，如果從他那裡接受曼陀，便要下地獄。因此，根據經典規則，應該從偉大奉獻者靈性導師那裡再次接受曼陀。

第二個可以拒絕靈性導師的情況是，如果當門徒接受他時，他是認識靈性真理和原則的偉大奉獻者，但後來卻因為不良聯誼的影響，成為假象宗或奉獻者的敵人。有責任要摒棄這樣的靈性導師。不過，如果靈性導師不是假象宗或偉大奉獻者的敵人，又沒有依附於罪惡活動，就不應該只因靈性導師才疏學淺而放棄他。那樣的話，應該仍然尊重他為靈性導師，並應該得到他的許可，前往另一個更有學問的偉大奉獻者那裡，服務那位偉大奉獻者和接受他的訓示。」

威佳亞：「請告訴我們有關奎師那的婆羅門啟迪和訓示的事。(#2)」

巴巴君：「應該從聖師尊那裡，接受有關神像崇拜程序和純粹奉愛服務的訓示，然後便應該以樸實的情感，履行對奎師那的服務和致力取悅奎師那。我們稍後會更詳細地思考神像崇拜的支體部份。必須從聖師尊那裡，接受與奎師那的關係、奉愛服務程序和終極目標方面的訓示。」

威佳亞：「懷著信心服務靈性導師是什麼意思？(#3)」

巴巴君：「不應該視聖師尊為凡人或普通微靈。相反，應該明白他是所有半神人的代表(sarva-devamaya)。決不該不服從他，恆常都應該知道他是無憂星本體。」

威佳亞：「遵循聖人之途是什麼意思？(#4)」

巴巴君：「奉愛修習可以說是，為了把心意專注於奎師那的蓮花足而採納的方法，但有責任遵循歷代偉人遵循的途徑，因為這條途徑恆常都免於痛苦和艱辛，也是所有吉祥之原。

sa mrgyah sreyaṣam hetuḥ panthah santapa-varjitah
anavapta-sramam purve yena santah pratasthire

《斯刊達宇宙古史》

沒有一個人能夠完美地確定，應該遵循的奉愛進程或途徑，但歷代的偉人一一承傳，使這條奉愛瑜伽之途清楚簡易，循序漸進。他們使它顯淺容易，又移除了所有大大小小的障礙，於是我們可以無懼地遵循。因此，有責任僅只遵循那條途徑。即使對主哈瑞履行專一完整的奉愛，但如果正在違犯《神訓經》、《輔典》、《宇宙古史》和《Pancaratra》的規則，那麼他的奉愛永遠都無法帶來任何幸運。應該明白，這種未經許可的奉愛只會造成混亂和災難。

sruti-smṛti-puranadi-pancaratra-vidhim vina
aikantiki harer bhaktir utpatayaiva kalpate

《聖奉愛甘露之洋》所引用的《Brahma-yamala》」

威佳亞：「請清楚告訴我們，未經許可的奉愛怎會造成災難。」

巴巴君：「倚靠歷代偉人傳授的途徑，才會獲得專一完整的純粹奉愛知覺。如果偏離歷代偉人之途而另辟蹊徑，便無法獲得專一的知覺。因此，達塔特瑞亞、佛陀和其他無法理解純粹奉愛的導師，都接受了這種情感的影子，傳揚夾雜了假象宗的奉愛，以及夾雜了無神論的奉愛這些極無意義的途徑。他們指這些是專一的哈瑞奉愛，但實際上，他們提出的途徑根本不是哈瑞奉愛；它們只造成大混亂和靈性災難。現在，在自發奉愛之途的靈性專注方面，並不重視《神訓經》、《輔典》、《宇宙古史》、《pancaratras》等等規則。這條途徑的追隨者唯一關注的是遵循巴佳居民，但有資格遵循規範之途的修習者，必須僅是倚靠杜茹瓦、帕爾拉達、拿茹阿達、維亞薩、蘇卡和其他偉人所示的奉愛之途。因此規範奉獻者別無選擇，只好遵循聖人之途。」

威佳亞：「對真正宗教和靈性專注程序感到好奇，是什麼意思？(#5)」

巴巴君：「真實無偽的宗教是指真正宗教或真正聖人的宗教，應該熱切請教，理解它。」

威佳亞：「為了奎師那放棄享樂，是什麼意思？(#6)」

巴巴君：「物質享樂(bhoga)表示享受進食的樂趣等等快樂。那些物質享樂通常是違反靈性專注的，因此為了對奎師那的靈性專注而放棄這些享樂時，靈性專注便變得容易。依附物質享樂的人就像喝酒的人，因為他極依附於他的感官對象，以致他無法履行純粹奉愛。因此，我們不應該享受物質食品；相反，我們只應該榮耀和奉上餘祭。應該保護我們用於服務的身體，在艾卡達斯斷食日、奎師那顯現日、Phalguni顯現日、尼星哈顯現日(Nrsimha Caturdasi)和類似的日子，也應該放棄享樂。」

威佳亞：「住在杜瓦茹卡、恆河和其他聖河鄰近的地點等等聖地，是什麼意思？(#7)」

巴巴君：「對奉愛的信心和穩定，在至尊主賜福的顯現和其他逍遙時光的發生地點，還有恆河和雅沐娜等等聖河附近產生。」

威佳亞：「那麼如果住在聖納瓦島聖地，便得到淨化。這是恆河導致的，還是有另有原因？」

巴巴君：「哎呀！如果住在聖納瓦島方圓十六高爾薩(krosas)之內的任何地方，特別是住在聖瑪亞普爾，便得到住在溫達文的所有福祉。阿郁達亞、瑪圖茹阿、伽耶、卡斯、刊慈(Kanci)、阿文提卡(Avantika)和杜瓦茹卡是七個賜予解脫的聖地，但聖

瑪亞普爾是其中最重要的聖地。因為施瑞曼.瑪哈帕佈使祂的永恆居所—斯瓦塔島—降臨到這裡。在施瑞曼.瑪哈帕佈顯現的四個世紀以後，這個斯瓦塔島會成為最重要的聖地，勝過地球上其他的所有聖地。住在這個聖地，便會擺脫各種冒犯，獲得純粹奉愛。聖帕爾波達南達.薩茹阿斯瓦提認同了，這個聖地與聖溫達文沒有分別。實際上，他在一些地方顯示，祂甚至更光榮。」

威佳亞：「為了實踐奉愛而採用適當方法維生，是什麼意思？(#8)」

巴巴君：「《拿茹阿迪亞宇宙古史》有云：

yavata syat sva-nirvahah svikuryat tavad artha-vit
adhikye nyunatayam ca cyavate paramarthatah

為了遵循那些維繫奉愛的規則和儀式，富人應該相應地接受所需的財富。接受超過所需或不足，都是導致低墮的原因，甚至是從最高的層次低墮。

有資格履行規範奉愛的人，可以按照四社會四靈性晉階的職務，以適當方法謀生。按照需求接受財富是有益的。接受超過所需會導致依附，逐漸摧毀靈性專注。接受少於所需也是無益的，因為隨之而來的匱乏也會削弱靈性專注。因此，一旦沒有資格完全不依附(nirapeksa)，都應該為了維生和遵循純粹奉愛接受財富等等。」

威佳亞：「怎樣奉行哈瑞聖日？(#9)」

巴巴君：「hari-vasara(哈瑞聖日)一詞是指，純粹或不間斷的艾卡達斯斷食。必須摒棄混雜不純的(viddha)艾卡達斯。如果迪瓦達斯(艾卡達斯翌日)是瑪哈迪瓦達斯，便應該奉行迪瓦達斯而不是艾卡達斯。在前一天應該奉行貞守，然後在哈瑞聖日那天滴水不沾地斷食。應該徹夜不眠，不停地從事靈性專注，第二天也應該奉行貞守，在適當時間中止斷食。這是遵守哈瑞聖日的適當方法。不放棄偉大祭餘，就不可能奉行滴水不沾的斷食。如果沒有能力或力量恰當地奉行哈瑞聖日，也有其他安排規則。根據《Hari-bhakti-vilasa》，可以由一位代表代為斷食。」

upavasetv asaktasya ahitagner athapi va
putran va karayed anyan brahmanan vapi karayet
《Hari-bhakti-vilasa》(12.34)

如果持火婆羅門(sagnika-brahmana)無法斷食，可以安排其他婆羅門或他的兒子代他斷食。

透過吃其他食物(havisyanna)等等的斷食方法，描述如下：

naktam havisyanna-manodanam va
phalam tilah ksiram athambu cajyam

yat panca-gavyam yadi vapi vayuh

prasastam atrottaram uttaran ca

《Hari-bhakti-vilasa》(12.39)引用了《瓦儒宇宙古史》

在晚上，應該吃其他食品，例如水果、芝麻、牛奶、水、酥油、牛的五種產品和空氣等等，不吃穀類。這個清單的每一項都比前一個更好。根據《摩訶婆羅多》(Udyoga parva)：

astaitanya-vrataghnani apo mulam phalam payah

havir brahmana-kamya ca guror vacanam ausadhamxxx

下列八個項目沒有破毀誓言：水、根部、水果、牛奶、酥油、婆羅門的欲望、靈性導師的話、藥草和藥。

威佳亞：「怎樣尊敬菩提樹和油甘子樹等等樹木？(#10)」

巴巴君：「asvattha-tulasi-dhatri-go-bhumi-sura-vaisnavah

pujita pranata dhyatah ksapayanti nrnam agham

《斯刊達宙古史》

如果記得崇拜和頂拜菩提樹和油甘子樹、茶爾茜、牛、婆羅門和偉大奉獻者，所有罪孽都會銷毀。

人生於世，有資格履行規範奉愛的人，必須繼續進行他的人生之旅。他必須為此崇拜、冥想、照顧和頂拜菩提樹等等有用和遮蔭的樹木，油甘子樹等等果樹，茶爾茜等等堪受崇拜的樹木，牛和其他有用的動物，傳授宗教訓示和保護社會的婆羅門，以及偉大奉獻者。規範奉獻者透過履行這些活動保護世界。」

威佳亞：「請詳細告訴我們，放棄與奎師那的反對者聯誼的事。(#11)」

巴巴君：「靈性情感顯現時，奉愛變得非常堅定和深入，不過，靈性情感一旦還沒出現，便必須放棄與反對奉愛的人聯誼。Sanga(聯誼)一字表示依附；聯誼不僅是表示靠近其他人，以及與他們交談。依附於那種親近和交談時，便是進行聯誼。與反對至尊主的人聯誼大錯特錯。靈性情感顯現了之後，決不渴望與這樣的人聯誼。因此，那些有資格履行規範奉愛的人，應該遠離這些聯誼。就像污濁空氣和過熱摧毀樹木和植物，反對奎師那也使奉愛蔓藤枯萎。」

威佳亞：「那些反對奎師那的人是誰？」

巴巴君：「反對奎師那的人有四種：那些缺乏奎師那奉愛，又依附感官享樂的人(visayi)；那些依附於與婦女聯誼的人(stri-sangi)；心靈受假象宗哲學和無神論污染的那些人；以及那些陷於業報的人。必須放棄這四種人的聯誼。」

威佳亞：「不接受沒有資格的人為徒，這方面我們應該要知道什麼？(#12)」

巴巴君：「廣收門徒歛財，實在大錯特錯。要廣收門徒，也就必須接受那些沒有信心的人，但接受沒有信心的人為徒是冒犯。只有那些有信心的人，才有資格成為門徒，其他人則不能。」

威佳亞：「放棄虛有其表的努力，例如安排慶典等等有什麼意義？(#13)」

巴巴君：「簡單來說，必須履行對至尊主的靈性專注，同時維繫生命。如果投入於五花八門的物質活動，他便非常依附，無法全心全意貫注於靈性專注。」

威佳亞：「放棄研習、教導和解釋各種各樣的書籍又怎麼樣？(#14)」

巴巴君：「經典好像汪洋大海。懷著明辨是非之心，研習我們需要接受訓示的那個題材的書籍相當好，但我們博覽群書的零碎部分，是不會獲得任何主題的所有知識。特別是，如果不專心一意留心地研習奉愛經典，與關係真理有關的智慧便不會出現。謹慎地僅是接受經典的直接含意，因為間接解釋(思辨推敲)導致相反的結論。」

威佳亞：「放棄小心眼的行為，是什麼意思？(#15)」

巴巴君：「在這段人生之旅期間，我們必須收集合適的物品作為食品和庇蔭。如果我們無法獲得這些物品，又如果我們得到了，然後又失去，便會有困難。因此，發生這種痛苦時，我們應該不以為然；相反，我們應該在心意裡銘記我們的至尊主。」

威佳亞：「怎能從悲哀、憤怒等等獲救？(#16)」

巴巴君：「如果意識知覺充滿悲哀、恐懼、憤怒、貪婪和瘋狂，主奎師那的展現便不會顯現。與朋友分離，或障礙重重使我們難以如願時，自會感到悲哀和迷惑，但不應繼續受到這悲哀和迷惑支配。骨肉分離時固然會感到離愁別緒，但必須銘記主哈瑞，藉此消除這種悲哀。如此一來，應該實踐全心全意專注於至尊聖主的蓮花足。」

威佳亞：「你說過不應該對半神人不敬。那表示我們應該履行他們的崇拜嗎？(#17)」

巴巴君：「我們對主奎師那必須要有堅定不移的奉愛，祂是所有半神人的根源之神。不應該崇拜任何別的半神人，以為他們獨立於主奎師那。與此同時，不應該對其他崇拜這些半神人的人不敬。明白到半神人全都是主奎師那的僕人，應該尊重他們，但應該恆常銘記奎師那。直至內心毫無物質品質，堅定不移的奉愛才會出現在微靈心裡。意識知覺被善良、情欲和愚昧等等形態蒙蔽的人，會對影響他的某個特定形態的半神人履行崇拜，也會根據他的資格而有某種特定信心。因此，應該尊敬不同

的人崇拜的半神人。憑藉這些半神人的恩慈，這些崇拜者的知覺會逐漸擺脫物質品質。」

威佳亞：「請解釋不要讓其他生物體焦慮擔憂。(#18) 」

巴巴君：「對其他微靈慈悲為懷，沒有以他的身體、心意和言語，致使他們有任何一種憂慮，主奎師那很快便對這個人稱心滿意。慈悲是偉大奉獻者的主要天職。」

威佳亞：「怎樣才會放棄服務和唱誦主哈瑞聖名方面的冒犯？(#19) 」

巴巴君：「在神像崇拜和一般的奉愛服務時，必須小心翼翼地摒棄對服務的冒犯和對聖名的冒犯。對服務的冒犯有三十二種，包括穿鞋或坐轎入廟；對聖名的冒犯則有十種，包括褻瀆聖人和不尊敬靈性導師。肯定必須摒棄這兩種冒犯。」

威佳亞：「你說過聽到別人褻瀆至尊主和祂的奉獻者，我們不應該容忍。即是說我們應該和褻瀆者爭執嗎？(#20) 」

巴巴君：「那些褻瀆主奎師那和奉獻者的人，是與主奎師那對立的，盡可能應該摒棄他們的聯誼。」

威佳亞：「你提到這二十個奉愛支部特別重要。它們與其他支部有什麼關連？」

巴巴君：「餘下的四十四個支體部份，是包括在我剛剛描述的二十個支部內。已經把它們顯示為不同的支部，以便詳細解釋。從第二十一項(接受奉獻者的象徵)至第五十項(把最珍貴的財產供奉給奎師那)的這三十個程序，都包括在神像崇拜之途：

21. 接受奉獻者的象徵，意謂在脖子戴上茶爾茜珠子項鍊，在身體的十二個部位塗上聖印(tilaka)。
22. 塗上主奎師那聖名的字母，是指用檀香漿(candana)在身體的主要部分，寫上哈瑞.奎師那或五聖體的聖名。
23. 《聖典博伽瓦譚》(11.6.46)建議我們接受神的祭餘(nirmalya)：
tvayopabhukta-srag-gandha-vaso-'lankara-carcitah
ucchista-bhojino dasas tava mayam jayema hi
戴上花環、檀香漿、你穿過的衣服和珠寶的祭餘，以及吃你的食物祭餘，我們，即你的僕人，肯定會戰勝你的假象。
24. 在奎師那的神像面前跳舞；
25. 致以五體投地的頂拜；
26. 看見神像過來時，站起來；
27. 在遊行時緊隨神像後面；
28. 拜訪奎師那的廟宇；

29. Parikrama(朝拜)意謂至少繞拜神像三次，期間站在祂們右側；
30. 神像崇拜是指以不同物品履行神像崇拜；
31. Paricarya 表示像服務國王那樣服務主奎師那。

paricarya tu sevopakaranadi-pariskriya
tatha prakirnaka-cchatra-vaditradayair upasana

《奉愛甘露之洋》(1.2.61)

這種皇帝式服務有兩種，一種是清潔崇拜用品和履行崇拜；另一種是以扇子或毛拂履行服務，打傘，演奏樂器等等。

不必另自詳細解釋以下幾個支體部份。

32. 唱歌；
33. 集體唱誦主哈瑞的聖名；
34. 謙卑地用言語表明心跡；
35. 一天三次，以吮水禮手持唵珠唵誦聖名和曼陀；
36. 背誦讚美主奎師那的詩節；
37. 接受和尊敬供奉給主奎師那的食物；
38. 滿懷奉愛地品嚐主奎師那蓮花足的濯足水
39. 品嚐供奉給主奎師那的香熏和花環；
40. 覲見聖神像；
41. 觸摸神像；
42. 觀看履行燈儀；
43. 聆聽主奎師那的聖名、形象、品質、逍遙時光和題旨的榮耀；
44. 隨時隨地體驗到主奎師那的恩慈；
45. 在心意裡深思主奎師那的聖名、形象、品質和逍遙時光；
46. 透徹地冥想主奎師那的聖名、形象、品質和逍遙時光，在心意裡奉上服務 (manasi-seva)。

這幾個支體部份十分清楚。

47. 從僕有兩種：供奉活動成果，作為僕人。
48. 朋友(sakhyam)有兩種：基於信心的，以及基於友誼態度的。
49. atma-nivedanam 一字的意義，來自 atma(靈魂)一字。體因靈魂兩個自我觀念的原則由此而來，即以我(ahamta)這個形式依附於身體擁有者，及以我的(mamata)這個形式，依附於身體。atma-nivedanam 表示，把這兩個原則供奉給主奎師那。」

威佳亞：「請你更清楚地解釋這兩個詞語：體因微靈的自我觀念，以及依附於身體及與身體有關的事物好嗎？」

巴巴君：「身體內的微靈稱為體困的或自我。以『我』的錯覺行事，稱為體困微靈的自我觀念；擁有身體或與身體有關事物的這種知覺，稱為依附於與身體有關的事物。『我』和『我的』這兩個原則，都供奉給主奎師那。Atma-nivedanam 意謂棄絕『我』和『我的』等等知覺，以『我是奎師那的僕人，我享用奎師那的祭餘，我把這個身體用於服務奎師那。』這種知覺照顧身體。」

威佳亞：「我們應該怎樣把我們非常鍾愛的東西，供奉給奎師那？(#50)」

巴巴君：「當我們接受這個世界上我們非常喜歡的事物時，應該先供奉給奎師那。這就是聖茹帕·哥斯瓦米所指的，把最珍重的東西供奉給奎師那。」

威佳亞：「我們應該怎樣為奎師那悉力以赴？(#51)」

巴巴君：「為主奎師那悉力以赴，表示應該履行所有物質活動，以及一切有利於服務主奎師那的規律化奉愛服務活動。」

威佳亞：「怎可以在每方面都接受庇蔭？(#52)」

巴巴君：「完全皈依表示，在心意裡表達『至尊主啊，我是你的！』和『至尊主啊！我正托庇於你！』這種情感，並高聲呼喚。」

威佳亞：「怎樣為茶爾茜履行服務？(#53)」

巴巴君：「履行茶爾茜服務的方式有九種：覲見茶爾茜、觸摸茶爾茜、憶念茶爾茜、履行茶爾茜的靈唱、頂拜茶爾茜、聆聽茶爾茜的榮耀和逍遙時光、種植茶爾茜、照料茶爾茜、每天定時履行茶爾茜的崇拜。」

威佳亞：「怎樣尊敬經典？(#54)」

巴巴君：「確立對至尊主奉愛的經典是真正經典。《聖典博伽瓦譚》是這所有經典之中最好的，因為它是所有韋陀哲學的精華。那些品嚐它甘露盈盈情感的人，對任何別的經典都沒有品味。」

威佳亞：「奎師那的出生地—瑪圖茹阿，有什麼榮耀？(#55)」

巴巴君：「履行以下活動時如果與瑪圖茹阿有關，所有渴望都如願以償：聆聽、唱誦和憶念，渴望去那裡，觀看，接觸，住在那裡和服務。你應該知道，聖地瑪亞普爾的本質與瑪圖茹阿完全一樣。」

威佳亞：「服務偉大奉獻者的要旨是什麼？(#56)」

巴巴君：「偉大奉獻者深受至尊主鍾愛，因此我們服務偉大奉獻者時，便獲得對至尊主的奉愛。經典有云，崇拜主維施努比崇拜所有半神人更好，但崇拜偉大奉獻者比崇拜維施努更好，偉大奉獻者是祂的僕人(sevaka)。」

威佳亞：「按照自己的方法奉行慶典是什麼意思？(#57)」

巴巴君：「Mahotsava 其實是指按照自己的方法搜集物品，用它們服務至尊主，以及在祂的廟宇內服務純粹偉大奉獻者。這個世界的慶典都比不上它。」

威佳亞：「我們應該怎樣敬重十至十一月份(Karttika)？(#58)」

巴巴君：「十至十一月份又稱烏瑞佳(Urjja)。尊敬烏瑞佳意謂在這個月份期間，有律規地遵循聆聽和唱誦等等奉愛支部，服務主達莫達爾。」

威佳亞：「應該怎樣奉行奎師那的壽辰？(#59)」

巴巴君：「Sri Janma-yatra 意指在八月下旬至九月下旬(Bhadrapada)，在奎師那的顯現日(Krsna-astami)那天奉行奎師那顯現日的慶典，以及在二月下旬至三月下旬(Phalguna)的盈月天(Prunima)，奉行瑪哈帕佈顯現日的慶典。皈依奉獻者肯定務必奉行這些慶典。」

威佳亞：「怎樣以適合於國王的富裕，有信心地服務和崇拜神像？(#60)」

巴巴君：「在服務和崇拜神像方面，愛意盈盈的熱忱非常必要。對於那些滿腔熱忱地履行聖神像崇拜服務的人，奎師那不僅賜予他們微不足道的解脫之果，更賜予偉大的奉愛之果。」

威佳亞：「在品嚐極樂情感的奉獻者聯誼之中，細味《聖典博伽瓦譚》是什麼意思？(#61)」

巴巴君：「《聖典博伽瓦譚》是《韋陀經》願望樹極甜美的極樂情感。與反對極樂情感的人聯誼，將無法品嚐《聖典博伽瓦譚》的極樂情感，結果會是冒犯。必須在精通或正在喝那種極樂情感，以及有資格履行純粹奉愛的人(rasa-jna)的聯誼之中，品嚐《聖典博伽瓦譚》詩節的極樂情感。在普通聚會中講述或聆聽《聖典博伽瓦譚》，不會賞賜純粹奉愛。」

威佳亞：「什麼是與志同道合(svajatiya)和濃情厚愛(snigdha)的奉獻者聯誼？(#62)」

巴巴君：「以真實無偽的聯誼為名，與非奉獻者聯誼，這不會提升奉愛。奉獻者渴望的目標是，得以在奎師那不展現的逍遙時光裡服務，應該稱有這個渴望的人為奉

獻者。奉愛的提升源於與這組高於自己的奉獻者成員聯誼。沒有這種聯誼，奉愛發展便會停止，而且近墨者黑。至於聯誼，《Hari-bhakti-sudhodaya》(8.51)說：

yasya yat-sangatih pumso manivat syat sa tad-gunah
sva-kularddhye tato dhiman sva-yuthany eva samsrayet
就像寶石反映四周物品的顏色，人同樣也是近硃者赤，近墨者黑。

因此，只有透過純粹聖人的聯誼，才可成為純粹聖人。與進步奉獻者聯誼，在每方面都很有利。經典忠告我們應該擺脫世俗聯誼，要旨是應該與聖人聯誼。」

威佳亞：「齊頌聖名是什麼意思？(#63)」

巴巴君：「聖名是超然而生氣勃勃的情感，聖名之內毫無世俗知覺。全心全意的微靈透過奉愛和服務哈瑞聖名獲得淨化時，聖名便親自展現在他的舌頭上。無法以物質感官接受聖名。不論是獨誦或與他人合誦，就是應該這樣不停履行唸誦聖名。」

威佳亞：「憑藉你的恩慈，對於住在奎師那的出生地—瑪圖茹阿，我們已經有所理解。現在請解釋這些訓示的精華。(#64)」

巴巴君：「在這六十四個支體部份之中，最後這五個是最崇高的。如果與它們建立關係，那怕只是一點點，並遠離冒犯，那麼透過它們無限驚人的影響力，便會出現靈性情感的境界。」

威佳亞：「請告訴我們多一點，有關這個程序我們應該知道的事。」

巴巴君：「為了在那些向外和不虔誠的人心裡，營造靈性專注的品味，經典有時描述這些奉愛支部的一些即時成果。不過，這所有支體部份的主要成果，是發展對奎師那的依附。博學而擅長奉愛的人的所有活動都一定是在奉愛支部之內，而不是業報支部之內。修習知識和棄絕有時也會助人進入奉愛之廟，但知識和棄絕都不是奉愛支部，因為它們令心靈麻木，硬如鐵石，奉愛的本質卻非常柔和細緻。奉獻者透過奉愛修習接受自動展現的知識和棄絕，但知識和棄絕卻無法導致奉愛，奉愛卻輕易賞賜知識和棄絕無法賜予的成果。」

奉愛修習導致對主哈瑞靈性專注的這種品味，甚至對感官對象非常強烈的依附也會減少和消失。修習者必須恆常實踐有規律的棄絕，恆常遠離虛假的棄絕精神。有規律的棄絕表示知道所有用品都與奎師那有關，視乎需要而懷著不依附之情欣然接受。如果事物實際上與主哈瑞有關，由於貪求解脫，視之為世俗而造作地棄絕；這稱為無謂的棄絕。因此，應該要放棄佛學知識和虛假的棄絕。

有時為了獲得財富、門徒等等而展示奉愛，但這絕不是純粹奉愛。實際上，這種虛有其表的奉愛其實根本不是奉愛支部。辨別力(viveka)和其他品質也不是奉愛支

部；它們是奉愛修習者的品質。同樣，良好行為(yama)、潔淨(niyama)等等，自然地存在於順意於奎師那的人身上，因此也不是奉愛支部。內在和外在的純淨，苦行和控制感官等等品質，自願托庇於奎師那的奉獻者；奉獻者不必另自竭力追求。我提到的一些奉愛支體部份是主要的支體部份，堅定地履行這任何一種或其中幾個主要支部的修習，便會臻達完美。我非常簡略地解釋了規範奉愛修習的一切。現在你應該清楚理解這點，牢記於心，全力實踐。」

巴佳納和威佳亞.庫瑪爾從巴巴君那裡聽到這些訓示時，五體投地的頂拜說：「帕佈，請解救我們！我們陷於驕傲的深溝！」

偉大靈魂.巴巴君回答：「奎師那肯定會向你們施恩。」

那天晚上，舅父和外甥很晚才回家。

由此結束《微靈天職》的第二十章，名為《基礎真理：規範奉愛修習的程序》

第二十一章

基礎真理：程序 – 滿懷自發愛意的奉愛修習

威佳亞.庫瑪爾和巴佳納聽到規範奉愛修習的解釋時，都感到印象深刻。他們堅信，為了進入至尊居所，必須從偉大的完美靈魂那裡，接受哈瑞聖名和婆羅門啟迪。因此他們決定把握時機，第二天便從悉達.巴巴君.瑪哈茹阿傑那裡，接受婆羅門啟迪。

威佳亞.庫瑪爾在童年時已從他的家庭靈性導師那裡，領受了婆羅門啟迪曼陀。不過，除了三讚曼陀之外，巴佳納還沒領受任何婆羅門啟迪曼陀。他倆都從可敬巴巴君的訓示那裡清楚明白到，如果唸誦的曼陀不是從偉大奉獻者靈性導師那裡領受的，微靈便要下地獄；因此根據經典規則，覺醒了恰當的辨別力時，便應該再次從純粹偉大奉獻者靈性導師那裡領受婆羅門啟迪。尤其是，從完美奉獻者那裡接受曼陀，曼陀唸誦很快便能夠達到完美。有鑑於此，他倆都決定第二天早上便前往瑪亞普爾，在恆河沐浴，然後便從最受崇敬的巴巴君那裡領受婆羅門啟迪。

第二天早上，他們在恆河沐浴，在身上的十二個地方塗上聖印。然後他們便到達茹阿古納.達薩.巴巴君面前，在他的蓮花足奉上五體投地的頂拜。身為完美的偉大奉獻者，巴巴君.瑪哈茹阿傑理解他們的心意，但因為禮儀問題，便說：「你們今天為什麼一大早來到這裡？怎麼了？」

威佳亞.庫瑪爾和巴佳納謙卑地回答：「師傅啊，你知道我們非常卑微，靈性財富又貧乏，因此請可憐我們吧。」

聽到他們這樣說，偉大靈魂.巴巴君滿心歡喜。他吩咐他們個別地進入他的小茅廬，賜予他們由十八個音節組成的曼陀。領受和唸誦曼陀時，他倆都因大愛而迷醉，開始跳舞，大聲呼喊：「凱旋歸於高認格！凱旋歸於高認格！」他們把三圈的茶爾茜珠子戴在脖子上，美麗的聖線點綴著他們的身體，他們身上的十二個地方標示了聖印；他們的臉龐令人迷醉；他們展現出一些狂喜極樂的轉變(sattvika-vikara)；淚如泉湧。當偉大靈魂.巴巴君看見這麼美麗的形象時，他擁抱他們，說：「今天你們把我神聖化了。」

他們一再品嚐巴巴君蓮花足的塵土，又擦在他們頭上和他們的四肢。那時候，遵照巴佳納之前的安排，他們的兩個僕人帶著獻給施瑞曼.瑪哈帕佈的大量食物供品到達。威佳亞.庫瑪爾和巴佳納雙手合十地請求，應該供奉那些供品，施瑞瓦薩宅那些奉獻者崇敬的領袖，便指示祭師把供品供奉給五聖體的神像。

響螺和搖鈴響起，奉獻者拿起鐃鈸和麥當伽鼓，開始在施瑞曼.瑪哈帕佈面前，唱頌供奉供品時的燈儀之歌。聚集了很多奉獻者，以盛大的儀式完成供品的供奉。然後便安排在舞蹈廳分發祭餘。聽到哈瑞聖名之聲響徹雲霄時，所有奉獻者便帶著他們的水罐(lotas)一同聚集。然後他們便高聲唱誦偉大祭餘的榮耀，開始榮耀祭餘。巴佳納和威佳亞.庫瑪爾不想立即坐下，因為他們正在等靈性導師和偉大奉獻者的祭餘。不過，最德高望重的巴巴君讓他們坐下，說：「你們是居士奉獻者。五體投地的頂拜你們的蓮花足，我們便會蒙福。」

威佳亞.庫瑪爾和巴佳納雙手合十，謙卑地說：「你們是偉大的棄絕奉獻者。如果我們能吃你們那些甘露盈盈的祭餘，我們便會非常幸運，如果我們和你們坐在一起，那會是個冒犯。」

偉大奉獻者回答：「就偉大奉獻宗來說，居士和棄絕者之間沒有差別。僅是根據奉獻者的奉愛作出比較；較進步的奉獻者，只是對主奎師那有更深厚奉愛的人。」

他們全都坐在一起，這樣交談和榮耀祭餘，但威佳亞.庫瑪爾和巴佳納靜靜地等著，滿懷信心地把他們的祭餘放在前面。一些正在榮耀祭餘的奉獻者注意到這點，明白到他們的動機，便對茹阿古納.達薩.巴巴君說：「偉大奉獻者之首啊，請對你忠誠的門徒大發慈悲吧，否則他們不會享用祭餘。」

年老的巴巴君聽到奉獻者的請求時，便給予威佳亞和巴佳納他的一些祭餘。他們滿懷信心地接受了他的祭餘，誦讀 sri gurave namah，開始榮耀祭餘。奉獻者享用祭餘時，一些人會高呼：「Sadhus savahana，千萬要小心，不要吃過多！所有榮耀歸於祭餘的偉大之處！」

噢！那時候，施瑞瓦薩宅的舞蹈廳出現了史無前例的壯麗！每個人都看到聖莎慈-德薇、悉妲和瑪麗妮-德薇(Malini-devi)帶來祭餘，施瑞曼.瑪哈帕佈則坐著，與祂親愛

的同遊愛意盈盈地享用那些祭餘。奉獻者見狀都忘了享用他們自己的祭餘。他們全都木然地看著，雙眼緩緩流下狂喜之淚，他們的手正要把祭餘放進嘴裡，當這段逍遙時光展現時，他們的手一直定住了。不久之後，那段逍遙時光便從他們的視域消失，他們互相凝視和哭泣。然後那些祭餘的美味便難以形容。所有奉獻者都異口同聲地說：「這兩個婆羅門之子是高茹阿哈瑞的受恩者。因此，施瑞曼.瑪哈帕佈在今天這個慶典展現祂的逍遙時光。」

巴佳納和威佳亞.庫瑪爾哭著說：「我們不值一顧，卑劣又可憐。我們根本什麼都不知道。憑藉我們靈性導師和偉大奉獻者的無緣恩慈，我們今天才看得到這一切。今天，我們的投生變得有意義了。」

威佳亞.庫瑪爾和巴佳納榮耀了祭餘，得到偉大奉獻者的許可之後，他們便啟程回家。

從那天起，他們每天都在恆河沐浴，然後在他們老師足下五體投地的頂拜。然後他們便會覲見廟宇裡的主奎師那的神像形象，並繞拜荼爾茜。他們每天這樣接受某種訓示。過了四、五天，一天晚上，他們出現在施瑞瓦薩宅。黃昏燈儀和齊頌聖名已經完成，聖茹阿古納.達薩.巴巴君坐在他的小茅廬裡，以悅耳的聲線輕聲唸誦聖名。他倆在他的蓮花足五體投地的頂拜，他把他的蓮花手慈愛地放在他們頭上，讓他們坐下，向他們問好。

巴佳納見機便說：「師傅，憑藉你的恩慈，我們恰當地了解到規範性的奉愛修習。現在我們非常熱切於理解自發奉愛，懇請指導我們這方面吧。」

巴巴君聞言欣喜若狂，說：「主高茹阿祭卓接受了你們兩個是祂自己的，因此對你們應該毫無保留。當我解釋自發奉愛時，要非常留心地細聽。」

首先我一再五體投地的頂拜，聖茹帕.哥斯瓦米的蓮花足，施瑞曼.瑪哈帕佈把他從回教徒的聯誼之中解脫出來，他也在帕爾亞嘎教導回教徒情感真理。然後我托庇於聖茹阿古納.達薩.哥斯瓦米的蓮花足，他像黑蜂一樣品嚐那巴佳情感的甘露。至尊仁慈的主高認格.瑪哈帕佈，把他從粗劣的物質主義無底深淵解脫出來。然後，把他交托於聖斯瓦茹帕.達莫達爾.哥斯瓦米手裡，祂賜他所有完美。

現在，在描述自發奉愛之前，我應該解釋滿載自發依附的奉愛的性質。」

巴佳納：「但首先我想知道什麼是自發愛意。」

巴巴君：「物質主義者與感官對象接觸時，他們自然地深切依附於各種無窮無盡的物質感官享樂。心裡的這種強烈依附，稱為對於對象的自發愛意。當他們瞥見一些美麗的事物時便目光流轉，心裡受到美麗的事物吸引(ranjakata)，依附於它。」

自發奉愛的境界是，奎師那成為自發愛意的唯一對象。聖茹帕·哥斯瓦米這樣界定 raga(自發愛意)一字：

iste svarasiki ragah paramavistata bhavet
tan-mayi ya bhaved bhaktih satra ragatmikodita
《奉愛甘露之洋》(1.2.272)

自發愛意是對所愛對象無法止息的愛欲，令人自發而強烈地全神貫注於(svarasiki paramavistata)那個對象。滿載自發愛意的奉愛是懷著這種強烈的自發愛意，履行串花環等等服務。

自發愛意是絕對(parama)而完全(svarasiki)地，全神貫注於(avistata)自己特定的崇拜對象。對奎師那的奉愛到達滿載自發愛意的境界時，稱為滿載自發依附的奉愛。總而言之，可以說，對奎師那滿載純粹愛意的強烈渴望，稱為滿載自發依附的奉愛。

心裡還沒出現這種自發愛意的人，應該按照經典的規範守則而行，努力培養這種奉愛，這才是吉祥的。在規範奉愛產生作用的原則是恐懼、尊重和尊敬，而在滿載自發依附的奉愛，產生作用的唯一原則，就是對主奎師那逍遙時光的強烈渴望。」

巴佳納：「誰有資格履行滿載自發愛意的奉愛？」

巴巴君：「對規範守則的信心，賜予規範奉愛的資格，同樣，對奎師那巴佳逍遙時光滿懷熱望的信心(lobhamayi sraddha)，也賜予滿載自發愛意的奉愛資格。」

巴佳居民對奎師那的情感，是滿載自發愛意的奉愛之至尊例子。洪福齊天的人，強烈渴望得到巴佳居民對奎師那的同一種情感，便有資格履行自發奉愛。」

巴佳納：「這種強烈渴望的徵兆是什麼？」

巴巴君：「聽到巴佳居民極為甜美的靈性情感時，智慧(buddhi-apeksa)便開始思索，怎樣才可以參與那些交往。那種渴望(apeksa)就是覺醒了強烈渴望的徵兆。」

有資格履行規範奉愛的人，在智慧、經典知識和推理的平台上測試一切；當他聽到奎師那的題旨時，如果這三者都支持那些題材，他才接受。不過，自發愛意之途卻沒有這樣的考慮因素，因為這條途徑不渴求智慧、經典知識和推理。需要的只是強烈渴求巴佳居民的情感：『巴佳居民對奎師那的那種動人情感是什麼？我有可能得到這些靈性情感嗎？怎樣才可以獲得這種情感？』這種熱望就是強烈渴望之兆，沒有這種熱望的人，沒有自發奉愛的資格。你應該明白這點。」

巴佳納：「自發奉愛的程序是什麼？」

巴巴君：「修習者對某個特定的巴佳居民動人的服務心緒，發展了強烈渴望，恆常銘記和冥想服務那個人物。他沉醉於他深愛的主奎師那與那位巴佳居民共享的逍遙時光，強烈渴望得到他或她的靈性情感，他親身或在心意之內恆居巴佳。他遵循那位巴佳居民的榜樣，恆常以兩種方式服務：他外在作為修習階段的修習者服務；內在懷著完美身體的情感服務(bhavana-purvaka)。這是自發奉愛的程序。」

巴佳納：「自發奉愛和規範奉愛的支部之間有什麼關係？」

巴巴君：「自發奉愛修習者的修習，也包括了聆聽、唸誦等等規範奉愛的支部。修習者遵循巴佳的永恆居民，從而品嚐服務的永恆極樂。與此同時，他以他的外在身體，奉行規範奉愛的支體部份。」

巴佳納：「請解釋自發奉愛的榮耀。」

巴巴君：「自發奉愛很快便賜予，甚至連懷著堅定信心長期奉行規範奉愛的支部，都不能獲得的那種成果。對規範之途的奉愛薄弱乏力，因為它仰賴於規範守則，自發奉愛則天性穩固，因為它完全獨立。遵循愛意盈盈的巴佳居民的步伐，採納這個靈性概念時，恆常都涉及遵循聆聽、唸誦、憶念、服務蓮花足、崇拜、祈禱和皈依自我等等程序的自發愛意便覺醒。遵循巴佳居民步伐的那種品味，只在那些超越物質屬性的人心內覺醒(nirguna)。因此，對自發奉愛的強烈渴望極為稀有，也是至尊吉祥的根部。自發奉愛和滿懷自發依戀的奉愛，兩者的種類一樣多。」

巴佳納：「滿懷自發依戀的奉愛有幾種？」

巴巴君：「滿懷自發依戀的奉愛有兩種：那種基於滿足奎師那的超然色欲(kama-rupa)，以及那種基於關係的(sambandha-rupa)。」

巴佳納：「請解釋基於超然色欲和基於關係之間的差別。」

巴巴君：「《聖典博伽瓦譚》(7.1.30-31)有云：

kamad dvesad bhayat snehad yatha bhaktyesvare manah

avesya tad-gham hitva bahavas tad-gatim gatah

gopyah kamad bhayat kamsa dvesac caidyadayo nrpah

sambandhad vrsnayah snehad yuyam bhaktya vayam vibho

透過色欲渴望、妒忌、恐懼或情感，全心全意專注於奉愛，並透過摒棄那些情感的不完美面貌，很多人都得到了至尊。透過色欲把她們的心意專注於奎師那，牧牛姑娘得到了至尊；康薩透過恐懼；悉蘇帕爾(Sisupala)和其他國王透過妒忌；亞度族(Yadus)透過家庭關係；你們(潘達瓦五兄弟)透過情感；而我們聖人(拿茹阿達和其他聖人)則透過奉愛。

這裡提到六個原則，即色欲、恐懼、妒忌、家庭關係、情感和奉愛。不應該模仿其中的兩種—恐懼和妒忌，因為它們是無益的情感。現在，有兩種情感。第一種與友情有關，並且歸入規範奉愛。第二種與純粹愛意有關，並且不適用於靈修範疇。因此在滿懷自發奉愛的奉愛修習，情感並無立足之地。

bhaktya vayan(在詩節 7.1.31)等等字句表示，『我們』—拿茹阿達和其他聖人—透過奉愛獲得了至尊。在這裡，bhakti(奉愛)一字應該理解為，意指規範奉愛，也可指拿茹阿達等等聖人的規範奉愛修習，或是混雜了思辨知識的奉愛。

tad-gatim gatah 等等字句表示，很多人臻達了至尊。千萬要清楚理解這個句子。一線陽光(kirana)和太陽本身是同一個實體。梵和奎師那同樣也是同一個實體；梵只不過是奎師那身體的光芒而已。思辨奉獻者與那個梵的存在融合，當奎師那親自殺死祂的敵人時，他們都一樣。他們其中一些人獲得類似至尊主的形象(sarupyabhasa)，繼續沉迷在梵樂之中。根據《布茹阿瑪宇宙古史》，他們留在完美星，即物質世界之上的解脫世界。

兩種微靈住在完美星：那些透過培養知識而臻達了完美的人，以及那些被至尊聖主所殺的惡魔。在這些透過培養知識而達到了完美的人之中，一些極幸運的人成為對奎師那依附的居所，他們崇拜祂的蓮花足，從而臻達奎師那純粹愛意的終極目標。如此一來，他們得以加入奎師那的那一群親愛同遊。

就像陽光和太陽被視為一個實體，稱為梵的奎師那體光和奎師那本人之間，同樣也沒有差別。tad-gatim 等等詞語表示獲得 tat，例如奎師那(krsna-gati)。思辨家和惡魔獲得與梵合一的解脫，兩者都臻達梵，那是奎師那的光芒(krsna-kirana)。純粹奉獻者發展純粹愛意，得以服務所有存在的根源—奎師那。現在，透過消除上列六種特質之中的恐懼、妒忌、情感和奉愛，我們只剩下色欲和關係。因此，唯有色欲和關係，才是適用於自發愛意之途的靈性情感。因此，滿載自發愛意的奉愛有兩種：基於色欲的和基於關係的。」

巴佳納：「基於色欲的奉愛的固有特性是什麼？」

巴巴君：「kama(色欲)一字表示與奎師那相聚的渴望。與奎師那相聚的渴望，變成滿懷自發愛意的奉愛，由此產生無故而愛意盈盈的行為。換句話說，愛意盈盈的相聚，是為了滿足奎師那的渴望。所有努力都僅是為了奎師那的快樂和幸福，毫不渴求自己的快樂。即使是努力追求自己的快樂，都是依據奎師那的快樂而已。

這空前的愛僅見於巴佳的女性居民。牧牛姑娘的純粹愛意，賦有獨特的奇妙甜美，導致眾多樂此不疲的嬉戲和逍遙時光。因此，淵博的學者稱這種獨特的愛意狀態為色欲，縱使牧牛姑娘的色欲其實是超然的，甚至毫無過失。受條件限制靈魂的色欲滿是過失，而且千夫所指，而牧牛姑娘的愛卻非常超然純粹和迷人，甚至烏達瓦這

樣珍貴的奉獻者都渴望得到。牧牛姑娘的色欲無可比擬；它只能自我比較。基於色欲而滿載自發愛意的奉愛，僅見於巴佳，在其他地方都沒有。瑪圖茹阿的庫佳的色欲，不是真的色欲，僅是情感而已。我所描述的色欲，與庫佳的那種無關。」

巴佳納：「基於關係的奉愛是什麼？」

巴巴君：「基於關係的奉愛是對奎師那的奉愛，所採納的概念和身份(abhimana)是，『我是奎師那的父親』或『我是奎師那的母親』。在巴佳，南達大君和雅淑姐母親的奉愛，都是基於關係的奉愛的例子。」

發展基於色欲的或基於關係的靈性情感，便可以獲得懷著純粹愛意的固有靈性身份。因此，這兩種靈性情感是永恆完美奉獻者的庇蔭。只有自發奉愛的分析，才提及這些要點。現在，你可以看見有兩類自發奉愛的奉愛修習：色欲的傳系的和關係的傳系。」

巴佳納：「請解釋在自發奉愛的奉愛修習之中，色欲傳系的性質。」

巴巴君：「色欲的傳系是渴望遵循基於色欲的奉愛，有兩種：渴望與奎師那嬉戲(sambhoga-icchamagi)和渴望體驗巴佳牧牛姑娘對奎師那的甜美情感(tat-tad-bhava-icchamayi)。」

巴佳納：「與奎師那嬉戲的渴望是什麼？」

巴巴君：「與奎師那嬉戲的渴望，意指渴望投入於與奎師那樂此不疲的嬉戲逍遙(keli)。奎師那與牧牛姑娘的超然嬉戲逍遙，稱為相聚。」

巴佳納：「體驗巴佳牧牛姑娘對奎師那甜美情感的那種渴望是什麼？」

巴巴君：「體驗巴佳牧牛姑娘對奎師那甜美情感的渴望，就是渴望體驗巴佳牧牛姑娘對奎師那的甜美情感。」

巴佳納：「這兩種自發奉愛的奉愛修習怎樣產生？」

巴巴君：「當奉獻者看見主奎師那美麗的神像形象，聽到主奎師那甜美的逍遙時光時，心裡產生強烈渴望，想體驗那些靈性情感，然後便投入於色欲傳系和關係傳系的自發奉愛靈修。」

巴佳納：「主奎師那是男性，而牧牛姑娘全都是女性(prakrti)。據我理解，只有女性才有資格履行色欲傳系的自發奉愛，那麼男性怎樣才可以獲得這種靈性情感？」

巴巴君：「根據他們自己固有的靈性情感，這個世界的微靈是五種不同關係的居所——中性、僕人、朋友、父母和愛侶。在這五種之中，僕人、朋友、父母和愛侶情感，在巴佳居民身上都看得到。懷著父親天性的僕人、朋友和父母情感，都是男性的情感，有這種傾向的那些人，都以男性的靈性形象服務奎師那。兩種本身具有女性情感的情感是，懷著母親天性的父母情感和綿綿愛意之情，那些有這種天性的人，作為女性投入於服務奎師那。這兩種天性存在於主奎師那的永恆同遊，以及他們繼後的修習者之內。」

巴佳納：「那些具有男性形象的人，怎樣懷著巴佳牧牛姑娘的靈性情感，修習自發奉愛的靈修？」

巴巴君：「根據他們的資格，對愛侶情感萌起了品味的那些人，外表可能是男性，但他們的靈性身體(siddha-sarira)有個女性形象。他們以那個靈性身體投入於服務奎師那，按照他們的品味和內在固有的天性，追隨某個特定牧牛姑娘的步伐。《蓮花宇宙古史》描述具備這種靈性情感的男性。丹達卡然亞(Dandakaranya)的聖人看見主茹阿瑪祭卓的絕世之美時，渴望得到祂成為他們的丈夫，懷著這個心願履行靈性專注。後來他們在哥庫拉逍遙時光獲得牧牛姑娘形象，以基於色欲而滿載自發愛意的奉愛，投入於服務主哈瑞。」

巴佳納：「我們聽說哥庫拉的婦女是永恆完美的，她們顯現在巴佳是為了滋潤奎師那的逍遙時光。如果這是真的，那怎符合《蓮花宇宙古史》的描述？」

巴巴君：「那些永恆完美的牧牛姑娘，輕易參與主奎師那的娜莎之舞。其他人透過基於色欲而滿載自發愛意的奉愛，達到完美之後，才誕生為牧牛姑娘。根據詩節 ta varyamanah patibhih pitrbhir bhratr-bandhubhih¹ (《聖典博伽瓦譚》10.29.8)，他們以心意服務奎師那，藉此獲得他們的超然形象。這大部份都是丹達卡然亞的大聖人。」

巴佳納：「請你解釋永恆完美的牧牛姑娘，以及透過修習而臻達完美的牧牛姑娘是誰好嗎？」

巴巴君：「斯瑞瑪緹.茹阿妲茹阿妮是主奎師那的形象能量，八大牧牛姑娘女朋友則是她第一批的身體擴展。隨後的其他牧牛姑娘女朋友，則是她再進一步的身體擴展。這些牧牛女朋友全都是永恆完美的；她們是形象能量本體，而不是微靈本體。巴佳普通的牧牛姑娘女朋友一履行修習而達到完美——遵循斯瑞瑪緹.茹阿妲茹阿妮的永恆同遊(parikara)，她們稱為透過修習而達至完美的微靈。滿載了喜樂能量的力量，她們得以和巴佳永恆完美的牧牛姑娘女朋友一起，住在巴佳不展現的逍遙時光(salokya)。懷著愛侶情感，透過自發奉愛靈修之途達至完美的微靈，是歸類於通過修習而達至完美的牧牛姑娘女朋友之中。」

那些為求他們自己的快樂而渴望(riramsa)與奎師那享樂，僅是按照規範之途的原則服務奎師那的人，得以加入奎師那在杜瓦茹阿的那批王后。僅是透過規範之途，無法成為巴佳的牧牛姑娘。不過，外在根據規範之途的原則而行，內在卻實踐自發愛意之途的靈修，那些人也得以在巴佳服務。」

巴佳納：「怎樣才可以實現享樂欲望(ramana)或渴望？」

巴巴君：「對奎師那懷著祂王后(mahisi-bhava)的情感的那些人，渴望放棄不害羞(dhrstata)的品質，就像家庭主婦(grhini)那樣投入服務奎師那。他們不願意像美麗的巴佳少女那樣服務。」

巴佳納：「請更清楚地解釋這個主題。」

巴巴君：「奎師那王后的情感是修習服務，當中所珍重的靈性自我概念是，奎師那是自己的丈夫。得到這種奎師那王后的情感時，與主奎師那建立的關係稱為婚姻戀。那些在修習階段具備奎師那王后情感的人，體驗不到巴佳牧牛姑娘的非婚戀情感，因此他們以非婚戀情感遵循牧牛姑娘。因此，獲得巴佳情感的唯一方法，是以非婚戀情感實踐自發奉愛的奉愛修習。」

巴佳納：「憑藉你的恩慈，直到目前為止我都能夠理解。現在，請解釋色欲和純粹愛意之間的差別。如果兩者沒有分別，那麼不能用 prema-rupa(基於純粹愛意的)一詞，而要用 kama-rupa(基於色欲的)嗎？kama(色欲)一字有點刺耳。」

巴巴君：「色欲和純粹愛意之間有點差別。純粹愛意與基於關係的，滿載自發愛意的奉愛一樣；那兩者之間沒有差別。基於關係的奉愛之中沒有色欲，換句話說，不渴望相聚；那種純粹愛意沒有樂此不疲的嬉戲逍遙。純粹愛意混雜了相聚渴望時，便成為基於色欲的奉愛。基於色欲的奉愛不存在於任何別的情感，僅是存在於巴佳女神的愛侶情感。這個物質世界的色欲，呈現感官享樂的形式，與超然色欲截然不同。這個物質世界的色欲，只是無瑕超然色欲扭曲的反映或轉變體。雖然庫佳的情感專注於奎師那，但那甚至不能稱為直接的色欲。」

對無活動又無生氣物質的色欲，是基於感官滿足的，只是痛苦的轉變體。既無價值又可鄙。相反，基於純粹愛意的色欲滿載喜樂，又極具價值，恆常都令人振奮。由於世俗色欲微不足道又可惡，你應該義無反顧地用 aprakrta-kama(超然色欲)一詞。」

巴佳納：「現在請解釋基於關係的自發奉愛。」

巴巴君：「關係傳系之奉愛的情感是，感到與奎師那有關係，這段關係可能是從僕、友誼或父母這三種的其中之一。『我是奎師那的僕人，奎師那是我的主人』；『我是奎師那的朋友』；『我是奎師那的母親或父親』— 這些情感全都稱為關係。關係傳系的奉愛，只在巴佳居民身上超卓地展露無遺。」

巴佳納：「怎樣以僕人、朋友或父母的情感培養自發奉愛？」

巴巴君：「對僕人情感的品味覺醒了的人，遵循茹阿塔卡(Raktaka)和帕陀卡(Patraka)等等奎師那永恆僕人滿載甜美情感的特定服務情感，藉此遵循他們和服務奎師那。品味傾向於朋友情懷的人，遵循蘇巴拉等等奎師那的其中一個親密好友(priya-sakhas)的情感和竭力(cesta)，服務奎師那。品味傾向於父母情懷的人，遵循與奎師那有父母關係的奉獻者的情感和活動，例如南達和雅淑妲等等，投入於服務奎師那。」

巴佳納：「遵循(anukarana)竭力和情感是什麼意思？」

巴巴君：「一些獨特的情感和竭力會根據個人對奎師那的永恆固有本性而產生，活動(vyavahara)也隨之展現。履行關係傳系奉愛的修習者，遵循這些情感、竭力和活動，讓自己投入於服務奎師那。例如，南達大君對奎師那有父親情感，因此應該在父愛之情指導之下，遵循他為取悅奎師那所付出的所有努力，但決不該自視為南達、雅淑妲、蘇巴拉或茹阿塔卡。相反，僅是應該按照自己的品味，遵循這些偉大奉獻者的情感；否則會是冒犯。」

巴佳納：「我們有資格採納哪種自發奉愛？」

巴巴君：「我的孩子，你應該細察你自己的本性，然後你便會看見你有資格的那種相應的奉愛。某種特定的品味會根據你內在固有的情感而覺醒，你應該追求那種品味所顯示的情感。為了培養那種情感，你應該遵循奎師那其中一個精於此道的永恆同遊。為了確定情感，只需檢視你自己的品味。如果你的品味傾向於自發愛意之途，那麼你便應該按照那種品味而行；對自發愛意之途的傾向一旦還沒覺醒，那麼你只應該懷著堅定信心，執行規範奉愛的原則。」

威佳亞：「帕佈，長久以來我一直研究《聖典博伽瓦譚》，一有機會，我隨時隨地都聆聽奎師那的逍遙時光。每當我深思奎師那的逍遙時光時，心頭便湧現強烈情感，要像拉麗妲-德薇那樣服務神聖愛侶。」

巴巴君：「你不必再說。你是拉麗妲-德薇的小女僕。你喜歡哪種服務？」

威佳亞：「我渴望斯瑞瑪緹·拉麗妲-德薇會准我串花環。我會把美麗精緻的鮮花串成可愛的花環，放在拉麗妲牧牛姑娘女朋友的蓮花手。她會無限仁慈而愛意盈盈地瞥向我，然後便會把花環戴在聖茹阿妲和主奎師那的脖子上。」

巴巴君：「我祝福你，願你現時履行的靈修，可以完美達標。」

威佳亞聽到聽到偉大靈魂.巴巴君慈愛的祝福時，他倒在老師的蓮花足下哭泣。看到他情緒激動，巴巴君說：「懷著這同一種情感，繼續不斷實踐自發奉愛的靈修，外在有規律地遵循那些根據規範奉愛靈修而制定的行為舉止。」

巴佳納看見威佳亞.庫瑪爾的靈性財富時，他雙手合十，謙卑地說：「我的師傅，每當我冥想奎師那的逍遙時光時，我心裡都萌生渴望，想追隨蘇巴拉的步伐服務祂。」

巴巴君：「你喜歡哪種服務？」

巴佳納：「小牛吃草走遠了時，我很想和蘇巴拉一起帶牠們回來。奎師那坐在某個地方吹奏祂的笛子時，我會在蘇巴拉許可之下，讓牛群喝水，然後我會帶牠們到奎師那哥哥(Bhai)那裡。這是我的心願。」

巴巴君：「我祝福你，你會作為蘇巴拉的隨從，得以服務奎師那。你有資格培養友情。」

從那天起，威佳亞.庫瑪爾心意裡開始萌起一種感覺，他是斯瑞瑪緹.拉麗妲-德薇的女僕(dasi)，他開始視聖巴巴君.瑪哈茹阿傑為聖拉麗妲-德薇的化身，這非常美妙。

威佳亞：「師傅啊！這個主題還有什麼需要了解的。請你命令我吧。」

巴巴君：「沒有什麼了。你只需知道你完美身體的名字、形象、衣著等等。下次單獨來我這裡，我會告訴你這一切。」

威佳亞.庫瑪爾在他老師足下五體投地的頂拜，回答說：「就遵照我師傅的意思吧。」

從那天起，巴佳納開始視巴巴君為蘇巴拉的化身。巴巴君對巴佳納說：「你下次也應該單獨來我這裡，我會把你靈性身體的名字、形象、衣著和飾物等等告訴你。」

巴佳納五體投地的頂拜，說：「就遵照我師傅的意思吧。」

巴佳納和威佳亞.庫瑪爾知道他們的齊天洪福，從那天起，他們快樂地投入於他們對自發奉愛修習的靈修。外在而言，一切依舊，但他們的內在情感改變了。外在而言，威佳亞.庫瑪爾的行為舉止只是一個男子，但他內在充滿女性本質，而巴佳納內裡則顯現了牧牛童的內在固有情感。

夜幕低垂。他倆便回家，手持唸珠(japa-mala)唸誦，即他們從他們老師那裡領受到的瑪哈曼陀—哈瑞 奎師那，哈瑞 奎師那，奎師那 奎師那，哈瑞 哈瑞，哈瑞 茹阿瑪，哈瑞 茹阿瑪，茹阿瑪 茹阿瑪，哈瑞 哈瑞。時值午夜，迷人的月光似是白銀瀉地。

醉人的微風從瑪拉央山吹過來，令人心曠神怡。他們一起坐在拉釋曼小丘(Laksmana Tila)附近，一棵阿姆瓦拉(amvala)樹下的一個美麗的僻靜地點，開始討論。

威佳亞：「巴佳納，我們的心願已經達成。憑藉偉大奉獻者的恩典，我們肯定會蒙受奎師那的恩慈。現在讓我們決定我們將來的做法。坦白告訴我，你想什麼做。你想結婚，還是想成為棄絕者？我不想給你任何壓力；我只想你讓我知道你的真正意向，以便我可以向你母親表達。」

巴佳納：「舅父，我非常尊重你，除此之外，你也是淵博的學者和奉獻者。自從我父親去世之後，你就是我的監護人，我也準備好遵從你的命令行事。我擔心婚姻，因為我不想陷於物質世界，從我對至尊靈性真象的覺悟低墮。你有什麼意見？」

威佳亞：「我不想對你有任何影響。你必須為自己決定。」

巴佳納：「我領受和遵循師尊的訓示行事，這會是正確的。」

威佳亞：「那個主意很好。明天我們會就這個問題，接受帕佈帕的決定。」

巴佳納：「舅父，你的想法是什麼？你會繼續做居士，還是成為棄絕者？」

威佳亞：「我的孩子，我也像你一樣猶豫不決。我有時想放棄宗法，成為棄絕者；有時我又想，如果我這樣做，我的心可能會變得枯燥乏味，於是我也會喪失奉愛情感。我認為接受和遵循聖師尊在這方面的訓令行事，才是合適的。我會按照他給我的訓示行事。」

察覺到夜已深，兩舅甥便回家唸誦哈瑞聖名，然後，榮耀過祭餘之後，他們便休息。

註一. ta varyamanah patibhih pitrbhir bhratr-bandhubhih
govindapahratatmano na nyavartanta mohitah
(《聖典博伽瓦譚》10.29.8)

即使她們的丈夫、父母和兄弟禁止她們，但(永恆完美的)牧牛姑娘都沒停下來，因為她們心醉神迷，她們的心被主哥文達偷走了。在這方面，《聖典博伽瓦譚》(10.23.20)也值得研習。

由此結束《微靈天職》的第二十一章，名為《基礎真理：程序 - 滿懷自發愛意的奉愛修習》

第二十二章

基礎真理：開始目標真理

是日是艾卡達斯斷食日，奉獻者在施瑞瓦薩宅裡，一棵高大的巴古拉(Bakula)樹下，一個寬廣的高台上履行靈唱。一些人深深嘆息，說：「哈，高認格！哈，尼提安南達！」他們都無法理解，他們崇敬的老巴巴君沉醉在哪種靈性情感之中。他在眾目睽睽之下目瞪口呆。然後，在一段時間之後，他突然濼淘大哭，哭叫：「我真倒楣！哎呀！我的茹帕在哪裡？我的薩拿坦在哪裡？我的達薩.哥斯瓦米在哪裡？我最心愛的大哥，我的奎師那達薩.卡威茹阿傑在哪裡？他們哪裡去了，拋下我一個人，孤苦伶仃？呸，我苟延殘喘，僅是承受著與他們分離的痛苦！與他們分離使我手足無措。甚至連憶念茹阿妲湖也令我心亂如麻。我的生命力在痛苦中扭動。只有看見茹帕-薩拿坦，我絕望的生命才會得救。即使與他們分離，我還沒放棄我的生命！我簡直在每一方面都堪受譴責！」他這樣說，開始在院子的塵土裡打滾。

在場的所有奉獻者都說：「巴巴君，稍安毋躁。茹帕和茹阿古納在你心裡。看看這裡，主采坦亞.瑪哈帕佈和尼提安南達.帕佈在你面前跳舞。」

「噢！噢，在哪裡？」巴巴君突然跳起來，看見主采坦亞.瑪哈帕佈、主尼提安南達.帕佈、聖阿兌塔.帕佈、聖嘎達答爾、施瑞瓦薩和所有奉獻者在他面前履行靈唱。他們全都在跳舞，完全沉醉於至高靈性情感之中。目睹此情此景，他說：「瑪亞普爾真有福！只有聖瑪亞普爾才可以消除與巴佳分離的悲痛。」當異象消失時，他繼續跳舞一段長時間。之後，他平靜下來，坐在他的小茅廬內。

就在此時，威佳亞.庫瑪爾和巴佳納來到，在他的蓮花足頂拜。巴巴君.瑪哈茹阿傑看到他們，興高采烈地說：「你的靈性專注怎麼樣？」

他倆謙卑地雙手合十，說：「我們需要你的恩慈，因為它對我們來說就是一切。只是因為生生世世以來累積了那麼多虔誠活動，我們才可以那麼輕易得到你蓮花足的庇蔭。由於今天是艾卡達斯斷食日，如果你允許的話，我們會奉行滴水不沾(nirjala)的斷食。我們來覲見你。」

巴巴君：「你倆都有福氣。很快你們便會臻達靈性情感的境界。」

威佳亞：「帕佈，什麼是靈性情感的境界？至今你都不曾告訴我們任何有關這方面的事。請講述這個題目，施恩給我們吧。」

巴巴君：「到目前為止，我只是給你關於實踐靈性修習的訓示。透過不斷實踐循序修習，便逐漸達至完美境界。靈性情感是預示了完美境界的初階狀態。《聖十原則》(10a)對這個完美境界，作出下列的描述：

svarupavasthane madhura-rasa-bhavodaya iha
vraje radha-krsna-svajana-jana bhavam hrđi vahan

paranande pritim jagad-atula-sampat-sukham aho
vilasakhye tattve parama-paricaryam sa labhate

在奉愛修習的成熟階段，當微靈處於他的原始形象，然後憑藉喜樂能量的影響時，他內裡便產生甜美情感的靈性情感狀態。換言之，他心裡泛起某種情感，想效法聖茹阿妲-主奎師那在巴佳的摯愛同遊。他逐漸獲得舉世無比的快樂和幸福，形式就是對至尊極樂本體的至尊服務，稱為樂不可支的嬉戲(vilasa)。對微靈來說，最大得益莫過於此。

這個詩節描述目標真理，即純粹愛意的階段。純粹愛意的第一個階段是靈性情感。

prabhuh kah ko jivah katham idam acit-visvam iti va
vicaryaitan arthan hari-bhajana-krc chastra-caturah
abhedasam dharman sakalam aparadham pariharan
harer namanandam pibati hari-daso hari janaih

《十原則》(10b)

奎師那是誰？我是誰，微靈嗎？這個短暫的物質(acit)世界和永恆的靈性(cit)世界是什麼？他專一地獻身於對主哈瑞的靈性專注，又在純粹奉獻者的指導下，有智慧地分析奉獻者的經典，摒棄了對宗教和反宗教的所有冒犯和依附，可以思索和應付所有問題，主哈瑞的那個僕人和主哈瑞的其他奉獻者(sri-hari-nama)一起，喝主哈瑞聖名的崇高飲料。

這本《十原則》是絕倫之美的編集，書中扼要地表達了施瑞曼.瑪哈帕佈的所有訓示。」

威佳亞：「我想簡略地聽聽《十原則》的崇高地位。」

巴巴君：「那就聽著吧。」

samsevya dasa-mulam vai hitva 'vidyam ayam janah
bhava-pustim tatha tustim labhate sadhu-sangatah
《Dasa-mula-mahatmya》

微靈研習和謹慎地遵循這本《十原則》時，便把愚昧形式的物質疾病丟得遠遠。此後，透過聖人聯誼，他便得到靈性情感的滋潤，稱心滿意。

威佳亞：「帕佈，願我們所有人都把這條無與倫比的《十原則》項鍊，戴在脖子上。我們每天都會誦讀這本《十原則》，必恭必敬地頂拜施瑞曼.瑪哈帕佈。現在懇請你詳細解釋靈性情感這個題目。」

巴巴君：「靈性情感特有的特徵是處於純粹至善。它可以比作純愛之陽的一線微光。」

靈性情感的固有特性是處於純粹至善。靈性情感又名為 rati，有時又稱為純粹愛意的嫩芽。追求神聖知識(samvitvrtti)的傾向，是最具啟發性的內在能量的其中一方面，也是純粹至善的境界，與假象無關。當這神聖知識與純粹喜樂的傾向混合時，那混合體必不可少的那一面，便稱為靈性情感。

傾向於意識知覺，便獲得物體的知識，傾向於純粹喜樂，則品嚐那個物體。奎師那是至尊實體，只能透過形象能量最具啟發性的傾向，認識祂的原形，而不是透過邊際微靈的思考力。形象能量憑藉奎師那或祂奉獻者的恩慈，自我展現在微靈內心時，然後形象能量的認知力(samvit-vrtti)便開始在心內運作。那個情況發生時，靈性領域(cid-jagat)的知識便昭然若揭。靈性世界由純粹至善組成，物質世界則由善良、情欲和愚昧這三種物質形態組成。喜樂與靈性世界知識的重要組合，令人能夠品嚐那個靈性領域的甜美，當那品味圓滿時，便稱為純粹愛意。

如果把純粹愛意比喻為太陽，靈性情感便可以比喻為一線陽光(kirana)。靈性情感的固有本質是，它是純粹愛意之陽的一線光，它與眾不同的特性(visesata)是淨化微靈的心，從而令心靈軟化或融化(masrna)。ruci(品味)一字表示三個渴望。這是(1) 渴望得以服務茹阿妲和奎師那(prapty-abhilasa)，(2) 渴望做一些有利於取悅奎師那的事(anukulya-abhilasa)，以及(3) 渴望懷著愛和情感服務奎師那(sauharda-abhilasa)。

靈性情感可以說是純粹愛意的第一次乍現。masrna 一字表示『心的軟化和融化』。密宗(tantra)描述靈性情感是純粹愛意的初階，它出現時，毛髮直豎和其他狂喜極樂的轉變(sattvika-vikara)會略為展現。不過，靈性情感的狀態自我確立於永恆完美的奉獻者，即是說純粹至善永存在他們之內，因此靈性情感無疑會展現在他們之內。

在受條件限制的微靈身上，這個靈性情感的境界首先展現在智力(mano-vrtti)方面，然後與它們成為一體。因此，雖然靈性情感是自我展現的(svayam-prakasa)，但它之前看似是不存在，而是其他事情(prakasya)導致它的展現。靈性情感本然的功能是顯露奎師那內在固有的身分，以及祂甜美的逍遙時光。靈性情感展現在智力方面，但它看似是透過其他知識能力展現的。實際上，靈性情感的性質是自我品嚐的(svayam-asvadana-svarupa)；換句話說，它本身是奉獻者品嚐和享受的對象，但與此同時，它又成為受條件限制微靈品嚐奎師那和祂逍遙時光的原因。」

巴佳納：「靈性情感有幾種？」

巴巴君：「靈性情感有兩種，源於兩個不同的原因。第一種是熱切的靈修引致的靈性情感；第二種是奎師那的恩慈，或奎師那奉獻者的恩慈所產生的靈性情感。最常見的是，源於靈性修習所致的靈性情感(sadhana-abhinivesa-ja-bhava)；源於特別恩慈的靈性情感(prasada-ja-bhava)則絕無僅有。」

巴佳納：「源於修習的靈性情感是什麼？」

巴巴君：「源於修習的靈性情感有兩種，其中一種在規範之途，另一種則在自發奉愛之途。在靈性情感之前，品味首先出現，繼而是對奎師那的依附，最後就是靈性情感。我認為靈性情感(bhava)和靈性情感(rati)是一樣的，因為這是《宇宙古史》和戲劇藝術表演方面的經典(natya-sastras)的見解。

至於源於規範修習的靈性情感，先有信心，然後產生堅定不移(nistha)，再發展成為品味。不過，在源於自發奉愛修習的靈性情感這個情況，卻馬上產生品味。」

巴佳納：「源於奎師那或祂奉獻者恩慈的靈性情感是什麼？」

巴巴君：「源於奎師那或祂奉獻者恩慈的靈性情感，是沒有履行任何一種修習而自發出現的靈性情感。」

巴佳納：「請進一步解釋這點。」

巴巴君：「奎師那的恩慈是以三種形式賜予的：(1) 透過言語(vacika)，(2) 透過賜予景象(aloka-dana)，以及(3) 透過展現在內心的恩典。假設奎師那向某個婆羅門施恩，對他說：「兩次誕生者之傑啊，願你內裡出現至尊吉祥、喜樂和從不間斷的奉愛。」僅是透過這樣的話，心內便出現言語方面的恩慈。

住在森林裡的聖人以前不曾見過奎師那，但當他們覲見到祂之後，心內便泛起靈性情感。奎師那之恩的力量可見一斑。這是奎師那恩賜別人覲見祂(aloka-dana)而產生靈性情感的例子。

恩慈導致內心所泛起的靈性情感，稱為心裡的靈性情感，這在蘇卡戴瓦.哥斯瓦米和其他奉獻者的生平都看得到。當主奎師那作為主采坦亞.瑪哈帕佈降臨時，這三種源於祂恩慈的靈性情感例子多不勝數。看到施瑞曼.瑪哈帕佈而滿懷靈性情感的人，不計其數。佳該(Jagai)和瑪代(Madhai)的例子，代表了那些因為主的說話而獲得靈性情感的人，基瓦.哥斯瓦米則憑藉主高認格的恩慈，在心裡獲得靈性情感。」

巴佳納：「源於奉獻者恩慈的靈性情感是什麼？」

巴巴君：「憑藉拿茹阿達.牟尼的恩慈，杜茹瓦和帕爾拉達獲得至尊主的靈性情感，憑藉聖茹帕、薩拿坦和奎師那其他同遊(parsada)的恩慈，無數人心內泛起滿載靈性情感的奉愛。」

威佳亞：「靈性情感顯現的徵兆是什麼？」

巴巴君：「靈性情感出現時，修習者身上開始展現以下特點：

- 一、 容忍(ksanti)，
- 二、 關心不應該浪費時間(avyarthakalatva)，
- 三、 不依附(virakti)，
- 四、 不驕不縱(manasunyata)，
- 五、 受希望牽制(asa-bandha)，
- 六、 深摯渴望(utkantha)，
- 七、 具有恆常唸誦主哈瑞聖名的品味(namaganesadaruci)，
- 八、 渴望聆聽主哈瑞的超然品質，深受吸引(asaktistadgunakhyane)，以及
- 九、 喜愛奎師那的逍遙時光之地(tadvasatisthalepriti)。」

威佳亞：「容忍是什麼？」

巴巴君：「容忍意指即使有原因導致憤怒或心緒不寧時，也保持心境平和。容忍也可以稱為 ksama。」

威佳亞：「什麼是關心不應該浪費時間？」

巴巴君：「關心不應該浪費時間，表示一刻都不要虛度，因此持續不停地投入於主哈瑞的靈性專注。」

威佳亞：「請解釋不依附的含意。」

巴巴君：「不依附是對感官滿足毫無興趣。」

威佳亞：「那些採納了棄絕階級(vesa，棄絕僧或巴巴君這兩種棄絕階級)的人，可以確定他們是不依附的嗎？」

巴巴君：「棄絕階級是社會禮儀的問題。內心出現靈性情感時，對靈性世界的品味便變得十分強烈，對物質世界的品味則逐漸減少。最後，當靈性情感表露無遺時，對俗世實際上已變得毫無品味(sunya-praya)。這稱為不依附。疏離的奉獻者是臻達了不依附的境界，然後採納奉獻者棄絕階級，減少他所需的人。不過，經典禁止在靈性情感出現之前採納棄絕階級；那根本不是真正的棄絕階級。施瑞曼.瑪哈帕佈處罰曹塔.哈瑞達薩(Chota Haridasa)時，教導全世界這一課。」

威佳亞：「什麼是不驕不縱？」

巴巴君：「認同財富、力量、美麗、崇高地位、高尚階級、好家庭、家族等等，便產生驕傲(abhimana)。不驕不縱是指縱使具有這樣的物質資格，都不驕傲。《蓮花宇宙古史》舉了一個不驕不縱的極佳例子。有一位聰明的皇帝統治其他所有傑出的

國王。不過，當奎師那奉愛透過好運出現在心內時，他便放棄了他作為皇帝的富裕和驕傲，在他敵人的城市行乞維生。他尊敬所有人，不論他們是婆羅門或是敵人。」

威佳亞：「被希望束縛是什麼？」

巴巴君：「被希望束縛意謂堅信『奎師那肯定會向我施恩』，全心全意投入於靈性專注。」

威佳亞：「深摯渴望是什麼？」

巴巴君：「深摯渴望是極度強烈渴望達成心願。」

威佳亞：「唸誦聖名的品味是什麼？」

巴巴君：「唸誦聖名的品味是指不斷投入於哈瑞聖名，堅信(visvasa)對聖名的靈性專注是所有多種靈性專注之中最高的。唸誦聖名的品味是臻達至尊吉祥的關鍵。改天我會解釋主哈瑞聖名的真理。」

威佳亞：「什麼是依附於奎師那超然品質的描述？」

巴巴君：「《Sri Krsna-karnamrta》有云：

madhuryad api madhuram manmathata tasya kim api kaisoram

capalyad api capalam, ceto bata harati hanta kim kurmah

身為超然丘比特(manmatha)，主奎師那比最甜美的更甜美，祂的青春比最不羈的東西更不羈。那個超然丘比特難以描述的品質正偷走我的心意！現在我要怎麼辦？」

不論聽到多少主奎師那的品質都決不滿足。對聆聽的依附繼續有增無減，想聽得越來越多，永不止息。

威佳亞：「什麼是對奎師那逍遙時光之地之愛？」

巴巴君：「奉獻者履行聖納瓦島聖地朝聖時，他這樣問：『聖地居民啊，我們最愛生命之主的出生地在哪裡？瑪哈帕佈的靈唱隊伍會從哪個方向經過？請告訴我，我們的主人以前在哪個地方與牧牛童(gopas)上演祂的上午逍遙。』聖地居民回答：『我們站立的這個地方是聖瑪亞普爾。你看見在我們正前方的，茶爾茜灌木環抱的崇高地點，就是施瑞曼.瑪哈帕佈最珍貴顯現的發生地點。看看恆河城(Ganga-nagara)、斯穆里亞、嘎迪嘎查、瑪吉達和其他地方的村莊。施瑞曼.瑪哈帕佈的第一個齊頌聖名隊伍，正是經過這些村莊。』從高達居民口中，聽到這種滿載純粹愛意的甜美言談，他毛骨悚然，身體顫抖，他心花怒放，激動不已，淚眼滂沱。」

他這樣在瑪哈帕佈的所有逍遙時光之地履行朝聖。這稱為喜愛主上演祂逍遙時光的地點。」

巴佳納：「我們在一些人身上看到這種情感，我們應該明白，他們每個人都泛起了對奎師那的靈性情感嗎？」

巴巴君：「不。靈性情感是對奎師那自發出現的情感。也許會察看到對其他對象具有類似的情感，但不能稱之為靈性情感。」

巴佳納：「請你舉一、兩個例子，闡明這個主題好嗎？」

巴巴君：「假設一個人渴望解脫，但他覺得非人格梵枯燥困難的崇拜相當麻煩。然後他從某處聽說，僅是誦讀至尊主的聖名，便能非常輕易地臻達解脫。例如，阿傑米拉誦讀拿茹阿央那的聖名，便輕易獲得解脫。那個人聽到此事時，大喜過外。當他銘記聖名賜予解脫的能力時，他因狂喜極樂十分激動，想著他會輕易領受到解脫。他唸誦主哈瑞聖名，哭個不停，倒地不醒人事。在這種情況下，渴求解脫的修習者誦讀的名字不是純粹聖名，他展示的情感也不是對奎師那的純粹靈性情感，因為他的自發情感不是貫注於奎師那。他的主要目標是獲得解脫，而不是對奎師那的純粹愛意。他誦讀的名字稱為聖名之影，他的情感展現則稱為靈性情感之影。」

另一個例子是，一個人為了物質享樂而崇拜杜爾伽。他祈禱：『請賜福我！請賜我財富！』然後，想著當杜爾伽女神滿意時，便會使他如願，他歡呼：『杜爾伽啊！』在她面前倒地打滾，喜極而泣。當這個人哭泣和倒地時，他的情感不是純粹的靈性情感。有時它被描述為靈性情感之影，有時則是虛假或不純的情感。除非純粹無瑕地崇拜奎師那，否則不會泛起靈性情感。如果情感是源於渴望物質享樂或解脫，那怕它與奎師那有關，都稱為不純的情感或靈性情感之影。」

Kubhava(不純的情感)一字，是指被假象宗哲學污染的人，心中可能會出現的任何一種情感。這樣的人即使不醒人事共七個時段(praharas)，一直躺著，這種展示也無法稱為靈性情感。哎呀！即使擺脫了各式各樣渴望的最崇高解脫靈魂，都不斷尋求對至尊主的靈性情感。它是至尊祕密，就算是圓滿地完成了靈性專注修習，絕對誠懇的奉獻者，奎師那都不會輕易賜給他們。那麼它怎會出現在那些沒有純粹奉愛，被物質享樂和解脫等等渴望污染的人心裡？」

巴佳納：「帕佈，當那些渴求物質享樂和解脫的人，履行齊頌主哈瑞的聖名時，他們都展現你所描述的靈性情感身體徵兆，這屢見不鮮。怎樣理解這點？」

巴巴君：「在這樣的人身上看見靈性情感的外在徵兆時，只有笨蛋才大表驚訝；那些理解靈性情感真理的人，恰當地稱這類情感為『靈性情感的表象(raty-abhasa，靈性情感之影)』，他們避而遠之。」

威佳亞：「靈性情感之影有幾種？」

巴巴君：「靈性情感之影有兩種：反映的靈性情感之影(pratibimha raty-abhasa)和影子的靈性情感之影(chaya raty-abhasa)。」

威佳亞：「什麼是反映的靈性情感之影？」

巴巴君：「渴求解脫的人認為只能夠透過梵覺獲得解脫，但梵覺的靈性戒律既困難又麻煩。他們其中一些人終於明白到，僅是履行哈瑞聖名也可以獲得解脫，這樣也可以輕易獲得梵的知識，毫不費力。他們這樣想時便感到喜樂，期望不需歷盡千辛萬苦也能獲得解脫。那麼，他們的身體便出現流淚、毛骨悚然等等這種身體轉變的表象。這種轉變稱為反映之影。」

巴佳納：「為什麼稱之為反映？」

巴巴君：「如果那些渴求解脫或物質感官享樂的人，有幸與進步奉獻者聯誼，他們也會開始採納唸誦哈瑞聖名等等程序。那時候，純粹奉獻者心天之上的靈性情感月亮的一些反映，也會顯現在那些渴求解脫的人心裡。這個反映稱為反映。純粹靈性情感決不顯現在那些渴求物質感官享樂或解脫的人心裡，但當他們看見純粹奉獻者的靈性情感時，便會出現靈性情感之影。靈性情感之影稱為反映之影，一般都不會產生任何長久的好處。它僅是賜予物質享樂和解脫，然後便消失。也可以把這種靈性情感之影，理解為對聖名的其中一種冒犯。」

巴佳納：「請解釋影子的靈性情感之影。」

巴巴君：「不熟悉自我知識的初階奉獻者，與哈瑞鍾愛的活動、時間、地點和奉獻者聯誼時，也許會出現靈性情感之影。與靈性情感本身相比，這個影子的性質既無意義又不穩定，但它產生了好奇心(對純粹奉獻者所體驗的靈性情感)，也摧毀悲痛。這稱為影子的靈性情感之影。這些奉獻者的奉愛也許達到某個純粹度，但並不穩固，因此它導致靈性情感之影。無論如何，這種影子的靈性情感之影，只透過眾多虔誠活動的影響而出現。憑藉偉大奉獻者的聯誼，影子的靈性情感之影變得純粹，其後導致純粹的靈性情感。不過，如果冒犯了純粹偉大奉獻者，不論這個靈性情感之影發展得多好，都會像農曆的兩周暗月一樣逐漸黯淡無光，這點應該銘記在心。如果冒犯了奎師那的奉獻者，不要說是靈性情感之影，甚至是純粹的靈性情感都會逐漸消失。」

如果一再與那些渴求解脫的人聯誼，靈性情感便會變成靈性情感之影，也可能會自視為至尊控制者，成為驕傲的犧牲品。因此偶然會看見，新奉獻者跳舞時會產生解脫的渴望。這些新奉獻者沒有小心思索和考慮他們的情況，於是他們與那些渴求解脫的人聯誼，終於不勝其擾。因此新奉獻者應該謹慎地避免與那些渴求解脫的人聯誼。

偶爾看到某人突然無端出現靈性情感的狀態。這點的解釋是，他前生致力於實踐靈修，但由於各種各樣的妨礙或障礙，那些修習直到現時才有成果。但當消除了這些障礙時，他心裡便突然泛起純粹的靈性情感。由於奎師那的無緣恩慈，有時也會突然出現這樣超卓的靈性情感狀態。這種靈性情感稱為奎師那恩賜的靈性情感 (sri-krsna-prasada-ja-bhava)。

縱使也許看到他的行為有點輕微過失，都不應該批評展現了真正靈性情感的人，因為靈性情感一出現的話，修習者的所有努力便完全成功。在這種情況下，他的行為不可能有罪，但如果有時看到有任何罪惡行為，便應該以兩種方式之一來理解。偉人奉獻者因情況使然，也許進行了一些罪惡活動，但他不可能永久停留在那種狀態。又或者，縱使他前生的一些罪惡表象很快便會被摧毀，但還沒完全毀滅，甚至在他出現了靈性情感之後仍然存在。應該這樣想，不要注意在奉獻者身上可能看到的普通過失，因為這樣做是聖名冒犯。《尼星哈宇宙古史》禁止我們把注意力貫注於這樣的過失。

bhagavati ca harav ananya-ceta
bhrsa-malino'pi virajate manusyah
na hi sasa-kalusa-cchaviv kadacit
timira-paro bhavatma upaiti candrah

就像即使月亮被黑點遮蓋，但決不被黑暗遮蓋，專心致意地獻身於主哈瑞的人，同樣也一直充滿榮耀，縱使從外表看來，他可能既邪惡又墮落。

不應該從這個訓示斷定，奉獻者一再從事罪惡活動。奉獻者一旦發展了對奉愛的堅定不移便無意再犯罪。不過，只要物質身體仍然存在，罪惡活動便會有機會無意中發生。如果奉獻者專心致意地全情奉獻，他靈性專注的影響便立即把各種罪孽燒成灰燼，就像烈火輕易燒毀一小團棉花，他也謹慎地不再成為任何罪惡活動的犧牲品。

各種罪惡活動在穩定持續的專一奉愛(ananya-bhakti)階段都消散，於是可以清楚理解到，那些一再從事罪惡活動的人，還沒有發展出這類奉愛。修習奉愛瑜伽時，明知故犯地再三從事罪惡活動，這是聖名冒犯，將會完全根除奉愛，棄置一旁。因此奉獻者應該讓自己遠離這些冒犯。

靈性情感的性質變化不定(asanti)、溫暖、有力而喜樂，因為它永恆滿載有增無減的靈性渴望(abhilasa)。雖然它以狂喜愛意之兆(sancari-bhava)的形式產生暖意，卻比數百萬輪明月更清涼，美味如甘露。」

聽到靈性情感真理的這個解釋時，巴佳納和威佳亞·庫瑪爾萬分驚訝，靜坐片刻，沉醉於思考靈性情感。一段時間之後，他們說：「帕佈，你甘露盈盈的訓示之強大暴雨，在我們乾枯的心產生了一道純粹愛意洪流。現在我們該怎麼辦？我們應該何去

何從？我們無法明白任何道理。我們並不虛懷若谷，因此我們極難獲得靈性情感。由於我們的婆羅門出生，因此我們驕傲自大，唯一能夠拯救我們的，就是你大量的愛和恩慈。如果你賜我們一點一滴的純粹愛意，我們肯定會達到我們的目標。我們唯一的希望，是一直都能夠與你建立靈性關係。我們極可憐，卑微和困苦，你既是奎師那鍾愛的同遊，又極仁慈。請對我們大發慈悲，指導我們關於我們職責的事吧。」

威佳亞.庫瑪爾趁機說：「帕佈，這一刻我心生渴望，放棄居士生活，得到容身之處，作為你蓮花足的僕人。巴佳納只是個孩子，他母親想他成為居士，但他不想這樣做。在這方面他應該怎樣做，請傳授你的訓示吧。」

巴巴君：「你倆都領受到奎師那的恩慈。你應該把你的家庭轉變成奎師那的家庭，藉此服務奎師那。每個人都應該按照采坦亞.瑪哈帕佈給世人的訓示而行。祂教導，在這個世界時，有兩種方式可以崇拜至尊主：人生於世，可以作為居士或處於棄絕階級。他應該繼續當居士，投入服務奎師那，直到有資格採納棄絕階級為止。」

在采坦亞.瑪哈帕佈展現的逍遙時光最初的二十四年，祂展示了居士奉獻者的典範，在祂最後的二十四年期間，祂為棄絕奉獻者立下了典範。瑪哈帕佈作為居士的榜樣，確立了家庭生活的目標。依我看來，你也應該做相同的事。你不應該認為居士生活無法臻達奎師那純粹愛意的目標。瑪哈帕佈大部分得天獨厚的奉獻者都是居士，甚至在棄絕生命階級的奉獻者，都祈求那些居士奉獻者蓮花足的塵土。」

夜已深。威佳亞.庫瑪爾和巴佳納徹夜在施瑞瓦薩宅，與其他奉獻者一起唸誦主哈瑞的榮耀。在第二天的黎明時份，他們完成潔淨儀式，在恆河沐浴，然後便在他們師尊和奉獻者足下五體投地的頂拜。然後他們再履行齊頌聖名，享用偉大祭餘，在中午前回家。威佳亞.庫瑪爾召喚他的妹妹，說：「現在巴佳納會結婚，所以你應該著手準備必需的安排。我要去莫達端姆(Modadruma)幾天。當你選定婚禮日期時，你可以捎信給我。我便會與其他家庭成員一起來，令吉祥的婚禮更盛大。明天我會派我的弟弟哈瑞納(Harinatha)來這裡。他會留在這裡安排一切。」

巴佳納的母親和祖母覺得她們已經全球在握。她們大喜過外，向威佳亞.庫瑪爾告別之前，她們送他新衣服和其他禮物。

由此結束《微靈天職》的第二十二章，名為《基礎真理：開始目標真理》

第二十三章

基礎真理：聖名真理

比爾瓦池(Bilva-puskarini)是個迷人的村莊，巴嘎瓦緹.巴戈茹阿提(Bhagavati Bhagirathi)在那個地區流向北方和西方。在村莊一角有一個美麗的湖，四周有比爾樹環抱。湖畔是比爾瓦-帕薩大神明(Bilva-paksa Mahadeva)的廟宇，巴瓦塔茹阿拿壯麗地座落於這座廟的不遠處。斯穆里亞村位於比爾瓦池和婆羅門池之間，這三個村莊都在納瓦島的市鎮內。一條寬闊的道路穿過比爾瓦池的中心，巴佳納的家就在這條路以北。

威佳亞.庫瑪爾向他妹妹告別後，走了一段路，但在路上，他開始想，在他回家之前，從巴巴君那裡學習聖名真理最好不過。有鑑於此，他便返回比爾瓦池，對他妹妹說：「我會在這兒多留一、兩天，然後便會回家。」

巴佳納看見他舅父威佳亞.庫瑪爾折返，非常高興。他們一起坐在祭迪廣場(Candi-mandapa)，開始討論《十原則》的訓示。此時，太陽神正準備在西方的地平線落下，百鳥也迅速歸巢。就在那個時候，兩個來自聖茹阿瑪努佳師徒傳系的奉獻者聖人到達。他們把他們的坐墊(asana)放在巴佳納家前面的木菠蘿樹下，從各處收集了一些柴枝，生了火。他們前額漂亮地劃上了施瑞師徒傳系的聖印，他們的臉龐流露莊嚴的祥和。

巴佳納的母親非常好客。知道他們一定感到飢餓，她搜集了各種各樣的食材，放在聖人前面，請求他們煮來吃。他們心滿意足，開始準備他們的燒餅(rotis)。巴佳納和威佳亞.庫瑪爾看見這些偉大奉獻者祥和的臉容時，過來跟他們坐在一起。看到巴佳納和威佳亞.庫瑪爾脖子上的茶爾茜珠子，以及他們身上的十二個聖印標誌時，兩個偉大奉獻者興高采烈。把他們的毯子再攤開一點，必恭必敬地讓他們坐下。

為了與他們熟絡一點，巴佳納問：「瑪哈茹阿傑，你們從哪裡來？」

其中一個巴巴君回答：「我們來自阿郁達亞(Ayodhya)。多天以來，我們都想覲見聖納瓦島聖地，即主采坦亞.瑪哈帕佈的逍遙時光之地。我們非常幸運，透過至尊主的恩慈，今天我們抵達了聖納瓦島聖地。我們想在這兒待幾天，覲見施瑞曼.瑪哈帕佈的逍遙時光之地。」

「你們肯定抵達了聖納瓦島，」巴佳納說：「你們今天應該在這裡休息，覲見施瑞曼.瑪哈帕佈的出生地和施瑞瓦薩宅。」這兩位偉大奉獻者聽到巴佳納的話時，他們非常喜悅，背誦《梵歌》(15.6)的一個詩節。

yad gatva na nivartante tad dhama paramam mama
前往我的居所，便不必重返這個世界。

「今天我們的生命蒙福了。覲見到七大城(Puris)之中的主要聖地—聖瑪亞之地(Sri Mayatirtha)，我們蒙福了。」

此後，兩個偉大奉獻者都深思五個主題(artha-pancaka)，提出了聖茹阿瑪努佳對這五個主題的意見：個體自我的固有本質、個體自我與其他生物體的固有本質、達到生命至高目標的方法，即奉愛、生命的至高目標和靈性生命的障礙。聽到這些題目，威佳亞.庫瑪爾便解釋三個真理的格言，即是說，他談及至尊控制者、微靈、物質自然和祂們互相的關係。一段時間之後，他說：「你們師徒傳系對聖名真理的結論是什麼？」不過，巴佳納和威佳亞.庫瑪爾對那兩個偉大奉獻者給予的答覆，印象一般，不太欣賞。

此後，巴佳納對威佳亞.庫瑪爾說：「瑪瑪君，深思熟慮之後，我斷定了，只有接受奎師那聖名，微靈才可以找到他的福祉；別無他法。我們的生命之主—主采坦亞.瑪哈帕佈，降臨到這個瑪亞之地，在世界上教導純粹的奎師那聖名。聖師尊上次指導我們時，他說聖名是所有奉愛支部之中最重要的，我們必須另外努力嘗試理解聖名真理。因此讓我們今天就去，努力確鑿地理解聖名真理吧。」然後，照顧了那些客人的需要之後，他們便出發。

黃昏了，天也漸漸黑了。在施瑞瓦薩宅，至尊聖主的黃昏燈儀開始了，奉獻者坐在巴庫拉樹的平台上。年老的茹阿古納.達薩.巴巴君也坐在他們中央，拿著他的茶爾茜唸珠唸誦聖名，一直數著(sankhya-purvaka)。巴佳納和威佳亞.庫瑪爾在他足下五體投地的頂拜，偉大靈魂巴巴君擁抱他們，說：「你們從靈性專注所得的喜樂增加了嗎？」

威佳亞.庫瑪爾雙手合十，說：「帕佈，憑藉你的恩慈，我們在各方面都很好。現在，懇請你今天晚上向我們施恩，教導我們聖名真理。」

巴巴君.瑪哈茹阿傑歡天喜地的回答：「至尊聖主有兩種聖名：祂的主要聖名(mukhya-nama)和祂的次要聖名(gauna-nama)。創造者(Srsti-karta)、宇宙保護者(Jagat-pata)、宇宙控制者(Visva-niyanta)、宇宙維繫者(Visva-palaka)和超靈等等名字，都與物質形態庇蔭內的創造有關。這些稱為次要的(gauna)，因為祂們與物質自然形態(gunas)有關。這樣的次要聖名有很多，包括梵等等名字。雖然祂們的成果極大，但不容易產生超然結果(cit-phala)。

長存在靈性和物質世界兩者的聖名，都是靈性和主要的。例如拿茹阿央那、瓦蘇兌瓦、贊拿爾丹、哈瑞悉凱薩(Hrsikesa)、哈瑞、阿促達、哥文達、勾袍和茹阿瑪等等聖名，全都是主要的。這些聖名存於至尊主的居所，與祂的形象一體。在物質世界，這些聖名受到非比尋常的幸運兒的奉愛吸引，只在他們的舌頭上跳舞。至尊主的聖名與物質世界毫無關係，至尊主形象的所有能量都存於聖名之中。因此，聖名也擁有這一切能量。祂們降臨在物質世界，忙於毀滅假象。在這個物質世界，除了哈瑞聖名之外，微靈沒有朋友。《巴漢-拿茹阿迪亞宇宙古史》說，哈瑞聖名是唯一方法。

harer namaiva namaiva namaiva mama jivanam
kalau nasty eva nasty eva nasty eva gatih anyatha

《巴漢拿茹阿迪亞宇宙古史》(38.126)

在薩提亞年代，追求完美的主要程序是冥想，在特瑞塔年代是犧牲祭祀，在杜瓦帕爾年代則是神像崇拜。但在卡利年代，哈瑞聖名是我唯一的生命，哈瑞聖名是我唯一的生命，哈瑞聖名是我唯一的生命。在卡利年代，除了主哈瑞聖名之外，別無他法，別無他法，別無他法。

哈瑞聖名有無限偉大而驚人的能量，能夠在傾刻毀滅各種罪孽。

avesenapi yan-namni kirttite sarva-patakaih
puman vimucyate sadyah simha-trastair mrgair iva

《伽茹達宇宙古史》(232.12)

專注地履行主拿茹阿央那靈唱的人，馬上擺脫所有罪孽。它們就像聽到獅吼的受驚小鹿一樣飛奔，離他而去。

托庇於主哈瑞的聖名時，所有痛苦和各種疾病統統消失。

adhayo vyadhayo yasya smaranan nama-kirttanat
tadaiva vilayam yanti tam anantam namamy aham

我頂拜稱為主阿南塔(Anantadeva)的至尊主。憶念祂和唸誦祂的名字，立即徹底驅除各種疾病和痛苦。

履行哈瑞聖名的人，淨化他的家庭、他的社會和全世界。

mahapataka-yukto'pi kirttayann anisam harim
suddhantah karano bhutva jayate pankti-pavanah

《布茹阿曼達宇宙古史》

即使是罪大惡極的人，如果不斷唸誦哈瑞聖名，心靈也變得純粹，獲得兩次出生的地位，也淨化全世界。

致力於主哈瑞聖名的人，從所有不快樂、所有騷擾、各種疾病之中獲釋。

sarva-rogo pasamam sarvopadrava-nasanam
santi-dam sarva-ristanam harer namanukirttanam

《巴哈維施努宇宙古史》

履行主哈瑞聖名的靈唱唸誦時，各種疾病都消失，各種不安都平息了，各種障礙都毀滅了，獲得至尊平安。

卡利可恥的品質無法影響唸誦主哈瑞聖名的人。

hare kesava govinda vasudeva jaganmaya
itirayanti ye nityam na hi tan badhate kalih

《巴漢拿茹阿迪亞宇宙古史》

對那些持恆地履行靈唱唸誦，唸誦著：「哈瑞啊！哥文達啊！凱薩瓦啊！瓦蘇兌瓦
啊！佳幹瑪亞啊！」卡利無法導致任何障礙，那怕是一刻。

聽到主哈瑞聖名的人，從地獄獲得解脫。

yatha yatha harer nama kirttayanti sma narakah
tatha tatha harau bhaktim udvahanto divam yayuh

《Nrsimha-tapani》

唸誦哈瑞聖名，甚至連地獄居民也會獲得哈瑞奉愛，進入神聖居所。

唸誦哈瑞聖名會摧毀過往虔誠或不虔誠活動，那些現正成形結果的後果(prarabdha)。

yan namadheyam mriyamana aturah
patan skhalan va vivaso grnan puman
vimukta-karmargala uttamam gatim
prapnoti yaksyanti na tam kalau janah

《聖典博伽瓦譚》(12.3.44)

如果一個人在死亡之際，在痛不欲生的情況下，在倒下或滑倒時，僅是無助地唸誦
至尊聖主的一個名字，他的所有業報束縛都會摧毀，他會臻達最高目標。但是哎呀！
由於卡利年代的影響，人們不崇拜祂。

唸誦哈瑞聖名，比研習《韋陀經》更光榮和有益。

ma rco ma yajus tata ma sama patha kincana
govindeti harer nama geyam gayasva nityasah

《斯刊達宇宙古史》

不需研習和教授《梨俱》、《薩瑪》和《夜柔韋陀》等等。僅是持恆地履行齊頌主
哈瑞的聖名—哥文達。

履行哈瑞聖名比拜訪所有聖地更好。

tirtha-koti-sahasrani tirtha-koti-satani ca
tani sarvany avapnoti visnor namani kirttanat

《斯刊達宇宙古史》

唸誦主維施努的聖名，賜予前往數百萬聖地的所有成果。

甚至連哈瑞聖名的一絲微光，都比各種虔誠的果報活動賜予無限多成果。

go-koti-danam grahane khagasya
prayaga-gangodaka kalpa-vasah
yajnayutam meru-suvarna-danam
govinda-kirter na samam satamsaih

可以在日蝕那天佈施牛；可以在恆河畔的帕爾亞嘎住上一劫；或可以履行數以千計的祭祀，佈施好像蘇美茹山那麼高的大量金子。不過，這一切甚至都無法媲美百分之一的主哥文達靈唱唸誦。

哈瑞聖名能夠產生各種益處。

etat sad-varga-haranam ripu-nigrahanam param
adhyatma-mulam etad dhi visnor namanukirttanam
《斯刊達宇宙古史》

齊頌主維施努的聖名，征服六種感官和六個敵人(始於色欲和憤怒)，也是至尊自我的知識根源。

哈瑞聖名灌注了所有能量。

dana-vrata-tapas-tirtha-ksetradinan ca yah sthitah
saktayo deva mahatam sarva-papaharah subhah
rajasuyasvamedhanan jnana-sadhyatma-vastunah
akrsya harina sarvah sthapita svesu namasu
《斯刊達宇宙古史》

在佈施(dana)、誓言(vrata)、苦行(tapa)、聖地(tirtha-ksetras)、半神人、在各種消除罪孽的正派活動、在所有力量的總和、在登基祭(Rajasuya)和無上祭(Asvamedha)，以及認同自我的知識這個目標內，都有眾多吉祥品質。不過，主哈瑞凝聚了這一切能量，灌注在祂自己的聖名之內。

主哈瑞聖名給全世界帶來喜樂。

sthane hrsikesa tava prakirttya / jagat prahrsyaty anurajyate ca
《博伽梵歌》(11.36)

哈瑞悉凱薩啊，聽到歌頌你名字和名氣的靈唱之後，世界變得雀躍，因此每個人都依附於你。

唸誦主哈瑞聖名的人，在世界上堪受崇拜。

narayana jagannatha vasudeva janardana
itirayanti ye nityam te vai sarvatra vanditah
《巴漢拿茹阿迪亞宇宙古史》

那些恆常履行靈唱唸誦，唸誦『拿茹阿央那啊！佳幹納啊！瓦蘇兌瓦啊！贊拿爾啊！』的人，全世界到處都崇拜他。

對那些走投無路的人來說，主哈瑞聖名是唯一方法。

ananya-gatayo marttya bhogino' pi parantapah
jnana-vairagya-rahita brahmacaryadi-varjitah
sarva-dharmojjhitah visnor nama-matraika-jalpakah
sukhena yam gatim yanti na tam sarve' pi dharmikah
《蓮花宇宙古史》

那些僅是履行主維施努聖名的靈唱唸誦的人，也許是由於沒有其他支援方法而這樣做，他們也許會沉迷感官享樂。他們也許令人不勝其煩，既不貞守，又缺乏其他美德，也不屬於任何宗教。不過，他們所臻達的目的地，集合虔誠人士的所有努力都無法臻達。

在任何情況下，隨時都可以履行哈瑞聖名。

na desa-niyamas tasmin na kala-niyamas tatha
nocchistadau nisedho'sti sri-harer namni lubdhaka
《Visnu-dharmottara 》

強烈渴望主哈瑞聖名的你啊，唸誦主哈瑞的聖名沒有時間和地點的規則。可以在任何情況履行哈瑞聖名的唸誦，不論是淨化了還是不潔的，例如，如果在進食後，嘴巴不潔淨。

如果渴望解脫，哈瑞聖名肯定非常輕易地賜予。

narayanacyutananta-vasudeveti yo narah
satatam kirttayad bhuvi yati mal-layatam sa hi
《瓦茹阿哈宇宙古史》

恆常唸誦著拿茹阿央那、阿南塔、阿促達和瓦蘇兌瓦的聖名而雲遊四海的人，會和我一起前往我的星球。

kim karisyati sankhyena kim yogair nara-nayaka
muktim icchasi rajendra kuru govinda-kirttanam
《伽茹達宇宙古史》

人者之傑啊，研習數論哲學或修習八重瑜伽，可以獲得什麼益處？國王啊，如果你渴望解脫，僅是履行主哥文達的靈唱唸誦吧。

哈瑞聖名使微靈可以臻達無憂星。

sarvatra sarva-kalesu ye'pi kurvanti patakam

nama-sankirttanam krtva yanti visnoh param padam

《南迪宇宙古史(Nandi Purana)》

如果履行齊頌聖名，甚至連總是到處作惡的人都臻達維施努的至尊居所。

唸誦哈瑞聖名是取悅至尊聖主的無上方法。

nama-sankirttanam visnoh ksut-trt-prapiditadisu

karoti satatam vipras tasya prito hy adhoksajah

《巴漢拿茹阿迪亞宇宙古史》

婆羅門啊！即使因飢餓和口渴不勝其擾時，都不斷履行齊頌維施努聖名的那些人，超然(Adhoksaja)的維施努一直都非常滿意他們。

哈瑞聖名有力量控制至尊聖主。

rnam etat pravrdham me hrdayan nasarpati

yad-govindeti cukrosa krsna mam dura-vasinam

《摩訶婆羅多(Mahabharata)》

當我遠離杜茹帕蒂(Draupadi)時，她呼喚我：『哥文達啊』，她痛心欲絕的呼喚使我虧欠她甚多，即使今天我都無法把那筆帳從我心底一筆勾銷。

哈瑞聖名是微靈的至尊生命目標(purusartha)。

idam eva hi mangalyam etad eva dhanarjanam

jivitasya phalan caitad yad damodara-kirttanam

《斯刊達》和《蓮花宇宙古史》

達莫達爾的靈唱唸誦肯定是所有吉祥之原，也是真正財富之源。有生命的唯一好處，是履行這樣的靈唱唸誦。

哈瑞聖名的靈唱唸誦，是各種不同的奉愛靈修之中最好的。

agha-cchit-smaranam visnor bahv-ayasena sadhyate

ostha-spandana-matrena kirttanam tu tato varam

《Vaisnava -cintamani》

聆聽主維施努的事，摧毀所有罪孽，但只是幾經辛苦之後才能如願。不過，維施努的靈唱唸誦更勝一籌，因為僅是在唇上誦讀聖名，便獲得同樣的好處。

yad-abhyarcya harim bhaktya krte kratu-satair api

phalam prapnoty avikalam kalau govinda-kirttanam

在薩提亞年代，履行數以百計祭祀所獲的全部好處，在卡利年代履行主哥文達聖名的靈唱唸誦，便悉數獲得。

krte yad dhyayato visnum tretayam yajato makhaih
dvapare paricaryayam kalau tad dhari-kirttanat

《聖典博伽瓦譚》(12.3.52)

在薩提亞年代冥想至尊主，在特瑞塔年代以盛大祭祀崇拜祂，在杜瓦帕爾年代履行正式的神像崇拜所獲的那些結果，僅是在卡利年代履行主哈瑞聖名的靈唱唸誦，便賜予同一成果。」

威佳亞：「帕佈，我有充分信心，哈瑞聖名是完全靈性的，但為了免除對聖名真理的懷疑，還是必須明白，音節(顯然是物質的)所組成的主哈瑞聖名，怎會是靈性的。你可以澄清這點嗎？」

巴巴君：「《蓮花宇宙古史》解釋了聖名的性質和形象。」

nama cintamanih krsnas caitanya-rasa-vigraha

purnah suddho nitya-mukto 'bhinnatvan nama-naminoh

主奎師那的聖名是性質和形象的如意寶石。這就是說，祂賞賜至尊的生命目標和所有超然好運。因為主哈瑞聖名與擁有聖名的祂沒有分別。由於相同的原因，因此超然聖名正是情感的形象，完全、純粹，又永恆脫離假象的接觸。

在真理方面，聖名和聖名擁有者沒有分別。因此，主奎師那的聖名齊備了所有存於奎師那本人，即聖名擁有者的靈性品質。聖名恆常都是完整的真理，與遲鈍的物質毫無接觸。祂是永恆解脫的，因為祂決不受制於物質形態。主奎師那的聖名是奎師那本人，因此祂是超然情感所有財富的化身。主哈瑞聖名是如意寶石(cintamani)，因此能夠使所有人得償所願。」

威佳亞：「主哈瑞聖名的音節，怎可能超越於虛幻的物質言語領域以外？」

巴巴君：「哈瑞聖名不曾誕生在物質世界。火花一樣的有知覺微靈處於他純粹的靈性形象時，便有資格誦讀哈瑞聖名。不過，他無法以他受制於假象的物質感官，履行純粹的哈瑞聖名。微靈獲得喜樂能量的恩慈時，覺悟他身份和靈性形象的活動便開始，那時候純粹聖名便出現。純粹聖名出現時，祂仁慈地降臨在思考力上，在透過奉愛修習而獲得淨化的舌頭上跳舞。主哈瑞聖名不是文字的形式，但當祂在物質舌頭上跳舞時，卻以文字的形式展現；那是奎師那聖名之祕。」

威佳亞：「在所有主要聖名之中，哪個聖名最甜美？」

巴巴君：「《Sata-nama-stotra》說，

visnor ekaikam namapi sarva-vedadhikam matam
tadrk-nama sahasrena rama-nama-samam smrtam

唸誦一個維施努聖名，比研習所有《韋陀經》賜予更多福祉，一個茹阿瑪聖名等於一千個維施努聖名。

《布茹阿曼達宇宙古史》又有云，

sahasra-namnam punyanam trir avrttya tu yat phalam
ekavrttya tu krsnasya namaikam tat prayacchati

如果誦讀一次主奎師那聖名，便獲得唸誦三次千個維施努純粹聖名的同一成果。

要旨就是一千個維施努聖名，等於一個茹阿瑪聖名及三千個維施努聖名，那就是說，三個茹阿瑪聖名等於一個奎師那聖名。唸誦一次奎師那聖名，便賜予唸誦三次茹阿瑪聖名的同一成果。

主奎師那的聖名肯定是至尊聖名。因此，我們應該遵循我們的生命之主—主高認格遜達爾—的訓示，恆常像祂傳授的那樣接受聖名：哈瑞 奎師那，哈瑞 奎師那，奎師那 奎師那，哈瑞 哈瑞，哈瑞 茹阿瑪，哈瑞 茹阿瑪，茹阿瑪 茹阿瑪，哈瑞 哈瑞。」

威佳亞：「哈瑞聖名的靈修程序是什麼？」

巴巴君：「應該恆常恰當地用茶爾茜唸珠數聖名，藉此履行哈瑞聖名，沒有那條唸珠的話，便用手指來數。恆常都應該遠離冒犯。主哈瑞聖名的成果，即對奎師那的純粹愛意，是透過唸誦純粹聖名獲得的。數算的目的是讓修習者明白，他的主哈瑞聖名修習正在增加還是減少。茶爾茜女神深得哈瑞鍾愛，因此接受哈瑞聖名時觸碰她，意謂哈瑞聖名賜予更多福祉。修習聖名時應該明白，主奎師那聖名與祂永恆的固有形象沒有分別。」

威佳亞：「帕佈，靈修有九種或六十四種不同的支部，但唸誦主哈瑞聖名只是一種形式。如果恆常修習聖名，怎能有的時間履行其他形式的修習？」

巴巴君：「那不難。奉愛的六十四個不同支部，全都包含在奉愛的九重程序內。這九個奉愛支部，不論是崇拜聖神像或獨自靈修(nirjana-sadhana)，都可以在任何地方履行。僅是透過純粹的聆聽、唸誦，並在聖神像面前憶念主奎師那的聖名，便完成了聖名的靈修。在沒有神像的地方，僅是憶念著神像，以聆聽和唸誦聖名等等九重(navadha)奉愛支部的形式，對那個神像履行靈修。有幸對聖名有特別品味的人，恆常履行聖名的靈唱唸誦。因此，他自動遵循所有奉愛支部。聖名的靈唱唸誦，是聆聽、唸誦等等全部九個靈修支部之中最強大的。靈唱唸誦時，其他的支部全都存在，縱使它們也許不明顯。」

威佳亞：「怎可能持續不斷地履行齊頌聖名？」

巴巴君：「持續不斷的聖名唸誦，意指除了睡覺之外，時時刻刻都履行哈瑞聖名的唸誦，坐著，站著，進食或工作時。在聖名靈修方面，沒有時間、地點、情況或潔淨方面的禁令。即是說，在純淨或不純淨的狀態均可。」

威佳亞：「噢，聖名至尊主的恩慈是無限的，但直至你施恩給我們，賜予我們能力持恆地履行聖名，否則我們無望成為奉獻者。」

巴巴君：「我已經解釋了，奉獻者有三種：初階、中階和高階的。主采坦亞.瑪哈帕佈告訴薩提亞王可汗，任何接受奎師那聖名的人，都是奉獻者。持恆地接受奎師那聖名的人是中階奉獻者，看見他便使他人人口中自發出現奎師那聖名的人，就是高階奉獻者。由於你不時滿懷信心地接受奎師那的聖名，因此你臻達了奉獻者之位。」

威佳亞：「其他關於奎師那純粹聖名的事，還有什麼是我們應該知道的，請告訴我們。」

巴巴君：「奎師那純粹的聖名是透過充分信心所產生的專一奉愛，所導致的奎師那聖名。除此之外，會體驗到唸誦的聖名是聖名之影或聖名冒犯。」

威佳亞：「帕佈，我們應該理解哈瑞聖名是目標和目的，還是方法？」

巴巴君：「在奉愛修習期間接受哈瑞聖名，便可以稱那個聖名為靈修。不過，當奉獻者在滿載靈性情感的奉愛，或純愛奉愛期間接受哈瑞聖名，哈瑞聖名的那個展現卻是修習的目標和對象。修習者覺悟到主哈瑞聖名的收縮還是擴展，則會取決於他的奉愛程度。」

威佳亞：「體驗奎師那的聖名和奎師那的形象時，有差別嗎？」

巴巴君：「不，那種體驗本身沒有差別，但應該理解箇中的機密奧秘，奎師那的聖名比奎師那的形象更仁慈。奎師那的形象不原諒對奎師那所作的任何冒犯，但奎師那的聖名則原諒對形象所作的冒犯，以及對祂本人所作的冒犯。當你接受聖名時，應該非常清楚了解對聖名的冒犯，努力避免，因為直至你停止冒犯，否則你都無法唸誦純粹聖名。下次你們來的時候，我們會討論聖名冒犯。」

巴佳納和威佳亞.庫瑪爾學到聖名和聖名性質真理的榮耀時，便拾取聖師尊的足下塵土，慢慢回到比爾瓦池。

由此結束《微靈天職》的第二十三章，名為《基礎真理：聖名真理》

第二十四章

基礎真理：對聖名的冒犯

學到聖名和聖名性質真理的榮耀，巴佳納和威庫亞.庫瑪爾欣喜若狂。他們抵家時，便用他們的茶爾茜唸珠，毫無冒犯地唸誦五萬遍聖名，他們這樣唸誦純粹聖名，以致直接體驗到奎師那的恩慈。當他們終於就寢時，已是深夜。

他們第二天早上起床時，討論前一天晚上的事，他們表達自己的覺悟時，變得興高采烈。他們在恆河沐浴、崇拜奎師那、接受哈瑞聖名、履行靈唱唸誦、研習《十原則》、重溫《聖典博伽瓦譚》、履行對偉大奉獻者的服務和對至尊主祭餘的服務，這樣度日。那天晚上，他們出現在可敬的偉大靈魂.巴巴君，在施瑞瓦薩宅的那間小茅廬。奉上五體投地的頂拜之後，威佳亞.庫瑪爾請教前一天晚上給他們介紹過的，聖名冒犯之真理這個題目。

聽到威佳亞.庫瑪爾熱切渴望知道這項真理，巴巴君.瑪哈茹阿傑十分高興，慈愛地說：「就像聖名是最高的真理，因此聖名冒犯也是各種罪孽和冒犯之中最可怕的。誦讀聖名時，其他種類的罪孽和冒犯全都自然又自動離開，但聖名冒犯卻不是那麼輕易離開。在《蓮花宇宙古史》的天堂之部(48, 49)，有關聖名榮耀的描述記載：

nama-aparadha-yuktanam namany eva haranty agham

avisranta-prayuktani tany evarttha-karani ca

對於那些受聖名的冒犯影響的人，如果修習者孜孜不倦而從不間斷地唸誦，聖名肯定會消除罪孽。聖名自己會解救他們。

看，摧毀聖名冒犯多麼困難。因此唸誦聖名時，必須避免聖名冒犯。如果非常努力停止冒犯聖名，那麼純粹聖名很快便會展現。

一個人也許接受聖名和不斷唸誦，同時又毛髮直豎和淚如泉湧；但他仍然可能因為聖名冒犯，因此誦讀的不是純粹聖名。因此，修習者務必非常特別留意這點；否則，他們將無法唸誦純粹聖名。」

威佳亞：「帕佈，純粹聖名是什麼？」

巴巴君：「純粹聖名是免於十種冒犯的哈瑞聖名。不計較聖名音節的發音是純正還是不純正。

namaikam yasya vaci smarana-patha-gatam srotra-mulam gatam va

suddham vasuddha-varna-vyavahita-rahitam tarayatya eva satyam

tac ced deha-dravina-janata lobha-pasana-madhye

niksiptam syann aphala-janakam sighram evatra vipra

《蓮花宇宙古史》天堂之部(48. 60-61)

婆羅門之傑啊，只要舌頭上出現一個聖名，或進入耳朵，或出現在憶念的思路，那個聖名肯定會釋放他。根據經典規則，聖名音節的發音純正或不純正不太重要。即是說，聖名不會這樣計較。所考慮的是，如果唸誦這個最強大的聖名是為了身體、房子、財富、物質發展、兒子和家庭的利益，或貪圖金子、婦女和威望，那麼唸誦的真正成果便不會迅速來臨。

障礙或冒犯有兩種：普通的和重大的。帶著普通障礙所唸誦的聖名是聖名之影，它在一段時間之後，便賞賜它的好處。帶著重大障礙的聖名是聖名冒犯。除非持恆地唸誦聖名，否則這個冒犯不會遠離。」

威佳亞：「我覺得修習者應該了解聖名冒犯。請大發慈悲，詳細告訴我們吧。」

巴巴君：「《蓮花宇宙古史》對十種聖名冒犯，有非常深入精要的分析：

satam ninda namnah param aparadham vitanute
yatah khyatim yatam katham u sahate tu tad-vigarham

(1) 批評或褻瀆聖人和偉大奉獻者，增加對聖名的可怕冒犯。褻瀆獻身於聖名，以及在這個世界傳揚主奎師那聖名榮耀的偉大靈魂，主奎師那怎能容忍？因此，第一個冒犯，就是褻瀆奉獻者。

sivasya sri-visnor ya iha guna-namadi-sakalam
dhiya bhinnam pasyet sa khalu hari-namahita-karah

(2) 對眾生來說，在這個物質世界，主維施努的聖名、形象、品質、逍遙時光等等都是最吉祥的。如果視祂們為物質現象，有別於主維施努本人，這對唸誦主哈瑞聖名不利。相信施瓦和其他半神人是獨立的，與主維施努不相伯仲，也是聖名冒犯。

另一個冒犯是：

(3) guror avajna：不尊敬知道聖名真理的聖靈性導師，認為他是普通的凡人，有一個五種物質元素造成的軀體。

(4) sruti-sastra-nindanam：褻瀆《韋陀經》、《Satvatas》、《宇宙古史》和其他經典。

(5) artha-vadah：認為經典歌頌主哈瑞的聖名是言過其實。

(6) hari-namni kalpanam：(以世俗方式)演繹主哈瑞聖名，或認為聖名本身是想像物。

namno balad yasya hi papa-buddhir
na vidyate tasya yamair hi suddhiah

(7) 透過人為的瑜伽修習，例如守戒(yama)、精進(niyama)、禪定和專注(dharana)，肯定無法淨化那個借助聖名從事罪惡活動的人。

dharmavrata-tyagahutadi-sarvasubha-kriya-samyam api pramadah

(8) 認為宗教、誓言(vrata)、棄絕(tyaga)和祭神(homa)等等儀式和虔誠的物質活動是一樣的，甚至可與至尊主的超然聖名相比，這種想法是冒犯。

asraddadhane vimukhe'py asrnavatiyas copadesah siva-nama-aparadhah

(9) 對那些沒有信心或不樂意聆聽聖名的人，傳授吉祥聖名的訓示是聖名冒犯。

srute 'pi nama-mahatmye yah priti-rahito narah aham-mamadi-paramo namni so'py aparadha-krt

(10) 即使聽到聖名驚人的榮耀之後，如果不愛或熱切於唸誦聖名，對『我』和『我的』這些物質概念執迷不悟；那就是說，『我是這個由血、肉和皮膚組成的身體，與這個身體有關的事物都是我的。』，便是聖名冒犯者」

威佳亞：「請透徹地解釋每一個詩節，使我們明白這一切冒犯。」

巴巴君：「第一個詩節描述兩個冒犯。褻瀆、非難或不尊敬完全放棄了宗教、思辨知識、瑜伽和苦行等等物質驅策的修習，以專一的奉愛情感托庇於至尊主聖名的奉獻者，都是重大冒犯。褻瀆那些在這個世界傳揚聖名的真實榮耀的人，主哈瑞聖名。帕佈無法容忍。不應該褻瀆那些專心致志，獻身於聖名的奉獻者。反而應該接受他們為最好的聖人。應該留在他們的聯誼之中，履行唸誦聖名。這樣做肯定很快會得到聖名的恩慈。」

威佳亞：「現在我們可以清楚了解第一個冒犯。請解釋第二個冒犯吧。」

巴巴君：「第一個詩節的第二部分提及了第二個冒犯，並以兩種方式解釋。

第一個解釋是，認為薩達施瓦和半神人的其他領袖是獨立於主維施努的，這是對聖名的冒犯。根據眾多控制者的教義，薩達施瓦是個十分強大的控制者，獨立於至尊主維施努，與祂是分開的。不過，這個概念有礙專一的哈瑞奉愛。主奎師那其實是眾生萬物的控制者，施瓦和其他半神人只是透過祂的力量，臻達他們作為控制者的地位而已。這些半神人沒有自己個別的能力，認為他們有自己的能力，這樣履行哈瑞聖名，這是聖名冒犯。

第二個解釋就是，認為至尊聖主的聖名、形象、品質和逍遙時光最吉祥的內在本質，與至尊主永恆完美的形象有分別，這也是對聖名的冒犯。奎師那的內在本質、奎師那的聖名、奎師那的品質和奎師那的逍遙時光，全都是超然的，彼此沒有分別。應

該懷著這種知識和覺悟，履行齊頌奎師那的聖名，否則會是對聖名的冒犯。因此，應該先明白了關係知識，之後才履行奎師那聖名；這就是程序。」

威佳亞：「我能夠非常清楚理解，第一和第二個聖名冒犯，因為你仁慈地給我解釋了，主奎師那的超然靈性形象和擁有形象的主奎師那本人之間；祂的超然品質和具備那些品質的祂之間；祂的聖名和擁有那些聖名的祂之間；以及部分和整體之間，同時同一而異的關係。

正在托庇於聖名的人，也必須從師尊那裡學習，有意識知覺和無意識知覺真理各自的性質，以及它們之間的關係。現在懇請解釋第三個冒犯。」

巴巴君：「聖名靈性導師就是，授予聖名真理優越性的訓示的人，有責任要對他維持穩定堅決的奉愛。貶低聖名靈師的地位，認為他只了解聖名經典，韋陀哲學和其他經典的學者才確實知道經典的含意，那是對聖名的冒犯。事實上，沒有靈性導師比聖名真理的靈性導師更勝一籌，認為他沒有那麼重要，這是個冒犯。」

威佳亞：「帕佈，如果我能夠保持對你的純粹奉愛，我便肯定安康無恙。請解釋第四個冒犯吧。」

巴巴君：「《神訓經》有個關於終極目標的特別訓示。在那裡，宣告了聖名的榮耀是最重要的靈性程序。

om asya jananto nama-cid-viviktanas

mahas te visno sumatim bhajamahe

om tat sat

主維施努啊，深思熟慮而正確地唸誦聖名的人，他的靈性專注和其他規範修習不會混亂和受擾。換句話說，接受聖名時，並無有利或不利的地方、時間和人物這些問題，因為聖名啟明一切，是知識的人格形象，也是至尊的可知對象。因此，我們把我們的禱文獻給聖名。

om padam devasya namasa vyantah / sravasya vasrava annamrktam

namani cid dadhire yajniyani / bhadrayante ranayantah sandrstau

最堪崇拜的主啊，我現正一再頂拜你的蓮花足。聽到你蓮花足的榮耀可以賜給奉獻者名氣和解脫的資格，但那有什麼價值？但更光榮的是，那些投入於討論和辯論，確立你的蓮花足為終極居所，透過履行齊頌聖名，一起培養與你的服務關係的奉獻者。當依附出現在他們心裡時，他們僅是托庇於你那完全有意識的聖名，以能覲見你的蓮花足。

om tam u stotarah purvam yathavida

rtasya garvabham janusa piparttana

asya jananto nama cid-viviktana

mahas te visno sumatim bhajamahe

《Hari-bhakti-vilasa》(11.274-276)，《梨俱韋陀》(1.156.3)

『u』這個字母表示十分驚訝，我們無法像你那樣履行主奎師那的靈唱唸誦，歌頌至尊著名的，原始而完整的本體和永恆真象(padartha)，使我們的生命功德圓滿。原因是我們不知道應該怎樣履行祂的禱告(stava)和靈唱唸誦。因此我們的永恆職務是，不斷投入於唸誦哈瑞聖名，實現我們的人生目標。

所有《韋陀經》和《奧義書》都宣告聖名的榮耀，褻瀆揭示聖名榮耀的曼陀，則是聖名冒犯。一些人不幸地忽視那些傳授這些訓示的神諭曼陀，反而更重視《神訓經》的其他訓示。這也是聖名冒犯，結果將會是，冒犯者會對聖名毫無品味。這些主要的神諭曼陀是《神訓經》的生命和靈魂，你應該懷著這種理解履行哈瑞聖名。」

威佳亞：「帕佈，甘露似是從你口中傾流而出。現在，我非常渴望理解第五個冒犯。」

巴巴君：「第五個冒犯是世俗地解釋聖名。《Jaimini-samhita》這樣解釋這個冒犯：

sruti-smrti-puranesu nama-mahatmya-vacisu

ye'rthavada iti bruyur na tesam niraya-ksayah

認為《韋陀經》、《宇宙古史》、《奧義書》和其他韋陀文獻的曼陀，誇大了至尊聖名的榮耀，那些人會去永存的地獄，永不再返。

在《布茹阿瑪讚》，至尊聖主對主布茹阿瑪說：

yan-nama-kirtana-phalam vividham nisamya

na sraddhadhati manute yad utarthavadam

yo manusas tam iha dukha-caye ksipami

samsara-ghora-vividhartti-nipiditangam

如果一個人聽到哈瑞聖名的榮耀時沒有滿懷信心，卻相信祂們言過其實，我便把他投進各種痛苦充斥的可怕生死輪迴。

經典有云，至尊主的聖名包含祂的所有力量。聖名是完全靈性的，因此成功摧毀這個物質世界的假象。

krsneti mangalam nama yasya vaci pravarttate

bhasmi-bhavanti rajendra mahapataka-kotayah

國王啊，如果奎師那聖名至尊吉祥的形象留駐在口中，數以百萬的罪孽都會燒成灰燼。

nanyat pasyami jantunam vihaya hari-kirttanam

sarva-papa-prasamanam prayascittam dvijottama

婆羅門之傑啊，主哈瑞的聖名是摧毀各種罪孽形式的贖罪，我認為放棄聖名的人，頂多只是動物而已。

namno hi yavati saktih papa-nirharane hareh

tavat kartum na saknoti patakam pataki narah

比起最惡貫滿盈的人可能干犯的罪孽，主哈瑞聖名的能量可以消除更多的罪。

聖名的這一切榮耀是至尊絕對真理，但當積極追求業報和思辨知識的人聽到時，他們虛構一些解釋來保護他們自己的活動。他們的解釋是，經典提及的聖名榮耀其實不是真理，而是為了營造聖名品味的誇張之詞。

聖名冒犯會阻礙這樣的冒犯者得到對哈瑞聖名的品味。你應該完全堅信經典的陳述，這樣履行哈瑞聖名，決不與那些給予世俗解釋的人聯誼。而且，如果他們出人意料地出現在你眼前，你應該和衣沐浴。那是主采坦亞·瑪哈帕佈的訓示。」

威佳亞：「帕佈，居士似乎難以唸誦純粹的哈瑞聖名，因為我們周圍總是滿佈毫無奉愛的無禮之徒。我們自己這樣的婆羅門學者，極難享有聖人聯誼。帕佈，請賜我力量摒棄不良聯誼吧。我越聽你說，我越渴望聆聽。現在請向我們解釋第六個冒犯吧。」

巴巴君：「第六個冒犯是，認為至尊主的聖名是想像的。假象宗和追求果報的物質主義者認為，單調不變的非人格梵是絕對真理。相信聖人想像了茹阿瑪和奎師那等等至尊主聖名，作為臻達完美的方法，那些人是聖名的冒犯者。哈瑞聖名不是想像的；祂是永恆靈性的實體。真實無偽的聖靈性導師和韋陀經典教導我們，當我們投入於奉愛程序時，哈瑞聖名便展現在我們的靈性感官內。因此，必須接受哈瑞聖名為絕對真理，如果認為祂是想像的，便永遠無法獲得祂的恩慈。」

威佳亞：「帕佈，在我們托庇於你大無畏的蓮花足之前，由於不良聯誼，我們都有那個想法。現在，憑藉你的恩慈，已經戰勝了這個概念。請給我們解釋第七冒犯吧。」

巴巴君：「憑借聖名的力量從事罪惡活動，是聖名的冒犯者。如果相信聖名會淨化他而履行罪惡活動，便無法透過遵循偉大奉獻者行為的規範守則，擺脫那一大堆罪孽，因為這一切活動那時候會呈現更進一步的罪行形式，這些罪孽歸類於聖名冒犯，只有消除聖名冒犯的程序才可以摧毀它們。」

威佳亞：「帕佈，如果哈瑞聖名可以摧毀所有罪孽，無一例外，那麼祂為什麼不摧毀聖名唸誦者的罪孽，為什麼要視他為冒犯者？」

巴巴君：「在微靈接受純粹聖名那天，他誦讀的一個聖名，肯定摧毀他過往所有的業報(prarabdha)和將來成形的業報(aprarabdha)的總和，透過第二個聖名便會泛起

純粹愛意。那些唸誦純粹哈瑞聖名的人，甚至不渴望履行虔誠活動，更何況是維持『我會犯罪，然後唸誦聖名使我自己免除那種罪孽(papa-buddhi)。』的這種心態。托庇了聖名的人決不會犯罪。不過，修習者可能由於一些殘存的聖名冒犯，只誦讀聖名之影，而不是純粹聖名。他在唸誦聖名之影之前所犯的罪孽正被摧毀，對干犯新的罪孽又不感興趣。由於過往的修習，聖名之影也非常緩慢地摧毀殘存的罪惡業報。有時他不期然地犯下新罪，但由於他的聖名之影，新的罪孽也會消散。不過，托庇於聖名，然後又從事罪惡活動，想著：「由於聖名的影響力摧毀我的所有罪孽，它肯定也會摧毀我現在所犯的罪。」這是冒犯。

威佳亞：「現在懇請告訴我們第八個冒犯吧。」

巴巴君：「善舉(sat-krama)是指各種宗法(一般而言)，那就是說，四社會四靈性晉階、行善積德和其他虔誠活動、奉行誓約和其他各種吉祥活動、放棄所有活動、各種祭祀、八步瑜伽和經典界定為吉祥活動等等其他活動的成果。這全都算是物質宗教，至尊主的聖名卻超然於物質自然。這一切善舉只是臻達超然喜樂目標的輔助方法；它們本身不是目標。不過，哈瑞聖名是靈修之時的方法，祂本身也是獲得成果時的目標。因此，善舉不可能與哈瑞聖名相比，那些認為善舉等於哈瑞聖名的人，是聖名冒犯者。祈求哈瑞聖名賜予履行善舉之無謂成果的人，是聖名冒犯者，因為他的活動暴露他的概念，即各形各式的善舉等於聖名。知道善舉的結果極無意義，你應該懷著靈性智慧托庇於哈瑞聖名。這是對靈修程序的理解。」

威佳亞：「帕佈，我們非常清楚地明白了，哈瑞聖名無與倫比。現在請仁慈地啟蒙我們第九個冒犯吧。」

巴巴君：「在《韋陀經》各種各樣的所有訓示之中，以哈瑞聖名的訓示最重要，只有那些對專一奉愛有信心的人，才有資格聆聽聖名的榮耀。對哈瑞聖名沒有信心，對哈瑞的超然服務感到反感，對沒有興趣聆聽聖名的那些人傳授訓示是冒犯。哈瑞聖名是所有靈性修習之中最崇高的，所有接受哈瑞聖名的人都會變得最幸運，傳授這些訓示非常有益，但不應該對沒有資格的人，傳授哈瑞聖名的這種訓示。當你成為頂尖的純粹奉獻者時，你也將可以輸送力量。這樣的偉大奉獻者可以賜予微靈靈性力量，首先藉此建立對聖名的信心，之後再教導他們哈瑞聖名的事。不過，只要你仍然是中階奉獻者，就必須忽視那些沒有信心，不感興趣和嫉妒的人。」

威佳亞：「帕佈，對那些貪圖名利，把哈瑞聖名傳授給沒有資格者的人，我們應該怎樣理解他們的行為？」

巴巴君：「他們是聖名冒犯者。」

威佳亞：「請解釋第十個冒犯。」

巴巴君：「物質世界的人忖度：『我是某某人。這些財富、兒子和親戚全都是我的。』他們狂熱地沉迷於這樣的物質知覺。如果他們碰巧從博學的人那裡，聽到哈瑞聖名的榮耀，便會出現瞬間的棄絕或知識，不過如果他們刻意不依附聖名，他們也是聖名冒犯者。因此《八訓規》的第二個詩節有云：

namnam akari bahudha nija-sarva-saktis
tatarpita niyमितah smarane na kalah
etadrsi tava krpā bhagavan mamapi
durdaivam idrsam ihajani nanuragah

至尊主啊，你在多個聖名之中自我展現，例如奎師那、哥文達、勾袍、瓦瑪里等等。你在這些聖名之中灌注了你的所有能量，憶念聖名沒有不恰當的時間或地方等等問題。你那麼無緣地仁慈，你使主哈瑞聖名垂手可得，但令人遺憾的是，由於我的冒犯，以致我對祂毫無品味。

應該一直免於這十種聖名冒犯，投入於哈瑞聖名。如果這樣做，聖名很快便會以純粹愛意的形式恩賜你，把你轉變成頂尖的純粹奉獻者。」

威佳亞：「帕佈，我現在明白到，假象宗、業報工作者和瑜伽師全都是聖名的冒犯者。有鑑於此，當很多人聚集履行聖名靈唱時，純粹偉大奉獻者應當參與嗎？」

巴巴君：「奉獻者不應當參加以聖名冒犯者為主的，領唱歌手又是聖名冒犯者的齊頌聖名小組。不過，參加以純粹偉大奉獻者，或唸誦聖名之影的普通奉獻者為主的齊頌聖名小組，便不失為過。在這樣的聯誼反而會獲得齊頌聖名之樂這種得益。

現在夜深了。明天我會對你們講述聖名之影。」

威佳亞和巴佳納因聖名純愛而狂喜極樂。向巴巴君瑪哈茹阿傑獻上禱文之後，他們把他珍貴的足下塵土塗在前額，然後便啟程回家，沿途唱著 hari haraye namah krsna yadavaya namah 這首靈唱歌曲。

由此結束《微靈天職》的第二十四章，名為《基礎真理：對聖名的冒犯》

第二十五章

基礎真理：聖名之影

第二天黃昏之後，威佳亞和巴佳納不久便來到可敬的巴巴君面前，奉上了五體投地的頂拜，他們便就座。威佳亞趁機謙卑地問：「帕佈，請向我們施恩，告訴我們一切有關聖名之影的真理。我們非常熱切渴望知道聖名真理的奧秘。」

巴巴君回答：「你們非常幸運。如果你們想明白聖名真理，你們必須非常透徹地了解三個主題：聖名、聖名之影和聖名冒犯。我解釋了很多關於聖名和聖名冒犯的事，現在我會解釋聖名之影，它表示聖名的表象。」

威佳亞：「什麼是聖名之影，影子有幾種？」

巴巴君：「abhasa(影子)一字意指光芒、影子或反映。就像自然發光體散發的光芒有光芒(kanti)或影子(chaya)，因此太陽一樣的聖名也有兩個影子：一個是聖名的影子，另一個是聖名的反映。熟悉奉愛之影、靈性情感之影、聖名之影和偉大奉獻者之影的博學之士，說各種影子都有兩部分：反映和影子。」

威佳亞：「奉愛之影、靈性情感之影、聖名之影和奉獻者之影之間的關係是什麼？」

巴巴君：「奉獻者修習哈瑞聖名，當他們的修習處於奉愛之影的層面時，他們的聖名修習便稱為聖名之影。他們自己也是偉大奉獻者之影，而不是純粹奉獻者。靈性情感和奉愛是同一回事；只因它們處於不同的層面而有不同的名字。」

威佳亞：「在哪個層面的微靈稱為偉大奉獻者之影？」

巴巴君：「《聖典博伽瓦譚》(11.2.47)說：

arcayam eva haraye pujam yah sraddhayehate
na tad-bhaktesu canyesu sa bhaktah prakrtah smrtah

如果接受至尊主的廟宇神像(arca-murti)為主哈瑞，滿懷信心地崇拜祂，卻沒有懷著信心崇拜奎師那的奉獻者或其他微靈，便是物質主義的奉獻者(kanistha)。

這個詩節提及 sraddha(信心)一字。不過，箇中的含意是信心之影，而不是純粹信心，因為如果崇拜奎師那，卻不崇拜祂的奉獻者，那麼他的信心就是影子或反映。那種信心是世俗信心；不是靈性信心。因此我們應該明白，我們在任何人身上看見那種信心的話，他便是物質主義奉獻者，即偉大奉獻者的表象。施瑞曼.瑪哈帕佈說過，聖茹阿古納.達薩.哥斯瓦米的父親和叔叔—唏然亞和哥瓦爾丹(Govardhana)—類似奉獻者(vaisnava-praya)。這表示他們接受奉獻者的標誌和衣著，也唸誦聖名之影，就像他們是純粹奉獻者，但他們其實不是純粹的偉大奉獻者。」

威佳亞：「如果假象宗接受奉獻者的象徵和唸誦聖名，也可稱之為偉大奉獻者之影嗎？」

巴巴君：「不，甚至不能稱他們為偉大奉獻者之影。他們只不過是冒犯者，因此稱之為偉大奉獻者的冒犯者。一方面可以稱之為偉大奉獻者之影，因為他們已托庇於

聖名之影的反映和靈性情感之影的反映，但他們是極大的冒犯者，以至他們甚至不配奉獻者這個名稱。」

威佳亞：「帕佈，請更清楚地解釋純粹聖名的徵兆，使我們可以容易理解。」

巴巴君：「純粹聖名表示以順意的態度接受聖名，同時繼續免於所有物質欲望 (anyabhilasa)，以及思辨知識、業報等等的蒙蔽。渴求聖名的超然本質展現時所致的至尊喜樂，顯然不是物質欲望。除了那個渴望之外—例如擺脫罪孽和獲得解脫的渴望—各種欲望都肯定是物質欲望。只要仍然有物質欲望，就不會有純粹聖名；只要仍然渴求履行知識、業報、瑜伽等等的成果，便領受不到純粹聖名。」

僅以順意的傾向接受聖名，拒絕心裡所有不利的情感，純粹聖名便會來臨。如果緊記這些奉愛特質，細心思考，純粹聖名顯然必定是那個免於聖名冒犯和聖名之影的聖名。因此主高茹阿察卓，即卡利年代的慈悲化身說過：

trnad api sunicena taror api sahisnuna
amanina manadena kirtaniyah sada harih

《八訓規》(3)

應該認為自己比街上的稻草更微不足道和低下，也應該比大樹更容忍。應該尊敬他人，自己卻不期待任何人的尊重。那麼便會有資格持恆地唸誦哈瑞聖名。」

威佳亞：「帕佈，聖名之影和聖名冒犯之間的固有差別是什麼？」

巴巴君：「沒有純粹聖名時，聖名便稱為聖名之影。在某個階段，那個聖名之影稱為聖名之影，而在另一個階段則是聖名冒犯。不純粹地唸誦聖名，便稱為聖名之影，因為唸誦者是處於愚昧之中，那就是說，他受制於假象和粗心大意。不過，懷著感官享樂或解脫的渴望，及基於假象宗概念不純粹地唸誦聖名時，便稱為聖名冒犯。如果由於簡單的愚昧，而存有我之前告訴你的其他各種冒犯，在那個情況下接受的不純粹聖名，就不是聖名冒犯，而是聖名之影。你應該記住，只要唸誦聖名之影時不作聖名冒犯，聖名之影便會有望離開，純粹聖名也會出現。不過，如果有聖名冒犯，便要歷盡千辛萬苦，聖名才會在心內出現。除了我已經解釋過的那些擺脫冒犯聖名的方法之外，便沒有方法獲益。」

威佳亞：「如果某人正履行聖名之影，他需要做什麼來使他的聖名之影可以變成純粹聖名？」

巴巴君：「合適的做法是接受純粹奉獻者的聯誼。如果一直與他們為伴，遵照他們的命令和指導唸誦聖名，那麼便會得到對純粹奉愛的品味。那時候顯現在舌頭上的聖名，便會是純粹聖名。與此同時，應該堅持不懈地摒棄聖名冒犯者的聯誼，因為如果繼續留在他們的聯誼之中，純粹聖名便不會展現。微靈的好運的唯一原因是聖人聯誼。因此我們的生命之主—聖主高認格—指導薩拿坦.哥斯瓦米，聖人聯誼肯定

是奉愛的根。恆常都應該摒棄與婦女和非奉獻者聯誼，並在奉獻者聯誼之中修習奎師那聖名。」

威佳亞：「帕佈，沒有放棄他的妻子，修習者就履行不了純粹聖名。」

巴巴君：「摒棄與婦女聯誼，肯定刻不容緩。懷著疏離並的情感，繼續與他的已婚妻子一起的居士奉獻者，在奉獻者世界之中舉止得體，這並不稱為『與婦女聯誼』。男人對婦女和婦女對男人的依附，稱為肉欲聯誼(yosit-sanga)。如果居士接受奎師那聖名，又放棄他的依附，那就肯定會臻達至高的生命目標。」

威佳亞：「聖名之影有幾種？」

巴巴君：「《聖典博伽瓦譚》(6.2.14)列舉四種聖名之影：

sanketyam parihasyam va stobham helanam eva va
vaikuntha-nama-grahanam asesagha-haram viduh

也許另有所指地、開玩笑地(parihasa)、敵意地(stobha)，或者甚至不敬地(hela)誦讀主奎師那的聖名。博學的人知道這四類聖名之影摧毀無限罪孽。

對聖名真理和關係真理一無所知的那些人，履行這四種聖名之影。」

威佳亞：「另有所指的聖名之影是什麼？」

巴巴君：「另有所指的聖名之影是，誦讀至尊主的聖名時暗示其他事情。例如，阿傑米拉臨終時呼喊他的兒子拿茹阿央那，但至尊主奎師那的聖名也是拿茹阿央那，因此阿傑米拉所說的『拿茹阿央那』，是另有所指的聖名之影的例子。回教徒看見豬時，他們表示厭惡，驚呼：『哈茹阿瑪！哈茹阿瑪！』。『哈茹阿瑪』驚呼詞包含『哈』和『茹阿瑪』兩個詞語，於是誦讀『哈茹阿瑪』一字的人，因為接受了那個另有所指的聖名，以致從生死輪迴獲救。

所有經典都認同聖名之影賜予解脫。透過聖名便穩固地建立了與穆昆達(解脫的賜予者)的關係。因此，誦讀聖名便觸及至尊主穆昆達，透過那種接觸便輕易獲得解脫。透過非人格知識好不容易才獲得的同一種解脫，透過聖名之影，人人都毫不費力地垂手可得。

威佳亞：「帕佈，我們在經典不同的地方看到，那些開玩笑地誦讀奎師那聖名的人獲得解脫。這包括那些渴求解脫(mumukshu)的、那些徒然地驕傲於他們的學問、缺乏真理知識的野蠻人，以及那些天性邪惡，實際上反對終極目標的人。現在請告訴我們敵意的聖名之影吧。」

巴巴君：「敵意表示敵對地誦讀聖名，妨礙他人唸誦奎師那的聖名。例如，純粹奉獻者唸誦哈瑞聖名時，冒犯者也許會看見他，扮鬼臉說：『你的哈瑞-可斯慈[Hari-Kest]會完成一切！』這是敵意的例子，甚至對那個偽君子這樣的人，那個敵意的聖名都能賜予解脫。聖名有這樣的自然力量。」

威佳亞：「不敬的聖名之影是什麼？」

巴巴君：「不敬的聖名之影意指不敬地誦讀聖名。《帕爾巴薩之部》有云，漫不經心地接受聖名，也導致從這個物質世界解脫。」

madhura-madhuram etan mangalam mangalanam
sakala-nigama-valli sat-phalam cit-svarupam
sakrd api parigitam sraddhaya helaya va
bhrguvara nara-matram tarayet krsna-nama

布古王朝(Bhrgus)之傑啊，這個聖名音震比任何甜美的更甜美，也是吉祥物之中最吉祥的。祂是豐盛《神訓經》願望蔓藤那個美味純淨的水果，顯現為知識的化身，解救任何人，那怕是懷著敬意或不敬地唸誦一次奎師那聖名。

在這個詩節，sraddhaya一字意謂『懷著敬意』，helaya意謂『不敬地』。nara-matram tarayet matram tarayet這句話的主旨是，奎師那的聖名甚至賜予回教徒解脫。」

威佳亞：「但敵意或不敬地唸誦哈瑞聖名，這不是冒犯嗎？」

巴巴君：「如果刻意不敬，居心不良，就是冒犯，但如果是不知情地不敬，就是聖名之影。」

威佳亞：「聖名之影的結果是什麼，它不會賜予什麼？」

巴巴君：「聖名之影會賜予各種享樂、快樂、解脫和八種完美(siddhis)，但祂不會賜予對奎師那的純愛，那是人生最高的目標。不過，透過摒棄不良聯誼，持恆地與純粹奉獻者聯誼，有規律地遵循他們的訓示，很快便會成為中階奉獻者。那麼甚至在幾天之內，都可以獲得純粹奉愛和對奎師那的純愛。」

威佳亞：「帕佈，很多偉大奉獻者之影都有偉大奉獻者的外在標記，又持恆地履行聖名之影。雖然如此，儘管這樣做了一段長時間，但他們仍然領受不到純粹愛意。這點的原因是什麼？」

巴巴君：「這裡有一個祕密。偉大奉獻者之影的修習者有資格領受純粹奉愛，但他沒有純粹專一的奉愛。他可能與他認為是聖人，但那其實是假象宗而不是純粹奉獻者的人聯誼。由於這不可取的聯誼，修習者會遵循假象宗的虛假訓示，不論他有多少奉愛之影，結果都會消失，他也會逐漸低墮到冒犯奉獻者的人這個類別。在那種

情況下，他的修習將會極難——其實實際上不可能——成功。不過，如果他以前的善行強勁，便會使他離開那不良聯誼，讓他置身於聖人聯誼之中；那麼他便能夠從那聖人聯誼，再次獲得純粹的偉大奉獻宗。」

威佳亞：「帕佈，聖名冒犯的結果是什麼？」

巴巴君：「聖名冒犯所累積的罪孽，甚至比干犯五種滔天大罪的結果恐怖數百萬倍；因此我們很容易就估計到聖名冒犯的可怕結果。」

威佳亞：「帕佈，我明白聖名冒犯的結果非常危險，但冒犯地誦讀的聖名，會讓人獲得任何善果嗎？」

巴巴君：「無論聖名冒犯者唸誦聖名時渴望什麼，聖名都會使他得償所願，但祂不會賞賜對奎師那的純粹愛意。與此同時，冒犯者必須承受他冒犯聖名的惡果。冒犯聖名，心懷不軌地接受聖名的人，會領受下列後果：聖名冒犯者起初心術不正地接受聖名，但一段時間之後，他偶爾心無邪念地唸誦聖名。這樣心無邪念地唸誦聖名，令他累積善行。當那善行增加時，它的影響使他漸漸領受到，唸誦純粹聖名的聖人的聯誼。聖人聯誼的影響促使聖名冒犯者持恆地唸誦聖名，使他擺脫聖名冒犯。托庇於這個程序，甚至連極渴望解脫的人，也逐漸成為哈瑞奉獻者。」

威佳亞：「如果只是唸誦一個聖名，便能夠成功消除所有罪孽，為什麼必須像長流不息的香油那樣持恆地唸誦聖名？」

巴巴君：「聖名冒犯者的內在自我和交往，在每方面都總是曲折別扭的。他天性反對奎師那(bahirmukha)，因此對聖人或與至尊主有關的吉祥用品和時刻都不感興趣。他天生傾向於毫無價值的人、事物、結論和活動。不過，如果他恆常都唸誦聖名，便會沒有時間進行無用的聯誼和活動，由於他沒有身處於不良聯誼之中，因此他的聖名唸誦會逐漸變得純粹，賜他對吉祥事物的品味。」

威佳亞：「帕佈，你口中正流出一道聖名真理的甘露川，透過我們的耳朵進入我們的心，我們因聖名純愛的極樂情感心醉神迷。今天我們成功明白到聖名、聖名之影和聖名冒犯這些不同的題目。有什麼適合我們的最後訓示，現在請傳授給我們吧。」

巴巴君：「學者佳嘎達南達在他的《Prema-vivarta》(第七章)，傳授了一個非常動人的訓示。仔細聽著：

asadhu-sange bhai, krsna-nama nahi haya
namaksara bahiraya bate, tabu nama kabhu naya

我親愛的大哥(Bhai)，切記奎師那的聖名是無法在非奉獻者的聯誼之中覺醒的。口中只會讀出聖名的音節，但聖名本身依然會遙不可及。

kabhu namabhasa haya, sada nama-aparadha

e saba janibe bhai, krsna-bhaktir badha

他們的聯誼之中肯定只有聖名冒犯。憑藉齊天洪福，有時會有聖名之影，但你應該知道，聖名之影和聖名冒犯都有礙對奎師那的奉愛。

yadi karibe krsna-nama, sadhu-sanga kara

bhukti-mukti-siddhi-vancha dure parihara

如果你想唸誦純粹的奎師那聖名，那就接受聖人聯誼，與此同時又完全摒棄享樂、解脫和玄祕完美等等所有渴望。

dasa-aparadha tyaja mana apamana

anasaktye visaya bhunja, ara laha krsna-nama

繼續免於這十個聖名冒犯、免於虛榮心、輕視他人等等。只是懷著疏離之情接受所需的感官對象，從不間斷地接受奎師那聖名。

krsna-bhaktir anukula saba karaha svikara

krsna-bhaktir pratikula saba kara parihara

接受一切有利於對奎師那奉愛的事物，視之如命，完全摒棄一切可能會妨礙你的奎師那奉愛修習的事物。

jnana-yoga-cesta chada ara karma-sanga

markata-vairagya tyaja yate deha-ranga

放棄所有追求業報、思辨知識和瑜伽的竭力，繼續不依附於棄絕的外在徵兆 (markata-vairagya)。

krsna amaya pale, rakse – jana sarva-kala

atma-nivedana-dainye ghucāo janjala

時時刻刻都有這種完全的信心：『奎師那肯定會維繫和保護我。』採納以謙遜 (dainya)，及在奎師那的蓮花足 (atma nivedana) 完全皈依自我 (saranagati) 為首的品質，因為實踐這六種愛心皈依會依摧毀假象之網。

sadhu paba kasta bada jivera janiya

sadhu-bhakta-rupe krsna aila nadiya

能夠領受到聖人聯誼的微靈絕無僅有。有鑑於此，至尊主奎師那自己以聖人和奉獻者的形象，降臨在納迪亞 (Nadiya，即納瓦島)。

gora-pada asraya karaha buddhiman

gora bai sadhu guru keba ache an

因此，聰明人啊，托庇於主高茹阿的蓮花足吧。有聖人或靈性導師比祂更偉大嗎？祂是奎師那本人。

vairagi bhai gramya-katha na sunibe kane

gramya-varatta na kahibe, jabe milibe ana

我棄絕的大哥，如果你有時與他人見面，不要聆聽或討論世俗題目。

svapne o na kara bhai stri-sambhasana

grhe stri-chadiya bhai asiyacha bana

大哥啊，即使在夢裡，也不要與婦女交談。記住你怎樣把你的妻子留在家裡，來到森林(聖溫達文)，全心全意投入於靈性專注。

yadi caha pranaya rakhite gaurangera sane

chota-haridasera katha thake yena mane

如果你渴望把你的愛寄托在主高茹阿黎卓的蓮花足，恆常緊記施瑞曼.瑪哈帕佈與曹塔.哈瑞達薩在這方面的嚴厲交往吧。

bhala na khaibe, ara bhala na paribe

hrdayete radha-krsna sarvada sevibe

不要吃豐富的食品或穿上好的衣服，而是恆常在你內心深處服務聖茹阿妲-奎師那。

bada-haridasera nyaya krsna-nama balibe badane

asta-kala radha-krsna sevibe kunj-bane

時時刻刻，日日夜夜，像巴巴.哈瑞達薩(Bada Haridasa)那樣唸誦哈瑞聖名，在你心裡，在日夜八個時段，在溫達文的小樹林內服務茹阿妲-奎師那。

grhastha, vairagi dunhe bale gora-raya

dekha bhai nama bina jena dina nahi jaya

大哥，看！高茹阿-茹阿亞傳授了這個訓示。是居士還是棄絕階級並不重要。兩者都不應該任由時光虛度，一天、一小時，甚至一刻不接受聖名。

bahu anga sadhane bhai nahi prayojana

krsna-namasraye suddha karaha jivana

唏，大哥啊！不必實踐多種靈修。僅是托庇於奎師那聖名，你的生命便淨化了，充滿意義。

baddha-jive krpa kari krsna haila nama

kali-jive daya kari krsna haila gauradhama

對困於這個紛爭年代的微靈寬大為懷，主奎師那變成了聖名的形象；然後甚至更悲天憫人，祂又變成高茹阿和聖高茹阿聖地(納瓦島)。

ekanta-sarala-bhave bhaja gaura-jana

tabe ta paibe bhai sri-krsna-carana

那麼以一心一意的決心和表裡如一的真心，僅是崇拜主高茹阿祭卓。大哥，以這個方法，你肯定會獲得主奎師那祭卓蓮花足的庇蔭。

gaura-jana-sanga kara gauranga baliya

hare krsna nama bala naciya naciya

在高茹阿奉獻者的聯誼之中，履行唸誦哈瑞 奎師那的聖名，不停跳舞，呼喊『哈，高認格！哈，高認格！』

acire paibe bhairava nama-prema-dhana

yaha vilaite prabhur 'nade' e agamana

大哥啊！這樣做的話，不久你便會獲得無價的聖名純愛之財，即主采坦亞.瑪哈帕佈降臨納迪亞所分發的寶石。

當威佳亞和巴佳納從聖巴巴君.瑪哈茹阿傑口中，聽到聖佳嘎阿南達的《Prema-vivarta》的這一段時，由於全神貫注於學者聖佳嘎阿南達所表達的至高純愛情感，他們內心激動不已。巴巴君幾乎失去知覺一段長時間，然後他擁抱他們和哭泣，高唱下列歌曲：

krsna-nama dhare kata bala

奎師那聖名有什麼力量？(副歌)

visaya-vasananale mora citta sada jvale,

ravi-tapta maru-bhumi sama

karna-randhra-patha diya, hrdis majhe pravesiya,

barisaya sudha anupama

我的心恆常在世俗欲望之火飽受煎熬，就像被陽光燒灼的沙漠一樣，但聖名透過我的耳孔進入我內心深處，對我的靈魂傾瀉無與倫比的甘露。

hrdaya haite bale, jihvara agrete cale

sabda-rupe nace anuksana

kanthe mora bhange svara, anga kampe thara thara,

sthira haite na pare carana

我發自內心地誦讀聖名，祂移到我的舌尖，持續地以超然音震的形式在上面跳舞。我的喉嚨哽塞，我的身體再三顫抖，我雙腳無法靜止。

cakse dhara, dehe gharma, pulakita saba carma,

vivarna haila kalevara

murcchita haila mana, pralayera agamana

bhave sarva-deha jara-jara

淚如泉湧，汗流浹背，我的所有皮膚都因狂喜而顫動，我毛髮直豎，我的膚色變得蒼白失色。我的心意變得迷糊不清，我開始感到一蹶不振，我全身被狂喜情感的洪流粉碎了。

kari eta upadrava, citte varse sudha-drava
more dare premera sagare
kichu na bujhite dila, more ta batula kaila,
mora citta-vitta saba hare

造成這樣的狂喜騷動時，聖名在我的心洒下甘露，把我浸在神聖純愛之洋。祂不准我明白任何事，卻偷走我的心意和我的一切資源，使我變成瘋子。

lainu asraya jan'ra hena vyavahara tan'ra
varnite na pari e sakala
krsna-nama icchamaya jahe jahe sukhi haya,
sei mora sukhera sambala

這就是我托庇的人的所作所為。我無法透徹地描述祂。奎師那聖名是獨立的，按祂的甜美意願為所欲為。不論祂以什麼方式變得愉快，那都是我的快樂的主要居停。

premera kalika nama, adbhuta-rasera dhama
hena bala karaye prakasa
isat vikasi' punah, dekhaya nija-rupa-guna
citta hari laya krsna pasa

聖名是純愛之蓮的嫩芽，也是驚人極樂情感的居所。當祂僅是開始綻放多一點時，都展現出非凡的力量，揭示祂自己的神聖形象和品質。因此，我的心被擄走，被帶到主奎師那面前。

purna-vikasita hana, braje more jaya lana
dekhaya more svarupa-vilasa
more siddha-deha diya, krsna-pase rakhe giya
e dehera kare sarba-nasa

現在完全盛放，聖名的純愛之花把我帶到巴佳，向我揭示祂自己打情罵俏的逍遙時光。聖名把我自己的完美身體賜給我，讓我留在奎師那身旁，然後祂徹底摧毀與我這個凡人框架有關的一切。

krsna-nama cintamani akhila-rasera khani
nitya-mukta suddha-rasamaya
namera balai yata, saba la'ye hai hata
tabe mora sukhera udaya

奎師那的聖名是實現所有神聖渴求的寶石(cintamani)，也是所有奉愛情感的礦藏。祂永恆解脫，也是純粹情感的化身。當唸誦純粹聖名的所有障礙統統消弭時，我的快樂便會知道它的真正覺醒。」

當他們一再唱誦這首聖名靈唱時，夜已半央。當靈唱終於結束時，威佳亞和巴佳納得到師尊的許可，便啟程回家，沉醉於聖名的極樂情感。

由此結束《微靈天職》的第二十五章，名為《基礎真理：聖名之影》

第二十六章

極樂情感真理的簡介

威佳亞.庫瑪爾離開了差不多一個月。巴佳納的祖母明白巴佳納和威佳亞.庫瑪爾二人的性格，在這段期間透過一個婆羅門媒人，安排了一位合適的新娘。威佳亞.庫瑪爾獲悉時，便派他的弟弟到比爾瓦池策劃婚禮，訂在吉星拱照的吉日舉行。

威佳亞.庫瑪爾在一段時間之後到達，當時所有婚禮程序都辦妥了。他坐著，對周遭一切沒有太大興趣，也沒有討論健康和幸福等等俗世事情，因為他的心深深沉醉於靈性事情。巴佳納察覺到他的冷漠，便說：「舅父，這些日子以來，你看來心緒不寧。為什麼那樣？只是因為你的命令，我才被俗世生命的枷鎖綁住。你自己決定了怎樣做？」

威佳亞.庫瑪爾說：「我決定了最終要去聖地普瑞，覲見主聖普茹蘇譚(聖主佳幹納)。一些朝聖者準備在幾天之內出發去普瑞，我也會和他們一起去。我會去得到聖師尊的許可。」

那天下午吃過午飯之後，巴佳納和威佳亞.庫瑪爾便前往瑪亞普爾，在那裡，他們在聖茹阿古納.達薩.巴巴君足下五體投地的頂拜，懇求他准許前往普瑞朝聖。偉大靈魂.巴巴君聽到他們的懇求，十分高興。他滿懷憐愛，內心融化，他說：「你們要到普瑞覲見主佳幹納，這非常好。施瑞曼.瑪哈帕佈的坐處，就在卡斯米斯崔在普瑞的房子，聖勾袍.古茹.哥斯瓦米，即聖瓦誇爾斯瓦爾學者的門徒，現在也興高采烈地留在那裡。必定要覲見他，懷著奉愛接受他的訓示。現在，聖施瓦茹帕.哥斯瓦米的教導，僅在那位完美靈魂的喉頭才鋒芒畢露。」

領受到聖師尊的許可，巴佳納和威佳亞.庫瑪爾便快快樂樂地回家。在路上，在巴佳納熱切的請求之下，威佳亞.庫瑪爾同意帶他一起去普瑞。他們抵家時，便向每個人透露他們的朝聖計畫。巴佳納的祖母也準備和他們一起去，於是最後決定三人會一起前往普瑞。

主佳幹納、主巴拉戴瓦和聖蘇巴卓-德薇(Subhadra-devi)著名的壇車節(Ratha-yatra)，是在六至七月份(Asarha)在普瑞舉行。那時候，那些熱衷於聖地的人從印度各地湧入，一起來到了普瑞。有鑑於此，為了提前到達，遠方的朝聖者多天

前便從他們的家啟程出發。五至六月份(Jyestha)剛開始，這三人也和其他朝聖者一起啟程前往普瑞。步行數天之後，他們路經丹坦(Dantana)，抵達佳勒斯瓦爾(Jalesvara)。逐漸繼續前行，他們覲見了偷煉奶的高琵納(Ksiracora Gopinatha)，來到聖威茹阿佳之野(Sri Viraja-ksetra)，在這裡履行祭祖活動(nabhigaya-kriya)，並在外塔茹阿尼(Vaitarani)沐浴。他們後來又覲見位於卡塔卡(Kataka)的主薩悉.勾袍，以及在艾卡姆爾森林(Ekamra-kanana)的聖林伽王(Sri Lingaraja)，最後抵達普瑞聖地的聖薩崔。

所有朝聖者都在他們各自的守護祭師指示下，住在多個地方。威佳亞.庫瑪爾、巴佳納和巴佳納的祖母，在哈茹阿祭迪.薩希(Haracandi Sahi)找到投宿的地方。他們按照規範守則在海裡沐浴，然後去覲見主佳幹納。他們開始覲見，履行朝聖，在那個聖地的各個聖地榮耀祭餘。三、四天之後，威佳亞.庫瑪爾和巴佳納覲見到施瑞曼.瑪哈帕佈的神像，還有祂的足印，還有祂留在聖主佳幹納的廟宇裡，伽茹達柱(stambha)上的手印。施瑞曼.瑪哈帕佈覲見聖主佳幹納時，會因純粹愛意十分激動，淚如泉湧。那時候，祂蓮花足下的石塊因祂的觸碰而溶化，留下祂的足印。與此同時，祂的純粹愛意也融化了伽茹達柱，祂經常倚著它來支撐自己，那裡留下了祂的指印。威佳亞.庫瑪爾和巴佳納看見這些印記時，因純粹愛意而喜不自禁。

他們在那同一天前往卡斯米斯崔宅。聖甘比茹阿，即施瑞曼.瑪哈帕佈處於祂的純愛境界時所住的小房間，正是位於那所用石塊建造的大房子裡。在那裡，當祂陷於與奎師那的分離之情時，為了安慰祂，祂親愛的同遊—聖施瓦茹帕.達莫達爾和茹阿亞.茹阿瑪南達，會誦讀詩節和唱頌茹阿妲和奎師那逍遙時光的歌曲。威佳亞.庫瑪爾和巴佳納覲見了那個地方，以及施瑞曼.瑪哈帕佈的隨身用品，例如祂的木屐等等，祂們都光榮地存在於那裡。裡面的其中一側是主茹阿妲-刊塔的廟宇，另一邊就是聖勾袍.古茹.哥斯瓦米的坐席。

威佳亞和巴佳納倒在聖勾袍.古茹.哥斯瓦米足下。他們在純愛之樂之中不能自己，開始流淚。聖古茹.哥斯瓦米看到他們的狂喜情感，非常高興，又擁抱他們。他讓他們緊靠著他坐下，立即問：「我想知道你們是誰。」威佳亞和巴佳納自我介紹時，古茹.哥斯瓦米雙眼開始湧出愛的淚水。聽到聖納瓦島之名，他說：「看到聖地納瓦島的居民，今天我洪福齊天。告訴我，聖茹阿古納.達薩和哥茹阿祭卓.達薩等等，瑪亞普爾的偉大奉獻者好嗎？他們安好嗎？哎呀！當我想起茹阿古納.達薩時，腦海便湧現我訓示靈性導師聖達薩.哥斯瓦米的記憶。」

古茹.哥斯瓦米召喚他的門徒聖達央祭卓，說：「這兩位偉大靈魂今天會在這裡享用祭餘。」聖達央祭卓帶他倆到他的房間，給他們奉上神聖的偉大祭餘。之後，他們三人討論了很多主題。達央祭卓.哥斯瓦米看見威佳亞.庫瑪爾在《聖典博伽瓦譚》方面的淵博學問時，他大喜過望，表揚巴佳納是所有經典的傑出學者。他告訴聖古茹.哥斯瓦米他們的所有討論，他聽到他們精通經典也非常高興。聖勾袍.古茹.哥斯瓦米

叫他們靠近他，說：「我非常鍾愛你們兩位。只要你們留在聖普茹蘇譚聖地，請容許我每天見你們。」

威佳亞.庫瑪爾謙卑地回答：「帕佈！聖瑪亞普爾的聖茹阿古納.達薩.巴巴君賜予我們大恩。他傳授我們很多訓示，又命令我們在你的聖足接受訓示。」

古茹.哥斯瓦米說：「茹阿古納.達薩.巴巴君是個非常博學的學者，你們應該貫徹遵循他的訓示。如果你們想進一步了解任何事情，可以明天下午來這裡提問。你們明天可以在這裡榮耀偉大祭餘。」他們談了一段時間，然後威佳亞和巴佳納便得到聖古茹.哥斯瓦米的許可，返回哈茹阿祭迪.薩希。

第二天，威佳亞.庫瑪爾和巴佳納在約定時間，返回聖茹阿姐-刊塔廟。他們榮耀祭餘，然後接近聖勾袍.古茹.哥斯瓦米。當他們必恭必敬地頂拜他時，他們說：「帕佈，我們想知道極樂情感的真理。當我們從你蓮花口聽到奎師那奉愛的極樂情感時，我們的生命便會功德圓滿。你是尼瑪南達(Nimanada)師徒傳系傑出的聖師，你在施瑞曼.瑪哈帕佈的繼承人—聖施瓦茹帕.哥斯瓦米—的座位上，作為宇宙靈性導師統領各方。我們渴望從你神聖的咀唇聆聽極樂情感真理，使我們的學問會有成果。」

聖勾袍.古茹.哥斯瓦米大喜過外，帶著這些傑出的門徒到僻靜之處，他對他們說。「莎慈之子.尼邁學者顯現在聖納瓦島-瑪亞普爾，祂也是聖高達之地、聖薩崔之地和聖巴佳之地奉獻者的生命氣。願那位莎慈之子賜我們快樂。聖施瓦茹帕.哥斯瓦米甜美的情感服務，恆常使主瑪哈帕佈興高采烈，願他展現在我們內心深處。聖瓦誇爾斯瓦爾學者以他的舞蹈，完全迷住了尼邁學者。他也淨化戴瓦南達學者，使他成為奎師那的奉獻者，藉此施恩給他。願那位聖瓦誇爾斯瓦爾學者賜你們所有吉祥。」

極樂情感是無與倫比的真理，可以比作月亮升起，明月的銀光是至尊梵主奎師那不斷延展的逍遙時光。對奎師那的奉愛變得絕對純粹時，奉愛的極樂情感就是它的功能。」

巴佳納：「極樂情感是預定的原則嗎？」

哥斯瓦米：「我無法用一個單字，『對』或『不』來回答那個問題。我會詳細解釋那個主題，使你們能夠清楚理解。你從你師尊那裡聽過的，對奎師那的情感稱為永恆情感。當極樂情感的其他部分(samagri)與永恆情感混合，從而發生的展現便稱為對奎師那奉愛的極樂情感。」

巴佳納：「請你詳細解釋，什麼是永恆情感，構成極樂情感的要素(samagri)又是什麼？我們從我們師尊那裡聽過靈性情感，但我們沒有聽說過，靈性情感怎樣與彼此混合，形成極樂情感。」

哥斯瓦米：「在靈性情感階段，奉愛通常是對奎師那的依附。這種依附源自前世今生的印象(samskaras)，當它成為喜樂化身時，便在奉獻者心裡出現，進一步發展至極樂情感階段。極樂情感由四種不同要素組成：(1) 支持和刺激因素、(2) 十三種極樂情感之兆、(3) 八種極樂情感之兆(sattvika)以及 (4) 三十三種極樂情感之兆(vyabhicari)或短暫情感。我會先解釋這些要素。」

支持和刺激因素使人品嚐情感，有兩部分：支持和激發性的刺激因素。支持因素也有兩部分，即對象和居所。情感的居所是懷著情感的那個人，情感的對象則是情感所貫注的那個人。奎師那的奉獻者是情感居所，因為他們心中有情，奎師那則是情感對象，因為情感貫注於祂。」

巴佳納：「至今我們明白到，支持和刺激因素分成兩部分：支持和刺激因素，支持因素也分成兩類，即居所和對象。奎師那是對象，奉獻者則是居所。現在我們很好奇，想知道奎師那有時是不是情感居所。」

哥斯瓦米：「是的，祂是的。當奉獻者對奎師那懷著靈性情感時，奎師那就是對象，奉獻者則是支持因素，當奎師那對奉獻者懷著靈性情感時，奎師那就是居所，奉獻者則是對象。」

巴佳納：「我們從我們師尊那裡，聽說過主奎師那的六十四種品質。如果有任何關於主奎師那的事需要進一步描述的，請告訴我們。」

哥斯瓦米：「雖然所有品質完整地存在於主奎師那之中，但祂在杜瓦茹阿卡的展現是完全的，在瑪圖茹阿更完全，在哥庫拉最完全。這是因為展現在各個聖地的品質水平各有不同。奎師那是獨一無二的，但祂按照祂逍遙時光的差別，扮演四種英雄(nayaka)。祂們是(1) 情操高尚而正義的(dhiraodatta)、(2) 自控而無憂無慮的(dhira-lalita)、(3) 聰明平和的(dhira-santa)和(4) 傲慢厚顏的(dhiraoddhata)。」

巴佳納：「哪種英雄是情操高尚而正義的？」

哥斯瓦米：「作為情操高尚的正義英雄，奎師那的徵兆是莊重、有禮貌、寬恕、憐憫、謙虛和掩飾的自負。」

巴佳納：「哪種英雄稱為自控而無憂無慮的？」

哥斯瓦米：「由於奎師那擅長品嚐愛意盈盈的情感(rasika)，因此祂受制於祂摯愛的牧牛姑娘；祂的青春剛開始(nava-yauvana)；祂足智多謀，機靈聰敏(parihasa-caturi)；祂無憂無慮(niscintata)。因此祂稱為自控而無憂無慮的英雄。」

巴佳納：「聰明平和的徵兆是什麼？」

哥斯瓦米：「當奎師那具備怡然自得、容忍、明智和謙遜等等品質時，便稱為聰明平和的英雄。」

巴佳納：「什麼是傲慢厚顏？」

哥斯瓦米：「在奎師那的逍遙時光，有時也看見祂妒忌、自我中心、欺騙、忿怒、反覆無常和自誇。那時候，便稱之為傲慢厚顏的英雄。」

巴佳納：「你描述的品質互相抵觸，怎可能同時存在於同一個奎師那身上？」

哥斯瓦米：「奎師那天性完全獨立，專制，也是至尊的，祂有無限富裕。憑藉奎師那不可思議力量的作用，這些互相抵觸的品質同時存在於祂身上。例如，我們在《庫爾瑪宇宙古史》讀到：

asthulas canus caiva / sthulo 'nus caiva sarvatah
avarnah sarvatah proktah / syamo raktantalocanah
aisvarya-yogad bhagavan / viruddhartho 'bhidhiyate
tathapi doso parame/ naivaharya kathancana
gunaviruddha apy ete / samaharyah samantatah

所有互相矛盾的品質都壯麗而非常優美地，同時展現在至尊主身上。雖然祂在每方面既不可捉摸又細緻，但祂在每方面都實在而遍存萬有。祂沒有世俗顏色，卻有超然的黑色，祂的眼角泛紅。經典這樣描述祂。據說至尊主因祂的玄祕富裕，而具備互相抵觸的美德。雖然如此，不能把任何錯誤歸咎於至尊主。雖然祂的品質整體上似是互相矛盾，但這些品質在各方面都肯定是美德。

在《瑪哈瓦茹阿哈宇宙古史》有云：

sarve nityah sasvatas ca / dehas tasya paratmanah
hanopadana-rahita / naiva prakrti-jah kvacit
paramananda-sandoha / jnana-matras ca sarvatah
sarve sarva-gunaih purnah / sarva-dosa-vivarjitah

那個超靈的所有身體都是永恆，沒有『放棄』和『接受』這兩種活動。祂的身體不是來自物質自然，而是由意識知覺組成的，也是至尊極樂的化身。祂身體的每個肢體都滿載所有超然品質，又完美無瑕。

《Vaisnava-tantra》有云：

astadasa-mahadosaih / rahita bhagavat-tanuh
sarvaisvaryamayi satya-vijnanananda-rupini

至尊主賦有各種超能力、完美知識和快樂，祂的身體沒有十八種普遍的過失。

這十八種普遍的過失是：

mohas tandra bhramo ruksa-rasata kama ulbanah
lolata mada-matsaryau himsa kheda-parisramau
asatyam krodha akanksa asanka visva-vibhramah
visamatva parapeksa dosa astadasodita
《Visnu-Yamala》

(1) 錯覺、(2) 倦怠、(3) 被迷惑、(4) 遲鈍、(5) 強烈色欲、(6) 反覆無常、(7) 驕傲、(8) 嫉妒、(9) 暴力、(10) 悔恨、(11) 渴求過度的安寧和舒適、(12) 不真誠、(13) 憤怒、(14) 渴望、(15) 恐懼、(16) 幻覺、(17) 矛盾和(18) 傾向於依賴他人。

這所有超然品質都以化身的形式存在，它們都在化身之源(avatari)主奎師那身上鋒芒畢露。除此之外，奎師那另外又具備八種品質顯示祂的剛毅(purusatva)。這就是：(1) 美麗(sobha)、(2) 迷人超然的逍遙時光(vilasa)、(3) 甜美(madhurya)、(4) 吉祥(mangalya)、(5) 穩定(sthirata)、(6) 光采奪目(teja)、(7) 淘氣(lalita)和(8) 寬大為懷(audarya)。祂對地位卑微者的仁慈、對同儕的競爭、英勇、熱忱、聰慧和揭露真理方面，尤其突顯祂的美麗。祂迷人超然的逍遙時光，特點是祂謙恭的態度、沉著的瞥視和幽默的說話。祂的甜美顯而易見，因為祂的所有活動都展現出令人心曠神怡的可愛。祂的吉祥是全世界信心的居所。祂的穩定表示祂對任何活動都不會分心。祂的耀眼表示祂自己吸引了每個人的注意。祂展現大量情意綿綿的情感和努力，因此稱為淘氣。祂完全奉獻自我的這種情感，稱為寬大為懷。主奎師那是所有英雄的翹楚，在祂的人形逍遙時光之中描述到，嘎伽等等聖人在宗教事情方面，儒瑜丹拿(Yuyudhana)等等戰士(ksatriyas)在戰事方面，烏達瓦等等大臣在諮詢事情方面，都是祂的助手。」

巴佳納：「我完全明白到，奎師那怎樣是情感的英雄化身。現在請告訴我們，那些有資格體驗極樂情感，又歸類於支持因素的奎師那奉獻者的事。」

哥斯瓦米：「只有那些由於對奎師那的愛意而令內心激動不已的人，才可以成為極樂情感真理方面的奉獻者。被描述為與奎師那有關的這全部二十九個品質，從真誠至尷尬(因真話而感到窘迫)，在祂的奉獻者身上都找得到。」

巴佳納：「適合體驗極樂情感的奎師那奉獻者有幾種？」

哥斯瓦米：「有兩種：修習者和完美者。」

巴佳納：「誰是修習者？」

哥斯瓦米：「修習者是那些對奎師那的命題有了品味，也得到了直接覲見奎師那的資格，卻還沒有完全超越所有障礙和困難的人。具備《聖典博伽瓦譚》(11.2.46) *isvare tadadhinesu* 所述徵兆的中階奉獻者，歸類於修習者。」

巴佳納：「帕佈，《聖典博伽瓦譚》(11.2.47) *arcayam eva haraye* 所述的奉獻者，沒有資格體驗極樂情感嗎？」

哥斯瓦米：「直到他們憑藉其他純粹奉獻者的恩慈成為純粹奉獻者，否則他們都不是修習者。只有比爾瓦曼嘎拉那樣的人物，才是真正的修習者。」

巴佳納：「誰是完美奉獻者？」

哥斯瓦米：「完美奉獻者是那些體驗不到任何痛苦，他們的活動全都在主奎師那的庇蔭下履行的，恆常都品嚐到純愛之樂的人。完美奉獻者有兩類：那些達到了完美的人，以及那些永恆完美的人。」

巴佳納：「誰是達到了完美的奉獻者？」

哥斯瓦米：「他們也有兩種：那些透過靈修達到完美的，以及那些透過恩慈臻達完美的。」

巴佳納：「誰是永恆完美的奉獻者？」

哥斯瓦米：「聖茹帕.哥斯瓦米說過：

atma-koti-gunam krsne / premanam paramam gatah
nityananda-gunah sarve / nitya-siddha mukundavat
永恆完美的奉獻者是那些像穆昆達那樣的喜樂化身，他們的品質是永恆的。他們的主要徵兆是，相比他們對自己的愛，他們對奎師那甚至懷著千萬倍的純粹愛意。

《蓮花宇宙古史》的烏塔爾之部有云：

yatha saumitra-bharatau / yatha sankarsanadayah
tatha tenaiva jayante / nija-lokad yadrcchaya
punas tenaiva gacchanti / tat-padam sasvatam param
na karma-bandhanam janma / vaisnavanan ca vidyate
偉大奉獻者不受業報約束，也不像俗世凡人一樣誕生。相反，他們憑藉至尊主奎師那的意願，與主茹阿瑪祭卓一起顯現為蘇米陀(Sumitra)的兒子—拉釋曼(Laksmana)和巴茹阿塔(Bharata)；就像巴拉茹阿瑪和其他人，與至尊主奎師那一起顯現在這個物質世界，然後又和祂一起重返永恆的超然居所；或像亞度王朝的成員，也顯現在至尊主展現的逍遙時光，然後當祂的逍遙時光隱沒時，便和祂一起返回至尊居所。」

巴佳納：「帕佈，我明白了支持和刺激因素的支持方面。現在懇請解釋，刺激因素所指的是什麼。」

哥斯瓦米：「刺激因素是激發或促進靈性情感的因素。奎師那的品質、祂的活動、祂的笑聲、祂肢體的幽香、祂的笛子、號角、踝鈴、響螺和足印、祂的逍遙時光之地、茶爾茜、祂的奉獻者、艾卡達斯斷食日[Ekadasi(hari-vasara)]等等吉祥時刻—這全都是刺激因素。奎師那的品質有三種，分別與祂的身體、心意和言語(manasika、vacika 和 kayika)有關。

與祂身體有關的品質以年齡(vayasa)為主。奎師那的年齡有三個劃分：幼年、童年和少年：

kaumaram pancamabdantam / paugandam dasamavadhi
asodasac ca kaisoram / yauvanam syat tatah param
《Bhakti-rasamrta-sindhu》(2.1.306)

幼年直至五歲為止。童年從這時直至十歲，少年階段則在十歲開始，延續到十六歲。之後的年齡稱為青年。

少年階段也有三個劃分，稱為初期、中期和終期(adya、madhya 和 sesa)。在身體品質之中，美麗是最重要的考慮因素。肢體的比例均勻便美麗動人。衣服、飾物和物品的配置，包括頭髮等等，稱為打扮(prasadhana)。

奎師那有三種笛子：長笛、笛子和短笛。笛子長約十二只手指，厚如姆指，共有六個洞。短笛長約兩只手的長度，除了吹口以外，共有四個指孔。長笛長約十七只手指。其中，在末端有一段寬約三只手指，沒有氣孔的空間。笛子頂端有另一個寬約四只手指的空間，除了吹口之外，也沒有其他氣孔，吹口距離末端大約半只手指的寬度。中間是一段包含八個指洞的空間，每個洞相隔半只手指的寬度。因此長笛共有九個洞。

轉向右邊，耀眼地擱在奎師那手裡的響螺，稱為潘查央亞(Pancajanya)。

透過這些刺激因素，奉獻者的情感便覺醒，當全神貫注於情感對象奎師那時，便成為喜樂化身。情感是永恆情感，它獨自轉變成極樂情感。

明天同一時間來這裡；我會告訴你極樂情感的事，我也會解釋十三種狂喜極樂之兆等等。」

威佳亞.庫瑪爾和巴佳納在聖勾袍.古茹.哥斯瓦米的蓮花足，五體投地的頂拜，然後便告辭。沉醉於深思極樂情感的主題，他們去覲見完美巴庫拉樹(Siddha-bakula)。他們從那裡去覲見聖主佳幹納，然後便返回他們的居處。

由此結束《微靈天職》的第二十六章，名為《極樂情感真理的簡介》

第二十七章

極樂情感真理：八種極樂情感之兆、三十三種極樂情感之兆和情感之影

第二天，當威佳亞.庫瑪爾和巴佳納榮耀了祭餘後，他們又再去聖茹阿妲-刊塔廟，正好在正午後到達。聖勾袍.古茹.哥斯瓦米也榮耀了偉大祭餘，正在等他們。聖達央祭卓.哥斯瓦米坐在他旁邊，撰寫《崇拜程序(Upasana-paddhati)》一書。那時候，聖古茹.哥斯瓦米的外表最非凡。他穿著棄絕僧的服飾，他的前額有垂直的(urddhva-pundra)聖印，他的每只四肢都寫上哈瑞聖名的音節，他的脖子戴著四條粗大的茶爾茜珠子。他手裡拿著唸珠，他的眼睛在冥想中半閉，每隔一段時間，淚如雨下，濺溼胸膛。一邊哭泣悲嘆，他有時高呼：「哈 高認格！哈 尼提安南達！」他的身體有點胖，他的膚色黝黑發亮。他注滿水的椰殼杯佇立在他所坐的蕉樹皮座席旁邊，他的兩只木屐則放在遠一點的地方。

威佳亞和巴佳納看見這一切時，他們心內泛起空前的信心。他倆都五體投地的頂拜，繼續伏在地上良久。看到他們的奉獻者品質和學問，以及他們對眾多經典的深入理解，又知道他們是聖納瓦島聖地的居民，廟內的居民普遍都尊敬威佳亞和巴佳納。不過，看到這種典範的偉大奉獻者情感，今天所有人都特別驚訝。古茹.哥斯瓦米看見他們躺下，這樣頂拜時，便扶起他們，慈愛地擁抱他們，讓他們靠近他坐下。巴佳納等待適當時刻，然後逐漸有禮貌地提出極樂情感的主題。聖哥斯瓦米開始說話，他的心滿載純粹愛意：「今天，我會讓你們明白十三種極樂情感之兆等等主題，使你們領會極樂情感真理。

極樂情感有四個要素：支持和刺激因素、十三種極樂情感之兆、八種極樂情感之兆和三十三種極樂情感之兆。昨天我解釋了支持和刺激因素的真理，今天我會先解釋十三種極樂情感之兆。仔細聽著。

支持和刺激因素是指，導致泛起極樂情感的人物。現在，十三種極樂情感之兆是指，那些導致極樂情感彰顯的可見徵兆，藉此便領略到心裡的靈性情感。換句話說，十三種極樂情感之兆是由斜睨瞥視和毛髮直豎等等，展現為外在身體轉變的活動組成的，但它們其實揭示了內心的靈性情感。這些內在情感以下列表達激動情感的外在方式顯示：跳舞(nrtya)、在地上打滾(vilunthana)、唱歌(gita)、大聲呼喊(krosana)、伸展和扭動身體(tanu-motana)、咆吼(hunkara)、打呵欠(jrmbhana)、嘆

氣和深呼吸(dirgha-svasa)、漠視公眾輿論(lokanapeksita)、流涎(lalasarava)、大笑(atta-hasa)、頭暈(ghurna)和打呃(hikka)。」

巴佳納：「品嚐內在永恆情感的極樂情感時，這些外在轉變怎能滋潤這方面？我還有另一個問題。內在地品嚐極樂情感時，這十三種極樂情感之兆外在地展現在身體上，那麼它們怎會是極樂情感另自分開而截然不同的要素？」

哥斯瓦米：「巴巴，你確是真正的邏輯經典學者。直到今天為止，都沒有人提出你這樣微妙的問題。當我與聖潘迪.哥斯瓦米為伴，學習極樂情感經典時，我腦海裡會出現一模一樣的論點。不過，透過聖師尊的恩慈，我很快便疑慮盡消。機密意義就是，當支持和刺激因素促進意識知覺的功能，本身又輔助那項功能時，那時候，微靈的純粹知覺便會出現自然的奇跡(vaicitrya)，使心靈以多種形式綻放，然後這使身體上的一些外在轉變明顯可見。這些外在轉變，例如跳舞等等，稱為身體展現的徵兆，種類繁多。心靈雀躍時身體也開始跳舞，心靈唱歌時舌頭也唱歌。你應該明白其他轉變的作用也一樣。不過，身體展現之兆的作用不是原初的作用。反而是引起和滋潤支持和刺激因素的十三種極樂情感之兆，繼而以身體展現之兆的形式傳遍全身。

支持和刺激因素刺激心內的永恆情感時，十三種極樂情感之兆便開始它的功能，作為心靈的另一項作用。因此十三種極樂情感之兆是另自的個別要素。透過唱歌那樣的活動，顯露了這些徵兆時，便稱為『冷卻(sita)』；透過跳舞那樣的活動顯露時，則稱為『投擲(ksepana)』。還有其他多種十三種極樂情感的徵兆，例如身體腫脹、滲血、關節分離和緊縮—這都是極少見的，因此我不會進一步詳細說明。在我的生命之主(Pranesvara)主采坦亞.瑪哈帕佈身上所見的，令人嘆為觀止的十三種極樂情感之兆，例如變成烏龜那樣，在修習奉獻者身上並不可能。」

聽到古茹.哥斯瓦米的機密訓示後，威佳亞和巴佳納沈默片刻，然後問：「帕佈，八種極樂情感之兆是什麼？」

哥斯瓦米：「sattva(知覺)一字是指純粹心靈或意識知覺，它被任何與奎師那有關的靈性情感直接或以一些障礙刺激。這個知覺所產生的靈性情感，稱為八種極樂情感之兆。八種極樂情感之兆有三類：流暢的、模糊的(digdha)和粗略的。」

巴佳納：「流暢的八種極樂情感之兆是什麼？」

哥斯瓦米：「流暢的八種極樂情感之兆有兩部分：主要的和次要的。與奎師那直接有關的主要情感令內心深受感動時，便出現八種流暢的主要極樂情感之兆。八種流暢的主要極樂情感之兆的例子是，目瞪口呆、大汗淋漓等等。當奎師那在遠處或有些障礙，以致心頭湧現次要情感時，便出現八種流暢的次要極樂情感之兆。八種次要的極樂情感之兆的其中兩個例子是：膚色蒼白失色(vaivarnya)，說話支吾和嗓音

結巴(svara-bheda)。除了主要情感和次要情感之外，當任何情感令內心激動不已時，便出現八種模糊的極樂情感之兆。發抖是繼情感之後所出現的，八種模糊的極樂情感之兆的例子。

有時，當某個虛有其表的奉獻者聽到奎師那極奇妙甜美的靈性情感時，雖然他其實沒有情感，但都驚訝不已和興高采烈。這就是第三類八種極樂情感之兆，稱為粗略的(ruksa)。八種粗略的極樂情感之兆的其中一個例子，在毛髮直豎(romanca)時便看得到。」

巴佳納：「八種極樂情感之兆怎樣出現？」

哥斯瓦米：「修習者的心靈滿載與奎師那有關的純粹情感時，心靈便自我皈依給生命氣(prana)。然後，生命氣受到刺激時產生了轉變，導致身體出現大量激動之兆。那時候，便出現目瞪口呆等等身體轉變。」

巴佳納：「八種極樂情感之兆的轉變有幾種？」

哥斯瓦米：「八種極樂情感之兆的轉變共有八種，即目瞪口呆、大汗淋漓(sveda)、毛骨悚然(romanca)、嗓音結巴(svara-bheda)、發抖(vepathu)、因絕望、恐懼和憤怒等等情感而出現骯髒和細薄等等膚色轉變(vaivarnya)、流淚(asru)、以及萎靡不振(pralaya)。」

在一些情況下，生命氣保持為與其他四種元素(土、水、火和以太)一起的第五種元素(空氣)。不過，有時當它為主時—即是說，當它把自己處於空氣(vayu)元素時—便走遍微靈全身。當生命氣觸及土元素時，便產生惰性(stambha)；當它托庇於水元素時，便出現淚水(asru)；當它處於火元素時，膚色改變(vaivarnya)和大汗淋漓便清晰可見；當生命氣托庇於天空元素時，便出現發生失去知覺或萎靡不振；當生命氣自我支配並托庇於以空氣元素時，視乎生命氣的強度是微弱、中等或是強勁，分別展現毛骨悚然、發抖和嗓音結巴等等轉變狀態。

由於這八種轉變內內外外都是活躍的，因此有時稱為靈性情感，有時又稱十三種極樂情感之兆。不過，十三種極樂情感之兆—例如跳舞、在地上打滾和唱歌等等—不當作等同於八種極樂情感之兆，因為它們只對外任身體起作用。跳舞等等十三種極樂情感之兆的活動，不是源於純粹知覺的靈性情感(例如八種極樂情感之兆)所致的。相反，那些活動是以智慧策動的。不過，在目瞪口呆等等轉變之中，八種極樂情感之兆沒有倚賴智慧而直接起作用。因此，十三種極樂情感之兆和八種極樂情感之兆，被認為是另自分開而截然不同的要素。」

巴佳納：「我想知道目瞪口呆等等八種極樂情感之兆的轉變原因。」

哥斯瓦米：「目瞪口呆是默不作聲或沒有任何別的活動的靜止狀態，是歡欣、恐懼、驚訝、沮喪、懊悔、憤怒和疲憊引致的。大汗淋漓是歡欣、恐懼、憤怒等等，引致全身濕透。毛髮直豎源於驚訝、歡欣、熱忱和恐懼。嗓音結巴是絕望、驚奇、憤怒、歡欣和恐懼產生的。發抖是恐懼、憤怒、歡欣等等引致的。膚色改變是絕望、憤怒和恐懼等等情感引起的。淚如泉湧是歡欣、憤怒、絕望和其他情感影響所致的；喜悅之淚是清涼的，憤怒之淚則是溫暖的。在萎靡狀態時喪失活動和知識，失去知覺，倒地不起；這也許是快樂或痛苦所致的。」

相對於純粹度的漸進等級，八種極樂情感之兆共有四類。這稱為冒煙(dhumayita)、著火(jvalita)、燃燒(dipta)和劇烈燃燒(pradipta)。八種粗略的極樂情感之兆一般都是冒煙，八種流暢的極樂情感之兆則逐漸達到更高境界。情感是所有驚人喜樂的原因，沒有情感，八種粗略的極樂情感之兆和其他情感便乏善可陳。」

巴佳納：「帕佈，八種極樂情感之兆透過極端好運而出現，但很多人在話劇扮演某個角色時，或在俗世生活完成他們自己的任務時都展示這些情感。可以怎樣評價這樣的人的情感？」

哥斯瓦米：「履行誠懇而純粹的奉愛修習時，自然展現的八種極樂情感之兆，是奉獻者的靈性情感。除此之外，所出現的任何情感徵兆都可以分成四種：情感表象、八種極樂情感之兆的表象、非源於純粹知覺的徵兆，以及不利或相反的徵兆。」

巴佳納：「情感表象是什麼？」

哥斯瓦米：「那些渴求解脫的人，會產生情感表象；當山卡爾師徒傳系的非人格棄絕僧，聽到關於奎師那逍遙時光的討論時，便出現情感表象。」

巴佳納：「八種極樂情感之兆的表象是什麼？」

哥斯瓦米：「聽到奎師那的題旨，內心自然地泛起放縱不羈之情的那些人，例如瀰漫沙的信眾(jaran-mimamsa)和普通婦女，他們所出現的快樂和驚訝的表象，就是八種極樂情感之兆。」

巴佳納：「非源於純粹知覺的靈性情感表象是什麼？」

哥斯瓦米：「非源於純粹知覺的靈性情感表象是指，心意天生口是心非，為了戲劇表演或為了實現物質目標，而修習情感表象的人所展現的徵兆，例如毛骨悚然和流淚等等。有些人其實冷酷無情，但他們訓練有素，以致可以在瞬間開始哭泣，好像在哭。不過，他們的哭泣完全是矯飾做作的，據說他們都是狡猾的。」

巴佳納：「什麼是不利或相反的徵兆？」

哥斯瓦米：「不利或相反的靈性情感表象，是憤怒、恐懼和其他不順應於奎師那的活動所產生的情感。康薩和悉蘇帕拉(Sisupala)正是明顯例子。」

巴佳納：「帕佈，我們明白了支持和刺激因素、十三種極樂情感之兆和八種極樂情感之兆，以及八種極樂情感之兆和十三種極樂情感之兆之間的差別。現在請描述三十三種極樂情感之兆。」

哥斯瓦米：「三十三種極樂情感之兆共三十三種。Vi 意指『顯然地』，abhi 表明『朝著』，cari 則意謂『移動的』。這三十三種靈性情感稱為三十三種極樂情感之兆，因為它們明顯地移向永恆情感。它們又稱短暫情感，因為它們是透過言語、肢體和純粹知覺傳達，從而傳遍整個系統。它們就像永恆情感甘露之洋裡的波濤，因為它們起起伏伏，令海水高漲，然後又再融入海洋。」

這三十三種短暫情感是：(1) 懊悔或漠不關心(nirveda)、(2) 絕望(visada)、(3) 謙遜(dainya)、(4) 體質和精神虛弱(glani)、(5) 疲勞(srama)、(6) 極度興奮(mada)、(7) 驕傲(garva)、(8) 懷疑(sanka)、(9) 恐懼(trasa)、(10) 騷動(avega)、(11) 瘋狂(unmada)、(12) 混亂或心不在焉(apasmrti)、(13) 生病(vyadhi)、(14) 昏倒或錯覺(moha)、(15) 死亡(mrtyu)、(16) 懶惰(alasya)、(17) 靜止(jadya)、(18) 尷尬(vrida)、(19) 隱藏情感(avahittha)、(20) 憶念(smrti)、(21) 深思或推理(vitarka)、(22) 憂慮(cinta)、(23) 決心或智慧(mati)、(24) 堅忍不拔(dhrti)、(25) 歡欣(harsa)、(26) 熱望(autsukata)、(27) 野蠻(augrya)、(28) 躁急和義憤(amarsa)、(29) 嫉妒(asuya)、(30) 坐立不安(capalyam)、(31) 睡覺(nidra)、(32) 熟睡(supti)、(33) 甦醒(bodha)。

一些短暫情感是獨立的(svatantra)，一些則是依賴的(paratantra)。依賴的短暫情感有兩種：高等的(vara)和低等的(avara)。高等那類也分成兩種，即直接(saksat)而分開的，或次要的(vyavahita)。獨立的短暫情感又分成三種：那些缺乏情感的(rati-sunya)；後來接觸的情感(ratianusparsana)；以及有微量情感的(rati-gandha)。

當這些靈性情感出現在反對奎師那的人，或在不適當的人或事物裡察覺到時，它們分成兩種，即不利的(pratikulya)和不恰當的(anaucitya)。這些靈性情感全都有四種狀態：產生、結合、沖擊和平息。」

巴佳納：「靈性情感的產生不難理解，但結合是什麼？」

哥斯瓦米：「當兩種靈性情感—同一種或不同類型的一相遇時，便出現靈性情感的結合。例如，當所愛的人(ista)引致的無生氣和其他事物引致的無生氣同時出現時，這是兩種相同情感結合的例子。相反，歡欣和憂慮同時出現，就是兩種不同靈性情感結合的例子。」

巴佳納：「沖擊是什麼？」

哥斯瓦米：「靈性情感的沖擊是多種靈性情感沖擊和擁擠，在這種狀態中，一種靈性情感抑制另一種而變得顯著。例如，康薩聽聞奎師那時，他同時又忿怒又害怕；這是靈性情感沖擊的例子。」

巴佳納：「什麼是平息？」

哥斯瓦米：「極強大的靈性情感平復下來時，便發生靈性情感的平息。巴佳居民在附近看不見奎師那時，便非常擔憂，但當他們聽到祂的長笛聲時，他們的焦慮立刻平息—即是，憂慮遠去。這是沮喪(visada)的平復狀態。」

巴佳納：「如果我們有資格知道更多這個主題的事，那就請告訴我們吧。」

哥斯瓦米：「導致身體和感官轉變的靈性情感總共有四十一種。這是三十三種極樂情感之兆，即其中一種主要的永恆情感，還有我稍後會描述的七種次要的永恆情感。這全都是導致靈性情感湧現的內心傾向。」

巴佳納：「它們激起哪種靈性情感？」

哥斯瓦米：「它們產生八種極樂情感之兆和十三種極樂情感之兆，全都歸類於支持和刺激因素。」

巴佳納：「所有靈性情感都是自然而天生的嗎？」

哥斯瓦米：「不，其中一些是自然的，其他則是短暫的。奉獻者的永恆情感是他自然的靈性情感，三十三種極樂情感之兆則是短暫的。」

巴佳納：「所有奉獻者都有同一類靈性情感嗎？」

哥斯瓦米：「按照奉獻者各自心意傾向的差別，奉獻者的種類各有不同，因此，取決於心意的傾向，靈性情感的覺醒也有各個等級。這覺醒有三種：重(garistha)、輕(laghistha)和重大(gambhira)。不過，甘露的性質恆常都是液體的，奎師那奉獻者心靈的性質就像甘露。」

今天我會到此為止。明天我會解釋永恆情感。」

威佳亞和巴佳納五體投地的頂拜聖古茹·哥斯瓦米。得到他的許可，他們啟程返回他們的居處。

由此結束《微靈天職》的第二十七章，名為《極樂情感真理：八種極樂情感之兆、三十三種極樂情感之兆和情感之影》

第二十八章

極樂情感真理：主要情感

第二天，威佳亞.庫瑪爾和巴佳納如常來到聖勾袍.古茹.哥斯瓦米的蓮花足，五體投地的頂拜後，他們便開始發問，厘清他們前一天討論過的命題。巴佳納請教說：「帕佈，從你解釋有關支持和刺激因素、十三種極樂情感之兆、八種極樂情感之兆和三十三種極樂情感之兆的所有事情，它們似乎全都是靈性情感。那麼，當中哪有永恆情感？」

哥斯瓦米：「它們確實全都是靈性情感。永恆情感是抑制歡樂等等所有相容的情感，以及抑制憤怒等等所有不相容情感的那種靈性情感，它又作為其他所有靈性情感的君王，作主和繼續稱王。永恆情感是奉獻者心裡對奎師那的情感，認同他自己是居所，奎師那則是對象。描述極樂情感的要素時，你看到把居所當作支持因素，歸類為支持和刺激因素。那種靈性情感控制另一種靈性情感，接受其中一些為極樂情感的誘因，一些則是品嚐極樂情感的輔助物。在這個主導地位，雖然它的形式是令人回味的靈性情感，但它自己同時又品嚐其他靈性情感。深入鑽研這點，思索永恆情感怎樣有別於其他靈性情感。永恆情感形式的情感可以是主要或次要的，於是有兩類情感：主要情感和次要情感。」

巴佳納：「什麼是主要情感？」

哥斯瓦米：「在滿載靈性情感的奉愛方面，以靈魂在純粹至善狀態的獨特本性為特點的那種情感，就是主要情感。」

巴佳納：「今天聽到你純粹的闡釋，驅除了我研習世俗修辭經典時發展的錯誤概念。今天，我正確地理解到，微靈的純粹身份和本性裡泛起對至尊主的極樂情感，作為他靈魂天生的傾向。世俗作者所指的情感，只是在受條件限制微靈的粗糙身體內，及在精微身體的心意和心內體驗到的。現在透過你的解釋，我也明白到極樂情感是純粹微靈獨有的財富。憑藉喜樂能量的恩慈，受條件限制的微靈能夠非常精確地覺悟得到。請給我們解釋不同類型的純粹或主要情感。」

古茹.哥斯瓦米看見巴佳納對真理的理解時，雙眼流下快樂之淚。他擁抱巴佳納，說：「有你這樣的門徒，今天我蒙福了。現在聽著。主要情感有兩類：自我滋潤的主要情感和滋潤其他情感的主要情感。」

巴佳納：「自我滋潤的主要情感是什麼？」

哥斯瓦米：「自我滋潤的情感，以相容的靈性情感支持和自我滋潤，不相容的靈性情感則引起其中的悔恨或冷漠。」

巴佳納：「滋潤其他情感的主要情感是什麼？」

哥斯瓦米：「滋潤其他情感的主要情感，透過退縮(sankucita)來容納相容和不相容的各類靈性情感。主要的情感還有另一種分類方式。」

巴佳納：「哪是什麼？」

哥斯瓦米：「主要情感分成五部分：純粹(suddha)、僕人、朋友、父母和愛侶。就像同一個太陽反映在水晶等等不同表面時，會看到多種不同的形式，同樣，永恆情感的獨特之處，源於儲藏情感的不同容器。」

巴佳納：「請解釋純粹情感。」

哥斯瓦米：「純粹情感有三種：一般的、清晰的和穩定的。一般或普通的情感是普通人和女孩對奎師那的情感。根據修習者與不同種類奉獻者的關係，那每一位奉獻者都有自己的品性和特別的靈修類型，於是清晰的情感變化多端。清晰的情感就像晶瑩剔透的無瑕水晶，反映出修習者各種聯誼的靈性情感。因此稱為清晰的情感。那些懷著這種情感的人，有時叫奎師那做『帕佈』，獻上禱文(stava)，有時又叫祂做朋友，與祂說笑，有時又維繫祂和養育祂，對祂視如己出，有時快樂地稱祂為『刊塔』(摯愛)，有時他們的情感是，祂是超靈。

賦有平靜沉著品質的人，心意裡泛起的喜樂就是平和的本性(sama-svabhava)，它消除心意裡所有追求感官滿足的渴望。這種天性泰然自若的人，對奎師那的情感源於對超靈的知識，稱為中性情感。這種情感稱為純粹的情感，因為它與存在於僕人情感、朋友情感、父母情感等等的品味無關。

這三種情感—僕人、朋友和父母—也分成兩種，即專一的和滿溢的。在專一的情感之中，只有一種情感是活躍的，甚至沒有任何其他種類的情感。在巴佳，茹阿薩拉(Rasala)等等僕人、施瑞達瑪等等朋友，以及南達大君等等奎師那的長輩，展示出專一的情感。滿溢的情感是兩種或以上的情感混合一起。烏達瓦、比瑪(Bhima)，以及巴佳之后(Vrajesvari)施瑞瑪緹.茹阿迪卡(Srimati Radhika)的保母穆卡茹阿(Mukhara)的情感，稱為滿溢的情感。」

巴佳納：「我最初的概念是，巴佳的奉獻者沒有中性情感，但現在我看見他們也有限地存有這種情感。俗世詩人認為中性職務沒有情感，但在對至尊梵的情感之中肯定看得到。現在請解釋僕人情感的徵兆。」

哥斯瓦米：「僕人情感或愛意，是源於『奎師那是主人，我是僕人』這種概念的恭敬服務情感所組成的。那些依附於這種情感的人，不愛任何別的事物。」

巴佳納：「朋友情感的徵兆是什麼？」

哥斯瓦米：「懷著朋友情感，便對主奎師那有堅定信心，認為祂與自己平起平坐。朋友情感的特點是慣性的歡笑和開玩笑。」

巴佳納：「請描述父母情感的徵兆。」

哥斯瓦米：「主奎師那的長輩(guru-jana)的父母情感，是寵愛和善待祂的渴望所組成的。在這種情感之中，包括養育和保護奎師那、履行儀式祈求祂命中事事吉祥、奉上祝福和觸摸祂的下巴等等活動。」

巴佳納：「現在請描述愛侶情感。」

哥斯瓦米：「愛侶情感是巴佳那些鹿目明眸的牧牛姑娘，與主奎師那之間的情感，其中有八種相聚和享樂，始於憶念、觀看等等。在投以斜睨瞥視、眉目傳情、甜言蜜語和歡笑等等活動之中表達。當她從中性進展至愛侶時，當她在各種各樣滿懷靈性情感的奉獻者之中永恆閃耀時，情感變得越來越令人回味和狂喜。至今我簡略描述了五種主要情感的徵兆。」

巴佳納：「現在請解釋超然極樂情感之中的次要情感。」

哥斯瓦米：「次要情感是特別的靈性情感，它源於支持和刺激因素，特別是支持的卓越性，它是透過緊縮的情感自我展現的。七種次要情感是歡樂(hasya)、驚訝、熱忱、憐憫(soka 或 karuna)、憤怒(raudra)、恐懼(naka)和厭惡(jugupsa 或 bibhatsa)。對奎師那的靈性情感，在前六種次要情感都有可能。從極樂情感的觀點來看，第七種情感是，當純粹情感覺醒時，奉獻者對無生氣的物質身體和它的活動所感到的厭惡或責備。即使歡樂等等靈性情感有別於純粹知覺那種截然不同的情感，由於它們與滋潤其他主要情感的情感混合，因此便把 rati(情感)一字用於靈性情感。因此它們稱為歡樂、驚訝等等。有時歡樂等等次要情感，在一些奉獻者身上永久佔一席位，但這不常發生。因此稱它們為偶然，以及『那並非展現為長流不息洪流的』。在某些情況，它們變得非常強大，以致甚至壓服天生的純粹情感，確立它們自己的至尊性。」

巴佳納：「物質世界的詩詞歌賦，列舉了熱愛、歡樂和憐憫等等八種情感。現在我明白到，這類靈性情感的支持和刺激因素，只能在世俗英雄和愛卿之間微不足道的情感，才顯得美麗動人。這在巴佳的超然情感之中無立錐之地，當中唯有純粹靈魂才是活躍的；心意活動無法觸及那個領域。因此，偉人決定了情感就是永恆情感，並把它的主要靈性情感分成五種主要情感，它的次要靈性情感分成七種次要情感。這種分類是恰當的。現在懇請描述歡樂之情的徵兆。」

哥斯瓦米：「歡樂之情的覺醒是由於滑稽地曲解說話、外表或活動，以致心花怒放；它的徵兆是睜大眼睛，抖動鼻子，咀唇和頭。當緊縮的情感滋養這種歡樂時，才稱之為歡樂之情，它源於與奎師那有關的活動。」

巴佳納：「請告訴我驚訝之情的徵兆。」

哥斯瓦米：「目睹罕見的事物時，心內產生的轉變稱為驚訝，這種驚訝與奎師那有關時，便稱之為驚訝之情。十三種極樂情感之兆展現在這種驚訝之情之中，例如瞪眼觀看；『嘩！嘩！』(驚訝地)等等表達方式和毛骨悚然。」

巴佳納：「熱忱之情的徵兆是什麼？」

哥斯瓦米：「熱忱是心意堅定地依附於盡快履行，成果將獲得聖人讚揚的重大任務。它的特點是急切、摒棄忍耐、卯足全力等等。」

巴佳納：「憤怒之情的徵兆是什麼？」

哥斯瓦米：「憤怒是由於湧現不相容的情感，以致怒火中燒。憤怒時會體驗到苛刻、皺眉和雙眼通紅等等轉變。」

巴佳納：「恐懼之情的徵兆是什麼？」

哥斯瓦米：「恐懼是目睹可怕景象時，內心出現的過度不安。自我躲藏、心如死灰、竭力走避等等徵兆，都是恐懼的特徵。」

巴佳納：「請告訴我厭惡之情的徵兆。」

哥斯瓦米：「厭惡是看見、聽到或想起令人深惡痛絕的事物時，所出現的退縮或躲避。它的徵兆包括吐痰、臉容扭曲，發出『呸！呸！』等等聲音，以示厭惡。只有當這些徵兆是順意於奎師那時，才獲接受為情感，否則只是凡夫俗子的情感而已。」

巴佳納：「奉愛極樂情感共有幾種靈性情感？」

哥斯瓦米：「有八種永恆情感、三十三種短暫情感和八種極樂情感之兆，合共四十九種靈性情感。如果這些情感是世俗的，便滿載三種物質品質所產生的苦樂；如果它們的展現是與主奎師那有關的，那麼它們既超然，又蘊含完全成熟的喜樂，超越於三種物質品質。」

與奎師那有關時，甚至連沮喪(visada)都是由莫大快樂組成的。聖茹帕.哥斯瓦米說，奎師那和祂那些以祂摯愛配偶為首的奉獻者，導致支持等等情感。目瞪口呆等等八

種極樂情感之兆是情感的活動，而始於自貶(nirveda)的短暫情感，則是情感的助手。

極樂情感覺醒時，那些轉變不是稱為原因、效果或助手；反而稱為支持和刺激因素等等。學者把它命名為支持和刺激因素，因為它把資格注入情感，使它特別令人回味。跳舞等等稱為十三種極樂情感之兆，因為它們擴展了灌輸的(vibhavita)情感之後，使它淋漓盡致。八種極樂情感之兆也這樣命名，因為它們覺醒知覺。那些以多種方式傳送短暫情感，例如自貶(nirveda)等等，使灌輸的和燦爛的情感優美動人的，就是短暫情感。根據熟悉與至尊主有關的詩歌和戲劇的奉獻者所言，支持和刺激因素等等，是超然服務的基本原因。實際上，由於是情感的一部分，因此這些靈性情感本性就是偉大奉愛的嬉戲逍遙，它們有獨特而不可思議本質的這種品質。《摩訶婆羅多(Mahabharata)》等等經典，描述它們是無法推論的，也確立了不應該爭論那些超越於理性深思的大量靈性情感。超越於物質自然形態的真理，是不可思議的真理。

屬於不可思議極樂情感真理的情感，令人心醉神迷。它確實把奎師那的形象等等灌輸了在它自己之內，這樣滋潤它自己及支持和刺激因素等等。情感使奎師那的品質更顯赫，例如祂的形象，那是各種甜美的居所。於是，品嚐奎師那的形象和其他品質時，它們便擴展情感。因此，支持和刺激因素、十三種極樂情感之兆、八種極樂情感之兆和三十三種極樂情感之兆幫助情感，情感又滋潤這些靈性情感。」

巴佳納：「情感對象和對奎師那的情感之間有什麼差別？」

哥斯瓦米：「情感對象是世俗的，對奎師那的情感卻是超然的。在世俗的情感之中，相聚時快樂，分離卻痛不欲生。不過，愛至尊主的奉獻者獲得對奎師那的情感時，便變成極樂情感，導致相聚之樂。在分離時，那種情感呈現為極奇妙驚人的喜悅漩渦。在施瑞曼.瑪哈帕佈和茹阿亞.茹阿瑪南達之間的談話之中，茹阿亞.茹阿瑪南達在他自己的詩節，pahilehi raga nayana-bhange bhela[《永恆的采坦亞經(Caitanya-caritamṛta)》，中篇逍遙(Madhya-līla) 8.194]，解釋這個奇妙驚人的喜悅漩渦。這個詩節似是描述強烈的痛苦，但它其實滿載最高的那種快樂。」

巴佳納：「邏輯家說我們看見的極樂情感不是完全展現的，只是全部極樂情感的一部分而已。我們可以怎樣回答這個論點？」

哥斯瓦米：「實際上，物質世界的相互作用所引起的極樂情感(jada-rasa)，的確只是所有極樂情感的一部分而已，因為只有在永恆情感與極樂情感的要素混合時，極樂情感才展現。之前它一直不展現。但超然極樂情感卻不是這樣。在完美階段，它是永恆、密不可分和自我展現的。在靈性修習期間，可以覺悟這同一種極樂情感在俗世所展現的形式。俗世的極樂情感在分離時並不耐久，而超然極樂情感在分離狀態甚至更美麗動人。

這超然的靈性極樂情感，作為喜樂大能量的淘氣逍遙展現(vilasa-rupa)，與至尊極樂合而為一(tadatmya)。換句話說，至尊極樂本身就是極樂情感。這是超越邏輯和辯論領域以外，因為它是不可思議的。」

巴佳納：「超然真理有幾種極樂情感？」

哥斯瓦米：「情感有一個主要形式和七個次要形式，因此總共有八種情感。主要的極樂情感同樣也是五種的其中之一，並有七種次要的極樂情感，於是也有八種極樂情感。」

巴佳納：「請告訴我全部八種的名字。我聽得越多，我越想多聽一點。」

哥斯瓦米：「聖茹帕.哥斯瓦米在《聖奉愛甘露之洋》(南部 5.115)：

mukhyas tu pancadha santah pritam preyam ca vatsalah
madhuras cety ami jneya yatha purvva anuttamah
hasyo 'dbhutas tatha virah karuno raudra ity api
bhayanakah sa vibhatsa iti gaunas ca saptadha

主要的奉愛極樂情感有五種：中性、僕人(prita)、朋友(preya)、父母和愛侶。要明白這五種的第一種比第二種低，第二種比第三種低，它們的順序如此類推。除此以外，還有七種次要的奉愛極樂情感：歡樂、驚訝、熱忱、憐憫、憤怒、恐懼和厭惡。」

巴佳納：「在靈性極樂情感方面，bhava(靈性情感)一字的含意是什麼？」

哥斯瓦米：「在極樂情感密宗經典，bhava(靈性情感)一字表示，智慧專一地致力於靈性主題的學者，對心內冥想主題的深刻靈性印象所喚醒的情感。我之前提過有兩種靈性情感：可想像的和不可思議的。邏輯可以用於可想像的靈性情感主題，因為受條件限制微靈的受條件限制心意，泛起的這所有靈性情感全都是源於無生氣的物質自然。這表示能夠思索它們的主題。同樣，關於至尊控制者的任何世俗想法，也是可想像的靈性情感。」

實際上，與至尊控制者有關的靈性情感難以想像，因為至尊控制者真理超越於世俗物質。不過，『至尊控制者真理凌駕於無生氣的物質能量，因此祂沒有想像得到的靈性情感。因此至尊控制者真理根本沒有靈性情感。』這種想法不對。實際上，所有靈性情感的存在都與至尊控制者有關，但它們不可思議，因為它們遠超於物質心意的思考力。把那些不可思議的靈性情感存於內心，繼續心無旁騖地培養它們。你應該知道那其中一種的靈性情感是永恆的(sthayi)，你也應該接受，其他不可思議的靈性情感是極樂情感的要素。你這樣做，完整而連續不斷的(akhanda)永恆完美極樂情感，便會在你心內出現。」

巴佳納：「帕佈，你所說的，這方面的深刻印象是什麼？」

哥斯瓦米：「巴巴！你生生世世都一直在業報輪迴轉來轉去，由於依附於俗世的感官享樂，因此你的意識知覺是由兩種印象組成的，即那些在前生(praktana)獲得的，以及那些在今生(adhunika)獲得的。在這段期間，存於你靈魂的純粹存在裡，心靈的純粹傾向扭曲了。現在，受到以往生生世世累積的靈性善行(sukrti)影響，你在今生獲得聖人聯誼，你在這聯誼之中履行靈性專注，創造印象。當這些印象驅除扭曲的印象時，你原有的印象便會出現。視乎這些印象的深入度，不可思議的真理會展現在你心內。這稱為深刻印象。」

巴佳納：「我很好奇，想知道誰有資格領悟極樂情感真理？」

哥斯瓦米：「極樂情感真理唯一的人選是，可以根據我描述過的順序，把源於深刻印象的不可思議靈性情感存於心內的修習者。其他人沒有資格。聖茹帕.哥斯瓦米說過：

vyatitya bhavana-vartma / yas camatkara-bhara-bhuh
hrdi sattvojjvale badham / svadate sa raso matah
《奉愛甘露之洋》(南部 5.79)

極樂情感是奇跡般的永恆情感，它是奇妙驚異的真正倉庫，是修習者跨越了沉思之途之後體驗到的。在被純粹至善徹底又完全地精鍊了而光芒四射的心裡，品嚐極樂情感。」

巴佳納：「誰沒有資格(anadhikari)得到這極樂情感？對沒有資格的人解釋極樂情感是冒犯的，就像把哈瑞聖名傳授給沒有資格的人，這也是冒犯。帕佈，我們是低微困苦的可憐人，因此請施恩給我們，使我們在這方面小心翼翼吧。」

哥斯瓦米：「對純粹奉愛漠不關心的棄絕，稱為做作的棄絕(phalgu-vairagya)，對純粹奉愛漠不關心的知識，稱為枯燥的思辨推敲(suska-jnana)。那些不喜歡純粹奉愛的人，全都沒有資格探討極樂情感的主題，例如虛假的棄絕者、枯燥的思辨家、那些致力於世俗邏輯的人、那些遵循業報彌漫沙的人、以及那些讚揚彌漫沙後篇(uttaramimamsa)的枯燥知識(suska-jnana)部分的人、那些厭惡品嚐奉愛的人，還有那些遵循純粹非二元世俗哲學體系的人。品嚐極樂情感的奉獻者會保護奎師那奉愛的極樂情感，不讓這些沒有資格的人染指，就像保護珍貴財寶，以防盜賊。」

巴佳納：「今天我們有福了。我們會必恭必敬地服從那些從你神聖咀唇領受到的訓示。」

威佳亞：「帕佈，我用我在普羅大眾的公開聚會，誦讀《聖典博伽瓦譚》所獲的任何財富來養活自己，但《聖典博伽瓦譚》是極樂情感之書。對普通人誦讀這本書收集錢財，這有任何冒犯嗎？」

哥斯瓦米：「哎呀！《聖典博伽瓦譚》是所有經典的翹楚，也是所有韋陀典籍之果的化身。應該僅是遵循第一篇的訓示(《聖典博伽瓦譚》1.1.3)：

muhur aho rasika bhuvi bhavukah

品嚐極樂情感的奉獻者，擅於品嚐對至尊主之愛的極樂情感，即使在你的解脫境界，你都應該繼續一再暢飲《聖典博伽瓦譚》的極樂情感，這部典籍是《韋陀經》如願樹熟透的水果。

根據這個詩節，只有滿載靈性情感或品嚐極樂情感的奉獻者，才被視為有資格暢飲《聖典博伽瓦譚》的極樂情感。巴巴，你應該立即放棄這種職業。你熱切渴求極樂情感，所以不要再冒犯極樂情感。Raso vai sah—《韋陀經》的這句話說明了，極樂情感是奎師那的本質。有很多其他職業可以讓你維生，你應該以其中一種來養活自己。從今之後，不要對普通人誦讀《聖典博伽瓦譚》來收集財富。對了，如果你遇見任何品嚐極樂情感的傾聽者，你可以歡天喜地的對他誦讀《聖典博伽瓦譚》，但不要收取任何報酬或捐贈。」

威佳亞：「帕佈，今天你救了我，免於干犯嚴重冒犯。今後我再不會這樣做，但我已經作了的冒犯會有什麼影響？」

哥斯瓦米：「那些冒犯會被克服的。當你懷著赤子之心皈依給極樂情感時，極樂情感肯定會原諒你。不要擔心這事。」

威佳亞：「帕佈，我會做一些僕役工作維生，但不會對沒有資格的人描述極樂情感，那怕他們給我錢。」

哥斯瓦米：「巴巴！你洪福齊天！奎師那肯定接受了你為祂的一份子，否則你不可能對奉愛主題有這樣堅定的信心。你們兩位都是聖納瓦島聖地的居民。主高茹阿哈瑞已經把祂的能量灌注給你們。」

由此結束《微靈天職》的第二十八章，名為《極樂情感真理：主要情感》

第二十九章

極樂情感真理：懷著中性、僕人和朋友情感的十三種極樂情感之兆

巴佳納和威佳亞.庫瑪爾慎重地考慮他們的情況，然後決定他們會在普瑞渡過四月苦行(Caturmasya)，從聖勾袍.古茹那裡聆聽極樂情感的各方面真理。巴佳納的祖母聽

到在四月苦行期間住在普瑞的榮耀時，她也同意他們的建議。從那時起，他們早晚定時去領受主佳幹納的覲見，在拿然卓湖(Narendra Sarovara)沐浴，到訪在普瑞和周圍的重要聖地。除此之外，每逢有特別服務、典禮或更衣儀式舉行時，他們都懷著極大的奉愛，覲見主佳幹納。他們這樣非常有規律而崇高地渡日。他們在聖勾袍.古茹面前盡訴衷情。

當他們對聖古茹.哥斯瓦米表達他們的意向時，他興高采烈地說：「我心裡對你們兩個發展了非常濃厚的雙親之愛，以致你們離開時，我想我會非常難過。你們留在這裡越久，我會越高興。真實無偽的靈性導師垂手可得，但真實無偽的門徒卻絕無僅有。」

巴佳納非常謙遜地請求：「請行行好，解釋極樂情感真理，讓我們可以輕易明白支持和刺激因素，以及各種各樣極樂情感的其他特色。」

哥斯瓦米：「它是非常優美的主題。小心聽著，凡是主高茹阿遜達爾激發我講的，我都會愉快地講。首先是中性情感，當中的永恆情感是平和之情。

非人格宗的靈性喜樂極有限又薄弱，那些瑜伽師的靈魂之樂也一樣。覺悟到至尊控制者所獲的喜樂比這些略勝一籌，覺悟到至尊控制者的本質使人更滿足和喜樂。中性情感的支持因素是四臂形象的拿茹阿央那，祂具備至尊和富裕等等品質。中性情感長駐在泰然自若的人物，即那些自我覺悟靈魂之翹楚，以及對至尊主滿懷信心的苦修者。

庫瑪爾四兄弟—山拿卡、薩拿坦、山拿-庫瑪爾、和山南丹—他們以棄絕童僧(bala-sannyasis)的形象雲遊四海，在那些自我覺悟靈魂之中傲視同儕。他們起初傾向於非人格梵，但後來被至尊主形象之甜美吸引，於是投入於崇拜神像，神像是濃縮的超然化身。領悟中性情感的苦修者履行恰當的棄絕(yukta-vairagya)，他們藉此克服了所有障礙，驅除了對感官對象的所有依附。不過，他們仍然渴望解脫。

中性情感的刺激因素如下：聆聽所有傑出的《奧義書》、住在僻靜處、討論和深思真理、確立知識能量的優勢、榮耀宇宙形象、與獻身於主哈瑞，同時又培養經驗主義知識和哲學思辨推敲的人聯誼(jnana-misra-bhaktas)，以及與同樣博學的人為伴，思考《奧義書》的真理。更進一步的刺激因素，是供奉給至尊主蓮花足的芳香茶爾茜、響螺聲、神聖山巒和森林、完美之地、恆河、減低與感官滿足對象接觸的傾向(即渴望征服所有罪惡反應)，以及深思熟慮最具破壞力的時間影響的這個概念。這都是使人品嚐中性情感的推動力。」

巴佳納：「這種極樂情感的可見徵兆是什麼？」

哥斯瓦米：「中性情感的其中一些可見徵兆，是那些具有平和之情的人特有的 (asadharana)，眼觀鼻尖、行為舉止似是凌駕於所有社會行為守則的苦修者 (avadhuta)、步行時視線穩定，視野不超過前方四腕足、展示姆指和食指形成圓形的手印(jnana-mudra)、對那些敵視至尊主的人沒有惡意、不過度厚愛至尊主那些滿懷純愛的奉獻者、對解脫和物質存在的瓦解心存榮耀和敬意、不感興趣、擺脫擁有感和假我(mamata)，奉行靜默。打呵欠、肢體扭曲、傳授奉愛訓示、向哈瑞奉上頂拜和禱文(stava-stuti)等等，都是中性情感的一些普遍情感。」

巴佳納：「處於中性情感時，八種極樂情感之兆的轉變是什麼？」

哥斯瓦米：「毛髮直豎、大汗淋漓和目瞪口呆等等八種極樂情感之兆，在這種極樂情感幾乎全都清晰可見。唯一例外的是暈倒和倒地失去知覺(pralaya)。不過，這八種極樂情感之兆的轉變，不會伸延至熾烈(dipta)階段。」

巴佳納：「在這種極樂情感，哪種短暫情感顯而易見？」

哥斯瓦米：「中性情感常見的短暫情感是：悔恨和自貶、耐性、歡欣、堅信或理解、憶念、沮喪、熱切渴望、全神貫注和興奮，以及爭辯。」

巴佳納：「有幾種平和之情？」

哥斯瓦米：「平和之情是中性情感的永恆情感，分成兩種：平靜的(sama)和濃縮的(sandra)。當修習者臻達了神定，但靈魂還沒有達至察覺他自己靈性身份的層面時(asamprajnata-samadhi)，便出現平靜的平和之情，由於瞥見(sphurti)到至尊主，以致身體展現歡欣、顫抖和毛骨悚然。

濃縮的平和之情是展現難以形容之樂的情感。這在想受俱滅之神定(nirvikalpa-samadhi)時發生，即由於愚昧(avidya)徹底毀滅，以致心靈的所有功能都受阻的那個神定境界，在這個境界會直接看見至尊主在面前。那時候出現的極濃縮喜樂，稱為難以形容之樂。

中性情感也分成間接的(paroksa)和直接的(saksatkara)。蘇卡戴瓦和比爾瓦曼嘎拉拒絕從思辨知識獲得的靈性喜樂，使自己浸於奉愛極樂情感之樂。著名學者聖薩爾瓦包瑪.巴塔師(Sarvabhauma Bhattacharya)也一樣。」

巴佳納：「世俗文學傳統為什麼沒接受中性情感？」

哥斯瓦米：「世俗作者沒接受平和之情的原因是，一展現平和(peacefulness)時，俗務的多元性和多樣性便消失。不過，在超然交往之中，超然情感從中性情感出現時便開始遞增。至尊主說，把智慧全神貫注於祂，這種品質稱為平和的。因為除非懷

著平和之情，否則不可能把智慧專注於至尊主，因此追求知識真理時必須接受中性情感。」

巴佳納：「我完全明白了中性情感。現在懇請解釋僕人情感，以及它的支持和刺激因素等等。」

哥斯瓦米：「博學的學者稱僕人之情為『prita-rasa』。僕人之情有兩類：崇敬的(sambhrama)和敬畏的(gaurava)。懷著崇敬僕人之情(sambhrama-prita-rasa)的僕人，他們的情感是他們適合於領受主人的好意，而那些懷著敬畏僕人之情(gaurava-prita)的，他們的態度是有賴於奎師那維繫或供給溫飽。」

巴佳納：「什麼是崇敬的僕人之情？」

哥斯瓦米：「那些對巴佳王之子奎師那，懷著『我是奎師那的僕人』這種自我概念的人，泛起崇敬的僕人之情。那種愛逐漸越來越得到滋潤時，便稱為崇敬的僕人之情。奎師那和祂的僕人是這種情感的支持因素。」

巴佳納：「奎師那在這種情感的原形是什麼？」

哥斯瓦米：「在哥庫拉，崇敬的僕人之情的支持因素，是奎師那的兩臂形象。在其他地方，祂有時以祂的兩臂形象作為支持因素，有時則以祂的四臂形象。在哥庫拉，主奎師那是以那位打扮成牧牛童，膚色好像初出現的季風雨雲一樣閃閃生輝，手持短笛，腰部圍著一塊猶勝黃金之美的黃布，頭上插著孔雀毛冠的主的形象，作為支持因素。

在其他地方，祂以兩臂形象存在，但祂以祂的富裕形象作為支持因素，祂手裡拿著響螺和神碟等等，祂的所有肢體都戴上珍珠和珠光寶氣的飾物。聖茹帕.哥斯瓦米在《奉愛甘露之洋》(西部 2.3.5)這樣寫：

brahmanda-koti-dhamaika-roma-kupah krpambudhih
avicintya-mahasaktih sarvva-siddhi-nisevitah
avataravali-bijam sadatmarama-hrd-gunah
isvarah paramaradhyah sarvva-jnah sudrdha-vratah
samrddhiman ksama-silah saranagata-palakah
daksinah satya-vacano daksah sarvva-subhankarah
pratapi dharmikah sastra-caksur bhakta-suhrttamah
vadanyas tejasa yuktah krta-jnah kirtti-samsrayah
variyan balavan prema-vasya ity adibhir gunaih
yutas catur vidhesv esa dasesv alambhano harih

那位主哈瑞.奎師那是四種僕人奉獻者的支持因素化身，擁有下列品質：數百萬個宇宙位於祂超然身體的每個毛孔、祂是憐憫之洋(krpambudhi)、祂具有不可思議的能

量，超於微靈微不足道的智慧所能理解、各種玄祕完美都服務祂(sarva-siddhi-nisevita)、祂是形態化身(guna-avatars)、逍遙時光化身(lila-avatars)和賦有力量的化身(saktyavesa-avatars)等等所有化身之源(avataravali-bija)；祂偷走蘇卡戴瓦等等自我滿足的瑜伽師的心(atmarama-ganakarsi)、祂掌管一切(Isvara)、對所有微靈和半神人來說，祂極受崇拜(paramaradhya)、祂無所不知(sarva-jna)、祂堅守誓言(sudrdha-vrata)、祂非常富裕(samrddhiman)、祂寬大為懷(ksama-sila)、祂是皈依靈魂的保護者(saranagata-palaka)、祂極慷慨(daksina)、祂一語成籤(satya-vacana)、祂能夠輕易履行艱巨任務(daksa)、祂為眾生福祉而行(sarva-subhankara)、祂勇氣過人(pratapi)、祂十分虔誠(dharmika)、祂的看法和行動符合經典(sastra-caksu)、祂是祂奉獻者最好的祝願者(bhakta-suhrt)、祂海量汪涵(vadanya)、祂的身體閃閃發光，力大無窮，又有影響力(tejasvi)、祂懷著感恩之心(krtajna)、祂名聞天下(kirtiman)、祂最優秀(variyan)、祂十分強壯(balavan)，祂被祂奉獻者的愛控制(prema-vasya)。」

巴佳納：「四種僕人是誰？」

哥斯瓦米：「有四種僕人，他們作為僕人之情的居所身為支持因素。他們是：(1) 那些完全托庇於祂，恆常俯首聽命的人；(2) 那些履行至尊主命令的人；(3) 那些值得信賴的人；以及(4) 那些視奎師那為主人，從而虛懷若谷的人。他們的學名(tattvika)是(1) 指派之僕(adhikrta-dasa)、(2) 從屬之僕(asrita-dasa)、(3) 同遊之僕(Parisada-dasa)和(4) 隨行之僕(anugata-dasa)。」

巴佳納：「誰是指派之僕的例子？」

哥斯瓦米：「以布茹阿瑪、施瓦和因卓為首的半神人和女神，都是指派之僕和女僕。當他們獲得履行物質宇宙任務的資格時，便投入於服務至尊主。」

巴佳納：「誰是從屬之僕？」

哥斯瓦米：「從屬之僕有三種：那些得到庇蔭的人(saranagata)、那些依附於思辨知識之途思辨家的人、還有那些專注於服務至尊主的人(sevanistha)。卡利亞蛇妖(Kaliya-naga)和佳茹阿山達(Jarasandha)囚禁的那些國王，都歸類於得到庇蔭的僕人。以稍拿卡(Saunaka)為首的聖人，稱為專注於靈性知識之僕(jnana-nistha dasa)，因為他們放棄渴求解脫，托庇於主哈瑞。專注於服務的僕人(seva-nistha)是祭卓兌佳(Candradhvaja)、哈瑞哈爾(Harihara)、巴胡拉斯瓦(Bahulasva)、依斯瓦庫(Iksvaku)和潘達瑞卡(Pundarika)那樣的奉獻者，他們一開始已依附於對至尊主的靈性專注。」

巴佳納：「誰是同遊之僕？」

哥斯瓦米：「烏達瓦、達茹卡(Daruka)、薩提亞葵(Satyaki)、斯茹塔戴瓦(Srutadeva)、薩圖爾吉(Satrujit)、南達、烏帕南達和巴卓(Bhadra)，都歸類於同遊之僕。雖然他們從事建議磋商等活動，但他們也根據時間和情況從事適合的服務。比斯瑪(Bhisma)、帕瑞悉(Pariksit)和威杜爾(Vidura)也是同遊之僕奉獻者，在他們所有人之中，以滿載純粹愛意的僕人烏達瓦最好。」

巴佳納：「誰是隨行之僕？」

哥斯瓦米：「內心恆常都依附於履行服務的那些僕人，稱為隨行之僕。他們有兩種：那些住在巴佳的，以及那些住在杜瓦茹阿卡城的人。在杜瓦茹阿卡城的隨行之僕包括蘇祭卓(Sucandra)、曼達拉、斯譚巴(Stambha)和蘇譚巴(Sutamba)。那些在巴佳的包括茹阿塔卡(Raktaka)、帕卓卡(Patraka)、帕特瑞、瑪杜刊塔(Madhukantha)、瑪杜巴爾塔(Madhuvrata)、茹阿薩拉(Rasala)、蘇威拉薩(Suvilasa)、沛爾瑪刊達、瑪卡然達卡(Makarandaka)、阿南達、祭卓哈薩(Candrasahasa)、帕郁達(Payoda)、瓦庫拉(Vakula)、茹阿薩達(Rasada)和薩茹阿達(Sarada)。在巴佳這所有隨行之僕之中，茹阿塔卡非常優秀。」

同遊和隨行之僕又再細分成三類，即 dhurya、dhira 和 vira。服務主和祂奉獻者的那些同遊之僕(dhurya-parisadas)，是那些對奎師那、祂深愛的牧牛姑娘和祂的僕人，展示適當愛意的人。服務主的摯愛之同遊之僕(Dhira-parisadas)，是那些沒明確地投入服務奎師那，卻托庇於薩提亞巴瑪(Satyabhama)等等奎師那摯愛的人。只是服務主的同遊之僕(Vira parisadas)，是那些專一地托庇於奎師那恩慈的奉獻者，因此他們不關心其他人。奎師那的這三種僕人—從屬、同遊和隨行，基於永恆完美、完美和修習者，再分成三種。」

巴佳納：「懇請您解釋僕人之情各種各樣不同的刺激因素好嗎？」

哥斯瓦米：「僕人之情的刺激因素是笛聲和水牛號角、奎師那面露微笑的瞥視、聆聽祂的品質、蓮花、奎師那的足印、初出現的季風雨雲，以及奎師那芳香的四肢。」

巴佳納：「這種情感的可見徵兆是什麼？」

哥斯瓦米：「僕人之情特有的(asadharana)十三種極樂情感之兆，包括完全投入於賦定職務、服從至尊主的命令、服務至尊主時一直都沒有嫉妒和惡意、與奎師那的僕人為友，以及堅信奎師那。與其他情感共有的表達方式包括跳舞、尊重奎師那鍾愛的人，以及疏離其他一切。」

巴佳納：「哪幾種八種極樂情感之兆存在於僕人之情？」

哥斯瓦米：「目瞪口呆等等八種極樂情感之兆，全都展現在這種情感。」

巴佳納：「哪幾類三十三種極樂情感之兆，存在於這種情感？」

哥斯瓦米：「三十三種極樂情感之兆的其中二十四種，存在於這種情感。它們是歡欣、驕傲、堅毅、自貶、沮喪、謙遜、憂慮、憶念、憂慮、決心、熱望、爭論、沉著、激動、尷尬、怠惰、迷惑、瘋狂、隱藏情感、覺醒、做夢、疲倦、疾病和尋死。沒有明顯地展現痴迷、筋疲力盡、恐懼、昏倒和倒地、懶惰、盛怒、不耐煩、嫉妒和睡覺。相聚時展現歡欣、驕傲和堅毅的靈性情感，分離時展現虛弱、生病和死亡的靈性情感。自貶等等其他十八種靈性情感，在相聚和分離都顯而易見。」

巴佳納：「我想知道僕人之情的永恆情感。」

哥斯瓦米：「這種情感的永恆情感是，對奎師那必恭必敬的態度和敬畏所引致的內心悸動，以及祂是主人的這種概念混合而產生的愛。」

在中性情感之中，唯獨情感才是永恆情感，而在這種情感之中，當情感帶著擁有感(mamata)時，永恆情感便出現，並變成愛。當這種崇敬的愛逐漸增加時，便一直延展，經過純粹愛意和情感(sneha)階段，臻達自發愛意的階段。當崇敬的愛無憂無懼時，便呈現純粹愛意的形式。當濃縮的純粹愛意引致心靈融化時，便稱為情感，在這個階段，奉獻者甚至連傾刻的分離都無法忍受。當情感發展到甚至連痛苦都似是快樂時，情感便成為自發愛意。在這樣的狀態，與奎師那分離時便渴望捨棄生命。那些歸類於指派的和從屬的人，可以臻達純粹愛意之境，但到此為止。同遊能夠到達情感的層面。帕瑞悉、達茹卡、烏達瓦和巴佳的隨行之僕的永恆情感，發展至自發愛意的極限。出現自發愛意時，便局部展現朋友情感。學者稱懷著這種情感與奎師那相聚為『團聚(yoga)』，與奎師那分離為『分離(ayoga)』。有兩種分離—焦急的渴望(utkanthita)和分離(viyoga)，以及三種團聚—完美(siddhi)、滿足(tusti)和居住(sthiti)。完美是在焦急渴望的狀態之後看見奎師那，滿足表示分離後與奎師那見面。居注意指與奎師那住在一起。」

巴佳納：「我明白了崇敬之愛。現在請解釋敬畏之愛吧。」

哥斯瓦米：「滿載敬畏的愛是那些有這種概念(abhimana)的人，『奎師那應該照顧我一滋養和維繫我。』當相應的支持和刺激因素、十三種極樂情感之兆等等滋養了這種愛時，便稱為敬畏之愛的情感。至尊主奎師那、祂所保護的人和從屬之僕，都是這種情感的支持因素。敬畏之愛的支持對象是，呈現為偉大靈性導師的奎師那，即鼎鼎大名、智慧和力量的擁有者、保護者和維繫者。受奎師那保護的人(lalya-bhaktas)分成兩類：晚輩和兒子。薩茹阿拿(Sarana)、嘎達(Gada)和蘇巴卓(Subhadra)自認晚輩，帕爾端姆拿(Pradyumna)、查茹得斯拿(Carudesna)和薩姆巴等人的概念是作為兒子。這種情感的刺激因素，是主奎師那的父母之愛和溫柔的微

笑。十三種極樂情感之兆的例子是，奎師那在場時坐在較低的座位上，以及遵從堪受崇拜長輩的指示。你應該知道，在崇敬之愛的情感，這方面的短暫或三十三種極樂情感之兆，與我之前所述的一樣。」

巴佳納：「gaurava (敬畏)一字是什麼意思？」

哥斯瓦米：「敬畏是指與奎師那的關係，是基於『以身體關係來說，奎師那是我的父親』或『奎師那是我的靈性導師』這個概念。懷著奎師那是滋養和維繫者的這種情感，全神貫注於祂，這種情感就是敬畏之愛。這就是這種情感的永恆情感。」

巴佳納：「帕佈，我明白了僕人之情。現在請描述朋友之情。」

哥斯瓦米：「這種情感的支持因素是奎師那和祂的朋友；手持短笛的巴佳王之子主奎師那的兩臂形象是支持對象，祂的朋友則是支持的居所。」

巴佳納：「我想知道奎師那朋友的特性和劃分。」

哥斯瓦米：「奎師那朋友的形象、品質和衣飾，與僕人奉獻者的那些一模一樣，但他們不像僕人那樣懷著崇敬情感；相反，他們滿載親密情感。奎師那的朋友分成兩類：那些住在城市(pura)的人和那些住在巴佳的人。阿尊拿、比瑪、朵爾帕蒂(Draupadi)和婆羅門施瑞達瑪(Sudama vipra)都是在城市的朋友，其中以阿尊拿最出色。

住在巴佳的朋友恆常都想與奎師那一起，他們恆常都熱切渴望看見祂，因為祂是他們的生命和靈魂。因此他們是主要的朋友。巴佳的朋友有四種：(1) 祝願者(suhrt)、(2) 朋友(sakha)、(3) 密友(priyasakha)和(4) 最親密的朋友(priya-narma-sakha)。祝願者朋友比奎師那稍大一點，他們對祂的情感夾雜了一些父母之情。他們帶著武器，恆常保護奎師那，免受壞人騷擾。他們包括蘇巴卓(Subhadra)、曼達利巴卓(Mandalibhadra)、巴卓瓦爾丹(Bhadravardhana)、勾巴塔(Gobhata)、亞薩(Yaksa)、因卓巴塔(Indrabhata)、巴卓然嘎(Bhadranga)、威茹阿巴卓(Virabhadra)、瑪哈古拿(Mahaguna)、威佳亞和巴拉巴卓(Balabhadra)。曼達利巴卓和巴拉巴卓是他們之中最傑出的。

朋友比奎師那稍為年輕一點，他們的友情夾雜了一點僕人之情。他們包括威薩拉(Visala)、瓦茹阿薩巴(Vrsabha)、奧佳斯威(Ojasvi)、戴瓦帕爾斯塔(Devaprastha)、瓦茹塔帕(Varuthapa)、瑪然達(Maranda)、庫蘇瑪琵達(Kusumapida)、曼尼巴達和卡然丹姆。戴瓦帕爾斯塔是其中最好的。

密友是與奎師那同齡，懷著純粹友情的朋友。這包括了施瑞達瑪、蘇達姆(Sudama)、達姆(Dama)、瓦蘇達姆(Vasudama)、葵葵尼(Kinkini)、斯多卡-奎師那

(Stokak-Krsna)、阿姆蘇(Amsu)、巴卓山(Bhadrasena)、威拉斯(Vilasi)、潘達瑞卡、威坦卡(Vitanka)和卡拉文卡(Kalavinka)。

與祝願者朋友、朋友和密友等等其他三組朋友相比，奎師那最親密的朋友更勝一籌，他們擅於履行極機密的活動。他們包括蘇巴拉(Subala)、阿尊那、甘達爾瓦(Gandharva)、瓦山塔(Vasanta)，以及常常開玩笑的烏佳瓦拉(Ujjvala)。其中一些朋友是永恆完美的，其中一些以前是半神人，透過靈修而臻達奎師那朋友之位，一些則是修習者。他們以各式各樣與眾不同的情感和姿態，在友誼服務方面取悅奎師那，又創造種類繁多的娛樂活動。」

巴佳納：「這種情感的刺激因素是什麼？」

哥斯瓦米：「友情的刺激因素包括奎師那的年齡、祂的美麗形象、祂的號角、笛子和響螺、祂的玩笑和笑聲、祂勇敢的行為，還有祂上演逍遙時光。在牧地(gostha)，祂的幼年期是刺激因素，而在哥庫拉，祂的少年期則是刺激因素。」

巴佳納：「我想知道所有組別的朋友都共有的十三種極樂情感之兆。」

哥斯瓦米：「一些朋友共有的十三種極樂情感之兆是摔交、球賽、騎在彼此的肩膀上、耍棍子、與奎師那一起靠在或坐在床上、坐處或鞦韆上、坐下和開玩笑、水上運動、與猴子玩耍、努力取悅奎師那、跳舞和唱歌。除了這些普通活動之外，祝願者朋友通常都會提出好建議，領導所有活動。朋友的特別活動是奉上檳榔(tambula)、用聖泥畫些標誌、用檀香漿等等為奎師那裝扮。密友的特別活動是在打架時擊敗奎師那、拉扯奎師那的布、讓奎師那為他打扮。最親密朋友獨特的特權是，協助奎師那的愛侶逍遙時光。他們好像僕人一樣，用森林百花為奎師那打扮，給祂扇涼等等，這樣服務祂。」

巴佳納：「友情的八種極樂情感之兆和短暫情感是什麼？」

哥斯瓦米：「它們類似僕人之情的那些情感，但更強烈。」

巴佳納：「這種情感的永恆情感是什麼性質？」

哥斯瓦米：「聖茹帕.哥斯瓦米在《聖奉愛甘露之洋》(西部 9.3.45)撰述：

vimukta-sambhrama ya syad visrambhatma ratir dvayoh

prayah samanayor atra sa sakhyam sthayi-sabda-bhak

友情是那種親密無間，在兩個不相伯仲的人之間，毫無恭敬之情的感情。」

巴佳納：「親密是什麼？」

哥斯瓦米：「

visrambho gadha-visvasa-viseso yantranajhitah

《聖奉愛甘露之洋》(西部 3.46)

親密是毫無抑制的深摯信心，令人認為自己和奎師那之間毫無差別。」

巴佳納：「懇請告訴我，這親密的逐步發展吧。」

哥斯瓦米：「在純粹愛意、情感和自發愛意融合之後，這種友情達至無分彼此的境界。」

巴佳納：「無分彼此的徵兆是什麼？」

哥斯瓦米：「即使是在通常會產生這種情感的情況下，都毫無恭敬之情的那種情感，就是無分彼此。

友情之偉大史無前例。在友情和父母之情之中，奎師那的情感和祂奉獻者的情感各有不同。在所有情感之中，懷著純粹愛意的情感—即友情—肯定珍貴(priya)，因為在這種情感之中，奎師那和祂的奉獻者都有同樣甜美的情感。」

由此結束《微靈天職》的第二十九章，名為《極樂情感真理：中性、僕人和朋友情感的十三種極樂情感之兆》

第三十章

極樂情感真理：父母和愛侶情感的十三種極樂情感之兆

有一天，榮耀過至尊主的祭餘之後，威佳亞和巴佳納去覲見聖哈瑞達薩.塔庫爾的墓塚(samadhi)，以及在聖高毘納-陀塔的主高毘納。然後他們便前往聖茹阿妲-刊塔廟。在聖古茹.哥斯瓦米的蓮花足頂拜之後，他們便坐下，開始和聖達央祭卓.哥斯瓦米討論多個主題。與此同時，聖古茹.哥斯瓦米榮耀了偉大祭餘之後，優雅地走出來，坐在他的坐席上。巴佳納便謙遜地請教父母的奉愛情感，聖古茹.哥斯瓦米回答：「在父母之情之中，主奎師那是支持因素的對象，祂的長輩則是支持因素的居所。奎師那美麗絕倫，肢體黝黑。祂具備所有吉兆，祂溫文爾雅，祂甜言蜜語，祂既單純又害羞。祂虛懷若谷，祂對祂的長輩必恭必敬，祂也樂善好施。在祂的長輩之中，巴佳之后雅淑妲和巴佳王南達大君最傑出。其他人是茹黑妮(Rohini)和其他年長的牧牛姑娘等等，她們是奎師那堪受崇拜的長輩，還有戴瓦葵(Devaki)、琨緹(Kunti)、瓦蘇戴瓦、山迪帕尼(Sandipani)等等。這種情感的刺激因素是奎師那的年齡，例如幼年、祂的美麗、祂的衣著打扮、祂的童年、祂的活潑好動、祂的甜言蜜語和笑聲，以及祂的逍遙時光等等。」

巴佳納：「請告訴我這種情感的十三種極樂情感之兆。」

哥斯瓦米：「十三種極樂情感之兆是嗅嗅奎師那的頭、用手清潔祂的肢體、獻上祝福、命令祂、養育祂和照顧祂，以及傳授有益的訓示。這種情感普遍的十三種極樂情感之兆是親吻奎師那、擁抱祂、高聲呼喚祂的名字，以及在適當時候制止和訓斥祂。」

巴佳納：「這種情感出現哪八種極樂情感之兆的轉變？」

哥斯瓦米：「有流淚、顫抖、流汗和目瞪口呆等等八種徵兆。還有胸部湧出奶水這獨特徵兆，於是這種情感共有九種極樂情感之兆的轉變。」

巴佳納：「懇請也告訴我，有關三十三種極樂情感之兆的事。」

哥斯瓦米：「父母之情的三十三種極樂情感之兆，與我之前解釋的那些僕人之情相同。除了其他一切徵兆之外，還有昏倒(apasmara)。」

巴佳納：「這種情感的永恆情感是什麼？」

哥斯瓦米：「永恆情感是仁慈的長輩對他施恩對象毫無恭敬之情的那種情感。雅淑姐等等長輩的父母之情自是成熟的。這種情感的永恆情感，經由純粹愛意和情感發展至自發愛意。巴拉戴瓦·帕佈的靈性情感是僕人和父母的混合；猶第斯提爾(Yudhisthira)的靈性情感夾雜了父母、僕人和朋友；烏嘎爾山(Ugrasena)的僕人之情混集了父母和朋友情感；拿庫拉(Nakula)、薩哈戴瓦(Sahadeva)和拿茹阿達(Narada)則混離了朋友和僕人情感，茹卓(Rudra)、伽茹達和烏達瓦的情感也一樣。」

巴佳納：「帕佈，我明白了父母之情。現在懇請解釋終極的情感—愛侶之情，因為我們僅是聽到它便會蒙福。」

哥斯瓦米：「愛侶的奉愛情感又稱主要的奉愛情感。受條件限制的微靈已經托庇於世俗的情感，但當他的智慧致力於至尊控制者時，便自然臻達疏離之途。儘管如此，直到他有超然情感交流的資格為止，否則他都無法傾向於愛侶情感。這樣的人沒有這種情感的資格。愛侶之情的性質使它極難理解，愛侶之情的人選也絕無僅有。因此這種情感極機密。愛侶之情自是包羅萬象的主題，但我現在只會略述概要。」

巴佳納：「帕佈，我是蘇巴拉的追隨者。我知道你會考慮我聆聽愛侶之情的資格，恰當地指導我。」

哥斯瓦米：「在某程度上，最親密的朋友具有愛侶之情的資格。我會記住你的資格，講述所有適合你的事，我不會說不合適的。」

巴佳納：「誰是這種情感的支持因素？」

哥斯瓦米：「主奎師那是這種情感的支持對象。作為英勇的情人，祂是擅於品嚐無比絕世之美的逍遙時光的至尊居所。這種情感的支持居所是巴佳的牧牛姑娘，在奎師那所有深愛的配偶之中，以施瑞瑪緹·茹阿妲君最好。奎師那的笛聲是這種情感的刺激因素，十三種極樂情感之兆就是投擲斜睨瞥視和微笑。八種極樂情感之兆在愛侶之情全都展現無遺，全部三十三種極樂情感之兆都一樣，除了懶惰和兇惡之外。」

巴佳納：「這種情感的永恆情感是什麼性質？」

哥斯瓦米：「靈魂恰當的支持和刺激因素等等，滋潤了愛侶之情時，便變成滿載愛侶之情的奉愛情感。相容的(svajatiya)或不相容(vijatiya)靈性情感所致的各種障礙(viccheda)，影響不了這種對茹阿妲-瑪達瓦的情感。」

巴佳納：「愛侶之情有幾種？」

哥斯瓦米：「愛侶之情有兩部分：分離和相聚。」

巴佳納：「什麼是分離？」

哥斯瓦米：「分離有很多種，例如初會前的忐忑之愛(purva-raga)、妒恨(mana)和分離。」

巴佳納：「初會前的忐忑之愛是什麼？」

哥斯瓦米：「初會前的忐忑之愛，是存在於與摯愛見面之前的靈性情感。」

巴佳納：「妒恨和分離是什麼？」

哥斯瓦米：「我不需解釋妒恨，因為每個人都明白。分離意指彼此分開，即分離(viraha)。」

巴佳納：「相聚是什麼？」

哥斯瓦米：「相聚是情人見面時所產生的喜樂。我不會再談愛侶之情。那些有愛侶之情資格的修習者，應該研讀《Sri Ujjvala-nilamani》，學習它的機密奧密。」

巴佳納：「懇請告訴我，一些關於次要奉愛情感狀態的事。」

哥斯瓦米：「次要情感有七種：詼諧、好奇、俠義胸襟、憐憫、憤怒、恐懼和厭惡。當它們變得強大而取代主要情感時，便另自顯現為個別的情感。當它們這樣作為獨立的情感時，便成為永恆情感，當它們得到恰當的支持和刺激因素等等滋潤時，便成為極樂情感。實際上，只有五種主要情感—即中性、僕人、朋友、父母和愛侶—是情感；始於詼諧的七種次要情感，一般都歸類於三十三種極樂情感之兆。」

巴佳納：「我從修辭經典中研習機密的奉愛情感，對詼諧等等已經瞭如指掌，所以請告訴我，它們與主要情感的關係吧。」

哥斯瓦米：「現在我會解釋中性等等各種各樣的情感，怎樣互相兼容或不兼容。」

僕役、厭惡和履行宗教儀式方面的豪氣風範(dharma-vira)和好奇，全都符合中性情感。

好奇也符合僕人、朋友、父母和愛侶。

中性與愛侶、驕勇善戰(yuddha-vira)、憤怒和恐懼不能並存。

僕人與厭惡、中性、履行宗教儀式方面的豪氣風範和樂善好施(danavira)相容，與愛侶、驕勇善戰和憤怒不能並存。

朋友符合愛侶、詼諧和驕勇善戰，與父母、厭惡、憤怒和恐懼則不能並存。

父母符合詼諧、憐憫和恐懼，與愛侶、驕勇善戰、僕役和憤怒則不能並存。

愛侶符合詼諧和朋友，與父母、厭惡、中性、憤怒和恐懼則不能並存。

詼諧符合厭惡、愛侶和父母，與憐憫和恐懼則不能並存。

好奇符合俠義胸襟、中性、僕人、朋友、父母和愛侶，與詼諧、朋友、僕役、憤怒和厭惡則不能並存。

俠義胸襟符合好奇，與恐懼卻不能並存。根據一些意見，俠義胸襟與中性也不能並存。

憐憫符合憤怒和父母，與俠義胸襟、詼諧、愛侶方面的相聚和好奇卻不能並存。

憤怒符合憐憫和俠義胸襟，與詼諧、愛侶和恐懼卻不能並存。

恐懼符合厭惡、憐憫，與俠義胸襟、愛侶、詼諧和憤怒卻不能並存。

厭惡符合中性、談諧和僕人，與愛侶和朋友卻不能並存。

其餘的組合全都是互相中立的(tatastha)。」

巴佳納：「請描述各個組合的結果。」

哥斯瓦米：「相容情感交集一起，使人更加品嚐極樂情感。增補物和主體的組合最好不過。不論是主要還是次要的相容情感，使它成為主要情感的補足品，都是恰當的。」

巴佳納：「請告訴我增補物和主體之間的差別。」

哥斯瓦米：「當任何情感，不論是主要的還是次要的，支配其他情感而變成顯著時，便稱為主要的，滋潤主要情感的那種情感，作為增補物充當短暫情感。就像《Visnu-dharmottara》記載的：

rasanam samavetanam yasya rupam bhaved bahu

sa mantavyo rasah sthayi sesah sancarino matah

各種情感交集時，應該理解到，性質特別明顯的那種情感是永恆情感，其他情感則是短暫情感。」

巴佳納：「次要情感怎會是主要的？」

哥斯瓦米：「聖茹帕.哥斯瓦米說：

prodyan vibhavanotkarsat pustim mukhyena lambhitah

kuncata nija-nathena gauno 'py angitvam asnute

mukhyas tv angatvam asadya pusnann indram upendravat

gaunam evanginam krtva nigudha-nija-vaibhava

anadi-vasanodbhasa vasite bhakta-cetasi

bhaty eva na tu linah syad eva sancari-gaunavat

angi-mukhyah svam atrangair bhavais tair abhivaraddhayan

svajatiyair vijatiyaih svatantrah sann virajate

yasya mukhyasya yo bhakto bhaven nitya-nijasrayah

angi sa eva tatra syan mukhyo py anyo ngatam vrajet

《奉愛甘露之洋》

(北部，第八個波濤，46-50)

當次要情感被大量支持和刺激因素激發，並得到那種通常居於主導地位，但現已發展成緊縮狀態(次要情感)的主要情感滋潤時，有時甚至會臻達主要情感之位。那時候，之前的主要情感成為增補物，隱藏它自己的壯麗，滋潤那種變成了主要的次要情感，就像烏潘卓至尊主—主瓦曼，維繫了天帝因卓(Devaraja Indra)一樣。與次要

的短暫情感不同，這種主要情感不會融入奉獻者的心田，它以邈不可考地傾向於超然服務的這種形式，賦有超卓的芳香。換句話說，主要情感不會消失，不像次要情感那樣，變成三十三種極樂情感之兆時，便消失在主要情感之中。相反，主要情感一直獨立展現，集合所有採納增補地位的相容情感滋潤自己。

那些品嚐某種獨特情感的人，永恆托庇於那種特殊的情感，它為他們作為主要情感，一直閃閃生輝。至於其他情感，即使它們也許是主要的，都是在這種佔上風的主要情感的增補能力之中起作用。

你也應該注意，只有當增補情感與主要情感交集，增進對極樂情感的細意品嚐時，才會接受增補情感；否則，它與另一個增補情感的交集便會毫無成果。」

巴佳納：「當不相容的情感交集時，會發生什麼事？」

哥斯瓦米：「如果你混合甜果汁和酸、咸、或辛的物質，味道便很難吃；當一種情感與另一種不相容的情感交集時，結果便會沒有情感或乏味(virasata)。可以稱這種相反情感的不完美交集為情感之影。」

巴佳納：「不相容情感的交集總是不好的嗎？」

哥斯瓦米：「聖茹帕.哥斯瓦米在《聖奉愛甘露之洋》說：

dvayor ekatarasyeha badhyatvenopavarnane
smaryyamanatayapy uktau samyena vacane 'pi ca
rasantarena vyavadhau tatasthena priyena va
visayasraya-bhede ca gaunena dvisata saha
ity adisu na vairasyam vairino janayed yutih
(北部第八個波濤 63-64)

在下列情況下，兩個不相容情感的交集不會導致乏味：以邏輯性陳述確立一種情感的超卓性，及描述另一種與第一種不能並存的情感之障礙或次等時；描述意念不相容的情感時；確立類似的情感時；中性或相容的情感受到干預時；或彼此不相容的次要情感和主要情感，它們的對象或居所之間有差別時。

而且，考慮這一點。猶迪斯提爾那樣的奉獻者，在不同時候都分別展現僕人和父母之情。不相容的情感不是一起同時出現。不過，在最高狂喜之愛(adhirudha-mahabhava)的這個階段，如果所有不相容的靈性情感一起同時出現，便不會產生情感之影。

聖茹帕.哥斯瓦米說(《聖奉愛甘露之洋》80.57)：

kvapy acintya-mahasaktau mahapurusa-sekhare

rasavali-samavesah svadayaivopajayate

當很多互相矛盾的情感，同一時間在偉人(maha-purusas)之翹楚，又滿載不可思議龐大能量的人內裡交集時，這只會加強品味的奇妙性質。」

巴佳納：「我從博學和品嚐極樂情感的偉大奉獻者那裡得知，施瑞曼.瑪哈帕佈不大注重情感之影，祂也絕不會聆聽有關的靈唱歌曲或詩詞。現在懇請告訴我，有幾種情感之影？」

哥斯瓦米：「缺乏主要情感時，情感便稱為情感之影。情感之影有三級：高度的(uttama)、中度的(madhyama)和輕度的(kanistha)。它們分別稱為一級、二級和三級的情感之影。」

巴佳納：「什麼是一級情感之影？」

哥斯瓦米：「如果始於中性的十二種情感之中的任何一種，它的永恆情感、支持和刺激因素，或十三種極樂情感之兆等等其中一種要素變形(virupita)，便可以稱為一級情感之影。永恆情感、支持和刺激因素或十三種極樂情感之兆變形，便導致一級情感之影。」

巴佳納：「什麼是二級情感之影？」

哥斯瓦米：「始於談諧的次要情感，如果與奎師那無關，便稱為二級情感之影。如果採取中庸之道的人展現俠義胸襟等等，這也是二級情感之影。」

巴佳納：「但如果它們出現在與奎師那無關的人心裡，那就完全不是情感。那樣的話，它們只會是世俗情感。那樣的話，為什麼描述了這種二級情感之影的徵兆？」

哥斯瓦米：「只有當情感與奎師那沒有直接關係時，才是二級情感之影。例如，當牧牛姑娘看見施瑞瑪緹.茹阿妲的寵物母猴子卡卡緹(Kakkhati)的鼻子時，她們開懷大笑。另一個例子是半神人之聖哲拿茹阿達(Devarsi Narada)，看見一些鸚鵡坐在斑迪爾森林(Bhandiravana)裡，一棵樹的枝椏上，討論韋陀哲學(Vedanta)。他見狀嘖嘖稱奇，心裡大感驚訝(adbhuta-rasa)。牧牛姑娘的大笑和拿茹阿達心裡泛起的驚訝，與奎師那都沒有直接關係，但隱約之間仍然與祂有關。因此兩者都是二級情感之影的例子。」

巴佳納：「什麼是三級情感之影？」

哥斯瓦米：「當奎師那的對手是始於談諧的任何一種次要情感的居所，對象則是奎師那本人時，結果就是三級情感之影。例如，當佳茹阿山達(Jarasandha)看見奎師那

在戰場上逃走時大笑不休，就是三級情感之影的例子。聖茹帕.哥斯瓦米在《聖奉愛甘露之洋》(9.21)撰述：

bhava sarve tad-abhasa rasabhasas ca kecana
ami prokta rasabhijnaih sarve'pi rasanad rasah

一些人以 tad-abhasa(至尊絕對真理的模糊倒影)一詞指靈性情感，其他人則以情感之影。不過，覺悟了情感的淵博學者只用 bhava(靈性情感)一字，表示品嚐超然喜樂所獲的那種情感。」

聽到極樂情感真理這個令人品嚐極樂情感的、迷人和生動的評價時，威佳亞.庫瑪爾和巴佳納倒在聖古茹.哥斯瓦米的蓮花足，哭個不停，情感激動，聲音哽塞地說：「

ajnana-timirandhasya jnananjana-salakaya
caksur unmilitam yena tasmai sri-guruve namah

我恭敬地頂拜聖師尊，他塗上了靈性知識(divya-jnana)的膏藥，從而驅散了源於五種愚昧，對宗教、經濟發展、業報和解脫渴求的稠密黑暗。¹他這樣啟明了我的超然之眼，它們變得傾向於服務哈瑞。」

聖古茹.哥斯瓦米慈愛地扶起他們，擁抱他們說：「願這種極樂情感真理，展現在你們心裡。」

威佳亞和巴佳納每天都會與聖達央祭卓.哥斯瓦米，討論靈性題目，接受沐足水和聖古茹.哥斯瓦米剩下的祭餘殘渣。他們觀察到很多純粹偉大奉獻者，在不同的時間投入於靈性專注—有時在他們的靈修小茅廬，有時在聖哈瑞達薩.塔庫爾的墓塚，有時在主高琵納廟，有時在完美的巴庫拉樹。因此，透過偉大奉獻者的榜樣，他們也沉醉於有利於他們靈性專注的靈性情感。他們又朝拜《Stavavali》和《Stavamala》提及的地方，施瑞曼.瑪哈帕佈在那裡體驗到靈性情感的全神貫注。每當純粹偉大奉獻者履行聖名靈唱(namakirtana)時，他們都會加入。如此一來，他們兩個的靈性專注越來越成熟。

威佳亞慎重考慮：「聖古茹.哥斯瓦米已經把愛侶之情的訓示傳授給我們，但那只是非常簡略的概要。讓巴佳納繼續浸沉在友情吧。我會在適當時間單獨來聖古茹.哥斯瓦米這裡，聆聽他詳細解釋愛侶之情。」有鑑於此，透過達央祭卓.哥斯瓦米的恩慈，他得到一本《Sri Ujjvalanilamani》，開始研習。他腦海裡出現的任何疑竇，聖古茹.哥斯瓦米都會仁慈地協調。

有一次，時值黃昏，威佳亞和巴佳納散步時到達海邊。他們坐在海灘上，凝視著波浪。波濤不停起伏。他們見狀便想到：「這段生命也充滿了永無休止的波濤，一浪接一浪。因此沒有人能夠知道接著會發生什麼事，或什麼時候會發生。因此我們應該立即學習自發奉愛之途的靈性專注法。」

巴佳納說：「我看過聖達央祭卓.哥斯瓦米所寫的《靈性專注指南(bhajana-paddhati)》。我覺得如果在師尊指導下研習它，便可以獲得漂亮的成果。我會抄一本！」

下定了這個決心之後，他便請求聖達央祭卓.哥斯瓦米，准許他抄寫他神聖的手冊，但聖達央祭卓拒絕借出書籍，除非古茹.哥斯瓦米准許他這樣做。於是他們就近聖古茹.哥斯瓦米，懇求他允許達央祭卓.哥斯瓦米提供那本指南。聖古茹.哥斯瓦米同意了，當威佳亞和巴佳納得到那本書時，他們分別抄寫了副本。他們認為他們應該等待適當時間接近聖古茹.哥斯瓦米，完全理解這本指南。

聖達央祭卓.哥斯瓦米是個學問淵博的學者，對所有經典都有廣泛全面的見解。特別是關於主哈瑞靈性專注的程序，他體會極深，無人能及，在聖勾袍.靈性導師的所有門徒之中，他是最傑出的。明白到威佳亞和巴佳納都有靈性專注的資格，他詳細指導他們兩個。他們偶爾就近聖古茹.哥斯瓦米的蓮花足，澄清他們對靈性專注修習的各種疑慮。透過他們的研習，他們逐漸開始理解，施瑞曼.瑪哈帕佈和主奎師那日常的逍遙時光。從而投入於日常八重逍遙的靈性專注，在一天的八個時段，他們時時刻刻都在心內作服務。

註一. 五種愚昧是：(1) 對靈性身份和本性一無所知、(2) 錯誤認同無生氣的物質身體為靈魂、(3) 感到擁有世俗的感官對象，即身為享樂者的這個自我概念、(4) 專注於二元性，即依附於奎師那以外的實體，(5) 恐怖而扭曲的感知(virupa-grahana)。

由此結束《微靈天職》的第三十章，名為《極樂情感真理：中性、僕人和朋友情感的十三種極樂情感之兆》

第三十一章

愛侶情感：奎師那的超然形象、英雄和懷著婚姻戀的愛卿

秋高氣爽，令人心曠神怡。一天晚上，大約十時，大地披上了清涼柔和的月光莎麗布，她的美態非常迷人。威佳亞.庫瑪爾閱讀《Ujjvala-nilamani》，深思書中的主題時，他突然凝視著月光的吉祥光輝。他的心滿載難以形容的狂喜極樂，他想：「這一刻非常美麗動人。為什麼不馬上去覲見遜達茹阿查拉(Sundaracala)？我聽說每當主采坦亞.瑪哈帕佈覲見遜達茹阿查拉時，祂都瞥見巴佳聖地。」有鑑於此，他便單獨朝著遜達茹阿查拉進發。此時，在靈性專注的修習方面，威佳亞.庫瑪爾正接受純粹愛侶情感的訓示。他念念不忘聆聽奎師那的巴佳逍遙時光，明確地說，是主奎師那和牧牛姑娘的逍遙時光；任何別的題目對他來說都索然無味。

他經過巴拉幹迪(Balagandi)，繼續前往薩爾達巴利(Sraddhabali)。當他看見旁邊的小森林時，他瞥見(sphurti)溫達文，歷歷在目。他因純粹愛意十分激動，說：「我非常幸運！我正在覲見那片巴佳之地，它甚至連布茹阿瑪那樣的半神人都極難臻達。這些森林的涼亭多麼美麗啊！看看這片森林(kunja-vana)！噢！我看著什麼？在這個滿佈瑪達威和瑪拉緹蔓藤(madhavi-malati)的大廳(mandapas)內，我的生命之主—主奎師那，正與牧牛姑娘坐在一起，與她們大笑和開玩笑！」威佳亞.庫瑪爾十分激動。放棄了恐懼和對正規的顧慮，他全速跑向那方，甚至知覺不到他的身體和心意。不過，只是走了一小段路之後，他便暈倒，倒地不醒人事。一陣微風開始侍奉他，不久之後，他便恢復外在知覺。他東張西望，但舉目無人，那景象再不復見。一段時間之後，他便返回他的居處，非常難過地躺在床上，沒有向任何人透露任何事。

瞥見巴佳的逍遙時光，威佳亞大喜過外。他心想：「明天，我會在聖師尊的蓮花足下，描述我今天晚上看見的機密奧秘。」不過，下一刻他又想起，如果憑藉齊天洪福，碰巧看見機密的超然逍遙時光，就不應告訴其他人。他這樣思前想後，逐漸進入夢鄉。

第二天，榮耀了祭餘之後，他便前往卡斯.米斯崔的家，五體投地的頂拜他的師尊，坐在他面前。聖師尊憐愛地擁抱他，詢問他的安康。

看見他的師尊，威佳亞.庫瑪爾興高采烈。他自己平復下來之後，便說：「帕佈，憑藉你無限的恩典，我的人生功德圓滿了。現在，我渴望知道一些關於神聖愛侶情感(sri-ujjala-rasa)的機密真理。我一直都在看《Ujjvalanilamani》，我無法理解某些部分的要旨。我可以問你一些有關的問題嗎？」

哥斯瓦米：「威佳亞，你是我的愛徒。不論你想問什麼問題都可以，不必客氣，我會盡我所能，努力解答。」

威佳亞：「帕佈，在主要情感之中，愛侶情感稱為引致大量玄祕的情感。為什麼不是？由於中性、僕人、朋友和父母等等其他四種情感的品質，都永存於愛侶情感之中，不論它們欠缺什麼驚人和奇妙的品質，都完美而漂亮地確立於愛侶情感之中。因此愛侶情感無疑比所有別的情感更高。對那些托庇於非人格棄絕之途的人來說，愛侶情感頗為不適合，因為他們的心枯燥乏味。同時，那些被世俗感官滿足吸引的人，也覺得愛侶情感難以理解，因為它與世俗性質恰恰相反。巴佳的愛侶情感難以獲得，因為它與物質世界的愛侶情感截然不同。那麼，為什麼超然的愛侶情感看來就像物質存在之中，男女之間可鄙的世俗情感？」

哥斯瓦米：「威佳亞，你清楚知道世俗領域的所有多樣化，都是超然領域多樣化的倒影，物質世界本身也是靈性世界的倒影。在這方面有個深奧的祕密，就是那個反映體驗的性質自然都是反轉的。凡是在原始存在或形象之中最崇高的，在倒影之中卻變得非常可憎，凡是在原始形象之中最低下的，在倒影之中看來卻是最高的。身

體的每個部分和肢體，在鏡子裡的反映都以倒轉的形式顯現；同樣，至尊超然真象都被祂自己不可思議能量的影響反映。那個能量的影子以世俗存在的形式，巨細無遺地自我擴展。於是至尊超然真象的所有特性，便以顛倒的形式顯現在物質存在。

超然情感正是至尊超然真象的本質，在這個無知覺的物質世界，卻被反映為可憎的世俗情感。至尊超然真象驚人、無比而變化多端的快樂，是祂自己的固有情感，但當那種快樂反映在無生氣的層面時，受條件限制的微靈便想像，這個本體具備物質名份和屬性。然後他便決定，靈性實體只是沒有形象而無形無相的，又想像由於那個非人格本體沒有多樣性，因此各種多樣性基本上必定是世俗的。因此他無法理解毫無物質屬性的超然存在的永恆本質，因為它完全超越於物質屬性。這就是試圖用邏輯了解真理的必然結果。

實際上，至尊超然本體滿載驚人的多樣化，因為祂是所有情感的化身。由於靈性多樣化反映在世俗情感之上，因此便能夠借助於世俗情感的多樣化，推斷那個超乎感官察知的靈性情感的存在和品質。至尊超然本體的情感多樣化如下所示：在靈性世界，體現中性職務的中性情感地位最低；之上是僕人之情，之上是友情，友情之上是父母之情，愛侶之情則出色地掌管一切。在物質世界，一切都本末倒置，因此愛侶之情的層次最低，之上是父母，朋友在父母之上，中性情感則是所有情感之中最高的。

愛侶情感倒影的地位和活動，在俗世極低下和可恥。從世俗觀點深思極樂情感真理的人，從而斷定愛侶情感既低微又可鄙。實際上，它在靈性世界完全純粹無瑕，又滿載驚人的甜美。在那裡，奎師那與祂各式各樣的能量作為享樂者和被享樂者的相聚是完全純粹的，也是所有真理之源。

在物質世界，男女之間的世俗行為委實可恥。不過，在靈性世界卻沒有逾越宗法，因為奎師那是唯一的享樂者，懷著這種情感的所有靈性本體都是被享樂者。在物質世界，一個微靈成為享樂者，另一個微靈則成為被享受者，他們想以那種方式與彼此建立關係。由於完全違反基礎真理，所以此事變得格格不入而可恥。在真理方面，某一個微靈不是另一個微靈的享樂者。相反，主奎師那是唯一的享樂者，所有微靈則是被祂享受的。微靈變成享樂者的那個情況違反他的永恆職務。事實上，這事態無疑是絕對可恥卑劣的。從真象和祂的倒影那個觀點來看，世俗男女的行為與奎師那純粹無瑕的逍遙時光，將會無可避免地顯得一樣，即使一種是完全低下而另一種是極珍貴又有意義的。」

威佳亞：「帕佈，現在我聽到這空前的哲學結論和概念，我的目的已經達到。我不言自明地深信不移，現在變得堅定了，我的疑慮統統消除了。現在我明白到愛侶情感在靈性世界的地位。哎呀！就像 madhura-rasa(愛侶情感)一詞正是指甜美，它超然的靈性情感，也導致這樣的至尊極樂(paramananda)。有愛侶情感這樣的情感時，誰又像滿足於中性情感的人那麼倒楣？帕佈，我想聆聽機密愛侶情感的哲學和原則，詳細完整的解釋。」

哥斯瓦米：「聽著，巴巴！奎師那是愛侶情感的對象，祂極珍重摯愛的牧牛姑娘則是居所，兩者一起就是這種情感的支持因素。」

威佳亞：「什麼是奎師那作為這種情感對象的那個美麗形象？」

哥斯瓦米：「哎呀，多麼動人的問題！奎師那的膚色是季風雨雲的顏色。祂迷人而漂亮，祂又具備全部吉祥的身體特徵。祂是強壯而血氣方剛的年青人，也是雄辯滔滔而迷人的發言人。祂聰明顯赫，清醒熟練，聰明愉快，受歡迎又誠實，祂受控於愛。祂謙恭超卓，名聞四海。祂偷走年輕少女的心，祂清新雋永。祂享受無可比擬的逍遙時光，祂美麗絕倫，祂是吹奏祂笛子的最珍貴摯愛。奎師那是唯一具備這些品質的人。祂那雙蓮花足的美麗，使刊達爾帕(Kandarpa)無地自容。祂的斜睨瞥視令眾生心醉神迷，祂也是樂不可支的逍遙時光寶庫。」

威佳亞：「我完全覺悟到，具備祂那超然形象和品質的主奎師那，是極驚人超然的愛侶情感唯一的英雄。我以前研習過各種各樣的經典，又用邏輯和推理冥想奎師那的形象，但我對祂的形象沒有堅定穩固的信心。不過，透過你的恩慈，我心內泛起了基於品味的奉愛。自從我的心被奉愛淨化以來，我日日夜夜到處都不斷體驗到瞥見奎師那。即使我離開奎師那，奎師那都沒有離開我的心。哎呀！祂多麼仁慈啊！現在我真的明白：

sarvathaiva duruho 'yam abhaktair bhagavad-rasah
tat-padambuja-sarvasvair bhaktair evanurasyate
vyatitya bhavana-vartma yas camatkara-bhara-bhuh
hrdi sattvojjvale badham svadate sa raso matah

《奉愛甘露之洋》(南部 5.78-79)

只有接受主奎師那蓮花足是他們一切的純粹奉獻者，才可以體驗對至尊主的這種情感。如果心內毫無奉愛，如果滿是世俗情感，或是如果印象塑造了本性，使人沉溺於邏輯，就決不能體驗或覺悟得到這種極樂情感。

帕佈，我覺悟到，極樂情感是純粹至善照亮了靈性情感時，心裡泛起的極純粹驚人的靈性情感，它超出人類思考力的極限。極樂情感是靈性世界的實體，它不存在於俗世。它展現在微靈的純粹存在之上，微靈天生是意識知覺的原粒子。在奉愛的神定境界便體驗到這種極樂情感。得到聖師尊的恩慈，又能夠分辨純粹至善和不純粹善良的人，根本完全不會懷疑這點。」

哥斯瓦米：「你所說的絕對正確。現在，我會問你一個問題，消除你的多個疑慮。僅是回答這個問題，你便會覺悟一個超然真理。告訴我，純粹至善和混雜的善良之間有什麼差別？」

威佳亞.庫瑪爾在聖師尊足下五體投地的頂拜，謙遜地說：「帕佈，憑藉你的恩慈，我會盡力解釋。如果我有任何錯處，請糾正我。凡是存在的，都統稱為眾生(satta)，那個具備實際地位、形象、品質和活動的實體，則稱為有情眾生(sattva)。純粹至善是無始無終的有情眾生，它的形象永恆都是嶄新的。過去和將來的時間劃分污染不了它，它恆常都保持完全驚人。純粹至善包括存在的各個方面，它們都是純粹靈性能量的產物。

假象是靈性能量的影子，當中有過去和將來的時間轉變。這假象中的存在，各方面都包含假象的情欲形態功能，因為它們有開始。它們也包含愚昧形態的功能(tamodharma)，因為它們有終結。混雜的善良是指物質善良有始有終的各個方面。

現在，純粹微靈是純粹至善的，他的形象、品質和活動也是由純粹至善組成的。不過，由於純粹微靈受到條件限制，因此假象的這兩個品質—情欲形態和愚昧形態—與他的純粹存在混合。因此受條件限制的微靈，稱為混雜的存在或混雜的善良。」

哥斯瓦米：「巴巴，你提出了極精微的哲學結論。現在告訴我，純粹至善怎樣啟明微靈的心？」

威佳亞：「只要微靈在物質世界繼續受到條件限制，他的純粹存在都沒有清楚展現。取決於這純粹存在彰顯的程度，他相應地覺悟到他的超然形象，但他無法透過修習任何業報或思辨知識獲得這個成果。原因如下。無法以另一個本身不純粹的實體，根除身體的瑕疵。世俗業報的性質是不純粹的，那麼它又怎能消除微靈物質雜質的污染？至於思辨知識，它就像火，因為它燃燒雜質，同時又消除與它一起的基本存在。這怎能引致清除了雜質之後所獲的快樂？因此，純粹至善只能透過奉愛出現，是憑藉奎師那和偉大奉獻者的恩慈出現的。奉愛顯現時，純粹至善便啟明內心。」

哥斯瓦米：「給你這樣有資格的人傳授訓示，真是樂事。現在，你還想問什麼別的？」

威佳亞：「你已經解釋了，有四種英雄：情操高尚而正義的、自控而無憂無慮的、聰明平和的及傲慢厚顏的。奎師那是這其中的哪一種？」

哥斯瓦米：「這四種英雄特質，全都存在於奎師那。在這四種英雄之中所見的，互相矛盾的靈性情感，全都透過祂不可思議的能量，存在於英雄奎師那身上，祂也有力量同時維繫所有極樂情感。這些靈性情感按照奎師那的意願活動，祂賦有全部四種英雄的特性，也有其他迷人和祕密的特質，只有極有資格的人才會有資格知道。」

威佳亞：「由於你施予了我大恩大德，懇請也告訴我這個真理吧。」

威佳亞.庫瑪爾說這句話時熱淚盈眶，然後便倒在哥斯瓦米君足下。哥斯瓦米君扶起他，擁抱他。當他以感情澎湃的哽塞聲音說話時，自己也淚盈於睫：「巴巴，機密

奧秘就是，在愛侶情感之中，奎師那是兩種截然不同的英雄：祂既是丈夫(pati)，又是情人。」

威佳亞：「帕佈！奎師那是我們永恆的丈夫。應該僅是稱祂為丈夫，那麼為什麼會有情人的關係？」

哥斯瓦米：「這是難以理解的奧秘。靈性事情就像神祕的寶石，但其中非婚戀的愛侶情感就像考士圖巴寶石(Kaustubha-mani)。」

威佳亞：「已經托庇於愛侶情感的奉獻者，懷著奎師那是他們丈夫的這種靈性情感，投入於靈性專注。視奎師那為情人的深遠重要性是什麼？」

哥斯瓦米：「如果想像絕對真理是非人格的，又懷著非人格情感崇拜祂，就不會出現極樂情感。這個程序否認 raso vai sah 等等韋陀陳述的有效性：『那個至尊絕對真理是所有極樂情感的化身。』（《祭多嘎亞奧義書》8.13.1）。非人格情感一無是處，因為它嚴重缺乏快樂。不過，從另一個觀點來看，對極樂情感的體驗，可以根據人格情感(savisesa-bhava)的多樣化逐步發展。你應該明白極樂情感是絕對真理的主要真理。人格情感稱為對至尊控制者的情感(isvara-bhava)，即視至尊為控制者，它比非人格情感略勝一籌，僕人之情對主人的情感，又高於中性情感對至尊控制者的情感。友情比僕人之情更崇高，父母之情甚至更優秀，愛侶之情則是所有情感之中最頂尖的。就像這些靈性情感順序分明，每一個都比前一個更好，非婚戀的愛侶之情同樣也勝過婚姻戀。

有兩種本體：自己的(atma)和作為居所的其他人(para)。穩處於自我的自然傾向(atma-nistha dharma)，稱為穩處於自我所獲的滿足(atmaramata)，在這種自我滿足之情況下，極樂情感不需任何另自分開的實體協助。奎師那有這種永恆自我滿足的品質。但與此同時，在他人協助之下享樂(pararamata-dharma)的這種品質，也永恆存在於祂。所有互相矛盾的特性，一起同時存在於至尊享樂者(parama-purusa)主奎師那。這是至尊絕對真理內在固有的本質。奎師那逍遙時光的其中一方面自我滿足，與之相對的，在他人協助下享樂的這種本質，又盡情顯赫地稱王。這種在他人協助下享樂的頂點是非婚戀情感。非婚戀情感是英雄和愛卿，因吸引而相聚時出現的驚人極樂情感，縱使他們之間的關係是接受別人配偶的這種情感(para-bhava)。

情感的整個範圍是，從自我滿足到非婚戀的愛侶情感。當情感是被自我滿足吸引時，會逐漸變得枯燥乏味，而取決於它被非婚戀吸引的程度，卻會達至淋漓盡致的狀態。當奎師那是英雄時，非婚戀情感決不是可恥的，但如果是任何普通微靈成為英雄，便出現宗教和反宗教的考慮因素，那麼非婚戀情感便變得極低下。因此，詩人確定了情夫和有夫之婦之間的相聚，絕對可鄙。不過，聖茹帕·哥斯瓦米說：雖然修辭經典描述了，情人是可惡和可鄙的，但這只適用於俗世的英雄而已。這樣的結論不能用於主奎師那，祂直接是所有化身的超然源頭。」

威佳亞：「懇請清楚告訴我，丈夫的特性。」

哥斯瓦米：「丈夫是正式迎娶新娘的人。」

威佳亞：「請解釋情人(upapati)和非婚戀的特點。」

哥斯瓦米：「情夫是因強烈依戀而逾越宗法的男子，並接受情婦為他的摯愛。情婦是忽視今世和下世的宗法，逾越婚姻規則的女子，把她完全奉獻於她丈夫以外的其他男子。非婚戀有兩種，即沒有結婚和已婚的。」

威佳亞：「婚姻戀的徵兆是什麼？」

哥斯瓦米：「按照規範守則結婚的，恆常都專注於聽命於她丈夫的忠貞女子，稱為婚姻戀。」

威佳亞：「對主奎師那來說，誰是婚姻戀，誰又是非婚戀？」

哥斯瓦米：「杜瓦茹卡城的已婚女子是婚姻戀的，巴佳的年輕牧牛姑娘大都是非婚戀的。」

威佳亞：「在不展現的逍遙時光，這兩種配偶位於哪裡？」

哥斯瓦米：「這事情十分機密。你知道絕對真理的領域有四個部分。祂四分之三的富裕(vibhuti)展現在靈性領域，四分之一則在世俗領域。因此，由十四個星系組成的整個假象領域，位於祂四分之三的富裕。威茹阿佳(Viraja)河位於物質和靈性世界之間，假象世界則位於它的這一邊，靈性世界則在另一邊。由光芒組成的梵區(Brahma-dhama)環繞著靈性世界。除此之外，穿越威茹阿佳河時，便把靈性天空看作大天空(samvyoma-rupa)無憂星。那裡是以富裕為主，拿茹阿央那在無盡超然莊嚴的能量伴隨之下，作為眾主之主統治各方。在無憂星，至尊主具有婚姻戀情感，神聖(sri)、內在(bhu)和逍遙時光能量(nila-sakti)，作為祂的已婚配偶服務祂。無憂星之上是哥樓卡。在無憂星，城市(pura)的已婚配偶一直全神貫注於她們各自的適當服務。在哥樓卡，巴佳的年輕女子以她們獨特的情感服務奎師那。」

威佳亞：「如果哥樓卡是奎師那最高的聖地，那又為什麼讚美巴佳令人驚嘆的榮耀？」

哥斯瓦米：「巴佳、哥庫拉和溫達文等地，都位於聖瑪圖茹阿地區內。瑪圖茹阿地區和哥樓卡彼此沒有分別(abheda-tattva)。當這一個現象位於靈性宇宙(cit-jagat)的最高區域時，便稱為哥樓卡；當它展現在這個物質宇宙時，便稱為瑪圖茹阿地區。因此，它以這兩個超然形象同時受到讚頌。」

威佳亞：「那怎麼可能？我不明白。」

哥斯瓦米：「只有透過奎師那不可思議的能量，這樣的現象才有可能。不可思議能量範疇內的所有活動，都難以理解，不容爭辯。在粗糙元素世界裡的展現逍遙時光，哥樓卡的那個永恆居所稱為瑪圖茹阿聖地，在不展現的逍遙時光，這同一個地方稱為哥樓卡。奎師那的超然逍遙時光是永恆的，哥樓卡則永恆展現在永恆宇宙裡。那些已有資格覲見純粹靈性實體的人，覲見到哥樓卡。不單如此，他們更可以在哥庫拉當地覲見哥樓卡。不過，物質智慧的微靈無法覲見哥樓卡。即使哥庫拉是哥樓卡，但世俗智慧的微靈卻把哥庫拉看作這個物質世界的普通地方，由五種粗糙元素組成。」

威佳亞：「覲見哥樓卡的資格是什麼？」

哥斯瓦米：「聖蘇卡戴瓦.哥斯瓦米說過：

iti sancintya bhagavan mahakaruniko vibhuh
darsayamasa svam lokam gopanam tamasah param
satyam jnanam anantam yad brahma-jyotih sanatanam
yad dhi pasyanti munayo gunapaye samahitah

《聖典博伽瓦譚》(10.28.14-15)

雖然牧牛童永恆完美，但他們降臨到這個世界，作為奎師那逍遙時光的助手。透過靈修達到完美的牧牛童，是那些永恆完美牧牛童的追隨者。這些透過靈修達到完美的牧牛童忖度：『這個世界的微靈，因為愚昧而認同他們自己為他們的物質身體。因此他們懷著多種欲望一直追求，為了滿足這些欲望，他們從事多種工作。因此，他們漫無目的地徘徊，接受一再投生為高高低低的物種。我們也從事同樣的活動。』

至尊主奎師那具備不可思議的顯赫富裕，有鑑於此，悲天憫人的祂恩准那些牧牛童覲見祂的至尊聖地—哥樓卡，那裡超越假象稠密的黑暗。那個聖地的多元性是永恆，絕對真象，滿載無盡的靈性逍遙時光。那個聖地永恆地自我閃耀著梵光，許多聖人和修習者，透過凌駕於三種形態影響的神定境界察看到它。

巴巴，沒有奎師那的恩慈，便無法覲見哥樓卡。奎師那恩澤巴佳居民，又恩准他們覲見哥樓卡。這哥樓卡是超越物質自然的絕佳超然居所，它的多樣化是永恆真理及無盡靈性逍遙時光的化身。梵光的靈性光芒作為祂肢體的燦爛光芒(prabha)，永存在那裡。當修習者完全擺脫物質的連繫時，便可以覲見到那個特別的真理。」

威佳亞：「所有解脫人物都覲見到哥樓卡嗎？」

哥斯瓦米：「即使在數百萬的解脫靈魂之中，至尊主的奉獻者萬中無一。在梵區，微靈透過修習八重瑜伽和非人格思辨獲得解脫，享受忘我。就像在沉睡狀態(susupti)的人，一直絕不活躍，失去察知、理解、渴望等等能力，臻達梵區的微靈同樣也忘

了他們自己的靈魂，因此終日混混噩噩，了無生氣。不要說他們，甚至是專注於敬畏之情的奉獻者都看不見哥樓卡。懷著敬畏之情的奉獻者，按照他們各自的靈性情感服務主在無憂星的富裕形象。甚至是懷著巴佳情感，投入於奎師那靈性專注的人，如果有幸獲得奎師那施恩，把他從假象無盡的束縛之中釋放出來，他才可以親見到哥樓卡。」

威佳亞：「那樣的話，如果只有這類解脫奉獻者才可以看見哥樓卡，為什麼《主婆羅訶摩讚》、《Hari-vamsa》和《蓮花宇宙古史》等等經典都描述哥樓卡？如果奎師那的恩慈只能透過對巴佳的靈性專注才可獲得，提及哥樓卡又有什麼意思？」

哥斯瓦米：「奎師那把那些品嘗巴佳極樂情感的奉獻者，從這個由五種元素構成的世界，提升到哥樓卡，使他們可以一覽無遺哥樓卡。而且在某程度上，懷著巴佳情感的純粹奉獻者也能看見哥樓卡。奉獻者有兩種：修習者和完美者。修習者沒有資格看見哥樓卡。完美奉獻者又有兩種，即獲得完美形體的奉獻者，以及獲得完美身份的奉獻者。獲得完美形體的奉獻者是透過奎師那的恩慈，直接被帶到哥樓卡的，獲得完美身份的奉獻者，則看見哥樓卡的超然形象，但他們仍然身處物質存在，不是直接在哥樓卡。透過奎師那的恩慈，他們的奉愛之眼逐漸張開，因此這個組別有多個資格等級。一些稍微看見，一些看見更多，其他人甚至看見更多。取決於奎師那對他們有多仁慈，他們便會相應地看見哥樓卡。只要他們處於奉愛修習階段，不論他們親見到的哥庫拉是怎樣的，始終都沾染了一些物質情感。跨越了修習階段之後，到達靈性情感的層面時，他們的親見便有點純粹，當他們達至純粹愛意的階段，便開始完全親見。」

威佳亞：「帕佈，哥樓卡和巴佳在哪方面彼此有分別？」

哥斯瓦米：「在巴佳看到的一切，都存在於哥樓卡，但由於觀看者的堅定程度不同，因此在各方面都顯得有點不同。實際上，哥樓卡和溫達文之間沒有差別；取決於觀看者不同的眼界，兩處地點在他們眼中看起來不一樣。極愚昧的人把巴佳的一切看作物質的。相比之下，情欲形態的人的眼界吉祥一點；根據他們的視力，那些處於善良形態的人親見到純粹存在。根據每個人不同的資格，他們的眼界都不一樣。」

威佳亞：「帕佈，我有一點覺悟，但懇請你舉例進一步闡明這個主題好嗎？物質物體無法作為圓滿例子說明靈性主題，但即使是局部的指示，仍然能產生完全的覺悟。」

哥斯瓦米：「這是一個非常艱深的問題。我們不准對其他人透露我們自己的機密覺悟。透過奎師那的恩慈，當你也有一些機密覺悟時，應該恆常都隱藏它。我只會按照我們歷代典範師所揭示的，向你解釋這個主題，憑藉奎師那的恩慈，你自己將可以看見其餘的。在哥樓卡的察知完全是靈性的，毫無物質察知。為了滋潤那裡的極樂情感，靈性能量在多個地方展現了各式各樣的靈性情感，其中有一個靈性概念稱為概念。例如，奎師那在哥樓卡沒有開始，也沒有誕生，但為了協助逍遙時光，父母情感便在那裡以父性和母性的靈性存在概念，化身為南達和雅淑妲的形象。再者，

分離和相聚等等各式各樣奇妙的愛侶情感，也以這個概念形式存在。雖然非婚戀的實情是純粹的婚姻戀，但當中卻永恆存在著非婚戀摯愛和非婚戀情人的自我概念。

看看！在巴佳，這所有概念是完全使人信服的，因為透過瑜伽瑪亞的能量，它們展現出粗略的外在形象。例如，在巴佳，雅淑妲在她的產房辛苦地誕下奎師那，以及源於她們與阿比曼律(Abhimanyu)和牧牛童哥瓦爾丹等等丈夫的婚姻，永恆完美的牧牛姑娘具有非婚戀概念。換句話說，哥樓卡的概念，在巴佳全都以實實在在的形體看得到，那些形體是源於極精微原始真象的瑜伽假象掌管的。巴佳甚至毫無虛假，在各方面都類似哥樓卡。只是依據觀看者物質障礙的多少，才出現眼界的差別。」

威佳亞：「那麼應該以適當的深思，冥想日常八重逍遙時光的恰當面貌嗎？」

哥斯瓦米：「不，不是那樣。覲見到巴佳逍遙時光的人，應該依據他的覺悟，憶念日常八重逍遙時光。憑藉奎師那的恩慈，透過修習者靈性專注的力量，逍遙時光會在他心裡自我展現。不必自己竭力試圖改進逍遙時光的靈性情感。」

威佳亞：「Yadrasi bhavana yasya siddhir bhavati tadrsi。根據這個邏輯，個人所臻達的完美正好對應靈修時履行的那類冥想，因此似乎必須淨化而純粹無瑕地冥想哥樓卡。」

哥斯瓦米：「你所說的是對的。巴佳的所有察知都是純粹真象，甚至一個都沒有違反這點；否則便會有錯。靈修純粹時便產生完美，靈修時的冥想越純粹，便越快臻達完美。你應該這樣竭盡所能，使你可以漂亮地完成你的靈修，至於要淨化你的靈修，這仍然是你力有不逮的。只有奎師那透過祂不可思議的能量，才可以這樣做。如果你試圖自己動手，便會陷於思辨推敲的荊棘林，但如果奎師那施恩的話，便沒有這種有害的結果。」

威佳亞：「今天我洪福齊天。我想再問一個問題。杜瓦茹阿卡配偶的居所僅是位於無憂星，還是哥樓卡也有？」

哥斯瓦米：「在無憂星可以獲得靈性宇宙的無限喜樂；沒有其他成就比無憂星更高。那裡有杜瓦茹阿卡那樣的城市，那些城市的年輕女子住在她們自己的宮殿，服務奎師那。唯一懷著哥樓卡愛侶情感的人，就是巴佳少女。在巴佳的所有逍遙時光，在哥樓卡都有。不過，《Gopala-tapani 奧義書》提到，茹蜜妮君(Rukminiji)在位於哥樓卡的瑪圖茹阿城，懷著婚姻戀情感。」

威佳亞：「帕佈，哥樓卡所有活動的發生順序，都是按照我在巴佳所見的一樣嗎？」

哥斯瓦米：「是的，它們全都以同一順序存在於當地，但是沒有基於物質概念的劃分。不過，這全部物質概念都有它們自己至尊純粹的靈性源頭，我不能解釋。你只能透過你靈性專注的力量理解這點。」

威佳亞：「整個世俗存在在宇宙毀滅(maha-pralaya)時會完全瓦解，那麼巴佳逍遙時光永恆存在的意義是什麼？」

哥斯瓦米：「從展現和不展現的兩個觀點來看，巴佳逍遙時光都是永恆的。目前對巴佳逍遙時光的察知(samprata-pratiti)，永恆存在於無限宇宙的其中之一，那些宇宙在車輪一樣不停運轉的循環順序之中解體。現存於一個物質宇宙的某一段獨特的逍遙時光，在下一刻顯現在另一個物質宇宙。因此，那段獨特的逍遙時光，在第一個物質宇宙是不展現的逍遙時光，但在下一個物質宇宙則存在為展現的逍遙時光。如此一來，各種展現的逍遙時光都是永恆的。即使在不展現的狀態，所有逍遙時光都是永恆存在的。」

威佳亞：「如果展現的逍遙時光發生在所有物質宇宙，那麼巴佳聖地都存在於每個物質宇宙嗎？」

哥斯瓦米：「對，是的。哥樓卡是自我展現的現象，作為奎師那逍遙時光的居所存在於每個宇宙。哥樓卡也在所有純粹奉獻者心裡自我展現。」

威佳亞：「逍遙時光不在某個宇宙展現時，為什麼瑪圖茹阿地區還繼續展現在那裡？」

哥斯瓦米：「不展現的逍遙時光永存於聖地，繼續恩澤住在那裡的奉獻者。」

那天的討論結束了。返回他的居處時，威佳亞.庫瑪爾一再冥想著他在日常八重逍遙時光的服務。

由此結束《微靈天職》的第三十一章，名為《愛侶情感：奎師那的超然形象、英雄和婚姻戀的愛卿》

第三十二章

愛侶情感：非婚戀的愛卿

夜幕低垂。巴佳納完成了他那天的靈性專注。他把他的哈瑞聖名唸珠放在一旁，然後便入睡。威佳亞.庫瑪爾榮耀了祭餘，躺在床上，但無法入睡，因為他思潮起伏，想得入神。最初他以為哥樓卡和哥庫拉是不同的地方。不過，他現在斷定了，哥樓卡和哥庫拉沒有分別。非婚戀情感的根是在哥樓卡。但奎師那在那裡怎會是情人？他無法理解這點。

「如果奎師那是至尊實體，」他細想：「能量和能量擁有者沒有分別，即使能量與能量擁有者分開，但怎可以稱女朋友(能量)為已婚的(嫁給奎師那以外的牧牛童)，又稱奎師那為情人？」

最初他心想：「明天我會向聖師尊提問，消除我的疑竇，」不過他又忖度：「再問師尊任何關於哥樓卡的事情，都會是不恰當的。但仍須要澄清這點。」

他這樣思前想後，最後終於入睡。睡著時，他夢見他在師尊面前，為了消除他的疑慮，他便請教那個剛剛在他入睡之前，使他全神貫注的問題。師尊回答：「威佳亞.巴巴，奎師那在所有活動之中都完全獨立，祂暢通無阻的渴望是獨立於其他人的渴望。祂的永恆渴望是，應該隱藏祂的富裕，展現祂的甜美。於是祂便給祂的能量，另外分配一個與祂本人分開的存在。於是祂的高等能量便呈現為，數百萬個極具吸引力的年輕牧牛姑娘形象，全都竭力以多種方式服務祂。但奎師那不大滿意祂能量的服務，因為那些服務受到祂的富裕知識影響。因此憑藉祂瑜伽瑪亞能量的驚人影響力，祂給予那些美麗的牧牛姑娘這種自我概念，她們是屬於另外的家庭。那就是說，透過那種能量(瑜伽瑪亞)的影響，她們認為她們自己是別人的妻子，奎師那同時也採取身為她們情人的這種關係。

出於對非婚戀情感的強烈渴望，奎師那超越祂自我滿足的本性，履行各式各樣令人嘆為觀止的逍遙時光，例如與那些年輕牧牛姑娘的娜莎之舞，她們暗自相信她們已經嫁給其他人。在完成這些活動時，笛子是祂的密友。為了使奎師那品嚐這些特質，永恆非婚戀情感在哥庫拉是既定的。有鑑於此，哥樓卡的所有逍遙時光森林，以及奎師那愛意盈盈的遊戲地點，例如溫達文等等，一直都永恆存在。巴佳的所有逍遙時光之地，例如娜莎之舞的場地、雅沐娜和高山之王哥瓦爾丹等等都是在哥樓卡，如此一來，已婚的情感(dampatya-bhava)和忠於丈夫的情感都存在於那裡。純粹的婚姻戀情感在無憂星顯赫稱王。因此婚姻戀和非婚戀的品質被視為不可思議地不同而無異。

看看，這個主題非常驚人。在哥樓卡，非婚戀情感只作為概念存在。在巴佳，看似是與另一個人的妻子有私情，但其實沒有私通，因為年輕牧牛姑娘是奎師那自己的能量。奎師那從時間開始之初便與她們成為一體；因此，她們的基礎品質，實際是對丈夫的完美忠誠(svakiyatya)和已婚的品質。阿比曼努等等牧牛童，是她們在哥樓卡各自個別概念的特別化身。它們成為丈夫，滋潤奎師那的逍遙時光，使祂以情人的情感，在巴佳的舞台成為逍遙時光的領袖。在遠超於物質世界的哥樓卡，僅以這個概念滋潤極樂情感。在哥庫拉的物質宇宙裡，為了營造已婚的體驗，然後逾越婚姻操守的規則，故此所有概念都展現它們的個體存在，透過瑜伽瑪亞的影響呈現各個身體。這一切都是由瑜伽瑪亞的作用完成的。」

當威佳亞.庫瑪爾這樣在夢裡聽到師尊解釋婚姻戀和非婚戀的真理時，他的疑慮盡消。哥樓卡超越於俗世，與塵世的(bhauma)哥庫拉其實完全一樣—他對這個事實深信不疑，巴佳極樂情感至尊喜樂的身份也在他心裡出現。與此同時，他感到對巴佳永恆的日常八重逍遙時光，覺醒了固有信心。第二天早上，他大清早便起床，忖度：「聖師尊向我展示了無限恩慈。現在我會聆聽他講述極樂情感的成分，然後便獲得對靈性專注的堅定不移。」

威佳亞.庫瑪爾榮耀了祭餘，在預定時間來到他師尊面前。淌下純愛之淚，他奉上他的頂拜。師尊慈愛地擁抱他，說：「巴巴，奎師那以祂真正的恩慈寵幸你。因此只是看見你，我都變得幸運。」當他這樣說時，純粹愛意的強大影響使他的心意激動不已。

不久之後，當哥斯瓦米君恢復外在知覺時，威佳亞.庫瑪爾便五體投地的頂拜，說：「帕佈，我對奎師那的恩慈一無所知；我只知道你的恩慈。現在我放棄了試圖覺悟哥樓卡。我完全滿足於竭力覺悟到巴佳。我想透徹理解巴佳極樂情感的迷人多樣化。請告訴我，抱持奎師那是她們丈夫的這種情感的未婚牧牛姑娘，可以稱為婚姻戀嗎？」

哥斯瓦米：「哥庫拉那些未婚的牧牛姑娘那時候是婚姻戀的，因為她們把奎師那當作她們的丈夫而接近祂，對這種情感堅定不移，但她們內在固有的情感卻是非婚戀。雖然她們的婚姻戀情感並不自然，但在哥庫拉逍遙那種獨特的情況，她們的婚姻關係卻達到完美，因為奎師那透過交換花環的婚俗(gandharva-vivaha-riti)，接受了她們為祂的妻子。」

威佳亞：「帕佈，在適當時候，我會逐一提出多個問題。我想按照《Sri Ujjvala-nilamani》提出所有主題的順序，了解它們。首先我想知道所有英雄。有四種英雄，即順意的、純樸誠實的、狡猾的和勇敢的。請描述順意的英雄。」

哥斯瓦米：「順意的英雄就是，由於祂只是極依戀一位愛卿，因此放棄對其他迷人少女的欲望。主茹阿瑪祭卓君對聖悉妲-德薇(Sri Sita-devi)，以及主奎師那對施瑞瑪緹.茹阿迪卡君的靈性情感，就是順意的英雄。」

威佳亞：「我想知道情操高尚而正義的等等四種英雄各種靈性情感的特性，例如順意的。請描述情操高尚而正義的順意英雄的徵兆。」

哥斯瓦米：「情操高尚而正義的順意英雄，莊嚴，謙遜，寬恕，憐憫，果敢，守信，不自誇，堅定，謙虛和極寬宏大量。但祂仍然為了祂的愛卿放棄那一切品質，悄悄去與她見面。」

威佳亞：「請告訴我風趣幽默的順意英雄的徵兆。」

哥斯瓦米：「風趣幽默的英雄天生是極樂情感的鑑賞家，青春永駐，擅於開玩笑，無憂無慮。風趣幽默的順意英雄齊備這一切，兼有享受延續不斷之樂的徵兆。」

威佳亞：「什麼是沉著睿智的順意英雄？」

哥斯瓦米：「沉著睿智的順意英雄天性安靜沉著，容忍，聰明和體貼。」

威佳亞：「請解釋驕傲自大的順意英雄的徵兆。」

哥斯瓦米：「當嫉妒，驕傲，欺騙，容易憤怒，又愛吹牛的英雄是順意時，便稱為驕傲自大的順意英雄。」

威佳亞：「純樸誠實的英雄是什麼？」

哥斯瓦米：「daksina(純樸誠實)一字，意指『純樸和誠實』。即使當祂把祂的心托付另一個愛卿時，純樸誠實的英雄都不會摒棄對祂前度摯愛的尊重、敬畏和順從的愛。對眾多愛卿一視同仁的人，也稱為純樸誠實的英雄。」

威佳亞：「狡猾的英雄有什麼徵兆？」

哥斯瓦米：「狡猾的英雄在祂的摯愛面前惹人喜愛，但在她背後卻無情地悄悄作出嚴重冒犯。」

威佳亞：「勇敢的英雄有什麼特性？」

哥斯瓦米：「勇敢的英雄是大無畏的，又擅於撒謊，縱使每個人都能清楚看見，祂與另一個摯愛為伴享樂的徵兆。」

威佳亞：「帕佈，總共有幾種不同的英雄？」

哥斯瓦米：「對我們來說，奎師那是唯一的英雄。除了祂以外，沒有別人。在杜瓦茹阿卡的那個奎師那是完美的，在瑪圖茹阿更完美，在巴佳則是最完美的。在這三個地方，祂全都既是丈夫，又是情人。因此祂是(二乘以三)六種英雄。而且，由於那四個類別始於情操高尚而正義的，因此祂體現了(六乘以四)二十四種。然後這些類型又再分為順意的、純樸誠實的、狡猾的和勇敢的，因此共有(二十四乘以四)九十六種英雄。現在你應該知道，婚姻戀情感有二十四種英雄，而非婚戀情感也有二十四種英雄。在巴佳的逍遙時光，婚姻戀情感是緊縮的靈性情感，以非婚戀情感為主。因此非婚戀情感的二十四種英雄，永恆壯觀地展現在巴佳的主奎師那身上。不論需要哪種英雄上演某段逍遙時光任何一方面的任何一個特別部分，都察看到祂就是那種英雄。」

威佳亞：「帕佈，我認識到英雄和愛卿各種各樣的品質。現在我想知道英雄有幾種助手。」

哥斯瓦米：「英雄有五種助手，即密探(ceta)、管家(vita)、笑匠(vidusaka)、忠誠的朋友(pitha-mardda)和最親密的朋友。他們全都擅於使用引人發笑的字句；他們恆常都懷著深摯的愛，熱切地全情投入於奎師那；他們知道因應場合和情況，要有適當

的言行舉止；他們是專家；當牧牛姑娘生氣而要討好她們時，他們又非常熟練於這門藝術；還有提供機密忠告。這兩種助手都有這些品質。」

威佳亞：「密探(ceta)助手的屬性是什麼？」

哥斯瓦米：「他們擅於發現任何事情，他們履行祕密任務，他們的性格有點大膽和傲慢。在哥庫拉，斑古爾(Bhangura)和巴瑞拿嘎爾(Bhrngara)等等朋友，履行奎師那的密探活動。」

威佳亞：「誰稱為管家(vita)？」

哥斯瓦米：「奎師那的管家，例如卡達爾(Kadara)和巴茹阿提·斑達(Bharati Bandha)，極擅於打點奎師那的衣著打扮等等活動。他們狡猾，擅於交談和擅長指揮他人。」

威佳亞：「誰是笑匠？」

哥斯瓦米：「笑匠愛吃和爭吵。他們擅長以他們滑稽的姿勢、說話和服飾逗人發笑。奎師那的笑匠以瑪杜曼嘎拉(Madhumangala)和瓦山塔等等牧牛童為主。」

威佳亞：「誰歸類於忠誠的朋友(pitha-mardda)？」

哥斯瓦米：「施瑞達瑪是奎師那的忠誠的朋友。雖然他的品質就像英雄，但他所有活動都是聽命於英雄而進行的。」

威佳亞：「最親密朋友的徵兆是什麼？」

哥斯瓦米：「他們涉及極機密的奧祕，又已經托庇於女朋友的靈性情感。奎師那最親密的朋友之中，以蘇巴拉和阿尊拿最傑出。因此他們是奎師那最好的朋友。在密探、管家、笑匠、忠誠的朋友和最親密朋友這五種之中，密探懷著僕人之情，忠誠的朋友是俠義胸襟的，其餘則是友情的。密探是僕人而其他四種都是朋友。」

威佳亞：「有沒有女助手？」

哥斯瓦米：「對，有的，她們稱為信差。」

威佳亞：「有幾種信差？」

哥斯瓦米：「有兩種：個人信差(svayam-duti)和牧牛姑娘的信差(apta-duti)。斜睨瞥視(Kataksa)和奎師那的笛聲(vamsi-dhvani)都是個人信差。」

威佳亞：「哦！牧牛姑娘的信差是誰？」

哥斯瓦米：「威茹阿(Vira)擅於大膽的用詞，溫達(Vrnda)則擅長有說服力的恭維之言。她倆都是主奎師那的牧牛姑娘信差。個人信差和牧牛姑娘信差都是與別不同的信差。除了她們之外，還有其他普通的信差[例如苦修者(lingini)、星相家(daiva-jna)和藝術家(silpa-karini)]。稍後在愛卿和信差的部分，我會詳細描述她們。」

威佳亞：「我明白了主奎師那作為英雄時的情感和屬性，我也聽到主奎師那以丈夫和情人兩者的情感，上演永恆逍遙時光。祂在杜瓦茹阿卡城以丈夫的情感，在巴佳則以情人的情感，上演逍遙時光。我們的奎師那是情人，因此我們必須了解巴佳迷人的年輕牧牛姑娘。」

哥斯瓦米：「巴佳王之子夏姆遜達爾與巴佳的少女上演逍遙時光，她們大部分都是非婚戀情感的，因為沒有非婚戀的話，愛侶情感便不會全然發展。杜瓦茹阿卡城的迷人女子，她們的情感一直受制於她們的婚姻關係，至於巴佳女居民的情感，她們具備毫不拘束的(akuntha)的純粹愛欲，奎師那從中獲得頂尖的快樂。」

威佳亞：「這方面的要意是什麼？」

哥斯瓦米：「精通愛侶情感這個主題的聖茹卓，表明刊達爾帕(Kandarpa，丘比特)的至尊武器是女子的別扭情感，以及由於社會施加的禁令，以致極難與女子相聚(durlabhata)等等障礙。學者查拿卡亞(Canakya Pandita)說，禁止英雄與祂的摯愛見面時，當難以臻達鹿目明眸的摯愛時，英雄的心就更深切地依戀。看！雖然奎師那是自我滿足的，但在娜莎之舞時，祂自我展現為多個超然形象，數目與牧牛姑娘相若，然後與她們上演逍遙時光。每個修習者都應該追隨娜莎之舞。這裡的特別訓示是，如果修習者渴求吉祥，便應該作為奉獻者進入這娜莎之舞，但他們決不應模仿奎師那。換句話說，他們只應該成為牧牛姑娘的追隨者，採取牧牛姑娘的情感(gopi-bhava)，進入這逍遙時光。」

威佳亞：「你可以更詳細地解釋，牧牛姑娘的情感這個主題嗎？」

哥斯瓦米：「南達南達奎師那，即南達大君的兒子，是個牧牛童，除了牧牛姑娘之外，祂不和任何人上演情意綿綿的逍遙時光。具備愛侶情感資格的修習者，應該以牧牛姑娘為主奎師那履行愛心服務的同一種情感，投入於對奎師那的靈性專注。在他履行靈性專注期間，修習者應該冥想他自己為巴佳的牧牛姑娘。修習者應該自視為一些極幸運的巴佳女居民(vraja-vasini)的女僕，也應該在她的指導下服務茹阿妲-奎師那。除非認為自己是已婚的，即嫁給奎師那以外的另一個牧牛童，否則情感不可能覺醒。嫁給奎師那以外的另一個牧牛童，這個自我概念是巴佳牧牛姑娘的獨特職務。聖茹帕.哥斯瓦米著述：

maya-kalita-tadrk-stri-silanenanusuyibhih
na jatu vrajadevinam patibhih saha sangamah

《Sri Ujjvala-nilamani》,

Krsna vallabha prakarana (19)

透過瑜伽瑪亞的力量，巴佳-德薇認為她們自己嫁給奎師那以外的其他牧牛童，與她們宗法上的已婚丈夫決沒有肉體接觸。牧牛姑娘與奎師那幽會(abhisara)等等時，牧牛童在他們家看見的牧牛姑娘，形象與他們自己的妻子一模一樣。這些形象是瑜伽瑪亞虛構的，使牧牛童會暗自忖度：「我們的妻子就在家這裡。」他們決沒有任何機會妒忌或敵視奎師那。

巴佳-德薇與她們合法結婚的丈夫從沒有肉體接觸，那些丈夫全都是瑜伽瑪亞策劃的。每個巴佳牧牛姑娘的丈夫，只是她們在哥樓卡逍遙時光各自的情感展現。她們的婚姻，也只是瑜伽瑪亞創造的含蓄信念。實際上，牧牛姑娘沒有嫁給其他牧牛童，但嫁給其他牧牛童的自我概念卻永恆存在。若非如此，由於別扭、難以接近(durlabhata)、障礙、社會禁制、恐懼等等，空前的非婚戀情感自然就不可能展現。沒有這樣的概念，就難以獲得懷著巴佳情感的愛卿情感。無憂星的拉釋米君，就是這樣的例子。」

威佳亞：「知道自己是已婚的，是什麼情感？」

哥斯瓦米：「牧牛姑娘認為：『我是生於巴佳牧牛郎之家的女孩，當我長大，成為青春少艾時，我被許配給年輕牧牛童。』只是透過這類信念，與奎師那親密會面的強烈渴望變得強大。牧牛姑娘的情感表示，認為(aropa)自己的情感是還沒有生過孩子的牧牛童之妻。」

威佳亞：「如果修習者是男性，他怎能認為自己具有牧牛姑娘的情感？」

哥斯瓦米：「人們自以為是男性，只是因為受到假象強加的虛幻自然影響。除了奎師那的永恆男同遊之外，其餘所有人純粹固有的靈性本質都是女性。靈性結構真的沒有男性和女性的特質，但當修習者受到靈性情感和堅定概念驅策時，他便可以獲得資格，成為巴佳的女居民。只有那些對愛侶情感有品味的人，才有資格成為巴佳女居民。如果按照自己的品味履行靈性修習，便會臻達恰好與那種靈修性質相應的完美境界。」

威佳亞：「嫁給奎師那之外的另一個牧牛童，作為這樣的牧牛姑娘有什麼榮耀？」

哥斯瓦米：「與奎師那親密相聚的強烈渴望，在她們心裡出現時，嫁給其他人的巴佳牧牛姑娘，自然成為極多美麗和超凡強大的超然美德之礦藏。純粹愛意的精緻可愛點綴著她們。她們情感的甜美，勝過至尊主那些以幸運女神拉釋米為首的所有女朋友。」

威佳亞：「巴佳美少女有幾種？」

哥斯瓦米：「有三種：通過修習而達至最高境界的(sadhana-para)、女神和永恆親密的。」

威佳亞：「通過修習而達至最高境界的美少女有也不同意類嗎？」

哥斯瓦米：「是的，通過修習而達至最高境界的美少女有兩類：小組的(yauthiki)和非小組的(ayauthiki)。」

威佳亞：「誰是小組的？」

哥斯瓦米：「全神貫注於渴求巴佳極樂情感的靈修之後，小組的美少女作為一個小組一起生於巴佳。換句話說，她們是某個獨特組別的成員。小組有兩種：牟尼小組和《奧義書》小組。」

威佳亞：「哪些牟尼在巴佳投生為牧牛姑娘？」

哥斯瓦米：「一些牟尼崇拜勾袍，但無法臻達完美。覲見到主茹阿瑪祭卓的美麗之後，他們按照他們珍愛的夙願，進一步竭力靈修。因此，他們接受了牧牛姑娘情感，投生為牧牛姑娘。《蓮花宇宙古史》這樣談及他們，《巴漢-瓦曼宇宙古史》說，他們有些人在娜莎之舞開始時臻達了完美。」

威佳亞：「《奧義書》怎樣作為牧牛姑娘生於巴佳？」

哥斯瓦米：「《大奧義書》的化身賦有極佳的辨別力，他們看見牧牛姑娘的好運時完全呆住了，滿懷信心履行了嚴酷的苦行之後，他們在巴佳投生為牧牛姑娘。」

威佳亞：「誰是非小組的？」

哥斯瓦米：「有兩類美少女以非小組之名見稱：長期的(pracina)和新的(navina)。她們異常依附於牧牛姑娘情感，並以強烈的殷切和由衷的歷久彌新之愛，履行靈性修習。一些人單獨投生，而其他人則同時三三兩兩，甚至更多人一組。非小組而長期的牧牛姑娘在很久以前，能夠與永恆親密的牧牛姑娘住在同一星球。非小組的新牧牛姑娘投生在半神人、人類和其他生物物種來到巴佳。她們逐漸成為長期的，能夠以我說過的方式住在同一星球。」

威佳亞：「我明白了通過修習達至最高境界的這個主題。現在懇請你對我解釋半神人的事。」

哥斯瓦米：「當奎師那透過祂的局部展現(amsa)，降臨在天堂星球的半神人之中時，為了滿足祂，祂永恆摯愛的局部展現也展現為女神。那些女神作為牧牛郎的女兒，誕生在奎師那的逍遙時光，成為永恆親密牧牛姑娘那些視之如命的女朋友，她們是那些牧牛姑娘的一換句話說，她們自己的局部展現之源的一視之如命女朋友。」

威佳亞：「帕佈，奎師那什麼時候以祂的局部展現，投生於半神人的物種？」

哥斯瓦米：「奎師那以祂作為瓦曼(Vamana)的人格擴展(svamsa)，生於阿迪緹(Aditi)腹中，又以祂另自分開的擴展(vibhinnamsas)成為半神人。施瓦和布茹阿瑪不是生於母親腹中，縱使他們不歸類於略帶五十種品質的普通微靈，但他們仍然只是另自分開的擴展。那五十種品質肯定更大程度地存在於布茹阿瑪和施瓦，他們另外還有五種在普通微靈身上遍尋不獲的品質。因此，這兩位又稱為主要的半神人。由於同一原因，象頭神(Ganesa)和太陽神(Surya)與布茹阿瑪也屬同一類別，但其他半神人全都歸類為微靈。所有半神人都是奎師那另自分開的擴展，他們的妻子(devis)則是靈性能量另自分開的擴展。就在奎師那顯現之前，布茹阿瑪命他們投生以滿足奎師那，根據他們不同的品味和靈性修習，其中一些人遵命誕生在巴佳，其他人則在杜瓦茹阿卡。那些因為強烈渴望得到奎師那而投生在巴佳的女神，是永恆親密牧牛姑娘那些視之如命的女朋友。」

威佳亞：「帕佈，《奧義書》得以誕生為牧牛姑娘，但請你告訴我，有任何《韋陀經》的其他當家女神，也領受到巴佳的誕生嗎？」

哥斯瓦米：「《蓮花宇宙古史》的斯瑞斯提之部(srsti-khanda)著述，三讚是韋陀之母(Veda-mata)，她也誕生為牧牛姑娘，獲得主奎師那的聯誼。從那時起，她便採納愛之三讚(kama-gayatri)的形象。」

威佳亞：「但愛之三讚不是沒有任何開始(anadi)的嗎？」

哥斯瓦米：「愛之三讚固然沒有開始，而這個沒有開始的三讚，最初是展現為韋陀之母的形式。後來，憑藉靈性修習的影響，看見眾多《奧義書》的好運，她與《勾袍奧義書》一起誕生在巴佳。雖然愛之三讚的形式是永恆的，但她作為韋陀之母的三讚，以永恆而另自的形式壯觀地存在。」

威佳亞：「所有那些誕生在巴佳的人，例如《奧義書》等等，都懷著身為牧牛郎女兒的概念，她們也懷著奎師那是牧牛童英雄這個概念，接受祂為她們自己的丈夫。透過在婚禮交換花環(gandharva-vivaha)的風俗，那時候奎師那成為她們的丈夫。我明白了這麼多。不過，奎師那永恆摯愛的配偶在無始之時已是祂的同遊，那麼奎師那與她們的情人關係，只是假象營造的嗎？」

哥斯瓦米：「它固然是假象的一種創造，但不是展現在物質世界的假象能量(jada-maya)創造的。物質世界的假象能量決無法觸及奎師那的逍遙時光。雖然巴佳的逍遙時光是在物質世界裡，但它完全超越於物質世界假象能量的權限以外。靈性能量的別名是瑜伽瑪亞，在奎師那的逍遙時光，這個瑜伽瑪亞的運作方式，使被物質世界假象能量影響的人，以外在的形式看到奎師那逍遙時光。瑜伽瑪亞把哥樓卡那種與每個永恆摯愛結婚的概念帶到巴佳，給那個概念的形象賜予一個另自分開的個體存在。然後，安排永恆親密的牧牛姑娘與那些另自分開的存在之間的婚姻，¹她藉此使奎師那成為情人。」

無所不知的能量全神貫注於她們各自的情感，全知的享樂者和她們都接受這些靈性情感。這表明情感的優越性，以及完全獨立的意志力之超卓性。無憂星和杜瓦茹阿卡都沒有這樣的顯赫。當視之如命的女朋友能夠與永恆親密的牧牛姑娘，一起住在同一星球時，她們被禁的丈夫情感擴大，變成情人情感。這是她們的終極成就。」

威佳亞：「這個哲學結論相當不凡。我的心又振奮起來。現在懇請給我解釋永恆親密的牧牛姑娘吧。」

哥斯瓦米：「如果沒有像你閣下這樣有資格的聆聽者，主高茹阿祭卓就不會透過我的口，揭示這樣深奧的原則。聽著，全知的(sarva-jna)聖基瓦.哥斯瓦米在多個不同的地方，機密地詳細解釋了這個主題，閱讀他的注釋和《奎師那珍寶(Krsna-sandarbha)》等等文獻便可以理解。聖基瓦.哥斯瓦米總是擔心，如果沒有資格的人得知這些極深奧的原則，他們其後可能會托庇於腐敗的宗教形式。那時候，聖基瓦.哥斯瓦米對所有錯處都感到憂心，例如極樂情感之影，以及今天在所謂的奉獻者身上看見的，扭曲的極樂情感等等。雖然他非常謹慎，但卻無法防止這種不幸。除了那些有資格領受這種哲學結論的人之外，你不應該在其他人面前講述。現在我會描述永恆親密的牧牛姑娘。」

威佳亞：「永恆親密的牧牛姑娘是誰？雖然過去我研究了很多經典，但我現在唯一的願望，就是從聖師尊的蓮花口中，暢飲這甘露。」

哥斯瓦米：「巴佳永恆親密的牧牛姑娘就像奎師那，是美麗和聰明等等所有品質的居所。其中以茹阿妲和祭卓瓦麗最傑出。《婆羅訶摩讚》(5.37)提及了她們。」

ananda-cinmaya-rasa-pratibhavitabhis
tabhir ya eva nija-rupataya kalabhih
goloka eva nivasaty akhila-tma-bhuto
govindam adi-purusam tam aham bhajami

永恆、全知、極樂絕對真理的喜樂擴展(ananda-amsa)，激發了無所不知的擴展(cid amsa)，然後以個別展現的喜樂輝煌(hladini pratibha)使它興致勃勃時，施瑞瑪緹.茹阿迪卡便和她的女朋友——她們全都是她靈性形象的擴展——一起展現。我履行那位哥

文達的靈性專注，祂是所有靈魂之中至尊的原始靈魂。祂和那些賦有六十四門藝術的少女，恆居哥樓卡聖地。

布茹阿瑪的這句話提到永恆親密的牧牛姑娘，它正是所有《韋陀經》的精萃。她們是永恆的，即是說她們是靈性能量的展現，因此超越於時間和空間—這就是真理。在那裡，永恆逍遙時光是六十四門藝術的表達方式：kalabhih svamsa-rupabhih saktibhih。雖然各個典範師在《婆羅訶摩讚》其他的注釋，傳授了不同的意思，但我解釋了聖施瓦茹帕.達莫達爾.哥斯瓦米極機密的注釋。這筆祕密寶藏是收藏在聖茹帕-薩拿坦和聖基瓦.哥斯瓦米的心房。」

威佳亞：「我熱切渴望聆聽，永恆親密牧牛姑娘的各個名字。」

哥斯瓦米：「《斯刊達宇宙古史》和《帕爾拉達讚(Prahlada-samhita)》等等經典，提到茹阿妲、祭卓瓦麗、維薩卡、拉麗妲、夏瑪(Syama)、蓮花、賽比亞、巴迪瑞卡(Bhadrika)、塔茹阿(Tara)、威慈崔(Vicitra)、哥帕麗、丹妮斯塔和帕麗(Pali)等等名字。祭卓瓦麗的別名是蘇瑪塔(Somata)，施瑞瑪緹.茹阿迪卡又名為甘達爾瓦(Gandharva)。刊健卡斯(Khanjanaksi)、瑪拿茹阿瑪(Manorama)、曼嘎拉(Mangala)、威瑪拉(Vimala)、麗拉、奎師那、莎瑞、威薩茹阿達(Visarada)、塔茹阿瓦麗(Taravali)、查科茹阿斯(Cakoraksi)、山卡瑞(Sankari)和庫姆庫瑪(Kumkuma)等等巴佳牧牛姑娘，也舉世馳名。」

威佳亞：「她們彼此的關係是什麼？」

哥斯瓦米：「這些牧牛姑娘都是組長。不是一、兩組，而是數以百計，每一組都有成千上萬美麗，個別的牧牛姑娘。上述的所有牧牛姑娘，從施瑞瑪緹.茹阿迪卡到庫姆庫瑪，都是組長。相比對其他人的描述，經典對維薩卡、拉麗妲、蓮花和賽比亞的描述更詳盡。在這些組長之中，始於茹阿妲的八大牧牛姑娘稱為主要的，因為她們最幸運。」

威佳亞：「維薩卡、拉麗妲、蓮花和賽比亞是主要的牧牛姑娘，她們特別擅於滋潤奎師那的逍遙時光。為什麼不接受她們為獨特的組長？」

哥斯瓦米：「她們非常有資格，雖然稱她們為組長將會是實至名歸的，但施瑞瑪緹.茹阿迪卡至尊喜樂的靈性情感，使拉麗妲和維薩卡一直心醉神迷，她們不想稱自己為獨立的組長。她們其中一些人是施瑞瑪緹.茹阿迪卡的追隨者，其他人則是祭卓瓦麗的追隨者。」

威佳亞：「我聽說拉麗妲有個人數更少的小隊(gana)。那是哪類小組？」

哥斯瓦米：「所有組長之中，以施瑞瑪緹.茹阿妲君最突出。她屬下組別的一些牧牛姑娘，被聖拉麗妲特別的靈性情感吸引，自稱為拉麗妲小隊。其他牧牛姑娘自稱為維薩卡小隊等等。以拉麗妲和維薩卡為首的八大女朋友，是施瑞瑪緹.茹阿迪卡各個不同小隊的愛卿。如果三生有幸的話，便可以獲得加入施瑞瑪緹.拉麗妲小隊的資格。」

威佳亞：「在哪部經典可以看到這些牧牛姑娘的名字？」

哥斯瓦米：「在《蓮花宇宙古史》、《斯刊達宇宙古史》和《巴維斯亞宇宙古史(Bhavisya)》的烏塔爾之部(Uttara khanda)等等經典，都找得到她們的名字。《Satvata-tantra》也提及多個名字。」

威佳亞：「《聖典博伽瓦譚》是整個宇宙所有經典的翹楚，如果書裡提及了這些名字，會是賞心樂事。」

哥斯瓦米：「《聖典博伽瓦譚》是真理經典，但也是極樂情感之洋。從品嚐極樂情感奉獻者的觀點來看，《聖典博伽瓦譚》滿載極樂情感真理的所有周詳深思，就像裝在罐子裡的海洋一樣。書裡極機密地描述了聖茹阿妲的名字，以及所有牧牛姑娘的靈性情感和身分。如果你透徹地沉思第十篇的詩節，便能找到一切。聖蘇卡戴瓦.哥斯瓦米機密地描述了這個主題，把沒有資格的人拒於千里之外。威佳亞，把唸珠和完全而明確的描述，傳授給所有人的結果會是什麼？讀者的概念有多進步，就只能相應地理解機密題目。因此，真正學者的其中一個品質是，他能夠隱密地揭示，不適合公諸於世的主題。只是視乎他們資格所及，有資格的人便有所理解。沒有聖靈性導師的師徒傳系，便沒有真實本體的知識。也可以用其他方法求取知識，但只會徒勞無功。只有完全理解《Ujjvala-nilamani》之後，你才能獲得《聖典博伽瓦譚》的完整情感。」

如此一來，經過長時間的問答之後，便完成了那天的啟蒙程序(istagosthi)。威佳亞回到他的居處，不停思索他聽到的主題。當英雄和愛卿的所有考慮因素在他的心田覺醒時，他便沉醉於至尊極樂之中，當他想起笛子和個人信差的討論時，便淚如泉湧。那時候，在他前一天晚上前往遜達茹阿查拉的路上，他在小樹林裡看到的逍遙時光在他的心幕上活靈活現。

註一. 哥樓卡的所有概念，例如阿比曼努等等，都是以實實在在的形象，展現在巴佳。

由此結束《微靈天職》的第三十二章，名為《愛侶情感：非婚戀的愛卿》

第三十三章

愛侶情感：聖妲阿妲的超然形象、五種女朋友和信差

有一天，威佳亞.庫瑪爾和巴佳納在因卓端拿湖(Indradyumna Sarovara)沐浴，回到他們的居處時，便一起榮耀祭餘。然後巴佳納便前往覲見聖哈瑞達薩.塔庫爾的墓塚，威佳亞.庫瑪爾則來到聖茹阿妲-刊塔廟，他師尊的蓮花足跟前。當他看到時機適當時，便提出一些關於施瑞瑪緹.茹阿迪卡的問題：「帕佈，聖維莎巴努的千金(Vrsabhanu-nandini)是我們的本體，也是我們的生命氣。我無法表達。僅是聽到聖茹阿迪卡的名字時，我不知道我的心為什麼融化。雖然主奎師那是我們唯一的庇護所，但我仍然只喜歡品嚐祂與聖茹阿迪卡上演的淘氣逍遙時光。我的心意不想聽一些沒有提及施瑞瑪緹.茹阿迪卡的名字，或討論她逍遙時光的奎師那題旨。我可以怎樣說呢？現在我絕不喜歡自我介紹為威佳亞.庫瑪爾.巴塔師。自稱為聖茹阿迪卡的女僕(palya-dasi)，我大喜過外。另一件驚人的事就是，我不想對那些不願意服務奎師那(krsna-bahirmukha)的人，講述巴佳逍遙時光的題旨。在那些不是品嚐極樂情感的人，描述聖茹阿妲-奎師那榮耀的聚會，我想站起來，一走了之。」

哥斯瓦米：「你真幸運！對於作為巴佳少女一旦沒有完全信心，便沒有資格領悟聖茹阿妲-主奎師那淘氣逍遙時光的描述。別說是那些處於男性形體的，即使是女神都沒有資格聆聽茹阿妲-奎師那的題旨。」

我已經和你討論過奎師那摯愛的配偶。其中以茹阿妲和祭卓瓦麗最頂尖，她們兩個都有數百萬組青春可人的牧牛姑娘。在至高極樂情感時，億萬個迷人的年輕牧牛姑娘參與娜莎圓舞，令它美不勝收。」

威佳亞：「帕佈，讓祭卓瓦麗享有她的數百萬個組別吧，但請施恩給我，告訴我施瑞瑪緹.茹阿迪卡的榮耀，使我受污染的耳朵能夠獲得淨化，又滿載極樂情感。我已經完全托庇於你。」

哥斯瓦米：「啊哈，威佳亞，茹阿妲和祭卓瓦麗兩者之中，聖茹阿妲君是至高愛意的完整化身，因此她的所有品質和所有事情方面都勝過祭卓瓦麗。看，《塔帕尼神訓經(Tapani sruti)》稱她為甘達爾瓦(Gandharva)。《Rk-parisista》(《梨俱韋陀》的補充)描述到，瑪德瓦與茹阿妲一起時的耀眼光芒。拿茹阿達君在《蓮花宇宙古史》也說：『就像施瑞瑪緹.茹阿迪卡是奎師那的摯愛，祂同樣也極鍾愛她的湖泊。在所有牧牛姑娘之中，奎師那最鍾愛聖茹阿妲茹阿妮。』這茹阿妲真理是多麼空前而驚人的真理啊！在至尊主所有各種各樣的能量之中，最頂尖的至高能量稱為喜樂。茹阿迪卡是那種喜樂濃縮精萃的化身。」

威佳亞：「多麼特別的真理！現在請描述聖茹阿妲的超然形象吧！」

哥斯瓦米：「在主奎師那摯愛的配偶(susthu-kanta-svarupa)之中，施瑞瑪緹.茹阿妲在各方面都是最美麗的，十六件裝飾品和十二件飾物點綴著她。」

威佳亞：「摯愛的配偶是什麼意思？」

哥斯瓦米：「聖茹阿妲的超然形象美麗絕倫，不需裝飾品美化。她的秀髮佈滿優雅的捲髮，她的蓮花臉，她目光流轉的大眼睛，她美麗的胸部擴大了她無與倫比的可愛。她的纖腰，她稍微向下的優美肩膊，還有她花蕾般的手，令她超然形象的非凡之美激增，她指甲上的寶石也令她花蕾般的手美不勝收。在全部三個世界，她的美麗都無人能及。」

威佳亞：「十六件裝飾品是什麼？」

哥斯瓦米：「她的十六件裝飾品是她的沐浴、裝飾她鼻尖的那顆寶石的光芒、她的藍衣服、她纖腰上的腰帶、她的辮子、她的耳環、塗在她肢體上的檀香漿、她秀髮上的鮮花、她的花環、她手裡的逍遙時光之蓮、她口裡的檳榔、她下巴上的一點麝香、她眼睛周圍的眼線(kajala)、用麝香(mrgamada)在她紅潤的臉頰上繪畫的圖案、她蓮花足上的紫膠、以及她前額上的聖印。這類裝飾令施瑞瑪緹.茹阿迪卡恆常都美輪美奐。」

威佳亞：「十二件飾物是什麼？」

哥斯瓦米：「裝飾聖茹阿妲肢體的十二件飾物是，她頭上超凡地閃亮奪目的珠寶頭冠、她的金耳環、在她臀部的金腰帶、金項鍊、她耳朵上的野花藤(valli)和黃金髮針(salaka)、她手腕上的手鐲、她脖子上的飾物、她手指上的指環、她的珍珠項鍊、她的臂環、她蓮花足上的珠寶踝鈴，還有她腳趾上的戒指。」

威佳亞：「請對我大發慈悲，描述聖茹阿妲的主要品質吧。」

哥斯瓦米：「施瑞瑪緹.茹阿妲也像主奎師那有無數品質，其中以二十五種為主。

1. 她甜美動人，即她的外表美麗絕倫。
2. 她青春常駐。
3. 她目光流轉，喜歡投以斜睨瞥視。
4. 她的微笑燦爛動人、溫柔甜美。
5. 她的曲線美麗迷人，表示吉祥。
6. 她以她肢體的芳香令奎師那瘋狂。
7. 她擅於音樂藝術。
8. 她甜言蜜語。
9. 她擅長開玩笑。
10. 她非常有禮貌和謙虛。
11. 她慈悲為懷。
12. 她機智狡黠。

13. 她擅於所有職務，頭頭是道。
14. 她含羞答答。
15. 她恆常堅守端正行為之途。
16. 她有耐心。
17. 她端莊嚴肅，以致難以理解她的種種心意。
18. 她喜愛享受逍遙時光。
19. 她熱切渴望展現至高靈性情感頂尖的超卓性。
20. 看到她時，哥庫拉居民的心立即滿載純粹愛意。
21. 她名聞全宇宙。
22. 她是她長輩憐愛的對象。
23. 她受制於她女朋友強烈的愛。
24. 在奎師那的所有女朋友之中，她首屈一指。
25. 凱薩瓦(Kesava)恆常聽命於她。」

威佳亞：「我想詳細了解，表示她齊天洪福的的優雅線條。」

哥斯瓦米：「根據《瓦茹阿哈讚(Varaha-samhita)》、《祖提薩經典(Jyotisastra)》、《卡斯之部(Kasi-khanda)》，以及《瑪提斯亞宇宙古史》和《伽努達宇宙古史》等等《宇宙古史》，這都是她左腳上的吉祥標誌：(1) 她大腳趾的底部有粒大麥、(2) 之下是神碟。(3) 中趾下面是一朵蓮花，以及(4) 蓮花下面是一幅橫幅和(5) 一面旗幟。(6) 一條曲線從腳掌中央延伸至中趾右邊。(7) 她的小趾下面是一枝趕象的刺棒。

她右腳上的標誌如下所示。(1) 在她大腳趾的末端是一個響螺、(2) 她腳跟上是一條魚和(3) 她的小趾下面是一個祭壇。魚兒上面是(4) 一輛戰車、(5) 一座山、(6) 一只耳環、(7) 一枝棒槌和(8) 能量的標誌。

在她的左手上，(1) 一條長長的生命線，從食指和中指連接之處伸延到小指下面。(2) 另一條線從那條長長的生命線下面開始，伸延到食指和拇指之間的地方。(3) 在拇指下面，一條曲線從手腕延伸到拇指和食指之間的空間，與中間的線相連。(4-8) 她的拇指和每只手指的指尖，都有一個神碟。三條線加上五個神碟，總共形成八個標誌。(9) 然後，在無名指下面是一頭象、(10) 在生命線下面是一匹馬、(11) 在中線下面是一頭公牛，在小指下面則是(12) 一枝趕象的刺棒、(13) 一把扇子、(14) 一棵聖樹、(15) 一根凱旋柱、(16) 一支箭、(17) 一支標槍和(18) 一個花環。

右手和左邊一樣，有三條線從生命線開始。除此之外，她的拇指和每只手指的指尖，都有一個響螺。那總共形成八個標誌。(9) 食指下面是扇子和(10) 小指下面是一根趕象刺棒、(11) 一座宮殿、(12) 一個半球形的銅鼓、(13) 一個雷霆、(14) 兩輛手推車、(15) 一個弓箭手的弓、(16) 一把劍和(17) 一個水罐。

由於左腳上有七個標誌、右腳八個、左手十八個和右手十七個，因此總共五十個表示至尊好運的吉祥標誌。」

威佳亞：「其他人身上不可能有這些徵兆嗎？」

哥斯瓦米：「微靈非常輕微地存有這些品質，女神多一點，但它們在聖茹阿迪卡身上展現無遺。聖茹阿迪卡的所有品質都是超然的，因為這些品質沒有純粹完全地存在於任何世俗的人之中，那怕是高茹瑞(Gauri)那樣的女神。」

威佳亞：「啊哈！施瑞瑪緹.茹阿迪卡的美德不可思議。只有憑藉她的恩慈，才可以覺悟得到。」

哥斯瓦米：「我怎能表達她的榮耀？甚至連奎師那本人都永恆心醉神迷的美麗和品質，哪有什麼可以比擬？」

威佳亞：「帕佈，請描述施瑞瑪緹.茹阿迪卡的女朋友吧。」

哥斯瓦米：「施瑞瑪緹.茹阿迪卡那組是所有組別之中最好的。那一組的每個年輕牧牛姑娘都賦有超然美德。她們以她們的品質、淘氣的瞥視和手勢，甚至直接吸引了奎師那。」

威佳亞：「施瑞瑪緹.茹阿迪卡有幾類女朋友？」

哥斯瓦米：「有五種：(1) 女朋友、(2) 永恆女朋友、(3) 視之如命的女朋友、(4) 親密女朋友和(5) 最親密女朋友。」

威佳亞：「誰是女朋友？」

哥斯瓦米：「女朋友包括庫蘇米卡(Kusumika)、溫達和達妮斯妲。」

威佳亞：「誰是永恆女朋友？」

哥斯瓦米：「卡斯圖瑞(Kasturi)、曼妮曼佳麗(Mani-manjari)和其他人，都是永恆女朋友。」

威佳亞：「誰是視之如命的女朋友？」

哥斯瓦米：「視之如命的女朋友包括薩斯穆葵(Sasimukhi)、瓦山緹(Vasanti)和拉斯卡(Lasika)。她們得到類似溫達文之后(Vrndavanesvari)施瑞瑪緹.茹阿迪卡的形象和品質。」

威佳亞：「誰是親密女朋友？」

哥斯瓦米：「庫然嘎斯(Kurangaksi)、蘇瑪達亞(Sumadhya)、瑪達拿拉薩(Madanalasa)、卡瑪拉(Kamala)、瑪杜瑞(Madhuri)、曼珠可斯(Manjukesi)、列達爾帕-遜達瑞(Kandarpa-sundari)、瑪達威(Madhavi)、瑪拉緹(Malati)、卡瑪-拉塔(Kama-lata)、薩斯卡拉(Sasikala)和其他多位，都是親密女朋友。」

威佳亞：「誰是最親密女朋友？」

哥斯瓦米：「拉麗妲、維薩卡、祺陀、康帕卡-拉塔(Campaka-lata)、通嘎-威迪亞(Tunga-vidya)、因杜-力卡(Indu-lekha)、然嘎德薇(Rangadevi)、蘇德薇(Sudevi)－這八個都是主要的，也是最親密的女朋友。她們對茹阿妲-奎師那的純粹愛意，發展到最高程度。她們有時顯得更愛奎師那，有時則顯得更愛茹阿妲，藉此取悅茹阿妲和奎師那。」

威佳亞：「我明白了組別的含意。現在請告訴我，人數更少的小隊。」

哥斯瓦米：「每個組別都有幾個更進一步的劃分，稱為小隊。例如在施瑞瑪緹.茹阿迪卡那一組，追隨拉麗妲的女朋友稱為拉麗妲小隊。」

威佳亞：「巴佳牧牛姑娘的非婚戀情感是非常重要的特性。但在什麼情況之下，非婚戀情感表示不可取的狀況？」

哥斯瓦米：「在這個俗世，所有女性和男性都只是名份而已。在假象的影響下，根據人們的活動結果，一個人現在是女子，另一人則是男子。身陷假象的人有很多微不足道而反宗教的(adharmika)欲望，因此，除了他按照經典訓令名門正娶的那個之外，聖人禁止男子與任何女子聯誼。為了使其他人理解，聖人的這個訓示合符宗法，因此世俗傳統的詩人和作家也拒絕非婚戀情感。超然逍遙時光的極樂情感是永恆的極樂情感，而物質能量的產物－男性和女性－的愛侶情感，卻只是扭曲的反映。愛侶情感的世俗展示極有限，又受制於規範原則，因此微不足道的世俗愛侶的非婚戀情感被否決。不過，主奎師那是永恆、全知、極樂的，因此當祂是唯一的享樂者或英雄，凡是為了滋潤極樂情感而與情人相聚時，都不會受到批評。傳統婚姻是極無意義又虛幻覺的名份，在這個真理之中沒有立足之地。世俗文學對非婚戀的批評是恰當的，但當哥樓卡-比哈瑞在這個世界展現祂至尊的非婚戀情感和哥樓卡時，不能把這種批評施加於哥庫拉的青春少艾身上。」

威佳亞：「請告訴我，哥庫拉的年輕牧牛姑娘對奎師那的純粹愛意，導致她們所展現的超卓特質是什麼？」

哥斯瓦米：「只是由於奎師那看來是南達大君的兒子，而不是其他身份，因此哥庫拉的牧牛少女才這樣接受祂。源於這個信念的靈性情感和特質，不是沉迷於邏輯的非奉獻者主題，甚至是奉獻者，能夠有所理解的人都少之又少。主南達之子不乏富裕情感，但它實際上一直隱藏，因為甜美恆常都獨佔鰲頭。例如當牧牛姑娘與奎師那分離而痛不欲生時，祂隱藏祂的兩臂形象，展現四臂形象跟她們開玩笑，但她們卻毫不注意。然後，當祂來到聖茹阿迪卡君面前時，這個四臂形象便消失，祂的兩臂形象再次展現。這是聖茹阿姐極機密的非婚戀情感的結果。」

威佳亞：「聽到這點，我已是福星高照了。帕佈，現在請描述不同種類的愛卿。」

哥斯瓦米：「愛卿有三種，即婚姻戀、非婚戀和貪財的(samanya)。我已經描述了婚姻戀和非婚戀愛卿的超然情感，現在我會解釋貪財的愛卿。世俗修辭學的學者確定了，貪財的愛卿是妓女。她們只不過是貪財的。她們不討厭缺乏好品質的英雄，她們也不是真的愛尚德英雄。她們只愛錢。因此她們的愛侶情感其實不是愛侶情感，只是虛有其表。不過，瑪圖茹阿的女僕庫佳(Kubja)，即使她與奎師那的關係缺乏愛侶情感，但因她情感中的某些資格，因此她是個貪財的愛卿，歸類於非婚戀。」

威佳亞：「她在靈性情感方面的資格是什麼？」

哥斯瓦米：「只要庫佳是畸形的，她都不曾對任何人動情，但當她看見奎師那的美麗時便心生渴望，想以摯愛的情感在奎師那的肢體塗上檀香漿。因此可以稱她為非婚戀。不過，她的情感不及那些王后(mahisis)，因為她與杜瓦茹阿卡的王后不同，她不大渴望令奎師那快樂。她拉扯奎師那的上衣，熱烈地懇求祂與她一起享樂，但因自私自利或她自己對快樂的渴求，夾雜了摯愛的靈性情感，因此她的情感被視為普通的(sadharani)。」

威佳亞：「就靈性情感來說，婚姻戀和非婚戀的愛卿之間有天壤之別。如果這兩者有更清楚的分類，那就請你大發慈悲，描述這些種類。」

哥斯瓦米：「在靈性情感之中，兩種愛卿，即婚姻戀和非婚戀都有三個劃分：無知的(mugdha)、中庸的(madhya)和放肆的(pragalbha)。」

威佳亞：「帕佈，現在憑藉你的恩慈，靈性情感進了我內心片刻，你在我眼中是巴佳的牧牛姑娘。我不知道我虛幻的男性情感怎麼了。現在，我越來越熱切渴望，了解愛卿各種各樣的靈性情感。雖然我得到少女的情感，但我不知道適合於少女的活動。因此憶念著你的超然形象，我在你的蓮花足下，請教服務奎師那的程序。現在請告訴我，誰是無知的愛卿？」

哥斯瓦米：「困惑無知的愛卿，最近才發現了她的青春(nava-yauvana)，這些都是她的徵兆：她渴望與奎師那相聚(kamini)，但在戀情之中卻反其道而行。她的朋友控制她。雖然她在肉體之愛的親密活動方面極為害羞，但仍然不為人知地盡力隱密地安排與她的情人相聚。英雄犯錯時，她熱淚盈眶地凝視祂，既不用窩心的話回應，也不斥責祂；她甚至不展示妒恨。」

威佳亞：「中庸愛卿的特點是什麼？」

哥斯瓦米：「這都是中庸愛卿的徵兆：她非常強烈地渴求充滿激情的愛，但也羞人答答。她正值含苞待放的青春年華(nava-yauvana)，她年少輕狂，語氣有點傲慢。她與奎師那體驗春色無邊的相聚，直至她意亂情迷和暈倒。當她處於妒恨時，她有時溫婉，有時嚴苛。按照她們心生妒恨時的行為舉止，中庸的愛卿有三種：冷靜的(dhira)、躁動的(adhira)和兩者混合的(dhiradhira)。她的摯愛冒犯了她之後，言詞婉轉地跟祂開玩笑，這愛卿稱為冷靜而中庸的(dhira madhya)；言詞嚴厲地猛烈斥責她心上人(priya-vallabha)，這愛卿稱為躁動而中庸的(adhira madhya)；言詞婉轉而熱淚盈眶地對著她心上人，這愛卿則稱為兩者混合而中庸的(dhiradhira madhya)。所有極樂情感的至尊超卓性，僅在中庸愛卿身上明顯可見，因為她的天性混集了無知和放肆(pragalbha)。」

威佳亞：「請描述放肆愛卿的徵兆和天性。」

哥斯瓦米：「放肆的愛卿青春煥發，年少氣盛(purna-yauvana)。她因驕傲而盲目，極渴望肉欲之愛。她擅於表達多種靈性情感，淋漓盡致，她也有資格以純愛情感征服她的情人。她的言行極有深度(gambhira)而成熟，激起了她的妒恨時，她的行為非常嚴苛。放肆的愛卿妒恨時展示三種行為：冷靜的、躁動的和兩者混合的。冷靜而放肆的愛卿對情意綿綿的逍遙時光不感興趣，或表面上對她的摯愛極為恭敬，掩藏她的真情。躁動而放肆的愛卿苛刻無禮，威脅和訓斥她的情人，大聲辱罵祂，藉此懲罰祂。兩者混合而放肆的愛卿，與兩者混合的中庸愛卿具有同樣的美德。」

中庸和放肆的愛卿，兩者都再分成兩種，即前輩(jyestha)和晚輩(kanistha)。因此，有中庸的前輩和中庸的晚輩、放肆的前輩和放肆的晚輩。前輩和晚輩之間的區別，完全取決於愛卿對她情人的無分彼此之愛。」

威佳亞：「帕佈，總共有幾種愛卿？」

哥斯瓦米：「有十五種愛卿。未婚的愛卿只有一種，因為她們只是無知。其他愛卿歸類為無知的、中庸的和放肆的；其中，中庸和放肆兩者，又再細分成三種：冷靜的、躁動的和兩者混合的。即是說，婚姻戀的愛卿共有七種，非婚戀的愛卿也有七種，於是總共(七加七加一)十五種愛卿。」

威佳亞：「愛卿有幾種狀態或情況？」

哥斯瓦米：「有八種狀態：幽會(abhisarika)、準備妥當和塗上香水的(vasaka-sajja)、急不及待的(utkanthita)、妒忌的(khandita)、失望的(vipralabdha)、因爭吵以致分離而痛不欲生的(kalahantarita)、與摯愛分開的(prosita-bhartrka)，以及控制她情人的(svadhina-bhartrka)。我提到的十五種愛卿出現這八種狀態。」

威佳亞：「幽會者是誰？」

哥斯瓦米：「幽會者安排與她的情人在指定地點幽會(abhisara)，去那裡與她幽會。月光之下的幽會者(jyotsna-abhisarika)在兩周月明(sukla-paksa)時，身穿白衣幽會，黑暗之中的幽會者(tamo 'bhisarika)在兩周月暗(krsna-paksa)時，身穿黑衣。前去幽會時，她一言不發，似是出於羞怯，從頭到腳盛裝打扮。她縮起她的肢體，一個親愛的女朋友陪伴著她。」

威佳亞：「請告訴我，準備妥當和塗上香水的愛卿的事。」

哥斯瓦米：「準備好和塗上香水的愛卿，打扮和在她身上塗上香水，準備和佈置相聚地點，熱切期待她情人的來臨，決定要投入於愛神的遊戲(smara-krida)。希望她的情人有機會便會前來，她凝望著她情人會走過來的那條小徑，讚美她的情人，在她女朋友陪伴之下，聆聽他的逍遙時光題旨，時時刻刻都熱切等待著信差帶來她情人的消息—這一切活動都是準備妥當和塗上香水的愛卿做的。」

威佳亞：「請描述急不及待的。」

哥斯瓦米：「當英雄逼不得已在約會時遲到，心焦如焚的愛卿極不耐煩，殷切渴望與她情人見面，稱為急不及待的。她的心苦不堪言，飽受煎熬，她的身體發抖，她推測她的情人為什麼還沒來，她什麼事都不想做，全無興致，她又描述她自己可憐的困境，長嗟短嘆，珠淚連連—這都是急不及待愛卿的活動。」

準備妥當和塗上香水的狀態，最後也轉變成急不及待的。當準備妥當和塗上香水的愛卿，從她心上人約定到達的時間開始一直等待，看見他還沒有來時，她改變心意，忖度：『也許他因為另一個愛卿的影響，因此無法前來。』失去了她摯愛心上人的陪伴，她變得極為熱切，忐忑不安。她便稱為急不及待的愛卿。」

威佳亞：「誰是妒忌的愛卿？」

哥斯瓦米：「妒忌的愛卿是，在約定見面的時間過了很久以後，在晚上最後的三小時(prahara)期間，她的英雄終於帶著與另一個愛卿的情愛逍遙印記出現。那時候，妒忌的愛卿怒火中燒而深呼吸，對著她的摯愛一言不發。」

威佳亞：「誰稱為失望的？」

哥斯瓦米：「有時，因為天意，即使以信號或暗示確定了幽會的時間和地點之後，英雄卻因某個原因無法前來。那時候，與她摯愛分離的劇痛而痛不欲生，那位愛卿稱為失望的。她展示多種不同的行為，例如譴責她自己不值一嘆，焦慮不安，痛哭，深深嘆氣和暈倒。」

威佳亞：「痛不欲生的徵兆是什麼？」

哥斯瓦米：「即使祂在她所有的朋友面前，倒在她腳邊之後，痛不欲生的愛卿都嚴厲地斥責她生命中的摯愛，然後又輕蔑地拒絕祂。由於她的活動和情感，例如神智未覺醒、語無倫次、痛苦、身心虛弱、長長的深呼吸，因此稱之為痛不欲生。」

威佳亞：「誰稱為與摯愛分開的？」

哥斯瓦米：「與摯愛分開的愛卿，她的情人身在遠方。她有很多活動，包括憂郁、惰性、憂慮、不睡覺、不打扮或不給自己沐浴。」

威佳亞：「控制她情人，卻與摯愛分開的是誰？」

哥斯瓦米：「親密心上人對她千依百順，時常都與她一起，這愛卿稱為控制她情人卻與摯愛分開的。她有很多活動，例如與祂在森林享受逍遙時光、與祂戲水和摘花。」

威佳亞：「那麼控制她情人卻與摯愛分開的狀態，一定是極樂之源。」

哥斯瓦米：「受制於她的純粹愛意，因此她的摯愛甚至片刻也無法離開她，這種控制她情人卻與摯愛分開的愛卿，稱為瑪德威(madhavi)。在八種愛卿之中，其中三種—控制她情人而與摯愛分開的、準備妥當和塗上香水的，以及幽會的一都心花怒放，用飾物和其他裝飾品打扮自己。其餘的五種愛卿—即妒忌的、失望的、急不及待的、與摯愛分開的和痛不欲生的一沒有任何飾物和華麗的服飾。她們心如刀割，痛不欲生，把她們的左頰枕在她們的左手上。」

威佳亞：「對奎師那的純粹愛意，怎會有這樣的痛苦？這種痛苦有什麼含意？」

哥斯瓦米：「對奎師那的純粹愛意是超然的，因此這種表面上的痛苦也只是至尊極樂的另一種驚人多樣化。在物質世界體驗到的痛苦，其實是極痛苦的源頭，而在靈性世界，痛苦只是狂喜極樂的轉變。體驗這種痛苦時，便引致靈性情感的極樂。不過，這不是言語所能表達的。」

威佳亞：「這些愛卿具備哪種程度的純粹愛意？」

哥斯瓦米：「根據她們對巴佳王之子的純愛程度，愛卿分成三種—高階、中階和初階。奎師那對任何某個獨特愛卿所感到的靈性情感，是取決於那個愛卿對祂所感到的靈性情感。」

威佳亞：「高階的徵兆是什麼？」

哥斯瓦米：「只是為了給她摯愛一刻的快樂，高階的愛卿都能夠摒棄她的所有宗法，棄之如敝屣。即使英雄令這種愛卿不開心，她都不會妒忌；如果任何人告訴她，她的摯愛不快樂，即使那不是真的，她都心如刀割。」

威佳亞：「請描述中階的徵兆。」

哥斯瓦米：「當她聽到她摯愛郁郁不歡時，她便心灰意冷，十分沮喪。」

威佳亞：「初階的徵兆是什麼？」

哥斯瓦米：「初階的愛卿害怕障礙—例如源自輿論的恥辱—可能令她卻步，不跟奎師那相聚。」

威佳亞：「總共有幾類愛卿？」

哥斯瓦米：「總共有三百六十種愛卿。首先，有我之前提及的十五種，這十五種的每一種又再進一步分成八種。(十五乘以八)等於一百二十種，其中每一種又再分為初階、中階和高階。(一百二十乘以三)等於三百六十種愛卿。」

威佳亞：「現在我聽到愛卿的敘述，變得熱切於了解那些組長互相之間的區別。請大發無緣的慈悲，對我解釋這點。」

哥斯瓦米：「組長分成茹阿妲卡自己那組的(svapaksa)、她情敵那組的(vipaksa)和中立的(tatastha)。之後，根據好運的程度，又有三個劃分：重大、中等和不重要。這又再進一步分成三類：苛刻、適中和溫柔。敢於用言語表達她的悲哀和憤怒的愛卿稱為苛刻。溫柔的愛卿甜言蜜語，適中愛卿的天性則界乎這兩種之間。」

重大的愛卿分成兩派，即極度的和比較的。無出其右和無可匹敵的，稱為極重大的(atyantika adhika)。這只適用於施瑞瑪緹.茹阿妲。她是適中的，在巴佳無人能及。」

威佳亞：「誰是比較重大的？」

哥斯瓦米：「比較重大的愛卿，勝過一個或其他幾個組長。」

威佳亞：「誰是極不重要的？」

哥斯瓦米：「極不重要的愛卿，認為其他愛卿全都更勝一籌的。與極重大的愛卿相比，所有人都是不重要的。除了極不重要的之外，所有組長都是重大的。因此，極重大的組長無疑無人能及，也絕非不及他人，毫無疑問，極不重要的組長同樣也不比任何人強。只有一種同樣不重要的。中等組長有九種，源於重大的、苛刻的等等。

因此，組長有十二個劃分：(1) 極重大、(2) 同樣不重要的、(3) 中等重大 (adhika-madhya)、(4) 同樣中等的(sama-madhya)、(5) 中等不重要的、(6) 極苛刻、(7) 同樣苛刻的、(8) 不重要而苛刻的、(9) 極溫柔的、(10) 同樣溫柔動人的、(11) 不重要而溫柔的，以及(12) 極不重要的。」

威佳亞：「現在我想了解不同類型的信差。」

哥斯瓦米：「愛卿強烈渴望與奎師那相聚而苦不堪言，需要兩種信差幫助：私人信差(svayam-duti)和牧牛姑娘信差(apta-duti)。」

威佳亞：「私人信差的性質是什麼？」

哥斯瓦米：「當愛卿因深切依戀而意亂情迷時，她過度的殷切有時會征服她的羞怯，因此她變得厚臉皮，親自向她的英雄表達她的靈性情感。這稱為私人信差。有三種表達方式—以身體、言語和眼神。」

威佳亞：「什麼是以言語？」

哥斯瓦米：「以言語表達，只是暗示或示意。有兩種暗示：透過聲調暗示或透過含意暗示。有時提及奎師那而作出暗示，有時則提及附近的事物。」

威佳亞：「以奎師那為主題的示意是什麼？」

哥斯瓦米：「以奎師那為主題的示意有兩類：直接和欺騙的。」

威佳亞：「直接示意是什麼？」

哥斯瓦米：「直接示意歸類為大言不慚、指責和直接懇求。種類繁多。」

威佳亞：「透過譴責表達的示意是什麼？」

哥斯瓦米：「透過譴責表達的一類示意是基於那些說話的聲音，另一種則基於含意。由於你熟悉修辭學，因此不必舉例說明這點。」

威佳亞：「非常好。透過懇求表達的示意是什麼？」

哥斯瓦米：「以懇求表達的示意分成兩種：自己的和他人代勞的。自己的懇求意謂只是表達自己的請求，他人代勞的懇求，意謂另一個人代自己所表達的請求。這兩種都透過聲音或含意明確地示意。當說話混集了靈性情感時，便稱為暗示 (sanketika-yanca)。」

威佳亞：「我明白了直接暗示。愛卿對奎師那直接表達情感的那些說話之中，有聲調的示意和含意的示意。在戲劇和其他舞台表演，都看到用了這些示意，詩人也透過他們的修辭天才展現它們。現在懇請解釋欺騙的含意。」

哥斯瓦米：「vyapadesa(欺騙)一字是技術名詞，源於修辭經典的 apadesa 一字。欺騙意指『用謊言』，即是說，藉口另有所指而表達機密含意。要旨就是，對奎師那所說的話表面的含意傳達某個想法，卻隱而不宣地懇求服務祂。這個溝通方法稱為欺騙，它履行信差的工作。」

威佳亞：「那麼，欺騙是一種騙人的陳述，它的秘密含義所表達的意思是懇求愛心服務。現在懇請繼續。」

哥斯瓦米：「有種表達方式稱為 purusa-visaya-gata-viyoga。當人忖度：『奎師那在這裡，雖然祂在聆聽，但祂其實不是真的在聽，』時，便發生這情況，並開始與附近的鳥獸交談。這又分成兩種：源於那些說話聲音的示意，以及源於那些說話含意的示意。」

威佳亞：「憑藉你的恩慈，我明白了這點。現在，請告訴我身體的示意是什麼。」

哥斯瓦米：「身體的情感表達是在奎師那面前履行活動，例如捻手指而劈啪作響、以一些藉口突然站起來、出於恐懼和羞怯而遮蓋肢體、用腳趾在地上寫字、搔耳朵、塗上聖印、打扮自己、擠眉弄眼、擁抱女朋友、斥責牧牛姑娘朋友、咬唇、串項鍊、用飾物發出聲響、展露腋窩、寫奎師那的名字，以及用蔓藤纏繞樹木。」

威佳亞：「請告訴我以眼睛示意。」

哥斯瓦米：「笑逐顏開、眼睛半閉、眼波舞動、眉目傳情、斜睨、用左眼觀看，斜睨瞥視—這全都是用眼睛示意。」

威佳亞：「我明白了私人信差。你剛剛作出了暗示，傳達一些關於這些信差的看法，我也明白到她們種類繁多，變化萬千。現在，請告訴我牧牛姑娘信差吧。」

哥斯瓦米：「這些信差守口如瓶，即使她們命懸一線，都決不向與她們有利害關係的人洩密。在談話藝術方面，她們情感豐富，極其狡黠。只有那些具備所有美德的年輕牧牛姑娘，才是巴佳美少女的信差。」

威佳亞：「牧牛姑娘信差有幾種？」

哥斯瓦米：「有三種：解碼者(amitartha)、促成者(nisrstartha)和傳訊者(patrahari)。解碼者是明白某些暗示或暗號的信差，然後安英雄和愛卿見面。促成者是用有說服力的論點和推理，造就情人和摯愛相聚的女朋友，傳訊者則是傳達訊息的人。」

威佳亞：「有其他種類的牧牛姑娘信差嗎？」

哥斯瓦米：「藝術家(Silpa-karini)、星相家(daiva-jna)、苦修者(lingini)、女僕(paricarika)、裸姆(dhatreyi)、森林女神(vana-devi)和女朋友，也歸入信差這一類。藝術家用她們富藝術氣息的畫作，促使情人見面。星相家信差闡釋她們的星相預言，安排相聚。潘娜瑪斯(Paurnamasi)等等苦修者信差，穿上女苦修者(tapasvinis)的服裝。幾個女朋友是女僕信差，包括拉文嘎.曼佳麗(Lavanga)和巴努瑪緹(Bhanumati)。施瑞瑪緹.茹阿迪卡的裸姆是裸姆信差。森林女神是溫達文森林的當家神明(adhishthatri-devis)。前述的女朋友也是信差，她們公開表達她們的訊息，或以間接暗示和示意，履行她們的職務。有鑑於此，她們千方百計達成任務，例如欺騙、聲調、直接字義、讚揚(prasamsa)、辯解。」

聽到這個解釋時，威佳亞.庫瑪爾五體投地的頂拜聖勾袍.古茹.哥斯瓦米的蓮花足。他告辭後，便返回他的居處，沿途思索著他所聽到的。

由此結束《微靈天職》的第三十三章，名為《愛侶情感：聖姐阿姐的超然形象，五種女朋友和信差》

第三十四章

愛侶情感：不同種類的女朋友

第二天，威佳亞.庫瑪爾比平常早點榮耀祭餘，然後啟程出發，沿著海岸前往卡斯.米斯崔府。當他看見海浪時，極樂情感之洋的情感開始在他內心澎湃起伏。因靈性情感激動不已，他暗自忖度：「啊！海洋正激發靈性情感在我內裡高漲。雖然它是物質實體，卻喚起我深藏的超然情感。它就像我的帕佈對我描述的極樂情感之洋一樣。」

當我把我的粗糙和精微身體拋得遠遠時，我發現自己坐在極樂情感之洋的海岸，以我曼佳麗的超然形象品嚐極樂情感。滿載著初出現的季風雨雲的光彩，奎師那是我

生命氣獨一無二的主。維莎巴努大君的女兒—施瑞瑪緹.茹阿迪卡，壯麗地在奎師那旁邊，是我存在的要義。這海洋是茹阿妲和奎師那親密愛意的轉變體。滾滾浪濤是不同種類的靈性情感，混合成極樂情感本身。我是岸上的女朋友，這個海洋捲起的多重波浪，是把我浸在純愛極樂情感的靈性情感。奎師那是極樂情感之洋，因此海洋的顏色與祂一模一樣。那個海洋裡的愛浪是施瑞瑪緹.茹阿妲君，因此海浪是白色的。滔天巨浪是女朋友，小波浪則是她們的女僕。就像遙遠彼岸的一點飛沫，我是其中一位女僕的隨從。」

沉醉在這些優美的冥想，威佳亞.庫瑪爾樂在其中。不久之後，他回復外在知覺，繼續慢慢走回家，逐漸抵達聖古茹.哥斯瓦米的居處。他五體投地的頂拜，坐在他師尊附近，感到非常卑微。

然後聖古茹.哥斯瓦米憐愛關切地詢問：「威佳亞，一切安好嗎？」

威佳亞：「帕佈，唯獨你的恩慈是我吉祥的根源。我想透徹理解不同種類的女朋友，使我能夠成為她們的追隨者。」

哥斯瓦米：「威佳亞，任何微靈都無力描述女朋友的榮耀，但實際上我仍然有所覺悟，因為我一直都在聖茹帕的指導之下。巴佳美麗的女朋友令純愛逍遙全然完美地開展。她們是對巴佳神聖愛侶的信心之庫。只有非常幸運的人，才渴望清楚了解女朋友的詳細考慮因素。我提及過的劃分—即重大、中等和溫柔，以及苛刻、適中和溫柔，也存在於隸屬於組別的女朋友。我昨天對你描述了這一切劃分。在這方面，最適當的是恆常記住聖茹帕.哥斯瓦米威權的陳述：

prema-saubhagya-sad-gunady- adhikyad adhika sakhi
sama tat-samyato jneya tal-laghutvat tatha laghuh

由於一些女朋友大量的超然品質，在純愛方面又極幸運，因此稱為更重大的。一些女朋友名為中等的，因為她們有相同品質，而其他較少那些品質的人，稱為溫柔的。

durlanghya-vakya-prakhara prakhyata gauravocita
tad-unatve bhaven-mrdvi madhya tat-samyam agata

措詞強硬，難以反駁的(durlanghya)女朋友以苛刻著稱，她也有令人難忘的莊重。不莊重的女朋友稱為溫柔的，中度莊重的稱為中等的。

atyantikadhikatvadi-bhedah purvavad atra sah
sva-yuthe yutha-nathaiva syad atratyantikadhika
sa kvapi prakhara yuthe kvapi madhya mrduh kvacit

《Ujjvala-nilamani》，Sakhi-prakarana (3-5)

也應該理解那些女朋友之中的劃分，例如無限重大的等等。在她自己那一組，組長是無限重大的，雖然她在其他的一些組別，也可以稱為苛刻的或中等的。」

威佳亞：「無限重大的組長，是她們自己那組之中最突出的女朋友。根據她們各自的天性，她們有三種：無限重大而苛刻的、無限重大而中等的和無限重大而溫柔的。你已經描述過她們。現在，憑藉你的無緣恩典，請詳細解釋這個主題。」

哥斯瓦米：「只有組長稱為無限重大的。其他組員分為比較重大的、比較中等的和比較不重要的，在這三組之中，每一組都還有三種，因此總共有九種：(1) 比較重大而苛刻的、(2) 比較重大而中等的、(3) 比較重大而溫柔的、(4) 相對地同樣苛刻的、(5) 相對地同樣中等的、(6) 相對地同樣溫柔的、(7) 比較不重要而苛刻的、(8) 比較不重要而中等的、(9) 比較不重要而溫柔的。」

還有兩類極不重要的一極不重要的和同樣不重要的一加上其他九種，總共十一種，因此當我們把組長包括在內時，每組都有十二種愛卿。」

威佳亞：「帕佈，請大發慈悲，告訴我最著名女朋友的組別吧。」

哥斯瓦米：「在聖茹阿妲那一組，以拉麗妲為首的女朋友，歸類於比較重大而苛刻的。在同一組，以維薩卡為首的女朋友，歸類於比較重大而中等的，祺陀(Citra)和瑪杜瑞(Madhuri)等等女朋友，則是比較重大而溫柔的。與施瑞瑪緹.茹阿迪卡相比，以聖拉麗妲為首的八大女朋友，歸類於相對不重要的。」

威佳亞：「比較不重要而苛刻的女朋友有幾種？」

哥斯瓦米：「不重要而苛刻的女朋友有兩類：左翼份子和右翼份子。」

威佳亞：「左翼份子的徵兆是什麼？」

哥斯瓦米：「她們恆常熱切渴望接受榮耀，疏於向她們表示敬意時，她們會勃然大怒；她們絕不輕易受制於她們的英雄。這些愛卿稱為左翼份子。在茹阿迪卡那一組，拉麗妲等等女朋友稱為苛刻的左翼份子。」

威佳亞：「請描述右翼份子的徵兆。」

哥斯瓦米：「不妒恨，坦率而公開表白自己，順從於英雄的甜言蜜語，這種愛卿稱為右翼份子。在施瑞瑪緹.茹阿迪卡那一組，通嘎威迪亞等等女朋友，稱為苛刻的右翼份子。」

威佳亞：「誰是無限不重要的？」

哥斯瓦米：「庫蘇米卡(Kusumika)等等女朋友，可以稱為無限不重要的，因為她們在各方面都溫婉嫻熟，與其他女朋友相比，她們微不足道。」

威佳亞：「女朋友擔任信差時，她們的活動是什麼？」

哥斯瓦米：「女朋友擔任信差時，她們的職責是安排會面(abhisara)，使兩地相思的英雄和愛卿團聚。」

威佳亞：「女朋友會是愛卿嗎？」

哥斯瓦米：「組長永恆都是愛卿。比較重大而苛刻的、比較重大而中等的，以及比較重大而溫柔的女朋友，具備愛卿和女朋友兩者的內在固有本質。與那些不重要的相比，她們是愛卿；與那些重大的相比，她們則是女朋友，因此可以稱之為『近乎愛卿』。相對地同樣苛刻的、中等和溫柔稱為 dvi-sama，即是說，對那些重大的人來說，她們是女朋友；對那些不重要的人來說，她們是愛卿。對那些歸類於比較不重要的、苛刻、中等和溫柔的人來說，她們大部分都是女朋友。無限不重要的牧牛姑娘是組長，根據我之前提及對三種女朋友的仔細分析，她們屬於第五種。她們是永恆女朋友。至於組長，比較的女朋友是女朋友和信差，不是愛卿。對無限不重要的(永恆女朋友)來說，所有人都是愛卿，不是信差。」

威佳亞：「在女朋友之中，誰是信差？」

哥斯瓦米：「組長永恆都是愛卿。她們主要不是擔任信差，因為她們受到其他所有人尊敬。組長讓她鍾愛的女朋友在她那組擔任信差。有時組長也會因女朋友對她的親密愛意，甘願處於次要地位，為她履行信差的活動。除了來回遠地之外，信差的所有活動都是次要的。那些活動分為在奎師那眼前履行的，以及在祂不在時履行的。」

威佳亞：「奎師那在場時傳達的訊息有幾種？」

哥斯瓦米：「這些訊息有兩種：暗示或暗號形式的訊息，還有口訊。」

威佳亞：「暗號是什麼？」

哥斯瓦米：「透過斜睨瞥視、擠眉弄眼或其他姿勢，派一個女朋友去找奎師那，稱為暗示或暗號形式的通訊。」

威佳亞：「哪種訊息稱為口訊？」

哥斯瓦米：「口訊是女朋友自己在奎師那面前或背後聊天時，傳達的那些訊息。」

威佳亞：「奎師那不在時所傳達的訊息(paroksa)是什麼？」

哥斯瓦米：「奎師那不在時所傳達的訊息，表示女朋友透過另一個女朋友給奎師那提供或傳達的。」

威佳亞：「近乎愛卿履行什麼通訊方式？」

哥斯瓦米：「比較重大而苛刻的、中等的和溫柔的這三種女朋友，為那些與她們自己相比而不重要的女朋友履行信差活動時，那些通訊稱為近乎愛卿的活動。其中，同樣和中等女朋友的情誼特別甜美親密，無分彼此。只有純愛專家才可以理解這點。」

威佳亞：「近乎女朋友傳達訊息時，她們會做什麼？」

哥斯瓦米：「不重要而苛刻的、不重要而中等的，以及不重要而溫柔的女朋友，主要都是履行信差活動。因此，她們的通訊稱為，近乎女朋友的活動。」

威佳亞：「那麼永恆女朋友是什麼？」

哥斯瓦米：「永恆女朋友是那些只想當女朋友，而非愛卿的人。永恆女朋友有兩類：最不重要的和比較不重要的。」

威佳亞：「如果女朋友具備苛刻等等特別的真正本性，那是她的常態行為模式嗎？」

哥斯瓦米：「那可能是女朋友天生的品性，但她也可能根據時間和情況，展示其他種類的行為。拉麗妲不辭勞苦地消除茹阿迪卡的妒恨，正是這方面的例子。」

威佳亞：「女朋友似乎經常透過施瑞瑪緹·茹阿迪卡的精心安排，與奎師那見面。」

哥斯瓦米：「這方面有個深奧祕密。當女朋友擔任信差時在僻靜地點與奎師那見面，即使奎師那盛意拳拳地求她與祂享樂，她都不會答應祂的提議。如果她同意，那麼她的親密女朋友便會對她失去信心，不再信任她擔任信差。」

威佳亞：「女朋友的活動是什麼？」

哥斯瓦米：「女朋友履行十六種活動：

1. 對英雄描述愛卿的美德，反之亦然；
2. 增加祂們相互的依戀；
3. 安排祂們的約會；
4. 帶一個女朋友來，把她獻給奎師那；
5. 開玩笑；
6. 安慰；

7. 穿衣和打扮；
8. 在愛卿面前精湛地表達英雄真摯的情感，反之亦然；
9. 熟練地隱藏祂們的過失和錯誤；
10. 傳授怎樣欺騙丈夫或其他親戚的訓示；
11. 安排英雄和愛卿在適當時間見面；
12. 用扇子扇涼來服務；
13. 在特殊情況下，責備和漠視英雄和愛卿；
14. 傳達訊息；
15. 保護愛卿的生命；
16. 凡事都極小心和勤勉。

這所有活動都是驚人的例子。」

威佳亞：「帕佈，我明白了這些想法，我會詳閱《Sri-Ujjvala-nilamani》的例子。現在我理解了很多，我也想了解女朋友對奎師那，以及對彼此堅決的純粹愛意。」

哥斯瓦米：「茹阿妲卡自己那組的女朋友有兩種。對奎師那的愛和對她們組長的愛是一樣的那些人，情感也是一樣的，那些對奎師那和對她們組長的愛不一樣的人，情感是不一樣的。」

威佳亞：「誰是不同情感的女朋友？」

哥斯瓦米：「情感不同的女朋友有兩類。一些愛她們的組長多於愛奎師那，其他女朋友則認為：『我是哈瑞的女僕。』她們沒有與其他組別混雜，她們對她們組長的愛完整無缺，但她們更愛奎師那。又或者，那些女朋友認為：『我是我女朋友的女僕，』愛她們女朋友多於愛奎師那的人，稱為情感深厚的女朋友。」

威佳亞：「她們是誰？」

哥斯瓦米：「在五種女朋友之中，那些更愛奎師那的人，只是稱為女朋友。視之如命的女朋友和永恆女朋友，都是情感深厚的女朋友，因為她們更愛她們的女朋友。」

威佳亞：「誰是情感相同的女朋友？」

哥斯瓦米：「那些同樣愛奎師那和她們組長的人，情感是相同的。」

威佳亞：「所有女朋友之中，誰是最好的？」

哥斯瓦米：「那些認為自己是聖茹阿妲最親愛(nija-jana)的人，是所有人之中最好的，縱使她們對施瑞瑪緹.茹阿迪卡和奎師那的愛是一樣的。她們稱為親密女朋友和最親密女朋友。」

威佳亞：「帕佈，請解釋茹阿妲卡自己那一組，和反對她的那組(pratipaksa)之間的劃分。」

哥斯瓦米：「所有巴佳美少女分成四種：茹阿妲卡自己那一組、與她關係友好的(suhrt-paksa)、中立的和反對她的。與她關係友好的和中立的是次要的；正是茹阿妲卡自己那一組和反對她的那一組之間的區別，引發極樂情感。」

威佳亞：「請詳述茹阿妲卡自己那一組和反對她的那一組。」

哥斯瓦米：「我差不多已經解釋了，茹阿妲卡自己那一組的一切事情。現在我會解釋不同的組別，例如與她關係友好的。與她關係友好的分成兩種，即那些分別完成夢寐以求的工作，及不受歡迎工作的人(ista-sadhika 和 anista-sadhika)。那些友善對待敵對組的人，稱為中立的。」

威佳亞：「現在請告訴我情敵的事。」

哥斯瓦米：「情敵是那些敵視的，履行例如摧毀夢寐以求的，以及促進不受歡迎的等等敵對活動的人。這些情敵女朋友展示大量情感，包括欺騙、惡意、坐臥不寧、妒忌、敵對、悲痛和驕傲。」

威佳亞：「她們怎樣展現驕傲？」

哥斯瓦米：「以六種方式表示驕傲：自我觀念、裝模作樣、自鳴得意、自大狂妄、自負自誇和傲慢不遜。」

威佳亞：「就此而論，自我觀念是什麼意思？」

哥斯瓦米：「自我觀念涉及讚美自己那一組的美德，同時卻批評另一組(paksa)。」

威佳亞：「在這裡，裝模作樣的要義是什麼？」

哥斯瓦米：「用富表現力的情感和姿勢，展示自己那一組純愛的優越性，稱為裝模作樣。」

威佳亞：「自鳴得意是什麼？」

哥斯瓦米：「自鳴得意是顯示個人逍遙時光享樂之優越性的那種驕傲。」

威佳亞：「自大狂妄是什麼？」

哥斯瓦米：「自大狂妄是直接嘲笑敵對者。」

威佳亞：「自負自誇是什麼？」

哥斯瓦米：「就此而論，自負自誇是加強服務等等的超卓性的那種驕傲。」

威佳亞：「傲慢不遜是什麼？」

哥斯瓦米：「傲慢不遜是公開宣佈自己的優勢。女朋友雙向的辱罵和輕視其他人，都是這種大言不慚的例子。」

威佳亞：「組長也直接展示妒忌嗎？」

哥斯瓦米：「不。組長非常莊重，她們不會對敵視者直接展現敵意。除此之外，苛刻的女朋友甚至不會在情敵組長面前，閒聊瑣屑事情。」

威佳亞：「帕佈，巴佳逍遙時光的組長，都是至尊主永恆完美的能量。她們這種互相敵意的靈性情感，有什麼存在意義嗎？敵視奎師那的世俗邏輯家和經驗主義者看見這一切時，既不尊敬巴佳逍遙時光的超然原則，又嘲笑它。他們說如果至尊真理有惡意等等，那麼為什麼要譴責這個物質世界的活動之中的敵意？歌頌這樣的活動有什麼意思？我們住在聖地納瓦島，透過主奎師那.采坦亞的意願，在那裡可以看到各式各樣的物質主義者。有些人是堅定的業報之部追隨者，他們大部分都是挑剔奎師那逍遙時光的冒犯者。他們不敬重這獨特超然的逍遙時光，認為它是假象的產物。請對我大發慈悲，闡明這個主題，使我面對這樣的評論時，我的心可以堅定不移。」

哥斯瓦米：「只有那些完全喪失極樂情感的人，才說主哈瑞鍾愛的奉獻者，表達敵意等等情感是不恰當的。如果我們深入反思這件事，便發覺奎師那摧毀罪孽和迷住數以百萬的愛神。祂最親密的牧牛童—愛侶情感本人—壯麗地稱王，在巴佳鋒芒畢露。為了滿足奎師那，這種極樂情感獨自激起敵對組的自我觀念之中的，妒忌和全部有關的情感。不過，她們之間其實不妒忌。她們表面所見的敵意只是愛的轉變。」

威佳亞：「帕佈，我是微不足道的生物，這樣深奧的主題難以在我心內出現。請向我施恩，明確地解釋這件事，使我可以易於理解，得到祝福。」

哥斯瓦米：「純愛極樂情感似是牛奶之洋，當它與邏輯和辯論的牛尿混合時，便變得很難吃。把真理的哲學考慮因素，用於純愛極樂情感並不適當。一方面，奉愛女神把知識和喜樂的啟蒙，賜予到累積了大量善行的修習者心內，使他們根本不需借

助任何邏輯，便覺悟到所有哲學結論的精華。另一方面，這些不可思議的結論，根本不會在那些想以世俗邏輯、論點和世俗學問，理解哲學結論的人心裡覺醒。以錯誤和誤導的邏輯(kutarka)，只會導致更多的錯誤邏輯。不過，你是極幸運的微靈。透過奉愛女神的恩慈，你明白了一切，但為了鞏固你對哲學結論的理解，你仍然向我請教。我當然會告知你這些原則。你不是邏輯家，也不是業報之部或思辨知識之部的追隨者，你也沒有過度熱衷於規範奉愛，或透過規範守則自我抑制。我義無反顧地告訴你任何哲學結論。

好問的人有兩種。一種是托庇於枯燥的邏輯之後便詢問，而另一種對奉愛的存在充滿信心，可以透過它不喻自明的(svatah-siddha)典範得到滿足。你決不該回答枯燥邏輯家的問題，因為他們永遠都不會對真理的真正解釋有信心。他們的推理能力局限在假象的領域，因此他們在不可思議的靈性情感方面一籌莫展。不論他們多麼費盡心神，他們的智慧甚至都無法開始進入不可思議的主題。終極來說，心意推敲只會減少對至尊控制者任何微量的薄弱信念。根據他們的資格接受奉愛觀點的團體，那些人分成多種。即使在那些獲得真正靈性導師的人之中，只有那些獲得愛侶情感資格的人，才可以理解這種機密真理。

威佳亞！這巴佳逍遙時光的極樂情感，多麼史無前例啊！它與這個世界的世俗愛侶情感的原則，似是一模一樣，但其實完全相反。rasa-pancadhyayi(《聖典博伽瓦譚》10.33.40)有云，那些研習這段逍遙時光的人，戰勝了他們的心病。受條件限制靈魂的心病是什麼？就是物質欲望。認同他們自己是血、肉等等七種組織(dhatus)組成的男性或女性身體，以及接受與心意、智慧和假我有關的欲望所組成的身分，藉此托庇於精微身體的那些人，自然地泛起這種欲望。沒什麼有力量輕易消除這種欲望；只有不斷培養追求巴佳逍遙時光的那種努力和情感，才可以驅除它。在這個哲學結論，你會看見溫達文逍遙時光愛侶情感的神奇面貌。你也會覺悟到，雖然無形無相的非人格梵的特點是自我滿足，但這種超然愛侶情感卻認為它十分微不足道，把它扔得遠遠的，時時刻刻顯赫地稱王。而且，這種愛侶情感外在閃閃生輝地存在著，它的光芒完全又完美地，減少靈性天空的超然無憂星世界的富裕價值。

愛侶情感的榮耀無與倫比。這種極樂情感蘊含非常濃縮的喜樂(sandrananda)，卻沒有枯燥的快樂(suskananda)，沒有從死物(jadananda)那裡所得的快樂，甚至沒有有限的快樂(sankucitananda)。它是完整喜樂的化身，為了得到這完整喜樂之中的全部極樂情感，在很多情況下，變化無窮的靈性情感受到互相對立的靈性情感折磨。在一些情況下，這些對立的靈性情感是愛意盈盈的，而在另一些情況，它們是由敵意等等情感組成的。不過，超然極樂情感的靈性情感既不低下，也沒有充斥著敵意等等世俗情感的各種缺陷。它們僅是至尊極樂的多種迷人轉變。它們好像激發極樂情感之洋的波濤那樣洶湧澎湃。

聖茹帕.哥斯瓦米的結論是，靈性情感具有驚人的多樣化。彼此完全相容的各種靈性情感，與茹阿坦卡自己那一組有關。大致上相容的而只是稍有抵觸的靈性情感，與

她關係友好的那一組有關。以不相容靈性情感為主，只有少數相容的靈性情感時，那些靈性情感稱為中立的，當所有靈性情感完全不相容時，那些組別的靈性情感則與情敵有關。另一點是，當這些靈性情感互相抵觸時，它們不是互利互惠，因此它們在這種至尊極樂的極樂情感引起敵意和類似的情感。」

威佳亞：「批評和情敵之情有什麼必要？」

哥斯瓦米：「當兩個愛卿的靈性情感相等時，便發生靈性情感之爭，於是友誼和敵對情感履行它們的活動，作為極樂情感的轉變。你應該了解，這也只是為了增添延續不斷的愛侶情感(akhanda-srngara-rasa)之至尊甜美。」

威佳亞：「從真理的角度來看，施瑞瑪緹.茹阿妲和祭卓瓦麗這兩個能量是相等的嗎？」

哥斯瓦米：「不，不。只有完全由至高靈性情感組成的施瑞瑪緹.茹阿迪卡，才是喜樂精華。祭卓瓦麗是她身體的擴展，她的資格遠遠不及施瑞瑪緹.茹阿迪卡，無可比擬。雖然如此，但在愛侶情感之中，祭卓瓦麗自覺與茹阿妲平等，於是便出現競爭，滋潤純愛極樂情感。再者，思考一下這點。這兩個組長的靈性情感無法完全相容。如果不知怎的看來相容，那僅是巧合而已，就像蛀書蟲在書頁上所蛀的形狀，碰巧似是一個字母。實際上，茹阿妲卡自己那一組與情敵的極樂情感中的靈性情感，是自然出現的。」

威佳亞：「帕佈，不論我有任何不重要的疑慮，你統統都驅除了。你動人的訓示透過我的耳道進入我的心，正毀滅我的所有辛酸。我完全明白到，與愛侶情感的支持和刺激因素有關的情感目標和居所。永恆、全知、極樂的奎師那是唯一的英雄，我正在冥想祂的品質、形象和活動。祂具備情操高尚而正義、風趣幽默、沉著睿智和驕傲自大的品性，祂又以丈夫和情人的角色作為英雄，永恆地履行祂的逍遙時光。身為情人，祂是忠誠的、誠懇的、騙人的和輕率大膽的。安排祂見面(cetaka)、為祂穿衣打扮和開玩笑的朋友、男按摩師(pitha-marddaka)和祂最親密的朋友，恆常都服務祂。祂喜歡吹奏笛子。今天，奎師那作為極樂情感的對象顯現在我心內。」

同時，我也明白到，巴佳美麗的年輕女子怎樣是愛侶情感的居所。這些牧牛姑娘都是愛卿。愛卿分成兩種：婚姻戀和非婚戀的。在巴佳，非婚戀愛卿是愛侶情感的居所，她們有三種：通過修習達至最高境界的、女神和永恆親密的。巴佳的迷人少女分成小組服務奎師那，數百萬個可愛的巴佳牧牛姑娘，從屬於多個組長的其中之一。在所有組長之中，以聖茹阿妲和聖祭卓瓦麗為主。聖茹阿妲那一組有五種女朋友，即女朋友、永恆女朋友、視之如命的女朋友、親密女朋友和最親密女朋友。雖然又稱為八大女朋友的最親密女朋友有資格擔任組長，但她們不另外組成組別，因為她們渴望繼續做聖茹阿妲的追隨者。在她們指導下的女朋友，統稱為她們的小組，例如拉麗妲小組、維薩卡小組等等。

愛卿分成三種—無知的、中等的和大膽的—其中，中等的和大膽的，每一種又再進一步分成三種：冷靜的、急躁的和兩者混合的。這六種加上無知的，合共七種，它們分成兩種—婚姻戀和非婚戀—總共十四種。未婚愛卿(kanya)這一類加上這十四種，總共十五種愛卿。這十五種愛卿有八種狀態或情況，始於幽會等等，這一切類別又再分成為高階、中階和初階(十五乘以八乘以三)，總共三百六十種愛卿。我心內覺醒了組長各種截然不同的行為(vyavahara)，例如恩澤他人(suhrt)等等，以及她們的意向(tatparya)。我也明白了女朋友和信差的職務。既然我學懂了這一切題目，我便了解到情感居所的真理，把這點與情感對象真理的細節融會貫通，我也明白了支持因素的真理，它是包括在支持和刺激因素的題目之中。明天我會學習刺激因素！賜我你閣下那樣真實靈性導師的聯誼，奎師那向我展示了無限恩慈。喝你蓮花口流下的甘露，我正在吃我的補品。」

聖勾袍.古茹.哥斯瓦米擁抱威佳亞，說：「我的愛子，得到你這樣的門徒，我也成功了。當你問得越多，主尼提安南達.帕佈正透過我的口，親自回答那些問題。」純愛之淚開始從靈性導師和門徒的雙眼傾瀉。當聖達亞央祭卓(Dhyanacandra)等等偉大靈魂目睹威佳亞的齊天洪福時，他們沉醉於至尊極樂。就在那時，一些純粹偉大奉獻者抵達茹阿坦刊塔廟外面，開始唱誦祭迪達薩(Candidasa)所作的一些詩節：

sai (sakhi), keba sunaila syama-nama (refrain)

kanera bhitarā diya, marame pasila go,

akula karila mora prana

噢，我親愛的女朋友，第一次讓我聽到『夏姆』這個名字的人是誰呢？當祂透過我的耳朵進入我心時，我急不及待，十分激動。

na jani kateka madhu, syama-name ache go,

vadana chadite nahi pare

我不知道這個名字傾注了多少甜美；祂非常甜美，以致我的舌頭一刻也不會離開祂。

japite japite nama, avasa karila go

kemone paibo sai, tare

當我繼續重複這個名字時，我變得完全沉醉。噢，女朋友，我怎樣才可以與祂見面？

nama-paratape jara, aichana karila go

angera parase kiba haya

如果單是那個人的名字已有力量讓我置身於這種狀態，我甚至無法想像，如果我觸摸祂的身體，我的情況將會怎樣。

yekhane vasati tara, sekhane thakhiya go,

yuvati dharama kaiche raya

祂所在之處，年輕女子怎能堅守她們的宗教原則？

pasarite kari mane, pasara na jaya go,
ki karibe ki habe upaya

在我心裡，我想忘記祂，但我不能。現在我無法了解有什麼補救方法，要做什麼。

kahe dvija-candidasa, kulavati kula-nase
apanara yauvana jacaya

迪威佳.祭迪達薩(Dvija Candidasa)說：『展示祂的青春美，那個夏瑪南達藉此摧毀了忠貞女子的王朝。』

他們繼續以麥當伽鼓(mrdanga)和鐃鈸(karatala)，唱頌這個靈唱(kirtana)一個半小時，全都沉醉於純粹愛意之中。當他們的專注稍為放鬆時，威佳亞.庫瑪爾便按照奉獻者的資格頂拜他們。然後他便五體投地的頂拜聖古茹.哥斯瓦米，啟程回去他在哈茹阿祭迪.薩黑(Haracandi Sahi)的居處。

由此結束《微靈天職》的第三十四章，名為《愛侶情感：不同種類的女朋友》

第三十五章

愛侶情感：刺激因素

第二天，威佳亞.庫瑪爾榮耀過祭餘之後，在指定時間來到聖古茹.哥斯瓦米的蓮花足那裡。當他五體投地的頂拜時，興奮莫名，十分激動。哥斯瓦米君扶起他，擁抱他，非常憐愛地讓他坐在自己旁邊。威佳亞.庫瑪爾趁機說：「帕佈，我想了解愛侶情感的刺激因素。懇請你對我解釋這點好嗎？」

聖古茹.哥斯瓦米回答：「在愛侶情感之中，支持和刺激因素的刺激因素如下所示：奎師那和祂摯愛牧牛姑娘的品質、她們的名字、活動和性格、飾物、與所愛對象有關的事物(sambandhi)，以及與所愛對象非直接有關的事物(tatastha)。」

威佳亞：「請先描述品質。」

哥斯瓦米：「品質有三種：與心意(manasika)、言語和身體有關的。」

威佳亞：「在這種極樂情感之中，與心意有關的各種品質是什麼？」

哥斯瓦米：「與心意有關的品質有很多種，例如感恩、寬恕和同情。」

威佳亞：「與言語有關的不同品質是什麼？」

哥斯瓦米：「所有賞心悅耳的說話，構成與言語有關的品質。」

威佳亞：「不同種類的身體品質是什麼？」

哥斯瓦米：「與身體有關的品質是年齡、形象、光芒、美麗、影響、甜美、柔和等等。托庇於愛侶情感的四個年齡劃分，是交接期、萌發期、顯現期和圓滿期。」

威佳亞：「什麼是交接期？」

哥斯瓦米：「交接期是童年和少年階段之間的交接期，這個特別階段稱為第一期(prathama-kaisora)。青春煥發的階段也包括在童年和少年的交接期之內。童年(童年直至十歲)又稱為童年。奎師那和祂摯愛的交接期的甜美之處是刺激因素。」

威佳亞：「什麼是萌發期？」

哥斯瓦米：「萌發期的徵兆包括朝氣蓬勃的青春到臨、胸部微隆、眼波流轉、坐臥不寧、淺笑和有點心絮不寧。」

威佳亞：「什麼是顯現期？」

威佳亞.庫瑪爾問這個問題時，茹阿瑪努佳師徒傳系(Ramanuja-sampradaya)的一位偉大奉獻者，以及山卡爾廟的一位棄絕僧學者，來到那裡覲見神像。那個奉獻者抱持的概念是作為至尊主的男僕，山卡爾棄絕僧則專注於非人格無形無相梵的枯燥冥想，因此他們兩個都無法認同，自己是巴佳的牧牛姑娘。由於禁止在自視為男性的人面前討論極樂情感的題旨，因此哥斯瓦米和威佳亞二人都沈默不語，然後開始與新來的奉獻者和一杖棄絕僧(ekadandi sannyasi)閑話家常。不久之後，兩位訪客啟程前往完美的巴庫拉樹那方，威佳亞便面露微笑地重複他的問題。

哥斯瓦米：「在稱為顯現期的階段，牧牛姑娘的胸部相當明顯，她們的肚子有三個褶，她們所有的肢體都開始閃閃生輝。」

威佳亞：「什麼是圓滿期？」

哥斯瓦米：「圓滿期是臀部變得高聳，腰肢變得纖瘦，所有肢體都變得有光澤，胸部變得沉重，大腿似是香蕉樹樹幹的那個階段。某幾個巴佳美少女在青春期初段，也展現圓滿期的特徵。」

威佳亞：「我明白了年齡這個主題。現在請告訴我形象吧。」

哥斯瓦米：「形象是如此非凡之美，以致即使女子沒有佩戴任何飾物，仍然麗質天生，好像盛裝打扮似的。所有肢體比例完美時，便美麗絕倫。」

威佳亞：「什麼是光芒？」

哥斯瓦米：「光芒是身體四肢散發的，珍珠般的光澤。」

威佳亞：「什麼是完美比例？」

哥斯瓦米：「完美比例是身體的每個肢體與其他部分的比例都恰到好處，無懈可擊。」

威佳亞：「什麼是影響力？」

哥斯瓦米：「一個人的驚人品質，使附近物品都獲得他自己的同一種美麗時，便說他具有影響力。」

威佳亞：「什麼是甜美？」

哥斯瓦米：「甜美就是難以形容的身體之美。」

威佳亞：「什麼是幼嫩？」

哥斯瓦米：「幼嫩是甚至連觸及柔軟物品都無法忍受的柔滑細嫩。幼嫩有三種：高等、中等和低等。」

威佳亞：「帕佈，我明白了品質。現在請告訴我聖名吧。」

哥斯瓦米：「茹阿妲-奎師那等等名字，滿載極神祕和機密的極樂情感，稱為聖名。」

威佳亞：「現在懇請告訴我行為吧。」

哥斯瓦米：「行為有兩種：十三種極樂情感之兆和逍遙時光。當我完成了支持和刺激因素的主題時，我會告訴你十三種極樂情感之兆。」

威佳亞：「那就請描述逍遙時光吧。」

哥斯瓦米：「lila(逍遙時光)一字，是指動人的遊戲和活動、跳舞(tandava)、吹笛子(venu-vadana)、擠牛奶(go-dohana)、呼喚牠們從山上下來和點算牠們。」

威佳亞：「什麼是動人的遊戲？」

哥斯瓦米：「有無數樂趣無窮的逍遙時光，例如娜莎之舞、球賽，說鳥語和動物語。」

威佳亞：「有幾種裝飾品？」

哥斯瓦米：「裝飾品有四種：衣服、裝飾品、花環和塗在身上的糊狀物和香水(anulepana)。」

威佳亞：「與所愛對象有關的事物(sambandhi)是什麼？」

哥斯瓦米：「與所愛對象有關的事物分成兩種：有關連的事物(lagna)和在附近的事物(sannihita)。」

威佳亞：「吉祥事件(lagna)的含意是什麼？」

哥斯瓦米：「與所愛對象有關連的事物(Lagna-sambandhi)，包括笛子和號角、歌聲、芳香、飾物的叮噠聲、足印、七弦琴聲和藝術技能。」

威佳亞：「笛韻的性質是什麼？」

哥斯瓦米：「從奎師那的蓮花唇透過笛子流出來的甘露川，在各種刺激因素之中最突出。」

威佳亞：「現在請描述在附近的(sannihita-sambandhi)事物。」

哥斯瓦米：「在附近與所愛對象有關的事物，包括戴過的花環、孔雀毛、硃砂(gairika)和山上的其他有色礦物、牛、棍子、號角、看見奎師那親愛的同遊、牛蹄揚起的塵土、溫達文、在溫達文庇蔭下的萬物(vrndavanasrita-vastu)、哥瓦爾丹、雅沐娜和娜莎之舞之地(rasa-sthali)。」

威佳亞：「在溫達文的庇蔭下是什麼意思？」

哥斯瓦米：「鹿兒等等動物，孔雀等等鳥兒、黃蜂、長滿花藤的小樹林、茶爾茜和卡丹巴(kadamba)樹，全都在溫達文的庇蔭下。」

威佳亞：「邊際的含意是什麼？」

哥斯瓦米：「月光、雲、閃電、春季、秋季、盈月、微風和孔雀等等百鳥，全都是邊際的。」

專心地聽到引發的靈性情感之後，威佳亞.庫瑪爾沉默片刻。支持因素和引發的靈性情感匯聚，在他心內產生激昂的情感，他體內立刻開始展現十三種極樂情感之兆。他情緒激動，聲音哽塞地說：「帕佈，現在請你詳述十三種極樂情感之兆。你解釋

了奎師那的活動和品質的其中一個部分，即逍遙時光。當我了解十三種極樂情感之兆時，我對奎師那的活動和品質便會瞭如指掌。」

哥斯瓦米：「十三種極樂情感之兆有三種：飾物、徵兆(udbhasvara)和口述。」

威佳亞：「什麼是飾物？」

哥斯瓦米：「巴佳的牧牛姑娘青春可人又富吸引力，她們的二十種飾物稱為源於純粹至善的。由於強烈地專注於她們摯愛的奎師那，因此這些裝飾品美妙地展現。這二十種飾物分成三種：

1. 那些源於肢體的(anga-ja)，
2. 那些自發出現的(ayatna-ja)，以及
3. 那些源於自己天性的(svabhava-ja)。

源於肢體的飾物是：(1) 種子形式的依戀、(2) 姿勢和(3) 愛意綿綿的調情。自發出現的包括(4) 美麗、(5) 光芒、(6) 燦爛、(7) 甜美、(8) 大膽、(9) 寬宏大量和(10) 忍耐。源於自己天性的包括(11) 模仿的逍遙時光、(12) 享樂、(13) 特別的衣著風格(vicchitti)、(14) 困惑、(15) 特別的情感混雜、(16) 渴望的覺醒、(17) 表面上的反對、(18) 不敬、(19) 溫柔和(20) 透過活動表達靈性情感。」

威佳亞：「就此而論，靈性情感是什麼意思？」

哥斯瓦米：「處於燦爛的極樂情感之中，當種子一樣的極樂情感在平靜的心顯現時，它的第一個轉變稱為靈性情感。心如止水的階段稱為善良。有原因導致轉變時，原初的轉變就稱為靈性情感，它就像種子的第一個嫩芽。」

威佳亞：「什麼是姿勢？」

哥斯瓦米：「與靈性情感的狀態相比，在姿勢這個狀態之中，歪著頭、眉目的姿勢和其他徵兆使依戀更清楚明顯。」

威佳亞：「什麼是愛意綿綿的調情？」

哥斯瓦米：「姿勢清楚表明充滿肉欲的激情時，便稱為愛意綿綿的調情。」

威佳亞：「什麼是美麗？」

哥斯瓦米：「美麗是青春和千嬌百媚集於一身(rupa-sambhoga)，倍添肢體之美。」

威佳亞：「什麼是光芒？」

哥斯瓦米：「光芒是滿足祂超自然的愛時綻發的耀眼輝煌。」

威佳亞：「什麼是燦爛？」

哥斯瓦米：「年齡、享樂、地點、時間、品質、形象和衣著等等影響因素加強了光芒，並因激情而變得燦爛奪目時，便稱為燦爛。」

威佳亞：「什麼是甜美？」

哥斯瓦米：「甜美就是每種努力在所有情況下都極優雅的這個階段。」

威佳亞：「什麼是大膽？」

哥斯瓦米：「大膽就是自己的肢體在情人的肢體之上(prayoga)時，毫無壓抑或恐懼。」

威佳亞：「什麼是寬宏大量？」

哥斯瓦米：「寬宏大量是在所有情況下都自控有禮的這種品質。」

威佳亞：「什麼是穩定？」

哥斯瓦米：「內心堅定不移時，它的傾向便稱為穩定。」

威佳亞：「就此而論，逍遙時光的含意是什麼？」

哥斯瓦米：「逍遙時光是模仿摯愛的迷人衣著和活動。」

威佳亞：「什麼是享樂？」

哥斯瓦米：「在移動、靜立或坐下時，面部和眼睛某些挑逗性的表情，以致與摯愛結合，這稱為享樂。」

威佳亞：「什麼是便裝(vicchitti)？」

哥斯瓦米：「便裝是縱使只是用了極少量的裝飾品和飾物，都使人眼前一亮的衣著風格。根據一些擅長於極樂情感的專家之見，有時候，愛卿的情人冒犯了她之後會接近她，她心裡會泛起一種情感，覺得她的飾物只不過是負擔，只是在她女朋友的堅持下，她才好好打扮自己。這種妒忌和忽視的情感，也稱為便裝。」

威佳亞：「什麼是困惑？」

哥斯瓦米：「困惑是愛卿與她的摯愛見面時，相聚之情強烈驅策所引致的困惑狀態。在這個狀態之中，她想在某些特定部位戴上她的項鍊、花環和其他飾物，但實際上卻戴在其他不同的部位。」

威佳亞：「什麼是百感交雜？」

哥斯瓦米：「百感交雜的狀態是歡欣莫名，以致驕傲、渴望、哭、笑、敵對、恐懼和憤怒同時出現。」

威佳亞：「什麼是渴望的覺醒？」

哥斯瓦米：「渴望的覺醒是，愛卿收到她情人的消息，想起祂時內心湧現的強烈渴望。」

威佳亞：「什麼是表面上的反對？」

哥斯瓦米：「表面上的反對是，愛卿因為尊嚴、羞怯等等，當她的情人觸摸她的胸部或朱唇時，雖然她心花怒放，外在卻假裝憤怒。」

威佳亞：「什麼是不敬？」

哥斯瓦米：「不敬是出於驕傲和妒恨，對情人毫不敬重。」

威佳亞：「什麼是溫柔？」

哥斯瓦米：「溫柔是透過眉毛的動作和所有肢體的姿勢，所表達的溫柔。」

威佳亞：「什麼是情感表達？」

哥斯瓦米：「情感表達是以活動表達內心泛起的羞怯、妒忌或妒恨等等情感，而不是以言語。」

這是二十個身體和心理的飾物。除了我提過的飾物之外，品嘗極樂情感的奉獻者另外也接受了兩件飾物。這就是裝作無知和裝作恐懼。」

威佳亞：「什麼是裝作無知？」

哥斯瓦米：「當愛卿假裝不知道某些事情，但其實一清二楚，故作無知地詢問她的情人時，便展現裝作無知。」

威佳亞：「現在請告訴我裝作恐懼吧。」

哥斯瓦米：「裝作恐懼是，雖然其實毫不害怕，卻在情人面前裝作非常害怕。」

威佳亞：「帕佈，我明白了飾物。現在，請指導我徵兆吧。」

哥斯瓦米：「當心裡的靈性情感展現在身體上時，那種展現便稱為徵兆。愛侶情感的徵兆包括裙子的繩子鬆開或滑動、上衣鬆開、辮子散亂等等、身體的痛苦、打呵欠、鼻孔撐開、深深嘆息、坐臥不寧，唱歌和自責。」

威佳亞：「難道不可以把你剛剛描述的所有徵兆，歸類於渴望的覺醒和享樂嗎？」

哥斯瓦米：「由於它們加強某種特別的美，因此分別描述它們。」

威佳亞：「帕佈，現在請解釋言語方面的極樂情感之兆。」

哥斯瓦米：「言語方面的極樂情感之兆有十二種：恭維(alapa)、悲嘆(vilapa)、談話(samlapa)、閒聊(pralapa)、重複(anulapa)、另有所指(apalapa)、傳訊(sandesa)、認同(atidesa)、間接(apadesa)、訓示(upadesa)，坦承(nirdesa)和哄騙(vyapadesa)。」

威佳亞：「什麼是恭維？」

哥斯瓦米：「恭維是討好的奉承話。」

威佳亞：「什麼是悲嘆？」

哥斯瓦米：「悲嘆是因傷心而說的話。」

威佳亞：「什麼是談話？」

哥斯瓦米：「談話是交談。」

威佳亞：「什麼是閒聊？」

哥斯瓦米：「閒聊是無謂的交談。」

威佳亞：「什麼是重複？」

哥斯瓦米：「重複表示反覆說同樣的話。」

威佳亞：「什麼是另有所指？」

哥斯瓦米：「另有所指表示，給所說的話賦予另一種意思。」

威佳亞：「什麼是傳訊？」

哥斯瓦米：「傳訊是情人身在異地時，給祂傳遞訊息。」

威佳亞：「什麼是認同？」

哥斯瓦米：「認同是說：『祂的話就是我的話。』」

威佳亞：「什麼是間接？」

哥斯瓦米：「間接是以其他說話表達所討論的主題，而不是直接談論。」

威佳亞：「什麼是訓示？」

哥斯瓦米：「訓示一詞是指滿載訓示的話。」

威佳亞：「坦承是什麼？」

哥斯瓦米：「坦承是承認：『我就是那個人。』」

威佳亞：「什麼是哄騙？」

哥斯瓦米：「哄騙是藉口說其他事情而透露心底夙願。」

這些極樂情感之兆全都存在於所有極樂情感，但因為這些極樂情感之兆大幅增添了燦爛極樂情感的甜美，因此便在這個語境描述它們。」

威佳亞：「帕佈，為什麼必需在極樂情感的主題之中，分別描述極樂情感之兆？」

哥斯瓦米：「當支持和刺激因素混合，心裡產生的靈性情感展現在肢體上時，便稱為極樂情感之兆。不分別解釋，便無法清楚理解這個主題。」

威佳亞：「請大發慈悲，描述愛侶情感之中的八種極樂情感之兆吧。」

哥斯瓦米：「當我談及普通的極樂情感真理時，我提及了目瞪口呆、汗流浹背等等八種極樂情感之兆。它們也是這種極樂情感的八種極樂情感之兆，但在這種極樂情感之中，這些靈性情感的例子分別頗大。」

威佳亞：「它們怎樣不同？」

哥斯瓦米：「在巴佳的逍遙時光，你會看到歡欣、恐懼、驚愕、沮喪(visada)和憤慨(amarsa)所致的目瞪口呆。歡欣、恐懼和憤怒(krodha)所致的汗流浹背。驚愕、歡欣和恐懼所致的毛骨悚然。沮喪、驚訝、憤慨和恐懼所致的說話結巴。恐懼、歡欣和憤慨引致發抖。沮喪、憤怒和恐懼所致的膚色改變(vaivarnya)。也許會因歡欣、憤怒或沮喪，以致淚流滿面。可能會因快樂或痛苦，以致失去知覺(pralaya)。」

威佳亞：「在這種極樂情感中展現的八種極樂情感之兆，與其他極樂情感中的那些徵兆有分別嗎？」

哥斯瓦米：「是的。討論(rasa-vicara)一般的(sadharna)極樂情感時，我解釋了稱為冒煙、著火、燃燒、熾烈的八種極樂情感之兆。這個愛侶情感有一個劇烈燃燒的部分，稱為熾烈情感(suddipta-bhava)。」

威佳亞：「帕佈，你一直都對我無限仁慈。現在請告訴我，三十三種極樂情感之兆怎樣展現在這種極樂情感吧。」

哥斯瓦米：「我給你解釋過的，始於自貶的三十三種短暫情感或極樂情感之兆，幾乎全都出現在愛侶情感之中。殘忍(augrya)和懶惰(alasya)兩者例外。愛侶情感的短暫情感有幾個驚人特徵。」

威佳亞：「那是什麼？」

哥斯瓦米：「最迷人的特徵是，懷著其他情感的朋友和長輩對奎師那不管存有哪種純粹愛意，在愛侶情感之中都以短暫情感的形式獲得。換句話說，其他情感的那些永恆情感，在這種極樂情感充當短暫情感或三十三種極樂情感之兆。」

威佳亞：「其他驚人的面貌是什麼？」

哥斯瓦米：「另一個奇妙的要點是，這種極樂情感之中的三十三種極樂情感之兆—即使是死亡(marana)等等，都不被視為極樂情感的直接支部。在邏輯上，在這種極樂情感之中，它們大致上算是極樂情感的屬性(gunas)。結論就是，極樂情感本身是屬性的擁有者(guni)，三十三種極樂情感之兆則是它擁有的屬性。」

威佳亞：「短暫情感怎樣產生？」

哥斯瓦米：「自貶源於痛苦、嫌惡、妒忌、沮喪，災害和冒犯。」

威佳亞：「什麼導致謙遜(dainya)？」

哥斯瓦米：「謙遜源於悲哀、恐懼和冒犯。」

威佳亞：「怎樣引致虛弱(glani)？」

哥斯瓦米：「虛弱是竭力、憂慮和竭力於愛情韻事的結果。」

威佳亞：「怎樣引致筋疲力盡(srama)？」

哥斯瓦米：「筋疲力盡是過度漫步、跳舞和虛耗於愛情韻事的結果。」

威佳亞：「什麼導致痴醉(mada)？」

哥斯瓦米：「痴醉是喝蜂蜜酒所致的。」

威佳亞：「驕傲怎樣出現的？」

哥斯瓦米：「驕傲源於好運、美麗、個人屬性、得以托庇於最好的人，得到夢寐以求之物。」

威佳亞：「什麼引致憂慮(sanka)？」

哥斯瓦米：「憂慮的原因是偷竊、冒犯、殘忍、閃電，猛獸和可怕的聲音。」

威佳亞：「困擾和不確定(avega)怎樣產生？」

哥斯瓦米：「不確定是極難肯定要做什麼，是因看見或聽到所愛和所憎的對象而起的。」

威佳亞：「什麼導致瘋狂(unmada)？」

哥斯瓦米：「過度狂喜(mahananda)或離愁別緒可以令人發瘋。」

威佳亞：「為什麼出現混亂或心不在焉(apasmrti)？」

哥斯瓦米：「混亂或心不在焉是源於痛不欲生。¹」

威佳亞：「什麼是疾病(vyadhi)？」

哥斯瓦米：「疾病是由於憂慮和焦慮所致的身體轉變，例如發燒等等。」

威佳亞：「什麼是困惑(moha)？」

哥斯瓦米：「困惑是因歡欣、分離和悲哀，以致內心茫然若失時出現的。」

威佳亞：「什麼是死亡(mrtyu)？」

哥斯瓦米：「這種極樂情感沒有死亡—只有自尋死路。」

威佳亞：「什麼是懶惰(alasya)？」

哥斯瓦米：「這種極樂情感也沒有懶惰。懶惰是雖然有能量，但也裝作乏力；不過，服務奎師那時，懶惰甚至毫無立錐之地。不過，也許會在次要的意義上，在相反的要素之中觀察到懶惰。」

威佳亞：「什麼導致乏力(jadya)？」

哥斯瓦米：「看見所愛對象，聽到祂的事情，或看到某些最令人生厭的事物之後，可能會引致乏力。乏力也可能源於離愁別緒。」

威佳亞：「為什麼出現害羞？」

哥斯瓦米：「由於初次見面、不當行為，或因讚美或輕視的話，以致出現害羞。」

威佳亞：「什麼導致隱藏本性(avahittha)？」

哥斯瓦米：「背叛、羞怯、欺騙，恐懼和尊嚴引致隱藏本性。」

威佳亞：「什麼導致憶念(smrti)？」

哥斯瓦米：「憶念是看見某些類似的事物，或因固定習慣引致的結果。」

威佳亞：「怎樣引致考慮邏輯性的可能性(vitarka)？」

哥斯瓦米：「考慮邏輯性的可能性是調查和懷疑的結果。」

威佳亞：「什麼是焦慮(cinta)？」

哥斯瓦米：「焦慮源於難以如願，以及對所憎厭事物的恐懼。」

威佳亞：「什麼是深思熟慮(mati)？」

哥斯瓦米：「深思熟慮是反思或詳細考慮某些事情。」

威佳亞：「什麼是堅忍不拔(dhrti)？」

哥斯瓦米：「堅忍不拔是如願以償，無憂無慮所致的心意堅定。」

威佳亞：「什麼是歡欣(harsa)？」

哥斯瓦米：「歡欣是看見或得到夢寐以求之物，所產生的喜悅。」

威佳亞：「什麼是殷切(autsukya)？」

哥斯瓦米：「殷切是熱切渴望看見摯愛，強烈渴求或急於得到祂。」

威佳亞：「什麼是兇惡(augrya)？」

哥斯瓦米：「暴力稱為兇惡，它在愛侶情感之中無處容身。」

威佳亞：「什麼是憤慨(amarsa)？」

哥斯瓦米：「憤慨是因為不被尊敬或受到侮辱，而表示無法容忍。」

威佳亞：「什麼是敵意(asuya)？」

哥斯瓦米：「敵意是怨恨其他人的好運，是好運和美德招致的。」

威佳亞：「什麼導致不穩定(capala)？」

哥斯瓦米：「不穩定是心意反覆無常或輕浮不定，是依附和嫌惡所致的。」

威佳亞：「什麼導致渴睡(nidra)？」

哥斯瓦米：「渴睡是疲勞招致的。」

威佳亞：「什麼是做夢？」

哥斯瓦米：「做夢表示作夢。」

威佳亞：「清醒(bodha)是什麼？」

哥斯瓦米：「清醒是不睡覺。」

巴巴.威佳亞，除了這三十三種極樂情感之兆之外，還有四個階段，即 bhavotpatti，bhava-sandhi、bhava-sabalya 和 bhava-santi。Bhavotpatti 是靈性情感顯現，bhava-sandhi 是兩種靈性情感匯聚。Sa-rupa-sandhi 是相同原因的兩種靈性情感融合一起，bhinna-sandhi 則是不同原因導致的靈性情感混雜。一次混雜多種靈性情感，稱為 bhava-sabalya，破壞或平息靈性情感稱為 bhava-santi。」

威佳亞現在完全明白了愛侶情感的組成部分，因為他聽到了它的支持和刺激因素、八種極樂情感之兆和三十三種極樂情感之兆的解釋。他的心因純粹愛意十分激動，不過有點迷糊。完全理解了這點之後，他倒在師尊足下。他哭個不停，說：「帕佈，請對我大發慈悲，告訴我為什麼純粹愛意還未在我心裡綻放。」

古茹.哥斯瓦米君擁抱威佳亞，說：「你明天便可以明白純粹愛意的真理。你已經明白了純粹愛意的組成部分，但它還沒有明確地出現在你心裡。純粹愛意是永恆情感。你概括地聽過永恆情感，但當你明確地聽到燦爛靈性情感的永恆情感時，便會臻達一切完美。現在已經很晚了。明天我會進一步解釋。」

威佳亞又開始淚如雨下。他五體投地的頂拜，然後便返回他的居處，深思他聽到的一切。

註一. 在這個階段，愛卿發抖，昏倒和倒地。

由此結束《微靈天職》的第三十五章，名為《愛侶情感：刺激因素》

第三十六章

愛侶情感：永恆情感和依戀的各個階段

第二天，威佳亞.庫瑪爾準時到達他師尊的蓮花足，五體投地的頂拜，坐在他的座位。聖勾袍.古茹.哥斯瓦米察看到，威佳亞熱切於了解永恆情感，便說：「愛侶情感引致的依戀，是愛侶情感的永恆情感。」

威佳亞：「什麼引致依戀的出現？」

哥斯瓦米：「依戀源於情感表達、對象、榮耀、靈性的自我概念、獨特之處，比喻和真正本性。這每一個原因都逐漸勝過前一個，因此在所有原因之中，源於真正本性的依戀最好。」

威佳亞：「什麼是情感表達？」

哥斯瓦米：「情感表達是表達個人的靈性情感。情感表達有兩種：親自透露的和其他人透露的。」

威佳亞：「什麼是對象？」

哥斯瓦米：「對象有五種，即聲音、觸覺、美麗(rupa)、品味(rasa)和香氣。」

威佳亞：「什麼是榮耀？」

哥斯瓦米：「榮耀是指四方面的榮耀：家族、美麗、品質和逍遙時光。」

威佳亞：「靈性的自我概念是什麼？」

哥斯瓦米：「靈性的自我概念是，縱使有眾多其他美麗的對象，都明確地決定只接受某個特定對象。例如，當奎師那前往瑪圖茹阿時，巴佳某個特定的牧牛姑娘覺醒了她對奎師那的依戀。不過，她還沒能得到祂的聯誼，因為她年紀還小，還不是青春煥發。她的一位朋友看見她那個年紀的細緻之美，為了試探她，便在僻靜地方對她說：『朋友啊，奎師那離開了巴佳，走了，現在你含苞待放，其他品質也正在發展。巴佳有那麼多英俊又有資格的年青人。如果你想嫁給他們其中任何一個，低聲對我說吧，我會和你母親商量，作出所有必要安排。』

當那個巴佳牧牛姑娘聽到她朋友的話時，她回答說：『朋友啊，這全世界也許有許多一表人材的年輕人，他們好像英俊而甜美的波浪，每一個都比前一個更甜美更英俊。隨便吧。極有資格的年輕女子也會接受他們。至於我，如果某人頭上沒有戴著孔雀毛冠，如果他唇上沒有壯麗地帶著笛子，如果聖印和硃砂(gairika-dhatu)等等礦物質做成的其他裝飾品，沒有使他的身體美輪美奐，那麼我便會視之為稻草那樣微不足道，我對他毫不傾心。』

這就是靈性自我概念的例子。」

威佳亞：「我明白了靈性的自我概念。什麼是獨特之處？」

哥斯瓦米：「奎師那的足印、溫達文的牧地和奎師那的摯愛，都稱為獨特之處。奎師那的摯愛，是那些對祂有自發愛意、歷久彌新之愛和至高靈性情感的人。」

威佳亞：「什麼是比喻？」

哥斯瓦米：「比喻是一個物體和另一個之間的雷同。就此而論，是指一些類似奎師那的事物。」

威佳亞：「什麼是真正本性？」

哥斯瓦米：「真正本性是自我展現的本質，不仰賴於任何別的原因。真正本性有兩種：渴望和印象，以及靈性身份。」

威佳亞：「渴望和印象是什麼？」

哥斯瓦米：「渴望和印象源於根深柢固的習慣或慣例。聆聽奎師那的品質、形象等等，只是依附覺醒的局部原因。渴望或印象是微靈生生世世發展的穩固極樂情感之影，所引致的印象組成的。聽到奎師那的品質、形象等等描述時，突然出人意料地覺醒了。這表示聆聽奎師那的品質和美麗，不是依附的唯一原因。」

威佳亞：「請解釋本性。」

哥斯瓦米：「本性是既沒誕生，又沒源頭的靈性情感，它獨立地展現自己的完美。本性有三種：對奎師那堅定不移、堅定不移自我展現和兩者兼備的堅定不移。那些天性邪惡的人，無法獲得對奎師那堅定不移的這個本性，但那些本性敬神的人可以輕易得到。堅定不移自我展現的本性是，縱使不曾見過或聽過主奎師那的美麗和品質，都不知不覺地向主奎師那進發，表現出自我展現的依附。展現對奎師那堅定不移，以及自我展現的堅定不移的那種真正本性，稱為兼備兩種堅定不移的本性。」

威佳亞：「那表示總共有七個原因：情感表達、對象、榮耀、靈性的自我概念、獨特之處，比喻和真正本性。各種愛侶情感都源於這七種原因嗎？」

哥斯瓦米：「哥庫拉牧牛姑娘對奎師那的依戀，既自然也自動出現。它是自我展現的，不是情感表達等等引致的。不過，這些原因在很多逍遙時光中也起作用。靈性修習達至完美的人，以及後天努力而達至完美的人，他們的依附是這七個始於情感表達的原因所覺醒的。」

威佳亞：「我還未能夠完全了解這個主題。請舉一、兩個例子幫助我理解吧。」

哥斯瓦米：「我所談論的依戀只是源於自發奉愛，但只要規範奉愛沒有滿載靈性情感，這種依戀便遙不可及。看見巴佳牧牛姑娘懷著狂喜極樂的情感服務奎師那，便對那些情感產生強烈渴求的修習者，會逐漸獲得真正本性之外的其餘六個原因所致的依戀，尤其是源於摯愛。當他透過靈性修習達至完美時便體驗到瞥見，即自我展現的堅定不移這種本性內在地展現，為時片刻。」

威佳亞：「依戀有幾種？」

哥斯瓦米：「依戀有三種：普通的、恰當的和有資格的。庫佳(Kubja)的依戀是普通依戀的例子。由於它的主要基礎是渴望享受結合，因此受到譴責。杜瓦茹卡的王后

的依戀稱為恰當的，因為它符合世俗端正行為的準則，是透過規範的婚姻守則醒悟的。『我是祂的妻子，祂是我的丈夫』的這種依戀，受到這樣的情感所限。哥庫拉居民的依戀是有資格的，因為這樣的情感甚至壯觀地遠超於社會禁制和宗教原則的界限。有資格的依戀其實並非不恰當。其實，從終極超然目標的觀點來看，在最高的意義來說，僅是有資格的依戀才是正確的。普通的依戀就像寶石；恰當的依戀就像如意寶石；有資格的依戀則似是考斯圖巴寶石(Kaustubha-mani)，極為罕有。」

威佳亞熱淚盈眶，不停哭泣，他說：「今天我聽到這樣前所未有的崇高主題，實在洪福齊天。帕佈，憑藉你的無緣恩慈，請描述普通依戀的特性吧。」

哥斯瓦米：「普通依戀因渴望相聚而出現。是面對面看見奎師那時的完全迷戀所激發的，但它既不深刻，也不濃厚或永久。當相聚的渴望平復時，這種依戀也平復，因此把它歸類於低等的。」

威佳亞：「恰當依戀的性質是什麼？」

哥斯瓦米：「恰當的依戀是聽到奎師那的美麗和品質時，所激起的完全而濃縮的依戀，它源於這種概念：『我是祂的妻子，祂是我的丈夫』。這種依戀有時也出現相聚的渴望。當相聚的渴望獨立於恰當的依戀時，就不可能透過情感表達，或透過源於渴望相聚的姿勢、情感、調情等等控制主奎師那。」

威佳亞：「有資格依戀的性質是什麼？」

哥斯瓦米：「與奎師那相聚的渴望存在於每種依戀。在普通和恰當的依戀之中，相聚的渴望是為了自己個人的滿足。有資格的依戀是特別的靈性情感，既完全無私又不受利己主義的結合欲望影響，臻達與結合欲望合一的境界。」

威佳亞：「那種特別的靈性情感的性質是什麼？請再闡明這點。」

哥斯瓦米：「相聚渴望有兩種。第一種相聚渴望是為了自己的快樂，渴望摯愛滿足自己的感官。第二種相聚渴望完全是這些概念組成的，就是應該為了摯愛的快樂而滿足祂的感官。第一種渴望可以稱為色欲(kama)，因為它的固有性質是渴求自己的快樂。第二種渴望稱為純粹愛意，因為它唯獨是由渴求摯愛的快樂所組成的。第一種渴望—色欲—相當強大，在普通依戀之中顯而易見，但恰當的相聚渴望卻不是以它為主。後面那種特性—純粹愛意，即專一渴求摯愛的快樂，是有資格依戀的相聚渴望之中，內在固有的獨特職務。」

威佳亞：「相聚時，摯愛的觸摸一定令人感到快樂。有資格的依戀不渴求這種快樂嗎？」

哥斯瓦米：「當然極難完全擺脫這樣的渴望。不過，雖然具備有資格依戀的人內心存有這樣的渴望，但它極輕微。當這種有資格依戀包含相聚渴望，與之合一時，在它獨特特性的支援下，便變得強而有力。這種依戀以有資格的名字著稱，因為它賦予大能(控制奎師那)。」

威佳亞：「有資格依戀的特別榮耀是什麼？」

哥斯瓦米：「這種有資格的依戀一出現，便忘卻家庭、宗教原則、忍耐和羞怯等等各種障礙。就是這樣，不論是榮耀、獨特之處，靈性身份的真正本性(svabhavika-svarupa)，還是我以前提過的，始於情感表達的其他任何原因所激發的。這種依戀刻骨銘心。」

威佳亞：「相聚渴望與純粹依戀混合時，怎樣合而為一？」

哥斯瓦米：「巴佳牧牛姑娘的有資格依戀，只是為了奎師那的快樂，不論她們在相聚時體驗到什麼快樂，都是為了取悅奎師那而已。因此，相聚渴望與僅是渴望奎師那快樂的依戀混合，呈現歡樂逍遙之浪最驚人的壯麗。這種依戀不容相聚渴望獨立於它自己而存在。在恰當的這種狀態之中，這種依戀有時可以自行中止。」

威佳亞：「啊！這種依戀多麼特別！我想聽聽它的終極榮耀。」

哥斯瓦米：「這種依戀成熟時，達到至高靈性情感的狀態。所有解脫人物都尋求這種依戀，視乎他們的能力，五種奉獻者各有所得。」

威佳亞：「帕佈，我希望了解依戀的發展順序。」

哥斯瓦米：「
syad drdhe 'yam ratih prema prodyan snehah kramad ayam
syam manah pranayo rago'nurago bhava ity api
(《Ujjvala-nilamani》Sthayibhava-prakarana 53)

意思是這種愛侶情感因敵對要素的存在而堅定不移。於是它便稱為純粹愛意。當這種純粹愛意發展成情感、妒恨、無分彼此之愛、自發愛意、歷久彌新之愛和靈性情感時，便逐漸展現它自己的甜美。」

威佳亞：「帕佈，請舉例幫助我了解這點吧。」

哥斯瓦米：「就像甘蔗種子生長，逐漸發展成蔗汁、粗糖、糖蜜、白糖等等各種不同的糖(guda、khanda、sarkara、sita和sitotpala)，依戀、純粹愛意、情感、妒恨、無分彼此之愛、自發愛意、歷久彌新之愛和靈性情感，在循序漸進的發展階段同樣全都是一體的。就此而論，bhava(靈性情感)一字是指至高靈性情感。」

威佳亞：「這些靈性情感全都有不同的名字，為什麼你全都稱它們為純粹愛意？」

哥斯瓦米：「學者用 prema(純粹愛意)一字，代表始於情感的所有階段，因為它們是純粹愛意自己絕對的快樂嬉戲的六個漸進發展階段。主奎師那的奉獻者心裡出現純粹愛意時，奎師那對祂的奉獻者也泛起相應的純粹愛意。」

威佳亞：「純粹愛意的主要特性是什麼？」

哥斯瓦米：「在愛侶情感之中，儘管有原因導致關係破裂，但青春愛侶之間的情感聯繫卻牢不可破。那堅不可摧的感情聯繫，稱為純粹愛意。」

威佳亞：「有幾種純粹愛意？」

哥斯瓦米：「有三種：完全發展的、中等和輕微的。」

威佳亞：「完全發展的純粹愛意的性質是什麼？」

哥斯瓦米：「懷著完全發展的純粹愛意時，當愛卿遲了赴約，想到她情人一定感到痛苦難奈，她便心焦如焚。」

威佳亞：「中等的純粹愛意是什麼？」

哥斯瓦米：「中等的純粹愛意是，愛卿能夠容忍情人受苦。」

威佳亞：「輕微的純粹愛意是什麼？」

哥斯瓦米：「輕微的純粹愛意是，由於親密無間和形影不離，情侶二人彼此總是瞭如指掌，因此在某些時間和地點的特殊情況下，也許會出現疏忽遺忘，或各不相讓或尊重。雖然這種純粹愛意相當輕微，但當中沒有不敬或忽視。」

威佳亞：「如果這個主題有任何更重要的要點，請逐一解釋。」

哥斯瓦米：「憑藉另外一種特性，也能夠輕易理解完全發展的、中等的和輕微的純粹愛意。無法忍受分離的純粹愛意，是完全純粹的純粹愛意；尚可容忍分離所致之苦的那種純粹愛意，就是中等的純粹愛意；在某些特殊情況下可能出現疏忽遺忘的純粹愛意，稱為輕微的純粹愛意。」

威佳亞：「我明白了純粹愛意。現在請描述情感吧。」

哥斯瓦米：「純粹愛意達至極限，燃亮了心意明燈和融化心靈時，便稱為情感。在這裡，citta(心意)一詞代表得到純粹愛意的對象。情感的邊際特性是，儘管一再看著所愛對象卻決不滿足。」

威佳亞：「情感有較高和較低之分嗎？」

哥斯瓦米：「有。根據情感的發展等級，也有三部分。這就是高階、中等和初階。懷著初階情感時，觸摸摯愛的肢體，心便融化；懷著中等情感時，僅是看見摯愛，心便融化；懷著高階情感時，僅是聽到任何與最親愛摯愛有關的事，心便融化。」

威佳亞：「情感有幾種？」

哥斯瓦米：「情感的自然特性是能夠以兩種形式展現：酥油情感和蜂蜜情感。」

威佳亞：「什麼是酥油情感？」

哥斯瓦米：「酥油情感深藏很多懷著敬意的情感。酥油不像蜂蜜那樣獨立地甘甜；只有與糖和其他成分混合時，才美味可口。酥油情感同樣也不像甜蜜情感那樣獨立地甜美，只有混合驕傲和妒忌等其他靈性情感時，才令人非常回味。酥油情感在自然狀態時是冷淡的，因此它因互相榮耀和深厚敬意而變得濃厚。換句話說，酥油情感觸及英雄和愛卿的互相尊敬時益發穩固，就像酥油與清涼物質接觸而自然凝固一樣。這種情感稱為酥油情感，因為它有酥油的特性。」

威佳亞：「你提到榮譽。它的本性是什麼？」

哥斯瓦米：「榮譽源自敬畏和尊敬，因此榮譽和敬畏互相依存。雖然這種榮譽存在於依戀之中，但它清楚展現在情感之中。」

威佳亞：「什麼是敬畏？」

哥斯瓦米：「敬畏是『祂是我尊敬的長輩』這個概念，而這個概念引致的靈性情感稱為敬意(sambhrama)。榮譽和敬畏相互依存。保持尊敬的態度表示天生懷著敬畏之情。」

威佳亞：「蜂蜜情感的性質是什麼？」

哥斯瓦米：「蜂蜜情感是滿載過度擁有感的情感，令情人認為：『祂是我的』。這種情感沒有仰賴於任何別的靈性情感，展現它自己的甜美。它獨立地滿載甜美，其中混合了多種依戀。由於它自然地傾向於狂熱的激情，因此也造成熾熱。由於它具有蜂蜜的這些特性，因此稱為蜂蜜情感。」

威佳亞：「什麼是擁有感？」

哥斯瓦米：「依戀有兩個活躍的概念。一種依戀滿載：『我是祂的』這個想法，另一種依戀滿載：『祂是我的』這個信念。酥油情感的顯著情感是『我是祂的』，蜂蜜情感的顯著情感則是『我是祂的』。酥油情感是祭卓瓦麗特有的情感，蜂蜜情感則是斯瑞瑪緹.茹阿迪卡的。這兩種靈性情感都是擁有感。」

威佳亞聽到這兩種靈性情感時，開始毛髮直豎。情感激動，有口難言，他五體投地的頂拜聖古茹.哥斯瓦米，說：「今天我福星高照，我的人類誕生成功了。雖然喝了你的訓示甘露，但我仍然渴望聆聽，尚未滿足。現在請對我無緣地大發慈悲，解釋妒恨吧。」

哥斯瓦米：「妒恨是達到了頂尖超卓的情感，外在採取狡猾或不老實的情感，使英雄和愛卿了解新的甜美。」

威佳亞：「有幾種妒恨？」

哥斯瓦米：「有兩種妒恨：順從和違逆的(lalita)。」

威佳亞：「順從的妒恨是什麼？」

哥斯瓦米：「順從的妒恨也有兩種。一種外在採取順從的情感，內在則是違逆的情感。另一種透過極祕密的行為表達；它隱藏心意的靈性情感，特點是極度莊重，略帶一點違逆。順從的妒恨只出現於酥油情感之中。」

威佳亞：「什麼是違逆的妒恨？我無法說出理由，但因為某些原因，我對它更有興趣。」

哥斯瓦米：「由於蜂蜜情感澎湃滿瀉的傾向，當它洶湧翻騰時，傳送著毫無拘束而極甜美的狡黠和幽默，稱為違逆的妒恨。違逆的妒恨也有兩種，即狡黠而違逆的妒恨(kautilya-lalita-mana)和幽默而違逆的妒恨(narma-lalita-mana)。當心靈獨立地呈現狡黠本性時，便稱為狡黠而違逆的妒恨，而滿載幽默的妒恨則稱為幽默而違逆的妒恨。兩種違逆的妒恨都源於蜂蜜情感。」

威佳亞：「什麼是無分彼此之愛？」

哥斯瓦米：「妒恨充滿親密，使人認為自己與摯愛沒有分別時，便稱為無分彼此之愛。」

威佳亞：「就此而論，親密是什麼意思？」

哥斯瓦米：「親密是親密的信心，是無分彼此之愛的固有本質。親密不是無分彼此之愛產生作用的原因(nimitta-karana)；相反，它是要素原因(upadana-karana)。親密有兩種：友善的和友好的。」

威佳亞：「什麼是友善的親密？」

哥斯瓦米：「友善的親密是滿載謙遜有禮的固有信任。」

威佳亞：「什麼是親密無間？」

哥斯瓦米：「當固有的信任毫無各種各樣的恐懼，滿懷充分的信心，堅信自己的愛控制了摯愛時，便稱為親密無間。」

威佳亞：「請清楚解釋無分彼此之愛、情感和妒恨之間的相互關係。」

哥斯瓦米：「在一些情況，情感產生無分彼此之愛，然後發展妒恨的典型行為。在其他情況，情感產生妒恨，然後成為無分彼此之愛。因此，妒恨和無分彼此之愛作為因果互相交替。因此要另外描述親密。順從和違逆之間的差別，導致友善和友好的出現。而且，無分彼此之愛還有進一步的考慮因素，即特別友善的和特別友好的(例如前綴 su 表示特別或優秀)。」

威佳亞：「現在請描述自發愛意的徵兆。」

哥斯瓦米：「無分彼此之愛的最高狀態，稱為自發愛意，那時候甚至連極度痛苦都似是快樂。」

威佳亞：「有幾種自發愛意？」

哥斯瓦米：「自發愛意有兩種：藍色的自發愛意和紅色的自發愛意」

威佳亞：「藍色的自發愛意有幾種？」

哥斯瓦米：「藍色的自發愛意也有兩種，即堅定的自發愛意(nili-raga)和羞怯的自發愛意(syama-raga)。」

威佳亞：「堅定的自發愛意是什麼？」

哥斯瓦米：「堅定的自發愛意不可能減弱，當它外在地清晰可見時，便隱藏與它混合的其他靈性情感。在祭卓瓦麗和奎師那身上，都可以看到自發愛意。」

威佳亞：「羞怯的自發愛意是什麼？」

哥斯瓦米：「羞怯的自發愛意透過羞怯(ausadhaseka)等等展示。它比堅定的自發愛意稍為明顯，是經過長時間之後才獲得的。」

威佳亞：「紅色的自發愛意有幾種？」

哥斯瓦米：「有兩種：混合的自發愛意(kusumbha-raga)和自我展現的自發愛意(manjistha sambhava-raga)。」

威佳亞：「混合的自發愛意是什麼？」

哥斯瓦米：「混合的自發愛意是立即注入心裡的，縱使它同時也令其他自發愛意鋒芒畢露，但它都根據必要性而展現自己的美麗。當混合的自發愛意與奎師那那些愛卿自我展現的自發愛意混合時，雖然有時會減少，但在有特殊能力容納混合自發愛意的心靈，它卻十分穩定。」

威佳亞：「自我展現的自發愛意是什麼？」

哥斯瓦米：「自我展現的自發愛意是自我展現的；即是說，它不仰賴於其他；它永存不朽；恆常都堅定不移；與混合的自發愛意不同，它永不減少。在斯瑞瑪緹·茹阿妲和奎師那身上，看到這種自發愛意。」

結論就是，我描述過的靈性情感—例如酥油情感、順從的、友善的、特別友善的和藍色的一在祭卓瓦麗和茹蜜妮等等王后身上都看得到。所有循序漸進的高等情感，例如蜂蜜情感、違逆的友好的、特別友好的和紅色的，都在聖茹阿迪卡身上展露無遺。它們有時都展現在薩提亞巴瑪(Satyabhama)身上，在特殊情況下也展現在拉釋曼娜身上。

當我較早之前討論支持和刺激因素的支持因素時，我分析了哥庫拉女神之間各種各樣的劃分，例如茹阿妲自己那一組等等，它們都源於這些不同種類的靈性情感。

學者風範的人物接受超然智慧[智慧(prajna)力量)的支援，理解各種各樣個別的劃分，它們可以透過《奉愛甘露之洋》提及的，其他四十一種主要靈性情感的相互組合而出現。我在這裡不再另外解釋。」

威佳亞：「當你用『其他靈性情感(bhavantara)』一詞時，你是指哪些靈性情感？」

哥斯瓦米：「這表示永恆的愛侶情感、三十三種狂喜極樂之兆，以及始於詼諧的七種次要情感。『其他靈性情感』一詞是指這全部四十一種靈性情感。」

威佳亞：「我明白了自發愛意的主題。現在請解釋歷久彌新之愛吧。」

哥斯瓦米：「歷久彌新之愛永恆地越來越新，令人時時刻刻總是體驗到摯愛是嶄新的。」

威佳亞：「這種歷久彌新之愛，展現任何別的迷人面貌嗎？」

哥斯瓦米：「歷久彌新之愛展現為這種情感的形式，即情侶各自都感到，他們以他們的愛，以情人在場時所感到的分離(prema-vaicittya)，並以投生為無生命物體的渴望，征服了對方。歷久彌新之愛也導致，在分離時瞥見奎師那。」

威佳亞：「我可以輕易理解互相征服、渴望投生為樹木等等無生命物體的意義。但請仁慈地指導我，情人在場時所感到的分離。」

哥斯瓦米：「情人在場時所感到的分離，是包括在分離之中；我稍後會告訴你這點。」

威佳亞：「好的。那麼懇請告訴我至高靈性情感吧。」

哥斯瓦米：「我的愛子，我對巴佳情感的認識簡直微不足道。我在哪裡，極崇高的至高靈性情感描述又在哪裡？雖然如此，我憑借我從聖茹帕.哥斯瓦米，以及哥斯瓦米學者那裡領受到的慈悲訓示而講述。你應該覺悟到，唯有透過他們的恩慈，我才可以根據聖茹帕.哥斯瓦米的詳述說幾句。當達至極限(yavad-asraya-vrtti)的歷久彌新之愛，臻達只有獨特摯愛才完全領悟的狀態(svayamvedya-dasa)而表露無遺時，便稱為靈性情感或至高靈性情感。」

威佳亞：「帕佈，我完全不值一嘆，又可憐貧困。我愚蠢地請教。請大發慈悲，用我易於理解的簡單語言，解釋至高靈性情感的徵兆吧。」

哥斯瓦米：「聖茹阿迪卡君是歷久彌新之愛的居所，奎師那則是歷久彌新之愛的對象。情人形象的主南達之子是對象本體的極限，聖茹阿妲君則是居所本體。這即是說唯有主奎師那才是歷久彌新之愛最頂尖的對象，聖茹阿妲君則是最頂尖的居所。祂們的歷久彌新之愛是永恆情感。當歷久彌新之愛達至極限時，便稱為歷久彌新之愛之極。在那個狀態，它臻達某個只有那位獨特摯愛才完全領悟的狀態。那時候，熾烈等等靈性情感便照亮歷久彌新之愛。」

威佳亞：「啊！至高靈性情感！至高靈性情感是什麼意思—今天我有點懂了。至高靈性情感是所有靈性情感的極限。我強烈渴望聽到這種至高靈性情感的例子。請大發慈悲，我洗耳恭聽。」

哥斯瓦米：「這個詩節是至高靈性情感的例子。」

radhaya bhavatas ca citta-jatuni svedair vilapya kramad

yunjann adri-nikunja-kunjara-pate nirdhuta-bheda-bhramam
citraya svayam anvaranjayad iha brahmanda-harmyodare
bhuyobhir nava-raga-hingula-bharaih srngara-karuh krti
(《Ujjvala-nilamani》 Sthayibhava prakarana 155)

聖茹阿妲-奎師那繼續在森林享受她們的愛情遊戲。了解到祂們歷久彌新之愛的超卓性，溫達女神對奎師那說：『在哥瓦爾丹山(Govardhana)的小樹林嬉戲的瘋象之王啊，有一位多才多藝的藝術家名為愛侶情感，他在你那兩種靈性情感的熾熱所產生的火焰上，慢慢融化你們紫膠一樣的心，把它們合而為一。然後摻雜大量你那恆久清新的自發愛意紅礦粉(kunkuma)，他正在宇宙大廟的內牆，繪畫一張令人嘆為觀止的圖畫。』

在這裡，『nirdhuta-bheda-bhramam』表示，茹阿妲和奎師那擺脫了祂們的二元性，合而為一，從而達至唯有獨特摯愛才完全領悟的境界。應該明白到，宇宙大廟是指歷久彌新之愛之極，『他正在繪畫』這一句，表示展現的狀態。」

威佳亞：「在哪裡找到這種至高靈性情感？」

哥斯瓦米：「即使在以茹蜜妮為首的王后之中，至高靈性情感都絕無僅有。只有以聖茹阿妲為首的巴佳-德薇，才體驗得到。」

威佳亞：「這點的要義是什麼？」

哥斯瓦米：「凡是按照婚姻規範把愛卿許配給英雄時，婚姻戀情感便存在。在婚姻戀情感之中，依戀是恰當的，因此沒有能力獲得至高靈性情感那樣的最崇高狀態。巴佳的一些牧牛姑娘也有婚姻戀情感，但以非婚戀情感較顯著。在巴佳，依戀是有資格的，於是它完全發展，達至最高靈性情感的狀態。」

威佳亞：「有幾種至高靈性情感？」

哥斯瓦米：「至高靈性情感是最高甘露的化身，吸引心靈，令它獲得它自己的固本質。至高靈性情感有兩種：專心致意的和神聖之愛的最高境界。」

威佳亞：「什麼是專心致意的至高靈性情感？」

哥斯瓦米：「專心致意的至高靈性情感，是八種極樂狂喜之兆全都展現為熾烈狀態的那個境界。」

威佳亞：「請大發慈悲，解釋專心致意至高靈性情感的十三種狂喜之兆。」

哥斯瓦米：「在專心致意的至高靈性情感之中，甚至連一刻的流逝都無法忍受；這專心致意的至高靈性情感，攪動那些在場的人的心；一劫(kalpa)似是轉瞬即逝

(kalpa-ksanatva)；雖然主奎師那其實歡天喜地，卻因擔心祂正在承受一些不便而感到沮喪；雖然沒有被迷惑，卻忘記一切，甚至達至忘我境界；一刻也似是一劫，度日如年(ksanakalpata)。這其中一些的十三種狂喜之兆是在相聚時體驗的，一些則在分離之時。」

威佳亞：「『甚至連一刻的流逝都無法忍受』這點請你舉個例子，幫助我了解。」

哥斯瓦米：「這種靈性情感是分離的獨特展現(vaicittya-vipralambha)。即使在相聚時都有分開的感覺，甚至連片刻分離都無法忍受。因此當牧牛姑娘在庫茹之野與主奎師那久別重逢，第一次望著祂時，她們詛咒布茹阿瑪君(Brahmaji)，即她們眼臉的造物主，因為她們眼臉的眨動阻礙了她們觀看奎師那。甚至連她們眼睛眨動時流逝的時間，也變得難以忍受。」

威佳亞：「『這專心致意的至高靈性情感，攪動那些在場的人的心』是什麼意思？」

哥斯瓦米：「例如，在庫茹之野，當茹蜜妮等等王后和猶第斯提爾等等國王，看到那些來看奎師那的牧牛姑娘罕見的歷久彌新之愛時，他們的心激動不已。那就是這句話所指的意思。」

威佳亞：「什麼是轉瞬即逝？」

哥斯瓦米：「雖然娜莎之舞的一夜和布茹阿瑪的一夜相若，但對牧牛姑娘來說，卻好像不到一秒。這樣的情感稱為轉瞬即逝。」

威佳亞：「請幫助我了解，雖然主奎師那其實興高采烈，卻恐怕祂也許會承認一些不便而感到沮喪的這種靈性情感。」

哥斯瓦米：「在詩節找到一個例子：

yat te sujata-caranamburuham stanesu
bhitah sanaih priya dadhimahi karkasesu
tenatavim atasi tad vyathate na kim svit
kurpadibhir bhramati dhir bhavad-ayusam nah

《聖典博伽瓦譚》(10.31.19)

即使當牧牛姑娘把主奎師那的蓮花足放在她們的胸部之上時，她們忖度：『令人惋惜的是，我們的胸部那麼堅硬。當我們把奎師那柔軟的蓮花足放在我們的胸部之上時，祂們一定感到痛楚。』這樣的遺憾稱為，在奎師那快樂時，恐怕祂遭遇困難而感到沮喪。」

威佳亞：「即使在不感困惑的情況下都忘記一切，這個現象是什麼？」

哥斯瓦米：「在心內瞥見奎師那，便征服了各種困惑；即是說，毫無困惑。瞥見了奎師那時，便知覺不到全世界的其他一切，包括自己的身體。」

威佳亞：「什麼是度日如年？」

哥斯瓦米：「奎師那對烏達瓦描述牧牛姑娘的分離狀態：『烏達瓦，當我和巴佳居民在溫達文時，她們和我共度的夜晚轉瞬即逝，但與我分離時，那同樣的漫漫長夜似是永無終止，她們感到那些夜晚比一劫更長。』這樣，她們便會體驗到，片刻的流逝都似是迷失在浩瀚的時間之洋。」

威佳亞：「我明白了專心致意的至高靈性情感。現在請解釋神聖之愛的最高境界。」

哥斯瓦米：「展現在堅定的至高靈性情感之中，所有十三種狂喜之兆獲得獨特的特性，甚至比那些常態的十三種狂喜之兆更驚人，那種情感就是神聖之愛的最高境界。」

威佳亞：「神聖之愛的最高境界有幾種？」

哥斯瓦米：「有兩種，分離之情和相聚之情。」

威佳亞：「分離之情是什麼？」

哥斯瓦米：「英雄和愛卿的八種狂喜極樂之兆全都激起了，遠超於熾烈狀態，這種神聖之愛的最高境界稱為分離。處於這種分離之情，奎師那和茹阿妲感到有點痛苦和恐懼。」

威佳亞：「請描述分離之情的地位。」

哥斯瓦米：「除了聖茹阿迪卡那一組之外，分離之情不會出現在別的地方。分離之情是喜樂能量最親愛，又最令人振奮的快樂遊戲。在一些獨特的分離狀態，分離之情變成無助的分離狀態，由於這種無助分離狀態的影響，八種狂喜極樂之兆全都展現為熾烈狀態。」

威佳亞：「請描述無助分離狀態這個境界的十三種狂喜之兆。」

哥斯瓦米：「另一個情人¹擁抱祂時，奎師那便昏倒；渴望奎師那快樂而親自承受無法忍受之苦；稱為 brahmanda-ksobha-karita 的靈性情感，令整個宇宙苦不堪言，甚至鳥獸都開始哭泣；倘若死亡時，身體的五種元素可以與主奎師那聯合的這個強大渴望。神聖瘋狂和其他十三種狂喜之兆，也在無助分離這個境界發生。至高靈性情感的奇妙特性，在聖茹阿迪卡的無助分離之情展現無遺，甚至超過短暫情感之中的錯覺狀態。」

威佳亞：「帕佈，如果你認為適合，懇請描述神聖瘋狂的兩個徵兆。」

哥斯瓦米：「當無助分離之情達至難以形容的獨特行為模式，發展成類似完全失常狀態的驚人情況時，那便是神聖瘋狂。有暈眩(udghurna)和胡言亂語(citra-jalpa)等等很多不同面貌。」

威佳亞：「什麼是暈眩？」

哥斯瓦米：「展現多種驚人而無法控制的竭力，那種神聖瘋狂的狀態便稱為暈眩。」

當奎師那前往瑪圖茹阿時，茹阿迪卡體驗到暈眩。那時候，由於感到與奎師那分離，好像完全忘記一切，茹阿迪卡想：『奎師那快要來了；他不消一會兒便會在這裡。』有鑑於此，她便在她的森林弄了一張床。有時她像對不忠情人(khandita)發怒的愛卿那樣斥責烏雲，有時又像祕密啟程與她情人見面(abhisarini)的愛卿，在漆黑一片的夜晚匆忙地到處徘徊。」

威佳亞：「什麼是胡言亂語？」

哥斯瓦米：「胡言亂語是遇到心上人的朋友時所出現的對話組成的。它們滿載強烈渴望，源於妒忌、嫉妒、忐忑不安、驕傲和殷切等等靈性情感。」

威佳亞：「胡言亂語有幾個支體部分？」

哥斯瓦米：「胡言亂語有十個支體部分，即詆譏(prajalpa)、顯露(parijalpa)、挖苦(vijalpa)、刁難(ujjalpa)、譴責(sanjalpa)、貶低(avajalpa)、悲哀自責(abhijalpa)、唾棄(ajalpa)、自貶(pratijalpa)和關懷(sujalpa)。你可以在《聖典博伽瓦譚》第十篇的《大黃蜂之歌(Bhramara-gita)》，看到它們的描述。²」

威佳亞：「什麼是詆譏？」

哥斯瓦米：「詆譏意指用各種各樣滿是惡意、妒忌和驕傲的冷淡語氣，數落情人的不得體。」

威佳亞：「什麼是顯露？」

哥斯瓦米：「顯露是透過各種表達方式，確定心肝寶貝(prana-dhana，字義是生命和靈魂)的過失，例如他的殘忍、背叛和無常等等，藉此展示自己的專長。」

威佳亞：「什麼是挖苦？」

哥斯瓦米：「挖苦是指外在對奎師那惡言冷語，把妒恨那一面藏在心裡。」

威佳亞：「什麼是刁難？」

哥斯瓦米：「刁難意指出於驕傲所致的妒忌，談及奎師那的背叛、虛偽等等，言語之間總是對祂滿懷敵意。」

威佳亞：「什麼是譴責？」

哥斯瓦米：「譴責是透過模稜兩可的戲謔譴責或語氣，證實奎師那的忘恩負義、苛刻和欺詐等等。」

威佳亞：「什麼是貶低？」

哥斯瓦米：「貶低是以充滿妒忌的恐懼，表達對奎師那不自覺或無助的依戀，同時又對祂諸多挑剔，說祂鐵石心腸、色欲熏心和卑劣等等。」

威佳亞：「什麼是悲哀自責？」

哥斯瓦米：「悲哀自責是以間接的表達方式表示悲傷，例如『奎師那甚至令祂的鸚鵡和孔雀等等祂的鳥兒都飽受分離之苦，因此依戀祂是一無是處的。』」

威佳亞：「什麼是唾棄？」

哥斯瓦米：「唾棄是指因自貶而揭穿奎師那口是心非和煩擾，又說只有奎師那逍遙時光題旨以外的主題，才可以令人快樂。」

威佳亞：「什麼是自貶？」

哥斯瓦米：「自貶的意思是，對奎師那派來的信差表示敬意，說：『當奎師那追尋情意綿綿之愛時是個無賴和強盜，因此不應該與他見面，因為他現在正與其他迷人女子一起。』」

威佳亞：「什麼是關懷？」

哥斯瓦米：「關懷是出於率直天真，懷著莊重、謙遜、忐忑和熱切之情，查詢奎師那的事。」

威佳亞：「帕佈，我有資格知道相聚之情的徵兆嗎？」

哥斯瓦米：「純粹愛意是喜樂精華的化身，當它不斷增加，甚至超過我至今描述過的至高靈性情感時，便達至極高的狀態。由於各種靈性情感同時展現，其中最高的情感成為欣喜若狂(ullasa)，稱為相聚之情。這種相聚之情，僅是永恆壯觀地展現在聖茹阿姐身上。它不會出現在其他牧牛姑娘身上，那怕是拉麗姐等等那些。」

威佳亞：「相聚之情有妒忌嗎？」

哥斯瓦米：「妒忌在相聚之情之中非常顯著；甚至看到針對無價值或無生命的物體。縱使聖茹阿姐經常與奎師那親密聯誼，但即使任何物體只是與祂稍有關係，她都讚不絕口，相聚之情導致這點而著稱。例如，斯瑞瑪緹.茹阿姐嫉妒奎師那那個以森林百花串成的花環(vana-mala)，還有奎師那那些來自山區的情人，即普林達(Pulinda)部族的女孩。」

威佳亞：「相聚之情什麼時候出現？」

哥斯瓦米：「這種迷人的相聚之情只出現在相聚之時。相聚之情樂趣無窮的永恆逍遙時光，以無數形式顯赫稱王。」

威佳亞：「帕佈，我們能在任何聖人的陳述裡，找到這種相聚之情的描述嗎？」

哥斯瓦米：「相聚之情無窮無盡，因此甚至是超然的丘比特—主奎師那，都難以透徹理解它的活動。故此甚至連聖蘇卡.牟尼都無法完全描述它，更何況是巴茹阿塔.牟尼(Bharata Muni)等等極樂情感的哲學家。」

威佳亞：「你的話令人驚訝。奎師那自己是極樂情感的化身，也是極樂情感固有的享樂者，祂怎可能沒有完全明白相聚之情的行為？」

哥斯瓦米：「奎師那是極樂情感本身，祂既無限，全知和全能的。沒有什麼瞞得過祂，對祂來說，也沒有什麼是難以接近或不可能的。由於祂不可思議同一而異的功能，因此祂永恆包羅萬象，同時也有多種情感(aneka-rasa)。祂本身包羅萬象，祂是永恆喜樂(atmarama)，而在這種狀態中，沒有極樂情感是與祂分開而存在的。不過，祂同時也有多種情感。因此，除了自己體驗到的極樂情感(atma-gata-rasa)以外，還有他人所體驗的極樂情感(para-gata-rasa)，以及各式各樣自己和他人所體驗的混合情感(atma-para-vicitra-rasa)。祂的逍遙時光之樂，在於後面這兩種極樂情感。當他人體驗的極樂情感，擴展到終極程度時，便稱為非婚戀情感，這種最高的發展在溫達文充分展現。因此對自己體驗的極樂情感來說，非婚戀情感那種不為人知，崇高獨特的快樂是相聚之情的最後極限。這存在於哥樓卡完全不展現的逍遙時光期間，也輕微地存於巴佳。」

威佳亞：「帕佈，你對我顯示了無限恩慈。現在請簡略解釋各種愛侶情感的精華，使我可以易於理解。」

哥斯瓦米：「巴佳-德薇泛起的所有靈性情感，在各方面都是神聖的，也超越邏輯的範疇。因此，它不僅困難，而且不可能描述那些靈性情感。經典有云，聖茹阿迪卡的自發愛意是從初遇前的情感展現的。在特別的情況下，那種自發愛意變成歷久彌新之愛，從歷久彌新之愛產生情感。然後又進一步以妒恨和無分彼此之愛的形式展現。這一切要點都是不穩定的，但冒煙狀態肯定是普通靈性情感的極限。恰當的依戀發展至情感、妒恨、無分彼此之愛、自發愛意和歷久彌新之愛，其中，燃燒的情感以燃亮的(jvalita)形式展現。專心致意的至高靈性情感之中有熾烈，分離之情之上是特別熾烈的情感。你應該明白，愛侶情感有時會像這樣，因為階段的順序可能會根據時間、地方和情況不同而重新安排。普通的靈性情感發展達至純粹愛意，恰當的靈性情感達至歷久彌新之愛，而有資格的靈性情感則達至最高靈性情感。」

威佳亞：「在友情之中，情感的發展最遠可以達到哪個境界？」

哥斯瓦米：「懷著違逆妒恨的同遊的情感擴展到歷久彌新之愛，但蘇巴拉和其他人的情感則擴展到至高靈性情感。」

威佳亞：「我明白你之前描述的永恆情感的特點，達至最高靈性情感的極限。如果永恆情感總共只得一個真理，為什麼我們看見極樂情感之間的差別？」

哥斯瓦米：「極樂情感之間的這個差別，源於各種不同的永恆情感。永恆情感難解的活動並不明顯。當要素與永恆情感混合時，才看到不同的種類。根據極樂情感獨特的隱藏特性混合它適當的組成部分，永恆情感便臻達極樂情感的境界。」

威佳亞：「在愛侶情感之中，非婚戀和婚姻戀之間的差別是永恆的嗎？」

哥斯瓦米：「是的，非婚戀和婚姻戀之間的區別是永恆的；這不是隨意指明的。如果把這個差別視為隨意指明的，那就必須把以愛侶情感為首的所有情感，都視為隨意指明的。永恆和天生的情感，其實是自己的永恆情感的特別種類。有相應的品味，從而履行靈性專注，這引領到相應的成就。」

巴佳也有婚姻戀情感。那些抱持『奎師那是我丈夫』這種情感的人，有相應的品味、循序修習的靈性專注和終極成就。杜瓦茹卡婚姻戀的品質是無憂星真理，巴佳婚姻戀的品質則是哥樓卡真理。它們之間存有差別。瓦蘇戴瓦.奎師那，即瓦蘇戴瓦的兒子，處於巴佳納.奎師那之內，應該明白與瓦蘇戴瓦.奎師那有關的這個婚姻戀真理的最高境界，最遠只伸延至無憂星。」

聽到這些真理之後，威佳亞頂拜聖師尊，然後便返回他的居處，沉醉於大愛之中。

註一. 當茹蜜妮在杜瓦茹卡擁抱奎師那，想起祂在雅沐娜河畔附近，溫達文小森林與茹阿妲樂不可支的逍遙時光時，祂有時會失去知覺。

註二. 如需更多細節，可以參考《聖典博伽瓦譚》的第十篇第四十七章，輔以聖薩拿坦.哥斯瓦米的《Vaisnava-tosani》；以及《主永恆的采坦亞經》[末篇逍遙(Antya-lila) 19]，輔以聖巴克提斯丹塔.薩茹阿斯瓦提.塔庫爾的《Anubasya》評注。

由此結束《微靈天職》的第三十六章，名為《愛侶情感：永恆情感和依戀的各個階段》

第三十七章

愛侶情感：愛侶情感的本質和分離

威佳亞.庫瑪爾細味他前一天聽到的愛侶情感的種種面貌，當他再次出現在聖師尊面前時，他仍然處於這種情感之中。他奉上頂拜，然後恭順地向他請教：「帕佈，」我明白了支持和刺激因素、十三種狂喜之兆、八種狂喜之兆和三十三種狂喜之兆，以及永恆情感的本質。不過，雖然我把這四種要素與永恆情感組合一起，但我仍然無法覺醒極樂情感。為什麼這樣？

哥斯瓦米：「親愛的威佳亞，直至你熟悉了愛侶情感內在固有的本質，否則你會無法覺醒，永恆情感之中的極樂情感。」

威佳亞：「愛侶情感是什麼？」

哥斯瓦米：「愛侶情感是愛侶情感超級優秀而非常豐富的超然魅力。愛侶情感有兩種：分離之愛，以及相聚和一起履行興高采烈的超然逍遙時光。」

威佳亞：「我想知道分離的特性。」

哥斯瓦米：「英雄和各位愛卿無法實現祂們珍愛而令人振奮的渴望，即擁抱和親吻對方等等逍遙時光時，所展現的振奮情感就是分離。在任何情況，分離都可以發生，不論是在相聚或分離之時，它尤其滋潤相聚的情感。分離又稱為別離或離別。」

威佳亞：「分離怎樣滋潤相聚之情？」

哥斯瓦米：「把一塊有顏色的布反覆浸入同一染料，不斷增加顏色的明亮度。分離同樣也增加相聚之情超級優秀的光輝。沒有分離的話，相聚便無法完全發展。」

威佳亞：「有幾種不同的分離？」

哥斯瓦米：「有四種：初遇前的情感、妒恨、純愛的劇痛和障礙。」

威佳亞：「什麼是初遇前的情感？」

哥斯瓦米：「初遇前的情感是英雄和愛卿在實際見面前，看見彼此和聽說彼此時，所出現的迷戀和心醉。」

威佳亞：「有哪些看見彼此的不同方式？」

哥斯瓦米：「愛卿可能直接親身看見奎師那，在照片中看見祂的形象，或在夢裡看見祂。」

威佳亞：「有哪些聽說彼此的不同方式？」

哥斯瓦米：「可能聽到某人背誦英雄的頌詞和讚歌，從女朋友和信差的唇上聽說祂的事，並聽到讚揚祂的歌曲。」

威佳亞：「什麼引致這種靈性情感的出現？」

哥斯瓦米：「我之前解釋永恆情感時提到，極樂情感的出現是情感表達、對象、榮耀、靈性的自我概念等等引起的。這些原因都導致在初遇前情感之中出現的靈性情感。」

威佳亞：「這種初遇前的情感是先展現在巴佳英雄，還是巴佳的愛卿？」

哥斯瓦米：「這裡有很多考慮因素。在世俗事情之中，互相吸引的渴望一般都是由男人激發的，因為女子通常都比男人害羞。不過，由於女子也有更多純粹愛意，因此初遇前的情感，是先展現在鹿目明眸的牧牛姑娘之中。奉愛經典表明，初遇前的情感先展在奉獻者之中，主奎師那再相應地回報。巴佳-德薇是所有奉獻者之中最頂尖的，於是初遇前的情感先完美地展現在她們之中。」

有一句關於這種人性特質的古老格言—『女子先感到吸引力，然後男子回應她的姿勢。』不過，如果他們兩者的純愛強度一樣，那麼把上述順序倒轉，也不失為過。」

威佳亞：「請解釋初遇前的短暫情感。」

哥斯瓦米：「疾病、懷疑、妒忌、竭力、疲勞、沮喪、殷切、謙遜、憂慮、睡眠、甦醒、沮喪、怠惰、瘋狂、迷惑和尋死，全都是短暫或三十三種狂喜之兆。」

威佳亞：「有幾種不同的初遇前情感？」

哥斯瓦米：「有三種：完全成熟的、中等的和一般的。」

威佳亞：「什麼是完全成熟的初遇前情感？」

哥斯瓦米：「當初遇前的情感出現在那些具備有資格之靈性情感的人時，就是完全成熟的。始於強烈渴望以至尋死的十種情況，可以展現在這個水平的初遇前情感。由於這種初遇前的情感是完全成熟的，因此所展現的階段都是完全成熟的。」

威佳亞：「那十種情況是什麼？」

哥斯瓦米：「它們如下所示：

lalasodvega-jagaryas tanavam jadimatra tu

vaiyagryam vyadhir unmado moho mrtyur dasa dasa

(《Ujjvala-nilamani》初遇前的情感部分，9)

十種情況是強烈渴望、焦急、失眠、憔悴、怠惰、急躁、疾病、瘋狂、錯覺和尋死。」

威佳亞：「什麼是強烈渴望？」

哥斯瓦米：「強烈渴望是渴望實現真摯的渴望，徵兆是殷切、無常、暈眩和呼吸沉重。」

威佳亞：「什麼是焦急？」

哥斯瓦米：「焦急是心意忐忑不安，透過深而重的呼吸、無常、靜止、深思、流淚、膚色轉變和大汗淋漓等等徵兆自我展現。」

威佳亞：「什麼是渴睡？」

哥斯瓦米：「渴睡是失眠，引致木然和感官枯燥乏味。」

威佳亞：「什麼是憔悴？」

哥斯瓦米：「憔悴是身體瘦弱，還有身體虛弱和心意忐忑不安等等徵兆。一些人閱讀哀歌(vilapa)取代憔悴。」

威佳亞：「什麼是怠惰？」

哥斯瓦米：「沒有辨別力，不瞅不睬，喪失視力和聽力，都顯示了怠惰。又稱惰性。」

威佳亞：「什麼是急躁？」

哥斯瓦米：「靈性情感所引致的轉變，沒有外在地展現，這個狀態稱為『端莊』。急躁是這種端莊受到騷擾而變得無法忍受的狀態。急躁的徵兆是歧視、沮喪、遺憾和妒忌。」

威佳亞：「什麼是疾病？」

哥斯瓦米：「由於難以得到珍而重之的目標(abhista)——即摯愛——而心灰意冷時，所發生的情況，有膚色蒼白和發高燒等等徵兆。這稱為疾病，導致寒冷和顫抖、渴望、錯覺、深而長的呼吸和倒地不醒人事等等十三種狂喜之兆。」

威佳亞：「什麼是瘋狂？」

哥斯瓦米：「瘋狂狀態是，愛卿總是到處都把不同物體誤作為她的摯愛——例如把肉桂(tamala)樹當成奎師那，又擁抱它。這是心意強烈專注於念念不忘心上人所致的，並因失望、沮喪和謙遜等等靈性情感十分激動。它的狂喜之兆是嫌惡、對摯愛語帶醋意、深呼吸、瞪眼和感到分離的劇痛。」

威佳亞：「什麼是失去知覺？」

哥斯瓦米：「失去知覺意指喪失意識知覺，它的十三種狂喜之兆是木然、喪失知覺等等。」

威佳亞：「什麼是尋死？」

哥斯瓦米：「愛卿無法與她的摯愛(kanta)見面時，即使她用盡方法，例如透過女朋友送情信和訊息，但丘比特的箭引致極難忍受的強烈分離劇痛都令她想尋死。在這個狀態下，她把她珍愛的物品送贈給她的女朋友。支持和刺激因素之中的刺激因素，例如蜜蜂、輕柔的微風、月光、卡丹巴樹、浮雲、閃電和孔雀，都促進這種尋死狀態的發展。」

威佳亞：「什麼是初遇前的恰當情感？懇請解釋。」

哥斯瓦米：「初遇前的恰當情感，是在相聚之前出現的初遇前情感，是恰當情感的獨特特性。在這種狀態中，愛卿會逐漸展現十種情況，即渴望、沉思、憶念、歌頌情人的品質、激動和焦急、悲傷、瘋狂、疾病、怠惰和尋死。」

威佳亞：「就此而論，渴望是什麼意思？」

哥斯瓦米：「渴望是指竭力爭取與摯愛見面，它的狂喜之兆是裝飾身體、藉口做其他事情而接近摯愛，向祂展示吸引力。」

威佳亞：「在這裡，沉思的性質是什麼？」

哥斯瓦米：「沉思是冥想怎樣得以與情人聯誼，例如透過婆羅門或寄信，把自己的情況通知他。徵兆是輾轉反側，難以入睡、長而深的呼吸和注視。」

威佳亞：「在這裡，憶念是什麼意思？」

哥斯瓦米：「憶念是深深沉醉於思念摯愛，看見祂和聽到有關祂和祂的美麗、祂的飾物、祂的逍遙時光和各種各樣的喜樂交流，以及與祂有關的一切，藉此體驗到祂的聯誼。它的狂喜之兆是發抖、疲勞、膚色改變、流淚、不依附和棄絕，以及深呼吸。」

威佳亞：「什麼是歌頌品質？」

哥斯瓦米：「歌頌品質是讚揚英雄的形象和美麗等等品質，它的狂喜之兆包括發抖、毛骨悚然和聲音哽塞。焦急、悲痛若狂、疾病、怠惰和尋死—這六項展現在初遇前的恰當情感的徵兆，與它們在恰當情感的程度相若。」

威佳亞：「現在，請解釋初遇前的普通情感之兆。」

哥斯瓦米：「初遇前的普通情感，與普通情感一模一樣。在這種情況，前六個階段—上至悲傷—都輕微展現。我覺得這裡不需要舉例，因為它們非常簡單。在這種初遇前的情感，情人和摯愛透過祕密同伴互相交換情書、花環等等。」

威佳亞：「什麼是情書？」

哥斯瓦米：「情書是以書面形式互表愛意。有兩種：那些以字母或字母碑文寫成的，以及那些不是以字母寫成的。」

威佳亞：「什麼不是以字母寫成的情書？」

哥斯瓦米：「以符號寫成的情書，其中一個例子是用指甲在紅葉上弄一個半月形，上面沒有任何別的標誌或字母。」

威佳亞：「什麼是書寫的情書？」

哥斯瓦米：「書寫的情書是英雄和愛卿之間交換的，他們親手寫成的情書，以自然真摯的語言表達他們衷心情感狀態。這些情書是以山上的礦物質，或擠壓紅花或紅粉得來的有色墨水寫成的。用大片花瓣代替紙張書寫，又用蓮花梗的纖維扎住那些信件。」

威佳亞：「初遇前情感的逐步發展是什麼？」

哥斯瓦米：「有些人說，僅是看見摯愛，便先激起情感。之後是沉思、依戀、發誓、渴望相聚、失眠、消瘦、對其他一切全無興趣、不矜持、瘋狂、失去知覺和尋死—按照那個順序。這是純愛強度的擴展。初遇前的情感展現在英雄和愛卿兩者，但它先出現在愛卿身上，然後在英雄身上。」

威佳亞：「什麼是妒恨？」

哥斯瓦米：「即使英雄和愛卿都在同一地點，對彼此都有深摯依戀，但妒恨這種靈性情感防礙他們投入於擁抱、互相凝視、親吻、言談甚歡等等他們珍愛的活動。妒恨引致失望、懷疑、憤怒、忐忑不安、驕傲、妒忌、隱藏情感、罪孽和認真深思等等短暫情感的出現。」

威佳亞：「什麼是妒恨的基礎原則？」

哥斯瓦米：「妒恨的基礎是無分彼此之愛；妒恨通常不會在無分彼此之愛的階段之前出現，即使出現，都只是在縮減了或未成熟的階段。妒恨有兩類：有原因的妒恨和無故的妒恨。」

威佳亞：「什麼是有原因的妒恨？」

哥斯瓦米：「當愛卿看見或聽說英雄對情敵或臨界組的愛卿情深款款，用情特別時，心裡便泛起醋意(irsya)。當這種醋意被無分彼此之愛壓倒時，便發展成有原因的妒恨。一早就確定了，正如沒有情感便沒有恐懼，因此，沒有無分彼此之愛同樣也不會有醋意。如此一來，這各種妒恨的表達方式，全都只是燃亮愛卿和英雄之間的純愛熾烈。」

愛卿的心滿載對她心上人的靈性情感，例如強烈的擁有感等等。當她看見非常依戀她的英雄寵幸一個情敵愛卿，又與她嬉戲時，她便煩燥不安，極不耐煩。有一次，在杜瓦茹卡，主奎師那給聖茹蜜妮獻上一朵茉莉花(parijata)。不過，雖然所有王后都聽到這件事，但只有薩提亞巴瑪的心妒火中燒。當薩提亞巴瑪明白到賦予給她情敵的那個獨特地位時，便激起了她的妒恨。」

威佳亞：「發現情敵特殊地位的方式有幾種？」

哥斯瓦米：「有三種方式：聆聽、推論和看見。」

威佳亞：「什麼是聆聽？」

哥斯瓦米：「當愛卿從親密女朋友或鸚鵡那裡，聽到她摯愛與敵對派愛卿相聚的逍遙時光時，聆聽情敵的特殊地位便發生。」

威佳亞：「什麼是推論情敵的特殊地位？」

哥斯瓦米：「當愛卿看到她情人身上，帶著與另一個愛卿上演情愛逍遙的證據，或是當她聽到她情人無意之中，說出情敵愛卿的名字，或當她在夢裡看見她的情敵愛卿時，推論情敵的特殊地位便發生。英雄和情敵愛卿身上所見的相聚標記，稱為bhoganka，說出情敵愛卿的名字稱為gotra-skhalana。這事發生時，愛卿感到生不如死。」

威佳亞：「我想聽聽gotra-skhalana的例子。」

哥斯瓦米：「有一次，當奎師那與斯瑞瑪緹.茹阿妲共度良宵之後，在回家途中，祂突然遇見祭卓瓦麗。主奎師那問她：『茹阿妲啊，你一切安好嗎？』祭卓瓦麗聽到奎師那這樣說時，怒不可遏地回答：『康薩啊，你好嗎？』奎師那十分驚訝，便問她：『美人啊，你為什麼那麼糊塗？』祭卓瓦麗怒火中燒，迅速回答：『你在這裡附近哪裡看見茹阿妲？』那時候，奎師那了解到情況，暗自忖度：『啊，我叫錯祭卓瓦麗做茹阿妲。』明白到祂自己的錯誤，祂感到慚愧，垂下頭。祭卓瓦麗自發而狡黠的口才源於她的妒忌，祂見狀也溫柔微笑。願這位驅除所有痛苦的哈瑞，保護我們所有人。」

威佳亞：「什麼是透過夢境，明白到情敵的特殊地位？」

哥斯瓦米：「做夢時，奎師那和祂的笑匠(vidusaka)朋友的活動，正是這方面的例子。例如有一次，在嬉戲森林(krida-kunja)的情愛逍遙之後，奎師那和祭卓瓦麗睡在同一張床。奎師那說夢話：『茹阿妲啊！我答應你，只有你是我最深愛的摯愛；我的心裡裡外外都只有你；我前後左右，到處都只有你。我還可以再說什麼？我的家，哥瓦爾丹，他滿佈森林的山谷，都只有你。』祭卓瓦麗聽到主奎師那做夢時這樣說，她妒火中燒，起床拂袖而去。」

現在所說的是瑪杜曼尬的其中一個夢。有一次他睡在森林外邊一個高聳的平台上，奎師那和祭卓瓦麗在林中投入於快樂的逍遙時光，他在夢裡說：『瑪德威，奎師那正非常老練地說話，並奉承蓮花的女朋友祭卓瓦麗，這只是哄騙她。努力快快把茹阿妲帶來這裡，讓她可以與奎師那見面。不要擔心。』當祭卓瓦麗聽到瑪杜曼尬做夢時這樣說，十分難過。那時候，蓮花正坐在附近的森林，當她看見祭卓瓦麗的狀態時，她對賽比亞(Saibya)說：『女朋友啊，自從祭卓瓦麗聽到瑪杜曼尬在夢裡說話，看看她多麼愁眉苦臉！她垂下頭，飽受悲痛煎熬。』」

威佳亞：「什麼是直接看見？」

哥斯瓦米：「這表示愛卿直接看見，她的英雄與另一個愛卿投入於逍遙時光。」

威佳亞：「什麼是無故的妒恨？」

哥斯瓦米：「雖然實際上沒有原因引致妒恨，但當表面上的妒恨原因增強了無分彼此之愛時，英雄和愛卿之間便產生無故的妒恨。學者斷定了妒恨是無分彼此之愛的結果，而那種無故的妒恨，只是源於無分彼此之愛那些歡樂逍遙的擴展。他們稱之為無故的妒恨。歷代的權威也主張，純粹愛意的活動和交流像蛇行一樣曲折。因此英雄和愛卿之間的交往，有兩種妒恨顯而易見：無故的妒恨和有原因的妒恨。這種極樂情感的狂喜之兆，是隱藏情感和感情。」

威佳亞：「怎樣平息無故的妒恨？」

哥斯瓦米：「這種妒恨自行平息；不需任何補救方法。開懷大笑時，妒恨便自動消失。不過，為了平息有原因的妒恨，愛卿必須採取眾多恰當的方法，例如安慰的說話、說話圓滑、發誓、贈送、鞠躬、忽視和表面上漠不關心，以及情感突變等等。愛卿的妒恨平息了的徵兆是，英雄擦掉她的眼淚，歡顏再現等等。」

威佳亞：「什麼是用言語安慰？」

哥斯瓦米：「用言語安慰，是用甜蜜討好的說話和諾言安撫摯愛。」

威佳亞：「什麼是說話圓滑？」

哥斯瓦米：「說話圓滑有兩種：一種是以各種各樣的姿勢和暗示，表達個人的偉大，另一種是透過女朋友間接斥責英雄。」

威佳亞：「贈送(dana)是什麼意思？」

哥斯瓦米：「贈送是假意送贈飾物和其他禮物。」

威佳亞：「什麼是謙遜的恭順？」

哥斯瓦米：「謙遜的恭順是，盡可能虛懷若谷地倒在愛卿足下。」

威佳亞：「什麼是忽視？」

哥斯瓦米：「忽視和漠不關心是英雄用盡所有方法平息愛卿的妒恨，但都不得要領時，表面上置之不理的那種情感。其他人說漠視和表面上的漠不關心，是指語帶相關地取悅愛卿。」

威佳亞：「你所說的想法改變，是什麼意思？」

哥斯瓦米：「想法改變是，透過說話或其他自然發生的事，使愛卿突然心生恐懼。想法改變有兩種：自行發生的，以及因英雄的機智而產生的。」

這是心意自行改變的事例：有一次，儘管奎師那竭盡全力，都無法平息巴卓的妒恨。突然傳來一聲響雷，巴卓非常害怕，以致她立刻擁抱坐在她前面的奎師那。

這是以妙計平息妒恨的例子：有一次，茹阿迪卡深陷於妒恨。天性非常淘氣的奎師那看到祂無法平息她的妒恨，一籌莫展，於是祂開了個非常動人的小玩笑。祂親自做了一個非常漂亮的花環，戴在斯瑞瑪緹君的脖子上。她生氣地把花環從她的脖子扯掉，扔掉它，天意使然，它剛好掉在奎師那之上。祂立即眯著眼，扮鬼臉，好像嚴重受傷似的，垂頭喪氣地坐在一角。茹阿妲君見狀忐忑不安，心焦如焚，兩手扶著奎師那雙肩。那時候，奎師那開懷大笑，用力擁抱她。」

威佳亞：「有任何別的方法平息妒恨嗎？」

哥斯瓦米：「除了這些方法之外，還可以在特別的時間和地點，用笛聲平息巴佳牧牛姑娘的妒恨，甚至不需用言語等等安慰。毫不費力便可以平息輕微的妒恨，要平息中等的妒恨，則需要謹慎的努力。最根深蒂固的妒恨(durjaya-mana)則極難平息。

牧牛姑娘生氣時，用各種各樣的評語斥責奎師那，例如，忘恩負義的人，祂的行為令人不悅(Vama)、搗蛋鬼之王(Durlila-siromani)、騙子王(Kitava)、極邪惡的(Khala-srestha)、極狡猾的無賴(Maha-dhurta)、鐵石心腸(Kathora)、無恥的(Nirlajja)、極難取悅的(Atidurlalita)、對牧牛姑娘色迷迷的人(Gopi-kamuka)、偷走牧牛姑娘忠貞的人(Ramani-cora)、破壞宗教原則和牧牛姑娘忠貞的人(Gopi-dharma-nasaka)、摧毀了牧牛姑娘忠貞的人(Gopa-sadhvi-vidambaka)、色慾之主(Kamukesvara)、令他人陷於錯覺黑暗的人(Gadh-timira)、膚色非常黝黑，令他人陷於假象黑暗的人(Syama)、偷走牧牛姑娘衣服的人(Vastra-cora)、在哥瓦爾丹的小山上，偷走牧牛姑娘忠貞的人(Govardhana-upatyaka-taskara)。」

威佳亞：「什麼是純愛劇痛？」

哥斯瓦米：「純愛劇痛是指，那怕是愛卿非常接近英雄時，她所感到的分離劇痛，它是純粹愛意最高境界內在固有的本質。這個超級優秀的特徵，導致一種無助或心煩意亂，以致產生與奎師那分開的錯覺，這種反常狀態稱為劇痛。」

威佳亞：「什麼是障礙？」

哥斯瓦米：「當英雄和愛卿一直都在一起，現在卻分開了，不論是因為他們住在不同國家或不同村莊，或是因為情感有別，或是因為他們身在不同的地方，他們之間的障礙或妨礙，就是障礙。在障礙之中，除了歡欣、驕傲，瘋狂和羞怯之外，會體驗到愛侶情感的全部三十三種狂喜之兆。障礙有兩種：刻意的和非預先計畫的，或是環境所致而發生的。」

威佳亞：「什麼是刻意的障礙？」

哥斯瓦米：「當英雄因為一些義務或責任離開時，便出現刻意的障礙。奎師那天生對祂的奉獻者有責任—例如溫達文動與不動的微靈、潘達瓦五兄弟(Pandavas)、米提拉(Mithila)的斯茹塔戴瓦(Srutadeva)—賜予他們完全的快樂和優秀的訓示，又實現他們的渴望。障礙還有兩個劃分：一個是從視線中消失，另一個則是前往遙遠的地方。對應於過去、現在和將來這三個時間相位，也有三種遠地的障礙。英雄和愛卿在遠地障礙期間互通訊息。」

威佳亞：「什麼是無意中的障礙？」

哥斯瓦米：「無意中的障礙是因為服從他人，或因無法控制的情況，所引致的遠地障礙。有各式各樣的服從，歸類為神聖品質的(divya)，具備普通女子的品質(adivya)和具備優秀凡間女子的神聖品質(divyadiviya)。出現在這種障礙的十種情況是：深思、失眠、憂慮、更瘦弱、肢體和臉龐變得黝黑、語無倫次、疾病、瘋狂、困惑和尋死。在障礙引致的分離之中，這十種情況甚至展現於奎師那。」

我親愛的威佳亞，雖然各種各樣的情況，在各種截然不同的明確純愛之中，顯現為十三種狂喜之兆，但我還沒有提及它們全部。一般來說，這一切狀態顯現為純愛各個等級的效果，始於情感，經過妒恨、無分彼此之愛、自發愛意、歷久彌新之愛和靈性情感，一直發展到至高靈性情感。不過，我解釋過的無比狀態，即分離之情的境界，展現在斯瑞瑪緹.茹阿迪卡身上。一些極樂情感經典的作者，認同了與同情(karuna)有關的分離是另一個劃分，但我沒有另外解釋這個極樂情感，因為它是另一種障礙。」

威佳亞沉思聖古茹.哥斯瓦米有關分離的訓示時，他對自己說：「分離情感既不是獨立現象，也不是自我完美的情感；它只是促進和滋潤相聚之情。對俗氣的微靈來說，這種分離劇痛以特別的方式展現，終極來說，這有利於他的相聚之樂。不過，在某程度上，分離情感永恆存在於永恆的超然情感。事實上，沒有分離的話，便無法盡可能充分地引發靈性逍遙時光的多樣化。」

由此結束《微靈天職》的第三十七章，名為《愛侶情感：愛侶情感的本質和分離》

第三十八章

愛侶情感：主要的相聚和日常八重逍遙

威佳亞·庫瑪爾雙手合十，向他的師尊請教相聚情感。他濃情厚愛地回答。

哥斯瓦米：「奎師那逍遙時光有兩種：展現的和未展現的。我描述過處於分離情感的分離狀態，是對應於展現的逍遙時光。不過，在未展現的溫達文，巴佳-德薇沒有與主哈瑞分離，祂永恆投入於祂多彩多姿的喜樂逍遙，例如娜莎之舞等等。《Mathura-mahatmya》這樣寫：『在那裡，奎師那與牧牛童和牧牛姑娘永恆地嬉戲。』由於『玩耍(krid)』這個動詞是現在式，於是要明白奎師那的逍遙時光是永恆的。因此，在哥樓卡或未展現逍遙時光，奎師那住在遠地(dura-pravasa)也沒有造成分離。相聚之愛永存在於那裡。」

英雄和愛卿分別是愛的對象和居所，sambhoga(相聚)一字是指看見彼此、一起交談、觸摸彼此等等愛心交流的狂喜所產生的驚人靈性情感，這些交流的目的僅是令彼此快樂。相聚有兩種：主要的和次要的。」

威佳亞：「什麼是主要相聚？」

哥斯瓦米：「主要的相聚是發生在清醒狀態的相聚。主要相聚有四種：(1) 短暫的相聚，在初遇前的情感之後發生的；(2) 抑制的相聚，在平息了妒恨之後發生的；(3) 豐足的相聚，在英雄和愛卿遠地相思，久別之後發生的；以及(4) 興盛的相聚，在相隔兩地之後發生的。」

威佳亞：「請更詳細地描述短暫的相聚。」

哥斯瓦米：「短暫的相聚，特點是英雄和愛卿之間的尊敬和羞怯。因此，他們相愛的表達方式—親吻和擁抱等等，既短暫又急速。」

威佳亞：「請解釋抑制的相聚。」

哥斯瓦米：「在抑制的相聚，愛卿同時感到苦樂參半，這樣表達竭力渴求情愛逍遙。這好比咀嚼熱甘蔗的樂趣；雖然它是甜的，但也是灼熱的。這種狀態源於她想起英雄騙了她，或在英雄身上看見情愛享樂的標記，或從他人口中聽到祂與其他女子的情愛活動。」

威佳亞：「豐足的相聚是什麼？」

哥斯瓦米：「當英雄從不遠處回來後，與愛卿一起時，便發生豐足的相聚。有兩種：日常展現的(agati)和展現的(pradurbhava)。日常展現的是英雄在日常生活的常務期間出現在愛卿面前；例如，當奎師那放牧回來時，牧牛姑娘定期在黃昏觀看祂。展

現的是指當牧牛姑娘因純粹愛意十分激動時，奎師那突然出現在她們面前。例子就是牧牛姑娘因主奎師那從娜莎之舞消失，感到分離而痛心欲絕時，祂突然出現在她們面前。在展現時，由於所有心底夙願都如願以償，因此欣喜若狂。」

威佳亞：「興盛的相聚是什麼？」

哥斯瓦米：「英雄和愛卿不可能時時刻刻都看見彼此和相聚，因為他們都從屬於他人，又受制於社會禮儀。從外在壓力的影響獲釋之後，當祂們突然見面時所體驗的豐盛喜樂，稱為興盛的相聚。相聚之情有兩種，即隱藏的和展現的，但現在不需解釋。」

威佳亞：「什麼是次要的相聚？」

哥斯瓦米：「次要相聚是指主奎師那在夢裡體驗到的，某些獨特的逍遙時光。夢有兩種：一般的和特別的。討論三十三種狂喜之兆時，我已描述過一般的夢。在特別夢境裡體驗到的相聚，如真似假，十分驚人，賦有在清醒狀態時的那些永恆情感和短暫情感；換句話說，它恰似清醒時的相聚。次要相聚的四個劃分與主要相聚一模一樣：(1) 短暫的相聚、(2) 抑制的相聚、(3) 豐足的相聚和(4) 興盛的相聚。」

威佳亞：「做夢時發生的事都不是真的，那麼究竟夢裡怎可能有興盛的相聚？」

哥斯瓦米：「夢境的必要本質與清醒的狀態一樣。烏薩和安尼茹達的例子證明了這點。當烏薩在桑尼塔普爾(Sonitapura)，巴拿(Bana)王內宮的寢室睡覺時，實際上她在夢裡體驗著與安尼茹達的快樂團聚。與此同時，安尼茹達也在杜瓦茹卡城，他的寢室裡做夢，也與烏薩享受著歡樂逍遙的樂趣。世俗領域的凡夫俗子沒有這樣的體驗。」

我們能夠以直接察知的證據，進一步證明這個事實，因為有些例子是完美奉獻者極奇妙的夢，他們在夢裡領受到飾物等等物品，醒來時仍然保存著；因為這樣的夢本身是真的。奎師那和祂的摯愛同樣也有無拘無束的夢，在夢裡實際地相聚。這些夢有兩種：(1) 清醒時發生的夢(jagarayamana-svapna)和(2) 造夢時發生的清醒狀態(svapnayamana-jagara)。牧牛姑娘的夢超越了第四個境界—神定，而臻達第五個境界—純粹愛意，這不像情欲形態造成的夢那樣假。相反，牧牛姑娘的夢既不展現，也沒有物質屬性，而且絕對真實。因此在奎師那和祂摯愛牧牛姑娘非常驚人又不展現的夢境逍遙之中，絕對有可能發生興盛的相聚。」

威佳亞：「請描述相聚的狂喜之兆。」

哥斯瓦米：「相聚的狂喜之兆是：看見彼此、交談、觸摸、在僻靜之處擋住彼此的路(raha-vartma-rodhana)、娜莎之舞、溫達文的歡樂逍遙、在雅沐娜的嬉水逍遙、泛舟逍遙、偷花逍遙、徵稅逍遙、在森林捉迷藏(kunje lukocuri-khela)、喝蜂蜜酒、奎

師那男扮女裝(stri-vesa-dharana)、裝睡(kapata-nidra)、賭博(dyuta-krida)、為彼此寬衣(vastraakarsana)、親吻(cumbana)、擁抱(alingana)、留下指甲痕(nakha-arpana)、喝蘋婆果似的唇上甘露(bimba-adhara-sudha-pana)，還有享受情意綿綿的團聚。」

威佳亞：「帕佈，樂不可支的逍遙時光有別於濃情蜜意的團聚。這兩者之中哪個更喜樂？」

哥斯瓦米：「樂不可支的逍遙時光比逍遙時光更喜樂。」

威佳亞：「主奎師那摯愛的牧牛姑娘愛意盈盈時，怎樣稱呼祂？」

哥斯瓦米：「女朋友濃情厚愛地稱呼主奎師那為『啊，哥庫拉南達、啊，哥文達、啊，哥斯坦卓-庫拉-祭卓(Gosthendra-Kula-candra，牧牛族之王的家族之月)、啊，我的生命之主(Pranesvara)、啊，遜達若譚薩(Sundarottamsa，祂的胸膛和肩膊非常漂亮)、啊，情人之翹楚(Nagara Siromani)、啊，溫達文-祭卓(溫達文之月)、啊，哥庫拉-茹阿佳(哥庫拉之王)、啊，瑪諾哈爾(Manohara，我的偷心賊)。』」

威佳亞：「帕佈，我明白奎師那的逍遙時光有兩種，即展現的和未展現的，但它們在本體上仍然一模一樣。現在請給我闡釋展現的巴佳逍遙的種類。」

哥斯瓦米：「展現的巴佳逍遙有兩種：永恆的和偶然的。在日與夜八個時段發生的巴佳逍遙時光，其實是永恆的逍遙時光，奎師那殺死普坦娜、祂離開巴佳，長期旅居瑪圖茹阿和杜瓦茹卡，則是偶然的逍遙時光。」

威佳亞：「帕佈，請指導我永恆的逍遙時光。」

哥斯瓦米：「我們找到兩類描述：一種是聖人所述的，另一種則是溫達文的哥斯瓦米所述的。你想聽哪一種？」

威佳亞：「我想聽聖人寫的詩節之中的描述。」

哥斯瓦米：「

nisantah pratah purvahno madhyahas caparahnakah
sayam pradoso-ratris ca kalastau ca yatha-kramam
madhyahno yamini cobhau yan muhurtam ito smrtau
tri-muhurtam ita jneya nisanta-pramukhah pare

巴佳的日常八重逍遙，發生在日與夜的八個時段期間。這就是(1) 夜末(黎明前的夜末時分、(2) 清晨、(3) 上午、(4) 中午、(5) 下午、(6) 傍晚和薄暮、(7) 黃昏和(8)

夜晚。夜晚逍遙和中午逍遙都為時六個穆胡爾塔(muhurtas，每個時間單位約為個半小時)，其他每個時段則為時三個穆胡爾塔。

聖薩達斯瓦在《Sanat-kumarasamhita》解釋了這日常八重逍遙。他按照日常八重逍遙詳細說明，在一天之中的特別時刻要履行哪些服務。因此應該在適當時間，憶念合適的逍遙時光。」

威佳亞：「帕佈，我可以聆聽宇宙靈性導師薩達施瓦的陳述嗎？」

哥斯瓦米：「仔細聽著：

sada-siva uvaca

parakiyabhimaninyas / tathasya ca priyah janah

pracurenaiva bhavena / ramayanti nija-priyam

薩達施瓦說：『主哈瑞摯愛的巴佳少女對祂懷著非婚戀情感，以豐盛的超然純愛情感取悅她們的心上人。

atmanam cintayet tatra / tasam madhye manoramam

rupa-yauvana-sampannam / kisorim pramadakrtim

啊，拿茹阿達！你應該這樣深思你靈魂的真正本質。你是含苞待放的牧牛姑娘，你住在超然溫達文的中心，在奎師那摯愛的少女中央，她們對祂懷著情人的情感。你具備迷人的青春形象及令人心醉神迷的美麗。

nana-silpa-kalabhijnam / krsna-bhoganurupinim

prarthitam api krsnena / tato bhoga-paran-mukhim

你多才多藝，擅於取悅主奎師那。不過，即使奎師那誠摯地懇求與你見面，但你厭惡那些與你女主人(Svamini)的快樂無關的快樂。

radhikanucarim nityam / tat-sevana-parayanam

krsnad 'apy adhikam prema / radhikayam prakurvativim

你是主奎師那最摯愛的配偶—斯瑞瑪緹.茹阿迪卡—的女僕，全心全意專一地致力服務她。你對聖茹阿迪卡恆常都有更多純粹愛意，遠超於對主奎師那的愛。

prityanudivasam yatnat / tayoh sangama-karinim

tat-sevana-sukhlada-bhavenatisunirvrtam

你每天都竭力安排青春愛侶相聚，永遠都滿足於服務祂們時的狂喜極樂。

ity atmanam vicintyaiva / tatra sevam samacaret

brahma-muhurtam arabhya / yavat tu syan mahanisi

因此，以這個獨特方式想像你靈魂的靈性身份時，你應該費盡心力，從破曉前的個半小時(brahma muhurta)直至夜末逍遙結束時，在超然溫達文履行心意服務。』」

威佳亞：「什麼是夜末逍遙的活動？」

哥斯瓦米：「

sri vrnda uvaca

madhye vrndavane ramye / pancasat-kunja-mandite

kalpa-vrksa-nikunjesu / divya-ratnamaye grhe

聖溫達女神說：『在迷人的溫達文中央有一間如意寶石砌成的拱頂小屋，周圍有五十座如願林環抱。

nidritau tisthitas talpe / nivalingitau mithah

mad-ajna-karibhah pascata / paksibhir bodhitav api

在那裡，在一張芳香的花床上，青春少艾(yugala-kisora)維莎巴努的女兒(Vrsabhanu-dulali)斯瑞瑪緹.茹阿妲茹阿妮，與巴佳王之子夏姆遜達爾.主奎師那這對青春愛侶，緊抱著酣睡。然後按照我的指示，鳥兒以悅耳鳥語振奮人心的合唱，嘗試喚醒祂們。

gadhalingana-nirbhedam / aptau tad-bhanga-katarau

no matim kurvatas talpat / samutthatum manag api

不過，透過祂們深摯的擁抱，這兩個情人已經內在而牢不可破地合而為一，甚至連分開的這個想法都引致恐慌。真的，祂們根本無法定下心神起床。

tatas ca sarika-sabdaih / suka-sabdais ca tau muhuh

bodhitau vividhair vakyaih / sva-talpad udatisthatam

不過，在雌、雄鸚鵡機敏地一再催促下，祂們最後都醒過來，從祂們的床上起來。

upavistau tato drstva / sakhyas talpe mudanvitau

pravisyas kurvanti sevam / tat-kalasyocitam tayoh

看見茹阿妲-奎師那喜樂地坐在床上，女朋友快樂地接近祂們，提供當時需要的各種服務。

punas ca sarika-vakyair / utthaya tau sva-talpatah

agatau sva-sva-bhavanam / bhity-utkanthakulau mithah

但就在這之後，母鸚鵡一再催促，神聖愛侶無可避免地從那張床起來，各自匆忙回家，因恐懼和坐臥不寧的超然情感，憂心忡忡。』」

威佳亞：「什麼是清晨逍遙(kaliya-lila)？」

哥斯瓦米：「

pratas ca bodhito matra/ talpad utthaya sa-tvarah
krtva krsno danta-kastham / baladeva-samanvitah

早上，雅淑姐媽媽呼喚奎師那，祂便從祂的床起來，在巴拉戴瓦陪伴下用一根小樹枝刷牙。

matranumodito yati / gosalam dohanotsukah
radha 'pi bodhita vipra / vayasyabhih sva-talpatah

然後，得到她的許可，祂們便去放牛，熱切於給祂們的母牛擠奶。聖人啊，被她的女朋友喚醒，聖茹阿姐也在早上離開她的床。

utthaya danta-kasthadi / krtva 'bhyangam samacaret
snana-vedim tato gatva / snapita lalitudibhih

她用苦澀的小樹枝刷過她的珍珠貝齒之後，女朋友使用香油按摩她的身體。之後，當她進入浴室，坐在高高的座位上時，拉麗姐和其他主要的女朋友便為她的神聖形體進行沐浴禮。

bhusa-grham vrajet tatra / vayasya bhusayanty api
bhusanair vividhair divyair / gandha-malyanulepanaih

接著，她便進入裝飾殿。在那裡，她的女朋友塗上神聖的乳霜和香薰，以各種各樣一流的衣服和飾物給她打扮，以怡人芳香的花環裝飾她，用檀香漿冷卻她雙眉。

tatas ca sva-janais tasyah / susrusam prapya yatnatah
paktum ahuyate sv-annam / sa-sakhi sa yasodaya

當斯瑞瑪緹.茹阿迪卡這樣從她的女朋友那裡，接受周全殷勤的服務時，她應雅淑姐媽媽所求，啟程前往南達府，為主奎師烹調美食。

拿茹阿達聞言便問：

katham ahuyate devi / pakartham sa yasodaya
satisu pakatrisu ca / rohini-pramukhasv api

『女神啊。有很多以茹黑妮媽媽為首的烹飪能手；那麼為什麼母親雅淑姐會邀請茹阿姐在南達府下廚？』

durvasasa svayam datto / varas tasyai muda mune
iti katyayani-vaktrat / srutam asin maya pura

聖溫達女神說：『拿茹阿達啊，我之前聽巴嘎瓦緹.卡提亞央尼(Bhagavati Katyayani)說過，杜爾瓦薩.牟尼(Durvasa Muni)賜給斯瑞瑪緹.茹阿迪卡下列祝福：

tvaya yat pacyate devi / tad-annam mad-anugrahat

[女神啊！憑藉我的恩慈，你煮的食物都會媲美眾神的甘露。而且會賜福進食者壽與天齊。]』

ity ahvayati tam nityam / yasoda putra-vatsala

ayusman me bhavet putrah / svadu-lobhat tatha sati

因此，愛子心切的(putra-vatsala)的雅淑姐祈禱：『讓我的兒子長命百歲！』，每天邀請斯瑞瑪緹.茹阿迪卡到南達府下廚。她也強烈渴望品嚐那美味可口的食物。

svasranumodita sapi / hrsta nandalayam vrajet

sva-sakhi-prakara tatra / gatva pakam karoti ca

得到她婆婆的許可，在她女朋友的陪伴下，斯瑞瑪緹.茹阿迪卡歡天喜地的來到南達府，在廚房準備。

krsno'pi dugdhva gah kascit / dohayitva janaih paraih

agacchati pitur vakyat / sva-grham sakhibir vrtah

與此同時，主奎師那自己給幾頭牛擠奶，然後奉祂父親之命，祂讓他人給其餘的母牛擠奶，再與祂的朋友一起回家。

abhyanga-mardanam krtva / dasaih samsnapito muda

dhauta-vastra-dharah sragvi / candanakta-kalevarah

抵家時，祂的僕人興高采烈地用油按摩祂神聖的身體，給祂沐浴。然後他們給祂穿上新衣服，在祂身上漂漂亮亮地塗上檀香漿，用芳香的花環裝飾祂。

dvi-vastra-baddha-kesas ca / grivabhala-parisphuran

candrakara-sphurad-bhalas / tilakaloka-ranjitah

奎師那穿上兩件衣服。一件蓋住祂的下身，一件蓋住祂的胸膛。祂迷人的鬢髮在祂優雅的脖子和前額輕拂，輝煌地擴大祂前所未有的動人之美。祂的僕人在祂光芒四射，半月似的前額畫上一個令人眼前一亮的迷人聖印。

kankanangada-keyura / ratna-mudra-lasat-karah

muktahara-sphurad-vakso / makarakrti-kundalah

在祂的手腕上，主奎師那戴上寶石手鐲，在祂的臂膊戴上珍貴的寶石臂環。圖章戒指在祂手上閃閃發亮。一條珍珠項鍊在祂的胸膛上燦爛奪目，耀眼藍寶石的鯊魚(makara)狀耳環，在祂的耳朵搖曳生姿。

muhur akarito matra / pravised bhojanalayam

avalambya karam sakhyur / baladevam anuvratah

之後，主奎師那聽到雅淑瑪緹再三呼喚祂。於是，在祂朋友簇擁下，牽著其中一人的手，祂跟隨祂的哥哥巴拉戴瓦到飯廳(bhojanalaya)。

bhunkte 'pi vividhannani / matra ca sakhibir vrtah

hasayan vividhair hasyaih / sakhims tair hasati svayam

在那裡，在祂朋友的陪伴下，祂品嚐茹阿迪卡和她女朋友準備的所有菜餚。開了多個玩笑，祂令祂的朋友開懷大笑，祂也與他們一起歡笑。

ittham bhuktva tathacamyā / divya-khattopari ksanam

visramet sevakair dattam / tambulam vibhajann adan

祂吃完飯便漱口，祂的僕人給祂奉上檳榔，祂把它分給祂的朋友。之後，祂在超然之床小休，咀嚼檳榔。」

威佳亞：「請描述上午逍遙吧。」

哥斯瓦米：「

gopa-vesa-dharah krsno / dhenu-vrnda-purahsarah

vrajavasi-janaih pritya / sarvair anugatah pathi

主奎師那穿上牧牛童的裝束，然後帶著母牛離開村莊去放牧。那時候，被他們對祂強烈的愛和情感吸引，所有巴佳居民都跟隨著祂，走到距離村莊頗遠的地方。

pitaram mataram natva / netrantaena priya-ganam

yatha-yogyam tatha canyan / sa nivarttya vanam vrajet

主奎師那說話恭敬，頂拜祂的父母。與此同時，祂以祂的眼角饒富深意地瞥視祂摯愛的牧牛姑娘，使她們內心悸動。然後，向那些尾隨祂的人適當地致敬之後，笛手(Vamsidhari)夏姆與祂的朋友繼續向牧地進發。

vanam pravisya sakhibhih / kridayitva ksanam tatah

viharair vividhais tatra / vane vikridato muda

進入森林之後，有一段時間祂發明了多種遊戲，與祂的朋友玩得十分暢快。

vancayitva ca tan sarvan / dvitrah priya-sakhair vrtah

sanketam vrajed dharsat / priya-sandarsanotsakah

然後，巧妙地讓他們投入於放牛等等活動，祂戲弄他們，留下他們全部人在一旁。然後熱切於看見祂的摯愛，祂便與兩、三個密友歡天喜地的前往與祂摯愛牧牛姑娘約會的地點(sanketa)。」

威佳亞：「請描述中午逍遙。」

哥斯瓦米：「

sapi krsne vanam yantam / drstva sva-grham agata

suryadi-puja-vyajena / kusumadyahrti-cchalat

看到主奎師那啟程前往森林之後，祂最深愛的配偶—斯瑞瑪緹.茹阿迪卡—便回家。然後，以崇拜太陽或收集鮮花為藉口，.....

vancayitva gurun yati / priya-sangechaya vanam
ittham tau bahu-yatnena / militva sva-ganais tatah

.....為了與她的情人夏姆聯誼，她欺騙她的長輩。在她女朋友陪伴之下，她去同一個森林見祂。因此在千辛萬苦之後，茹阿妲和奎師那便再見面。

viharair vividhais tatra / vane vikridito muda

.....一起在森林喜樂地上演，各種各樣樂趣無窮的至尊極樂逍遙。茹阿妲和奎師那不時坐在秋千上，祂們的女朋友給祂們盪秋千。

kvacid venum kara-srastam / priyayapahrtam harih
anvesayann upalabdho / vipralabdho priya-ganaih

有時(感到有點睡意時)主哈瑞的笛子從祂指間滑落，被祂摯愛的聖茹阿妲偷去。儘管不安地到處尋找，祂最後都失望而回，放棄希望。那時候，摯愛的牧牛姑娘把笛子放在祂的蓮花手，

hasito bahudha tabhir / hasitas tatra tisthati

vasanta-rtuna justam / vanam khandam kvacin muda

大笑和妙語如珠。那時候，當奎師那取笑牧牛姑娘、開玩笑和反駁她們無禮的說話時，祂令人嘆為觀止。有時，斯瑞瑪緹.茹阿迪卡和主奎師那進入森林某個由春天化身照料的特別區域。

pravisya candanambhobhah / kunkumadi-jalair api

nisincato yantra-muktas / tat-pankair limpato mithah

在那裡，祂們用注滿了有色水的銀水槍互噴，水中混入了紅礦粉和檀香等等芳香物質；在其他時候，祂們又在彼此的肢體上，塗上檀香和紅礦粉等等糊狀物。

sakhyo'py evam visincanti / tas ca tau sincatah punah

vasanta-vayu-justesu / vana-khandesu sarvatah

輕柔的春風吹遍那個森林，在它的美麗和壯觀之中，女朋友也用那芳香的水，協助祂們互相沐浴，藉此加入祂們的超然玩樂.....

tat-tat-kalocitair nana-viharaih sa-ganair dvija

srantau kvacid vrksa-mulam / asadya muni-sattama

牟尼之傑啊，斯瑞瑪緹.茹阿妲和奎師那，以及祂們的祕密朋友和女朋友，履行適合於那個時間的各種歡樂活動。以這種活力充沛的方式上演祂們的逍遙時光而感到疲倦，祂們坐在樹下.....

upavisyasane divye / madhu-panam pracakratuh

tato madhu-madonmattau / nidraya militeksanau

.....在神聖王座上，細意品嚐甘露盈盈的蜂蜜酒(madhu)。那蜂蜜酒令祂們有點醉意，於是祂們閉上眼睛，小睡片刻。

mithah pani-samalambya / kama-bana-prasangatau
riramsur visatah kunje / skhalat-padabjakau pathi

牽著彼此的手，茹阿妲-夏姆被愛神的箭射中，渴望與彼此享樂，祂們的蓮花足躊躇著偏離小徑，走進森林。

kridatas ca tatas tatra / karini-yuthapau yatha

sakhyo'pi madhubhir matta / nidraya piditeksanau

此後，斯瑞瑪緹.茹阿迪卡和夏姆遜達爾在森林裡無拘無束地互相廝守，就像象王和牠的伴侶一樣。女朋友也陶醉於蜂蜜酒，昏昏欲睡地前往.....

abhito manju-kunjesu / sarva evapi sisire

prthag ekena vapusa / krsno'pi yugapad vibhuh

.....附近多個優美的森林。憑藉祂不可思議能量的影響，主奎師那自我展現為多個形象，同時個別地與每一個女朋友見面。

sarvasam sannidhim gacchet / priyaya prerito muhuh

ramayitva ca tah sarvah / karinir gaja-rad iva

就像色欲薰心的大象與多頭母象結合時不覺疲倦，主奎師那陪伴多位摯愛女朋友時，同時也繼續不斷激發聖茹阿妲。

priyaya ca tatha tabhah / kridarthan ca saro vrajet

與斯瑞瑪緹.茹阿迪卡和她的機密女朋友，進行這種情意綿綿的活動之後，祂們走進湖裡進行水上活動。

vrnde sri-nanda putrasya / madhurya-kridane katham

aisvaryasya prakaso'bhut / iti me chindi samsayam

聖拿茹阿達說：『溫達啊，富裕面貌怎可能展現在主南達之子的逍遙甜美之中？請消除這個疑慮吧。』

mune madhuryam apy asti / lila-saktih hares tu sa

taya prthak kridam gopa-gopikabhih samam harih

聖溫達女神說：『牟尼啊，主哈瑞的甜美其實是祂逍遙時光的能量。祂以這種能量上演祂最具吸引力和甜美的逍遙時光。只有透過這種甜美逍遙的能量，祂才同時與每個牧牛童和牧牛姑娘玩耍，.....

radhaya saha rupena / nijena ramate svayam

iti madhurya-lilayah / saktir na tv isata hareh

但祂以祂自己的原形與聖茹阿妲嬉戲。這是主奎師那的甜美能量，而不是祂的富裕能量。

jala-sekair mithas tatra / kriditva sva-ganais tatah
vasah srak-candanair divyair / bhusanair api bhusitau

走進湖裡之後，茹阿妲-奎師那和祂們的女朋友互相潑水，開始祂們的遊戲，然後為彼此沐浴。之後，便用美麗的衣服、芳香的花環、檀香和神聖飾物為祂們打扮。

tatraiva sarasas tire / divya-manimaye grhe
asnatah phala-mulani / kalpitani mayaiva hi

然後，在那個湖畔的神聖寶石涼亭裡，我給他們奉上一頓我親自準備的水果餐和草本飲料。』

haris tu prathamam bhuktva / kantaya parisevitah
dvitrabhih sevito gacchec / chayyam puspa-vinirmitam

主奎師那先榮耀那頓盛宴時，斯瑞瑪緹.茹阿迪卡親自服務祂。然後祂便在花床上休息。那時候，兩、三個女朋友服侍祂.....

tambulair vyajanais tatra / pada-samvahanadibhih
sevyamano hasams tabhir / modate preyasim smaran

.....給祂檳榔，為祂扇涼，按摩祂的蓮花足等等。女朋友服務主奎師那時，祂帶笑入睡，沉醉於想著祂摯愛的茹阿迪卡。

sri-radhapi harau supte / sa-sakhi moditantara
kanta-dattam prita-mana / ucchistam bubhuje tatah

當主奎師那休息時，茹阿迪卡和她的女朋友濃情厚愛而欣喜若狂地，品嚐她情人剩下的食物和飲料。

kincid eva tato bhuktva / vrajet sayya-niketanam
drastum kanta-mukhambhojam / cakoriva nisa-karam

聖茹阿迪卡接受了奎師那的一點祭餘之後便去臥室，凝望她命中摯愛(Prana-vallabha) — 主奎師那 — 的蓮花臉，就像月露鳥(cakori)凝視月亮一樣。

tambula-carvitam tasya / tatratyabhir niveditam
tambulany api casnati / vibhajanti priyalisu

在那裡的女朋友，給她奉上主夏姆遜達爾咀嚼過的檳榔。分發給她的女朋友之後，她也咀嚼祭餘。

krsno'pi tasam susrusuh / svacchanda-bhasitam mithah
prapta-nidra ivabhati / vinidro'pi patavrtah

主奎師那熱切於聽到，聖茹阿迪卡和她女朋友之間無拘無束的甜美交談，因此雖然祂完全清醒，卻用布蓋住祂全身，假裝沉睡。

tas ca keli-ksanam krtva / mithah kanta-kathasrayah

vyaja-nidram harer jnatva / kutascid anumatah

女朋友以為奎師那睡著了，彼此自在地妙語如珠，大笑和說笑話。不過，不久之後，她們猜測祂只是裝睡，祂已聰敏地聽到她們所說的一切。

vyudasya rasanam dadbhih / pasyantyo'nyonya-mananam

lina iva lajjaya syuh / ksanam ucur na kincana

感到羞愧，她們咬著舌頭，陷於羞怯之中，她們敬畏地看著彼此的臉龐，有口難言。

ksnad eva tato vastram / durikrtya tad-angatah

sadhu-nidram gato'siti / hasayanti hasanti tah

不過，她們很快便恢復原狀；把布拋向奎師那的身體，她們說：『你睡得多沉啊！』這使奎師那發笑，她們全都哄堂大笑。

evam tau vividhair hasyai / ramamanau ganaih saha

anubhuyah ksanam nidram / sukhan ca muni-sattama

『牟尼之傑啊，茹阿妲、奎師那和女朋友這樣上演各式各樣淘氣的逍遙時光，滿載機智的笑話和歡笑，然後祂們享受喜樂之眠一段時間。

upavisyasane divye / sa-ganau vistrte muda

panikrtya mitho haram / cumbaslesa-paricchadan

此後，她們全都興高采烈地坐在神聖寬敞的高座上。然後，押注項鍊、衣服、親吻或擁抱，……

aksair vikridatah premna / narmalapa-purahsaram

parajito'pi priyaya / jitam ity vadan mrsa

……她們懷著純愛情感，鬧著玩地用骰子賭博。即使奎師那輸了，都欺詐地聲稱祂贏了。』

haradi-grahane tasyah / pravrttas tadyate taya

tathaivam taditah krsnah/ karotpala-saroruhaih

因此祂走去拿茹阿迪卡的項鍊，她卻掌摑祂。被她的蓮花手這樣掌摑，……

visanna-manaso bhutva / gantum ca kurute matim

jito'smi cet tvaya devi / grhyatam mat-panikrtam

奎師那鬱鬱不歡。假裝祂將要離開那個地方，祂說：『女神啊，你擊敗了我。在這裡，把我的賭注拿去吧。』

cumbanadi maya dattam / ity uktva ca tathacaret

kautilyam tad-bhruvor drastum / srotum tad-bhartsanam vacah

這些是我以前押注的親吻和其他東西。』主奎師那這樣說，賞賜斯瑞瑪緹.茹阿迪卡她應得的親吻等等。渴望目睹聖茹阿妲彎彎的眉毛，聆聽她斥責主夏姆的話，.....

tatah sari-sukanan ca / srutva bagaharam mithah

nirgacchatah tatah sthanad / gantu-kamau grham prati

雌、雄鸚鵡來到，開始爭論茹阿妲和奎師那各自的美德。聽到雌、雄鸚鵡之間的爭論之後，聖茹阿妲和主奎師那各自前往祂們的目的地。

krsnah kantam anujnapyah / gavam abhimukham vrajet

sa tu surya-grham gacchet / sakhi-mandala-samvrta

主奎師那告別祂的愛卿斯瑞瑪緹.茹阿迪卡，去聚集牛群，斯瑞瑪緹.茹阿迪卡和她的女朋友則到太陽廟崇拜太陽。

kiyah duram tato gatva / paravrttya harih punah

vipra-vesam samasthaya / yati surya-grham prati

與此同時，主奎師那走了不遠之後，祂把自己裝扮成婆羅門祭師，也出發前往太陽廟。

suryan ca pujayet tatra / prarthitas tat-sakhi-janaih

tadaiva kalpitair vedaih / parihasa-visaradaih

斯瑞瑪緹.茹阿迪卡的女朋友以為祂是那個會幫助她們主持崇拜的祭師，請求祂代表她們崇拜太陽。主奎師那隨即開始以有趣而虛構的韋陀曼陀崇拜太陽。

tatas ta vyathitam kantam / pariñaya vicaksanah

ananda-sagare lina / na viduh svam na caparam

聰明的女朋友聽到這捏造的韋陀曼陀時，立即了解到這個祭師正是她們的情人—主奎師那本人，祂與聖茹阿迪卡分離而痛不欲生。知道了這點，在純愛喜樂之洋載浮載沉，她們忘了她們自己和其他人的身份。

viharair vividhair evam / sarddhayam advayam mune

nitva grham vrajeyus tah / sa ca krsno gavam vrajet

『(牟尼啊)，當祂們用了兩個半時段(praharas)上演多種這樣的逍遙時光時，斯瑞瑪緹.茹阿迪卡和她的女朋友便各自返家，奎師那則走向祂的牛。』」

威佳亞：「下午逍遙是什麼？」

哥斯瓦米：「

sangamya sva-sakhin krsno / grhitva gah samantatah

agacchati vrajam karsan / tatradyan murali-ravaih

聖溫達女神繼續說：『拿茹阿達啊，奎師那重新召集祂的朋友，返回巴佳。祂以祂悅耳的笛聲，召集四面八方的牛群回來，偷走巴佳居民的心。

tato nandadayah sarve / srutva venu-ravam hareh

go-dhuli-patala-vyaptam / drstva vapi nabha-sthalam

krsnasyabhimukham yanti / tad-darsana-samutsukah

當南達和其他巴佳居民聽到主哈瑞悅耳的笛聲，看見牛蹄揚起的塵土鋪天蓋地時，他們非常怨於看見祂，便立即走向那方。

radhikapi samagatya / grhe snatva vibhusita

sampadya kanta-bhogartham / bhaksyani vividhani ca

sakhi-sangha-yuta yati / kantam drastum samutsukah

回到她的家之後，她的女朋友為她沐浴更衣和打扮，斯瑞瑪緹.茹阿迪卡為她的命中摯愛—主奎師那—準備多種不同的食物，又焦急地與她的女朋友一起去看祂。

raja-marge vraja-dvari / yatra sarva-vrajaukasah

krsno'pi tan samagamya / yathavad anupurvasah

在奎師那放牛之後回到巴佳郊區途中，所有巴佳居民都聚集在大道兩旁。主奎師那與每個人打招呼，依據年齡、品質等等致敬。

darsanaih sparsanair vaca / smita-purvavalokanaih

gopa-vrddhan namaskaraih / kayikair vacikair api

祂以觀望恩寵一些人，一些以擁抱，一些以甜言蜜語，一些則以洋溢著純粹愛意，喜悅甜美而笑意盈盈的瞥視。

sastanga-pataih pitarau / rohinim api narada

netranta-sucitenaiva / vinayena priyam tatha

拿茹阿達啊！主奎師那既以身體姿勢，又以有禮貌的說話，對所有年長的牧牛郎致敬(namaskara)。祂倒地，在南達大君、雅淑姐媽媽和茹黑妮媽媽足下，五體投地的頂拜，以祂仁慈甜美的斜睨瞥視(krpa-kataksa)，令祂摯愛的牧牛姑娘特別高興。

evam tais ca yatha-yogyam / vrajaukobhah prapujitah

gavalayam tatha gas ca / sampravisya samantatah

各種各樣的巴佳居民向祂報以祝福、互道甜言蜜語，崇拜祂等等。然後祂小心地把牛群帶進牛棚(go-sala)。

pitrbhyam arthito yati / bhratra saha nijalayam

snatva bhuktva kincid atra / pitra matranumoditah

gavalayam punar yati / dogdhu-kamo gavam payah

後來，在祂們父母要求之下，主奎師那和道君去祂們的房間，沐浴和榮耀一點祭餘。然後，請求祂們的父母祝福之後，兩位神聖兄弟又再興致勃勃地前往牛棚擠牛奶。』」

威佳亞：「傍晚和剛剛天黑的逍遙時光是什麼？」

哥斯瓦米：「

tas ca dugdhva punah krsnah / dohayitva ca kascana
pitra sarddham grham yati / payo-bhara-satanugah

『然後主奎師那自己為一些母牛擠牛奶，又讓其他人給其餘的母牛擠奶。完成此事之後，祂便與祂的父親回家，有數百位僕人拿著一壺壺牛奶尾隨祂們。』

tatrapī matr-vrñdais ca / tat-putrais ca balena ca
sambhukte vividhannani / carvya-cosyadikani ca

抵家時，祂坐在南達大君，祂的叔叔、祂的堂兄弟、巴拉茹阿瑪和朋友旁邊，雅淑姐、茹黑妮和其他年長的牧牛姑娘服務祂們，祂品嚐各式各樣咀嚼的、吸吮的、舐食和喝的菜餚。』」

威佳亞：「請告訴我夜晚第一個時段的逍遙時光。」

哥斯瓦米：「

tan-matuh prarthanat purvam / radhayapi tadaiva hi
prasthapyante sakhi-dvara / pakvannani tadalayam

甚至在她婆婆命令她這樣做之前，斯瑞瑪緹.茹阿迪卡已十分興奮地烹調各式各樣的食物，由她的女朋友送到南達府給奎師那。

slaghayams ca haris tani / bhuktva pitradibhih saha
sabha-grham vrajet tais ca / justam bandhu-janadibhih

pakvannani grhitva tah / sakhyas tatra samagatah

bahuny eva punas tani / pradattani yasodaya

與祂父親和朋友一起，主奎師那一再品嚐和讚賞聖茹阿姐送來的各種菜餚，以及雅淑姐媽媽給予的其他多種。然後奎師那和祂父親、朋友和親戚一起到議事廳，歌手和舞蹈家在那裡以悅耳的歌曲和舞蹈娛樂祂們。

sakhya tatra taya dattam / krsnocchistam tatha rahah
sarvam tabhih samaniya / radhikayai nivedyate

與此同時，女朋友拿走奎師那的祭餘，在祕密地方獻給茹阿迪卡。斯瑞瑪緹.茹阿迪卡按資歷順序分發給女朋友(又深深沉醉於思念奎師那，她歡天喜地的榮耀祭餘)。

sapi bhuktva sakhi-varga yuta tad-anupurvasah

sakhibhir mandita tisthet / abhisarttum samudyata

享用過那些祭餘之後，她的女朋友把她打扮得明艷照人，然後她便準備去與她的情人夏姆相聚(abhisara)。」

威佳亞：「帕佈，我變得非常熱切於聆聽夜晚逍遙。」

哥斯瓦米：「

prasthapyate maya kacid / ata eva tatah sakhi

tathabhisaritabhis ca / yamunayah samipatah

kalpa-vrkse nikunje'smin / divya-ratnamaye grhe

sita-krsna-nisayogya / vesayitva sakhi-yuta

聖溫達女神說：『我從這裡派一位特定的女朋友到斯瑞瑪緹.茹阿迪卡那裡，在她女朋友陪伴之下，她來到森林那個神聖而珠光寶氣的涼亭。它位於雅沐娜河畔，如願樹密密麻麻地遮掩著它。根據信差女朋友的指示，斯瑞瑪緹.茹阿迪卡穿上配合月光度的衣服。她在兩周月暗(krsna-paksa)時穿黑衣，在兩周月明(suklapaksa)時則穿淺色或白衣。』

krsno'pi vividhas tatra / drstva kautuhalam tatah

katyayanya manojnani / srutvapi gitakany api

與此同時，奎師那坐在祂父親的聚會廳，欣賞各種不同的美妙表演，聆聽卡提亞央妮-山嘎塔(katyayani-sangita)令人心醉神迷的歌曲。

dhana-dhanyadibhis tams ca / prinayitva vidhanatah

janair aradhito matra / yati sayya-niketanam

之後，祂適當地以財富或穀物賞賜和滿足表演者，接受南達大君子民的崇拜，與祂母親一起前往祂的臥室。

matari prasthitayan tu / bahir gatva tato grhat

sanketitam kantayatra / samagacched alaksitah

雅淑妲媽媽讓奎師那睡覺之後，便離開祂的房間，去她自己的房間休息。只是裝睡的奎師那隨即悄悄離開祂的房間，小心翼翼，不為人知，

militva tav ubhav atra / kridato vana-rajisu

viharair vividhai rasa-lasya-gita-purahsaraih

祂去指定地點(sanketa)與祂的配偶會合。祂們在那裡與祂們的女朋友一起，在森林上演各種各樣以唱歌和娜莎之舞為首的逍遙時光。

sarddham yama-dvayam nitva / ratrav eva vidhanatah

visve susupatuh kunje / paksibhis tav alaksitau

『幾乎過了兩個半時段的夜晚，又上演娜莎之舞其他的各種逍遙時光，(例如在雅沐娜沐浴)，在熟睡的鳥兒不覺之時，便一起進入祂們的森林。』

ekante kusumaih klipte / keli-talpe manohare
suptavatisthatam tatra / sevyamanau nijalibhih

在那個偏僻的森林，茹阿妲和奎師那躺在一張令人嘆為觀止的花床上，那張床恰好適合於祂們令人心醉神迷的情愛逍遙。然後祂們便休息，她們最機密的女朋友則提供合適的服務。

威佳亞，這是主奎師那最著名的日常八重逍遙，當中齊備各種極樂情感的要素。我之前與你討論過各種不同的極樂情感，全都存在於這逍遙時光。你應該一直以你的獨特關係，在給你指定的地方，在指定時間，在給你指派的那一組服務。」

當威佳亞.庫瑪爾從聖古茹.哥斯瓦米的蓮花口中，聽到這一切描述時，他因靈性情感十分激動。純愛之淚流下他的面頰，毛髮直豎。他以顫抖的聲音說話，然後又在聖勾袍.古茹.哥斯瓦米的蓮花足失去知覺。一段時候之後，當他恢復知覺時，聖勾袍.古茹.哥斯瓦米濃情厚愛地擁抱他，輕撫他的頭。聖古茹.哥斯瓦米淚如泉湧。

最後，意識到已經深夜，威佳亞.庫瑪爾便在聖古茹.哥斯瓦米的蓮花足，五體投地的頂拜，讓自己鎮靜下來，慢慢走回他的居處。極樂情感的題旨(rasa-katha)現在開始日日夜夜在他心裡顯現。

由此結束《微靈天職》的第三十八章，名為《愛侶情感：主要的相聚和日常八重逍遙》

第三十九章

進入逍遙時光

現在威佳亞.庫瑪爾滿是強烈渴望。好像沒有什麼令他高興，他再也無法穩定心神，甚至在廟裡覲見了佳幹納之後也一樣。很久以前他已經明白了極樂情感真理的基礎，但只是現在身處聖勾袍.古茹.哥斯瓦米的聯誼之中，他才明白到愛侶情感和它的永恆情感、支持和刺激因素、十三種狂喜之兆、八種狂喜之兆和三十三種狂喜之兆。不同的靈性情感在不同的時間展現在他心裡。某種靈性情感會出現一陣子，使他欣喜若狂，然後新的靈性情感又會佔據他的心。他這樣渡日，完全無助，無法停止任何靈性情感在他心裡覺醒和活動，或轉變為另一種靈性情感。因此，有一天他熱淚盈眶地接近聖古茹.哥斯瓦米的蓮花足，提出下列請求：「帕佈，憑藉你無限的憐憫，我學懂了一切，但我無法控制我的真我，因此我無法讓自己堅定地穩處於奎師那的逍遙時光。不論你認為我現在的情況適合哪些訓示，懇請傳授給我吧。」

聖古茹.哥斯瓦米看見威佳亞.庫瑪爾的靈性情感，大喜過望，暗自忖度：「啊！奎師那純粹愛意的性質多麼光榮和驚人！它令快樂恰似痛苦，痛苦又恰似快樂！」然後他對威佳亞.庫瑪爾說：「我的愛子，現在你應該採用那些你能藉此進入奎師那逍遙時光的方法。」

威佳亞：「有什麼方法進入？」

哥斯瓦米：「聖茹阿古納.達薩.哥斯瓦米在以下詩節，賦定了進入奎師那逍遙時光的方法：

na dharmam nadharmam sruti-gana-niruktam kila kuru
vraje radha-krsna-pracura-paricaryam iha tanu
saci-sunum nandisvara-pati-sutatve guru-varam
mukunda-presthatve smara param ajasram nanu manah

《聖訓誨心意》(2)

我親愛的心意啊！請不要履行《神訓經》提及的宗教或反宗教。相反，你應該在巴佳這裡愛意盈盈地致力服務聖茹阿妲-主奎師那神聖愛侶，因為《神訓經》確定了祂們是最高的至尊崇拜本體，也是至尊絕對真理。恆常冥想莎慈之子—主采坦亞.瑪哈帕佈，祂充分具備了斯瑞瑪緹.茹阿迪卡的膚色和情感，與主南達之子沒有分別；恆常銘記聖師尊最深得主穆昆達鍾愛。

不要無謂地浪費時間，深思經典所提及正當和不正當的活動。換句話說，你應該完全摒棄經典推理和邏輯，按照你心裡發展的強烈渴望，投入於自發奉愛的靈性修習。在巴佳愛意盈盈地致力服務聖茹阿妲和主奎師那。即是投入於巴佳情感的靈性專注。如果你問，誰會教導懷著巴佳情感履行靈性專注的目的和對象，那麼請聽著。

在巴佳逍遙以後，我們的生命之王—主尼瑪南達，在隱藏的溫達文，即聖納瓦島聖地，從聖莎慈-德薇的腹中顯現。莎慈之子高茹阿哈瑞正是奎師那本人，即聖南達大君—南迪斯瓦爾(Nandisvara)之主—的兒子。千萬不要以為主采坦亞.瑪哈帕佈在任何一方面的真理比不上主奎師那。祂顯現在納瓦島，展示了截然不同的靈性專注逍遙時光，因此你決不應該以為祂是個在納瓦島享受祂配偶的情人(Navadvipa-nagara)，而放棄巴佳的靈性專注。祂是奎師那本人，但你不應該擾亂那些在神像崇拜之途的人，他們與奎師那分開地另自冥想祂，以另外的曼陀履行祂的崇拜。在自發奉愛之途，祂作為聖茹阿妲的摯愛，是靈性專注獨一無二的對象，祂又顯現為莎慈之子，即唯一的巴佳情感之師。因此，履行那位作為奎師那摯愛的(krsna-prestha)莎慈之子的靈性專注，就是視祂為深得奎師那鍾愛的靈性導師。在憶念茹阿妲-奎師那之前，要恆常憶念高茹阿的逍遙時光，因為這樣會激發和覺醒你對奎師那日常八重逍遙的靈性情感。恆常覺悟到教導靈性專注的師尊正是巴佳的組長或女朋友。這樣履行靈性專注，進入巴佳逍遙。」

威佳亞：「帕佈，現在我會把經典和其他所有途徑的邏輯論點置諸不理，因為我非常熱切於在靈性導師形象的女朋友(guru-rupa-sakhi)指導下，在奎師那的日常八重逍遙履行合適的服務，就像主高認嘎教導和示範的一樣。請指導我，我怎樣才能讓我的心意堅持這種態度，使我能臻達我的目標。」

哥斯瓦米：「在這方面要清楚理解兩個主題：精煉崇拜對象的概念(upasya-pariskrti)和精煉崇拜者的概念(upasaka-pariskrti)。精煉崇拜對象的概念，表示精煉那些概念，覺悟服務對象(upasya)的真正本質。你已經完成了精煉崇拜者的概念，因為你明白了極樂情感真理。至於精煉崇拜對象的概念方面，有十一種靈性情感；你幾乎已經全數獲得，但在某程度上你需要更堅定地穩處其中。」

威佳亞：「請再次透徹地向我解釋這十一種靈性情感。」

哥斯瓦米：「十一種靈性情感是：(1) 關係、(2) 年齡、(3) 聖名、(4) 人格形象和美麗、(5) 組別、(6) 衣著、(7) 明確訓示、(8) 居處、(9) 專心致志的服務、(10) 情感的最高頂點，那是渴求者的生命氣(parakastha-svasa)和(11) 受聖茹阿妲保護的女僕的情感(palya-dasi-bhava)。」

威佳亞：「什麼是關係？」

哥斯瓦米：「關係的情感是這個主題的基礎。建立關係時，個人對奎師那抱持的情感將確定相應的完美境界。接受奎師那為主人的人，與奎師那建立關係時，便成為僕人。接受奎師那為朋友或兒子的人，建立關係時便分別成為朋友或父母。接受祂為婚姻關係的丈夫，便成為杜瓦茹卡的美少女。巴佳沒有中性情感，甚至連僕人情感也深受壓抑。無論如何，這種關係是根據崇拜者的品味確立的。

你的本性是女性，你的傾向則是非婚戀情感，因此你是巴佳森林之后(Vraja-vanesvari)的下屬隨從。你必須培養和完全覺悟的關係是：『我是斯瑞瑪緹.茹阿迪卡最祕密隨從女僕的女僕。斯瑞瑪緹.茹阿迪卡是我生命中的女主人，奎師那則是她的生命；因此聖茹阿妲的摯愛—主奎師那，當然是我的生命之主。』」

威佳亞：「我聽說我們的典範師(acarya)—聖基瓦.哥斯瓦米—贊成婚姻關係。這是真的嗎？」

哥斯瓦米：「施瑞曼.瑪哈帕佈的追隨者，全都屬於純粹超然的非婚戀情感。聖施瓦茹帕.哥斯瓦米是這種超然非婚戀情感唯一的靈性導師。他傳授了最純粹超然非婚戀情感的訓示，而聖基瓦.哥斯瓦米，以及聖茹帕.哥斯瓦米和聖薩拿坦.哥斯瓦米，都追隨他的步伐，意見相若。聖基瓦.哥斯瓦米決不珍愛任何專注於婚姻戀靈修的獨立情感。不過，他在一些巴佳的崇拜者(upasakas)之中觀察到微量的婚姻戀情感。僅是有資格的靈性情感內有微量恰當的靈性情感時，才找得到巴佳的婚姻戀情感。那些有

微量婚姻戀情感的人與奎師那建立關係時，實際上是婚姻戀的崇拜者。聖基瓦.哥斯瓦米這兩種門徒都有：那些懷著純粹非婚戀情感的人，以及那些崇拜時混雜了婚姻戀情感意識的人。於是他根據他門徒不同的傾向，留下了各自不同的訓示。在他給《Ujjvalanilamani》所寫的《Locana-rocani tika》，其中的 svecchaya likhitam kincit 詩節清楚確立了這個事實。」

威佳亞：「非常好。我明白了純粹的(visuddha)高迪亞概念，只接受純粹無瑕的非婚姻戀靈性專注。既然我明白了關係，請告訴我年齡的事吧。」

哥斯瓦米：「你與奎師那建立的關係，導致你那個巴佳牧牛姑娘空前而無比的固有身份。現在，為了以那個身份服務，你需要適中的年齡。適合的年齡是青春(kaisora，十至十六歲)，又稱童年和少年期的交接期(vayah-sandhi)。以你的身份，你會從十歲開始成長到十六歲。在巴佳自我展現的人，沒有嬰兒期(balya，零至五歲)、童年(pauganda，五至十歲)和成年(vrddha)三個年紀，因此你恆常都應該培養少女的天性。」

威佳亞：「請對我解釋名字。我領受了我身份的名字，雖然如此，請給我這方面的有力訓示吧。」

哥斯瓦米：「聽過多種巴佳少女的服務之後，你自己的服務傾向覺醒了。根據那個天生的服務傾向，你是茹阿迪卡女朋友的女僕。那個女僕的名字是你的名字。審視過你的傾向或品味之後，你師尊給你傳授了你的名字。那個名字會被視為你的永恆名字。這個名字會使你在巴佳牧牛姑娘之中興高采烈(manorama)。」

威佳亞：「帕佈，現在請告訴我永恆形象吧。」

哥斯瓦米：「你的固有超然身份是美麗的年青少女，即是說你的聖師尊根據你的傾向和品味，確定了你的完美身份。沒具備不可思議的神聖形象和個人美麗，怎能成為斯瑞瑪緹.茹阿迪卡的女僕？」

威佳亞：「請鞏固我對組別的信心。」

哥斯瓦米：「斯瑞瑪緹.茹阿迪卡自己是組長，你必須在她八個主要女朋友的小組的其中之一，作為隨從過活。你的師尊已經安排你接受斯緹瑪緹.拉麗妲的指導，因此你現在應該奉聖拉麗妲之命，愛意盈盈地服務斯瑞瑪緹.茹阿迪卡組長和淘氣的主奎師那。」

威佳亞：「帕佈，哪種修習者在聖祭卓瓦麗等等組長的組別成為追隨者？」

哥斯瓦米：「只有生生世世累積好運(sukrti)之後，成為組長隨從的強烈渴望才會在心裡覺醒，於是只有最幸運的修習者，才可以得以接近斯瑞瑪緹.茹阿迪卡的組別。聖祭卓瓦麗和其他組長的努力，只是為了增進逍遙時光，只是為了滋潤聖茹阿妲-主瑪德瓦的超然極樂情感，其他組長才接受對手的情感。實際上，唯獨斯瑞瑪緹.茹阿迪卡才是組長。」

主奎師那豐富多彩的逍遙時光，滿載靈性的自我概念。那些在主奎師那逍遙時光對祂作特別服務的人，認同自己僅是完全適合於那項服務。」

威佳亞：「現在我希望在品質方面變得堅決果敢。」

哥斯瓦米：「你擅於多種優秀技能，全都是指派給你的服務所需的。為了完美地履行你的服務，你需要合適的品質和衣著，你的師尊已經為你確定了這林林總總。」

威佳亞：「現在請告訴我明確命令(ajna)吧。」

哥斯瓦米：「明確命令有兩類：永恆的和偶爾的。你永恆的明確命令，是你慈悲為懷的女朋友因應你在日常八重逍遙期間的服務，授予你的任何明確命令，你必須毫無疏忽地繼續在那個特別時刻定期履行。除此之外，有需要時，她可能不時會明確地命令你履行其他服務，這稱為偶爾的明確命令。你也應該極勤奮地履行這些服務。」

威佳亞：「什麼是居住(vasa)?」

哥斯瓦米：「永恆住在巴佳—這是居住。你應該覺悟你的牧牛姑娘身份，生於巴佳其中一個村莊某個牧牛郎的家，你嫁給了巴佳其他某個村莊的牧牛童。不過，奎師那悅耳的笛聲迷住了你。斯瑞瑪緹.茹阿迪卡的機密女朋友把你納入她的指導之下，在茹阿妲湖畔的小樹林的一所小茅廬，給你指定了一個居處。憑藉你內在固有的靈性身份，你內在覺悟到的居處就是你真正的居處。你的非婚戀情感，其實就是你永恆完美的情感。」

威佳亞：「關於我的服務，請給我傳授更多具體的細節。」

哥斯瓦米：「你是斯瑞瑪緹.茹阿迪卡的女僕，你的永恆服務是愛意盈盈地服務她。有時，事非得已，她可能會派你單獨與主奎師那一起在僻靜之處，那時候，奎師那也許會表示祂渴望與你享樂。不過，你決不應該同意祂的建議。你是斯瑞瑪緹.茹阿迪卡的僕人，沒有她的許可，你決不為了取悅奎師那而獨立地服務祂。你對茹阿妲和奎師那有同等的愛心依附，但你對她的愛心服務應該抱有更大的熱忱，更甚於對奎師那的。這是服務的含意。你的服務是關懷聖茹阿迪卡在日常八重逍遙的所有八

重逍遙時光的舒適和快樂。基於聖施瓦茹帕.達莫達爾的論文，聖茹阿古納.達薩.哥斯瓦米在《Vilapa-kusumanjali》提出了你的服務大綱。」

威佳亞：「可以怎樣確定情感的最高峰和渴求者的生命(parakastha-svasa)？」

哥斯瓦米：「聖茹阿古納.達薩.哥斯瓦米在下到詩節解釋，情感的最高峰和渴求者的生命：(《Vilapa-kusumanjali》102-103)

asa-bharair amrta-sindhumayaih kathancit
kalo mayatigamitah kila sampratam hi
tvan cet krpam mayi vidhasyasi naiva kim me
pranair vrajena ca varoru vakarinapi

美腿女郎(Varoru)茹阿姐啊，我痛不欲生，痛苦度日，抱持最高的期望，要臻達甘露之洋。現在請向我大發慈悲，因為如果你不這樣做，我的生命、我住在巴佳，甚至是我對奎師那的服務又有何用？全都會完全白費。

ha natha gokula-sudha-kara suprasannavaktraravinda
madhura-smita he krpardra
yatra tvaya viharate pranayaih prayarat
tatraiva mam api naya priya-sevanaya

哥庫拉祭卓(Gokulacandra)啊！奎師那啊，笑意盈盈的喜樂蓮花臉！希望恩澤眾生，你的心既柔軟又正在融化！懇請你帶我到，你濃情厚愛地帶著斯瑞瑪緹.茹阿迪卡，永恆地與她嬉戲的地方，允許我機密而愛意盈盈地服務你們兩位。」

威佳亞：「請解釋接受了聖茹阿姐保護的女僕的傾向(palya-dasi-svabhava)？」

哥斯瓦米：「在他的《Vraja-vilasa-stava》, 聖達薩.哥斯瓦米這樣解釋了，接受了聖茹阿姐保護的女僕的傾向：

sandra-prema-rasaih pluta priyataya pragalbhyam apta tayoh
prana-prestha-vayasyayor anudinam lilabhisaram kramaih
vaidagdhyena tatha sakhim prati sada manasya siksam rasair
yeyam karayatiha hanta lalita grhnatu sa mam ganaih
《Vraja-vilasa-stava》(29)

聖拉麗姐-德薇在絕對深不可測的純愛情感載浮載沉。聖茹阿姐-主奎師那是她最珍而重之的摯愛，也是她生命(Prana-prestha)，懷著對祂倆人的愛意所產生的勇敢(pragalbhata)，她每天都安排祂們愛意盈盈的相聚。她極擅長指導她的女朋友斯瑞瑪緹.茹阿迪卡。願她接受我，作為她自己那組的其中一個隨從女僕(palya-dasi)。」

威佳亞：「隨從女僕對聖拉麗妲-德薇的其他隨從女僕，應該有哪種態度，她又應該怎樣與她們交往？」

哥斯瓦米：「聖達薩.哥斯瓦米的所有作品都充滿超然的極樂情感，說明聖施瓦茹帕.達莫達爾.哥斯瓦米的訓示。在這方面，他撰述了：

tambularpana-pada-mardana-payodanabhisaradibhir
vrndaranya-mahesvarim priyataya yas tosayanti priyah
prana-prestha-sakhi-kulad api kilasankocita bhumikah
keli-bhumisu rupa-manjari-mukhas ta dasikah samsraye
《Vraja-vilasa-stava》(38)

我托庇於聖茹帕.曼佳麗，以及溫達文最偉大的王后—斯瑞瑪緹.茹阿妲茹阿妮—的其他女僕。那些女僕永恆以她們愛意盈盈的服務滿足她，例如奉上檳榔、按摩她的蓮花足、給她水，又安排她與主奎師那幽會。對斯瑞瑪緹.茹阿迪卡來說，那些視之如命的親密女朋友比她的生命更珍貴，但這些女僕甚至更珍貴，因為她們可以毫不害羞地，進入神聖愛侶享受祂們最機密逍遙時光的地區。」

威佳亞：「對其他主要的女朋友，應該抱持哪種態度和交往？」

哥斯瓦米：「聖達薩.哥斯瓦米在下列詩節表明了這點：

pranaya-lalita-narma-sphara-bhumis tayor ya
vraja-pura-nava-yunor ya ca kanthan pikanam
nayati param adhastad divya-ganena tustya
prathayatu mama diksam hanta seyam visakha
《Vraja-vilasa-stava》(30)

年輕愛侶因聖維薩卡-德薇的親密愛意、好玩的幽默和勇敢多情的好奇心等等品質而喜歡她。她動人的天籟歌聲令甜美的杜鵑也無地自容。願那位聖維薩卡-德薇仁慈地訓練我音樂方面的藝術。

勾袍.古茹.哥斯瓦米補充。『你也必須對其他女朋友，抱持類似的恭順態度。』」

威佳亞：「但對情敵那一組的女朋友，又應該抱持哪種情感？」

哥斯瓦米：「在這方面，聖達薩.哥斯瓦米說：

sapatnyoccaya-rajyad-ujjala-rasasyoccaih samudvrddhaye
saubhagyodbhata-garva-vibhrama-bhrtah sri-radhikayah sphutam
govindah smara-phulla-vallava-vadhu-vargena yena ksanam
kridaty esa tam atra vistrta-maha-punyan ca vandamahe

《Vraja-vilasa-stava》(41)

我一再對以非常幸運的祭卓瓦麗為首的巴佳牧牛姑娘，獻上我的禱告，她們對斯瑞瑪緹.茹阿迪卡懷著敵對的情感。她們具備這些屬性：自覺洪福齊天、對她們的超卓感到自豪和愛情的錯覺。僅是為了加強聖茹阿迪卡的愛侶情感，主奎師那才偶然陪伴她們。

內心必須對敵對組的那些女朋友抱持這種情感，服務時，你便能夠以濃情厚愛的說話和笑話，恰當地與每個人交往。

總之，你應該按照《Sri Vilapa-kusumanjali》闡明的方法和情感，履行你的服務，像《Vraja-vilasa-stava》所述的那樣，與女朋友和其他巴佳居民維持相互的關係和交往。按照《Visakhanandadi-stotram》的有關解釋，深思包括在日常八重逍遙之內，所有多姿多彩的逍遙時光。根據《聖訓誨心意》指定的方法，把你的心意專注於奎師那的逍遙時光，並根據《Sva-niyama-dasakam》提出的靈性情感，對奉愛的規範守則維持堅定的決心。

聖茹帕.哥斯瓦米在他的作品全面地說明了極樂情感的真理。由於主采坦亞.瑪哈帕佈委派他這項特別的責任，因此他沒有解釋極樂情感在服務時怎樣產生作用。基於聖施瓦茹帕.達莫達爾的筆記(kadaca)，聖達薩.哥斯瓦米在他的作品完成了這項任務。施瑞曼.瑪哈帕佈授權和賜予力量給祂不同的同遊，分別委以不同的傳教責任，他們也遵循祂的訓示無瑕地履行他們的服務。」

威佳亞：「請告訴我那些各種各樣的責任是什麼，施瑞曼.瑪哈帕佈又委托給誰。」

哥斯瓦米：「施瑞曼.瑪哈帕佈把教導賦有超然情感的服務程序的這個責任，委托給聖施瓦茹帕.達莫達爾。為了實踐施瑞曼.瑪哈帕佈的命令，聖施瓦茹帕.達莫達爾分兩部分提出他的論文。一部分稱為賦有超然情感的服務程序之內在途徑(antah-pantha)，第二部分稱為賦有超然情感的服務程序之外在途徑(bahih-pantha)。聖施瓦茹帕.達莫達爾把這個內在途徑，獻於聖達薩.哥斯瓦米的脖子，達薩.哥斯瓦米的作品超卓地闡明了，也妥善地保存了這個途徑。他教導聖瓦卡爾斯瓦爾.哥斯瓦米(Vakresvara)外在途徑，至今，這是我們傳系的出色寶藏。我把這個珍貴程序傳授給施瑞曼.達央祭卓(Dhyanacandra)，他基於這個程序寫了一本有系統而按部就班的修習法(paddhati)，你已經得到了那本指南。

施瑞曼.瑪哈帕佈授權主尼提安南達.帕佈和聖阿兌塔.帕佈，把傳揚主聖名榮耀的這個責任委托給祂們。他命令和授權聖茹帕.哥斯瓦米展現極樂情感的真理，祂又把詳細解釋規範奉愛和自發奉愛之間關係的責任，授予聖薩拿坦.哥斯瓦米。祂又指示聖薩拿坦.哥斯瓦米，解釋展現和不展現哥庫拉之間的深奧關係。透過主尼提安南達.帕佈

和聖薩拿坦.哥斯瓦米，瑪哈帕佈授權聖基瓦.哥斯瓦米確立關係、程序和目標的真理。如此一來，他們每個人都履行瑪哈帕佈委托給他們的那些特殊責任。」

威佳亞：「帕佈，瑪哈帕佈委托聖茹阿亞.茹阿瑪南達什麼責任？」

哥斯瓦米：「施瑞曼.瑪哈帕佈委托聖茹阿亞.茹阿瑪南達，詳細闡明極樂情感真理的責任，他透過聖茹帕.哥斯瓦米徹底完成此事。」

威佳亞：「帕佈，委托給聖薩爾瓦包瑪的責任是什麼？」

哥斯瓦米：「他被委托教導絕對真象的哲學真理這項責任。然後他便透過他自己的其中一個門徒，把那項責任委托給聖基瓦.哥斯瓦米。」

威佳亞：「施瑞曼.瑪哈帕佈對祂在孟加拉的傑出追隨者有什麼訓示？」

哥斯瓦米：「高迪亞靈性領袖(mahantas)的責任，是闡明主高茹阿真理，覺醒微靈心裡對奎師那奉愛情感的超然信心，那種情感是主高茹阿啟蒙的。瑪哈帕佈把創作和傳揚特別方式的情感靈唱的這個責任，委托給一些偉大靈魂。」

威佳亞：「委托給聖茹阿古納.巴塔的責任是什麼？」

哥斯瓦米：「他被委托教導《聖典博伽瓦譚》的榮耀。」

威佳亞：「給聖勾袍.巴塔的呢？」

哥斯瓦米：「施瑞曼.瑪哈帕佈委托給他的責任是，恰當地保護和保存至尊純粹而超然的愛侶情感，免於任何歪曲，以及阻止任何對規範奉愛的不合理疏忽。」

威佳亞：「委托給聖帕爾波達南達.哥斯瓦米(Prabhodha)，即聖勾袍.巴塔.哥斯瓦米的靈性導師和叔叔的責任是什麼？」

哥斯瓦米：「他被委托的責任是告知世人，最高的成就是培養對巴佳情感的自發愛心依附。」

威佳亞.庫瑪爾聽到這一切題目時歡天喜地，認為自己三生有幸。

由此結束《微靈天職》的第三十九章，名為《進入逍遙時光》

第四十章

獲得至尊財富—純粹愛意

威佳亞深思：「聽到巴佳逍遙時光，對那種逍遙時光的強烈渴望，現時在我心裡覺醒了，因此我會逐漸臻達完全成功的階段。」因此他斷定了，他必須了解這個逐步發展的性質。有鑑於此，他便接近聖古茹·哥斯瓦米，謙卑地請教：「帕佈，我需要知道奉獻者經歷的各種階段，從聆聽階段開始以至完全成功的階段。」

哥斯瓦米：「總共有五個階段：(1) 聆聽階段、(2) 接受階段、(3) 憶念階段、(4) 靈性狂喜階段和(5) 獲得純愛的最高成功境界。」

威佳亞：「請解釋聆聽階段。」

哥斯瓦米：「當微靈發展對聆聽奎師那逍遙時光題旨的品味時，應該要理解，他的反感狀態已經消除。那時候，聆聽奎師那題旨的強烈渴望便在他心裡覺醒，他必須從比他更進步的奉獻者口中，聆聽超然的奎師那題旨。」

《聖典博伽瓦譚》(4.29.40)有云：

tasmin mahan-mukharita madhu-bhic-caritrapiyusa-
sesa-saritah paritah sravanti
ta ye pibanty avitrso nrpa gadha-karnais
tan na sprsanty asana-trd-bhaya-soka-mohah

在聖人的聚會之中，偉大靈魂口若懸河，數之不盡的純粹甘露川，以描述主奎師那的超然品格、逍遙時光和品質為形式傾瀉千里。當那些永不滿足的人透過他們的耳朵屏氣凝神地喝這些甘露盈盈的榮耀時，他們決不受飢餓、口渴、恐懼、悲痛、錯覺和其他無用的欲望和惡習影響。」

威佳亞：「那些反對的人偶爾也聆聽奎師那的題旨。那是哪種聆聽？」

哥斯瓦米：「厭惡狀態和順意(antarmukha-dasa)狀態的聆聽奎師那題旨，之間有天壤之別。那些厭惡狀態的人的聆聽是偶然發生的，而不是因為他們的信心。這些聆聽引致通往奉愛的靈性好運(bhakty-unmukhi sukrti)，生生世世累積了這好運時，便引致超然信心。在心裡覺醒這種超然信心的那個階段，從聖人口中聆聽奎師那的題旨，便稱為聆聽階段。聆聽階段有兩種。第一種是沒有系統或沒有規律地聆聽，第二種是有規律又有系統地聆聽。」

威佳亞：「什麼是沒有規律地聆聽？」

哥斯瓦米：「沒有規律地聆聽，是沒有規律又沒有系統地聆聽奎師那的逍遙時光。懷著猶豫不決的智慧聆聽奎師那的逍遙時光，導致這種沒有系統的聆聽，因為這樣的聆聽無法讓人覺悟各種逍遙時光之間的關係，因此極樂情感沒有在他心裡覺醒。」

威佳亞：「請解釋系統化的聆聽。」

哥斯瓦米：「以堅定的智慧有系統或有規律地聆聽奎師那的逍遙時光，極樂情感便會在心裡覺醒。除了特殊情況的逍遙時光，例如奎師那神聖誕生等等逍遙時光之外，另外還聆聽永恆的日常八重逍遙時光，那麼他的聆聽便是有系統的。在靈性專注之途，只有這種有系統的聆聽才是可取的。如果有系統地聆聽奎師那的逍遙時光，便逐漸想像到逍遙時光的甜美和魅力，聆聽者心裡便會出現履行自發奉愛靈性專注的傾向。那時候，他暗自忖度：『啊！蘇巴拉對奎師那有這種驚人的友好情感。我也會像他那樣，懷著友情服務奎師那。』這種強烈的共鳴稱為強烈渴望。遵循巴佳居民甜美動人的情感，懷著這樣的強烈渴望履行對奎師那的靈性專注，稱為自發奉愛。我以友情為例，但這種自發奉愛也會懷著始於僕人的全部四種情感履行。憑藉我的生命之主—主尼邁南達(Nimananda)的恩典，你便自然傾向於愛侶情感。因為你聽到了巴佳牧牛姑娘對奎師那與眾不同的靈性情感和服務態度，因此你心裡出現了強烈渴望，要像她們那樣滿懷純愛地服務奎師那，那種強烈渴望賜予你獲得這些超然服務的途徑。」

事實上，這個程序唯一的聆聽階段，是靈性導師和門徒之間的機密對話。」

威佳亞：「聆聽階段在什麼時候被視為完成了？」

哥斯瓦米：「覺悟到奎師那逍遙時光的永恆時，便完成了聆聽階段。由於奎師那的逍遙時光極純粹超然，以致令人完全心醉神迷。然後便心焦如焚，急切進入和參與那些逍遙時光。聖師尊對門徒描述我之前提及的十一種靈性情感。只有在門徒的心意傾向滿載逍遙時光的可愛之處時，才應該認為完成了聆聽階段或達至完美。那時候，門徒因強烈殷切苦不堪言，並臻達接受階段。」

威佳亞：「帕佈，請告訴我接受階段的事。」

哥斯瓦米：「當我前提及的十一種靈性情感枷鎖，把內心的自發依附緊鎖在逍遙時光時，門徒便十分激動，倒在師尊的蓮花足哭個不停。那時候，師尊以女朋友的形象展現，門徒則作為她的隨員。巴佳牧牛姑娘的基本特性是，她們極渴望愛意盈盈地服務主奎師那。師尊是自我展現在巴佳的，他臻達了這種服務的完美境界。那時候，門徒懷著以下的真摯情感，謙卑地祈求聖師尊：

tvam natva yacate dhrtva trnam dantair ayam janah
sva-dasyamrta-sekena jivayamum su-duhkhitam
na muncec charanayatam api dustam dayamayah
ato radhalike ha ha muncainam naiva tadsam
《Premambhoja- marandakhya-stavaraja》(11-12)

茹阿姐麗卡啊，我非常低下。齒間咬著一棵小草，盡量虛懷若谷地倒在你的蓮花足下，我祈禱你會仁慈地施恩給這個可憐的靈魂，把在你的指引和指導下的服務甘露賜給我，使我朝氣蓬勃。那些以仁慈憐憫著稱的人，甚至不會拒絕那些接受他們庇蔭及皈依給他們的邪惡小人；這是他們的天性。因此，請善待這個皈依給你的邪惡小人。請不要剝奪我你的無緣恩典。我現在非常強烈渴望，在你蓮花足的庇蔭下愛意盈盈地服務巴佳的神聖愛侶。

這是接受階段的典型情感。在這個階段，靈性導師形象的女朋友命令修習者住在巴佳，完全托庇於奎師那聖名，藉此投入於憶念日常八重逍遙，並向他保證，他誠摯的珍愛夙願很快便會實現。」

威佳亞：「請告訴我憶念階段的事。」

哥斯瓦米：「聖茹帕.哥斯瓦米說過：

krsnam smaran janan casya prestham nija-samihitam
tat-tat-katha-ratas casau kuryad vasam vraje sada

《奉愛甘露之洋》東部(2.294-296)

修習者應該恆常銘記主奎師那與祂摯愛的永恆同遊。他應該專注於唸誦和聆聽祂們充滿榮耀的逍遙時光，他應該恆居巴佳。

seva sadhaka-rupena siddha-rupena catra hi
tad-bhava-lipsuna karya vraja-lokanusaratah

那些對自發愛意之途產生了強烈渴望的人，內在會以完美形象，外在則以他們的修習者形象，遵循巴佳居民致力服務。

sravanotkirtanadini vaidha-bhakty-uditani tu
yany angani ca tany atra vijneyani manisibhih

那些精通超然知識的人十分清楚，實踐自發奉愛時應該要履行所有各種各樣的奉愛支部，例如聆聽和高聲靈唱唸誦等等。」

即使在威佳亞.庫瑪爾聽到這三個詩節的深入解釋時，他都問：「kuryad vasam vraje sada 的含意是什麼？」

哥斯瓦米：「根據聖基瓦.哥斯瓦米，它是指修習者應該親身住在巴佳地區，換句話說，即在聖茹阿姐和主奎師那的逍遙時光之地。如果他無法親身住在巴佳，那麼他應該以心意這樣做，因為以心意住在巴佳，與親身住在那裡的結果是一樣的。修習者受到某位特別女朋友的愛意情感(premika-raga)吸引，便應該遵循她的步伐。他應該住在巴佳，懷著作為那位特別女朋友之森林女僕的這個靈性自我概念。他應該恆常銘記主奎師那和那位女朋友的靈性情感。」

修習者應該以這個粗糙身體，履行聆聽和靈唱唸誦等等規範奉愛的支體部分。他應該以他的精微身體，恆常銘記日常八重逍遙，依據他所獲得的十一種靈性情感，作為完美的巴佳牧牛姑娘，履行指派給他的服務。

外在而言，修習者必須遵行賦定的規範守則維生，內在而言，他應該培養那些滋潤他靈性形象的靈性情感。正確地遵循這個程序的人，除了巴佳之外，自然會疏離任何事物。」

威佳亞：「請更清楚地說明這項服務。」

哥斯瓦米：「住在巴佳的真正含意是，懷著超然情感住在僻靜處。修習者應該根據日常八重逍遙履行服務，同時有規律地唸誦固定圈數的哈瑞聖名。他應該調節所有維繫身體的活動，使它們不會不利於他的靈性專注。換句話說，應該把生活模式塑造成，維繫身體的活動將有利於靈性專注。」

威佳亞.庫瑪爾沉思這點，說：「帕佈，我完全明白了這點，不過怎樣才可以穩定心意？」

哥斯瓦米：「臻達自發奉愛時，心意便自動變得沉著穩定。因為對自我天生的愛心依附振奮了心意時，它便自動停止渴求世俗享樂，並奔向巴佳。換句話說，心意只是因為傾向於世俗享樂才趨之若鶩，但當這傾向致力於巴佳時，由於心意對俗世沒有這種依附，於是便變得變得沉著穩定。不過，如果仍然擔憂有障礙的話，採用我之前提及的漸進過程便相當有利。那麼，當心意完全穩定下來時，令人分心的世俗事情，便無法造起任何傷害。」

威佳亞：「逐步培養是什麼意思？」

哥斯瓦米：「應該維持固定圈數的哈瑞聖名，每天也應該有一段固定的時間，獨個兒熱誠地唸誦哈瑞聖名，全神貫注於個人獨特的靈性情感，讓心意免於世俗想法。應該慢慢逐漸增加這段靈修時間，最終那個境界便會出現，那時候心意恆常都滿載與眾不同的超然靈性情感(alaukika-cinmaya-bhava)，以致世俗想法無法壓倒它。」

威佳亞：「必須遵循這個修習多久？」

哥斯瓦米：「應該繼續遵循這個修習，直到他的心意達至毫不受擾的境界。」

威佳亞：「怎樣才可以懷著靈性情感憶念聖名？請詳細說明這點吧。」

哥斯瓦米：「首先你應該喜悅地(ullasa)唸誦聖名。然後把那種喜悅混和擁有感(mamata)。之後，你應該把那種擁有感混和親密感。你這樣做，純粹的靈性情感便會逐漸出現。那時候便會出現靈性狂喜階段。在憶念時，修習者最初僅是把靈性情

感強加於他的修習。不過，在靈性狂喜階段，心裡便展現純粹情感，這稱為純粹愛意。這其實就是堅定不移在超然僕人心內逐步發展的順序，這個修習也包括逐漸發展對服務對象這個概念的堅定不移。」

威佳亞：「對服務對象堅定不移的順序是什麼？」

哥斯瓦米：「如果你想臻達純愛完全綻發的階段，那麼你便應該接受聖達薩.哥斯瓦米的下列訓示。

yadiccher avasam vraja-bhuvi sa-ragam prati-janur
yuva-dvandvam tac cet paricaritum arad abhilaseh
svarupam sri-rupam sa-ganam iha tasyagrajam api
sphutam premna nityam smara nama tada tvam srnu manah

《訓誨心意》(3)

心意啊！如果你珍愛那個懷著自發愛意住在巴佳的熱切渴望，如果你渴望在巴佳生生世世愛意盈盈地直接服務，神聖愛侶那些毫無婚姻規範的非婚戀韻事，那麼你必須濃情厚愛而明確地，恆常銘記聖施瓦茹帕.哥斯瓦米、聖茹帕和聖薩拿坦.哥斯瓦米及他們的同遊。你應該接受他們為你靈性導師形象的女朋友，頂拜他們。

這個概念就是，如果懷著婚姻戀的靈性情感履行靈修，結果便是恰當的情感，當中對神聖愛侶的服務情感是受到抑制的，而不是處於完全綻發的狀態。因此，你應該按照聖施瓦茹帕、聖茹帕和聖薩拿坦的概念，履行抱持純粹非婚戀情感這靈性自我的靈性專注。即使在靈修階段期間，靈性情感只是強加之時，都應該採取純粹的非婚戀情感。如果修習者強加非婚戀情感，便會展現非婚戀情感，最終非婚戀情感便會從這種婚姻戀情感展現。這其實就是巴佳不展現逍遙時光的永恆情感。」

威佳亞：「在日常八重逍遙裡，聆聽程序的順序是什麼？」

哥斯瓦米：「解釋了日常八重逍遙裡，所有各式各樣迷人的極樂情感之後，聖茹帕.哥斯瓦米說：

atalatvad aparatvad apto' sau durvigahatam
sprstaih param tatasthena rasabdhir madhuro yatha

《Ujjvala-nilamani》，次要的相聚部分 (23)

奎師那的逍遙時光在各方面都是完全超然的。它是甜美的極樂情感之洋。不過，這個汪洋深不可測，無邊無際。奎師那的逍遙時光是這個俗世的生物無法理解的，因為他們難以參透凡塵領域，了解純粹的超然真象。不展現的情感非常驚人，多姿多彩，全面遍透那無法超越的。

而且，即使因不展現情感而興致勃勃，在那種解釋深奧奎師那逍遙時光的純粹真理之中身體力行的人，他的描述都無法是無瑕或完全的，因為描述取決於言語，而言

語又無法完全表達超然真象。不要說是這樣的人，當至尊主本人描述不展現的情感時，聽眾和讀者自己都受制於世俗過失和限制，甚至感到祂本人的描述都是不完美的。因此肯定極難深入極樂情感之洋。不過，中立地處於這個海岸時，便能描述它的一點一滴。」

威佳亞：「那麼怎可能臻達不展現的情感？」

哥斯瓦米：「愛侶情感深不可測，無可比擬，難以理解。這正是奎師那逍遙時光的性質。不過，我們摯愛的奎師那無限地具備兩種特別的品質，它們都是我們的希望的真正基礎：祂具備所有能量，祂又具備祂自己毫無障礙的獨立意願(iccha maya)。因此，憑藉祂甜美的意願，雖然祂深奧的逍遙時光無限而深不可測，也難以理解，但祂都可以輕易地使它們展現在這個俗世。這個世俗領域極卑微又渺小，但作為至尊獨裁者，祂仍然渴望把奎師那逍遙時光最頂尖的超然面貌，帶來這個世界。只是憑藉祂的無緣恩慈，祂那滿載極樂情感，超然、永恆、甜美動人的逍遙時光才展現在這個俗世。

超然於這個俗世的聖瑪圖茹阿聖地，怎可能展現在這個世界，它又怎樣存在於這裡？由於人類或半神人的有限智慧決不可能理解至尊主不可思議能量的活動，所以此事不容爭辯。這個世界的巴佳逍遙時光是最頂尖的奎師那逍遙展現的體驗，祂的逍遙時光是超然於這個世俗領域。我們已經覺悟了和得到了它，因此不用擔心。」

威佳亞：「如果展現的逍遙時光和不展現的逍遙時光都是同一真理，其中一個怎可能勝過另一個？」

哥斯瓦米：「毫無疑問，它們兩者都一樣。展現在這裡的逍遙時光，其實完全地存在於超然領域。不過，從處於靈修初階的受條件限制靈魂的觀點來看，它似乎別樹一格，當他們逐漸進步時，它便逐漸顯得崇高。在完美靈性身份的階段，對這逍遙時光的覺悟便完全純粹。

威佳亞，你有資格聆聽這個主題，因此我毫不猶豫地對你說。由於長久以來履行合適的靈修，結果在憶念階段便達至完美靈性身份的階段。在憶念階段期間，完全擺脫世俗體驗的所有受污染情感時，靈性身份的覺悟階段便出現。依據憶念階段時正確修習的程度，純粹奉愛便仁慈地顯現在修習者心裡。奎師那唯獨受到奉愛吸引(krsna-akarsini)，因此憑藉奎師那的恩典，所有呈現為誤解的塵埃都在憶念階段逐漸清除。《聖典博伽瓦譚》(11.14.26)有云：

yatha yathatma parimrjyate 'sau
mat-punya-gatha-sravanabhidhanaih
tatha tatha pasyati vastu suksmam
caksur yathaivanjana-samprayuktam

就像把藥膏塗在眼睛上，使它們甚至有力量看見微小的物體，透過聆聽和講述我那極具淨化作用的逍遙時光題旨時，同樣也洗滌了微靈的心，他便有力量覺悟到極精微的真理，即關於我靈性身份和我逍遙時光的真理。

用油膏治療眼睛，它們便能看得更清楚。取決於微靈透過聆聽、靈唱唸誦和憶念奎師那的逍遙時光題旨，與超然真象接觸而得到淨化的程度，他同樣也能覺悟到展現的奎師那逍遙之超然本質。

《婆羅訶摩讚》(5.38)有云：

premanjana-cchurita-bhakti-vilocanena
santah sadaiva hrdayesu vilokayanti
yam syamasundaram acintya-guna-svarupam
govindam adi-purusam tam aham bhajami

我履行原始人物(purusa)主哥文達的靈性專注，祂是夏姆遜達爾.奎師那。祂的形象具有不可思議的獨特品質，祂的純粹奉獻者以塗上了愛的藥膏的奉愛之眼，看見祂永存於他們心裡。

在靈性情感(完美靈性身份)的階段，便出現超然視力，那時候，修習者便能看到他的女朋友，還有組長斯瑞瑪緹.茹阿迪卡。甚至在覲見到哥樓卡之王—主奎師那之後，直到他臻達完全成功(獲得完美形體)的階段之前，修習者的覺悟都不是時刻穩定的，在那個階段，他的粗糙和精微身體都被毀。在靈性情感階段，純粹微靈完全控制無生氣的粗糙和精微身體。不過，在完全成功的階段，第二個結果就是微靈與這個俗世的連繫完全中斷。完美靈性身份的階段稱為超然身份的完美，而在完全成功的階段便獲得完美形體。」

威佳亞：「獲得完美形體時，怎樣體驗奎師那的聖名、品質、形象、逍遙時光和聖地？」

哥斯瓦米：「我無法回答這個問題。當我得到完美形體時，我才可以看見和講述祂們，當你完全成功時，你才可以明白和覺悟這些事。那時候，便不需再讓你明白奎師那逍遙時光的各個面貌；你會直接察知到，於是你不需要進一步詢問。而且，奉獻者表達他在完美靈性身份—即靈性情感階段—所見的，實在一無是處，因為他的聽眾全都無法覺悟他所說的。聖茹帕.哥斯瓦米這樣描述，達到完美靈性身份的偉人(mahapurusas)之兆：

jane cej jatabhave'pi vaigunyam iva drsyate
karya tathapi nasuya krtarthah sarvathaiva sah
dhanyasyayam navah prema yasyonmilati cetasi
antarvani bhir apy asya mudra susthu sudurgama
《奉愛甘露之洋》東方之浪 (3.29 和 4.12)

在臻達了靈性情感階段的奉獻者身上，可以看見一些明顯的缺陷或外在的不當行為。雖然如此，千萬不要嫉妒他們，把過失歸咎於他們，因為除了奎師那之外，他們孑然一身，無牽無掛，因此他們在各方面都十分成功。

這種純粹愛意只顯現在那些非常幸運的人心裡。即使是那些精通經典的人，都覺得那些萌生了純愛嫩芽的人的活動和動向，難以理解。」

威佳亞：「如果是那樣，為什麼《主婆羅訶摩讚》和其他這樣的經典，嘗試描述哥樓卡？」

哥斯瓦米：「當偉大的聖人處於他們完美的靈性身份時，當布茹阿瑪和其他半神人仁慈地讓人瞥見主奎師那超然的逍遙時光時，他們依據他們各自的所見所聞，努力以他們的禱文和讚歌，讚頌這些逍遙時光。不過，這樣的描述只是有限的，因為這俗世領域沒有適當的言詞表達超然的靈性情感。而且，不夠進步的奉獻者無法完全理解這樣的描述。

不過，奉獻者不需這一切描述。要推薦的是，主奎師那非常仁慈地在這個世界展現那些展現的逍遙時光，他們應該以這些作為後盾，履行靈性專注，單憑這點他們便會臻達一切完美。那些堅定不移地在哥庫拉履行這種靈性專注的人，很快便會在心裡瞥見到哥樓卡。哥庫拉的所有超然逍遙時光都永存於哥樓卡，因為它們之間在真理方面沒有區別。那些具有物質視域的人，把哥庫拉的現象和活動視作世俗或虛幻的，但在靈性身份完美時，這些察知便盪然無存。應該繼續履行靈性專注，滿足於根據他的資格，賜給他的那些超然真象覺悟——這真的是主奎師那的訓示。如果我們誠懇地緊守祂的訓示，時機成熟時，祂肯定會把祂的無緣恩慈賜給我們，我們藉此便能完全看得到祂的超然逍遙時光。」

現在威佳亞·庫瑪爾在各方面都疑慮盡除。他完全意識到他與生俱來的傾向，又熟練地把十一種狂喜之兆，全都契合於奎師那的逍遙時光。他讓自己坐在他那間位於海邊的靈修間，全然沉著鎮靜，用他所有的時間品嚐純愛服務。在這段期間，巴佳納的母親離開了這個世界，巴佳納則和他的祖母一起前往他的故鄉。他純粹無瑕的心泛起了友情的純粹愛意，因此他住在納瓦島聖地，身處誠懇奉獻者的聯誼之中，在巴嘎瓦緹恆河畔履行他的靈性專注。

不過，威佳亞·庫瑪爾放棄了他的居士服飾，接受了棄絕者的襠布(kaupina)和外衣(bahir-vasa)。他化緣(madhukari)維生，乞求神聖的偉大祭餘，同時繼續恆常沉醉於靈性專注。在日與夜全部八個時段(praharas)，他都只在聖茹阿妲-主奎師那的超然睡眠期間，小休片刻。祂們進食之後，祂們會榮耀祭餘，祂們醒來時，祂們會提供適當的服務。他時時刻刻都手持他的哈瑞聖名唸珠。有時祂會跳舞，有時又濼淘大哭。在其他時候，凝視著海浪時，祂會大笑。除了威佳亞自己之外，誰能明白祂靈性專注的動向，以及祂心裡的超然靈性情感？

外在地，他的名字變成尼邁.達薩.巴巴君。他決不沈迷於講述或聆聽世俗閒談。他正是謙遜的化身，他的性格完美無瑕，他對靈性專注的決心堅定不移。如果任何人提供偉大祭餘或衣物給他，他僅只接受他的基本所需而已。他唸誦哈瑞聖名時，經常淚流滿面，他的喉嚨變得哽塞，他的毛髮直豎。他的靈性專注沒多久便臻達完美，主奎師那最仁慈地賜他資格，讓他在祂不展現的逍遙時光服務。就像布茹阿曼.哈瑞達薩.塔庫爾那樣，他履行靈性專注的身體長埋在普瑞海灘的沙子之下。

高茹阿的純愛極樂，讚頌哈瑞，哈瑞(gaura-premanande hari hari bol)！
凱旋歸於至尊主奎師那祭卓(Bolo Bhagavan Sri Krsna Candra ki jaya)！

由此結束《微靈天職》的第四十章，名為《臻達至尊財富—純粹愛意》

guru-krsna-vaisnavera krpa-bala dhari

bhaktivinoda dina bahu yatna kari

經過了多天的努力，又把聖靈性導師、奎師那和偉大奉獻者的恩慈(krpa)捧在他頭上之後，這個卑微的巴克提維諾德.....

viracila jaiva-dharma gaudiya-bhasaya

sampurna haila grantha maghi-purnimaya

.....根據高迪亞偉大奉獻者哲學的純粹概念，創作了《微靈天職》。在一至二月份的盈月夜(Maghi-purnima)徹底完成了這本書.....

caitanyabda cari-sata-dase navadvipe

godruma-surabhi-kunje jahnavi-samipe

.....在采坦亞(Caitanya)時代的410年(1896年)，在納瓦島地區，神聖的佳娜威(Jahnavi)河附近，哥端姆島(Godrumadvipa)的蘇茹阿比(Surabhi)森林。

sri-kali-pavana-gora-pade yanra asa

e grantha padun tini kariya visvasa

那些渴望托庇於卡利年代的淨化者—主高認格—蓮花足的人，應該滿懷信心地看這本書。

gaurange janhara na janmila sraddha-lesa

e grantha padite tanre sapatha visesa

但我發誓，對主高認格甚至連一點信心都沒有的人，卻不應該看這本書.....

suska-muktivade krsna kabhu nahi paya

sraddhavane vraja-lila suddha-rupe bhaya

因為枯燥的解脫宗(mukti-vadis)決不能獲得主奎師那的庇蔭，但具有靈性信心的人，卻會逐漸覺悟到巴佳逍遙時光完全深奧的面貌。

《聆聽之果(Phala Sruti)》

prthivite yata katha dharma-name cale

bhagavata kahe saba paripurna chale

就像《聖典博伽瓦譚》(1.1.2)表明的那樣，地球上所有以宗教著稱的哲學絕對是騙人的。

chala-dharma chadi' kara satya-dharme mati

catur-varga tyaji' dhara nitya-prema-gati

應該徹底摒棄這些騙人的宗教職務，把心意專注於真正的天職。換句話說，應該摒棄物質生命的四重目標—宗教、經濟發展(artha)、業報(kama)、解脫(moksa)—僅是渴求永恆純愛的終極目的地。

amitva-mimamsa-bhrame nije jada-buddhi

nirvisesa-brahma-jnane nahe citta-suddhi

那些被騙的人認同自己為物質。那是他們的過失，但竭力尋求非人格梵的知識，無法淨化這樣的錯覺。

vicitrata hina hale nirvisesa haya

kala simatulya seha aprakrta naya

假象宗(mayavadi)認為，主奎師那受到生死等等時間限制影響，認為祂不是超然的。因此他拒絕至尊聖主的驚人特性、隨身用品，品質和逍遙時光(vicitrata)。透過這錯誤的嘗試，他有的只是非人格梵的哲學。

khanda-jnane heya-dharma ache suniscaya

prakrta haile, kabhu aprakrta naya

這種低下和可鄙的知識，是試圖瓦解至尊主神聖的形象所致的，最好拒而遠之。它是物質主義的，決不應相信它是超然宗教。

jade dvaita-jnana heya, cite upadeya

krsna-bhakti cira-dina upaya-upaye

這種知識只是與這個遲鈍物質世界的相對性有關，最好拒而遠之，至於靈性世界神聖相對性的超然知識，心裡應該恆常接受它是達標方法，以及值得臻達的目標。

jiva kabhu jada naya, hari kabhu naya

hari saha jivacintya-bhedabhedamaya

微靈不是遲鈍物質的產物，與主哈瑞在各方面也不是絕對一致的(kevaladvaita)。微靈與哈瑞是不可思議地同一而異。

deha kabhu jiva naya, dhara-bhogya naya

dasa-bhogya jiva, krsna prabhu bhokta haya

決不應把物質身體視作微靈，這個地球也不是供微靈剝削和享樂的。微靈的真正身份是奎師那的僕人，因此他僅是給奎師那享樂的，主奎師那的真正身份則是主人和享樂者。

jaiva-dharme nahi ache deha-dharma-katha

nahi ache jiva-jnane mayavada-pratha

這本名為《微靈天職》的書，既不是討論死氣沉沉的物質身體之事，也不是提出微靈與梵合一的假象宗教義。

jiva-nitya-dharma bhakti – tahe jada nai

suddha-jiva ‘prema’ seva-phale paya tai

微靈的永恆職務是毫無物質動機的奉愛。透過服務獲得淨化的微靈，以純粹愛意的形式獲得服務的成果。

jaiva-dharma’ pathe sei suddha-bhakti haya

jaiva-dharma’ na padile kabhu bhakti naya

滿懷信心地深思《微靈天職》的讀者，肯定會臻達純粹奉愛，但不看《微靈天職》的人，決不能臻達奉愛。

jaiva-dharma’ pathe sei suddha-bhakti haya

jaiva-dharma’ na padile kabhu bhakti naya

滿懷信心地看《微靈天職》的人，肯定會加強作為聖茹帕.哥斯瓦米追隨者的這個自我概念。不愛看《微靈天職》的人，肯定缺乏宗教原則。

yavat jivana jei pade jaiva-dharma

bhaktiman sei jane vrtha jnana-karma

滿懷信心地看《微靈天職》的人，畢生都會有奉愛，也肯定會覺悟到思辨知識和業報一無是處。

krsnera amala-seva labhi’ sei nara

seva-sukhe magna rahe sada krsna-para

完全獻身於聖茹阿妲-主奎師那青春愛侶，並得到了祂們純粹的純愛服務 (amala-prema-seva)，這樣的人永遠融入這種純愛服務之樂。

附錄

詞匯表

A

Abhidheya—程序；源自意指「闡述或解釋」的動詞字根 abhidha，abhidheya 一字的字面義意是「值得解釋的」。藉此可以獲得奎師那純粹愛意的方法，是最值得解釋的基礎真理。藉此臻達終極目標的方法，是實踐奉愛修習。

Abhimana—自我概念；個人所認同的自我概念。

Acarya—典範師；以身作則的靈性導師。

Acchadita cetana—受蒙蔽的意識知覺。這是指樹木、蔓藤、灌木、石頭等等，以及其他意識知覺難以察覺的靜態生物。

Acira-sthayi—不永恆的，不永久的。

Acit-vastu—沒有意識知覺的物體。

Adharma—無宗教，反宗教；沒有履行經典賦定的社會宗教職務。

Adhikara—資格；取決於行為和品性，履行某種特別工作的資格或權力。

Adhina-tattva—基礎真理；微靈的基礎真理，他與至尊聖主的關係，永恆都是整體的部分，從屬於(adhina)祂的意願；關係知識的其中一方面。

Advaita-jnana—一元論知識；非二元知識。雖然這其實是指毫無二元性的至尊絕對人格首神，但非二元的假象宗概念卻是，終極實體，即梵是沒有形象、品質、人格性和多樣性的。

Advaita-siddhi—一元論的完美境界；那些培養不可辨別梵的意識知覺的人，所渴求的完美境界。

Advaita-vada—非二元論、一元論的教義—強調生物體與神絕對一體的教義。這通常等同於萬物終極一體；至尊絕對和個體生物體之間沒有什麼區別；至尊者沒有形象、人格性、品質和活動；以及完美就是把自我融入遍存萬有的非人格梵等等假象宗理論。這個教義是聖山卡爾師傅揚的(參閱人名表)。

Advaita-vadi—一元論者；提倡一元論教義的人(參閱 advaita-vada)。

Agama—《阿含經》；《韋陀經》的一部分，涉及《密宗》學問。

Ahamkara—字義是我(aham)是行動者(kara)，即假我。

Ahamta—字面意指「自我感」；自我概念；自我的意識知覺。

Aihika—與這裡和現在(iha)有關的；與這個物質世界有關的。

Aihika sukha—與這個世界有關的物質享樂。

Aisi-sakti—邊際能量；稱為邊際能量的神聖能量。Aisi 源自 Isa 一字，即至尊主、主人或控制者(參閱 tatastha-sakti)。

Aisvarya—富裕、壯麗、宏大、威嚴、至高無上。在奉愛方面，這是指主的富裕和威嚴所激發的奉愛，特別是祂作為主拿茹阿央那的那個面貌。這種奉愛限制至尊聖主和祂奉獻者之間的親密交流。

Akarma—不行吉業；不履行吉祥活動或賦定職責。

Akhanda—不分開，不間斷，不停頓，就像一股源源不絕的蜂蜜一樣。

Akincana—身無長物的；認為自己一無所有，只得奎師那。一無所有，物質上一貧如洗。談及偉大奉獻者時，這通常表示毫無物質享樂精神的苦修者，只接受維生的最基本所需。潘達瓦兄弟等等偉大奉獻者只是為了服務至尊主，才在家庭和物質富

裕之中生活，他們毫不渴求物質享樂，認為沒有什麼是屬於他們的。一切都屬於至尊聖主。他們是身無長物的偉大奉獻者。

Alam al-mashal—伊斯蘭教對靈性世界的稱號。

Alankara—飾物、裝飾品等等。

Alankara-sastra—世俗詩詞歌賦等等的文學修辭書籍。

Amnaya—透過師徒傳系領受的《韋陀經》教義，稱為權威性的韋陀典籍。

Amutrika-sukha—與來生有關的享樂，尤其是履行虔誠活動後獲得的，在天堂星球的享樂。

Ana al faqq—與韋陀格言「我是梵(aham brahmasmi)」同義的伊斯蘭諺語。

Anadi bahirmukha—身處物質存在的微靈的狀態，從邈不可考之時已背離奎師那。

Ananda—靈性喜樂、狂喜極樂、愉悅、快樂；至尊聖主透過祂的喜樂能量品嚐的(參閱 hladini)。

Ananya—沒有其他對象；不分心；只獻身於一位堪受崇拜的主，別無他人。

Ananya-bhakti—專一或純粹的奉愛；沒有混雜任何別的渴望，除了主奎師那之外，沒有其他目標的那種奉愛。

Anartha—心裡那些有礙奉愛進步的無用欲望和惡習。這些無用的欲望和惡習有四種：(1) 那些源於過往罪孽的(duskrtottha)、(2) 那些源於過往虔誠活動的(sukrtottha)、(3) 那些源於冒犯的(aparadhottha)和(4) 那些與奉愛有關而引致的(bhakty-uttha)。

Anartha-nivrtti—清除心裡所有無用的欲望。這是奉愛蔓藤的第三個發展階段，因聖人聯誼和靈性專注活動的影響而發生。

Anga—支體部分；支體、區域、部份；聆聽、唸誦等等各式各樣的奉愛修習，都歸類於(奉愛的)支體部分。

Anitya—短暫的；非永久的或非永恆的。

Anitya-dharma—非永久的宗教；不接受至尊主的存在或靈魂的永恆。

Antaranga-sakti—內在能量；至尊聖主的內在能量(參閱 svarupa-sakti)。

Antarmukha—內在傾向。把注意力內在地集中於靈魂和靈性啟發。

Antyaja—階級低微，四社會四靈性晉階體系之外的人；antya 的字義表示「最後出生的」，ja 則表示「那些人」。

Anubhava—十三種狂喜之兆；極樂情感的五種基本要素之一。展示或顯露心內靈性情感的行動，稱為十三種狂喜之兆。十三種狂喜之兆有十三種：(1) 跳舞(nrtya)、(2) 在地上打滾(vilunthita)、(3) 唱歌(gita)、(4) 放聲大哭(krosana)、(5) 扭動身體(tanu-motana)、(6) 咆吼(hunkara)、(7) 打呵欠(jrmbhana)、(8) 氣喘如牛(svasa-bhua)、(9) 不在意公眾形象(loka-anapeksita)、(10) 流涎(lalasarava)、(11) 開懷大笑(atta-hasa)、(12) 搖搖晃晃，步履蹣跚(ghurna)和(13) 打呃一陣子(hikka)。

Anu-caitanya—極小的靈性意識知覺，以微靈為代表。

Anu-cit-vastu—極小的靈性實體；微靈是有意識知覺的實體，卻非常微小。

Anudita-viveka—靈性未覺醒的；未覺醒靈性辨別力的人；在靈性方面未覺醒的。

Anukalpa—是指奉獻者為了最少的能力(kalpa)而接受少量(anu),意思是一些食品(不是穀類和豆類等等),以維持足夠能量服務哈瑞。

Anu-padartha—極小的物體。

Anuraga—歷久彌新之愛;(1) 泛指依附,依戀。(2) 靈性依戀。(3) 純粹愛意特別的發展階段,《Ujjvala-nilamani》(14.146)這樣界定了:「縱使定期與摯愛相聚,又已經相當了解,但強烈依戀的歷久彌新之情,令人對摯愛時時刻刻都有嶄新體驗,好像對這個人從未有任何體驗。激發這種感覺的依戀,稱為歷久彌新之愛。」

Anusilana—持之以恆的實踐、研習或培養,特別是靈性活動的文化。

Aparadha—冒犯;對聖名、偉大奉獻者、靈性導師、經典、聖地、神像等等所作的冒犯。動詞字根 radh 意指令人快樂或滿意,前綴 apa 則表示帶走。因此 aparadha(冒犯)一字表示,所有使至尊主和祂奉獻者不悅的活動。

Apara-sakti—低等能量;至尊聖主的低等或物質能量。

Apauruseya—不是人類創造的(purusa);神聖的;性質超然,直接衍生自至尊聖主的;《韋陀經》。

Aprakrta—不展現的;超然的,超越於物質自然的影響,超越於心意和感官察知,不是任何人創造的,超越於物質世界,處於奎師那的超然居所,非凡,神聖,純粹,或由靈性知覺和喜樂組成的。

Aprarabdha-karma—未成形的業報;處於潛藏狀態,等待在某一刻結果的活動反應。

Apurva—空前的,非凡的,無比的。

Apsara—仙女;歌仙的仙女妻子;在因卓的王廷上跳舞的絕色舞孃。

Apurna-jagat—有限世界;物質世界。

Arati—燈儀;給神像供奉香熏、油燈、鮮花和扇子等等物品的儀式,伴以唸誦奉愛讚歌。

Arcanam—神像崇拜;在廟宇裡以各種不同的用品崇拜神像。內在履行這種崇拜時,便稱為心意崇拜。神像崇拜是九項主要的奉愛支體部分之一。

Aropa-siddha-bhakti—不完美奉愛;性質上不是完全由奉愛組成的竭盡所能。履行不完美奉愛的人,把奉愛強加在他的活動之上,意思是他所履行的活動,不是九種奉愛支體部份的其中之一,又或者不夠純粹,不足以歸類為純粹奉愛,但他卻認為他的活動就是奉愛。履行不完美奉愛的人物,以哈瑞斯祭卓(Harischandra)和斯比大君(Maharaja Sibhi)為例。

Artha-pancaka—聖茹阿瑪努佳對以下五個主題的意見:(1) 個體自我內在固有的本性、(2) 個體自我與其他生物體有關的固有本質、(3) 臻達最高生命目標—奉愛—的方法、(4) 最高生命目標(purusartha-svarupa)和(5) 靈性生命的障礙(virodhi-svarupa)。

Arundhati-darsama-nyaya—阿雲達提(Arundhati)是一顆很小的星星,位於大熊座(Saptarsi)的瓦西斯塔(Vasistha)星附近。為了觀看它,先要望著旁邊一顆較大的星星斷定它的位置,然後如果仔細觀察的話,便能看見附近的阿雲達提。

Aryan—雅利安人；源於意謂「前進」或「進步」的梵語動詞字根 r。因此 arya 表示在循序漸進的靈性進步之途的人。那些遵循四社會四靈性晉階體系；那些在社會和宗教文化方面進步的人，例如印度教徒。

Asakti—依附，依戀。這尤指對主和祂永恆同遊的依附。喜愛靈性專注，以致對那靈性專注的對象，產生直接而深摯的依附時，便出現依附。這是奉愛蔓藤的第六個發展階段，對靈性專注的品味成熟時便會覺醒。

Asampurna—不完全的，不完整的。

Asrama—靈性晉階；(1) 在四個生命階段之一——學生、已婚居士、退休或棄絕者——履行體系裡相應的社會宗教職責，稱為四社會四靈性晉階。(2) 為了促進靈修而創立的修院，通常會與其他人聯誼。

Asraya—居所；(1) 庇蔭、支援、庇護所、保護、容器。(2) 純粹愛意的容器；奎師那的奉獻者。奎師那也會成為祂奉獻者的純愛容器。

Asraya-alambana—支持因素的居所；對奎師那之愛的容器，即奉獻者。這是極樂情感的五種基本要素之一，即支持和刺激因素的其中一方面，(參閱 vibhava)。雖然 asraya 一字也傳達對奎師那之愛的容器的同一意思，但它經常也會用來泛指庇蔭或支持。不過，asraya-alambana(支持因素的居所)一詞特別用來表示，純愛容器是極樂情感的必然要素之一。這個詞語不會用於任何別的意思。

Asta-kaliya-lila—日常八重逍遙；奎師那與祂的同遊，在一天八個時段內上演的逍遙時光。投入於憶念的修習者，冥想這些逍遙時光。那些時段如下所示(粗略的時間)：(1) 夜末逍遙(凌晨三時三十六分至早上六時)、(2) 黎明逍遙(早上六時至早上八時二十四分)、(3) 上午逍遙(早上八時二十四分至至早上十時四十八分)、(4) 中午逍遙(早上十時四十八分至下午三時三十六分)、(5) 下午逍遙(下午三時三十六分至下午六時)、(6) 黃昏逍遙(下午六時至晚上八時二十四分)、(7) 晚間逍遙(晚上八時二十四分至晚上十時四十八分)和(8) 午夜逍遙(晚上十時四十八分至凌晨三時三十六分)。

Astanga-yoga—由八部分組成的瑜伽體系：控制感官(yama)、控制心意(niyama)、身體姿勢(asana)、控制呼吸(pranayama)、從感官知覺收攝心意(pratyahara)、穩定心意(dharana)、冥想(dhyana)，以及在心裡不斷深刻地專注於主(samadhi)。

Asubha-karma—產生不祥結果的活動。

Asvamedha-yajna—花費龐大的古代馬祭。以前的婆羅門非常純粹，在唸誦曼陀的技巧方面極有資格，以致能使動物復生。履行一百次這樣的祭祀，便能獲得因卓之位。由於缺乏有資格的婆羅門正確地履行，因此這樣的祭祀在卡利年代被禁。

Atattvika-sraddha—不真實的信心；基於對神的錯誤概念所萌生的信心，導致源於驕傲和物質渴望的私利活動。不是源於經典的那種信念。

Atirikta—分開；遠離。

Atma—靈魂；也可以指身體、心意、智慧或至尊自我。通常指微靈。

Atma-nivedanam—把自我獻給奎師那。把自己獻給奎師那時，便不再為自己獨立的喜悅而行。把身體、心意、生命和一切，都投入於服務至尊聖主。這是九種主要的奉愛支體部分之一。

Atyantiki laghu gopis—極卑微的牧牛姑娘；既是組長，也是永恆女朋友。庫蘇米卡 (Kusumika) 等等女朋友可以稱為極卑微的，因為她們在各方面都溫婉可人，與其他女朋友相比，她們也微不足道。

Aupacarika—比喻的，隱喻的，定語的(參閱 upacara)。

Avaidha—違反經典訓令的。

Avaidha-karma—逆業；違反經典訓令的活動。

Avastava-vastu—非永恆存在的事物；世俗現象。

Avidya—愚昧、靈性愚昧、假象。愚昧有四種：誤以非永久為永久的，誤以苦不堪言為幸福快樂，誤以不純粹為純粹，誤以非自我為自我。愚昧是奉愛所摧毀的五種 (klesa) 痛苦之一。

Avistata—深受某些事情感動或全神貫注其中。因此，當奉獻者日思夜想，念念不忘奎師那的逍遙時光，沉醉於對祂的情感而完全無法自控時，那個境界便稱為自發愛意 (raga)。

B

Babaji—巴巴君；對聖人和偉大奉獻者隨便的(經常都是不恰當的)尊稱，尤其是那些放棄了家庭生活的所有聯繫的人。在這本書的故事背景，這個名詞特別是指施瑞曼·瑪哈帕佈的偉大奉獻者追隨者，他們摒棄了四社會四靈性晉階社會的所有職務和名份，幾乎專心致意地唸誦哈瑞聖名。真正的巴巴君過著嚴格棄絕者的生活，由於棄絕啟迪是四社會四靈性晉階的一部分，因此他們不接受棄絕僧的外在服飾。由於他們已臻達滿載靈性情感的奉愛階段，又投入於自發奉愛之途，因此他們不戴婆羅門聖線。只有那些處於最高資格水平，讓自己沉醉於私密靈性專注的隱世高人，才會接受這樣的特性。

Baddha-dasa—受條件限制的狀態；受束縛的狀態；身處物質存在的微靈的狀態。

Baddha-jiva—受制於物質的受條件限制靈魂。至於受條件限制微靈的起源，這段文字說明，至尊主在靈性世界的永恆同遊，與物質能量毫無接觸，也完全不受影響。只有一些衍生自大維施努的微靈，才會來到物質世界。孟加拉原文如下：

goloka-vrndavanastha evam paravyoma-stha baladeva o sankarsanaprakatita
nitya-parsada jiva-sakala ananta; tanhara upasya-sevaya rasika; sarvada
svarupartha-visista; upasya-sukhanvesi upasyera prati sarvada unmukha jiva saktite
cit-saktite bala labha kariya tanhara sarvada balavan; mayara sahita tahandera kona
sambandha nai; mayasakti baliya kona sakti achena, tahao tanhara avagata nana; ye
hetu tanhara cit-mandala-madhyavarti evam maya tanhadera nikata haite aneka dure;
tanhara sarvadai upasya-seva-sukhe magna; dukha, jada-sukha o nija-sukha ity adi
kakhani janena na. tanhara nitya-mukta premai tanhadera jivana; soka, marana au
bhaya ye ki vastu, taha tanhara janena na。

karanabdha-sayi-maha-visnura mayara prati iksana-rupa kiranagata
anu-caitanya-gana o ananta; tanhara maya-parsva-sthita baliya mayara vicitrata

tanhadera darsana-patharuda-purve ye jivasadharanera lakṣaṇa baliyachi, se samasta lakṣaṇa tanhadera aḥe, tathapi atyanta anu-svabhava-prayukta sarvada tatastha-bhave citjagatera dike evaṃ maya-jagatera dike dr̥stipata karite thakena. e avasthaya jiva atyanta durbala, kenana, – justa va sevye-vastura kṛpalabha karatah cid-bala labha karena nai. inhadera madhye ye saba jiva maya-bhoga vasana karena, tanhara mayika-visaye abhinivista haiya mayate nitya-baddha. yanhara sevya-vastur cidanusilana karena, tanhara sevya-tattvena kṛpara sahita cid-bala labha karatah cid-dhame nita hana; baba! amara durbhaga, kṛsnera nityadasya bhuliya mayabhinivesa dvara mayabadha achi; ataeva svarupartha-hina haiyai amadera e durdasa.

Baddhavastha—與 Baddha-dasa 相同。

Bahiranga-sakti—外在能量；至尊主的外在或物質能量，又稱假象能量。這種能量負責創造物質世界，以及與物質世界有關的所有事務。因為至尊主決不直接觸及物質能量，這種能量稱為外在的(bahiranga)。

Bahirmukha—轉過臉；把注意力轉離某個物體或對象。這常與 Kṛsna(奎師那)一字並用(參閱 Kṛsna-bahirmukha)。

Bahudaka—化緣期；四個棄絕啟迪階段之中的第二個。當棄絕僧的進展超過茅廬期(kuticaka)時，便不再接受家裡的任何東西；反而從多處收集他的必需品。這個制度稱為化緣(madhukari)，字面解釋是「大黃蜂的職業」。就像大黃蜂採百花之蜜，棄絕僧也應該挨門挨戶地乞求，但不過度接受任何某一戶的佈施。《聖典博伽瓦譚》(3.12.43)提到化緣階段。聖維施瓦納.查誇瓦爾提.塔庫爾在他對這個詩節的評注，界定了這個階段的苦修者，是把履行業報降至次要位置，著重超然知識的人。

Banda—伊斯蘭教對僕人的稱呼。

Behesht—伊斯蘭教對主的靈性居所、天國或天堂的稱呼。

Bhagavan—至尊主；人格首神。《維施努宇宙古史》(6.5.72-74)這樣界定至尊主：suddhe mahavibhuty akhye pare brahmani var̥ttate maitreya bhagavac-chabda sarva-karana-karane; sambharteti tatha bhartta bha-karo 'rthadvayanvita neta gamayita srasta ga-kararthas tatha mune; aisvaryasya samagrasya dharmasya yasasah sriyah jnana-vairagyayos caiva sannam bhaga itingana—「bhagavat一字是用以描述具備所有富裕的至尊梵，祂完全純粹，也是萬原之原。bhagavat一字的音節bha有兩種含意：維繫眾生的人和 support 眾生的人。同樣，音節ga也有二種含意：創造者，以及使眾生獲得業報和知識之果的人。完全的富裕、宗教、名聲、美麗、知識和棄絕，都稱為好運(bhaga)。」(vat這個後綴意謂擁有。因此擁有這六種好運的人，稱為至尊主。)

Bhagavat-pravṛtti—微靈的傾向，想獲得和服務至尊人物，即至尊主。

Bhagavat tattva—有關絕對真理，即至尊主的基礎結論。

Bhajana—靈性專注；(1) bhajana(靈性專注)一字，來自《伽茹達宇宙古史》(Purva-khanda 231.3)所界定的動詞字根「bhaj」：bhaj ity esa vai dhatu sevayam parikirtitah tasmāt seva budhāih prokta bhakti sadhana-bhuyasi—「動詞字根bhaj特別

用於服務方面。因此，懷著身為僕人的意識知覺履行靈性修習時，便稱為奉愛。」根據這個詩節，對奎師那愛意盈盈的奉愛服務稱為奉愛。這樣的服務是奉愛或靈性專注內在固有的屬性。因此以這種意識知覺履行的任何服務，都可以稱為靈性專注。(2) 靈性專注泛指靈性修習；尤其是聆聽、唸誦和冥想主奎師那的聖名、形象、品質和逍遙時光。

Bhajana-kriya—開始從事聆聽和唸誦等等奉愛修習。奉愛有六十四種主要的支體部分，其中最初的四種是托庇於聖靈性導師的蓮花足；接受婆羅門啟迪和訓示；濃情厚愛地服務靈性導師；以及遵循聖人的途徑。不採納這些修習，靈性專注就不可能有任何進步，這是奉愛蔓藤的第二個發展階段，是透過聖人聯誼的影響發生的。

Bhajanandi—沉醉於靈性專注喜樂的人；主要傾向於靈性專注的人。

Bhakta—奉獻者。

Bhakti—奉愛；bhakti(奉愛)一字來自字根bhaj，意謂服務(參閱bhajana)。因此bhakti一字的主要含意是提供服務。在《聖奉愛甘露之洋》(1.1.11)，聖茹帕.哥斯瓦米這樣描述奉愛內在固有的特性：anyabhilasita-sunyam jnana-karmady-anavrtam anukulyena krsnanu-silanam bhaktir uttama—「純粹奉愛服務是培養專為主奎師那福祉的活動，換言之是以軀體、心意和言語等等一切努力，並以各種靈性情感(bhavas)的表達，履行對主奎師那長流不息的服務洪流。非人格解脫為目標的知識(jnana)和追求果報的活動(karma)，瑜伽或苦行都蒙蔽不了這種活動；除了渴望令主奎師那快樂之外，再沒有其他欲望。」

Bhakti-devi—奉愛女神。主的所有能量都有人格形象。聖維施瓦納.查誇瓦爾提.塔庫爾在《Madhurya-kadambini》(1.3)解釋，奉愛是至尊主的形象能量，她有她自己的意願(yadrccha)。由於她是自我展現(sva-prakasa)的，因此她不需要為了展現在內心，而倚賴任何別的中介。《博伽瓦譚》(1.2.6)有云：yato bhaktir adhoksaje ahaituky apratihata—「對主阿多薩聚(Adhoksaja，意指超然)持續不斷的無緣奉愛藉此泛起的。」這個詩節的ahaituky一字表示，奉愛沒有原因。奉愛唯一的原因就是奉愛自己。聖足查誇瓦爾提分析這句話的含意。他說處於滿載靈性情感的奉獻者心裡的奉愛，是她展現在其他人心裡的唯一原因。由於奎師那受制於祂的純粹奉獻者，因此祂把這樣的能力灌注給他們。故此靈性修習不是奉愛展現的真正原因。由於奉愛女神有自己的意願，因此當她滿意奉獻者純粹無瑕的服務態度時，便在心內展現奉愛。終極來說，這表示奉愛女神透過奎師那處於靈性情感階段的奉獻者起作用。當他們看到處於修習階段奉獻者的誠意時，與他們心性一致的奉愛便傳送到修習者心裡。除此之外，奉愛的出現沒有其他原因。

Bhakti-kanda—《韋陀經》與奉愛有關的部分，僅是為了至尊聖主的福祉而履行的。

Bhakti-lata—奉愛蔓藤。奉愛好比奉獻者心裡的蔓藤，它不斷生長，直至成熟和結成對奎師那的愛果。這棵蔓藤的種子的特徵是渴望服務奎師那。這個渴望是透過聖師尊的恩典栽種在奉獻者心裡，它外在展現為信心，即堅信經典結論。以奉愛蔓藤種子的形式開始萌芽之後，蔓藤經過八個連續的發展階段，最終臻達純粹愛意。這些階段是聖人聯誼、靈性專注的活動、無用欲望和惡習的消除、堅定不移、品味、依附、靈性情感和純粹愛意。這個詞匯表個別地描述了這每一項。

Bhakti-lata-bija—奉愛蔓藤的種子。這是指開始渴望以某種特別才能，服務聖茹阿妲-主奎師那，稱為 krsna-seva-vasana。這顆種子裡的是未成熟的靈性情感概念。這顆種子外在展現為信心，即堅信經典描述的訓示和目標。透過聆聽、唸誦和服務偉大奉獻者等等方法給這棵種子澆水時，它便生長成一棵枝葉茂盛的植物，最後提供對神的愛果。

Bhakti-posaka-sukrti—培養奉愛的虔誠活動。這特別指奉獻者的聯誼，以及與奉愛有關的活動(參閱 sukrti)。

Bhakty-abhasa—奉愛表象；外表類似奉愛，卻沒有奉愛的真正特性。奉愛表象有兩種：奉愛影子之影(Chaya-bhakty-abhasa)是在靈唱、誦讀《聖典博伽瓦譚》或其他奉愛表演期間，與純粹奉獻者聯誼而獲得的。奉愛倒影之影(Pratibimba bhakty abhasa)是那些渴求物質享樂和解脫的人，採納奉愛支體部分時心內產生的奉愛表象。奉愛影子之影的階段是齊天洪福的結果。

Bharata-varsa—印度(參閱地名表)。

Bhava-bhakti—滿載靈性情感的奉愛；完美奉愛的初階。奉愛的某個階段，主奎師那的內在能量是由靈性知識和喜樂組成的，在這個階段，祂內在能量的精華—純粹至善，從祂其中一個永恆同遊的心，傳送到修習階段奉獻者的心，以不同種類的品味軟化他的心。這是對神純粹之愛的第一個嫩芽。滿載靈性情感的奉愛是奉愛蔓藤八個發展階段之中的第七個。

在《Sri Brhad-Bhagavatamrta》，奉獻者公認的靈性情感有五種劃分：(1) 思辨奉獻者[例如巴茹阿塔大君(Bharata Maharaja)]、(2) 純粹奉獻者[例如安巴瑞薩大君(Ambarisa Maharaja)]、(3) 純愛奉獻者[例如哈努曼(Hanuman)]、(4) 至高的純愛奉獻者[例如以阿尊拿(Arjuna)為首的潘達瓦兄弟]，以及(5) 因純粹愛意十分激動的奉獻者[atura 意指『極為熱切渴求』，或因純粹愛意心焦如焚的，例如以烏達瓦為首的亞度族(Yadavas)]。

Bhavuka—(1) 處於靈性情感階段的奉獻者，因此能夠細味靈性情感。(2) 這個字有時有點貶意，用來指那些沒有具備對奎師那靈性情感的真正特質，卻傾向於展示感情的人。

Bhedabheda-prakasa—與至尊聖主同時既不同又密不可分的展現。

Bhoga—物質享樂。未供奉的食物。

Bhogi—肆意沈迷於物質享樂的人；畢生矢志追求物質享樂的人。

Bhukti—物質享樂。

Bhuta—五種元素之一；任何生物體；靈魂、鬼魂或惡魔。

Bija—種子(參閱 bhakti-lata-bija)。

Brahmacari—貞守生；四社會四靈性晉階體系的第一個生命階段；不結婚的學生生活。

Brahma-gayatri—婆羅門三讚；婆羅門在一天的三個交接期唸誦的韋陀曼陀。

Brahma-jnana—非人格梵的知識；以非人格解脫為目標的知識。

Brahma-jnani—梵覺者；參閱 jnani。

Brahma—梵；主的超然身體綻發的靈性光芒；絕對(真理)遍存萬有而難以辨別的面貌。視乎上文下理，這有時會指至尊梵，即主奎師那，祂是梵的源頭。

Brahmana—婆羅門；四社會四靈性晉階體系內，四個社會階級或種姓之中最高的；祭師或老師。

Brahmani—女婆羅門；婆羅門的妻子。

Brahma-pravrtti—微靈尋求遍存萬有梵的那種傾向。

Brahma-vada—梵覺宗；難以辨別的非人格梵的教義，目標是把自我與奎師那的光芒合而為一。

Brahma-vadi—梵覺宗教義的追隨者。

Brhat-caitanya—無限大的靈性意識知覺，以奎師那為代表。

Brhat-cit-vastu—龐大或無限大的靈性實體；即主奎師那。

Buddhi-apeksa—以智慧深思愛侶情感的崇高本質，有助於產生強烈渴望。

But-parast—(回教徒的)偶像崇拜；崇拜物質元素、靈魂或普通生物體。

C

Caitanya—意識知覺；宇宙的靈魂或神靈。

Caitanya Mahaprabhu—采坦亞·瑪哈帕佈；以奉獻者情感顯現的主奎師那(參閱人名表)。

Candala—據知是吃狗的賤民種族；生於這樣的種族的人。

Cetana—有意識知覺的；生命體。

Chaya-bhakti-abhasa—影子一樣的奉愛表象。這是指初階或愚昧之徒的活動與奉愛相似，卻沒有純粹奉愛的真實特性。因為只有當這些人與真正奉獻者聯誼時，才會從事奉愛活動，這個奉愛表象與真正的奉愛相連，但卻是短暫性的，因此好比影子。

Chaya namabhasa—影子一樣的純粹聖名表象。這是指愚昧和無用的欲望和惡習，阻礙了純粹聖名的那個唸誦階段，就像烏雲蔽日，難以盡展光芒。

Chaya-sakti—影子能量；至尊聖主稱為假象的影子能量，把生物體困於物質世界。

Cid-anubhava—對靈魂的直接體驗或覺悟，靈性本質，或包括奎師那聖名、形象、品質，逍遙時光和居所的靈性範疇。

Cid-anuraga—靈性依附；依附於至尊聖主、祂的奉獻者，以及與祂有關的事物。

Cid-anusilana—靈性修習或培育；純粹靈性真象的教化。

Cid-vastu—超然或有感知的實體。

Cid-vikrama—參閱 cit-sakti。

Cinmaya—具備完全的靈性本質和意識知覺；由純粹認知組成的；靈性的。

Cit—意識知覺；純粹的想法；靈魂；靈性認知或感知。

Citta—心靈、想法、心意和知覺。

Cit-dharma—靈性本質或有意識生物的特有職務。

Cit-jagat—靈性世界。純粹靈性意識知覺的世界。

Cit-kala—靈性時間；永存於現在的靈性時間，完全不受過去或將來干擾。

Cit-kana—靈性意識知覺的粒子；天性靈性但微小的有意識實體。這是指個體微靈。
Cit-sakti—靈性能量；至尊聖主的內在能量，祂藉此玉成祂的超然逍遙時光(參閱 svarupa-sakti)。

Cit-samadhi—靈性神定或對靈性真象深刻的內在感知。

D

Daivi-maya—奎師那在物質世界產生作用的神聖能量，迷惑那些獨立於與奎師那永恆而自然的關係，尋求物質享樂的生物體。這種外在能量由三種自然的品質組成：善良、情欲和愚昧。

Damaru—施瓦神敲擊的鼓；沙漏狀的雙頭小手鼓，單手握鼓，轉動手腕敲擊。搖動的動作令連接在手鼓每端的兩條繩子上的小球，在每次搖動時擊鼓。

Dandavat-pranama—五體投地的頂拜；字義是像棍子(danda)一樣倒地頂拜。

Darsana—覲見；看見、見面、探訪、觀看。這個字主要用於覲見神像或進步奉獻者。

Darsana(體系)也表示教義或哲學體系，就像韋陀哲學結論體系(vedanta-darsana)。

Dasa—僕人；奎師那的僕人。

Dasa—境界、狀態；傾向；局面，階段。

Dasa-mula—「十種根類」。在韋陀的草藥醫學(Ayur-veda，阿育韋陀)有十種根類，混合一起時能產生養生治病的補藥。同樣，有十個本體論原則。正確理解和覺悟這些原則便摧毀物質存在之疾，也賜予靈魂生命。這其中的第一個原則稱為證據(pramana)，即確立基本真理存在的證據。其他九個原則稱為要確立的真理(prameya)。

證據是指韋陀經典，尤其是《聖典博伽瓦譚》。《博伽瓦譚》是所有《韋陀經》的精華；揭示主最親密而愛意盈盈的面貌，以及靈魂與主和祂的永恆同遊，在祂們神聖愛意交流的遊戲之中聯合的潛能。

在九個要確立的真理中，前面七個與至尊聖主、祂的能量，以及受條件限制和解脫生物體之間相互關係的知識有關。第八個要確立的真理與程序知識有關，即生物體能夠藉著這個方法，穩處於與祂的永恆愛心關係的那種知識。第九個要確立的真理與目標有關，即憑藉追求超然途徑所臻達的終極目標。那個目標稱為對奎師那的純粹愛意，不同的奉獻者懷著變化多端的神聖愛意情感，他們心裡展現純粹愛意時，便呈現無窮無盡的多樣性。

Dasi—奎師那或斯瑞瑪緹.茹阿迪卡的女僕。

Dasya—(1) 與主的五種主要關係之中的第二種，在靈性情感或純粹愛意階段確立；以僕人之情表達對奎師那的愛或吸引力。(2) 在這個世界，修習階段的奉獻者與祂的總體關係，稱為奎師那之僕或至尊主之僕。這表示僅只承認真正的身份是作為奎師那的僕人。

Dasyam—作為奎師那的僕人；奉愛修習的其中一個支體部分；懷著作為奎師那僕人的純粹自我概念提供服務。唯有以這種態度服務，摒棄虛假的自我概念時，靈性專注的修習才可以臻達完美。根據《奉愛甘露之洋》(1.2.183)，僕人有兩種：僕人起初的形式表示把所有活動供奉給至尊聖主，成熟階段表示，懷著「我是主奎師那的僕

人，祂則是我的主人。」這種情感，為祂提供各種服務。這種態度稱為奉愛服務 (kainkarya)。作為僕人是九個主要的奉愛支體部分之一。

Deva-bhasa—「神的語言」，即天堂星球所說的語言；梵語。

Devas—天仙；位於天堂星球的生物，極為虔誠，非常長壽，又具備超卓的意志力和體能。他們賦有獨特的能力管理宇宙。

Devatas—與 devas 相同。

Devi-bhagavata 和 **Devi-gita**—(第九章)是性力派教徒(saktas)倡議的兩本書，證明女神是至尊人物。不過，偉大的典範師和其後的學者都不認同他們是威權。

Dhama—聖地；朝聖的聖地；主顯現和上演祂超然逍遙時光的居所。

Dharma—天職、職務、宗教；源自意指「維持」的動詞字根 dhr；字面意義是維繫的；(1) 事物天性特有的功能，與它的性質密不可分；(2) 泛指宗教。(3) 經典為四社會四靈性晉階體系不同階級的人士，賦定的社會宗教職務；與人類所知最高典範有關的固定職務。不僅渴望在這個世界享樂，有更高渴求的人，例如斯瓦爾嘎 (Svarga)天堂星球等等，熱切渴求宗教職務。因此必需遵循經典略述的宗教守則。遵循根據四社會四靈性晉階賦定的宗教職務，便可以在今生享樂和臻達斯瓦爾嘎天堂星球。對這樣的人來說，履行宗教職務是至高無上的，因此他們的生命目標 (purusartha)稱為天職。職務種類繁多。婦女的天職(Stri-dharma)是指維持恰當婦道的職務、行為等等。同樣，職務經典也描述了人生天職、婆羅門職務、勞工職務和棄絕啟迪的職務等等。但終極來說，天職表示部分對整體，即微靈自然地被奎師那吸引。這一切其他的職務只是與這個短暫的身體有關，因此履行這些職務時，必須培養靈魂的永恆職務，作為奎師那僕人，以能在現在或明天臻達那個境界，即放棄全部次要的職務，完全托庇於聖茹阿妲-主奎師那。

Dharma-sastra—刻劃人類行為準則的宗教經典，例如《曼奴法典(Manu-samhita)》。

Dharma-visaya—靈魂的靈性天職對象；純粹愛意的對象；即主奎師那。

Diksa—婆羅門啟迪；從靈性導師那裡接受啟迪。基瓦·哥斯瓦米在《Bhakti-sandarbha》(Anuccheda 283)這樣界定了婆羅門啟迪：divyam jnanam yato dadyat kuryat papasya sanksayam tasmad dikseti sa prokta desikais tattva-kovikaih—「絕對真理的淵博擁護者宣告，靈性導師給門徒傳授超然知識及根除所有罪孽的程序，稱為婆羅門啟迪。」然後他解釋神聖知識：divyam jnanam hy atra srimati mantre bhagavat svarupajnanam tena bhagavata-sambandha-visesa-jnanam ca—「神聖知識是蘊含在曼陀裡的，與主的形象及與主的明確關係有關的超然知識。」這表示靈性導師在啟迪時把曼陀傳授給門徒，時機成熟時，它揭示主的某個特別形象作為個人的崇拜對象，以及奉獻者處於僕人、朋友、父母或愛侶這其中一種關係之中，與主的獨特關係。

Diksa-guru—婆羅門啟迪的靈性導師；按照經典規則把曼陀傳授給有資格的人選，以便崇拜至尊聖主和透過那個曼陀覺悟祂，這個人便稱為婆羅門啟迪或曼陀之師。

Diksa-mantra—靈性導師在啟迪時所傳授的婆羅門啟迪曼陀。這些曼陀包括瑪哈曼陀、梵三讚、靈性導師曼陀、靈性導師三讚、高茹阿曼陀、高茹阿三讚、勾袍曼陀和超然愛意三讚。靈性導師對茹阿妲和奎師那的內在服務情感，是透過這些曼陀傳

送的。《Bhakti-sandarbha》(Anuccheda 237)的下列詩節表明了這點：yo mantrah sa guruh saksat yo guru sa hari svayam gurur yasya bhavet tustas tasya tusto harih svayam—「曼陀(靈性導師傳授的)本身都是靈性導師，靈性導師直接是至尊主哈瑞。靈性導師滿意的人也會獲得主哈瑞本人的快樂。」這些曼陀灌注了奎師那形象的超然知識，以及與祂的明確關係(參閱 diksa 和 mantra)。

Divya-nama—主奎師那的超然聖名。

Divya-lila—超然的逍遙時光。

Dravya—桌子、椅子等等物體。

Drdha-niscaya—堅定的決心或果斷。

Dhrstata—輕率、大膽或勇敢的狀態。第二十一章提及那些離開她們的丈夫和兒子，又放棄了四社會四靈性晉階體系的所有規範守則的牧牛姑娘。杜瓦茹卡的王后不想離棄這一切；她們想遵循她們的丈夫和四社會四靈性晉階體系的規範守則。因此這裡說她們放棄輕率大膽的品質，像家庭主婦那樣服務奎師那。那些離棄這一切，具備輕率大膽這種品質的人，稱為女朋友。

Durjati—低賤的出生或階級。

Durjati-dosa—出身寒微的這種缺陷；生於罪孽深重或低賤家庭的缺陷。這種缺陷是因為過往活動那些已經開始成形結果的業報(prarabdha-karma)所致的。

Duskrti—不虔誠或罪惡行為。

Dvija—任何婆羅門、統治階層與戰士(ksatriyas)或農民商人(vaisyas)，透過傳授聖線的啟蒙儀式(upanayana-samskara)領受了第二次誕生，為研習《韋陀經》作好準備。

E

Ekadanda—一元論宗派的棄絕者，尤其是聖山卡爾師的追隨者手持的棍子。只有一根棍子，象徵他們與非人格梵合一的目標。

Ekadasi—艾卡達斯斷食日；盈月或虧月的第十一天。純粹的艾卡達斯斷食日表示月虧的第十一天，在兩次日出之間那個時段的一整天。不純粹的艾卡達斯斷食日，意指月盈的第十一天，從一個太陽日(從日出至日出)開始到下一個太陽日結束，即在第二天的日出之後。如果是不純粹的艾卡達斯斷食日，便要在月盈的第十二天(Dvadasi)奉行。

F

Folklore—(關於第十七章)，有句話說：「數浪來掙錢。」解釋如下。古時有一個富有的商人(vaisya)能在任何情況賺錢而全國知名。一些嫉妒的人進言當地的國王，設法說服他把商人遣到遠方，他便沒有任何機會掙錢。國王決定遣他到海邊的偏僻處。但這個商人的性格始終如一，竟坐在海灘上數浪！每當船舶航經海洋時，他便揮動雙臂截停它，然後說：「你不准經過。國王派我在這裡數浪，你的船舶在干擾海浪。」他會一直爭辯不休，獲得賄賂才罷休。他這樣再次成為富人。

G

Ganapatya—象頭神(Ganesa)的崇拜者。

Gandharvas—歌仙；位於更高星球的天仙，尤以擅於唱歌和音樂而著名。

Ganga—恆河聖河；又稱 Ganges(參閱地名表的 Ganga)。

Gathana—事物的構造、結構或組成。

Gaudiya Vaisnava Acaryas—高迪亞偉大奉獻者典範師；主采坦亞傳系的傑出導師。

Gaudiya Vaisnava Sampradaya—高迪亞偉大奉獻者師徒傳系；遵循主采坦亞.瑪哈帕佈傳系的偉大奉獻宗。

Gauna—字義表示「有品質的那位」或「次要的那位」。與品質有關的，有品質的；與物質自然的三個品質有關的；從屬的，次要的，不必要的。

Gaurabda—始於主高認嘎.瑪哈帕佈顯現的那個年代的其中一年(相等於公元一四八六年)。

Gaura-lila—高茹阿的逍遙時光；主采坦亞.瑪哈帕佈神聖的逍遙時光，祂與主奎師那一樣。

Gaura-Nama-Rasa—唸誦主高茹阿聖名所獲的超然品味。

Gayatri-mantra—三讚曼陀；婆羅門在一天的三個交接時刻重複默念的神聖曼陀。三讚曼陀化身為女神，即布茹阿瑪的妻子和四部《韋陀經》的母親(參閱 diksa-mantra)。

Ghata—岸邊的樓梯(例如在河岸、池畔等等)。

Ghata-akasa—在罐內看得到的那個空間。(Maha-akasa 是浩瀚無垠的天空)。

Godruma—納瓦島九個部分的其中之一(參閱地名表)。

Gopas—牧牛童、牧牛郎；以親密友情服務奎師那的牧牛童。這又可指以南達大君為首，以父母情感服務奎師那的年長牧牛郎。

Gopis—牧牛姑娘；巴佳以斯瑞瑪緹.茹阿迪卡為首的年輕牧牛姑娘，她們以綿綿愛意服務奎師那。這又可指以雅淑姐母親為首的年長牧牛姑娘，她們以父母情感服務奎師那。

Go-sala—牛棚。

Gosvami—哥斯瓦米；自己感官的主人；那些處於棄絕生命階級者的稱號。這常指采坦亞.瑪哈帕佈那些採納棄絕者生活模式的著名追隨者。這些哥斯瓦米的親戚或他們僕人的後人，經常僅是基於出身而採用這個稱號。如此一來，哥斯瓦米這個稱號已經演變成姓氏之用。廟宇主要的管理者有時也稱為哥斯瓦米。

Grhastha—stha 一字表示「住在」。grha 一字意指「屋子」，又指住在房子裡的家庭成員；作為動詞則表示「抓緊，承擔或接受」。四社會四靈性晉階體系的第二個靈性晉階或生命階段；家庭生活。

Grhastha-tyagi—棄絕了家庭生活的人。

Gulli-danda—一種用棒子和棍子玩的遊戲。

Guna—品質、形態；(1) 與奎師那有關時，這是指奉獻者聆聽、描述和冥想祂的超然品質，作為奉愛修習的部分修習。(2) 物品的品質，例如堅硬和柔軟等等。(3) 憐憫、容忍和仁慈等等普遍的品質。(4) 三根繩子(必須遵守的品質)，稱為善良、情欲和愚昧。

Gunavatara—三種形態主要的主宰神明，維施努、布茹阿瑪和施瓦分別主宰善良、情欲和愚昧的品質。

H

Hamsa—天鵝；《聖典博伽瓦譚》(3.12.43)所述的，棄絕啟迪的第三個階段。聖維施瓦納.查誇瓦爾提.塔庫爾在他對這個詩節的注釋界定，在天鵝階段的苦修者是孜孜不倦地培養超然知識的人。

Hari—主奎師那的其中一個聖名(參閱人名表)。

Hari-katha—主哈瑞的題旨；有關主哈瑞聖名、形象、品質和逍遙時光的敘述。

Hari-nama—唸誦主的聖名。除非附有 sankirtana(齊頌聖名)一字，否則通常是指手執荼爾茜(tulasi)唸珠，自己唸誦哈瑞奎師那瑪哈曼陀的這種修習。

Hari-vasara—主哈瑞的日子；這尤其是指艾卡達斯斷食日；它又指奎師那顯現日(Janmastami)和主茹阿瑪顯現日(Ramanavami)等等其他聖日[這些詞彙的解釋，請查閱這個詞匯表]。

Havisya—晒乾的大米，用水煮熟，再拌以酥油。

Heya—不受歡迎的；適合要放棄的；可鄙的，低下的，卑鄙的。

Hladini—喜樂；這是指喜樂所支配的形象能量(參閱 svarupa-sakti)。喜樂是與至尊主喜樂(ananda)方面有關的那種能量。雖然至尊主是所有快樂的化身，但喜樂是祂藉此品嚐超然喜樂，以及使他人品嚐喜樂的那種能量。純粹至善被支配喜樂時，便稱為機密知識(guhya-vidya)。這機密知識有兩種能力：奉愛和賜予奉愛的。純粹愛意(priti)組成的奉愛透過這兩個媒介展現。具有純愛性質的奉愛，本身就是機密知識的特殊面貌。

I

Ibada—神聖崇拜的伊斯蘭詞語。

五種愚昧—主布茹阿瑪首先創造這五種愚昧(《聖典博伽瓦譚》3.12.2.)。由於渴望享受假象，因此微靈便發展假我，以為他可以享受物質感官享樂，然後五種愚昧—對靈魂一無所知(tamah)、對生命身體概念的錯覺(moha)、瘋狂追求物質享樂(maha-moha)、因憤怒或嫉妒而忘記固有崗位(tamisra)，以及以為死亡是終極結局(andha tamisra)—便蒙蔽他純粹微小的本性。

Isanugata—那些致力於或皈依於控制者(至尊聖主)的人；偉大奉獻者。

Ishqh—愛(靈性的或世俗的)的伊斯蘭詞語。

Ista-deva—膜拜神明；被奎師那的某個特別形象吸引，祂也是愛和服務的對象。

Isvara—至尊主或至尊控制者。

Itihasa—(1) 普通歷史。(2) 包含宗教、經濟發展、感官享樂和解脫等等訓示，以及敘述古代事件(dharmartha-kama-moksanam upadesa-samanvitam purva-vrta katha-yuktam itihagam pracaksate)的書籍。《Gaudiya-Vaisnava-abhidhana》引用了這個定義。(3) 第五部《韋陀經》。根據《神訓經》和《輔典》兩者，《Itihasa》和

《宇宙古史》都被視為第五部《韋陀經》。《聖典博伽瓦譚》(3.12.39)有云，itihasa-puranani pancamam vedam；以及 itihasa puranan ca pancamo veda ucyate(1.4.20)。在他對(1.4.20)的評注，基瓦.哥斯瓦米引用《摩訶婆羅多》(Moksa-dharma 340.21)，vedan adhyapayamasa mahabharata-pancaman iti，「維亞薩一併教授了《韋陀經》和它們的第五冊，《摩訶婆羅多》」。《Manu-smṛti》(3.232)同樣也有云，akhyananitihāsams ca。在他對這個詩節的《Manu-vartha-muktavali》評注，庫路卡.巴塔(Kulluka Bhatta，十二世紀一位著名的《Manu-vartha-muktavali》評注家)說，itihāsan mahabharatadin，「itihāsan 一字是指《摩訶婆羅多》和其他典籍。」

這些參考資料確立，itihāsa 一字明確指的是《摩訶婆羅多》。在《摩訶婆羅多》裡所見的《博伽梵歌》，甚至連聖山卡爾師都認同它是所有《韋陀經》的精華，在他自己對《梵歌》評注所寫的介紹裡說，tad idam gita-saṣṭram samasta-vedartha-sara-sangraha-bhūtam，「這部《梵歌》經典是所有《韋陀經》要義的精華。」這進一步確認，《itihāsa》是韋陀典籍原文的一部分。《神訓經》自己(《祭多嘎亞奧義書(Chandogya)》7.1.2)宣告，《Itihāsa》和《宇宙古史》是韋陀典籍原文的第五部《韋陀經》，itihāsam purānam pañcamam vedānam vedam。

J

Jada—無生氣的物體；世俗的，物質的。

Jada-anuraga—對世俗物質對象的依附。

Jada-sakti—物質或外在能量，又稱為假象。

Jadiya-kala—以過去、現在和將來等等劃分來標示的物質時間。

Jaiva-dharma—微靈內在固有的天職；對至尊主純粹無瑕的愛。

Jangama—飛禽走獸、昆蟲水族和人類等等活動生物體。

Janma—誕生、源頭。

Janmastami—主奎師那的顯現日，出現在八至九月(巴卓月)兩周月暗的第八天。不過，根據《維施努宇宙古史》，主奎師那的顯現日是出現在七至八月(斯茹阿瓦拿月)兩周月暗的第八天。這個差別的原因是，在某些年份，主要的農曆月份是在七至八月。主要的農曆月份是指在星球相匯時結束的農曆月份，次要的農曆月份則是在星球相對時結束的農曆月份。主要的農曆月份發生在七至八月時，主奎師那的顯現日便出現在那個月，而不是八至九月。

Japa—唸誦；大聲唸誦或自己輕聲唸誦奎師那的聖名；通常是指以茶爾茜唸珠，唸誦哈瑞聖名的修習。japa 一字來自動詞字根 jap，表示重複誦讀或低語(尤其是祈禱或唸咒)。《Sabda-kalpa-druma》界定了，唸誦是默念或誦讀曼陀。在《Hari-bhakti-vilasa》(17.155-159)，聖薩拿坦.哥斯瓦米以下列字句描述唸誦：

「《尼星哈宇宙古史》記載，唸誦有三種：(1) 誦讀(vacika)、(2) 低語(upamsu)和(3) 默唸(sika)。以高、低或共鳴的聲音非常清楚地誦讀曼陀，稱為口頭誦讀。嘴唇微微顫動，緩慢地誦讀曼陀，僅是自己的耳朵才聽得見，稱為低語誦讀。用智慧冥想曼陀的意思，重覆地從一個音節到下一個，從一個字到下一個，稱為心意默念。」

Jati—階級、種族或種類。

Jati-bheda—階級之別；各種各樣的階級或種類之間的差別。

Jism—物質的伊斯蘭詞語。

Jiva—微靈；永恆的個體生物體，以無數生命物種之一的物質身體，處於物質存在的受條件限制狀態。

Jnana—(1) 知識，(2) 導致非人格解脫的知識：這涉及靈魂與物質的區別，以及它與梵的一致性。

Jnana-adhikara—追求解脫知識的資格。

Jnana-kanda—《韋陀經》的一部分，涉及那個獨一無二而難以區別，稱為梵的靈魂的知識。

Jnana-mudra—拇指尖接觸食指尖所形成的傳統手勢。

Jnana-nistha—那些堅決追求以非人格解脫為目標的一元論知識的人。

Jnana-viddha—夾雜了致力於臻達非人格解脫的知識之偉大奉獻宗。

Jnana-yoga—思辨瑜伽；透過哲學追尋真理的靈性覺悟之途。

Jnani—思辨家；追求致力於非人格解脫知識的途徑。

K

Kali-yuga—卡利年代；始於五千年前，爭吵和偽善的現代(參閱 yuga)。

Kamyā-karma—為了獲得某些獨特的物質益處而履行的宗教儀式。

Kanistha-bhakta—初階的奉愛修習者。

Karatalas—用於唱誦奉愛歌曲的黃銅小鑊鈸。

Karma—業報；(1) 在物質存在期間履行的任何活動。(2) 導致在這個世界或死後，在天堂星球獲得物質益處的虔誠活動。(3) 命運；過往行為導致的必然結果。

Karma-adhikara—履行導致物質得益之虔誠活動的資格。

Karma-kanda—業報之部；《韋陀經》的一部分，涉及履行導致物質益處或解脫的儀式活動和祭祀儀式。

Karma-viddha—夾雜了致力於物質益處的業報活動之偉大奉獻宗。

Karma-yoga—業報瑜伽；透過把工作成果獻給神而覺悟神的那條途徑。

Karmi—業報工作者；追求導致物質得益，或提升到天堂星球的韋陀業報之途的人。

Karya-sakti—進行活動的能量。

Kaudi—貨貝。

Kaya-vyuha—直接擴展。斯瑞瑪緹.茹阿迪卡的四種女朋友全都是永恆完美的，她們是斯瑞瑪緹.茹阿迪卡自身形象的直接擴展(kaya-vyuha)。她把她的靈性情感永恆展現為八個主要的女朋友，她四種不同的服務情感為四種不同的女朋友，即親密女朋友、私密女朋友、視之如命的女朋友和最親密女朋友。這些女朋友全都是直接擴展，通過靈修達至完美的牧牛姑娘卻不是擴展。杜瓦茹卡的王后歸類於不同種類的擴展，稱為具有不同情感的形象擴展(vaibhava-prakasa)，無憂星的幸運女神拉釋米(Laksmis)，則是斯瑞瑪緹.茹阿姐茹阿妮壯麗面貌的擴展。瓦曼的妻子和半神人星球

(Devaloka)的其他化身(avataras)都是擴展。這個世界的杜伽女神(Durga-devi)是物質擴展。

Kayastha—印度社會某個特別的階級；統治者或戰士(ksatriya)父親和勞工(sudra)母親所生的那些人。他們一般都受過良好教育，很多都以作家為生。據稱這個階級是祺陀古塔[Citragupta，即閻王(Yamaraja)的書記]的後裔。

Kazi—卡西；回教行政長官，通常是市鎮或城市(類似市長)的統治者。

Khicari—以大米和豆類，加入酥油和香料煮成的可口菜式。

Khoda—伊斯蘭教對神的稱呼。

Kirtana—靈唱唸誦；集體唱頌奎師那的聖名，有時伴以音樂。這也可指個人高聲唸誦聖名，及口頭描述至尊主的聖名、形象、品質、同遊和逍遙時光。靈唱唸誦是九個奉愛支體部分之中最重要的。

Krsna-bahirmukha—注意力外在集中於物質世界而忘了奎師那；對奎師那一無所知以及沉迷於物質享樂。

Krsna-dasya—服務奎師那；微靈的靈性職務。這天職的完美境界是指純粹愛意。

Krsna-lila—主奎師那的神聖逍遙時光(參閱 lila)。

Krsna-prema—對奎師那的純粹愛意(參閱 prema)。

Krsna-unmukha—注意力集中於奎師那的那些人。

Krsna-vimukhata—注意力轉離奎師那的狀態；專注於物質世界的狀態。

Ksatriya—四社會四靈性晉階體系的第二個社會階級；統治者或戰士。

Ksayonmukha—任何物體或事物的衰退或減少；由於從事靈性修習，因此微靈與物質世界的關係逐漸疏離。

Ksudra-cetana—具有微小的意識知覺；生物體。

Kunja—森林；樹林或涼亭；側面和頂部主要由樹木及攀藤植物自然成蔭的僻靜處。

Kuticaka—茅廬期；棄絕啟迪四個階段之中的第一個。根據韋陀體系，最初棄絕家庭生活時，苦修者只會在他的村莊外面建一座小茅廬(kutira)，並會接受他家庭成員或村民佈施的必需品維生。《聖典博伽瓦譚》(3.12.43)提過這個階段。在給前述詩節所寫的評注裡，聖維施瓦納·查誇瓦爾提·塔庫爾把茅廬期界定為，以履行與自己生命階段有關的業報為主(svasrama-karma-pradhana)。

Kutira—茅廬或小屋。

L

Laukika—現世的，世俗的，俗世的，與物質世界有關的。

Laukika-jnana—世俗知識，世俗現象的知識。

Laukika-sraddha—世俗的尊重；基於風俗或傳統，而不是深入理解經典所致的信心。

Lila—逍遙時光；神聖的歡樂逍遙。至尊聖主的活動，不論是創造物質世界方面，還是與祂奉獻者的超然愛意交流方面，都決不受業報或物質自然影響。它們全都是祂自願能量的展現，因此稱為神聖活動或嬉戲。奉獻者聆聽、描述和冥想這些逍遙時光，作為他們奉愛修習的一部分。

Lila-avatara—逍遙時光化身；尼星哈(Nrsimha)、瓦茹阿哈(Varaha)和庫爾瑪(Kurma)等等奎師那逍遙時光的展現。

Lila-katha—逍遙時光的題旨；描述或敘述主神聖的逍遙時光。

Linga-sarira—心意、智慧和自我所組成的精微物質身體。

Lobhamayi-sraddha—意指奉獻者遵循巴佳居民的步伐，渴望懷著僕人、朋友、父母或愛侶等等四種情感的其中之一，服務奎師那。他應該強烈渴望臻達這個境界。那就稱為滿懷強烈渴望的信心。

Lota—薄薄的鋼水罐。

M

Madhavi—瑪德威；芳香四溢的花，盛放時呈白色，日間變成粉紅色；瑪德威花的蔓藤。

Madhukari—像蜜蜂在花間採蜜(madhu)那樣挨家挨戶地化緣。

Madhurya—甜美或美麗。在奉愛方面，這是指被奎師那作為英俊年輕牧牛童的迷人親密面貌吸引而激發的奉愛。這種奉愛容許祂和祂奉獻者之間作最大的愛心交流。

Madhurya-rati—以愛侶情感表達的，對奎師那的愛或依戀。

Madhyahna—一天之中的第三個時段；中午；正午(參閱 asta-kaliya-lila)。

Madhyahna-bhakta—處於中階的奉愛修習者。

Mahabhava—至高靈性情感；純粹愛意或神聖愛意的最高境界。《Ujjvala-nilamani》(14.154)把至高靈性情感界定為：「當歷久彌新之愛達到特別的強度時，便稱為靈性情感或至高靈性情感。這種強烈狀態有三種特性：(1) 歷久彌新之愛達至自我認識(sva-samvedya)，表示它成為自己所體驗的對象、(2) 它鋒芒畢露(prakasita)，即是八種狂喜極樂之兆全都顯然易見，以及(3) 它達至狂喜之愛的最高境界(yavad asraya-vrtti)，表示歷久彌新之愛這種強烈狀態的活躍要素，把茹阿妲和奎師那的靈性情感體驗，傳送到任何在場的合格領受者。這包括修習者和達至完美的奉獻者兩者。」

Mahajana—以身作則教化他人的偉人。

Mahanta—修院或廟宇主持。

Mahaprabhu—瑪哈帕佈；至尊主，主奎師那.采坦亞(參閱人名表的 Caitanya)。

Maha-akasa—浩瀚無垠的天空或空間。

Mahaprasada—參閱 prasada。

Mahatma—慈悲或偉大靈魂；對那些靈性知覺極高的人的尊稱。

Mahavakya—真言；《奧義書》的主要陳述或說話。正如第十二章確立的一樣，原音(奧姆)[Pranava(om)]是《韋陀經》的真言。不過，聖山卡爾師廣泛地宣揚四格言是真言。因此，mahavakya(真言)一字便與這些措辭有關：aham brahmasmi，「我是梵」[《巴漢名然亞卡奧義書(Brhad-aranyaka Upanisad)》1.4.10]、tat tvam asi svetaketo，「斯瓦塔可陀(Svetaketo)啊，你是那」[《祭多嘎亞奧義書(Chandogya Upanisad)》6.8.7]、prajnanam brahma，「至尊知識就是梵」[《艾塔瑞亞奧義書(Aitareya Upanisad)》

1.5.3]、以及 sarvam khalv idam brahma，「所有宇宙都是梵。」(《祭多嘎亞奧義書》3.14.1.)。

Mala—參閱 tulasi-mala。

Malphut—愚昧的伊斯蘭語。

Malati—一種茉莉花或它的植株。

Mamaji—舅父。

Mamata—擁有感；字義表示「我的」；依附、依戀或擁有感。對物質事物或人的擁有感是束縛之原，對靈性導師、偉大奉獻者和靈性對象的擁有感，則是解脫之原；在靈性世界，擁有感是純粹愛意的其中一種特性。

Mana—妒恨；是由有礙英雄和愛卿無拘無束地相聚的那些靈性情感組成的(例如斯瑞瑪緹.茹阿迪卡的妒恨)，縱使他們在一起，又互相吸引。

Mantra—曼陀；稱呼任何個別神像的至尊聖主之名所組成的神祕詩節。曼陀是靈性導師在婆羅門啟迪時傳授給門徒的。也許會提出一個問題，至尊聖名是獨立的，主聖名所組成的曼陀怎會仰賴於婆羅門啟迪？聖基瓦.哥斯瓦米在《Bhakti-sandarbha》(Anuccheda 284)討論了這個問題。他說曼陀包含了至尊主的聖名(bhagavan-namatmika)。這表示曼陀是由至尊主的名字組成的。差別在於曼陀也包含一些特別的字，例如 nama、svaha 和 klim 等等。至尊聖主和聖人把特別力量灌注在曼陀之中，那些曼陀藉此揭露一己與奎師那的獨特關係。因此曼陀好像具有一些沒灌注在聖名的特別能量。如果不需任何婆羅門啟迪，至尊主的聖名(沒有這些特別屬性)便能賜予至尊的臻達目標(parama-purusartha)，那麼甚至比聖名更強大的曼陀怎會仰賴於婆羅門啟迪？因此便產生了矛盾。

聖基瓦.哥斯瓦米分析，以曼陀內在固有的本質來說，它們無需倚賴婆羅門啟迪。不過，普羅大眾普遍都受身體概念影響，他們的心被可惡的欲望污染。為了抑制這些趨勢，聖人確立了神像崇拜之途要遵循的規則。否則，以內在的固有本質來說，在任何正規的獨立性方面，聖名和曼陀之間沒有差別。

由於聖名與聖名擁有者沒有分別，即至尊主本人，因此都灌注了所有能量。因此事實上，聖名的榮耀更勝曼陀。但基瓦.哥斯瓦米說，婆羅門啟迪曼陀灌注了，揭示修習者與主獨特關係的力量 — sri bhagavata samam atma-sambandha-visesa-pratipadakas ca，(《Bhakti-sandarbha》，Anuccheda 284)。

Anuccheda 283 也說明同一點：divyam-jnanam hy atra srimati mantre bhagavat-svarupa-jnanam tena bhagavata sambandha-visesa-jnanam ca(參閱 diksa)。這表示當靈性導師處於靈性情感的境界賜予婆羅門啟迪時，曼陀便灌注了至尊主真正本質的知識，以及個人與祂獨特關係的知識。因此那些渴望處於僕人、朋友、父母或愛侶四種關係的其中之一，得以懷著純粹愛意在巴佳服務主奎師那的人，應該從穩處於這其中一種情感的靈性導師那裡，接受婆羅門啟迪曼陀。

Manu-samhita—《(曼奴法典)》；人類祖先曼奴(Manu)所述的宗教經典，為全人類詳述了行為準則。

Maya—假象；似是而非的；至尊聖主的外在能量，影響生物體認同錯誤的自我觀念，以這個物質世界獨立的享樂者自居。

Maya-sakti—假象能量；引致迷惑的能量，負責展現物質世界、時間和物質活動。

Mayavada—假象宗；假象充斥的教義；山卡爾師的非人格追隨者提倡的理論，主張主的形象、這個物質世界和生物體的個別存在都是假的。

Mayavadi—假象宗；提倡假象教義的人(參閱 mayavada)。

Maya-vikrama—參閱 maya-sakti。

Mayika-tattva—與至尊主的迷幻能量有關的基礎真理，這能量與物質世界有關。其中一方面是關係知識。

Mimamsa—彌漫沙派；分為兩部分的哲學教義：(1) 耆米尼(Jaimini)創立的彌漫沙前篇(purva)或業報彌漫沙，提倡履行《韋陀經》的儀式活動，便可以臻達天堂星球，以及(2) 巴達茹阿亞拿·維亞薩戴瓦(Badarayana Vyasadeva)創立的彌漫沙後篇(uttara-mimamsa)，涉及梵的性質。(參閱 purvamimamsa 和 uttara-mimamsa)。

Mimamsaka—哲學家。堅守有兩部分的彌漫沙哲學教義的人。這常指那些遵循耆米尼的業報彌漫沙的人。

Mimamsa-sastra—《彌漫沙經》；(1)透過分析審視，確立基礎哲學真理的經典。(2) 涉及韋陀哲學其中一個分支的經典(參閱 mimamsa)。

Misra—混雜的，攙雜的。

Mithya-abhimana—錯誤的自我概念；認同粗糙和精微的物質身體。

Mleccha—源於意指口齒不清(梵語)的梵語字根 mlech —外國人；非雅利安人；賤民種族的人；任何不說梵語，不遵守印度社會宗教傳統的人。

Moksa—參閱 mukti。

Mrdanga—麥當嘎鼓；用於演奏奉愛歌曲的兩頭陶鼓。

Mujarrad—靈魂或意識知覺的伊斯蘭語。

Mukta-dasa—解脫狀態。

Mukta-jiva—解脫靈魂；那些仍然住在這個世界，卻已從物質自然的影響獲得解脫的人，或那些住在靈性世界的人。

Mukti—從物質存在解脫。解脫有五種：獲得至尊主的同一形象(sarupya)、與至尊主毗鄰而居(samipya)、與至尊主住在同一星球(salokya)、與至尊主同樣富裕(sarsti)，以及融入至尊聖主的身體或祂的梵光，與祂合而為一(sayujya)。奉獻者力拒最後一種。雖然奉獻者有時都接受其他四種解脫，因為它們與奉愛並非全不相容，但那些決意要得到對巴佳主奎師那純粹愛意的人，決不接受這些解脫。

Mukulita-cetana—處於萌芽階段的意識知覺。這是指人類的意識知覺高於更低下的生命形式，但他們缺乏道德和倫理。又指那些有傳統道德觀，卻不相信神的人。

Mullah—回教宗教學者。

Mumuksa—渴望解脫的人。

Mumuksu—尋求解脫的人。

Murti—至尊聖主的神像形象。

Nagara—市鎮或城市。

Nagara-sankirtana—環城齊頌聖名；列隊唱頌宗教歌曲，走遍城市或村莊。

Naimittika-dharma—物體或有意識生物短暫或按情況而定的職務；與後天獲得的性質有關的；按情況而定的職務或宗教。

Naimittika-karma—特殊情況所致的，偶然的宗教職務。

Naimittika-sukrti—產生短暫結果的虔誠活動；導致物質享樂、富裕、獲得知識和玄祕力量的虔誠活動。

Naisthika-brahmacari—終生貞守生；接受終生貞守之誓的人。

Naitika—與道德倫理有關的(參閱 niti)。

Nama—聖名；奉獻者唱誦的奎師那聖名，作為實踐奉愛修習的主要支體部份。

Nama-bhajana—對聖名的靈性專注；手持茶爾茜唸珠，對自己低聲唸誦聖名的這種修習。

Namabhasa—聖名之影；聖名的表象。逐步清除罪孽和冒犯的唸誦階段，但還沒有達至純粹唸誦。

Nama-aparadha—冒犯地唸誦聖名，或受到十種聖名冒犯影響的聖名唸誦。(參閱第二十四章)。

Nama-rasa—唸誦聖名所獲的超然品味。

Nama-sankirtana—齊頌聖名；唸誦奎師那聖名的這項修習，尤指集體唱頌。

Namaskara—頂拜或奉上崇拜、讚頌或致敬等等行為。對至尊聖主的頂拜有四種：(1) 問候或鞠躬(abhivadana)；(2) 以身體的八個部分(雙手、雙腿、雙膝，胸和前額)匍伏頂拜(astanga)；(3) 以身體的五個部分(雙膝、雙臂和前額)俯伏頂拜(pancanga)；以及(4) 雙手合十放在頭部，鞠躬頂拜(kara-sira-samyoga)。

Nami—至尊聖主；名字所稱呼的人。

Nama—回教的祈禱制度。

Nara matram—指全人類，不分階級、信仰或物質名份。

Narayana—拿茹阿央那；奎師那的擴展。富裕的無憂星之主。

Navadha-bhakti—九種主要的奉愛：聆聽、靈唱唸誦、憶念奎師那的榮耀、服務祂的蓮花足、崇拜祂、向祂祈禱、以僕人情感對祂唯命是從、與祂為友和把自我獻給祂(atma-nivedanam)[如需更多資料，請參閱這每一項個別的標題]。

Nimitta—原因、理由、動機、手段或代理人。

Nirapeksa—疏離所有物質享樂，以及四社會四靈性晉階體系有關名份的偉大奉獻者；字義是獨立的，或沒有需求的人。

Nirbheda—難以辨別的；缺乏可以區分的特性或品質；經常用作為描述非人格梵的形容詞。

Nirbheda-brahma-jnani—非人格梵的思辨家；透過一元論知識的程序，尋求臻達非人格梵的人。

Nirguna—擺脫了善良、情欲和愚昧等等物質品質的影響。與主奎師那有關時，這暗示祂具備超然品質。

Nirvana—涅槃；滅絕、消失、瓦解；終於從物質獲得解脫，與至尊靈魂重聚；假象宗概念一個體存在的絕對滅絕或毀滅。

Nisanta-lila—夜末逍遙；奎師那的日常逍遙分成八個時段。夜末逍遙是在破曉前，夜晚結束時發生的(參閱 *asta-kaliya-lila*)。

Nisarga—事物後天所得的性質；潛移默化或認同而獲得的性質；事物扭曲了的性質。

Nistha—堅定不移；堅定信心；堅定於奉愛修習。這是奉愛蔓藤的第四個發展階段。大部分無用的欲望和惡習消除後，便產生堅定不移。

Niti—道德學，倫理學，社會道德，道德操守或行為；政治智慧或學問。

Nitya—永恆；不變；日常的；無始無終的。

Nitya-dharma—永恆天職；事物特有的永恆功能或職務，與它永恆固有的功能或職務有關的。

Nitya-karma—必要的日常宗教職務。

Nitya-satya—永恆真理或真象。

Nitya-sukrti—結出永恆成果的虔誠善行；促成奉愛永恆職務的虔誠善行，例如與奉獻者聯誼和涉及奉愛行動。

Nitya-tattva—永恆真理、真象或哲學原則。

Nivrtti-marga—疏離或戒絕物質果報活動和宗教儀式的途徑。

Nyaya—邏輯；涉及以邏輯分析真理的哲學，又稱 *nyaya-darsana*。這個哲學體系是大聖人哥塔姆(Maharsi Gautama，參閱人名表的 Gautama)創立的。邏輯哲學贊同十六項原則：(1) 證據；獲得事實知識的方法(*pramana*)、(2) 以真正知識確定的(*prameya*)、(3) 懷疑將要討論的要點(*samsaya*)、(4) 討論疑點的動機(*prayojana*)、(5) 引用實例或例子(*drstanta*)、(6) 論點的確證結論(*siddhanta*)、(7) 邏輯論點或推論法的組成部分(*avayava*)、(8) 有說服力的推理(*tarka*)、(9) 推論、結論或運用結論性的論點(*nirnaya*)、(10) 論文、建議或論點(*vada*)、(11) 一矢中的之爭論或回答，駁斥對方的論點(*jalpa*)、(12) 破壞性的批評；沒有試圖證明問題的反面，無聊地挑剔另一方的主張(*vitanda*)、(13) 謬見；膚淺的理由(*hetv-abhasa*)、(14) 欺騙性的爭論；歪曲對方說話的含意(*chala*)、(15) 僅是基於虛假雷同或不同的邏輯推論(*jati*)以及(16) 論點中的弱點或推論法中的錯誤(*nigraha-sthana*)。

根據邏輯哲學，有十九種痛苦：物質身體，包括心意在內的六種感官，六個感官對象，以及誕生、生長、繁殖、維繫、衰退和死亡等等六種轉變。除此之外，快樂也被視為第二十種痛苦形式，因為它只不過是轉變了的痛苦狀態。邏輯哲學的支持者(*naiyayikas*)接受四種證據：直接察知(*pratyaksa*)、推論(*anumana*)、比較(*upamana*)和《韋陀經》的權威性(*sabda*)。

邏輯哲學接受，稱為 *paramanu* 的永恆極小粒子的存在。他們聲稱這些是創造突然出現的基本要素。但為了讓創造發生，便需要稱為至尊控制者，即至尊聖主的管理者。至尊主透過發動原粒子創造世界。至尊控制者就像這些原粒子，永恆而沒有開始。雖然邏輯家接受至尊控制者的存在，但他們不相信祂親自進行創造。祂只是原

始原因。透過祂的渴望發動原子，然後它們創造所有精微和粗糙元素，由此引致創造。

根據邏輯哲學，微靈多不勝數，永恆而沒有開始。邏輯家不認為微靈天性具有意識知覺，他們也許只是與智慧、意志或情感品質有關的實體，由於原因和條件的適當組合而產生的。邏輯哲學提倡，微靈和至尊控制者是兩個完全個別的真理。微靈的物質存在是業報所致的。創造在業報的影響下發生，微靈在創造裡承受他們的業報反應。至尊控制者唯一的職務是發動創造，賞賜業報之果。

邏輯家說微靈能夠透過十六項原則的哲學知識，從物質存在得到解脫。他們界定解脫是物質痛苦完全終止。在解脫之中沒有實際快樂。在這種解脫狀態，微靈似是沒有無意識的。

Nyaya-sastra—邏輯經典；涉及以邏輯分析真象的經典。邏輯教導主要是透過分析陶罐(ghata)和布塊(pata)等等普通物品，所獲的比喻作出解釋，因此討論邏輯時一再遇到這些字眼。

P

Pada-sevanam—一字義表示服務雙腳。不過，產生的問題是修習者可以怎樣服務主的蓮花足。因此在他對《聖典博伽瓦譚》的《Krama-sandarbha》評注，基瓦.哥斯瓦米這樣界定服務蓮花足：pada-sevayam pada sabdo bhakty eva nirdista tata sevayam— 在「pada-seva」一詞，pada 一字僅指奉愛。seva 一字表示，應該懷著厚愛和尊重履行這奉愛，即服務。覲見神像、觸摸神像、繞拜神像，遊行時跟隨神像，到訪主的廟宇或恆河、庫茹蘇譚之野(Purusottama-ksetra)、杜瓦茹卡和瑪圖茹阿等等聖地、奉行慶典，服務偉大奉獻者和茶爾茜，這全都歸入服務蓮花足。這是九種主要的奉愛支體部分之一。

Panca-mahapapa—殺死婆羅門、喝令人醉醺醺的酒、偷竊、與聖靈性導師的妻子通姦，或與任何干犯這些罪行的人聯誼。

Pancopasana—崇拜五位神明—太陽神、象頭神(Ganesa)、性力女神，施瓦和維施努。

Pandita—學者；panda 意指「智慧被經典知識啟蒙的人」，pandita 一字是指有這種智慧的人。

Papa—罪孽。

Parabrahma—至尊梵，梵光之源，至尊聖主。

Parak-vrtti—向外集中於外在世界，或感官及感覺對象的那種傾向。

Paralaukika—與下一個世界有關的；超凡脫俗的；靈性的。

Parama-dharma—至尊天職；微靈的至尊或終極天職。

Parama-guru—靈性祖師；靈性導師的靈性導師。

Paramahansa—至尊天鵝；棄絕啟迪的第四個和最後階段，《聖典博伽瓦譚》(3.12.43)指它擺脫了所有物質職責(niskriya)。聖維施瓦納.查誇瓦爾提.塔庫爾在他對這個詩節的評注界定了，擺脫所有物質職責，就是覺悟至尊絕對真理(prapta-tattva)。

Paramartha—最高真理；靈性知識；最高的臻達目標。

Paramarthika—與至尊靈性真理或終極真象有關的；真正的，必要的，真實的；與最高目標有關的。

Paramatma—超靈；處於眾生心裡作為見證人，以及憶念、知識和遺忘之源。

Paramatma-pravrtti—微靈尋找心中奎師那的那個傾向，祂又稱為超靈。

Para-sakti—至尊聖主的高等能量，有三部分：靈性(cit)、邊際和假象。

Paravyoma—意指「靈性天空」。一般來說，這是指無憂星所在的靈性天空區域。

Patha-sala—字義表示教授四個科目(patha)的學校。這四個科目是指研習四部《韋陀經》或梵語語法、修辭、邏輯和哲學等等四個科目。

Phalgu-vairagya—徒勞無功的棄絕；對奉愛不利的棄絕。《奉愛甘露之洋》(1.2.256)界定了這點：「渴求解脫的人認為，與奎師那有關的事物是物質的而棄如敝屣時，他們的棄絕就稱為徒勞無功的棄絕。」聖基瓦.哥斯瓦米在他的評注解釋了，這尤其是指放棄食品祭餘和其他供奉給祂的物品。這放棄祭餘有兩種：決不請求奎師那的祭餘，祭餘不期而至時拒絕它。第二種尤其被視為冒犯，因此對奉愛不利。

Pinda—供奉給已故祖先(Pitris)的飯團或麵團；祭祖的供品。

Prabhu—帕佈；主人或主。

Prabhu-tattva—與至尊主有關的基礎真理，祂是生物體和物質自然的主人。這是關係知識的其中一方面。

Pradesika—地區的、領域的，省份的。這來自 pradesa(省份)一字。用它來指《韋陀經》某些特定陳述時，表示它是局限於某個特殊背景，或只界定某個概念的部分面貌。這與真言截然不同，真言是界定整部《韋陀經》基礎精華的陳述(參閱這個詞匯表的 mahavakya)。

Prahara—時段；一天分成八段時間，稱為時段，每個時段大約為時三小時。

Prakasa—無異(展現)；至尊主某類特別的展現。當某個形象同時展現在多個地方，從身體特徵、品質和逍遙時光來看，這每個形象都相同時，這樣的展現便稱為無異。

Prakrta-bhakta—未教化或未發展成熟的奉獻者。這個詞語是指初階奉獻者，他滿懷信心地崇拜神像，卻不服務奎師那的奉獻者。

Prakrti—(1) 自然，物質世界，創造和管治世界的力量。(2) 與靈魂(purusa)相反的物質。(3) 原始的女性能量，女子或女性。

Prakrti Devi—自然女神。

Prana-natha—字義表示生命之主，但它意味著比生命本身無限珍貴。

Prani—生物；活生生或有感知的生物。Prani 源於表示生命氣或生機之氣的 prana 一字。活生生，有呼吸或具備生機之氣的，稱為生物。

Prapatti—皈依或歸順於至尊聖主。

Prarabdha-karma—成形業報；以往活動的結果已經開始成形結果。

Prasada—祭餘；字義表示恩慈，特別是指供奉給神像的食品祭餘；也可指供奉給神像的其他物品祭餘，例如熏香、鮮花、花環和衣服等等。

Pratibimba-bhakti-abhasa—奉愛的反映表象。這是指那些渴求物質享樂，尤其是解脫，而採取奉愛修習的人。由於這些人不相信奎師那，也不渴望取悅祂，因此他們的奉愛表象的性質，就與奉愛對象無關的圖像一樣，因此好比反映。

Pratyak-vritti—內在集中於靈魂的那種傾向。

Pravrtti-marga—果報活動或儀式宗教的途徑，產生享受這個物質世界的物質善行和設施。

Prayojana—目標或臻達目標。就奉愛而言，這是指終極目標，即對奎師那的純粹愛意。

Prema—純粹愛意；(1) 對奎師那極濃縮的愛，完全融化心靈，又產生與主有關的深刻擁有感(這是《奉愛甘露之洋》1.4.1所述的，純粹愛意的概括定義)。(2) 當靈性情感根深蒂固，任何障礙都阻不了時，便稱為純粹愛意。當某個原因出現，可以想像情人和摯愛之間的關係將會毀於一旦時，他們的聯繫卻依然完全不受影響，這種親密愛意的關係稱為純粹愛意。純粹愛意增加時，便逐漸變成情感、妒恨、無分彼此之愛、自發愛意、歷久彌新之愛和靈性情感。(《Ujjvala-nilamani》14.59, 63)。

Prema-bhakti—滿載純粹愛意的奉愛；奉愛的某個階段，特點是純粹愛意的出現(參閱上面)；奉愛的完美階段；奉愛蔓藤的第八個階段和完全綻發的境界。

Prema-dharma—一種宗教，目標是獲得對主奎師那純粹無瑕的愛。

Premadhikara—為至尊聖主履行純粹愛心服務的資格。

Priti—對奎師那的愛，又稱純粹愛意或奉愛。基瓦.哥斯瓦米在《Priti-sandarbha》(Anuccheda 65)界定了 priti: tasya hladinya eva kapi sarvanandatisayini vrttir-nityam bhakta-vrndesv eva niksipyamana bhagavat-prityakhyaya varttate—「唯獨喜樂能量有能力帶給奎師那至尊愉快，當它永恆的賜樂能力展現在奉獻者心裡時，便稱為對至尊主的愛。」這種愛的徵兆是，永無休止地渴望取悅所愛對象，即主奎師那。

Prthak—有別的；不同的。

Puranas—《宇宙古史》，《韋陀經》的十八部歷史補冊。

Purna-Brahma—完全的梵，祂是至尊人格首神，即至尊主。至尊主是完全的真象(purna)。梵是至尊主身體的光芒，因此是那真象的其中一面。

Purna-cetana—具備完全的意識知覺；至尊聖主。

Purna-sakti—完整能量。

Purna-vikasita-cetana—完全發展成熟的意識知覺。這是指滿懷靈性情感的奉獻者，或對至尊主覺醒了深摯依戀和愛意的那些人。

Purusa—原始人物；(1)作為靈魂和宇宙之源的原生物，至尊主或宇宙之靈。(2) 生物、靈魂與靈體之中的有生氣本體，與物質相反的。(3) 男子或男性。

Purusartha—人類要達到的目標。韋陀經典把這分為四種：宗教職務、經濟發展、滿足物質欲望；以及從物質存在獲得解脫。超越這一切之上的是發展對至尊主純粹無瑕的愛，祂是靈性喜樂和超然極樂情感的化身。這稱為至尊的成就目標。

Purva-mimamsa—大聖人耆米尼(Maharsi Jaimini)創立的哲學，又稱耆米尼哲學(參閱人名表的Jaimini)。透徹研習題目而獲得結論，稱為彌漫沙(Mimamsa)。Mimamsa源自動詞字根 man，即思索，反映，或考慮。由於大聖人耆米尼在他的著作，確立了韋陀陳述的正確解釋，以及可以怎樣透過邏輯分析來斷定，因此這本書稱為彌漫沙書(mimamsa-grantha)。《韋陀經》有兩部分：涉及韋陀業報的第一部分

(purva-kanda)；以及涉及《奧義書》或韋陀哲學結論的後續部分(uttara-kanda)。由於耆米尼的著作涉及分析第一部分的《韋陀經》，故稱彌漫沙前篇(purvamimamsa)。因為耆米尼的哲學專門涉及分析韋陀業報，因此又稱業報彌漫沙。

耆米尼精確地檢視了怎樣履行韋陀儀式業報，以及它的結果。他認同《韋陀經》不是任何人創立的(apauruseya)，既無始又永恆。他的哲學是基於《韋陀經》創立的。不過，他只著重韋陀業報。他表明微靈只是應該履行韋陀業報。適當地履行韋陀業報，便能臻達至尊目標，他的見解所指的是臻達天堂星球。

以耆米尼之見，可見的世界是沒有開始的(anadi)，歷久不衰。因此不需全知全能的至尊控制者，進行創造、維繫和毀滅世界。耆米尼接受善業和惡孽的存在。根據他的教義，業報自動產生自己的活動結果。因此，不需至尊控制者賜予業報之果。

Putra—兒子；把祖先從地獄解救出來的人，稱為 put。

R

Raga—自發愛意；自發而強烈地沉醉於所愛對象，滿載這種情感的深摯依戀。自發愛意的主要特點是，深摯強烈地渴求所愛對象。對水的渴求稱為口渴。身體缺水時便產生口渴。越口渴，對水的渴求便越大。當這個渴望達至沒有水便無法再維繫身體時，便稱為無法忍受之渴。同樣，當取悅所愛對象的愛意情感非常強烈，缺乏這樣的服務便快要輕生時，便稱為自發愛意。

Raga-marga—自發奉愛之途；參閱 raganuga。

Ragamayi bhakti—滿載自發愛意的奉愛。滿載自發愛意的奉愛不屬於靈修。它是指純粹愛意出現了之後的階段。起初懷著純粹愛意，然後發展成情感、妒恨、無分彼此之愛、自發愛意、歷久彌新之愛，靈性情感和至高靈性情感。當純粹愛意臻達自發愛意的階段時，便稱為滿載自發愛意(ragamayi)。當人投生在牧牛姑娘腹中，得到在自發愛意之途的奎師那奉獻者的聯誼之後，便能獲得。憑藉那種聯誼，首先會出現純粹愛意，然後便逐步發展成自發愛意的階段，上至最高靈性情感。這裡所用的 trsna 一字表示「口渴」，想喝奎師那、祂的形象(rupa)、味道(rasa)、氣味(gandha)、聲音(sabda)和觸摸(sparsa)。Premamayi 一字是普通詞，可以表示純粹愛意從情感階段一直發展，上至最高靈性情感階段期間的任何階段。

Raganuga-bhakti—自發奉愛；主在巴佳的永恆同遊心裡懷著自發依戀的天性，遵循這種天性稱為自發奉愛。

Raganuga-prakrti—使人遵循靈魂對奎師那的自發吸引力的那種天性。智慧從假象的束縛獲得解脫時，人性便不需再受規則和禁令約束；相反，它是自發愛意所驅策的。自發愛意的本性是微靈的純粹天性。它是自我的完美狀態，超然，不受遲鈍物質束縛的。

Raganuga-sadhana—滿載自發奉愛的靈性修習；聖茹帕.哥斯瓦米對履行自發奉愛靈性專注法的結論，《奉愛甘露之洋》(1.2.294-296)說明如下：「應該恆常銘記最珍愛的，青春常駐的(nava-kisora)主南達之子，以及奎師那摯愛的同遊，他們具備個人夢寐以求的同一情感(sajatiya-bhava)。應該極依附於聆聽奎師那和祂奉獻者的命題，恆常住在聖巴佳聖地。如果無法親身住在巴佳，應該以心意而行。這是自發奉愛的靈修方

法。」聖茹帕.哥斯瓦米繼續說：「強烈渴求自發奉愛的修習者，應該以修習者形象和完美形象，按照個人所渴求的，巴佳同遊(parikaras)具備的同一情感，服務主奎師那。聆聽、靈唱唸誦、服務聖靈性導師的蓮花足等等，以及其他規範奉愛方面的奉愛支部，在自發奉愛中全都是有用而必要的。但審慎的修習者只會採用那些滋潤他們獨特情感的支體部分，避開那些有礙的。」

以下是自發奉愛靈修的奉愛支部之例：懷著愛侶情感聆聽，表示會聆聽女僕怎樣服務拉麗妲、維薩卡、茹阿妲和奎師那。靈唱唸誦表示會學習怎樣對丈夫甜言蜜語(pati-vancanam)，以便欺騙他和前去參加茹阿妲和奎師那的娜莎之舞。憶念表示銘記拉麗妲和維薩卡怎樣服務斯瑞瑪緹.茹阿妲茹阿妮。服務蓮花足表示，在晚上帶斯瑞瑪緹.茹阿妲茹阿妮與奎師那見面。以眼角斜睨，履行神像崇拜。當奎師那與牧牛童和牛群從牧地回來時，所有牧牛姑娘都站在她們的門階，以她們的眼角進行崇拜。當中蘊含一切；當中有愛火，當中有水，當中有情感、妒恨、無分彼此之愛和其他一切。奎師那也以祂的眼角接受她們的崇拜。這稱為神像崇拜。自我皈依(Atma-nivedanam)表示 gopijana-vallabhaya svaha：「我是茹阿妲和奎師那的女僕，我把我整個身心都獻給祂們。」

Ragatmika—自發愛意之途的人；心裡自然而永恆地懷著深摯的自發渴望，想愛和服務主奎師那的人；奉愛滿載了自發愛意的人。這特別是指巴佳的永恆居民，他們懷著親密愛意被主奎師那吸引，對主的富裕或威嚴毫無概念。

Rajas—情欲；(參閱 rajo-guna)。

Rajasika—情欲形態的。

Rajo-guna—品質或天性以劇烈活動和情欲為特點的生物體。

Rama-navami—主茹阿瑪的顯現日，發生在三至四月份(Caitra)兩周月明的第九天。

Ranjakata—薰染心靈；第二十一章用 ranjakata 來表示吸引力。特別暗示就是，由於強烈依戀某個對象，人的心「著了色」，或完全被對象沾染了。那就是自發愛意的境界。當人看見美麗的事物時，他的視線立刻受到吸引，他的心也受到薰染。那麼即使美麗的事物不在他的視域之內，他的心仍然繼續察看到它無處不在。為心靈添上色彩稱為薰染心靈，當意識知覺這樣受到薰染，心內確立的強烈依戀便稱為自發愛意。

Rasa—極樂情感、情悅；(1) 對奎師那之愛的完美狀態稱為靈性情感，當混和各種各樣的超然狂喜而變成流暢的情感時，內心產生的靈性轉變。《奉愛甘露之洋》(2.1.5)把奉愛極樂情感界定為：「當處於中性、從僕、友誼、父母之情或愛侶之愛這五種主要關係之一，心中的永恆情感與支持和刺激因素、十三種狂喜之兆、八種狂喜之兆和三十三種狂喜之兆混合，從而在奉獻者心中產生非凡品味，便稱為奉愛極樂情感。」

把奉愛解釋為極樂情感，是聖茹帕.哥斯瓦米的獨特貢獻。普遍的見解是，情感是指詩歌或戲劇的情感體驗。這個極樂情感理論源於巴茹阿塔.牟尼(Bharata Muni)的《Natya-sastra》，即著名的梵語詩歌和戲劇作品。至於極樂情感怎樣產生，茹帕.哥斯瓦米的解釋與巴茹阿塔.牟尼的定義完全一致；但他以奉愛，即對奎師那的愛來解釋極樂情感的體驗。因此，極樂情感有超然和世俗兩種概念。

(2) 唯美意識的狀態。

Rasaraja—極樂情感之王；品嚐極樂情感甘露的至尊；這是主奎師那的其中一個名字，祂是所有極樂情感精華的化身(akhila-rasamrta-murti)。

Rasika-bhakta—能在心內品嚐極樂情感的奉獻者。在靈性情感階段，源於奎師那其中一位巴佳永恆同遊心裡的純粹至善，會注滿奉獻者的心。這純粹至善便稱為神聖之愛初露鋒芒。當這永恆的愛意情感混和其他狂喜極樂的情感時，便產生獨特的奉愛情感體驗。有資格品嚐這極樂情感的人，稱為品嚐極樂情感的奉獻者。

Rati—(1) 依戀、依附、喜愛。(2) 奉愛發展的某個階段，與靈性情感同義(參閱 bhava-bhakti)。

Riramsa—渴望；表示為了自己享樂而渴望品嚐奎師那，而不是為了奎師那的快樂。如果那個渴望是取悅奎師那的，便歸類為色欲(kama)和純粹愛意。色欲傳系應該存有渴望，不論是渴望與奎師那嬉戲，還是渴望體驗巴佳牧牛姑娘對奎師那的甜美情感；兩者都存有渴望。渴望體驗巴佳牧牛姑娘對奎師那的甜美情感，當中也存有渴望，但要在牧牛姑娘和奎師那相聚時才品嚐得到。而渴望與奎師那嬉戲時，牧牛姑娘是為了取悅奎師那而與祂相聚。庫佳(Kubja)也存有渴望，但只是為了滿足她自己。不論是渴望與奎師那嬉戲，還是渴望體驗巴佳牧牛姑娘對奎師那的甜美情感，渴望都不是為了個人的享樂。

如果對奎師那有這種渴望，並依據規範奉愛嚴謹地修習，那麼便會達至奎師那在杜瓦茹卡的王后的那個等級。修習規範奉愛時是崇拜拉釋米-拿茹阿央那的。渴望奎師那的修習者會獲得奎師那，但他們的色欲會是杜瓦茹卡的那種性質，因此他們會遵循王后。規範表示按照經典規範結婚。處於規範情感便會渴望擁有奎師那作為丈夫。人也許會渴求巴佳的奎師那，但在巴佳卻沒有婚姻。因此就無法獲得巴佳的靈性情感；反而會臻達杜瓦茹卡。

Rsi—精通《韋陀經》的大聖人。

Ruci—品味。這是奉愛蔓藤的第五個發展階段。靈性專注達至穩定之後，品味便發展。在這個階段，隨著實際品味的覺醒，便受到聆聽、唸誦和其他這些奉愛修習的靈性事情吸引，遠超於任何一種物質活動的吸引。

Ruh—靈魂的伊斯蘭語。

Ruh mujarrad—解脫靈魂的伊斯蘭語。

S

Sac-cid-ananda—永恆、全知、極樂；永恆存在、完全的靈性知覺和靈性極樂組成的；常指主奎師那的超然形象。

Sacianandana—采坦亞·瑪哈帕佈的一個名字(莎慈南丹；莎慈(Saci)母親的兒子(參閱 Caitanya)。

Sadhaka—修習者；為了臻達明確目標而遵循靈性戒律的人。在這本書，這尤其是指奉愛修習者。

Sadhana—靈性修習；為了實現明確目標而採取的方法，稱為靈性修習。沒有靈性修習，便無法達到修習目標。相應各種各樣的目標，有多種不同的靈性修習。那些渴

求物質享樂的人，採納業報之途作為他們的靈性修習。那些渴求解脫的人，採納知識之途作為他們的靈性修習。那些熱切渴望愛意盈盈地永恆服務主奎師那的人，採納奉愛之途作為他們的靈性修習。奉愛靈修是指聆聽、唸誦等等靈性修習。

Sadhana-bhakti—奉愛的修習階段；奉愛的某個階段，以感官從事為了滿足主奎師那而履行的多種靈性戒律，使靈性純愛展現。

Sadhana-catustaya—四種靈性修習(第十二章提及的)；即(1) 區分永恆和短暫事物(nityanitya-vastu-viveka)；(2) 不依附於享受今生來世的成果(ihanutra-phala-bhoga-viraga)；(3) 以控制心意和感官為首的六種富裕(sama-damadi sat-sampatti)；以及(4) 渴求解脫(mumuksa)。

Sadhu—聖人；源於意指向著目標勇往直前(像一支箭一樣)，或成功、完成的動詞字根 sadh，因此聖人表示直截了當地，無視社會風俗而講述真理，靈性修習也指直衝向目標的程序。雖然這大體上也可譯成宗教人士或奉獻者，但它是指極進步的奉獻者。這些奉獻者又稱為偉大靈魂(mahat)或象徵至尊主特性的奉獻者(bhagavata)。他們的徵兆如下所述(《聖典博伽瓦譚》5.5.2-3)：mahantas te sama-citta prasanta vimanyava suhrda sadhavo ye, ye va mayise krta-sauhrdatha janesu dehambhara-varikesu grhesu jayatmaja-ratimatsu na prita-yukta yavad-arthas ca loke —「偉大靈魂(mahat)具備以下品質：他們對眾生一視同仁。因為他們的智慧堅定地專注於奎師那，因此他們完全心平氣和。他們不怒不慍。他們是眾生的祝願者。他們是聖人，表示他們從不計較他人的過失。他們堅定地穩處於與至尊主的愛心關係，也把純粹愛意視為要臻達的至尊目標。他們不認為任何別的對象值得感興趣。他們不依附於沉迷物質享樂的人，也不依戀妻兒、財富或家庭。除了為服務主奎師那而維繫身體所需之外，他們不渴望累積財富。」

Sadhu-sanga—聖人聯誼；與具備上述品質的極進步奉獻者聯誼。sadhu-sanga(聖人聯誼)一詞不單指身在進步奉獻者附近；更表示尋找他們，與他們在一起，頂拜他們，儘可能服務他們，聆聽他們的靈性訓示，在他們指導下履行靈性修習，遵循他們的步伐，按照他們的訓示過活。

聖茹帕·哥斯瓦米在《奉愛甘露之洋》(1.2.91)明確地界定，我們應該尋求哪種聖人聯誼—sajatiyasaye snigdhe sadhau sangah svato vare。他說我們應該與遠比我們自己進步，溫文心軟，穩處於我們個別熱切渴求的，對奎師那的某種服務情感的奉獻者聯誼。這是奉愛蔓藤以信心形式萌發之後的第一個發展。

Sadhya—目標；夢寐以求的對象或目標，為了得到它而經歷適合的程序，稱為目標。要達到的目標種類繁多，各有不同，這大致歸納為四類：宗教、經濟發展(artha)、物質享樂(kama)和解脫(moksa)。對奉獻者來說，要臻達的目標(sadhya-vastu)就是對至尊主的愛(bhagavat-priti)。這又稱純粹愛意。奉愛或純粹愛意是至尊聖主的形象能量的永恆天職，不是任何事物所產生的。不過，奉獻者的內心透過履行奉愛修習得到淨化時，便適合於領受祂賜樂能量的展現。那時候，奎師那在奉獻者心裡展現這種能量，它便稱為對至尊主的愛(參閱 priti 和 purusartha)。

Sadhya、**susiddha**、**siddha** 和 **ari**—這是按照門徒以往的業報，依據星相典籍(jyotisa-sastra)計算他天性的四種缺陷(dosa)。其中一些似是好品質，但從絕對角度來

看，任何接受物質誕生的人都有缺陷。就此而論，sadhya 表示如果某個人選在今生竭盡全力，便有資格獲得純愛奉愛。susiddha 稍為努力，便有資格臻達完美，siddha 的資格比他遜色一點。Ari 表示門徒的星宮圖有很多凶星(ari)，他為奉愛所做的任何努力幾乎都只會造成更多障礙。不過，當這四種門徒從真實無偽的靈性導師那裡接受奎師那曼陀時，所有的障礙都能消除。

Sagnika-brahmana—為了履行祭祀，在家裡維持長明火的婆羅門。

Saiva—施瓦神的崇拜者。

Sakhi—女性朋友、友伴或隨從。

Sakhya—朋友之情，友情；以友情表達對主的愛或依戀；與奎師那的五種主要關係之一，臻達靈性情感階段或純粹愛意時，便確立於修習者心裡。

奉愛修習的支體部分；在修習階段時，以作為主的朋友這種情感來崇拜主。雖然至尊聖主具備所有富裕和威嚴，但認為主是他朋友而竭力這樣取悅祂的奉獻者，會對主展示這種友誼之情。在夏季，認為他堪受崇拜的主飽受酷熱之苦，修習者會給祂扇涼，給祂奉上檀香和其他芳香清涼的物品。這樣做，他便向主展示友誼之情。從僕和朋友之間的差別在於，友誼滿載親密感，毫無任何正規拘束。這是九種主要的奉愛支體部分之一。

Sakta—性力女神或杜爾伽的崇拜者。

Sakti—(1) 力量或能量。(2) 施瓦神的妻子，又稱杜爾伽，她主宰物質能量；五神教(pancopasakas)崇拜的五位神祇之一。

Saktyavesa-avatara—賦有力量的化身；由於微靈歸順於至尊主，因此得到祂賦予力量(avesa)，代表祂強而有力地行動。

Samadhi—冥想或深入凝神於超靈或奎師那的逍遙時光。

Samaja—人類社會；聚會、會議、集會或團體。

Samajika—與社會和社會輿論有關的(參閱 samaja)。

Sambandha-jnana—關係知識；關係真理的知識，即主、生物體和物質能量之間的相互關係。sambandha 一字意指關連、關係和連接。生物體與至尊主永恆地密不可分，祂是關係的真正對象。生物體和至尊聖主之間普遍的關係，是僕人和接受服務者的關係。但在奉愛的完美階段，便作為僕人、朋友、父母或摯愛，穩處於與主的特殊關係之中。

Sambandha-tattva—關係真理；至尊主、生物體和物質能量之間相互關係的原則。

Sambhoga—完全的快樂。在奎師那和祂在巴佳的同遊之間的愛意交流之中體驗到的。這些交流體現歡欣的奇妙狂喜情感，只是旨在使彼此快樂。

Samhita-sastras—刻劃人類法則的宗教經典。

Sampradaya—師徒傳系；(samyak + pradaya)：那個透徹完美地賜予至尊絕對真理的程序或途徑。師徒承傳；把確立的教義從一位老師傳給另一位；宗教教導的獨特體系。《蓮花宇宙古史》預言四個權威性的奉獻者師徒承傳的出現，以及它們在卡利年代的創始典範師：ata kalau bhavisyanti catvarah sampradayinah sri-brahma-rudra-sanaka vaisnavah ksiti-pavana—「在卡利年代，四個奉獻者師徒承

傳會淨化地球。這稱為施瑞(拉釋米)、布茹阿瑪、茹卓(Rudra)和薩拿卡[Sanaka，即庫瑪爾四兄弟(Catuhšana)]師徒傳系。」

這些師徒傳系是以在近代確立其教義的典範師名字著稱(《蓮花宇宙古史》)：ramanujam sri svicakre madhvacharyam caturmukha sri visnusvaminam rudro nimbadiyam catuhšana — 「拉釋米女神接受茹阿瑪努佳，四頭的布茹阿瑪(Caturmukha)接受瑪鐸夫師，茹卓接受維施努斯瓦米；庫瑪爾四兄弟則接受寧巴迪提亞(Nimbadiya)為他們各自的師徒傳系之首。」

雖然主高認嘎.瑪哈帕佈聲稱與瑪鐸夫師的師徒傳系相連，但祂的傳系以高迪亞師徒師徒享負盛名。由於祂是至尊聖主本人，因此祂提出了任何師徒傳系以往都聞所未聞的，對神的愛之最高概念。

Samsara—(1) 物質存在；重重複複的生死輪迴。(2) 居士生活；家庭生活。

Samskara—(1) 神聖或神聖化的儀式。(2) 糾正或訓練心意；任何以往的體驗或在之前某個存在狀態所做的行為，在心意留下的印象。

Samvit—這是指知識所支配的形象能量(參閱 svarupa-sakti)。知識是至尊聖主認知(cit)方面的能量。雖然至尊主是知識化身，但知識是祂藉此認識自己，以及使他人認識祂的能量。純粹至善以知識能量為主時，便稱為個體自我和至尊主的知識(atma-vidya)。這種個體自我和至尊主的知識有兩種能力：(1) 知識本身；以及(2) 增進知識的人或物(jnana-pravartaka)。崇拜者的知識是透過這兩種能力展現的。只有借助於個體自我和至尊主的知識，才有可能了解絕對真象的知識。

Sandhini—這是指存在(參閱 svarupa-sakti)所支配的形象能量。存在是與至尊聖主存在方面有關的能量。祂憑藉這種能量維繫祂自己的存在及他人的存在。當純粹至善以存在能量為主時，便稱為全容能量(adhara-sakti)。主的靈性居所和祂的同遊，是透過這種全容能量展現的。

Sandhya—黃昏，日與夜的交接期。

Sandhya-arati—黃昏燈儀；以熏香、鮮花和酥油燈等等各式各樣的日用品，在黃昏履行的神像崇拜儀式，一邊唸誦奉愛讚歌和音樂伴奏。

Sandhya vandana—在黎明、中午和日落時份，唸誦梵三讚等等韋陀曼陀。

Sankhya—涉及分析靈性和物質的知識之途。這種哲學的本質是無神論的。它是聖人卡皮拉(Kapila)傳揚的，他與主那個稱為卡皮拉的化身(avatara)不同，即卡爾丹姆(Kardama)和戴瓦胡提(Devahuti)的兒子。《摩訶婆羅多》(Vana-parva 221.21)提到，聖人卡皮拉生於阿格尼(Agni)王朝：kapilam paramarsin ca yam prabhur yataya sada agni sa kapilo nama sankhya-yoga pravartaka — 「棄絕者宣稱為數論瑜伽體系(sankhya-yoga)創立者的那個人，是顯現在阿格尼王朝的大聖人卡皮拉。」

Sankirtana—齊頌聖名；集體唱頌奎師那的聖名。

Sankucita-cetana—緊縮的意識知覺。這是指鳥獸蟲魚。牠們的意識知覺比不動的實體更成熟，但不及人類的意識知覺。緊縮的意識知覺主要局限於飲食、睡眠、交配、恐懼、隨牠們自己的意志到處走動、牠們與其他動物爭奪領土和財產，聲稱那是屬於牠們的，面對入侵時又怒不可遏。在這個知覺狀態的生物，對來生一無所知，也不傾向於探討神。

Sannyasa—棄絕啟迪；第四個靈性晉階，四社會四靈性晉階體系的其中一個生命階段；棄絕的苦修生活。

Sannyasi—棄絕僧；棄絕階級的成員。

Saranagati—又稱為 *saranapatti*；皈依；接近庇護或保護。《Bhakti-sandarbha》(Anuccheda 236)描述了皈依：

Anukulyasya sankalpa pratikulyasya varjanam

Raksisyatiti visvaso goptrtve varanam tatha

Atma-niksepa karpanye sad-vidha saranagati

自我皈依有六個徵兆：要接受對至尊主的靈性專注有利的，拒絕不利的，堅信主是保護者，深思熟慮地接受主為守護者和滋潤者，自我皈依和謙遜。

Sarartha-darsini—評注《聖典博伽瓦譚》時，聖維施瓦納.查誇瓦爾提.塔庫爾這樣評注詩節 11.20.27-30, 32-33：「在上面引用的頭兩個詩節，描述了處於奉愛初階資格者的本性。憑藉聖人聯誼，便對聆聽哈瑞題旨產生品味。那時候，他對其他所有活動都全無興趣，開始懷著堅定決心唸誦聖名。不過，由於他以前的習慣和條件限制，以致他無法放棄物質享樂和對這些享樂的欲望。甚至投入於這些享樂時，他都知道那是冒犯的，他也譴責它。

堅定決心(*drdha-niscaya*)的含意是什麼？『不論我對家人、家庭等等的依附是摧毀了還是增加了，不論我在靈性專注時是歷盡千辛萬苦或是毫無障礙，即使我因為我的冒犯而被迫色欲薰心，或必須下地獄，我都絕不會放棄奉愛。即使布茹阿瑪自己來推薦，我都不會同意採納業報或知識。』這稱為堅定決心。從一開始，對奉愛的靈性專注越是堅定不移，便越少會因不利的事物而分心。

奉獻者會因物質享樂的渴求，一直障礙重重嗎？不。至尊聖主在以下兩個詩節解答了這點。『透過聆聽和重複哈瑞的題旨，奉獻者心裡的所有物質享樂欲望都逐漸摧毀。修習者崇拜我時，我便來坐在他心內，那時他的過失便盪然無存。為什麼？因為物質欲望不可能與我一起坐在同一個心，就像太陽和黑暗無法共存於同一地方。馬上刺穿了假我之結，所有疑慮統統消散，業報渴求也毀滅了。這是我的永恆法令。』

奉獻者從而對聆聽哈瑞題旨萌生信心，放棄了對追求業報和知識的信心，他對這樣的活動失去興趣。但假定因為一些不大可能的原因，他渴求這種活動的成果—那又怎樣？之後的兩個詩節回答了這點：『透過奉愛瑜伽的力量，我的奉獻者便輕易獲得晉升到天堂星球、解脫、臻達我的至尊居所等等祝福，還有透過果報活動、苦行、知識、棄絕、瑜伽修習、佈施、宗教或其他有益的靈修方法所獲的其他祝福。』」

Sarira—身體、身體骨架。

Sariraka-bhasya—聖山卡爾師對《終極韋陀(Vedanta-sutra)》的評注；《探討體困靈魂的本質》(參閱人名表裡的 Sankaracarya)。

Saririka—與物質身體及其所獲的有關的(參閱 *sarira*)。

Sarva-darsi—明白一切的人；明白至尊主是完全的絕對真理，也是梵和超靈之源的人。

Sarva-kalika—永久適用的活動。

Sastra—經典，尤其是韋陀經典。

Sastriya-sraddha—基於深信奉愛修習經典所致的信心。

Sat-karma—《韋陀經》業報之部推薦的虔誠善舉。

Sat-sanga—參閱 sadhu-sanga。

Satta—存在。

Sattva-guna—善良形態；生物體的品質或本性，特點是智慧和純粹。

Sattvika—具有善良形態的性質。

Sattvika-bhava—八種狂喜之兆；極樂情感的五種必然要素之一；單是由純粹至善產生的八種靈性狂喜之兆，換句話說，與對奎師那的五種主要愛意情感或七種次要情感有關的情感，令心情激動之時。構成這狂喜之兆的八個徵兆是：(1) 目瞪口呆(stambha)、(2) 汗流浹背(sveda)、(3) 毛髮直豎(romanca)、(4) 說話結巴(svava-bhanga)、(5) 顫抖(kampa)、蒼白或膚色改變(vaivarna)、(7) 流淚(asru)和(8) 失去知覺或昏倒(pralaya)。

Satya—真理，真象；確證結論。

Saura—太陽神的崇拜者。

Sautramani-yajna—《夜柔韋陀(Yajur)》描述的，向因卓表示敬意的特別祭祀。據說履行這個祭祀便能在天堂星球得一席位。雖然婆羅門不准喝酒，但這個祭祀涉及接受酒類的方式，不會導致婆羅門低墮。

Savisesa-vadi—明確宗；那種承認絕對真理是超然人物的教義，祂具備非物質的形象、特徵和屬性。

Savisesa-vadi—明確宗；提倡明確宗教義的人。

Seva—服務、照顧、尊敬、致以奉愛。

Sevaite—神像的祭師或僕人。

陶製的淺盤子—(第十章引用的)現在住在納瓦島的嘎迪嘎查(Gadigacha)的奉獻者，他們把世界視為陶製的淺盤子。這個陶製的淺盤子是水壺的蓋子。即使水壺非常大，蓋子也只能盛少量的水。例如，《Nyayaratna》說，雖然地球是個碩大的容器，但哥端姆(Godrma)的偉大奉獻者的淵博學問和權威，使它淪為一個淺盤子。

Siddha—完美；(1) 覺悟了或達至完美的。(2) 住在靈性世界的解脫靈魂。(3) 伴隨至尊主到物質世界，協助祂上演逍遙時光的解脫靈魂，或在今生臻達了奉愛完美階段(純粹愛意)的人，《奉愛甘露之洋》(2.1.180)描述了他的徵兆：avijnatakhila klesa sada krsnasrita kriya siddha syu santata prema saukhyasvada parayana—「恆常完全沉醉於與主奎師那有關的活動，對障礙或物質痛苦一無所知，不停細味純愛喜樂的人，稱為完美奉獻者。」

Siddhanta—哲學結論；哲學教義或教導；確證的結論；確定的結局；公認的真理。

Siddhi—完美；透過瑜伽獲得的八種玄祕完美(參閱 yoga-siddhi)。

Siddhi-kami—垂涎玄祕力量的人(參閱 yoga-siddhi)。

Siksa—訓示；從導師那裡領受到的訓示；作為奉愛的其中一個支體部份時，這尤指從靈性導師那裡領受到的奉愛訓示。

Siksa-guru—訓示靈性導師；從某個人那裡領受怎樣在靈性專注之途邁進的有關訓示，那個人便稱為訓示靈性導師。聆聽之師(sravana-guru)就是從他那裡聆聽至尊基礎真理的那個人，從他那裡聆聽訓示以後，也許會泛起從事靈性專注的渴望。如果出現這樣的渴望，為了學習怎樣履行靈性專注而接近的那個人，便稱為訓示靈性導師。正如《Bhakti-sandarbha》Anuccheda 206 所述—atha sravana-guru bhajana-siksa-gurvo prayakam-ekatam-iti tathaivaha，聆聽之師和訓示之師通常是同一個人。

Siva—施瓦；至尊聖主的品質擴展(參閱人名表)。

Siva-ratri—向施瓦表示敬意的慶典，在二至三月份(Phalguna)兩周月暗的第十四天，在白天和晚上奉行，並要斷食。

Smaranam—憶念和冥想奎師那的聖名、形象、品質和逍遙時光。履行憶念和冥想時，也應該齊頌聖名。冥想程序有五個階段，稱為憶念、集中(dharana)、冥想、凝思(dhruvanusmrti)和神定：(1) 稍為研究或審視主哈瑞的聖名、形象等等，稱為憶念；(2) 把心意從所有外在對象撤回，普通地專注於主哈瑞的聖名、形象等等，稱為集中；(3) 全神貫注地深思主的聖名、形象等等，稱為冥想；(4) 當那憶念似是長流不息的甘露，連續不斷地念念不忘時，便稱為凝思，以及(5) 心無雜念，內心僅是展現深思對象的那種冥想，稱為神定。憶念是九個主要的奉愛支體部分之一。

Smarta—正統的世襲婆羅門。嚴格遵循《輔典(smrti)》(尤其是虔誠行為的守則)的人，過度依附於外在儀式，不理解經典的基礎精華。它們與奉獻者的正統婆羅門，以及《Hari-Bhakti-Vilasa》等等《輔典》不同。

Smarta-karma—《輔典》賦定的社會和宗教儀式。

Smrti—《輔典》；(1) 銘記的；(2) 傳統，有別於揭示的(sruti)。銘記的聖典正文(與直接聆聽的或對聖人揭示的相反)。這包括六部韋陀輔典(Vedangas)、《曼奴法典(Manu-samhita)》等等法典、《宇宙古史》和《itihasas》。

Sneha—情感。偉大靈魂巴巴君(Baba Mahasaya)在第二十一章描述了兩種情感。他說情感與友情有關，這不是指關係的親密感。那種友情歸類於親戚朋友(sambandha-rupa)。這一章裡的友情表示普通的那種友情，歸類於帕爾拉達大君(Prahlada Maharaja)在《聖典博伽瓦譚》提到的九項奉愛。在這裡，友情是規範奉愛的，表示懷著普通的友情服務奎師那，視奎師那為朋友。由於這歸類於規範奉愛的範疇，因此不是自發奉愛的一部分。另一種情感歸類於純粹愛意(情感、妒恨、無分彼此之愛等等)，因此無法在自發奉愛靈修時履行，但可以在滿載自發依戀的奉愛階段出現。它無法遵循。只有當奉獻者投生於巴佳牧牛姑娘腹中，獲得純粹靈性形體之後，在純粹愛意階段才能發展，因此無法在自發奉愛傳系的奉愛修習之中實踐。

Sraddha—信心。這是指累積生生世世的虔誠奉愛活動之後，對經典陳述所覺醒的信心。這種信心是與神聖奉獻者聯誼所致的，也是奉愛蔓藤種子的外在展現。那顆種子的內在精華是栽種在門徒心裡的概念，即以特別才能服務聖茹阿妲-奎師那(也參閱 bhakti-lata-bija)。

Sraddha—向已故親戚表示敬意，並為了他們的福祉而履行的儀式。向那些祖先供奉米飯和食物祭品(pinda)，這些供品賦予他們適合於臻達祖先星球(pitr-loka)的身體。他們在那裡享受高級的物質享樂。

Sravana-guru—聆聽之師；從他那裡聆聽至尊聖主、祂的能量、生物體和奉愛等等基礎真理的訓示，那個人便稱為聆聽之師。

Sravanam—從高階奉獻者口中聆聽至尊主的聖名、形象、品質、逍遙時光和同遊的超然描述。九種最重要的奉愛支體部分之一。

Sri Bhasya—揭示主的超然美麗和富裕的評注；聖茹阿瑪努佳師就《終極韋陀》所著的評注。

Sruti—《神訓經》；(1) 聆聽的。(2) 揭示的，與傳統截然不同；布茹阿瑪或大聖人在宇宙創造開始時領受到的，由他們以師徒承傳的方式下傳的真確知識；直接從至尊主那裡展現的經典正文。這適用於四部原初的《韋陀經》(又稱 nigamas)和《奧義書》。

Sthavara—樹木、蔓藤、灌木和石頭等等靜止不動的生物體。

Sthayibhava—永恆情感；奉愛情感的五種基礎要素之一；處於平穩安寧、僕役、友誼、父母之情或愛侶之愛，這五種主要關係的其中之一，對主的永恆愛意。處於五種主要關係之一，內心的這種主導情感又稱主要的依附。永恆情感也可指大笑、驚訝、英勇、憐憫、憤怒、恐懼和厭惡等等七種次要情感之中的顯著情感。那樣的話，便稱為次要的依附。

Sthula-sarira—由物質元素組成的粗糙身體。

Subha-karma—產生吉祥結果的活動。

Suddha-abhimana—純粹的自我概念；作為奎師那僕人的概念。

Suddha-bhakta—純粹奉獻者；履行純粹奉愛的人。

Suddha-bhakti—純粹奉愛；沒有夾雜果報活動或一元論知識的奉愛，除了專為使奎師那快樂之外，便無欲無求；這又稱為至尊奉愛。

Suddha-bhava—滿載靈性情感的奉愛的純粹或真正狀態；在靈性情感境界展現的真正靈性情感。

Suddha-jiva—擺脫了物質名份，處於解脫狀態的純粹靈性實體。

Suddha-jnana—至尊主、微靈和假象之間的關係知識。

Suddha-nama—純粹的聖名唸誦。擺脫了所有冒犯、無用的欲望和惡習時，純粹聖名便降臨，顯現在完全淨化的超然感官之上—因此稱為純粹聖名。

Suddhavastha—微靈的純粹或解脫狀態。

Sudra—四社會四靈性晉階體系之中，四個社會階級之中最低下的；工匠和勞工。

Sukrti—善行，美德；虔誠活動。善行有兩種：永恆和短暫的。使人獲得聖人聯誼和奉愛的是永恆善行。與奉獻者聯誼或涉及奉愛活動，都是永恆善行。據說偶然或缺乏純粹信心地履行這些活動時，就是永恆善行，而不是恰當的奉愛。當這類善行在生生世世之後獲得力量時，便對聖人聯誼和專一奉愛產生信心。使人獲得物質享樂和非人格解脫的善行，都是短暫善行。由於它產生短暫結果，因此是短暫的。業報、

瑜伽和知識全都是短暫善行。短暫善行無力覺醒對超然事物的信心，例如主的聖名、偉大祭餘、奉愛和偉大奉獻者。

Sunyavada—虛無主義或空虛論的教義，目標是完全毀滅自我。

Sura—神、神性、神像、聖人；這尤指位於天堂星球的半神人。婆羅門稱為地上之神，因為他們描述至尊主。

Svabhava—構成物體基礎部分的真正本質。

Svabhavika-anuraga—穩處於純粹靈性本質時，對至尊主和祂的奉獻者所體驗到的自發吸引力。

Sva-dharma—(1) 「自己的職務」；自我真正的永恆靈性天職。(2) 涉及四社會四靈性晉階體系時，這是指按照社會階級而賦定的短暫職務。因此絕對和相對兩方面都會用 *sva-dharma* 一詞。

Svarasiki—在第二十一章是用來指，奎師那逍遙時光的完整記憶。奉獻者心裡覺醒了自發愛意時，奎師那的逍遙時光便源源不絕地自動展現在心裡，長流不息。這種狀態稱為 *svarasiki*。

Svarupa-sakti—形象能量，自身能量。至尊聖主的神聖能量。由於它位於祂的形象，因此又稱為形象能量。這種能量是完全有意識的(*cinmaya*)，因此是物質的搭檔和對立。因此又稱靈性能量，即體現知覺本體的能量。因為這種能量處於主的形象之中，與祂親密連繫，故此進一步稱為內在能量。由於它的形式和榮耀都勝過祂的邊際能量和外在能量，因此又稱為高等能量。有鑑於此，這種能量以它的品質稱為不同名字—形象能量、靈性能量、內在能量和高等能量。

形象能量有三部分：(1) 存在，這種能量容納奎師那和祂所有同遊的靈性存在；(2) 知識，這種能量賜予祂的超然知識；以及(3) 喜樂，這種能量使奎師那享受超然喜樂，並賜給祂奉獻者這種喜樂(參閱 *sandhini*、*samvit* 和 *hladini*)。

稱為超靈的至尊實體是由永恆、全知、極樂組成的。這些面貌(永恆存在、完全認知和至尊喜樂)彼此決不分離。同樣，存在、知識和喜樂恆常都形影不離。這些能量全都密不可分，無一可以與其他兩個分開。不過，它們不是恆常以相同比例展現的。純粹至善是以存在為主時，便稱為以存在為主導的形象能量。以知識為主時，便稱為以知識為主導的形象能量。以喜樂為主時，則稱為以喜樂為主導的形象能量。

Svarupa-siddhi—靈性形象和身份的完美階段；奉獻者內在的靈性形象和身份彰顯的階段。這在滿載靈性情感的奉愛階段出現。

Svarupata-jada-mukti—在揭示靈性形象和身份方面來說，是指從物質獲得解脫。這是指靈性形象和身份的完美階段，即靈性情感從主的其中一位永恆同遊心裡，展現在奉獻者心裡的那個階段。在這個階段，內在的靈性身份展現，智慧也擺脫物質的影響，但由於物質身體的存在，因此與物質世界依然保持完整的關係。

T

Tamas—愚昧；(參閱 *tamo-guna*)。

Tamasika—屬於愚昧形態性質的。

Tamo-guna—愚昧形態之微靈的品質或性質，特點是懶惰和愚昧。

Tantras—《密宗》；動詞字根 tan 表示「擴展」，因此密宗是擴展《韋陀經》含意的。涉及多種靈性題目的其中一種韋陀經典，分為三個分支：Agamas、Yamala 和主要的密宗；一種教授魔法和玄祕處方的作品，主要形式是施瓦和杜爾伽之間的對話。這是為了闡述五個主題而講述的：(1) 創造、(2) 世界的毀滅、(3) 崇拜神、(4) 達到目標，尤其是六種超能力，以及(5) 四種透過冥想而與至尊靈魂合一的方法。

Tantrika—對《密宗》玄祕學問瞭如指掌的人。

Tapasya—苦行主義；苦行。

Tarkibi—受條件限制靈魂的伊斯蘭語。

Tata—水陸之間的交界地區；岸邊。邊際狀態。

Tatastha-sakti—邊際能量；至尊聖主的邊際或微靈能量。由於微靈能量既不包括在形象能量之內，也不在假象能量之內，因此稱為邊際能量。tata 一字意謂岸邊或河畔，例如海洋的海岸線；動詞字根 stha 則表示位於。海岸既不是海洋的一部分，也不是與海洋接壤的陸地部分。位於海岸線的人，便稱為邊際。他既不在海裡，也不在陸上。

在他的《Paramatma-sandarbha》，基瓦.哥斯瓦米這樣描述邊際能量：「微靈能量因兩個原因而稱為邊際能量。首先由於它凌駕於假象能量，因此無法包括在假象能量之中。其次，雖然微靈能量受制於愚昧，但這樣被壓制的這個缺陷無法觸及位於他心內的超靈。透過以下比喻可以理解這點。我們看見部分陽光被樹蔭或浮雲遮蓋，但太陽本身無法被遮蓋。同樣，個體靈魂是與祂分開的部分(vibhinnamsa)，可以被假象蒙蔽，但奎師那本人卻永不被覆蓋。

由此可以理解，微靈能量又因下列原因與形象能量分開。形象能量存在於超靈之中。如果微靈能量是包括在形象能量之內，那麼微靈受制於愚昧的這個缺陷，也會轉移到位於超靈之內的形象能量之上，終極來說也在超靈本人之上。由於情況不是這樣，因此微靈能量顯然不是包括在形象能量之內。故此，由於微靈能量既不包括在形象能量之內，也不在假象能量之中，因此稱之為邊際能量。」

Tatastha-vikrama—參閱 tatastha-sakti。

Tatkalika—與特定時段有關的活動。

Tattva—真理、真象、哲學原則；任何事物的本質或要旨。

Tattvika-sraddha—真正的信心；基於明白真理所獲的信心，使人完全奉獻以獲得至尊主。

Thakura—塔庫爾；對至尊聖主和神像的稱謂。有時也這樣稱呼聖巴克提維諾德.塔庫爾等等其他偉人，暗示他們以他們對至尊主的完全奉獻，在品質方面不下於神(saksad-dharitva)。

Tilaka—聖印；奉獻者劃在前額和身體其他部位的黏土標記，表示他們對主奎師那或維施努的奉愛，又奉獻身體作為主的廟宇。

Tridanda—奉獻者棄絕僧攜帶的聖杖。以三根棍子組成，象徵以身體、心意和言語服務主。這三根棍子也可以代表僕人(奉獻者)、服務對象(至尊主)和服務的永恆存在，從而區別奉獻者棄絕啟迪和假象宗的一杖(ekadanda)棄絕啟迪。

Tulasi—茶爾茜；一種神聖植物，奉獻者把她的葉子和花蕾用於崇拜主奎師那；溫達女神的局部擴展。

Tulasi-mala—茶爾茜唸珠；茶爾茜植物做成的一串木珠子，奉獻者用作唸珠，數算他們的哈瑞聖名唸誦；茶爾茜小珠子項鍊，稱為 *kanthi-mala*，奉獻者戴在脖子上，表示他們對主奎師那的奉愛和接受婆羅門啟迪。

Tyagi—棄絕者或苦修者。

U

Uddipana-vibhava—支持和刺激因素之中的刺激因素；支持和刺激因素的其中一方面，是指那些令人思念主奎師那的事物，例如祂的服裝和飾物、春季、雅沐娜河畔、森林裡的小樹林、牛兒、孔雀等等。支持和刺激因素是極樂情感的五種必要元素之一(參閱 *vibhava*)。

Udita-viveka—覺醒了靈性辨別力的人；靈性覺醒的。

Upacara—比喻性的表達方式；給某些事物賦予含意、品質或名稱，隱喻。

Upakarana—要素；(1) 成分，構成性的材料或工具。(2) 極樂情感的成分，是組合一起而產生極樂情感的各種要素；即永恆情感、支持和刺激因素、十三種狂喜之兆、八種狂喜極樂之兆和三十三種狂喜之兆。(3) 要素也可以指供奉給神像的那些附屬品。

Upanayana—靈性導師給男孩傳授聖線，教授他梵三讚曼陀，藉此啟迪男孩加入三個兩次出生的階級之一，於是他便有資格在他的靈性導師指導下，研習《韋陀經》。這是韋陀的其中一個淨化儀式。

Upasana—靈性修習，特別是崇拜神像。*Upasana* 字義表示「坐在附近」。因此 *upasana* 是指所有那些為了供奉崇拜而接近主的活動。

Urddhva-pundra-tilaka—奉獻者劃在前額和其他身體部分的垂直黏土標記，象徵他們對主奎師那或維施努的奉愛。

Uttma-bhakta—高階奉獻者；頂尖的奉愛修習者。

Uttara-mimamsa—維亞薩戴瓦(Vyasadeva)確立的哲學，涉及《韋陀經》後面的部分(參閱人名表的 *Vyasa*)。《奧義書》包括《韋陀經》較後的部分和《奧義書》的補充—《輔典(*smṛti*)》，徹底分析了它之後，維亞薩戴瓦在他的《梵經》，總結了那些論文的哲學結論。這部《梵經》，即《終極韋陀》也稱為《韋陀哲學結論之覺悟(*vedānta-darsana*)》或《彌漫沙後篇(*uttara-mimamsa*)》。

就像其他的哲學體系一樣，《韋陀哲學結論之覺悟》也接受一定的基本原則。《韋陀哲學結論之覺悟》的原則不是維亞薩戴瓦的想像，而是基於公認為至尊聖主直接講述的經典(*apauruṣeya-veda-sāstras*)所建立的。在定義上，至尊主的陳述毫無錯誤、假象、欺騙和不完美感官等等缺陷。另一方面，其他體系所接受的基本原則，都是它們的作者想像的。其他體系是基於淵博聖人著述的人造經典。於是它們受到人類的限制這個缺陷所影響。

《韋陀哲學結論之覺悟》接受梵是至尊的基礎真理。那個梵的性質是什麼？《韋陀哲學結論之覺悟》的第一段經文說明：*athato brahma-jijñāsa*—「因此現在應該探討

梵。」整部《韋陀哲學結論之覺悟》都是為了回答這個詢問而呈獻的。在分析梵的過程中，也要認識微靈、創造、解脫和其他這種题目的真理。由於這個主題博大精深，因此這裡只是簡略介紹。

V

Vaidha-dharma—規範職務；《韋陀經》或它們後續的經典賦定的職務。

Vaidhi-bhakti—規範奉愛；經典規則驅策的奉愛。當奉愛修習不是強烈渴望激發的，而是經典戒律驅動時，便稱為規範奉愛。

Vaidhi-prakrti—迫使修習者不得不遵循經典規範守則的那種天性。智慧一旦受制於假象，就必須以規則和禁令規限人性。因此，在這個情況下，循規蹈矩的天性肯定會起作用。

Vaidhi-pravrtti—遵循經典宗教守則的那種傾向。

Vairagya—不依附或冷淡對待這個世界；某種靈性戒律，為求疏離感官對象，自願承受苦行。

Vaisesika—勝論派；較後期的邏輯哲學派別，稱為 *vaisesika-darsana*。它是聖人卡拿 (Kanada) 確立的，有別於哥塔姆 (Gautama) 的邏輯體系 (參閱人名表的 Kanada)。卡拿接受了六大原則：(1) 土、水、火、空氣、以太、時間、空間、靈魂和心意等等九個初級元素 (*dravya*)、(2) 所有受造物的特性，例如形象、味道、氣味、聲音和可觸性 (*guna*)、(3) 活動 (*karma*)、(4) 普遍性；以共通之處連繫不同的事物 (*samanya*)、(5) 個體性；物體之間本質上的差別 (*visesa*)，以及 (6) 密不可分的伴隨物；存在於實體和它的品質之間，整體和它的部分之間，或一個物種和它的個體之間的關係 (*samavaya*)。

根據《韋陀哲學結論之覺悟》，微靈多不勝數。人的舉止在一個存在狀態之中所附帶的功過，與他在另一個狀態所接受的相應賞罰，稱為超越於知覺或觀察範圍的 (*adrsta*)。由於這累積業報無法預料的力量，因此微靈墮進創造的輪迴，經歷生死苦樂。當微靈獲得六項原則的哲學知識時，他的功過賞罰便毀滅，能夠從物質存在的束縛得到解脫。這些邏輯家界定，解脫是擺脫物質痛苦的終極釋放。卡拿在《韋陀哲學結論之覺悟》沒有直接提及至尊控制者。

Vaisesika-jnana—世俗現象的知識；把各種各類這樣的現象歸入物體、品質等等分類。

Vaisnava—偉大奉獻者、奉獻者；字義表示具有「維施努的」天性的人，換句話說，維施努或奎師那僅是住在他心裡和心意的那個人。主奎師那或維施努的奉獻者。

Vaisnava-dharma—靈魂固有的天職，它的目標是獲得對奎師那的愛。這又稱為生物體的基本天性和靈魂的永恆天職。

Vaisya—四社會四靈性晉階體系裡，四個社會階級之中的第三個；農民和商人。

Vanaprastha—四社會四靈性晉階體系裡，第三個生命階段；需要免除家庭責任和接受靈性誓言的退休生活。

Vandanam—主要是指供奉禱文，或誦讀純粹奉獻者所寫的梵文詩節。阿庫茹爾 (Akrura) 透過供奉禱文達到完美。

供奉禱文也可以分成另外三種：以身體(kayika)；(2) 以說話(vacika)；以及(3) 以心意(manasika)。雖然供奉禱文實際上是包括在神像崇拜內，但也把它列為獨立的支體部分，以示它的重要性。單手頂拜，直接面對神像，在神像後面或以右側面對神像頂拜，全都被視為冒犯。供奉禱文是九種主要的奉愛支體之一。

Vantasi—吃自己嘔吐物的人。這是指放棄家庭生活，正式進入棄絕階級，但又再次與婦女建立關係的人。

Varna—祭師、統治者、商人或勞工等等四個社會階級、種姓的其中之一，在那個稱為四社會四靈性晉階的體系，履行相應的社會宗教職務。

Varnasrama-dharma—四社會四靈性晉階體系；韋陀的社會制度，把社會劃分為四個職務劃分和四個生命階段(varnas 和 asramas)。

Vastava-vastu—任何真正存在或永久的物質；基於超然的；至尊主、祂的微小部分(微靈)和祂的能量(假象)。

Vastu—物體、事物或物質；存在的。

Vastu-siddhi—靈性形體的完美階段；稱為微靈的實體完全從物質解脫的那個境界。放棄了物質身體之後，得到完美形象的生物體，進入主奎師那的展現逍遙時光，他或她在那裡初次領受奎師那和祂永恆同遊的聯誼。在那裡，從祂的永恆同遊那裡領受進一步的訓練。穩處於他們的純愛情感，及對奎師那的永恆服務時，便會放棄與這個世界的所有聯繫，進入祂的靈性居所。此時微靈便作為實體，穩處於他的純粹身份，稱為靈性形體的完美階段。

Vastuta-jada-mukti—從有知覺生物體(vastu)的這種個人內在固有結構獲得解脫；從覆蓋靈魂，使微靈與物質能量互動的那個粗糙和精微身體永久獲釋；完全擺脫與物質和物質世界的所有接觸。這是指靈性形體的完美境界。

Vatsalya—父母之情；以父母之情，表達對主奎師那的愛或依戀。

Vedanta—韋陀知識的定論。《奧義書》是《韋陀經》的後續，《終極韋陀》則以簡明扼要的陳述，概括了《奧義書》的哲學。因此，Vedanta 一字特別是指《終極韋陀》(參閱 uttara-mimamsa)。《聖典博伽瓦譚》被視為同一作者—維亞薩戴兒，就《終極韋陀》所寫的，渾然天成的評注。因此，以奉獻者之見，《聖典博伽瓦譚》是所有韋陀典籍之樹冠或成熟果實。

Vibhava—支持和刺激因素；品嚐奉愛情感的原因。這有兩種：支持因素(這是指奎師那和祂的奉獻者，後者心裡具備稱為靈性情感的靈性之愛，與極樂情感的其他四種要素結合時，可以轉變成極樂情感)；以及(2) 刺激因素(與奎師那有關的物體，激發對祂的靈性之愛，令那種愛轉變成極樂情感。)

Vibhinna—至尊聖主分開的部份；生物體。

Viddha-Vaisnava-dharma—名為偉大奉獻宗的宗教修習，但夾雜了業報和知識。

Vidhi—規範、法律、宗教訓令或規則。

Vidhi-marga—規範之途；遵循規範守則的奉愛途徑。

Vidya—知識、學問、科學、哲學。

Vidyadhara—一種超自然生物，具有法力和各種各樣天界藝術和科學的知識，特別是唱歌和跳舞。

Vidyadhari—上述那種超自然生物的女性。

Vigraha—(1) 個體形象、形狀或化身。(2) 奎師那的神像形象。

Vijnana—覺悟知識；分辨不同事物的知識；科學。

Vikarma—逆業；違禁活動；違反經典守則的活動。

Vikasita-cetana—正在萌發的意識知覺。這是指道德觀提升了，對神的信心也覺醒了的人。又指那些產生了品味，要按照經典訓示，實踐奉愛修習的人。

Vilasa—(1) 逍遙時光，特別是聖茹阿妲-主奎師那在巴佳淘氣的情愛逍遙。(2) 主某種特別的展現。雖然為了完成某些特別的逍遙時光而展現不同的身體面貌，但那個形象與它原始的根源形象，幾乎一模一樣，它稱為 vilasa。

Vina—七弦琴；聲音悅耳的弦樂器，拿茹阿達.牟尼和其他各種各樣的天界人物，最喜歡的樂器。

Vipaksa-vaistya—特別的事件，看見或推斷它與情敵有關。

Visaya—感官對象，任何以感官察知的事物；情感、關注或專注的任何對象；感官享樂。

Visaya-jnana—物質事物的知識，透過感官所獲的知識。

Visayalambana—純愛進步所仰賴的超然感官對象。這是支持和刺激因素的其中一方面，即極樂情感的五種必然要素之一(參閱 vibhava)。

Visayi—物質主義者、縱慾者。

Visesa-guna—獨特的特有品質。真正恆久的實體(vastava-vastu)，獨特的特有品質是它的真正本質。

Visnu—維施努；宇宙至尊主(參閱人名表)。

Visnu-maya—至尊聖主的外在能量，又稱為杜爾伽。

Visrambha—親密；vigita 的字義表示「毫無」，srambha 則表示「知道他的壯麗或偉大」，例如親密無間，毫無卑微或崇拜之情。(1) 鬆懈，缺乏抑制、信心、信任、親密、愛。(2) 在他對《Ujjvala-nilamani》(14.108)所寫的《Locana-rocani》評注，基瓦.哥斯瓦米把親密界定為完全認同摯愛，以致個人和摯愛的身份密不可分的那種情感。在他的《Ananda-candrika》，就同一個詩節所寫的評注裡，維施瓦納.查誇瓦爾提.塔庫爾界定了親密是深摯的信任，不拘泥於正規。親密使人認為個人的生命、心意、智慧、身體和財產，與摯愛的生命、心意、智慧和身體在各方面都是一體的。

Visrambha-guru-seva—滿載深摯的信心和親密感服務靈性導師(參閱 visrambha)。不拘泥於正規服務。與靈性導師毫無隔膜。這類服務只是在高階才有可能。

Visuddha—純粹至善；完全純粹；超越於物質自然的影響。

Visuddha-sattva—純粹至善的狀態；超越於物質自然影響的存在品質。在他對《維施努宇宙古史》(1.2.69)這個詩節：tad evam tasyas try-atmakatve siddhe yena svaprakasata-laksanena tad-vrtti-vesesena svarupam va svarupa-sakti-visistam vavirbhavati, tad-visuddha-sattvam tac-canya-nirapeksas tat-prakasa iti jnapam jnana-vrttikatvat samvid eva, asya mayaya sparsabhavat visuddhatvam 所寫的評注，施瑞達爾.斯瓦米(Sridhara Svami)界定了純粹至善的狀態—「主的靈性能量稱為自我

揭示的(svaprakasa)。sva-prakasa 一詞表示，它自我揭示，也啟蒙他人。就像太陽上升時自我展現，也照亮萬物，因此當靈性能量在心裡出現時，便理解到靈性能量的性質，並按照個人真正的靈性身份，開始認識自己。

由於靈性能量是自我揭示的，因此它的功能(vritti)也是自我揭示的。vritti 一字的字義表示功能，是指靈性能量透過它來運作的活躍媒介。靈性能量是喜樂、存在和知識組成的。這三重靈性能量特別的自我揭示功能，稱為純粹至善的狀態，它揭示至尊主，祂的形象和祂靈性能量的轉變，例如祂的同遊和聖地，換句話說，純粹至善的狀態是靈性能量自我揭示的媒介，透過它向奉獻者揭示至尊主和祂的附屬品。由於它沒有觸及外在能量，因此稱為純粹至善的狀態。」

Visvasa—信念、信任、信心、信賴。

Viveka—辨別力；良知；判斷力；靈性知識。

Viveki—具有辨別力的人；靈性知覺覺醒了的人。

Vraja-rasa—巴佳情感；對奎師那狂喜之愛的情感，淹沒了奎師那在巴佳的永恆同遊的心(參閱 rasa)。

Vyabhicari-bhava—三十三種狂喜之兆；極樂情感的五種必然要素之一；三十三種內在靈性情感，它們從甘露盈盈的永恆情感之洋泛起，令它高漲，然後又併入那個海洋。這包括沮喪、歡欣、恐懼、憂慮和隱藏情感等等情感。它們有兩種：依賴的(paratantra)和獨立的(svatantra)。依賴的情感是那些受控於主要或次要情感的。主要的依賴情感有高等(vara)或低等(avara)。高等而主要的依賴情感是那些(a) 因依戀而出現的，以及(b) 滋潤依戀的。其中直接(saksat)而高等的主要情感滋潤主要的情感，分開的(vyavahita)的高等主要情感則滋潤次要的情感。

低等(avara)而主要的依賴情感是那些因依戀而起，但既不滋潤主要或次要的情感。獨立的三十三種狂喜之兆(svatantra)，是那些不受制於主要或次要情感的。這些情感分成以下三種：

(1) Rati-sunya：不依戀奎師那的人，所泛起的感情。

(2) Rati-anu sparsana：這種情感欠缺依戀奎師那的這個品質，但其後因某件特別的事而觸及依戀。

(3) Rati-gandhi：縱使這些情感是獨立的，卻展露一點點依戀。

Vyabhicari-bhavabhasa—三十三種狂喜極樂之兆之影；是指在不恰當或不適當的人或事物裡，觀察到的三十三種狂喜之兆。有兩種：敵對的(pratikulya)和不恰當的(anaucitya)。敵對的三十三種狂喜之兆，是敵對主奎師那和不依戀祂的人泛起的感情。不恰當的影子(abhasa)有兩種：不存在(asatyatva)和無能(ayogyatva)。當奉獻者對奎師那體驗到某些情感，並把那種情感投射到不移動的生物體，就像它們也體驗著那種情感時，據說影子在不移動的實體上便展現不存在，在動物身上則展現無能。不過，這些區別不適用於，在巴佳以樹木、植物和動物等等物種服務奎師那的那些永恆同遊。

Vyakula—忐忑不安，蠢蠢欲動。

Vyavahara—行為、舉止、社會風俗、慣例。

Vyavaharika—日常的，普通的，普遍的；與實際生活和社會風俗有關的。

Y

Yaga—供奉祭品；任何供奉供品或祭品的儀式。

Yajna—火祭；一種祭祀，唸誦禱文和曼陀，並把酥油供奉到聖火，藉此安撫神明。

Yati—苦修者；抑制了情欲，摒棄了沉迷於物質文明的人。

Yavana—野蠻人，回教徒，例如不遵循純粹生活模式的人，吃肉、服用麻醉品，進行墮落活動的人。這個詞語有時是指任何外國人，或四社會四靈性晉階社會所排擠的那些人。

Yoga—(1) 團聚、見面、關連、組合。(2) 靈性戒律，目標是確立與至尊的聯繫。瑜伽有眾多不同分支，例如業報瑜伽、知識瑜伽和奉愛瑜伽。除非特別指明，否則yoga(瑜伽)一字通常是指帕坦佳里(Patanjali)的八部瑜伽體系(參閱 astanga-yoga)。

Yoyi—瑜伽師；懷著覺悟超靈或併入主的人格身體這個目標，修習瑜伽體系的人。

Yuga—世界的年代。《韋陀經》描述了四個年代：卡爾塔(Krta)或薩提亞(Satya)、特瑞塔(Treta)、杜瓦帕爾(Dvapara)和卡利(Kali)。每個年代據說分別為時1,728,000、1,296,000、864,000 和 432,000 年。遞減的數目表示每個年代的人類在體能和道德方面都相應衰落。這四個年代合共 4,320,000 年，構成一個大年代(maha-yuga)。

Yugala—愛侶或情侶。

Yugala-kisora—青春愛侶；神聖的年輕愛侶，即聖茹阿妲-主奎師那。

Yukta-vairagya—適當的棄絕；適合進入奉愛的那種棄絕。《奉愛甘露之洋(Bhakti-rasamrta-sindhu)》(1.2.255)界定了這點：「當人疏離於物質感官享樂，但又以合適的比例接受對奉愛有利的事物，並對偉大祭餘等等直接與奎師那有關的事物，展現特別的傾向時，他的棄絕便稱為適當的棄絕。(參閱與這相反的 phalgu-vairagya)。」

Z

Zamindar—地主；業主(負責向政府繳付物業稅)。

人名表

A

Acyuta—阿促達；不犯錯或不滅的；決不偏離、移動或動搖的人；決不會從超然位置低墮的人；主奎師那的其中一個聖名。

Advaita Acarya—阿兌塔師；施瑞曼.瑪哈帕佈的親密同遊，也是五聖體的成員之一。他是大維施努和薩達施瓦的合體。他是聖瑪達文卓.普瑞(Sri Madhavendra Puri)的門徒，年紀比主采坦亞大。看見卡利年代的微靈的墮落狀態，他祈求主降臨。施瑞曼.瑪哈帕佈部分是因為實現他的請求而顯現。

Ahalya—阿哈爾亞；大聖人哥塔姆的妻子。半神人(devas)之首—因卓—瘋狂迷戀阿哈爾亞的美色。在薩提亞年代，有一次，當聖人哥塔姆外出時，因卓以玄秘力量呈現哥塔姆的形象，與阿哈爾亞結合。哥塔姆回來時，他以他的瑜伽力量明白整個情

況。哥塔姆對他的妻子怒不可遏，詛咒她變成一塊石頭。阿哈爾亞悲痛莫名，倒在哥塔姆腳下哭求他解除那個詛咒。哥塔姆安慰她，告訴她當至尊主茹阿瑪祭卓在特瑞亞年代顯現在地球上時，祂會以祂的蓮花足觸碰那塊石頭，這樣她的詛咒便會解除。

在四個年代的周期之中，通常薩提亞年代之後是杜瓦帕茹阿，然後是特瑞亞。阿哈爾亞懇求哥塔姆，說她無法忍受要等那麼久，茹阿瑪祭卓才出現。哥塔姆向她保證，在這個四年代的特別周期，薩提亞之後便會是特瑞亞。憑藉聖人哥塔姆的欲望，四個年代的順序便逆轉。茹阿瑪祭卓顯現時，祂以祂的蓮花足觸碰那塊石頭，阿哈爾亞的詛咒便解除。因此，呈石頭形象的阿哈爾亞便從被蒙蔽的意識知覺(achadita-cetana)狀態中獲得解脫，那時候便與她丈夫重聚。

Ananga Manjari—阿南嘎.曼佳麗；斯瑞瑪緹.茹阿迪卡的妹妹。她十三歲，她的膚色是春天盛放的美麗金花(vasanta-ketaki)的顏色。她的裙子是藍蓮花(indivara)的顏色。她主要的服務是準備檳榔，取悅茹阿妲和奎師那。在高認嘎的逍遙時光，她展現為佳娜瓦女神(Jahnava Devi)，即主尼提安南達.帕佈的配偶和能量。

Angada—安嘎達；塔茹阿(Tara)和瓦利(Vali)的兒子，奎斯奎達(Kiskindha)國的猴子首領。蘇歸瓦(Sugriva)徵募了至尊主茹阿瑪的幫助，殺死瓦利。瓦利臨終時把他的兒子安嘎達，獻於主茹阿瑪的蓮花足下。瓦利死後，茹阿瑪祭卓任命蘇歸瓦為奎斯奎達王，安嘎達則是王太子。安嘎達協助主茹阿瑪與茹阿瓦拿作戰。猴子身代表處於收縮狀態的知覺(sankucita-cetana)，雖然如此，他都投入於奉愛程序。

B

Badarayana Rsi—巴達茹阿亞拿；參閱 Vyasadeva。

Bharata—巴茹阿塔；主茹薩巴(Rsabhadeva)一百個兒子之中的長子，前者是至尊聖主賦予權力的化身(saktyavesa)。雖然他父親是婆羅門，但巴茹阿塔顯露統治者(ksatriya)的天性，因此以那種才能行事。憑藉他父親的渴望，巴茹阿塔登基為全球之王。不過，他是至尊聖主的偉大奉獻者。治國良久之後，他內心對世界覺醒了疏離感。他把王國和他的財產分給他的兒子，單獨前往聖人普拉哈(Pulaha)在哈瑞哈爾之野(Harihara-ksetra)的修院，自己專注於崇拜至尊主。

有一次，在他的隱居之處附近的甘達葵(Gandaki)河沐浴之後，他坐在那條河的神聖河岸上開始唸誦聖名。他看見一頭口渴的母鹿喝水，又謹慎地東張西望。正在那時，她聽到附近一只獅子的怒吼，她怕極而跳進河裡游過對岸。她懷孕了，但由於她突然跳躍，以致雛鹿從她腹中掉進河裡的急流。渡河之後，母鹿死了。巴茹阿塔深受感動。他跑去抱起遇溺的小孤雛，把牠帶到他隱居的地方，開始濃情厚愛地照料牠。

巴茹阿塔對小鹿的情感日漸增加，正因如此，他不再那麼專注於他的靈修，直到最後他完全放棄了他的奉愛修習。有一天，他找不到小鹿，開始悲嘆：「哎呀，小鹿！哎呀，小鹿！」痛不欲生，最後便放棄生命。時辰到了，因應他臨終時的想法，他領受到鹿的身體。不過，由於他前生履行奉愛修習的影響，因此他能夠記得他低墮的原因，懊悔不已。離開了他的父母，他又來到普拉哈的修院，聆聽聖名而獲得解救。這是個收縮知覺的例子(sankucita-cetana)。

同樣，如果棄絕的人或隱士受到婦女等等吸引，他肯定會從他那崇高的地位低墮。一些人提出理論，說是透過自然的進程獲得人類誕生，那是所有誕生之中最好的，又說不會由此低墮。這種見解大錯特錯，也是非常誤導性的。個人按照他的渴望投生，根本不會有機會改變這個原則。巴茹阿塔以他自己的生平證明了這個原則。

Brahma—布茹阿瑪；宇宙的第一個受造生物。他奉主維施努之命創造了宇宙內所有的生命形體，統治情欲形態。

C

Caitanya Mahaprabhu—采坦亞.瑪哈帕佈；又稱主采坦亞、施瑞曼.瑪哈帕佈、高茹阿、高茹阿察卓、高茹阿-哈瑞、高茹阿-奎蘇爾、高認嘎、高茹阿遜達爾、高茹阿、奎師那-采坦亞、學者尼邁、莎慈南達(莎慈之子)和維施彎巴爾；約於五百年前(公元一四八六年)顯現在西孟加拉納瓦島的至尊主。雖然祂與主奎師那一樣，但為了品嚐斯瑞瑪緹.茹阿迪卡對奎師那的愛，因此懷著她的內在情感和膚色顯現。採納了奉獻者的情感，祂透過唸誦主哈瑞聖名傳揚對奎師那的愛。

Catuhšana—參閱 Kumara。

Chand Kazi—祭.卡西；候賽因.沙(Hussain Shah)的靈性導師，以及在主采坦亞時代的納瓦島首長。他禁止在納瓦島履行靈唱，又毀壞了一個麥當伽鼓。之後，他領受到施瑞曼.瑪哈帕佈的恩慈，成為偉大奉獻者。在奎師那的逍遙時光，他是康薩王。

Chota Haridasa—稠塔.哈瑞達薩；主采坦亞的其中一個親密同遊。他領受了棄絕階級，並因輕微的疏忽被嚴懲。有一次，巴嘎彎師要求稠塔.哈瑞達薩從年長的瑪德威.德薇那裡，懇求一些上等的大米，使他能侍奉采坦亞.瑪哈帕佈。瑪德威.德薇是瑪哈帕佈的典範奉獻者，深深沉醉於靈性專注之中。當瑪哈帕佈品嚐到大米極好的品質時，祂詢問它的來處。巴嘎彎師解釋是稠塔.哈瑞達薩從瑪德威.德薇那裡領受得來的。瑪哈帕佈聞言沉默不語。之後祂告知奉獻者，不准稠塔.哈瑞達薩再來祂那裡，因為祂無法容忍看見與女子自在地交談的棄絕者臉容。最後，稠塔.哈瑞達薩前往帕爾亞嘎，在恆河捨棄他的生命。之後，他在無憂星獲得歌仙的形象。為了使瑪哈帕佈快樂，他每天晚上會以那個形象拜訪祂，履行悅耳的靈唱。稠塔.哈瑞達薩其實沒有干犯任何冒犯；這僅是主與純粹奉獻者的逍遙時光，以確立棄絕階級的神聖之處。

D

Dhruva—杜茹瓦；這段逍遙時光發生在創造的初期。生於斯瓦央布瓦.曼奴(Svayambhuva Manu)王朝的烏坦帕(Uttanapada)王，有兩位王后。年長的名為蘇尼緹(Suniti)，控制國王的年輕王后則名為蘇茹慈。蘇尼緹有個兒子名為杜茹瓦。小孩杜茹瓦喪失了父愛，也無法忍受他繼母的折磨。遵循他母親的建議，因此他走進森林深處，在那裡全神貫注於千辛萬苦地崇拜蓮花眼的主哈瑞。他的禱文不是臻達至尊，而是實現他那獲得國土的物質渴求。不過，憑藉至尊聖主的恩慈，不僅滿足了他對王國的野心，也得到了純粹奉愛。如果全心全意地履行奉愛，最後總會獲得所有吉祥，那怕是實現物質欲望。杜茹瓦是這種求財者的例子。

Dinanatha—甸拿納；困苦靈魂的守護者和避難所；主奎師那的其中一個名字。

Durga—杜爾伽；施瓦神的妻子，又稱莎緹、瑪哈威迪阿、卡利、夏瑪和尼斯塔瑞妮(Nistarini)。她主宰物質能量，也是五神教(pancopasakas)崇拜的五個神明之一。

Durvasa Muni—杜爾瓦薩.牟尼；大聖人阿崔(Maharsi Atri)和阿努蘇亞(Anusuya)的兒子。大聖人和非人格知識經典的倡導者—聖茹卓—的部分擴展。他像施瓦神一樣易受激怒和易於取悅。他能賜予重大祝福和可怖詛咒。六萬個門徒恆常都簇擁著杜爾瓦薩.牟尼。因此他的不期而至會使他的東道主感到為難。牟尼懾人的氣勢和難以款待這麼多門徒，會令人害怕可能會使他不悅而招致惡果。

F

4 Kumaras—庫瑪爾四兄弟，參閱庫爾瑪。

G

Gadadhara Pandita—嘎答達爾學者；主采坦亞.瑪哈帕佈的親密同遊。他是五聖體的成員之一。他體現主奎師那的內在能量，也是斯瑞瑪緹.茹阿迪卡的展現。瑪哈帕佈接受了棄絕啟迪之後，嘎答達爾學者陪他到普瑞聖地。為了使主高認嘎快樂，他常常背誦《聖典博伽瓦譚》。瑪哈帕佈在嘎答達爾學者的《博伽梵歌》親手寫了一個詩節。瑪哈帕佈從這個世界隱跡之後，嘎答達爾學者無法忍受分離之苦。他在他隱跡十一個月之後，離開了這個世界。

Gajendra—嘎珍卓；以下的逍遙時光發生在第四個曼奴期(manvantara)期間。一頭名為嘎珍卓的大象，是眾多強壯大象的領袖，他和眾多母象住在高山之王崔庫塔(Trikuta)山谷的密林裡。山谷裡有個大湖，景色優美怡人，有一天，嘎珍卓與他的母象和孩子，在湖裡無懼地沉醉於嬉水。一條強壯的鱷魚突然憤怒地抓住他的腿。嘎珍卓竭盡全力擺脫他，但即使苦戰千年之後，強壯的大象都無法脫身。嘎珍卓開始慢慢筋疲力盡。當他看見他沒有其他保護時，便完全專一地托庇於至尊聖主，開始悲傷而流暢地唸誦他前生作為因卓端拿王時所學的梵語詩節。手持神碟(cakra)的至尊聖主騎著伽茹達到達那裡，用他的神碟割開了鱷魚的嘴巴，釋放了嘎珍卓。

嘎珍卓前生是達爾威達(Dravidia)州的因卓端拿王，即潘達瓦王朝的其中一個成員。有一次，大聖人阿嘎斯提阿(Agastya)到訪因卓端拿，但他抵達時，國王正在崇拜至尊聖主，處於深入的神定狀態，因此無法迎接聖人。由於這個冒犯，大聖人阿嘎斯提阿詛咒國王投生為一頭大象。這是困苦(artta)和知覺收縮(sankucita-cetana)者的例子。

Ganesa—象頭神(嘎納殊)；施瓦神和帕爾瓦緹(Parvati)的兒子。他消除所有物質障礙，賜予他的崇拜者巨額財富；五神教崇拜的五個神明之一。

Gangesopadhyaya—甘嘎蘇帕達亞；著名邏輯論文《真理如意寶石(Tattva-cintamani)》的作者。他的誕生或原籍都沒有可靠記錄，但據信他來自米提拉(Mithila)，活於十二至十三世紀。他是熱心的辯證家和卓越的善辯者。他使邏輯經典成為一門學問和辯論藝術。他發展了一個名為新邏輯(navya-nyaya)的新邏輯派。他的《真理如意寶石》有系統地敘述了認識論、語法的邏輯和哲學。它幾乎專門論述邏輯體系的認識論，稍為顧及形而上學或實體論。《真理如意寶石》為辯證法的新體系在印度奠基。他的著作極受歡迎，以致其後的人除非給這本書撰寫評注，否則不會被視為邏輯學

者。《真理如意寶石》最著名的評注，是茹阿古納(卡乃巴塔)斯若瑪尼所寫的，他與主采坦亞.瑪哈帕佈是同時代的人(參閱 Siromani)。

Gaura—高茹阿；高認嘎這個聖名的簡稱。

Gauracandra—高茹阿榮卓；像耀眼的金色明月那樣再然而起的人；采坦亞.瑪哈帕佈的聖名(參閱 Caitanya)。

Gaura-Hari—高茹阿-哈瑞；偷去斯瑞瑪緹.茹阿迪卡金黃膚色的人；以主采坦亞.瑪哈帕佈形象顯現的奎師那的其中一個聖名。

Gaura-kisora—高茹阿-奎蘇爾；俊美的金色少年；采坦亞.瑪哈帕佈的其中一個聖名。

Gauranga—高認嘎；祂的肢體色如熔金；主采坦亞.瑪哈帕佈的其中一個名字，祂是主奎師那本人，具備斯瑞瑪緹.茹阿迪卡的內在情感和膚色。

Gaura-Nitai—高茹阿-尼泰；主高認嘎和主尼泰安南達.帕佈的簡稱。

Gaurasundara—高茹阿遜達爾；有壯麗金色形象的人；主采坦亞.瑪哈帕佈的其中一個聖名(參閱 Caitanya)。

Gauridasa Pandita—學者高瑞達薩；采坦亞.瑪哈帕佈摯愛的同遊。他父親是康姆薩瑞.米斯崔，他母親是聖卡馬拉.德薇。他有五兄弟，名為蘇爾亞達薩、達莫達爾、佳幹納、奎師那達薩和尼星哈.采坦亞。他的哥哥蘇爾亞達薩有兩個女兒—斯瑞瑪緹.瓦蘇達.德薇和斯瑞瑪緹.佳娜瓦.德薇—她們成為了尼提安南達.帕佈的妻子。高瑞達薩的妻子是威瑪.德薇。他們有兩個兒子，即巴拉茹阿瑪和茹阿古納。高瑞達薩住在安姆比卡.卡爾拿(Ambika Kalna)，即山提普爾(Santipura)的恆河對岸。就在高瑞達薩的房子旁邊，有一棵高大的羅望子樹，施瑞曼.瑪哈帕佈和主尼提安南達.帕佈會坐在下面。有一次，高瑞達薩懇求兩兄弟永遠留在他家。為了安撫高瑞達薩，瑪哈帕佈用附近的楡樹，做了一對漂亮的高茹阿-尼泰神像送給他。在奎師那的逍遙時光，學者高瑞達薩是朋友蘇巴拉，即巴佳的十二牧牛童之一(dvadasa-gopalas)[參閱 Gaura-ganoddesa-dipika 128)。

Gautama—哥塔姆；普遍稱為阿克薩帕.哥塔姆(Aksapada Gautama)。根據一些學者，他生於公元前五世紀，創立了歷史悠久的(pracina)的邏輯哲學派別。他撰寫了《邏輯經》，據知是體系裡最早的系統化經典。今天流傳的傳統邏輯體系，主要是基於哥塔姆的這個作品。《邏輯經》分成五課(adhyayas)，通常稱為書。每課分成兩個日常部分(ahnikas)，然後這又包含大量格言。瓦斯亞央(Vatsyayana)和瓦查斯帕提(Vacaspati)等等評注家，又把這些格言分成題目(prakaranas)。

Gopijana-vallabha—哥琵贊-瓦拉巴；巴佳牧牛姑娘的情人；主奎師那的其中一個聖名。

Gopinatha Acarya—高琵納師；主采坦亞.瑪哈帕佈的偉大奉獻者。他是薩爾瓦包瑪.巴塔師的妹夫。瑪哈帕佈童年時，他住在納迪亞。後來當瑪哈帕佈在普瑞聖地時，他和巴塔師住在那裡。他是第一個在普瑞宣告主采坦亞是至尊主的人，起初巴塔師因此而嘲笑他，後來巴塔師獲得瑪哈帕佈的恩慈。

Govinda—哥文達；奎師那的其中一個聖名；取悅牧牛姑娘、牧牛童、牛兒、感官、地球和哥瓦爾丹山的人。

Gunaraja Khana—古拿爾茹阿佳.卡拿；主采坦亞.瑪哈帕佈的同遊，也是庫利拿村的居民。他又稱為聖瑪拉達爾.瓦蘇(Maladhara Vasu)。他父親是巴給茹阿塔.瓦蘇(Bhagiratha Vasu)，他母親是因杜瑪緹(Indumati)。他撰寫了一本名為《主奎師那-威佳亞(Sri Krsna-vijaya)》的著名書籍，瑪哈帕佈甚為欣賞。為了在普瑞舉行的壇車節，古拿爾茹阿佳.卡拿每年都拜訪主采坦亞。庫利拿村的居民正是在那裡向主請教偉大奉獻者的特點。

H

Hari—哈瑞；主奎師那的聖名，表示「拿走的人」。祂拿走一切不祥，又偷走祂奉獻者的心。

I

Indra—因卓；主宰空氣、天空和雨水的神明，他是個從屬於布茹阿瑪、維施努和施瓦的半神人，但他是其他所有天神的首領。

J

Jagadananda Pandita—佳嘎阿南達學者；主采坦亞的機密朋友和永恆同遊。他經常與施瑞曼.瑪哈帕佈履行靈唱。除了主之外，他一無所知。根據《Gaura-ganoddesa-dipika》(51)，在奎師那的逍遙時光，佳嘎阿南達學者的情感類似於薩提亞巴瑪，即主奎師那主要的妻子(satyabhama prakaso 'pi' jagadananda panditah)。由於薩提亞巴瑪總是展現傲慢和違逆的情感，因此佳嘎阿南達在他與瑪哈帕佈的關係之中都展現類似的情感。他與主留在普瑞聖地，一直投入於服務祂。他是《Sri Prema-vivarta》的作者。
Jahnava Devi—高瑞達薩學者的哥哥—蘇爾亞達薩—的女兒，也是尼提安南達.帕佈的兩位妻子之一。根據《Gaura-ganoddesa-dipika》(65-66)所述，在奎師那的逍遙時光，她是瑞瓦緹(Revati)，即主巴拉茹阿瑪的配偶，也是阿南嘎.曼佳麗，即斯瑞瑪緹.茹阿迪卡的妹妹。

Jaimini—耆米尼；印度哲學的原始正教(purva-mimamsa)體系的創立者，以彌漫沙(mimamsa)體系更廣為人知。按照現代學者之見，他大約在公元前四世紀撰述他的《彌漫沙前篇(purva mimamsa-sutra)》。它探討職務的性質，又為履行祭祀時完全依據的韋陀文獻，訂定主要的解釋。它描述不同的祭祀和它們的目的。《彌漫沙經》共有十二章，第一章涉及知識之源和《韋陀經》的真實性。它獲公認為彌漫沙哲學派別基本而詳盡的作品，引致大量評注和附注。

Jamavanta—佳姆彎塔；又稱珍姆巴彎(Jambavan)和茹阿薩茹阿佳(Rksaraja)，熊族之王。在特瑞亞年代，他是猴王蘇給瑞瓦的部長之一。他在年齡、智慧、力量和道德判斷方面都無出其右。是時候要渡海時，正是他提醒哈努曼(Hanuman)想起自己的力量。他是與茹阿瓦拿作戰的主師。主茹阿瑪祭卓萬事都接受他的忠告，非常尊重他。在蘭卡之役，當所有人都受到瑪幹拿[Meghanada，即因卓吉(Indrajit)]的迷幻能量迷惑時，珍姆巴彎完全不受假象影響。珍姆巴彎的拳擊使瑪幹拿和茹阿瓦拿兩人都失去知覺。茹阿瑪回阿郁達亞(Ayodhya)後便登基為王，命令珍姆巴彎和所有猴

子回去他們的國土。當主對珍姆巴彎承諾，他會在杜瓦帕爾年代得到主的聯誼時，他才答應。因此當主奎師那顯現在杜瓦帕茹阿年代時，珍姆巴彎便如願以償。

Jiva Gosvami—基瓦.哥斯瓦米；茹帕和薩拿坦.哥斯瓦米的弟弟—聖瓦拉巴(阿努帕姆)一的兒子。他甚至在童年時已深受主奎師那吸引。他不是嬉戲度日，而是以鮮花、檀香和其他物品崇拜至尊主。他在年少時前往瓦茹阿納西(Varanasi)，師承薩爾瓦包瑪.巴塔師的門徒—瑪杜蘇丹.瓦查斯帕提(Madhusudana Vacaspati)—學習梵語。完成學業後，他便前往溫達文，托庇於他的伯父—聖茹帕和薩拿坦。在茹帕和薩拿坦隱跡之後，他便成為施瑞曼.瑪哈帕佈所有偉大奉獻者追隨者的領袖。他眾多的文學貢獻包括《Sat-sandarbha》和《Gopal-Campu》等等書籍，以及就《聖典博伽瓦譚》、《奉愛甘露之洋》和《Ujjvala-nilamani》所寫的評注，都以經典證據支持主采坦亞的教導。按照《Gaura-ganoddesa-dipika》(194-207)所述，他在奎師那的逍遙時光是威拉薩.曼佳麗。

K

Kakkhati—卡卡緹，斯瑞瑪緹.茹阿迪卡的寵物母猴。

Kali—卡利；杜爾伽女神的其中一個形象；膚色黝黑的人。

Kaliya—卡利亞；卡杜茹(Kadru)和卡斯亞帕族的巨蟒(naga)。在主奎師那顯現之時，他定居在雅沐娜河，以他的毒素污染河水。奎師那在他的蛇篷上跳舞，嚴懲了卡利亞。奎師那蓮花足的觸碰使卡利亞獲得淨化，他離開了雅沐娜前往茹阿瑪拿卡島，即毗連珍布島(Jambudvipa)的小島。

Kanada—卡拿；古代的聖人。他是印度的勝論派哲學體系(參閱詞匯表的 vaishesika)的創始人。Kanada 一字主要表示「以極少量食物生存的人」。教導宇宙是最微小物質單位組成的那個派別，稱為 anu[如需更多有關這點的資料，可以參閱施瑞達爾(Sridhara)的《Nyaya-kandali》]，勝論派與它的基本教義也許有點關係。另外又以卡拿名字的同義詞稱呼他，例如卡拿布佳(Kanabhujā)和卡拿巴克薩(Kanabhaksa)，或以他宗譜的名字卡斯亞帕。他又稱為烏路卡(Uluka)，字義表示貓頭鷹。傳統以施瓦神以貓頭鷹形象顯現在聖人面前，向他揭示勝論派體系的這個故事解釋這個名字。傳統上，據信卡拿是在瓦茹阿納西居住和授課。

卡拿著述那個體系的基本文獻《勝論經(Vaishesika-sutra)》而立功，但他的生平和作品的確實日期卻無從稽考。傳統上設定他是公元前八世紀的人，現代學者則確定《勝論經》是在公元一世紀所寫的。《Caraka-samhita》早期的注釋家，都熟知那個體系的基本教義—不僅它最後的編輯查茹阿卡(Caraka)知道，它的原創者阿尼威薩(Agnivesa)也知道，據信阿尼威薩是活在基督時代前的幾個世紀。幾個佛學派別，特別是中觀論(madhyamikas)和分別論(vaibhasikas)，都承認經典內詳述的勝論派。帕里(Pali)的作品《Milindapanha》是在公元一世紀所寫的，提到勝論派是印度學問中的一個確立分支。

Kapiladeva—主卡皮拉；主奎師那的化身，顯現為卡爾丹姆.牟尼(Kardama Muni)和戴瓦胡緹(Devahuti)的兒子。他教授他母親數論(sankhya)哲學的真正意義。主卡皮拉的這個原始數論哲學有二十五項原則。在這之上是至尊聖主的存在，祂是其他本

體之源。另外還有一位卡皮拉，他後來顯現在阿尼(Agni)王朝，教授無神論版本的數論哲學(參閱上面的 Kalipa)。無神論的數論接受這二十五項原則，但否認神的存在。主卡皮拉的數論終極歸於奉愛。

Kasyapa—卡斯亞帕；瑪瑞慈(Marici)的兒子，他是布茹阿瑪的心意所生的六個兒子之一。卡斯亞帕是宇宙的第一批祖先之一。他娶了達克薩(Daksa)以阿迪提為首的十三個女兒。透過卡斯亞帕和他多位妻子的結合，宇宙充滿了各種不同的生物體。阿迪提是半神人之母，他們以因卓為首。卡斯亞帕和阿迪提履行了嚴酷的苦行取悅主，結果祂顯現為他們的兒子—主瓦曼。

Kavi Karnapura—卡威.卡爾拿普爾；施瓦南達.塞三個兒子的其中之一。他的兄弟名為采坦亞.達薩和茹阿瑪.達薩。他的真名是帕茹阿瑪南達.塞，但施瑞曼.瑪哈帕佈賜他名為普瑞.達薩和卡爾拿普爾。他小時候吸吮過瑪哈帕佈的腳趾。他是頂尖的作家和詩人。他寫了很多著名的書籍，包括《Gaura-ganoddesadipika》、《Caitanya-candrodaya-nataka》、《Ananda-vrndavana-campu》、《Sri Caitanya-carita-mahakavya》、《Arya-sataka》、《Krsnahnika-kaumudi》、《Alankara-kaustubha》、《聖典博伽瓦譚》第十篇的評注和《Caitanya-sahasra-nama-stotra》。

Kesava—凱薩瓦；奎師那的名字之一。用 kesa 一字表示卡斯魔(Kesi)時，va 一字與動詞字根 vadh 有關，即殺死。在這個意義上，凱薩瓦表示卡斯魔的屠夫。kesa 的另一個含意是頭髮。當這點與動詞字根 vah(穿著或擁有)組合時，凱薩瓦表示有美麗長髮的人。聖維施瓦納.查誇瓦爾提.塔庫爾另外再賦予凱薩瓦這個名字兩個解釋：kesa vavate samskarotiti kesava，當 kesa 與動詞字根 ve(編辮子)組合時，凱薩瓦表示擅於編辮子和裝飾祂摯愛—斯瑞瑪緹.茹阿迪卡—的秀髮的人；而 ko brahma iso mahadeva tavapi vayase vasikarosi，音節 ka 是指布茹阿瑪，isa 一字是指大神明，這裡的動詞字根 ve，用以表示受到控制。因此凱薩瓦是指，甚至連布茹阿瑪和大神明都受那個人控制。

Krsna—奎師那；原始的至尊主，至尊人格首神。祂是其他所有化身之源(avatari)。祂的部分展現是超靈，祂身體的光芒是遍存萬有的梵。祂的身體是由永恆、知識和極樂組成的。祂是所有靈性情感的化身，raso vai sa。祂父親是南達大君，祂母親是雅淑妲，祂哥哥是巴拉茹阿瑪，祂的永恆配偶則是斯瑞瑪緹.茹阿迪卡。祂是迷人的年輕牧牛童，膚色有如初現的季風雨雲。祂身穿鮮黃色的纏腰布(dhoti)，祂王冠上插著一根孔雀毛，也戴著一個清新的林中花串成的花環。祂具備六十四項主要的超然品質，其中四項是祂獨有的：笛子之甜美，祂以祂悅耳的笛聲吸引全世界，尤其是牧牛姑娘；形象之甜美，祂具備令萬物心醉神迷的非凡美麗；純愛之甜美，愛意盈盈的親密同遊簇擁著祂，他們的純粹愛意絕不拘泥於敬意或正規；以及逍遙之甜美，祂上演美麗動人的逍遙時光，其中以娜莎之舞登峰造極。

Krsna Caitanya—奎師那.采坦亞；采坦亞.瑪哈帕佈的一個聖名(參閱 Caitanya)。

Krsnadasa Kaviraja—奎師那達薩.卡威茹阿傑；《永恆的主采坦亞經》的作者。他在夢裡領受到尼提安南達.帕佈的覲見，命令他前往溫達文。在奉獻者一再請求下，以及得到瑪丹-勾袍神像祝福之後，他承擔起撰寫主采坦亞.瑪哈帕佈傳記的任務。他也

寫了《哥文達逍遙讚》，描述茹阿妲和奎師那日常的八重逍遙時光，以及就比爾瓦曼嘎拉.塔庫爾(Bilvamangala Thakura)的名著《Krsna-karnamrta》所寫的，名為《Saranga-rangada》的評注。在奎師那的逍遙時光，他是卡斯圖瑞.曼佳麗(Kasturi Manjari)。

Kumara—庫瑪爾四兄弟名為山卡(Sanaka)、薩拿坦、薩南丹和山勒(Sanat)。布茹阿瑪在創造開始時，從他的心意創造了他們。因此稱之為誕生自布茹阿瑪心意的兒子。由於他們知識淵博，因此毫不依附於俗世的吸引，他們也沒協助他們父親履行創造任務，因為他們發展了非人格思辨(brahma-jnana)的傾向。布茹阿瑪對此極為不滿，於是他便向至尊主哈瑞為兒子祈福。至尊聖主滿意布茹阿瑪的禱告，以祂的天鵝化身吸引他們的心意，從枯燥的非人格知識轉移到絕對層面的純粹奉愛服務知識。因此山卡聖人和他的兄弟稱為思辨奉獻者。他們是寧巴迪提亞師徒承傳的創始人。

L

Lalita-Sakhi—拉麗妲女朋友；斯瑞瑪緹.茹阿迪卡的密友。她是聖茹阿妲的八大機密女友之中最傑出的。根據聖茹帕.哥斯瓦米的《Sri Radha-Krsna Ganoddesa-dipika》[巴哈茹阿姆普爾(Baharampura)的版本]所述，她比聖茹阿妲大二十七天，又稱阿努爾茹阿妲。她天性違逆傲慢。她膚色亮麗，有如明黃(gorocana)。她的衣服是孔雀毛的顏色。她母親是薩茹阿迪(Saradi)，她父親是威蘇卡(Visoka)。她丈夫是拜茹阿瓦(Bhairava)，是祭卓瓦麗的丈夫哥瓦爾丹.馬拉(Malla)的朋友。她那一組的八位主要女朋友是茹阿拿-帕爾巴(Ratna-prabha)、茹阿緹卡拉、蘇巴卓、巴卓-瑞葵卡、蘇穆葵(Sumukhi)、達妮斯塔、卡拉-康茜(Kala-hamsi)和卡拉琵妮(Kalapini)。拉麗妲是最親密女朋友的領袖；她教導和指導所有女朋友；她明白所有愛情韻事的不同情感；她擅長純愛方面的相聚和分離策略。如果奎師那偶然冒犯了聖茹阿妲，拉麗妲便怒極昂首，迅即斥責祂。

M

Madhva—瑪杜夫；布茹阿瑪師徒傳系的首席典範師；在一二三九年生於烏杜琵(Udupi)附近。他的父母親是聖瑪達亞嘎哈.巴塔和斯瑞瑪緹.維達威迪亞。他在十二歲從阿促塔-帕爾薩(Acyuta-preksa)那裡，接受婆羅門啟迪和棄絕啟迪。他的棄絕啟迪名字是普爾拿帕爾甘(Purnaprajna)。他給《博伽梵歌》、《聖典博伽瓦譚》、《婆羅訶摩讚(Brahmasutra)》和其他多本書籍寫了評注。他確立二元論(dvaitavada)教條，強調生物體和至尊主之間的永恆區別。他大力反對聖山卡爾師的絕對一元論教導。

Mahadeva—大神明；施瓦神的名字之一；偉大之主或半神人之首(參閱 Siva)。

Mahaprabhu—瑪哈帕佈；偉大的主人，即主奎師那.采坦亞(參閱 Caitanya)。

Mahavidya—杜爾伽女神的一個名字。這個名字表示，由於杜爾伽女神是物質能量的化身，因此她是所有物質科學之源。

Mahesa—偉大的(maha)主或主人(isa)。這是施瓦神的一個名字。

Maitreyi—亞甘-瓦爾卡阿(Yajna-valkya)有兩位妻子，即卡提亞央妮(Katyayani)和邁崔儀(Maitreyi)。當他年屆五十時，他召喚他的兩位妻子，把他的所有財富分給她們，說「高高興興吧，容許我到森林唸誦和憶念奎師那吧。」

卡提亞央妮對他說：「你已經給我一切。因此你現在可以離開，如你所願地修習吧。」第二位妻子邁崔儀說：「首先，請回答我的問題。你現在給我一切。我的問題是，這些東西能使我永遠快樂嗎？你現在給我這一切東西，而你之前擁有這一切財產。你為什麼放棄它們而去森林？如果這些東西能給我永恆快樂的話，為什麼你從中得不到快樂？你為什麼放棄它們而去森林？我知道這些物質事物其實無法使你快樂。它們只給你短暫快樂。」亞甘-瓦爾卡阿聽到他妻子這樣說而心滿意足。他擁抱她，說：「真的，你是我虔誠的妻子。普通人無法提出這樣的問題。這樣的人絕無僅有。」然後他便帶同那位妻子邁崔儀到森林，他們互相幫助，開始修習奉愛瑜伽。

Manu—曼奴；十四個陸續出現的主要祖先和宇宙管理者之中的任何一位；這其中的第一位稱為斯瓦央布瓦(Svayambhuva)，據信著名的法典《曼奴法典(Manusamhita)》是他所寫的。

Mukunda—穆昆達；主奎師那的一個名字。muku 一字相當於 mukti(解脫)，動詞字根 da 表示給予或賜予。因此穆昆達表示解脫的賜予者。此外也表示容光煥發，臉如湖畔嬌花的人。

N

Narada—拿茹阿達；半神人之中的偉大聖人；他因而稱為半神人之聖哲。他是布茹阿瑪的心意所生的。他是主奎師那的解脫同遊，周遊物質和靈性世界傳揚祂的榮耀。在采坦亞的逍遙時光，他顯現為施瑞瓦薩學者(Srivasa Pandit)。

Narayana—拿茹阿央那；nara—人類，ayanahe-某某的庇蔭。意謂人類的庇蔭。奎師那的擴展；無憂星富裕的主。

Nilambara Cakravarti—尼蘭巴爾.查誇瓦爾提；聖薩慈.瑪塔(Saci Mata)的父親，主采坦亞.瑪哈帕佈的外祖父；偉大的星相家。根據《Gaura-ganoddesa-dipika》(104-105)，他在奎師那的逍遙時光是嘎爾伽.牟尼和牧牛童蘇穆卡(Sumukha gopa)。

Nimai Pandita—學者尼邁；施瑞曼.瑪哈帕佈的小名是尼邁，因為祂在榕樹下出生。祂年輕時成為大學者，因此以尼邁學者見稱。

Nimbadiya—寧巴迪提亞；又稱寧巴師；庫瑪爾師徒傳系的首席典範師。他確立二元論的哲學教義，它刻劃萬物與主的一致和區別。他在哥瓦爾丹的杜茹瓦之野附近，履行他的靈性專注。他給《終極韋陀》寫了一本名為《Vedanta-saurabha》的評注，以及《Vedanta-kamadhenu-dasa-sloka》、《Krsna-stavaraja》、《Guruparampara》、《Vedanta-bodha》、《Vedanta-siddhanta-pradipa》、《Svadharmadhva-bodha》、《Aitihya-tattva-siddhanta》、《Radhastaka》和《博伽梵歌》的評注。

Nistarini—妮斯塔瑞妮；杜爾伽女神的名字，意指她運送人們越過物質存在；她賜予解脫。

Nitai—尼泰；尼提安南達.帕佈的綽號。

Nityananda—尼提安南達；主奎師那的展現，在奎師那的逍遙時光，祂是主巴拉茹阿瑪。祂和施瑞曼.瑪哈帕佈一起顯現，是主的主要助手，協助祂把齊頌哈瑞聖名分發給卡利年代的墮落微靈。祂在一四七三年一至二月份(magha)的 sukla-trayodasi 日，生於依卡查誇(Ekacakra)。祂父親是哈戴學者(Hadai Pandita)，祂母親則是帕瑪瓦緹(Padmavati)。一些人認為祂是聖瑪達文卓.普瑞(Madhavendra Puri)的門徒，其他人則認為祂是瑪達文卓.普瑞的靈性導師—拉釋米帕提—的門徒。

Nrga—那瑞嘎；一位偉大國王，也是依斯瓦庫大君(Maharaja Iksvaku)之子。他非常慷慨。有一次他把多不勝數的特種牛，佈施給一個婆羅門。那其中的一頭牛偶然逃走了，回到國王的牛群那裡。那瑞嘎無意之中把那同一頭牛賜給不同的婆羅門。與此同時，第一個婆羅門認出了那頭牛，非常不悅。這兩個婆羅門到那瑞嘎那裡解決事情。雖然國王供給每個婆羅門十萬頭牛來交換那一頭牛，但他倆都不滿地離去。不久之後，國王死了。當他被帶到閻王(Yamaraja)面前時，他可以選擇先享受他的虔誠活動之果，或承受他錯誤行為的反應。他選擇了先承受他錯誤行為的反應。他馬上獲得蜥蜴身體並被扔到地球，被迫在那裡住在一口枯井。

在杜瓦帕爾年代的某一天，亞度王朝的一些男孩發現了那瑞嘎。那些男孩去向奎師那報告此事，祂便前來，用祂的左手把蜥蜴從井裡拿起來。被主奎師那的蓮花手碰到，那瑞嘎便從蜥蜴身體獲釋。他是屬於在收縮的知覺狀態獲得奎師那恩慈的那種例子。

Nrsimhadeva—主尼星哈；奎師那的半人半獅化身。當祂摯愛的奉獻者—帕爾拉達大君—被他的惡魔父親黑冉亞魔嚴重迫害時，祂兇猛地顯現，保護帕爾拉達。

P

Padmanabha—肚臍像蓮花的人；奎師那或維施努的聖名。

Pandavas—潘達瓦五兄弟；潘度(Pandu)的五個兒子：猶迪斯提爾(Yudhisthira)、比瑪(Bhima)、阿尊拿、拿庫拉(Nakula)和薩哈戴瓦(Sahadeva)。他們都是主奎師那的偉大奉獻者。他們是《摩訶婆羅多》的英雄，也是庫茹之野之役的勝方。

Pariksit Maharaja—帕瑞悉大君；阿比曼律(Abhimanyu)和烏塔茹阿(Uttara)的兒子，阿尊拿的孫子。他剛好顯現在杜瓦帕爾年代末。在庫茹之野之役後，他是潘達瓦五兄弟和考茹阿瓦族(Kauravas)唯一倖存的後人。當他仍在母親腹中時，奎師那保護他，免遭阿斯瓦塔瑪(Asvatthama)那個由布茹阿瑪製造的(brahmastra)的致命武器所傷。帕瑞悉長大成人，潘達瓦兄弟便封他為皇，然後退隱喜馬拉雅山。他是極強大的統治者，以致他能阻止卡利年代的進攻。之後，憑藉主內在能量的影響，他魯莽地冒犯了聖人薩米卡(Samika Rsi)，遭到聖人五歲的兒子施瑞給(Srngi)詛咒，要在七天之內被蛇咬死。帕瑞悉視之為主奎師那的恩慈，泰然自若地接受詛咒。他把王國交到他兒子佳拿美佳亞(Janamejaya)手裡，然後便到恆河畔。來自世界各地的偉大聖人立即在那裡聚集，見證他的駕崩。在最後的歲月，他從聖人蘇卡戴瓦(Sukadeva)那裡聆聽《聖典博伽瓦譚》的敘述。沉醉於主奎師那和祂奉獻者的動人描述，帕瑞悉大君放棄了吃、喝、睡，以及對他即將來臨之死的所有恐懼。

Patanjali—帕坦佳利；大聖人和《瑜伽經》的作者(參閱詞匯表的 yoga)。

Patita-pavana—帕提塔-帕文；淨化和解救墮落靈魂的人；主采坦亞、尼提安南達和聖靈性導師的一個名字。

Prabodhananda Sarasvati—帕爾波達南達.薩茹阿斯瓦提；聖哥帕爾.巴塔.哥斯瓦米的伯父。他是認嘎之野(Ranga-ksetra)的居民，也是聖茹阿瑪努佳師徒傳系的棄絕僧。哥帕爾.巴塔.哥斯瓦米從他那裡領受婆羅門啟迪。帕爾波達南達是拉釋米-拿茹阿央那的崇拜者，但憑藉主高茹阿遜達爾的恩慈，他採納了聖茹阿妲-哥文達的崇拜。他著有《Sri Vrndavana-mahimamrta》、《Sri Radha-rasa-sudhanidhi》、《Sri Caitanya-candramrta》、《Sangita-madhava》、《Ascarya-rasa -prabandha》、《Sri Vrndavana-sataka》、《Sri Navadvipa-sataka》、《Sruti-stuti-vyakhya》、《Kamabija-Kamagayatri-vyakhyana》、《Gita-Govinda-vyakhyana》和《Sri Gaura-sudhakara-citrastaka》等等多本作品。根據《Gaura-ganoddesa-dipika》(163)所述，在奎師那的逍遙時光，帕爾波達南達.薩茹阿斯瓦提是通嘎威迪亞，即斯瑞瑪緹.茹阿迪卡的八大女朋友之一。

Pradyumna Brahmachari—帕爾端拿貞守生；主采坦亞.瑪哈帕佈的其中一位個人同遊。他是主聖尼星哈的崇拜者，因此施瑞曼.瑪哈帕佈另外賜他名為尼星哈南達。聖奎師那達薩.卡威茹阿佳在《永恆的主采坦亞經》敘述了，尼星哈南達貞守生怎樣在心意裡用珍貴寶石築了一條路，又用各種超卓的附屬品(湖泊和花園等等)環繞它，使主莎慈之子來到聖溫達文時，能夠感到心曠神怡。

Prahlada—帕爾拉達；主奎師那的偉大奉獻者，黑冉亞魔之子。當帕爾拉達只是年僅五歲的小男孩，他父親黑冉亞魔對他苦苦相迫，由於維施努殺死他的弟弟黑然亞魔(Hiranyaksa)，因此黑冉亞魔與祂勢不兩立。儘管多次恐嚇和企圖殺害，帕爾拉達始終處之泰然，專注於憶念主奎師那。他在這樣的情況下全都受到保護，終於主顯現為主尼星哈，殺死他的惡魔父親。帕爾拉達的事跡和教導，在《聖典博伽瓦譚》和其他經典廣為人知。

R

Radha—茹阿妲；主奎師那的永恆配偶，喜樂能量的化身。她稱為神聖愛意最高狂喜的化身(mahabhava-svarupini)。她是所有牧牛姑娘、杜瓦茹卡的王后和無憂星拉釋米的源頭。她父親是維莎巴努大君，她母親是葵爾緹達(Kirtida)，她哥哥是施瑞丹姆(Sridama)，她妹妹是阿蘭格.曼佳麗。她的膚色金光閃閃，她身穿藍衣。她點綴著無限吉祥品質，也是主奎師那最深愛的摯愛。

Radha-Syama—茹阿妲-夏姆；聖茹阿妲-主奎師那的神聖愛侶。

Raghunandana Bhattacharya—茹阿古南丹.巴塔師；哈瑞哈爾.巴塔師的兒子，與施瑞曼.瑪哈帕佈同一時代。他又稱為斯瑪爾塔.巴塔師。他寫了一本稱為《Asta-vimsat-tattva(二十八原則)》的長篇著作，涉及傳授聖線(upanayana)、結婚、祭祖，以及其他多種必要社會和道德職務的經典行為守則。除此之外，他又寫了其他幾部補充經典，包括《Rasayatra-paddhati》、《Sankalpa-candrika》、《Tripuskarasanti-tattva》、《Dvadasa-yatra-pramana-tattva》以及《Harismrti-sudhakara》。山提普(Santipura)的卡利茹阿瑪.瓦查斯帕提(Kalirama

Vacaspati)和茹阿妲-莫漢.哥斯瓦米(Radha-Mohan Gosvami)，各自給他的《二十八原則》寫了評注。

Raghunatha dasa Gosvami—茹阿古納.達薩.哥斯瓦米；又稱達薩.哥斯瓦米；施瑞曼.瑪哈帕佈的機密同遊。他在一四九四年生於西孟加拉，胡嘎利(Hugali)地區的奎師那普爾村莊。他父親是哥瓦爾丹.瑪朱瑪達爾，他叔父是黑然亞.瑪朱瑪達爾。他的婆羅門啟迪靈性導師是聖亞度南丹師。他年青時放棄了美麗的妻子和因卓那樣的富裕，在佳幹納.普瑞托庇於施瑞曼.瑪哈帕佈足下。瑪哈帕佈把他交由施瑞茹帕.達莫達爾.哥斯瓦米指導。他在主采坦亞和施瑞茹帕.達莫達爾隱跡之後前往溫達文，留在聖茹帕和聖薩拿坦.哥斯瓦米的庇蔭下。他留在茹阿妲湖，恆常全神貫注於靈性專注。他寫了三本書：《Stavavali》、《Danakeli-cintamani》和《Mukta-carita》。他在奎師那的逍遙時光是茹阿緹.曼佳麗。

Rama—茹阿瑪；主奎師那的逍遙時光化身；祂是《羅摩衍拿(Ramayana)》著名的英雄。祂又稱為茹阿瑪祭卓、茹阿古納、達薩茹阿提-茹阿瑪和茹阿嘎瓦-茹阿瑪。祂父親是達薩茹阿提大君(Maharaja Dasaratha)，祂母親是考薩爾亞(Kausalya)，祂妻子則是悉妲。祂有三個弟弟，名為拉釋曼(Laksmana)、巴茹阿塔和薩圖茹冠(Satrughna)。著名的猴子哈努曼(Hanuman)是祂摯愛的僕人和奉獻者。殺死了邪惡的惡魔茹阿瓦拿，在猴子軍的幫助下救了悉妲茹阿妮之後，茹阿瑪便回到阿郁達亞(Ayodhya)登基為王。

Ramanuja—茹阿瑪努佳；施瑞師徒傳系著名的偉大奉獻者典範師，他創立了條件性的非二元論。他在十二世紀住在南印度的刊慈普茹姆(Kancipuram)和聖然嘎姆(Rangam)。據信他是蛇沙(Sesa)的化身，又稱為茹阿瑪努佳師和亞提茹阿傑(Yatiraja)。他給《博伽梵歌》、《聖典博伽瓦譚》和《終極韋陀》著有評注。

Rasaraja—極樂情感之王；情悅情感的至尊品嚐者；這是主奎師那的名字，祂是所有極樂情感精華的化身(akhila-rasamrta-murti)。

Rupa Gosvami—茹帕.哥斯瓦米；施瑞曼.瑪哈帕佈的永恆同遊。他在這個世界確立了主采坦亞.瑪哈帕佈的心底夙願而受到稱揚。他明白主奎師那的機密情感，在他的多部著作廣為傳揚。瑪哈帕佈在帕爾亞嘎親自指示他，又賜他力量，著書解釋至高奉愛的深奧真理。他的獨特貢獻是解釋奉愛怎樣變成極樂情感，以及極樂情感怎樣是與主奎師那愛意盈盈關係的真正基礎。他的一些傑出著作是《Bhakti-rasamrta-sindhu》、《Ujjvala-nilamani》、《Vidagdha》和《Lalita-madhava》。根據《Gaura-ganoddesa-dipika》(180)所述，他在奎師那的逍遙時光是聖茹帕.曼佳麗。

S

Sacinandana—莎慈阿南達；莎慈母親之子；采坦亞.瑪哈帕佈的名字(參閱 Caitanya)。

Sanatana Gosvami—薩拿坦.哥斯瓦米；施瑞曼.瑪哈帕佈的永恆同遊，茹帕.哥斯瓦米的哥哥。瑪哈帕佈親自指示他，命他著書解釋奉愛原則，挖掘在巴佳被遺忘了的奎師那逍遙之地。他的《Brhad-bhagavatamrta》被視為哥斯瓦米最早的作品，以及其他多本作品的靈感之源。他給《聖典博伽瓦譚》第十篇寫了一本著名的評注，本來名為《Vaisnava-tosani》，在聖基瓦.哥斯瓦米給第十篇寫了一本稱為《Laghu

Vaisnava-tosani》的評注之後，便稱為《Bṛhad Vaisnava-tosani》。他又在他的著作《Haribhakti-vilasa》，列舉了奉愛的基本原則。根據《Gaura-ganoddesa-dipika》(181)所述，他在奎師那的逍遙時光是阿蘭格.曼佳麗。

Sanda -山達；蘇卡爾師的其中一個兒子，帕爾拉達大君的一位老師。sanda 一字表示公牛。山達象徵那些對靈性覺悟之事天性遲鈍的人。

Sankara -山卡爾；施瓦的別名(參閱 Siva)。山卡爾有時被用作山卡爾師的簡稱。

Sankaracarya—山卡爾師；韋陀哲學結論的著名導師，也是復甦梵覺宗的人。據知他是施瓦神的化身。他生於七八八年，卒於八二零年，享年三十二歲。根據他的一些生平敘述，他大約生於公元前二百年。他生於喀拉拉省的卡拉琵(Kalapi)或卡薩拉(Kasala)村，南布達瑞帕(Nambudaripada)婆羅門的家庭。他父親名為施瓦古茹，他母親是蘇巴卓。夫婦二人長時間崇拜施瓦神才得一子，因此當他們的兒子終於出生時，他領受到山卡爾這個名字。山卡爾年僅三歲，他的父親便去世。山卡爾六歲已是個淵博學者，他在八歲接受棄絕啟迪。他踏遍全印度壓抑佛教教義，恢復韋陀宗教的權威。

山卡爾師給《終極韋陀》寫了一本著名的評注，稱為《探討體因靈魂的天性(Sariraka-bhasya)》。雖然他重新確立了梵覺宗和韋陀的權威，給主采坦亞的教導奠基，作出了無價的貢獻，但他確立的教導不符合韋陀結論和偉大奉獻者典範師之見。他宣稱至尊梵沒有形象、特性、能量和品質。他說雖然梵滿載知識，但祂不是有知覺的全知生物。雖然梵天性具有超然喜樂，祂卻不是那喜樂的主觀體驗者。梵不是創世者。當那個無形無相的梵與假象接觸時，便呈現物質品質。所有偉大奉獻者典範師都強烈反駁這些想法。

Sapta-tala—七棵棕櫚(palmyra)樹。在特瑞亞年代，有一次，猴子首領瓦利得到七個多汁的棕櫚果。他把它們放在一旁，然後便去沐浴，想著稍後才會享用它們。當他回來時，他發現一條毒蛇毀壞了果實。瓦利怒不可遏，詛咒毒蛇獲得樹的身體。由於這個詛咒的能量，毒蛇立刻展現為七棵棕櫚樹。毒蛇的父親痛不欲生，反過來詛咒瓦利，不論誰可以一箭穿過這七棵棕櫚樹，便會導致瓦利之死。後來主茹阿瑪祭卓完成這項偉績，向蘇給瑞瓦(Sugriva)保證祂有能力殺死瓦利。在卡利年代，當主采坦亞.瑪哈帕佈遊歷至南印度，解救那個地方的微靈時，祂偶然看見七棵棕櫚樹。一看見他們，祂就因純粹愛意十分激動，衝上前擁抱他們。祂這樣做時大樹就消失無踪。憑著施瑞曼.瑪哈帕佈的觸摸，他們便從被蒙蔽的知覺狀態(acchadita-cetana)獲救。當地居民目睹這件奇事時，便明白到施瑞曼.瑪哈帕佈直接就是主茹阿瑪祭卓。

Sarvabhauma Bhattacharya—薩爾瓦包瑪.巴塔師；施瑞曼.瑪哈帕佈的一位同遊；又稱聖瓦蘇戴瓦.薩爾瓦包瑪。根據《Gaura-Ganoddesa-dipika》(119)所述，他以前是巴瑞哈斯帕提(Bṛhaspati)，即半神人的老師。他最初住在納瓦島，但他獲得帕爾塔帕茹卓王的邀請，來到普瑞聖地，也是國王朝中的首席學者。他是當代最著名的學者之一。當瑪哈帕佈來到普瑞聖地時，薩爾瓦包瑪指導祂韋陀哲學結論的非人格概念，為期一周。之後，瑪哈帕佈解釋韋陀哲學結論的真正含意，並對薩爾瓦包瑪施恩，以致巴塔師明白到主奎師那的真正身份。此時薩爾瓦包瑪便自我皈依給祂的蓮花足。

Saunaka 和 rsis—有一次，收拿卡和其他聖人(rsis)在來米薩然亞(Naimisaranya)的聖地，舉行犧牲祭祀逾一千年，希望獲得至尊祝福。一段時間之後，他們對這樣實現他們渴求的目標感到絕望，但透過聖蘇塔.哥斯瓦米[聖奎師那-兌帕央.韋達維亞薩(Sri Krsna-dvaipayana Vedavyasa)的門徒]解答他們問題時的那個答案，他們獲得他們夢寐以求的完美。他們問他的六個問題是：(1) 微靈的終極祝福是什麼？(2) 我們聆聽的所有題目之中，哪個會取悅所有靈魂的生命，即超靈主哈瑞？(3) 當瓦蘇戴瓦.主奎師那從戴瓦葵(Devaki)腹中顯現時，祂渴望實現哪個目的？(4) 至尊主瓦蘇戴瓦以祂不同的化身上演了什麼逍遙時光？(5) 請描述主哈瑞的品質和榮耀。(6) 當主奎師那回到祂自己的居所時，宗教的庇護在哪裡？

雖然這些聖人全都生於高階的婆羅門家庭，聖蘇塔.哥斯瓦米則生於較低的階級，但他們都托庇於他作為靈性導師。當他們懷著赤子之心向聖蘇塔.哥斯瓦米表達他們的求知欲時，聖韋達維亞薩最愛的這個門徒便溫文地回答他們的所有問題。他們聽到他的答案時全都獲得至尊完美。這是好問的(jijnasu)奉獻者之例。

Siromani, Raghunatha—斯若瑪尼，茹阿古納；又稱為卡來.斯若瑪尼(Kanai Siromani)或卡拿巴塔；與主采坦亞.瑪哈帕佈同一時代的人，也是《Didhiti》的作者，即是為更嘎蘇帕迪亞的《真理點金石(Tattva-cintamani)》所寫的著名邏輯評注。他是納瓦島的聖瓦蘇戴瓦.薩爾瓦包瑪.巴塔師的學生。完成學業之後，他去了米提拉(Mithila)一段時間，然後便返回納瓦島，開設他自己的邏輯學校。那時候，瓦蘇戴瓦.薩爾瓦包瑪應帕爾塔帕茹卓王的邀請，來到奧里薩擔任他朝中的首席學者。結果，斯若瑪尼在他所處的那個時代，成為了納瓦島最重視的邏輯學者而著稱。根據《Advaita-prakasa》所述，斯若瑪尼渴望他的《Didhiti》會成為《真理點金石》最著名的評注。不過，主采坦亞.瑪哈帕佈給《真理點金石》寫了一本評注，使斯若瑪尼的作品相形見絀。斯若瑪尼見狀感到失望。為了實現斯若瑪尼的渴望，瑪哈帕佈便把祂自己的評注投進恆河。此後，斯若瑪尼的評注便以《真理點金石》的傑出評注見稱。

Siva—施瓦；主奎師那的品質擴展，監察物質愚昧形態，毀滅物質宇宙；五神教崇拜的五位神明之一。他名字的字義表示吉祥。《婆羅訶摩讚》(5.45)描述，主奎師那為了進行宇宙創造而呈現施瓦神的形象。《聖典博伽瓦譚》(12.13.16)描述，施瓦是偉大奉獻者之冠：vaisnavanam yatha sambhu。

Simantini-devi—斯曼緹妮女神；帕爾瓦緹(Parvati)的名字，在她的配偶施瓦神的激勵下，她渴望覲見高認嘎.瑪哈帕佈。於是她便去覲見祂。祂祝福她之後，她便拿祂的足下塵土放在她頭髮的分界處。因此那個地方便以髮界島著稱。不知情的人稱它為斯穆里亞。

Sriman Mahaprabhu—施瑞曼.瑪哈帕佈；主采坦亞.瑪哈帕佈的名字(參閱 Caitanya)。

Sukadeva—蘇卡戴瓦；巴達茹阿亞拿.維亞薩戴瓦的兒子，對帕瑞悉大君講述《聖典博伽瓦譚》的人。在哥樓卡聖地，即奎師那在靈性世界的永恆居所，他是斯瑞瑪緹.茹阿迪卡的鸚鵡。

Sugriva—蘇給瑞瓦；茹阿斯亞-穆卡(Rsya-muka)山的猴子首領，當茹阿瑪和拉釋曼尋找悉妲時，他款待祂們。他是瓦利的弟弟，瓦利誤會了他，恨之入骨。接受了茹阿

瑪的幫助，殺死了他哥哥之後，他召喚猴子軍幫助茹阿瑪戰勝了茹阿瓦拿，救回悉妲。茹阿瓦拿死後，當茹阿瑪和拉釋曼回去阿郁達亞時，蘇給瑞瓦陪伴著他們。

Surabhi—蘇茹阿比；源頭神聖的母牛。因卓以滂沱大雨淹沒哥庫拉，嚴重冒犯了主奎師那之後，他非常害怕，知道奎師那最愛牛，於是接近蘇茹阿比尋求庇護。知道奎師那在卡利年代會在納瓦島聖地顯現為主高認嘎，他們兩個便去那裡。透過唸誦高認嘎的名字，愛的淚水盈眶，他們很快便覲見到高認嘎。主向他們保證，當祂顯現在那裡時，他們會得以服務祂。祂消失後，蘇茹阿比繼續留在那裡的一棵大榕樹旁邊，投入於崇拜和靈性專注，持恆地服務高認嘎的蓮花足。

Surya—太陽神；五神教崇拜的五位神明之一。

Svarupa Damodara—斯瓦茹帕.達莫達爾；施瑞曼.瑪哈帕佈最親密的同遊之一[《永恆的采坦亞經》末篇逍遙(Antya-lila) 2.105-106]。他以前名為普茹蘇譚師(Purusottama Acarya)。接受了棄絕啟迪之後，他領受到斯瓦茹帕.達莫達爾這個名字。他陪伴瑪哈帕佈到普瑞，經常背誦合適的詩節培養祂的機密情感，藉此服務祂。他以梵語詩節的形式記錄了施瑞曼.瑪哈帕佈的活動，其後成為《永恆的采坦亞經》和主采坦亞生平的其他傳記作品的基礎。他在奎師那的逍遙時光是拉麗妲.女朋友。

Syama—夏瑪；(1) 斯瑞瑪緹.茹阿迪卡的名字，全神貫注於夏姆(主奎師那)的人，(2) 雅沐娜河的名字，(3) 夏瑪拉的簡稱，即聖茹阿妲的其中一位女朋友，(4) 密宗崇拜的杜爾伽形象。

T

Tala—參閱 Sapta-tala。

U

Uddharana Datta—烏達茹阿拿.達塔；尼提安南達.帕佈的機密同遊。他在一四八一年生於薩塔村，一個富裕的黃金商人家庭。他的父母親是施瑞卡爾.達塔(Srikara Datta)和巴卓瓦緹(Bhadravati)。他妻子是瑪哈瑪亞，他兒子則是施瑞尼瓦薩.達塔.塔庫爾(Srinivasa Datta Thakura)。烏達茹阿拿.達塔只有二十六歲時，他妻子便死了。此後他放棄了他的財富和家庭，作為尼提安南達.帕佈的僕人雲遊四海。他在奎師那的逍遙時光是稱為蘇巴胡(Subahu)的牧牛童，即奎師那和巴拉戴瓦十二個親密牧牛童朋友之一(dvadasa-gopalas)，他們與尼提安南達.帕佈一起降臨(《Gaura-ganoddesa-dipika》129)。

V

Vamsi-vadanananda—彎斯-瓦丹阿南達；查考瑞.查圖帕達亞(Chakauri Cattopadhyaya)的兒子。聖彎斯-瓦丹阿南達出生時，被命名為彎斯或彎斯.達薩(Vamsi dasa)。他又稱為瓦丹(Vadana)和瓦丹阿南達(Vadanananda)。他生於一四九四年，或按照其他人所說的一五零五年，他被視是奎師那的笛子化身。大約寫於一五七六年的《Sri Gaura-ganoddesa-dipika》(179)後來確認了這點，聖卡威.卡爾拿普爾(Srila Kavi Karnapura)的這本著作，揭示了瑪哈帕佈同遊在奎師那逍遙時光的身

分。彎斯-瓦丹阿南達這個名字是指主奎師那，即笛手。使奎師那能夠吹奏笛子，從而吸引摯愛的牧牛姑娘到祂那裡，這樣令祂喜樂的人，稱為彎斯-瓦丹阿南達。因此，雖然他誕生時的名字只是彎斯.達薩，但後來稱之為彎斯-瓦丹阿南達.帕佈或塔庫爾。帕佈和塔庫爾等等名字是對偉人的尊稱。

Vasudeva—瓦蘇戴瓦；眾生心內的主，主奎師那無處不在，也遍存於萬物之中。這個字來自動詞字根 vas，即住在。它的另一個含義表示瓦蘇戴瓦的兒子，是從「遍及」這個梵語動詞字根 vis 衍生而來的；表示遍存萬有和全能的那一位。

Visnu—維施努；主宰物質善良形態的宇宙至尊主；五神教崇拜的五位神明之中的至尊。

Visnupriya—維施努沛爾亞；施瑞曼.瑪哈帕佈的繼室。至尊主有三種能量，稱為 sri、bhu 和 nila。聖維施努沛爾亞-德薇體現 bhu 這種能量。她在奎師那的逍遙時光是薩提亞巴瑪(《Gaura-ganoddesa-dipika》47-48)。她父親是薩拿坦.米斯崔，在奎師那的逍遙時光，他是薩陀吉塔王(Satrajita)。瑪哈帕佈接受了棄絕啟迪以後，維施努沛爾亞持恆地投入於唸誦哈瑞聖名。每次唸完一圈哈瑞聖名，她便會把一粒大米放在一旁。晚上她會煮熟那些大米，供奉給她的神像主高認嘎。然後她會分一半給莎慈媽媽(Saci Mata)，把剩下的吃掉。

Visnusvami—維施努斯瓦米；茹卓師徒傳系的首席典範師。他確立了淨化了的非二元論教義，它與一元論的非人格解釋(kevaladvaitavada)的不純粹教義相反。著名的偉大奉獻者典範師—聖瓦拉巴，基於維施努斯瓦米所定的哲學原則，確立了他自己的結論。據說瓦拉巴師是維施努斯瓦米的化身。

Visvambhara—維斯彎巴爾；采坦亞.瑪哈帕佈的名字，表示維繫和養育整個宇宙的人(參閱 Caitanya)。

Vrnda Devi—溫達女神；聖茹阿妲-主奎師那的機密僕人。她擅於為茹阿妲-奎師那在溫達文各個森林的情愛逍遙作出所有安排。她是溫達文森林的當家女神，她的部分擴展是茶爾茜女神。溫達女神這個名字有時僅是用來指茶爾茜女神。

Vyasadeva—維亞薩戴瓦；偉大聖人，主賜予權力的化身。他又稱為巴達茹阿拿、兌帕央(Dvaipayana)和韋達-維亞薩(Veda-Vyasa)。他父親是帕茹阿薩爾(Parasara)，他母親是薩提亞瓦提。他是威祺崔威爾亞和比斯瑪(Bhisma)的繼兄弟。由於威祺崔威爾亞英年早逝，薩提亞瓦提請求維亞薩，成為威祺崔威爾亞那兩位無孩寡婦的丈夫。迪塔茹阿斯崔(Dhrtarastra)誕自阿姆比卡(Ambika)腹中，潘度(Pandu)誕自阿姆巴麗卡(Ambalika)腹中。他也是女僕所生的威杜茹(Vidura)的父親。另外，維亞薩戴瓦也是他妻子阿茹阿妮(Arani)所生的，對帕瑞悉大君講述《至尊主宇宙古史(Bhagavata Purana)》的大聖人聖蘇卡戴瓦的父親。維亞薩戴瓦編輯和整理了《韋陀經》、《終極韋陀》、《宇宙古史》、《摩訶婆羅多》和《聖典博伽瓦譚》，他也建立了彌漫沙哲學(uttara-mimamsa)體系。

Y

Yadhuandana—亞度南丹；主奎師那的名字，表示顯現在亞度王朝的人。

Yamalarjuna—雙胞胎的銀杏樹。他們以前是拿拉庫瓦爾和瑪尼給瑞瓦，即天堂星球半神人的司庫—庫瓦爾(Kuvera)—的兒子。有一次，由於色欲薰心，如痴如狂，與眾多年輕女子為伴，拿拉庫瓦爾和瑪尼給瑞瓦在曼達葵尼(Mandakini)河赤裸地嬉水。那時候，聖人拿茹阿達.牟尼剛剛經過。那些女子立刻羞愧地蓋住自己，倒在拿茹阿達足下求他寬恕。不過拿拉庫瓦爾和瑪尼給瑞瓦十分沉迷，以致他們沒注意到拿茹阿達。看見他們完全失去理智，拿茹阿達便祝福他們投生為樹木。因此他們便在哥庫拉投生為雙胞胎的銀杏樹。當至尊主奎師那顯現在杜瓦帕爾年代時，祂以祂的蓮花足觸摸他們，使他們脫離被蒙蔽的意識狀態。

地名表

A

Agradvipa—阿格爾島；卡托亞[Katoya，即卡瓦(Katwa)]以南六英里的市鎮。位於恆河以西，瑪亞普爾西北方大約二十六英里的巴爾達曼區。聖哥文達、聖瑪德瓦和聖瓦蘇戴瓦.哥薩住在這裡。聖哥文達.哥薩的墓塚位於阿格爾島。哥文達.哥薩.塔庫爾把主高琵納的神像安奉在恆河東岸，阿格爾島附近。

Alakananda—阿拉卡南達；恆河的四大支流之一[(其他是巴給茹阿緹，曼達葵妮(Mandakini)和波嘎瓦緹(Bhogavati)]。當阿拉卡南達在烏塔爾邦(Uttara Pradesh)北部與巴給茹阿緹匯合時，那條河便稱為恆河。它在孟加拉又再分開。在孟加拉，恆河其中一條現已乾涸的支流，稱為阿拉卡南達。這條阿拉卡南達河以前向南流經納瓦島地區。這條河的河床從目前的納瓦島直接經過恆河，在納瓦島往東延伸兩英里，然後轉向南方。從這裡延伸於哥端姆島和瑪達亞島之間。

Ambika-Kalna—阿姆比卡-卡爾拿；在目前的納瓦島市以南大約三十公里的一個地方。這是聖高瑞達薩學者、聖哈瑞達亞.采坦亞、聖帕茹阿瑪南達.古塔和聖蘇亞達薩學者的居處。它位於聖阿兌塔師所住的山提普爾(Santipura)，正對面的恆河西岸。施瑞曼.瑪哈帕佈經常到訪學者高瑞達薩在卡爾拿的家。

Amraghata—阿姆嘎塔；哥端姆島的一條村莊，又稱阿姆嘎塔(Amghata)。位於恆河東邊，大約在斯瓦茹帕幹佳和天神鎮(Devapalli)中間。有一次，施瑞曼.瑪哈帕佈與祂的同遊履行齊頌聖名時抵達此地。齊頌聖名數小時之後，奉獻者又餓又渴。主瑪哈帕佈種了一顆芒果種子，它立即長成一棵碩果累累的芒果樹，那些熟芒果沒有種子，也沒有果皮。果香四溢，甘甜味美更勝甘露。施瑞曼.瑪哈帕佈和主尼提安南達.帕佈與祂們的同遊一起品嚐那些果實。因此這個地方稱為阿姆嘎塔，即芒果之地。

Antardvipa—安塔島；納瓦島的九座島之一。這個地方象徵把自我皈依給主奎師那(atma-nivedanam)的奉愛修習。安塔島位於納瓦島的八瓣蓮花中央(antar，心臟或中間)。安塔島的中心是聖瑪亞普爾，瑪亞普爾的正中心則是瑜嘎琵，即主采坦亞.瑪哈帕佈顯現的地方。

偷了奎師那的牛和牧牛朋友，擾亂了祂在巴佳的逍遙時光之後，主布茹阿瑪感到沮喪。知道高認嘎會在卡利年代降臨在安塔島，他便在那裡履行苦行。高認嘎展現在布茹阿瑪面前，祝福他會顯現為偉大奉獻者哈瑞達薩.塔庫爾。生於回教家庭，他不

會因驕傲而心浮氣躁。因為瑪哈帕佈在這個地方布茹阿瑪揭示祂的內在情感，因此這個島稱為安塔島。

B

Baragachi—巴茹阿嘎叱；又稱巴黑茹阿嘎叱(Bahiragachi)。位於穆茹阿嘎查(Muragacha)火車站兩英里，大約在恆河東邊的奎師那城以北二十公里。根據《至尊主采坦亞》[末篇逍遙(Antya) 5.710-711]，這個地方與主尼提安南達.帕佈有關而著名：visesa sukrti ati badagachi-grama nityananda-svarupera viharera sthana, badagachi gramera janeka bhagyodaya taha kabhu kahite na pari samuccaya—「巴茹阿嘎叱村莊的情操特別高尚，因為尼提安南達.帕佈在那裡上演很多逍遙時光。簡直無法描述這個村莊的齊天洪福。」

Bhagirati—巴給茹阿緹；恆河的別名。恆河是天界之河。由於這條河是巴給茹阿塔(Bhagiratha)王以苦行和禱告帶來地球的，因此她又稱為巴給茹阿緹。恆河最初在幹哥崔(Gangotri)附近開始，她在那裡稱為巴給茹阿緹。當巴給茹阿緹與阿拉卡南達交匯時，她便稱為恆河。在西孟加拉，恆河分為帕瑪河和巴給茹阿緹。巴給茹阿緹向南流經納瓦島和孟加拉灣。在山提普爾以南稍遠一點，巴給茹阿緹稱為胡里(Hugli)。

Bharata-varsa—形成珍布島的九片土地之一。以巴茹阿塔王，即主茹阿薩巴之子為名。雖然印度現時稱為巴茹阿塔，但在古史之中，這個稱號是指整個地球。

Bhuh—(布星，Bhu-loka)地球。

Bhuh-mandala—宇宙中間的星系。

Bhuvah—(布瓦星，Bhuvar-loka)七個星球區域之中的第二個：布(Bhuh)、布瓦(Bhuvah)、斯瓦爾嘎(Svarga)、瑪哈爾星、健星、塔婆星和薩提亞星。這個星球位於地球和太陽星之間。完美的人和牟尼臻達這個星球。

Bilva-puskarini—又稱為北爾-普庫茹阿(Bael-pukura)。施瑞曼.瑪哈帕佈的舅父—聖尼南巴茹阿.查誇瓦爾提—住在這個地方。位於斯曼塔島北疆附近，形成稱為髮界(斯穆里亞)的部分地區。

Brahmaloka—布茹阿瑪星；主布茹阿瑪的星球，在塔婆星之上，位於宇宙頂端。這個星球又稱薩提亞星。

Brahmana-puskarini—婆羅門湖；現稱巴曼湖。根據聖拿茹阿哈瑞.達薩(Sri Narahari dasa)的《朝聖指南(Parikrama-paddhati)》，這個稱為巴曼湖的地方以前稱為婆羅門湖：bamana-pukure punya-grama, brahmana-puskara evidita purva nama。根據一本名為《Citre Navadvipa》的著作，部分的巴曼湖歸入安塔島，部分則在斯曼塔島。巴曼湖目前位於瑜嘎毘以北，以及巴給茹阿緹以東。從第十二章開首的描述看來，婆羅門湖似乎正好位於比爾瓦湖(Bilva-puskarini)以南，這兩個地區一起構成稱為髮界(斯穆里亞)的地區。這一定是撰寫這本書時(一八九六年)，或故事展開時(十六世紀)的情況。不過，我們在一九一六年的聖地納瓦島地圖看見，北爾湖和巴曼湖之間相距頗遠，而且巴曼湖是在巴給茹阿緹以南。這類土地變化和地名更改是納瓦島地區的普遍特徵，大抵是由於恆河河道不斷改變，她的支流又流經納瓦島地區。

C

Campahatta—茹圖島西南部的一個地方，又稱為查姆帕哈塔(Campahati)。由於那裡以前有一個市場(hatta)，售賣當地盛產的黃玉蘭(Campaka)樹的花，因此稱為黃玉蘭市場(Campakahatta)。據信這個地方與溫達文的卡迪茹阿森林沒有分別。大詩人佳亞戴瓦.哥斯瓦米(Jayadeva Gosvami)住在黃玉蘭市場時，寫了《哥文達之歌》。

D

Devapalli—天神鎮；在哥端姆島，奎師那城西南方三英里，所有半神人居住的小鎮。在薩提亞年代，主尼星哈殺了黑冉亞魔之後，便在天神鎮休息。這個地方又稱尼星哈村(Nrsimhapalli)。這個地方有尊古老的主尼星哈神像，據說追溯到薩提亞年代。

G

Gadigacha—嘎迪嘎查；常與哥端姆島的整個地區相提並論。施瑞瑜塔.薩茹阿-因杜.拿茹阿央那.茹阿亞(Sriyukta Sarad-indu Narayana Raya)在《Citre Navadvipa》表明，哥端姆在阿帕巴姆薩(Apabhramsa)語是稱為嘎迪嘎查。在這本書的第十章，嘎迪嘎查是指在哥端姆島上，帕爾端拿森林的奉獻者居住的一個小區。在一九一六年的聖地納瓦島地圖，也把嘎迪嘎查描畫成哥端姆島的一個小區。

Ganga—恆河；源自動詞字根 gam(前去)，意指去！去！或「飛毛腿」。恆河這條聖河從喜馬拉雅山脈向東南流到孟加拉灣；又稱為幹嘎斯、佳娜威(Jahnavi)、巴給茹阿緹和阿拉卡南達(參閱這個詞彙表裡的這些項目)。

Gauda-bhumi—高達之地。根據《Sakti-sangama Tantra》所述，這相當於西孟加拉，包括現時孟加拉和奧瑞薩[延伸至巴文斯瓦爾(Bhuvaneshvara)]的某些地方。在古代，這地帶的居民稱為高迪亞。在主高認嘎顯現之後，Gaudiya(高迪亞)一詞尤其用於高認嘎的奉獻者，因為在這個地方，幾乎每一個人都成為了祂的奉獻者。

Godruma—哥端姆；納瓦島九座島的其中之一，位於巴給茹阿緹以東及佳蘭給(Jalangi)以南。它在北邊和西邊與斯曼塔島和瑪迪亞島接壤。由於蘇茹阿比，即源頭神聖的母牛，在這裡一棵大榕樹(druma)的樹蔭下崇拜主高認嘎，這個地方因而得名。納瓦島九個部分的每一個都象徵九種主要奉愛修習的其中之一，例如聆聽、唸誦和憶念主奎師那的聖名、形象、品質和逍遙時光。哥端姆島是唸誦修習的化身。

Goloka Vrndavana—哥樓卡.溫達文；靈性世界的最高領域。這是主奎師那的居所，祂在這裡以祂原始而頂尖的面貌展現為牧牛童，祂在巴佳的那些親密而愛意盈盈的僕人、牧牛童和牧牛姑娘簇擁著祂。

Gora-hrada—哥茹阿池；嘎迪嘎查地區附近的一個池塘，主哥茹阿(Go-哥文達、Ra-茹阿妲)在那裡嬉戲。

Govardhana—哥瓦爾丹；巴佳地區中央的一座聖山，在瑪圖茹阿西北方約二十六公里。這座山又稱為聖給瑞茹阿傑(Giriraja，群山之王)。他與主奎師那一樣，又稱為主哈瑞的最佳奉獻者(haridasa-varya)，因為祂促成主奎師那與祂密友的逍遙時光，

尤其是與牧牛姑娘最神聖的逍遙時光。哥瓦爾丹呈孔雀形，他的眼睛是茹阿妲湖和夏姆湖。

I

Indraloka—因卓星；在天堂星系(svarga)的因卓星；豐盛的富裕和天堂之樂之地。

Indrapuri—因卓城；天堂星系裡因卓星的首都。

J

Jahnavi—佳娜威；恆河的名字，顯示了她與聖人佳努的關係。當聖人佳努坐在恆河邊唸誦他的三讚曼陀時，他的吮水禮杯子掉進河裡，被水流捲走。聖人佳努一怒之下便張開嘴，把河水一口喝光。千辛萬苦才把恆河帶到地球，解救故親的巴給茹阿塔王心焦如焚，崇拜聖人數天。聖人佳努便從他的身體釋放了恆河。恆河因這件事而稱為佳努的女兒(Jahnavi)。

Jahnudvipa—佳努島；納瓦島的九座島之一。這個地方象徵供奉禱文和頂拜的奉愛修習。它與巴佳的巴卓森林沒有分別。聖人佳努在這裡履行苦行和冥想，覲見到主高認嘎(並參閱 Jahnavi 和 Jan-nagara)。

Jahnu-nagara—佳努城；聖人佳努履行冥想和吞下恆河的地方。這個地區又稱佳努島和珍城。

Jambudvipa—珍寶島；七座同心島之中的最中心，構成布區的各部分。珍寶島本身分成九個地帶(varsas)，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巴茹阿塔區(印度)。有些人的意見認為這大抵相當於亞洲(《Gaudiya-Vaisnava-Abhidhana》)。

Janaloka—贊星；一個位於瑪哈爾星的星球。那些立誓終身貞守的貞守生(naisthika brahmacaris)會得到這個星球[有別於完成學業之後，進入居士生活的貞守生(upakurvana brahmacaris)。宇宙的局部毀滅發生在布茹阿瑪的一天結束時之時，那時候，布、布瓦和斯瓦爾嘎這三個世界都會化成灰燼。雖然瑪哈爾星，即恰好在斯瓦爾嘎之上的那個星球沒被破壞，但瑪哈爾星的居民飽受下方劇烈燃燒的熾熱煎熬，於是他們便前往贊星。贊星的居民雖不致受到局部毀滅時摧毀較低等星球的火焰騷擾，但當他們目睹他們下方的星球所發生的毀滅時，都感到不安。

K

Kalna—參閱 Ambika-Kalna。

Kancana-palli—刊爍村；又稱刊誇爾-帕茹阿(Kancra-para)。這是聖瓦蘇戴瓦.達塔.塔庫爾和卡威.卡爾拿普爾[Kavi Karnapura, 即施瓦南達.塞的兒子]以前所住的地方。施瓦南達.塞妻子的父母也來自這個村莊。位於恆河以東，大約與七村平行。

Kasi—卡斯；「光之城」；瓦茹阿納斯(Varanasi)的別名。這個古城位於德里(七百一十公里)和加爾各答(六百八十公里)之間的恆河岸邊。卡斯位於阿拉哈巴下游一百二十五公里。它是著名的朝聖地點，尤其是施瓦神的奉獻者。卡斯是學術名城，也是梵語學問中心，特別是一元論的韋陀哲學結論和假象宗哲學。

Khola-bhanga-danga—爍.卡斯的手下毀壞麥當嘎鼓，又禁止履行齊頌聖名的地方。

Koladvipa—科拉島；納瓦島的九座島之一。科拉島大部分都位於恆河西岸，但小部分位於東岸。這個地方象徵服務主蓮花足的奉愛修習。又稱為庫利亞.帕哈爾普爾(Kuliya Paharpura)。奎師那的野豬化身—主瓦茹阿哈(Sri Varahadeva，又稱主科拉)，在這裡向一個正在崇拜祂的婆羅門展現，科拉島因而得名。

Kuliya—庫利亞；又稱為庫利亞村和庫利亞-帕哈爾普爾。位於巴給茹阿緹西岸的科拉島上。現時的納瓦島市，以前稱為庫利亞村。聖瑪德瓦.達薩.查托達亞阿[Cattopadhyaya，即查考瑞.查托達亞(Chakauri Cattopadhyaya)]住在這個村莊。他是聖聶斯瓦丹阿南達.塔庫爾的父親。這個地方又稱摧毀冒犯之地。當施瑞曼.瑪哈帕佈從普瑞前往溫達文途中，來到庫利亞時，祂住在聖瑪德瓦.達薩的家七天。期間祂解救了兩個作出重大冒犯的人—勾袍.查誇瓦爾提和戴瓦南達學者，以及其他多個前來覲見祂的人。

M

Madhyadvipa—瑪達亞島；納瓦島的九個區域之一，位於巴給茹阿緹以東。西邊和東北邊與科拉島和哥端姆島接壤。在薩提亞年代，七個聖人[巴爾古(Bhrgu)、瑪瑞慈(Marici)、阿崔(Atri)、普拉斯提亞(Pulastya)、普拉哈(Pulaha)、卡爾圖(Kratu)和瓦悉斯塔(Vasistha)]正是在這裡奉他們父親布茹阿瑪之命，以苦行和禱文崇拜高認嘎。主高認嘎滿意他們的禱告，在中午時顯現在聖人面前。這個地方因而稱為瑪達亞島。瑪達亞島象徵憶念主哈瑞聖名、祂的形象、品質和逍遙時光的奉愛活動。

Maharloka—瑪哈爾星；一個位於斯瓦爾嘎天堂星之上的星球。暫時的貞守生會得到這個地方，即研習《韋陀經》的學生，他們在完成學業之後，在成為居士(grhasthas)之前，會送禮物榮耀他們的老師。身為宇宙祖先的那些大聖人住在這個星球。透過履行祭祀、遵守瑜伽戒律，以及遠勝於那些使人有資格臻達斯瓦爾嘎天堂星的其他類似修習，便臻達這個星球。在布茹阿瑪一天結束時的宇宙局部毀滅之時，布、布瓦和斯瓦爾嘎三個世界都被毀滅，但從瑪哈爾星開始的更高星球則保持完整。

Mayapura-dhama—瑪亞普爾聖地；主采坦亞.瑪哈帕佈的顯現地點，位於納瓦島較大區域內的安塔島。瑪亞普爾位於恆河東岸。納瓦島形成八瓣蓮花。安塔島位於這朵蓮花的輪生體，它的正中心是瑪亞普爾。主采坦亞真正的顯現地點位於瑪亞普爾，稱為瑜嘎琵，即主永恆超然逍遙時光的座席。

Mithila—米提拉；贊卡王—悉妲的父親—統治的古國。這個國家從甘帕然亞(Camparanya)延伸到甘達葵(Gandaki)河。現在是尼泊爾的一部分，包括現時的贊卡普爾城，即悉妲的出生地。據說贊卡普爾是主茹阿瑪和悉妲舉行婚禮的地點。

Modadrumadvipa—莫達端姆島；納瓦島九座島的其中之一。莫達端姆島位於巴給茹阿緹西岸和佳努島以北。這個地方又稱瑪嘎慈(Mamgachi)和瑪哈帕塔(Mahapata)。拿茹阿央妮[Narayani(聖溫達文.達薩.塔庫爾的母親)]、聖瓦蘇戴瓦.達塔和聖薩然嘎.穆茹阿妮(Sri Saranga Murari)以前住在這裡。聖溫達文.達薩.塔庫爾，即《至尊主采坦亞(Caitanya-bhagavata)》的作者，生於莫達端姆島。

在薩提亞年代，主茹阿瑪和悉妲與拉釋曼在流放期間來到這裡。主茹阿瑪祭卓在這裡的一棵大榕樹下建了一所小屋，祂們快樂地住了一段時間。因此這個地方稱為莫

達端姆島，即主茹阿瑪歡天喜地的住在大榕樹下的那個地方(modā 的意思是快樂或愉快，druma 意指一棵樹)。主茹阿瑪向悉妲透露，祂在卡利年代會帶著壯觀的金黃膚色，在納瓦島顯現為莎慈母親(Saci Mata)的兒子，悉妲則會顯現為祂的妻子—聖施努沛爾亞。這個地方象徵為主作僕的奉愛修習。

N

Nadiya—納迪亞；圍繞納瓦島九座島的一大片地區。

Nandagrama—南達村；南達大君，即主奎師那的父親的村莊。位於瑪圖茹阿西北方六十公里。南達大君和他的民眾在奎師那顯現之前住在那裡。他們在奎師那顯現之前遷到哥庫拉。奎師那七歲時舉家返回這個地方，在一座稱為南迪之主(主施瓦君，即南迪之主，以這座小山的形象)的大山上，建造他們的房子。奎師那從七歲開始住在那裡，直到十歲。

Nandana-kanana—因卓天堂樂土的花園。

Navadvipa—納瓦島；納瓦島的村莊(或市鎮)。這是納瓦島地區較大區域內的一個村莊(參閱下方)。在這本書，納瓦島村和納瓦島地區兩者都只是稱為納瓦島。因此讀者必須根據上文下理，運用辨別力理解作者何時指村莊，何時又指納瓦島地區。第十一章稱納瓦島村為舊(Pracina)納瓦島。文中說舊納瓦島位於庫利亞村的恆河對岸。同樣地，第七章說庫里亞村位於納瓦島的恆河對岸。第十一章說庫利亞位於納瓦島地區的科拉島，在巴給茹阿緹西岸。從這些描述清楚可見，舊納瓦島是位於恆河東岸，因此相當於聖瑪亞普爾的現址。庫利亞村位於恆河西岸，相當於現時的納瓦島鎮(這一點的更多確證，請參閱 Kuliya)。因此，每當這本書提及納瓦島村時，它是指舊納瓦島，而不是目前的納瓦島鎮。

Navadvipa-mandala—納瓦島地區；神聖的九島區，大約在加爾各答以北一百三十公里，主采坦亞·瑪哈帕佈早期逍遙時光展現的地方。納瓦島由九個島組成，酷似八瓣蓮花。安塔島在這朵蓮花的中心。納瓦島九個部分的每一個都代表九個主要的奉愛支部之一。這些部分和它們相應的支體部分如下：(1) 安塔島(atma-nivedanam，皈依自我)、(2) 斯曼塔島(聆聽)、(3) 哥端姆島(唸誦)、(4) 瑪達亞島(憶念主奎師那超然的聖名、形象、品質和逍遙時光)、(5) 科拉島(服務主奎師那的蓮花足)、(6) 茹圖島(神像崇拜)、(7) 佳努島(供奉禱文和頂拜)、(8) 莫達端姆島(成為僕人)和(9) 茹卓島(成為朋友)。

Nrsimhapalli—參閱 Devapalli。

P

Pracina Navadvipa—納瓦島舊村，位於恆河東岸。這相當於聖瑪亞普爾的現址(參閱 Navadvipa 的闡釋)。

Purvasthali—這是個位於茹卓島西部地方。

R

Radha-kunda—茹阿妲湖；「聖茹阿妲的池塘」，位於瑪圖茹阿西北方二十六公里。被視為所有高迪亞偉大奉獻者最神聖的朝聖地點，茹阿妲湖是斯瑞瑪緹.茹阿迪卡的直接化身。茹阿妲和奎師那最機密的逍遙時光都在這裡進行。

Rtudvipa—茹圖島；納瓦島的九座島之一。茹圖島位於恆河和科拉島以西，佳努島以南。這個地方象徵崇拜主奎師那的奉愛修習。Rtu 一字表示季節。以春天為首的六個季節化身展現在這裡，他們以互相交談為藉口而崇拜主高認嘎，傳揚祂的超然逍遙時光。茹圖島相當於溫達文的聖茹阿妲湖。正如茹阿妲和奎師那每天到茹阿妲湖上演祂們的正午逍遙，主高認嘎和祂的同遊也每天到茹圖島上演祂們的中午逍遙。

Rudradvipa—茹卓島；納瓦島的九座島之一。根據聖地納瓦島一九一六年的地圖，巴給茹阿緹把茹卓島分成三部分。這個地方象徵朋友的奉愛情感，即與主奎師那的友誼。它因十一位茹卓(施瓦神的擴展)住在這裡而得名。聖維施努斯瓦米，即茹卓師徒傳系的典範師到訪這個地方，施瓦神和主高認嘎兩者都顯現在他面前。施瓦神賜福維施努斯瓦米，將會傳揚一個以他自己為名的純粹師徒傳系。瑪哈帕佈賜福他，在祂本人顯現為主高認嘎時，聖維施努斯瓦米會誕生為聖瓦拉巴師。

S

Samudragarh—薩穆卓嘎爾；茹圖島西南邊的一個地方。它位於納瓦島聖地的最南邊。杜瓦茹卡城和恆河池就位於這裡。偉大國王和奎師那的奉獻者—薩穆卓.塞—建都此地。當比瑪(Bhima)代表他的哥哥猶迪斯提爾，前往東印度收集登基祭的貢品時，薩穆卓.塞知道如果他為難比瑪，主奎師那便會來救他，於是便與比瑪作對。奎師那真的顯現了，不是向比瑪，而是在戰場上顯現在國王面前，先是祂的原形，然後是主高認嘎。海洋(samudra)也經由恆河來到這個地方覲見主高認嘎。

Santipura—山提普爾；阿兌塔師、聖哈爾薩和勾袍師居住的城市。位於恆河以東，大約在奎師那城以南二十公里，奎師那城大約在現時納瓦島正東方十二公里。山提普爾的恆河正對面是卡爾拿。接受了棄絕啟迪之後，被尼提安南達.帕佈誤導了之後，施瑞曼.瑪哈帕佈前往阿兌塔師在山提普爾的家，以為自己到了溫達文。

Saptagrama—七村；加爾各答以北大約五十公里的古老貿易城市，位於現時薩茹阿斯瓦緹的河床上。七村位於恆河以西，阿姆比卡-卡爾拿以南。顧名思義，這個城市是由七個村莊組成的：七村(有些人認為或者是薩達卡茹阿)、嚮薩瓦緹(Vamsavati)、施瓦普爾、瓦蘇戴瓦普爾、奎師那普爾[有些人認為或者是祭達普爾(Candapura)]、尼提安南達普爾和山卡城(或巴拉達嘎提，Baladaghati)。七村也包括了崔瓦尼(Triveni)村。聖烏達茹阿拿.達塔.塔庫爾(Sri Uddharana Datta Thakura)住在這裡。他的父親—施瑞卡爾.達塔—是個富有的黃金商人。茹阿古納.達薩.哥斯瓦米住在奎師那普爾，卡利達薩住在山卡城，巴拉茹阿瑪師和亞度南達師住在祭達普爾。

聖河薩茹阿斯瓦緹流入幾條不同的支流。據說在帕爾亞嘎與恆河和雅沐娜匯合。薩茹阿斯瓦緹以前流經稱為七村的地區，往南流向現時的納瓦島鎮，但目前已經乾涸(《Gaura-Vaisnava-Abhidhana》)。

Simantadvipa—斯曼塔島；納瓦島的九座島之一。這個地方又稱為髮界。位於巴給茹阿緹以東和佳蘭給以北，位於納瓦島的北疆。這個地方象徵聆聽主奎師那的聖名、

形象、品質和逍遙時光榮耀的奉愛修習。在薩提亞年代，帕爾瓦緹受到在她丈夫施瓦神的激勵，在這裡崇拜主高認嘎。當高認嘎顯現在她面前時，她拿起祂足下的塵土放在她頭髮的分界(simanta)處。因此，這個地方稱為斯曼塔島(髮界)。

Simuliya—斯穆里亞；斯曼塔島的別名，即斯曼塔島的一部分，從婆羅門湖延伸到比爾瓦湖。這個地區位於納瓦島地區以北，巴給茹阿緹以東。

Srivasa-angana—施瑞瓦薩.塔庫爾(Srivasa)的院子，位於瑪亞普爾，就在主采坦亞.瑪哈帕佈的出生地旁邊。瑪哈帕佈在伽耶(Gaya)從聖依斯瓦爾.普瑞那裡領受到婆羅門啟迪之後，便返回納瓦島開始齊頌聖名運動。在這段期間，祂每天晚上都與祂的親密同遊在施瑞瓦薩.塔庫爾的院子，履行充滿狂喜的靈唱。納瓦島逍遙裡施瑞瓦薩.塔庫爾的院子，與溫達文逍遙的逍遙時光之地(rasa-sthali)沒有分別。

Sva—(斯瓦嘎天堂星)各個天堂星(參閱 svarga-loka)。

Svarga-loka—斯瓦嘎天堂星；各個天堂星，特點是物質富裕、享樂和壽元都遠超於地球。嚴格履行《韋陀經》業報之部所推薦的虔誠活動，便臻達斯瓦嘎天堂星。

Syama-kunda—夏姆湖；「主夏姆遜達爾的池塘」，正好位於聖茹阿妲湖旁邊。這個池塘是主奎師那的直接化身。這個地方又稱公牛湖(Arista-kunda)，因為這個池塘正是奎師那殺死了公牛(Arista)魔(asura)，之後，在牧牛姑娘唆使之下所建的。牧牛姑娘指責奎師那殺了公牛而不純潔。主奎師那先以祂的足踝挖了一個小洞，然後便召喚全宇宙的所有聖河，他們馬上一同前來，進入洞內形成這個池塘。後來，那些河神的化身祈求也准許她們進入茹阿妲湖。哥瓦爾丹呈孔雀形，茹阿妲湖和夏姆湖被視為他的眼睛。兩個湖一起就是茹阿妲和奎師那最頂尖的逍遙時光之地，在所有聖地之中至高無上。

T
Tapoloka—塔婆星；位於贊星之上的星球。庫瑪爾四兄弟等等頂尖的聖人，住在這個終生貞守生得到的星球。

V
Vaikuntha—無憂星；靈性世界。主拿茹阿央那或祂的各個擴展主宰的，靈性世界壯麗的領域。無憂星的所有居民都有永恆的靈性身體。他們有四臂，像至尊主一樣膚色黝黑，懷著純粹奉愛全心全意投入服務祂。不過，由於他們的敬畏之情，因此有點阻礙了他們與至尊聖主的親密感。比這更勝一籌的是哥樓卡.溫達文，即主奎師那頂尖的星球，它的特點是甜美和親密。

Vairagi-danga—位於聖地瑪亞普爾的一個地方，接近麥當伽被毀之地。由於很多棄絕奉獻者住在這個地方，因此稱為棄絕堆(Vairagi-danga)。

Varanasi—參閱 Kasi。

Vikramapura—在孟加拉達卡地區一個著名的地點。在回教徒統治期間，十二位統治孟加拉的封建王子之中的其中兩位，祭達.茹阿亞(Canda Raya)和可達爾.茹阿亞(Kedara Raya)住在這裡。最初他們是杜爾伽的崇拜者(saktas)，但後來成為了聖南若譚.塔庫爾的門徒。

Vraja-dhama—巴佳聖地；方圓一百六十八平方英里的土地，主奎師那在那裡上演祂在地球的逍遙時光。

Vrndavana—溫達文；「溫達的森林」；主奎師那上演祂眾多動人逍遙時光的著名地點。溫達文位於瑪圖茹阿東北大約十二公里，在雅沐娜河西岸沿岸。它是巴佳的十二森林之一，其中有十二個更小的森林：高山林(Atalavana)、鵝森林(Korarivana)、樂逍遙林(Viharavana)、牧牛林(Gocaranavana)、征服卡利亞的森林(Kaliya-damanavana)、牛郎林(Gopalavana)、涼亭林(Nikunjavana)、寶藏林(Nidhuvana)、茹阿妲園(Radhabaga)、鞦韆林(Jhulavana)、祕密森林(Gahvaravana)和亂石山森林(Papadavana)。

Y

Yamuna—雅沐娜；流經巴佳地區的聖河。由於奎師那與牧牛姑娘和牧牛童，在雅沐娜水裡上演眾多崇高的逍遙時光，因此她被視為最神聖的河流。在這個世界，她顯現在喜馬拉雅山脈的雅穆羅塔瑞(Yamunottari)。據說雅沐娜是維薩卡.德薇的擴展：
visakhoraasi ya visnor yasyam visnur jalatmani nityam nimajjati pritya tam saurim yamunam stumah—「主維施努自己每天浸在雅沐娜的河水裡，興高采烈又濃情厚愛地嬉水，她是維薩卡.德薇的液態形象。因此我向太陽的女兒—雅沐娜女神—祈禱。」